湖塘類圖

第九册

中央社会主义学
图书馆
藏书

14090

湖鑒類函

（清）张英 王士禛等纂

北京市中国书店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第
图书馆
九
★ 册 ★

原漢書藝文志兵權謀十三家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形勢十一家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向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陰陽十六家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技巧十三家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凡兵書五十三家圖四十三卷　增又曰兵家者流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至於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　馬端臨經籍考晁氏曰元豐中以六韜孫子吳子司馬法黃石公三畧尉繚子李衛公問對頒行武學令習之號七書云　登壇必究丘濬用邪曰兵法譬則奕者之譜也譜說爲之法用之應變制勝則在乎人

兵法二

原金板　六韜　三畧　三門　四種　李衛公問對上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皆能立功當時垂名後世然則兵法果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數窮此三門也漢任宏所論兵權謀形勢陰陽技巧此四種也　龍韜　虎鈐　馬端臨經籍考晁氏曰六韜周呂望撰按漢藝文志無此書梁武帝問元女兵法四卷黃帝問元女戰經一卷太公陰符鈐錄一卷又太公陰謀一卷太公兵法二卷又曰劉秩止戈記七卷又曰趙珣聚米圖經五卷宋藝文志李筌青囊括一卷唐藝文志李筌青囊括一卷唐　止戈記　聚米圖　五壘圖　六軍鏡　隋經籍志黃石公五壘圖一卷唐藝文志李筌六軍鏡十卷　玉函　唐藝文志蕭吉金海四十七卷又董承祖至德元寶玉函經十卷　金海　玉函　隋經籍志陰策林一卷唐藝文志李筌陰策林一卷　青囊括　隋經籍志陰陽家有青囊經一卷又太公陰符經一卷　太公陰謀　隋經籍志元女戰經一卷太公陰符鈐錄一卷　太一兵曆　太白陰經　唐藝文志黃帝太一兵曆一卷太白陰經十卷　素書　莊子女商曰吾所以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　史記張良嘗步遊下邳圮上有一老父出素書一卷曰讀此則爲王者師後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　客進　自作　又曰魏公子兵法二篇公子無忌威名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十一篇公子信陵君也　曹操自作兵法十萬言每征伐以新書從事　故經　學古　國語吳建旗鼓鼓挾經注云經兵書也　霍去病不用學古兵法謀策　司馬兵法　將軍射法　史記齊景公時穰苴爲大司馬其後齊威王用兵法而大放穰苴之法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增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皆能立功當時垂名後世然則兵法果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數窮此三門也漢任宏所論兵權謀形勢陰陽技巧此四種也　龍韜　虎鈐　馬端臨經籍考晁氏曰六韜周呂望撰按漢藝文志無此書梁武帝問元女兵法四卷黃帝問元女兵法四卷太公陰符鈐錄一卷太公陰謀一卷太公兵法二卷又曰劉秩止戈記七卷又曰趙珣聚米圖經五卷宋藝文志李筌青囊括一卷唐　止戈記　聚米圖　五壘圖　六軍鏡　隋經籍志黃石公五壘圖一卷唐藝文志李筌六軍鏡十卷　玉函　唐藝文志蕭吉金海四十七卷又董承祖至德元寶玉函經十卷　金海　玉函　隋經籍志陰策林一卷唐藝文志李筌陰策林一卷　青囊括　隋經籍志陰陽家有青囊經一卷又太公陰符經一卷　太公陰謀　隋經籍志元女戰經一卷太公陰符鈐錄一卷　太一兵曆　太白陰經　唐藝文志黃帝太一兵曆一卷太白陰經十卷　素書　莊子女商曰吾所以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　史記張良嘗步遊下邳圮上有一老父出素書一卷曰讀此則爲王者師後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　客進　自作　又曰魏公子兵法二篇公子無忌威名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十一篇公子信陵君也　曹操自作兵法十萬言每征伐以新書從事　故經　學古　國語吳建旗鼓鼓挾經注云經兵書也　霍去病不用學古兵法謀策　司馬兵法　將軍射法　史記齊景公時穰苴爲大司馬其後齊威王用兵法而大放穰苴之法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增六韜三畧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皆能立功當時垂名後世然則兵法果不可以言窮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數窮此三門也漢任宏所論兵權謀形勢陰陽技巧此四種也　龍韜　虎鈐　馬端臨經籍考晁氏曰六韜周呂望撰按漢藝文志無此書梁武帝問元女兵法四卷黃帝問元女兵法四卷太公陰符鈐錄一卷太公陰謀一卷太公兵法二卷又曰劉秩止戈記七卷又曰趙珣聚米圖經五卷宋藝文志李筌青囊括一卷唐　止戈記　聚米圖　五壘圖　六軍鏡　隋經籍志黃石公五壘圖一卷唐藝文志李筌六軍鏡十卷　玉函　唐藝文志蕭吉金海四十七卷又董承祖至德元寶玉函經十卷　金海　玉函　隋經籍志陰策林一卷唐藝文志李筌陰策林一卷　青囊括　隋經籍志陰陽家有青囊經一卷又太公陰符經一卷　太公陰謀　隋經籍志元女戰經一卷太公陰符鈐錄一卷　太一兵曆　太白陰經　唐藝文志黃帝太一兵曆一卷太白陰經十卷

一卷 又李筌太白陰經十卷 又李筌閫外春秋一卷 又劉元之兵家月令一卷亦謂行軍月令 王佐秘書 兵家正史 唐藝文志吳起王氏十三卷 又吳兢兵家正史九卷 閫外春秋 兵家月令 宋藝文志李靖鈐秘術一卷風雲論三卷三軍水鑑十卷 王佐秘書五卷 三軍水鑑 六甲陰符 宋藝文志李光將律一卷六甲陰符兵法一卷軍謀前定陰符 宋藝文志李光將律一卷 又劉元之兵家月令一卷 王佐秘書 兵家正史 唐藝文志吳起王氏十三卷 又吳兢兵家正史九卷 閫外春秋 兵家月令 宋藝文志

玉帳陰符 靈轄秘策 宋藝文志吳起玉帳陰符三卷 唐藝文志李靖玉帳經一卷 又李筌太白陰經十卷 又劉元之兵家月令一卷 王佐秘書 兵家正史 唐

論兵一

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又曰豫利建侯行師本義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占利以立君用師　洪範八政八曰師　詩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　左傳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云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晉明之術皆兵之由也　左傳軍志允當則歸知難則退有德不可以力爭　漢書韓安國曰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以逸待勞以治待亂以定待擾故接兵覆衆伐國瞰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　又趙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　又魏相上疏曰臣聞明於治亂者謂之慈兵兵慈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太公文韜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于神用之在于機顯之在于勢成之在於君　又武韜全勝不鬬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微哉　管子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論工（告）貴（貴）制器（器）兵選士（士）教（教）習（習）服（服）習（習）武（武）藝（藝）脩（脩）令（令）申（申）明於機數此八者皆須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紘儻然後能正天下又曰凡人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或）守（守）或（或）戰（戰）雖（雖）復（復）至（至）死（死）不（不）敢（敢）恃（恃）之（之）以（以）德（德）于（于）上（上）則（則）有（有）數（數）存（存）焉（焉）于（于）其（其）間（間）故（故）至（至）于（于）此（此）也　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厚富足居也不然則州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

民也厚無所往得之也君之愚厚皆在于民無所往故得民致死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兩嚴而可長也實明而足勤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于上也自戰而饒于君今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兩嚴而可長也實明而足勤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于上也自戰而饒于君今

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利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

又曰兵者外以誅暴內以禁邪尊主安國之經也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溫惡不利者以其士寧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主寧人也主不知兵者以其主寧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將寧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將寧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主寧人也主不知兵者以其主寧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將寧人也

以仁爲本以義治之之謂正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彊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彊焉

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孫子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下同意可與之死與之生而不畏危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若胥臣之說重生鮭人無疑心矣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凡用兵之法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衆舉矣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頓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故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于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故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于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又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下同意可與之死與之生而不畏危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若胥臣之說重生鮭人無疑心矣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凡用兵之法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衆舉矣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頓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故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于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孫子

用兵之利也若秦伯見鄭之利不顧崤之敗吳王矜伐齊之功而忘姑蘇之禍　故軍之所以患于君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之縻軍　縻御也又縻也君不知軍之形勢而欲從中御也

欲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治國尚禮讓兵貴於權詐形勢各異教化不同而吾不知其變軍國不可以從外治兵不可以從中御也

之權而欲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政以用治民則軍士疑惑不知所措故兵經曰在國以信在軍以詐　不知三軍之權變而謬以爲勢則亂也

則諸侯之難至矣三軍疑其所任廉其所爲則諸侯因其乘人則廉潛失所軍覆敗也若趙用臣不知權變而謬以爲勢位權非其勢位權非其人則廉潛失所軍覆敗也若趙不用廣武君　三軍既惑且疑

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義曰暴國亂人疲侯問曰兵何以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

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服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又武

麾雖絶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名曰父子之兵猶使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尉繚子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　又曰兵有五致爲將忘家論垠忘親指敵忘身必死則生急勝爲下　黃石公上畧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軍之微權也　荀子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于趙孝成王前臨武君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矣不調畀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必勝故善附民者乃善用兵者也臨武君曰兵所貴者勢利所行者變詐孫吳用之無敵于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卿子曰臣之所道仁人之兵不可詐也故以簒詐鞅猶巧拙有幸焉以禁詐鞅猶巧拙有幸焉以禁暴除害非爭奪也孫卿子曰凡所爲有兵者爲爭奪也上有功次之　又曰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士之所試也爭奪之端也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欺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臨武君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駭死變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陳囂問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兵者所以禁暴除害非爭奪也孫卿子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兵者所以禁暴除害非爭奪也　呂氏春秋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矣之兇解百姓之倒懸而生育之故方（注義兵天下）　又曰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士之所試也爭奪之端也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必殺戮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儆之也敵儆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豈必用抱鼓干戈哉　淮南子兵者禁暴討亂也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用兵若醫藥醫藥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　又曰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　李筌太白陰經夫兵之興也

有形有神旗幟金鼓依於形智謀計事依于神戰勝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虛實變化神之功而用在形觀形不見其神不知其事是以曳柴揚塵形其衆也滅竈火形其寡也勇而無剛實敵而速去之形其退也斥山澤之險無所不致形其進也油幕布帔冠諸樹株形其強也偃旗卧鼓寂若無人形其弱也故曰兵形象陶人之埏土鼃氏之冶金爲方爲員或鼎或鐘土金無常性因功以爲名戰陣無常勢因敵以爲形形不因神不能爲變化神不因敵不能爲智謀　許洞虎鈐經兵者陰也陰之德以虛爲變也兵既陰類則其機宜常虛舍變以虛爲虛而應于體也月者太陰之精氣也朔望不常蓋由以虛舍變以法月也能以虛舍變應敵動必利矣　又孫子勝兵先勝謂先定之術而後舉也何謂必勝許洞曰先務三和次務三有餘次務三必行何謂三和曰和于圖然後可以出戰國不和則人心離軍不和則教令亂陣不和則行列不整何謂三有餘曰力有餘食有餘義有餘也力無餘則因于鬬食無餘則遁于時義無餘則吏士怨何謂三必行曰必行其謀則奸機者不成必行其賞則好功者不愛死必行其罰則有過者不容　又孫子世書用兵之道必待人民富府庫充兵強名正天時順地利得然後可舉

論兵二

增李衛公問對上靖曰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陣法四面諸部連續此所謂終于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紜紜紜而爲一者也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畧莫能出其閫閾　漢書藝文志曰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　左傳衛人以燕師伐鄭燕人畏鄭三軍而不戒侵人以惰師伐鄭燕人畏鄭三軍而不戒惰人以燕師伐鄭燕人畏鄭三軍而不戒惰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曰盡請濟師於王王予之旌曰蓋請濟師於王王予之旌曰盡請濟師晉師退軍吏曰鬬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師以出又何濟焉　又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矣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　又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漢書刑法志大刑用甲兵所由來者上矣殷周以

兵定天下戰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周道衰法度疇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爲戰國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擒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齊愍以技擊強兵家之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孫卿非之曰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偷可用也偷謂且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上身一帶一腰一凡三屬也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劒嬴三日之糧冑兜鍪也冠冑帶劒者著兜鍪而又帶劒也日中而趨百里一日之中中而趨百里復謂免其賦稅也利田宅給其便利之處也中仲反者如此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此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陿地小也狃之以賞慶導之以刑法狃習也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隸能得役五家是爲相君長是最爲有數故能四世勝於天下然皆干甲者五人首使得陿險圍也其使人也酷烈陿地小也猶未本仁義之大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詢百僚咎繇作士令而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檝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伐強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爲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閭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爲之出兵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蠶其牙爪禽獵六國以幷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爲仇敵蜂起雲合衆共軋之斯爲下矣隸音史記韓信張耳冬迄春城堅守固賊衆疲敝解去滿進兵擊之卓曰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迫困獸猶鬬蜂蠆有毒況大衆乎將皆服　後漢書梁州賊王國圍陳倉拜皇甫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自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非置死地皆走尚可得而用之乎諸擊趙新陳餘橋趙王歇諸將畢賀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令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

馬曰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遂獨進擊之大破之國走而死 後漢晉春秋衛尊之敗或勸諸葛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糞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損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于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于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跼足而待矣 後漢晉春秋衛尊之敗或勸諸葛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糞谷皆多

晉書吳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時山濤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於時感以濤不學孫吳而閒與之合 李衛公問對上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爲主也飽能飢之佚能勞之是變客爲主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惟發必中節爲宜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此變客爲主之驗也石勒與姪濬戰濬兵遠來勒遣孔萇爲前鋒逆擊濬軍孔萇退而濬來追勒以伏兵夾擊之濬軍大敗此變勞爲佚之驗也 又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正兵而已矣太宗曰晉馬隆討涼州亦是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靖曰臣討突厥西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東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爲隆所得古法深也 又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鋒義師少却朕親以鐵騎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大潰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隆馬右軍少却者奇也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曷謂奇邪靖曰凡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且右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于陛下此所謂以奇爲正也太宗曰凡兵却皆謂之奇乎靖曰夫兵却旗參差不齊鼓大小不應令喧囂不一此眞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謂也 唐書蕭銑據江陵詔李靖安輯靖大閱兵於襄州時秋潦溝瀆漲惡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傅壘是震霆不及塞耳有能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擒也 又田悅有舰博以兵二萬壁洹水馬燧與夾洹而軍悅不出燧潛師趨魏州悅率李納等兵謀而前燧縱兵擊之悅敗李芃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悅與淄青恒三軍爲首

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支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皆曰善

武備志李憩執吳元濟檻送京師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憩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務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　宋史趙范曰今寶應之逼山陽天長之逼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敵來則堅壁以挫其鋒不來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覘賈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擣其虛此過冤之兵也

論兵三

原先王之務　司馬之職　制線子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飢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　下詳兵法一　國之大事

神之大節　周禮凡國之大事致民鄭注云大事謂戎事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記有之大節也今成子情棄　五材並用

執勝我有受賑神之命矣其不反乎故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堯戰于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啓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況衰世乎　上詳論兵一　五帝弗偃

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顓頊嘗與共工爭　上詳論兵一　文之以師

崇禮重祿　誅暴振苦　呂氏春秋古聖王有義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也　校之以計

而無饜兵兵一　少長有禮

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傳元古今畫贊孫武論兵實妙奇正迭用變化無形　易序卦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　下詳論兵一　正迭用

不違敵　兵不徒歸　左傳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汝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退舍子濟而陳遲速惟命不然紓我老師貴財無益也　周書七制

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不鬬　善戰不死　一曰征二

臨敵制變　不戰屈人　陳思王曰兵者不可預鬬　下詳攻戰一　善陣不

射線子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　五曰陳六曰戰七曰鬬善征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敗　穀梁傳善戰者不死注曰投兵陷地故無死者江熙曰避實擊虛則不死　攻難守易

曰攻三曰侵四曰伐上黨君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燕對曰不可趙以亡兵勝地故無死者江熙曰避實擊虛則不死　攻難守易

善戰不鬬善鬬不怒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燕對曰不可趙以亡兵勝地故無死者江熙曰避實擊虛則不死　攻難守易

擊一得二　戰國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拔然攻者難而守者易也今七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敵守之褐未復而欲以羅趙攻強　攻難守易

燕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　東觀漢記耿弇曰吾攻西安臨淄不能救也所謂擊一而得二也　不居死土

吾攻西安臨淄不能救也所謂擊一而得二也　不居死土

防若陷甲者死土也　又當飲生水無食死水所謂生水不涸也死水不流夏有冬竭也　頓兵九地　折衝千里　太公兵法當居生土之下所謂土獨高而上生草有處皆有處乎太公曰休兵頓息士衆

水長流者冬夏有之　太公兵法武王曰休息士衆

如從九天之上向九地之下通于天下藏于九野獨往獨來有莫見者也　淮南子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顓頊嘗與共工爭

南子修務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揮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　淮南子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顓頊嘗與共工爭　莫見其形　必察敵情新序君子

善用兵也不見其形而攻已成野人之用兵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死者已量于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生猶未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三畧軍讖用兵之要必先察敵情視其倉庫度其糧食卜其強弱察其天

地侗其空隙地 量敵而進 相時而動 蜀志揄才用衆未可輕易量敵 奪其所愛 攻其無備 孫子兵有二勢因其勞倦擊其衰怠 淮南子兵有三勢因其所愛則聽矣注曰奪其所恃之利則我所欲必得也又兵者詭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能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 因其勞倦 擊其衰怠 淮南子兵有二勢因其勞倦擊其衰怠其中興書劉曜進兵圍洛陽百餘日不克石勒謂除光曰曜

雖十萬之衆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 凶器 良藥 並詳論一 依水草 乘山谷 孫子絕於斥澤之中必亟去之勿與戰也 抱朴子軍之所以欲乘山依谷者視生處高也 熊穴絡 麋伏見 上海經熊山有穴夏絡而冬閉冬絡乃必有兵又鹿臺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而人面名鬼侯其鳴自叫見則有兵小次之白首赤足名朱厭見則大兵 屈兵非戰 拔城非攻 孫子兵非戰也拔城而非攻也 校變通之道 知盛衰之術 上詳論兵法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于天下故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義合乃動 見可乃取 越記聖人行兵云云 七殃不可處 五色不可

二之候知敵盛衰之經也 抱朴子淮南王所著兵書皆題聞之陣風氣之占及軍中之變象徵祥觀物進則百勝退則萬全 十全伍爲上破伍次之 孫子

驅市人 王弼周易暑御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 呂氏春秋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情士練材離散俘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動 全國爲上破國次之 孫子

投散地 輕地則六親不能相保 左傳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後有不盡負而歸不相救護必務進後有不 擊敵若救溺人 孫子 輕而無親 貪而無禮 上詳論兵二 左傳戎輕而不整貪而鮮禮 檢人有此不吉 舉兵向敵 舉兵要領 舉兵書言行不同堅私杜公外 舉兵之義 兵之生人亦多矣 舉兵之要則得此道也 舉兵者得失可辨 似水

是謂敗徵 相建極內相誘訕有此不去是謂敗亂 檢古之人所以坐籌帷幄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無他人情而已通其變不武吾其還也 桓範集古之用兵書言行不同堅私杜公外 檢古之人所以坐籌帷幄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無他人情而已通其變不武吾其還也 桓範集古之用兵書言行不同堅私杜公外 檢古之人所以坐籌帷幄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無他人情而已通其變不武吾其還也 桓範集古之用兵書言行不同堅私杜公外

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 桓範集古之用兵書言行不同堅私杜公外 檢古之人所以坐籌帷幄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無他人情而已通其變不武吾其還也 桓範集古之用兵書言行不同堅私杜公外

兵者以長擊短 左傳秦晉圍鄭秦與鄭盟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因人之力而敵之不仁失其所與 檢古之人所以坐籌帷幄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無他人情而已通其變不武吾其還也 桓範集古之用兵書言行不同堅私杜公外

以長擊短 左傳秦晉圍鄭秦與鄭盟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因人之力而敵之不仁失其所與 檢古之人所以坐籌帷幄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無他人情而已通其變不武吾其還也 桓範集古之用兵書言行不同堅私杜公外

以詐立以利動 周書長勝短輕勝重曲勝直 孫子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 求敵若求亡子 孫子

攻死勿居 太公兵法張軍勿居天社勿居地合害勿居鋒刃勿居潮泉 越記軍上有五色相連於天相和此有應兵不 攻其無備 出其不意 孫子攻其無備出其所不趨也 因其勞倦 擊其衰怠 淮南子兵有二勢因其勞倦擊其衰怠其中興書劉曜進兵圍洛陽百餘日不克石勒謂除光曰曜

雄雞而人面名鬼侯其鳴自叫見則有兵小次之白首赤足名朱厭見則大兵 屈兵非戰 拔城非攻 孫子兵非戰也拔城而非攻也 校變通之道 知盛衰之術 上詳論兵法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于天下故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義合乃動 見可乃取 越記聖人行兵云云 七殃不可處 五色不可

山有穴夏絡而冬閉冬絡乃必有兵又鹿臺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而人面名鬼侯其鳴自叫見則有兵小次之白首赤足名朱厭見則大兵 屈兵非戰 拔城非攻 孫子兵非戰也拔城而非攻也 校變通之道 知盛衰之術 上詳論兵法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于天下故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義合乃動 見可乃取 越記聖人行兵云云 七殃不可處 五色不可

二之候知敵盛衰之經也 抱朴子淮南王所著兵書皆題聞之陣風氣之占及軍中之變象徵祥觀物進則百勝退則萬全 十全伍爲上破伍次之 孫子

驅市人 王弼周易暑御投戈散地則六親不能相保 呂氏春秋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情士練材離散俘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動 全國爲上破國次之 孫子

投散地 輕地則六親不能相保 左傳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後有不盡負而歸不相救護必務進後有不 擊敵若救溺人 孫子 輕而無親 貪而無禮 上詳論兵二 左傳戎輕而不整貪而鮮禮 檢人有此不吉 舉兵向敵 舉兵要領 舉兵書言行不同堅私杜公外 舉兵之義 兵之生人亦多矣 舉兵之要則得此道也 舉兵者得失可辨 似水

是謂敗徵 相建極內相誘訕有此不去是謂敗亂 檢古之人所以坐籌帷幄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無他人情而已通其變不武吾其還也 桓範集古之用兵書言行不同堅私杜公外 檢古之人所以坐籌帷幄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無他人情而已通其變不武吾其還也 桓範集古之用兵書言行不同堅私杜公外 檢古之人所以坐籌帷幄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無他人情而已通其變不武吾其還也 桓範集古之用兵書言行不同堅私杜公外

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 桓範集古之用兵書言行不同堅私杜公外 檢古之人所以坐籌帷幄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無他人情而已通其變不武吾其還也 桓範集古之用兵書言行不同堅私杜公外

兵者以長擊短 左傳秦晉圍鄭秦與鄭盟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因人之力而敵之不仁失其所與 檢古之人所以坐籌帷幄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無他人情而已通其變不武吾其還也 桓範集古之用兵書言行不同堅私杜公外

以長擊短 左傳秦晉圍鄭秦與鄭盟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因人之力而敵之不仁失其所與 檢古之人所以坐籌帷幄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無他人情而已通其變不武吾其還也 桓範集古之用兵書言行不同堅私杜公外

以詐立以利動 周書長勝短輕勝重曲勝直 孫子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 求敵若求亡子 孫子

攻死勿居 太公兵法張軍勿居天社勿居地合害勿居鋒刃勿居潮泉 越記軍上有五色相連於天相和此有應兵不 攻其無備 出其不意 孫子攻其無備出其所不趨也 因其勞倦 擊其衰怠 淮南子兵有二勢因其勞倦擊其衰怠其中興書劉曜進兵圍洛陽百餘日不克石勒謂除光曰曜

雄

附錄

善用兵者則取盛適足以敗兄王薦以六十萬人取荊此一拔取之盛也夫二世而敗坐此也

詳論兵一

若勁風振槁 如小兒毀齒 杜恕論曰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富天下之國治富治者民不廢任則國富民眾而制則夫治富之徒實仲由冉有是也自古主兵者必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之用則兵之威加若勁風振槁此兵之體也見太平御覽蘇軾史評

如處女脫兔 若櫛髮耨苗 孫子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始如處女敵人開戶下之民事業足以富天下之總選舉足以得賢才之用則兵之威加若勁風振槁此兵之體也見太平御覽蘇軾史評

兵勝于朝廷 形成于廊廟 尉繚子天生天殺時制大兵如風如雷如霆如震如晦如明平禁舍開塞民流者親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眾而制則國治富治者民不廢夫國治富之徒實仲由冉有是也自古主兵者必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之用則兵之威加若勁風振槁此兵之體也見太平御覽蘇軾史評

兵強則不可奪 兵弱則不可得 疲夫士廣而任則國富民眾而制則國治富治者民不廢夫國治富之徒實仲由冉有是也自古主兵者必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士之用則兵之威加若勁風振槁此兵之體也見太平御覽蘇軾史評

以少爲多 上詳料敵 敵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也

如盤水 管仲兵數篇 唐書劉元忠上封事齊段孝先有言持大兵如擎盤水一動之致蹉跌求止可得乎

其瑕者 管仲制分篇凡用兵者攻堅則瑕者攻瑕則堅者瑕故堅瑕

引軍北渡 武備志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積日不下吾入河東賊必橫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守東岸而後引軍北渡賊不與我爭速車樹櫓爲甬道而南飢爲不可廢且以示弱賊不爲警畧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卒之力一以旦擊之

先服其心 次屈其力 蘇軾曰善兵者云云

舉得於外 福生於內 見漢書趙充國傳

使賊南守 舉如飛鳥擊 堅其堅者瑕 如風如霆

以少待衆 以治待亂 以逸待勞 以飽待飢 以靜待譁 以嚴待令 以鎮待浮 以治待亂 以鑑稱銖 孫子三軍可奪

多其方 疑其事 李筌太白陰經夫善用兵者攻其受敵必從擒其虛敵必分疑其事敵必備從敵不得城守分備不得

有四機 分三等 夫三軍之運德之末也須精神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詳論兵一

等吳子是謂地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于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營舉舟利擔揭士習上下相怨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馬駭動亂不得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李衛公問對下太宗曰兵法孰爲最深者靖曰臣當分三等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戰百勝者中也

德之末 仁爲本 莊子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須精神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詳論兵一

仁爲本 心術之動從之者也

詳論兵一

德之末 仁爲本 莊子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須精神之動然後從之者也

詳論兵一

有四機 分三 夫三軍所守千夫不塞十夫所守千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營舉舟利擔揭士習上下相怨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馬駭動亂不得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李筌太白陰經夫善用兵者攻其受敵必從擒其虛敵必分疑其事敵必備從敵不得城守分備不

聲後實 前冥後明 史記李左車對韓信曰善用兵者避實而擊虛乘人之所不備出其所不意兵法曰勞師襲遠食飢也

獨往獨來 勿遏勿追 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缺窮寇勿迫絕地無留

以主制客 變客爲主 武備志桓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者猶可以戰

以少爲多 上詳料敵 敵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也

以逸待勞 以飽待飢 以靜待譁 以嚴待令 以鑑稱銖 孫子三軍可奪

以治待亂

勝兵衆則易老老子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相戰關鍵者矣董仙取之神聖下淮百萬而謝幼度魏二萬人一虜而亂以此觀之兵衆而光武昆陽之衆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敗不支則自相踐至如關羽之至則是自相踐也

奇吾之與有分使敵視以爲正則所謂形人者敗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莫測所謂無形者靖曰符堅總百萬之衆敗於肥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也又問對下太宗曰吾之與有分有聚各貴適宜譬猶善者靖曰符堅總百萬之衆敗於肥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也又問對下太宗曰吾之與有分有聚各貴適宜譬猶善此者歟以奇爲正以正爲奇變化莫測所謂無形者歟

之權遂與則利其械矣未有盡尤之時民固耕林木之間分屯相去二十里遂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

論兵四

貴尤作兵

呂氏春秋盡尤作兵以石爲兵禹之時以金爲兵湯之時以銅爲兵

合能分分能合

李衛公問對上靖曰臣聞太宗曰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之謂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有短長月有生死

先勝而後戰

又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修道而保法

又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也注云剛柔皆得地之理也故善用兵者攜手使三軍之衆如提攜一人之手也

四輕二重一信

吳子曰凡兵之道四輕二重一信明知險易則地利可failed馬輕車可以救敗輕車可以追北重賞可以勸士信誓可以必戰四輕者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飢以治待亂二重者人重車重一信者人信賞信

如決積水

孫子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之謂神

兵聞拙速未聞巧久

孫子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雖無兵相加哀者勝矣

孫子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又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也注云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也

如決積水

孫子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又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也注云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也

晁錯論備邊

漢文帝時晁錯上書論備邊之要其略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務在於北方以三軍之衆赴水火而不還踵手之急也況以百人之必死也賢于萬人之必北也兵

兵法從敵之意如示其形如開其路潛設神策使敵之應變此爲江中之魚游衍瀛海必可擒也　遷移倚伏蔣子萬機論夫兵者變化之物而遷移倚伏事也或守法而得用故知兵者性也用兵者性能也

致

增

天子五兵晉書天文志五車五星五帝車舍也五帝坐也主天子五兵

虛我勢實靖曰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又問對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以正擊之以正爲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以正爲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

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盛析則弱

折奪轟宏元史兵志兵者先王所以威天下折奪轟宏戡定禍亂

可與語孫吳唐書李靖字藥師其勇韜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高誰

氣聚勢合唐書陸贄曰兵以氣勢爲用者也

論兵五

賦

唐獨孤授師貞丈人賦威遠方以慕化訓萬民以勤德使強弱不相陵乃勝殘而可克力牧佐之而不疑軒后居之而不惑此帝者之師也伐叛則刑立來遠而德成上乃奉君主職下乃守臣之貞湯武用之而定業伊周法之而作程此王者之師也審官以統衆求賢以自輔必觀量而後動豈窮兵以極武不害閭閻不敗工賈管仲因之以相齊晉文由是而稱盟主此霸者之師也暴而不戢安忍無親徒侈其欲輕用其人處勞則先加於衆居後則樂止其身猶田邪而自保迷大路而不遵州吁處之以國滅子反效之以禍臻此黷武之師也嘗試言曰王心無逸師出以律不假築京觀兮定武功濫淫刑兮數軍實言乎師貞在人其來自久行稱文武之畧居成社稷之守師律順正動而何咎

歲

唐梁肅兵歲皇道無名帝始有征故劾天殺作爲五兵曰王及霸功濟天下威實助德伐乃除禍逐鹿於原戰龍在野大實虓虎非兵孰可動如決河靜踰滅火蒼蒼萬姓懸命在我所行者師所統者德功本乎義不本乎利順之曰聖逆之曰賊成敗存亡鮮不是則衆不足恃勝不足保武王一戎奄有九有紂之百克其卒無後故長民民者無曰我強莫予敢亢尋邑百萬覆乎昆陽無曰我大莫予敢制隙吳攘袂贏氏大潰武不可玩玩則必窮兵不可廢廢則終凶故曰天下雖平忘戰則危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齊桓矜衆九國以離徐偃仁義本邦以寧傳美止戈易稱以律古之審智神武不殺治亂之機繫於杪忽壯直且順兵云我邊旅臣斯蕞敢告執鉞

論宋蘇軾管仲論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于桓文非決勝

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其數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爲繁且曲也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棊局疎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畧速勝之兵也由此觀之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于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泰覩論兵法古之論兵者一曰權謀二曰形勢三曰陰陽四曰技巧然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昔孫臏伏萬弩於馬陵之下龐軍至而麗涓死焉王恢伏車騎材官三十萬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閼與既遣秦閒卷甲而趨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敗於烏林此用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獲霸王之輔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卜諸將貳師最吉因以爲將卒降匈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臣教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琯用車以抗祿山賊投爲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之異也豈非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乎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已矣蓋心不撓於生死之變氣不奪于龍辱利害之交則四者勝敗自然洞見如形影入於水鏡之中是兵法之大要也

將帥一

增易曰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周書曰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勖哉夫子　傳夫子謂將士　原詩國風曰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又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增大雅曰子曰有禦侮　注武臣折衝曰禦侮　原魯頌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　周禮曰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　增禮記月令曰天子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廟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　大全注方氏曰旅帥皆下大夫　春秋左傳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　注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　春秋元命苞曰上天一星爲郎將　增禮記曰才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智足以帥人而先之謂之帥　原樂記曰鼓鼙之聲謹譁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太公龍韜曰凡舉兵師以將爲命因能授職各取所長隨時變化以爲綱紀故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　又曰凡國有難君召將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願將軍出師應之也將受命乃命太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將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不敢生還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若此則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驚兵不接刃而敵降服　又曰將有三勝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塗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饑飽　增司馬法曰將軍身也卒肢也伍指拇也　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　又曰將能而君不御

者勝 原又曰凡用兵之法將受令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 增又曰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若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若驅羣羊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將軍之事也 吳子曰總文武者軍之將兼剛柔者兵之事故將之所慎者五曰理曰備曰果曰戒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破敵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出師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尉繚子曰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又曰卒畏將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敗所以知勝敗者稱將於敵也敵與將猶權衡焉 黃石公上略曰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賞祿有功通志於衆 原又曰良將之統軍也恕己治人推恵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若河決 增又曰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則其勝可全 荀子議兵篇孝成王臨武君請問爲將孫卿曰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是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是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不可使處不完可殺不可使擊不勝可殺不可使欺百姓是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是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是謂天下之將 原淮南子曰主親操斧鉞授將將辭而行乃爪髮設明衣鑿凶門而出 抱朴子曰大將民之司命社稷存亡於是乎在 又曰夫大將者凜凜若負重而履薄冰戰戰如登朽木以臨萬仞史記孟嘗君田文謂其父嬰曰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 又王翦傳曰爲將三世者必敗以其所殺多矣 原又陸賈謂陳平曰天下安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增後漢書虞詡曰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

餘州　原魏志曰魏主操常戒夏侯淵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　晉書天文志曰文昌六星主集計天遭一曰上將所謂四輔也郎將在郎位北主閱具所以爲武備也河鼓三星一曰上相第二曰次相第三曰次將第四曰上將所謂四輔也郎將在郎位北主閱具所以爲武備也河鼓三星一曰三武主天子軍中央大星爲大將軍所以備關梁而距難也設守阻險知謀徼也天將軍十二星在婁主武兵中央大星天之大將也　唐陸贄曰凡任將帥觀其言校其實若不足取當艱之於初不宜貽悔於後若可任當要之以終不宜掣肘於內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拔選端拱於委任　宋史兵志曰熙寧中帝與輔臣論營陣法謂八軍六軍皆大將居中大將擊則心也諸軍四體也運其心智以身使臂以臂使指攻左則右救攻右則左救前後亦然　歐陽脩上書曰古語曰將相無種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爲名將耳　又論軍中選將劄子曰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隊將百人之將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裨將千人之將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擇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萬人之將也所謂軍中自可求將也　許洞虎鈐經出將篇曰先信後言所以伏下一刑必賞所以正大明令鑑古所以照衆畧已責人所以保終去私徇公所以存國其神欲正其形欲端動欲如風雨止欲如丘陵闢欲如雷霆機欲如鬼神思欲如照影令欲如霜雪苟有此者可以當國之大命矣　又曰將之爲任也智敵萬人勇冠三軍善爲將者正而能變剛而能恤仁而能斷勇而能詳以策馭吏士未有不振拔勳業以定禍亂者也　登壇必究丘濬曰將相國家大臣天下安危治亂所繫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此攻戰之將也必待臨事而後見其能若夫折衝精神之將侍夫環衛而姦盜自清處夫朝廷而邊鄙自靖雖無攻戰之事自有廓清之功將而如此其功豈下於相哉

原詩大雅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晉小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原又曰薄伐玁狁

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又曰秦圍趙邯鄲荆大邦爲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　左傳曰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沈沈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　史記曰齊景公時晏嬰薦穰苴景公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魏絳戮其僕晉侯怒欲殺絳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劒公讀其書曰日君乡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之師穰苴曰願得君之寵臣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穰苴與約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夕時賈乃至謝曰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國内騷動士卒暴骨原野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曰當斬賈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未及反遂斬賈以徇三軍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曰當斬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晉師聞之度水而解又曰魏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　列女傳曰楚子反攻秦軍絶糧使人請於王因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無恙乎曰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無恙乎曰將軍朝夕芻黍梁子反破秦軍而歸母閉門不納使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耶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飲下流味不加衆而卒戰自五也異日又有獻一壺糧者王又使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何也

史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惠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悉起兵擊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復與齊使樂毅伐破齊田單東保即墨城中相與推之曰是多智習兵唯莒即墨未服　又曰田單爲臨淄市掾及燕使樂毅伐破齊田單東保即墨城中相與推之曰是多智習兵立以爲將軍田單乃縱反間於燕燕使騎刼代樂毅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垂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夜縱火牛壯士五千隨其後遂殺騎刼而齊七十餘城皆復

又曰秦始皇使李

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伐荊王翦謝病歸老於頻陽荊人大破李信軍始皇馳入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曰秦王恒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　堅秦王疑我矣荊閒之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守之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久之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荊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大破荊軍　漢書曰上既閒廉頗李牧爲人迺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居邊軍士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之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士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　史記曰蕭何聞韓信亡自追之曰諸將易得耳信國士無雙漢王曰以爲大將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亡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又曰文帝後六歲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上自勞軍至灞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軍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上至又不得入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吏士謂從屬車吏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案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文帝曰此眞將軍矣曩者灞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軍以下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　又曰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邊備匈奴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皆爲名將　又曰大將軍青姊子霍去病受詔與壯士爲剽姚校尉元狩二年以冠軍侯爲驃騎將軍出隴西有功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爲人少言有氣上嘗

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　漢書曰西羌反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臣者矣充國至金城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壘先計而後戰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　後漢書曰鄧禹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於鄴光武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及赤眉西入關以禹深沉有大度拜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遂定河東時赤眉所過殘賊百姓聞禹乘勝獨赴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於是名震關西　晉又曰光武南定河內問於鄧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又曰馮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光武即位拜爲大司馬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　晉又耿弇傳論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而耿氏累葉以功名自終將其用兵欲以殺止殺乎何其獨能隆也　又曰建武中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圍書拜馬援伏波將軍南擊交趾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振旅還嘗曰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軍沒援復請行帝愍其老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　又曰皇甫規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臣聞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中郎將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朝廷從之以奐代爲度遼將軍　原蜀志曰鄧芝爲大將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惡必知人才各盡其心吳將軍拒吳將周瑜長史陳矯等歎曰將軍眞天人也仁少時不脩行檢及長爲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　增吳志曰諸葛瑾步騭上疏曰故將軍周瑜入作心膂出爲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郡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　晉書曰羊祜爲平南將

軍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祜遣送還其家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 又曰周訪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又曰陶侃字士行會劉弘爲荆州刺史以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侃戎政嚴肅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南史曰梁韋叡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 北史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良將也優劣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關將帥之才耳史萬歲則大將誰也弼拜曰惟殿下所擇弼竟自許爲大將 唐書曰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武德初秦王獵渭北遇敬德與單雄信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以功授王府左二副護軍隱太子嘗以書招之贈金銀器一車敬德以聞王曰公之心如山岳然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 又曰李靖字藥師蕭銑據江陵靖降之輔公祏據丹陽靖禽之帝歎曰靖通銑公祏之膏肓也古韓白衛霍何以加 又曰李勣用兵多籌算料敵應變皆幹事機閒人善抵掌嗟歎及戰勝必推功於下得金帛盡散之士卒無私貯然持法嚴故人爲之用 又曰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拒戰太宗命諸將分擊之薛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所向披靡軍乘之賊遂奔潰帝謂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遷右領軍中郎將 又曰王忠嗣開元末節度朔方無靈州都督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帥欲竭中國以幸功名俄爲河西隴右節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近世未有也又曰乾元初詔李光弼爲天下兵馬副元帥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色乃益精明云 又郭子儀傳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誼不遑顧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旒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讒巷詐奪兵權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壓以至誠猜忌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 又李晟傳贊曰晟之屯東渭橋也朱泚盜京師晟無積貲輸糧提孤軍抗群賊身佩安危而氣不少衰者徒以忠義感人故豪英樂爲之死耳至師入長安而人不知雖三王之佐無進其能可謂仁義將矣 又曰李晟子懇憲宗討吳元濟懇求自試師夜起會大風雪入

蔡州取元濟檻送京師不戮一人乃屯兵鞠場俟裴度至慰以槖鞬見度將避之憩曰此方鏖上下分矣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憩謁蔡人聳觀　宋史曹彬傳論曰彬以器識受知太祖遂膺柄用平居於百姓之際猶不忍傷出使吳越籍上私餽悉用施子總戎專征秋毫無犯不妄戮一人君子謂仁恕清愼能保功名守法度唯彬爲忠良將第一　又曰吳玠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小近利御下嚴而有恩雖身爲大將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選用將佐視勞能爲高下先後不以親故權貴撓之　又曰孟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與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老校退卒一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婦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　元史曰伯顏深略善斷將二十萬衆若將一人諸帥仰之如神明　吾學編曰徐達征吳直抵蘇州遣人請事建康上曰將軍上曰諸將非不健鬬然能持重師有紀律得爲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宜專中軍策勵群帥在外君不御自後軍中緩急將軍便宜行吾不中制爲大將軍

將帥三

原矯虎臣　赳赳武夫　詳將帥一　國之寶　士之心　淮南子將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寶也　說苑將者士之肢體也

國之行主　人之司命　蔣子萬機論知兵之將國之行主民之司命古者重之後世無逮焉

統軍持勢　提鼓揮枹　三略統軍持勢者將也尉繚子夫將提鼓揮枹臨

有智謀　善變化　吳漢黃帝出軍訣爲將黃色長耳善

思計如饑　思士如渴　孫子兵法曰思計如饑良將思計如饑

詳擇審授　戰勝攻取　吳質將論

將者國之命　上詳將帥一　將子云蔡穆公伐晉及河曲將軍勞之繆唯一孟蹇叔用兵有績軍醪者使滋味之及已也

高祖曰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　君親授鉞　漢書韓信

乃曰一盃可以投河而釀也穆公乃以醪投河三軍皆取飲之又三軍昔者良將之用兵有績軍醪者使滋味之及已也

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

以勇爲本　以計爲主　上詳將帥一

所以戰必勝攻必取也　三畧　知彼知已　欲密欲一　上詳攻戰一

將者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焉　三畧　欲密攻欲一　三畧　詳擇審授

抱朴子兵　思計如饑　思士如渴　孫子兵法曰思計如饑良將思計如饑

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　三畧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士卒恐將妄動則軍不安動也怒也將之所用此四者將之明誡也　孫子將有五才十過所謂五才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而心怯者可窘也有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有信而不知人者可欺也有忠而不曉事者可煩也有智而心緩者可襲也有貴而好利者可貪也有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有勇而無慮者可誅也有急而心速者可久也有貪而好利者可賂也有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

五才十過六韜將有五才十過則不可亂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

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

爲策謀亦色善爲變化　吳漢黃帝出軍訣爲將黃色長耳善

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

小以勇爲本　以計爲主　上詳將帥一

家以計爲主以力爲末　上詳攻戰一　抱朴子兵

恩不倦 惠訓不疲 三軍識曰蓋恩不倦以取萬之列謝而鮮過惠訓不倦以居將帥之上詳將帥二

勞苦之 呂氏春秋越王苦會稽之恥欲深得民心以致死於吳有甘脆不足分不敢食有酒流之江與民同飲食與士共一簞醪糧餽不至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 東觀漢記堅鐘獨孤絕南拒鄧奉北當董訴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餽不至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

少多大略 長涉通變 漢書耿恭少孫悚慨多大略有將帥之才 後漢書耿弇字伯昭年十二能通孫吳兵法 東觀漢記王雄長涉通變天性仁勇當任為太將軍

驤龍變虎發 傅休奕云君搆潛謀以龍變應事機而虎視發山西數郡獲安者君克獻之勳也 又讀楊阜

其虎 世語諸葛亮兄瑾弟誕並有令名各在一國人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黃鬚驍騎 紫髯將軍 魏志任城王彰傳建安中烏丸反以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彰身自擐甲冑有將帥之才 後漢書耿弇字伯昭年十二能通孫吳兵法 東觀漢記耿弇所平郡四十六城三百未嘗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侵馬善馳 王雄長涉通變天性仁勇當任為太將軍 後漢書耿弇字伯昭年十二能通孫吳兵法 東觀漢記耿弇所平郡四十六城三百未嘗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侵馬善馳

學萬人敵 非一劒任史記項羽本紀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劒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之任非將事也 虎視龍驤 趙書號馬服君詳攻戰二

射不穿札 而每任大事輒過惠訓不倦 東觀漢記堅鐘獨孤絕南拒鄧奉北當董訴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餽不至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

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劒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之任非將事也一劒任史記項羽本紀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劒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之任非將事也一劒任史記項羽本紀項籍

驤龍變虎發 傅休奕云君搆潛謀以龍變應事機而虎視發山西數郡獲安者君克獻之勳也 又讀楊阜

其虎 世語諸葛亮兄瑾弟誕並有令名各在一國人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 黃鬚驍騎 紫髯將軍 魏志任城王彰傳建安中烏丸反以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彰身自擐甲冑有將帥之才 後漢書耿弇字伯昭年十二能通孫吳兵法 東觀漢記耿弇所平郡四十六城三百未嘗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侵馬善馳 王雄長涉通變天性仁勇當任為太將軍

挫折 蠻荊來威 鮮卑收迹 詩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後漢書耿弇字伯昭年十二能通孫吳兵法 東觀漢記耿弇所平郡四十六城三百未嘗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侵馬善馳 王雄長涉通變天性仁勇當任為太將軍

運籌則淵迴 指麾則虎步 庾闡揚都賦桓桓勇武孝友貞固 後漢書耿弇字伯昭年十二能通孫吳兵法 東觀漢記耿弇所平郡四十六城三百未嘗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侵馬善馳 王雄長涉通變天性仁勇當任為太將軍

乘勇壯簡易 桓譚新論周亞夫嚴毅壯勇簡易 後漢書耿弇字伯昭年十二能通孫吳兵法 東觀漢記耿弇所平郡四十六城三百未嘗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侵馬善馳 王雄長涉通變天性仁勇當任為太將軍

漢書武帝紀元朔五年春衛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獲首虜數千級 後漢書耿弇字伯昭年十二能通孫吳兵法 東觀漢記耿弇所平郡四十六城三百未嘗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侵馬善馳 王雄長涉通變天性仁勇當任為太將軍

衣冠向井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湧出 後漢書耿弇字伯昭年十二能通孫吳兵法 東觀漢記耿弇所平郡四十六城三百未嘗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侵馬善馳 王雄長涉通變天性仁勇當任為太將軍

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以為神遂引去 後漢書耿弇字伯昭年十二能通孫吳兵法 東觀漢記耿弇所平郡四十六城三百未嘗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侵馬善馳 王雄長涉通變天性仁勇當任為太將軍

故秦行千金以間厲頡漢歡千金以疏亞父 抱朴子韓信傳撫而定千里是以尺素之功勝於雲梯百萬之師不如一賢尺素之功勝於雲梯 漢書韓信傳撫

記軍尚左注左陽也決勝之策左將軍為上陽主生殺貴不敗績也 干城爪牙 詩子王之爪牙 幕府轅門 衛青以車騎將軍為大將軍東觀漢記耿弇字伯昭年十二能通孫吳兵法 東觀漢記耿弇所平郡四十六城三百未嘗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侵馬善馳 王雄長涉通變天性仁勇當任為太將軍

漢書武帝紀元朔五年春衛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獲首虜數千級 後漢書耿弇字伯昭年十二能通孫吳兵法 東觀漢記耿弇所平郡四十六城三百未嘗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侵馬善馳 王雄長涉通變天性仁勇當任為太將軍

漢書武帝紀元朔五年春衛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獲首虜數千級 後漢書耿弇字伯昭年十二能通孫吳兵法 東觀漢記耿弇所平郡四十六城三百未嘗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侵馬善馳 王雄長涉通變天性仁勇當任為太將軍

分閫 漢書韓信傳拜大將軍東觀漢記耿弇字伯昭年十二能通孫吳兵法 東觀漢記耿弇所平郡四十六城三百未嘗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侵馬善馳 王雄長涉通變天性仁勇當任為太將軍

忘家 衛青奉詔擊匈奴出塞三千餘里圍單于軍會夜大風雨雨灌軍士軍士皆臥鞮戰被星而食斬首虜萬餘級遂窮追北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 後漢書耿弇字伯昭年十二能通孫吳兵法 東觀漢記耿弇所平郡四十六城三百未嘗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侵馬善馳 王雄長涉通變天性仁勇當任為太將軍

之憂 晉書羊祜傳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水中龍祜思應其名者會益州刺史王濬小字阿童因表加龍驤將軍密令備舟楫為順流之計 絕席 後漢書耿弇字伯昭年十二能通孫吳兵法 東觀漢記耿弇所平郡四十六城三百未嘗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侵馬善馳 王雄長涉通變天性仁勇當任為太將軍

握權 漢王常為大將軍與諸將絕帝 將將 握兵 韓信曰陛下不善將兵之要 命籌冕 視旗鼓 晉中軍為太傅師之

耳目在旗鼓注言三軍
視大將旗鼓以為進退 上於三公 式是百辟 後漢和帝以竇武為大將軍位在三公之上 百辟 大將軍入朝不趨紹履上殿讚奏不名式是 父書使

讀軍簿至明以名使人若膠柱鼓瑟括徒讀父書不知合變 後果敗 顏師古曰括謂令趙括代頗 藺相如曰王以名使人若膠柱鼓瑟括徒讀父書不知合變 下詳將帥二

守法度 上詳將帥二 蜀志王平字子均長水胡人 初為牙門將 建興中隨諸葛丞相北出祁山 時馬謖違節度 平連據險要 謖舉衆降魏 魏將張郃攻平 平堅守不動 郃乃引退 平追擊大破之 郃還 平又隨王雙追郃 郃知雙已死 乃還 平又與郃戰 郃敗走 平追至木門 郃伏兵射殺之 平遷安漢將軍 假節 進封安陽亭侯 後主詔平與尚書令費禕等俱入朝 平上疏曰臣聞治國以法 法明則國治 賞罰不行則國亂 昔秦用商鞅 秦人以富強 楚任吳起 楚國以霸 魏武揆才授官 各盡其用 蜀漢之興 賞不遺遠 罰不阿近 是以忠臣盡節 姦慝禁息 今聞中外之論 咸以為賞罰之柄 頗有不同 或以無功蒙賞 或以小愆獲罰 賞罰不明 則勸戒不著 臣竊惑之 宜令有司 明其賞罰 賞罰明 則邪正別矣 禕深納平言 平卒 子悌嗣 悌卒 子訓嗣 訓卒 子式嗣 式尚蜀主劉禪女樂安公主 咸熙元年 為侍中 與鄧艾鍾會俱入成都 艾收式 檻車送京師 式至 以艾違命 檻車送京師 式至 以艾違命 檻車送京師 式至 以艾違命

號二龍　輕一鳥　鵲花谷唐烏承玭烏承恩皆爲平盧先鋒沉勇而決驍爲報

歲少英武善騎射驍健若飛又元龜尚書李沖典選楊大眼往求沖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于鞍上加矢馬馳不及沖因驚歎遂用爲軍主

少以終軍　杜牧東征詩雄如馬武皆渾劻少落騁都尉萬人敵黑稍將軍一鳥鞬

用家爲奮不顧身以禮奉上以忠勇不撓物遺仁不洩法　許洞方鈐

渾曰受節度未之聞輕進且明詔令爲龍驤將軍一鳥鞬

既成之功宋受降而受節度未之聞輕進且明詔令爲龍驤將軍一鳥鞬

主遣使奉書請見降　太平御覽唐裴度使徐州行營宣諭諸軍既還帝問諸將之才度

曰臣觀李光顏勇略有所成不數日光顏行破賊軍于時曲赦度之知人

生審路終戒子曰吾少謀之士則思通神客權略無形沉邊生蛙轉敗爲勝者也五代史符存

劉劭趙都賦其謀提一士則去鄉里四十年間取至此

坐知千里　晉書王敦之逆使謂紀瞻曰舅雖病但爲朝廷坐鎮江陵則人情自安瞻曰

文苑英華命姚崇等北伐制曰禮義爲本居有四隣謀猷是先坐知千里　身佩安危

轉敗爲勝　出死入生　而得至此

雄如馬武　文苑英華命姚崇等北伐制曰呂林綠絨朝報國去病安見

上詳將帥二

後周成敗者上書王勵性忠果有才幹太祖謂之曰卿度但當具舟楫一時俱濟耳卿曰謹

特坐見義能勇　沒宜逮渡江直指建業沒使白王潭

上詳將帥二

後周成敗者上也被堅執銳者丈也勵曰意欲兼之曰爲

絕甘分少　禁暴安人　上詳將帥二

山南西道副元帥兼節度使抱玉良在

無犯秋毫　及乃上駿馬後漢書李彭遣征南大將軍首破荊門長驅武

十餘年禁暴安人臣之

乃上駿馬　後漢書李彭遣征南大將軍首破荊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

身佩四將印　腹有數萬兵　上詳將帥二

傳范仲淹領延州夏名臣

身佩四將印　晉書馬隆爲武威太守西渡溫水轉戰千里

腹有數萬兵　孔叢子子思居衛言苟變于齊

加赤幢曲蓋　總玉帳金壇　晉書宋安守忠綏遠邊事

太平御覽唐裴度征淮西詔曰

總玉帳金壇　後漢書皇甫嵩朱儁討張角卒

攀龍鱗附鳳翼　殪豺狼于丘壑　宋文武良將安寧幼

從大王于矢石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徐州行營宣慰處置等使制曰五昔王兵馬都元

攀龍鱗附鳳翼　後漢書光武紀贊曰雲龍風虎尚矣自天祐漢精謀神算固已超絕

殪豺狼于丘壑　後漢書光武紀贊曰雲龍風虎尚矣自天祐漢精謀神算固已超絕

受賜倉卒之時　弭變談笑之頃　後漢書皇甫嵩朱儁討張角卒

以上將帥二

弭變談笑之頃　後漢書光武紀贊曰雲龍風虎尚矣自天祐漢精謀神算固已超絕

度使帝名見問曰卿治兵孰與父賢對曰先臣安敵比但斬長蛇殪封豕間

敵比但斬長蛇殪封豕　後漢書光武紀贊曰雲龍風虎尚矣自天祐漢精謀神算固已超絕

間者漢書李希烈陷汝州詔拜哥舒曜爲特進上柱國封西平郡王令折衝之寄符玉帳而總金壇鼓吹凉州大送

謝安違衆舉親　曹彬對君稱子　晉書謝幼度安叔父安所器重時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安舉幼

度使帝名見問曰卿治兵孰與父賢對曰先臣安敵比但斬長蛇殪封豕間者漢書光武紀贊曰雲龍風虎尚矣自天祐漢精謀神算固已超絕

謝安違衆舉親　曹彬對君稱子　晉書謝幼度安叔父安所器重時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安舉幼

度爲郗超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幼度必不負舉才也　宋史李繼遷叛太宗問

曹彬誰可繼者彬曰臣少子璋可任　宋史文苑英華命姚崇等北伐制

即位暐知渭州馭軍嚴明舉措如老將　宋史周武帝紀

陶弼有詩曰蒐兵四把降王綰敕子三登上將壇　太平御覽唐裴度征淮西詔曰

兎有司言非親王公主不用筒兎太祖曰進槌控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　飲食如王者

斧鉞等諸侯　晉書郭太祖嘗有司治第賜郭進蓋以暑

上詳將帥五

丞相之印綬所以尊其名賜諸侯之斧鉞所以重其命　激義氣以虹貫　發精誠而石

開文苑英華幽州紀聖功碑張公洎義累以虹貫誠而石開介胄雪照戈矛林植命以義徇壯由自請擊儁智高輔絳言武人不可獨任上以問龐不遺元史至元中授張弘範蒙古漢軍都元帥開

擇有股肱羽翼之衆持天地鬼神之心上詳鬼神將帥一心以安士衆此之謂天將

感三軍而懷敵國龍韜將有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後漢書馮賁之不伐岑公之信義乃足以感三軍而陳敵人故能射成遠業若

官能將十萬衆若一人唐書王忠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城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肯不如命延光果敗居數日軍果敗可謂無賞格延光不悅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

害于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下以詳將帥二

入作心膂出爲爪牙入爲夔龍出作方召上詳將帥二

壯七萃八屯之衛出尊五侯九伯之征胡應麟松窗雜俎郭元帥纘勳績見敬鴈類函

西平王李晟東渭橋紀功碑

將帥四

將者國之輔

六韜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將將者國之輔先王之所重也

居不重席

左傳吳侵陳楚大夫皆懼子西曰二三子無懼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也我也

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

懼民不用命

楚昭王問於子穀曰左尹

席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是務視民如警而用之

今國夫差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警而用之

美車與左史老皆可用也子高曰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也我也

曰帥賤民慢之擾民不用命焉

動猶辟玉

孫子危孫子兵法云風雨可歸者有象也寒暑不可

將有死心

說苑田單爲齊王將軍與師十萬衆若一人皆懼子西曰二三子無隱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也我也

其動如神

視如嬰兒

又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俱死

將者死官

將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

知難恐恥

嚴尤三將論平原君曰廉頗之勇論而愛士知難而忍恥

所向無前

何晏韓白論白起爲秦將攻城略地所向無前

難與爭鋒

陳思王云白起爲人小頭而銳瞼子

白黑分明故可與持久難與爭鋒

賞分戮下

全師保勝

趙充國

折衝宿將

漢書趙充國奉世居爪牙官數有功名大將也

猛將如雲

蘇武書李陵與武書漢書賈復奮盜賊馬

民以爲心

漢書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

卿子冠軍

史記宋

獨拔勍敵

後漢書賈復奮盜賊馬

解賜左驂

漢書龔遂渤海饑盜賊並起遂單車之郡悉罷遣民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民皆歡喜

十年未嘗寢

又段熲字紀明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嘗省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

動四境以弱敵心

不以數萬命易一

專號令不副文臣請劒甲龐擇武庫

登壇必究宋仁宗時狄青

將有死心

說苑田單爲齊王將軍與師十

將者國之輔

六韜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

居不重席

左傳吳侵陳楚大夫皆

懼民不用命

楚昭王問於

動猶辟玉

孫子危

視如嬰兒

又視

其動如神

兵法云風

難與爭鋒

所向無前

民以爲心

猛將如雲

折衝宿將

全師保勝

趙充國

卿子冠軍

史記宋

獨拔勍敵

後漢書賈復奮盜賊馬

解賜左驂

後漢書龔遂渤海饑盜賊並起

十年未嘗寢

又段熲字紀

山西出將

東漢書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

賞分戮下

漢書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

民以爲心

漢書李陵與

卿子冠軍

史記宋

克國

山西出將

東漢書賈復奮盜賊馬

十年未嘗寢

又段熲字紀

獨拔勍敵

後漢書賈復奮盜賊馬

解賜左驂

後漢書龔遂渤海饑盜賊並起

全師保勝

趙充國

折衝宿將

漢書趙充國奉世居爪牙官數有功名大將也

猛將如雲

蘇武書李陵與

民以爲心

漢書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

卿子冠軍

史記宋

克國

山西出將

東漢書賈復奮盜賊馬

十年未嘗寢

又段熲字紀

獨拔勍敵

後漢書龔遂渤海饑盜賊並起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未書一日厚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 唐良將守忠太平御覽諸葛亮兵要人之忠也猶魚之有淵魚失水則死人失忠則亂故良將守之志立而名揚 一身是膽 趙襄主傳先主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沉勇能斷

魏志司馬文王語荀顗曰陳泰沉勇能斷臨敵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書爵耶 器兼文武

晉書周訪傳鎮南將軍山簡假訪節都督荊州諸軍事與陶侃破杜弢于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訪一無所取唯取圖書 不以小令勞衆

晉書載記前燕慕容恪爲人寬和仁厚有文武任在折衝杖節又前秦王猛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特堅歷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 石龍夫人

古事苑馮夫人戰則使便宜從事 李衛公問對下太宗曰今欲與鄰國交兵如何靖曰臣竊聞之或問故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出將入相

太平御覽唐書薛仁貴副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總管特進九姓衆十餘萬令仁貴發三千騎殺三人於是衆皆降軍中大驚仁貴單騎入其陣斬首數十來挑戰仁貴復斬之擲首於地馬前立功而還 勇略忠義

又靖康初天下勤王之師以天爲將以地爲表以人爲用以陣爲勢以三軍爲衆以此之謂良將也 良將一

將帥五

詩梁吳均邊城將詩曰塞外何紛紛胡騎欲成羣關時始應募來投霍冠軍刀含四尺影劒抱七星文袖間血灑地車中旌拂雲輕軀如未殞終當厚報君 又詩曰僕本邊城將馳射靈關下箭銜雁門石氣振武安尾勳賤廢丘名高拜橫野留書應鑒楹傳功須勒杜徒傾七尺命酬恩終自寡 又邊城詩曰聞君報一飡遠送出平野玉標丹霞劒金絡艷光馬高旗入漢飛長鞭匿地寫曙星海中出曉月山頭下歲晏坐論功自有思

又詩曰臨淄重蹴踘西城好擊刺不要身後名專騁眼前智君看班定遠立功不負義 唐李白送羽林陶將軍詩曰將軍出使擁樓船江上旌旗拂紫煙鳴騶但問相知否死生無險易 杜甫前出塞詩曰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苟

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又魏將軍歌曰將軍昔著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兩銜被堅執銳畢西極崑崙月窟東斬巖君門羽林萬猛士惡若嗥虎子所監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過海收風帆平生流輩徒紛紛長安少年氣欲盡魏侯骨聳精爽繁華岳峯尖見秋隼星纏實校金盤陀夜騎天馳超天河攬槍熒惑不敢動翠旄雲旆相蕩摩　又花卿歌曰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　顏眞卿贈裴將軍詩曰大君制六合猛將清九垓戰馬若龍虎騰凌何壯哉劒舞若游電隨風縈日迴入陣破驕虜威名雄震雷一射百馬倒再射萬夫開功成報天子可以畫雲臺　劉長卿獻淮寧軍節度李相公詩曰建牙吹角不聞喧三十登壇衆所尊家散萬金酬士死身留一劒答君恩漁陽老將多回席魯國諸生半在門白馬翩翩春草綠邠陵西去獵平原　楊巨源寄太原李光祿詩曰倚天長劒截雲孤報國縱橫見丈夫五載登壇眞宰相六重分閫正司徒曾聞轉戰平堅寇共說題詩壓腐儒料敵知幾在方寸不勞心力講陰符　張籍征西將詩曰黃沙北風起夜半又離營戰馬雪中立探人冰上行深山旗未展陰磧鼓無聲幾道征西將同收碎葉城　李商隱少將詩曰族亞齊安陸風高漢武威煙波別墅醉花月後門歸青海聞傳箭天山報合圍一朝攜劒起上馬即如飛　李頻送邊將詩曰防秋戎馬恐來奔詔發將軍入雁門遥領短兵登隴首獨橫長劒向河源悠揚落日黃雲動莽蒼陰風白草翻若縱千戈更深入應聞收拾到崑崙　李郢贈羽林將軍詩曰虬鬚顧頖羽林郎曾入甘泉侍武皇鵰没夜雲知御苑馬隨僊仗識天香　宋曹翰詩曰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臂弱尚嫌弓力軟眼昏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著圍花舊戰袍　余靖送張如京知安肅軍詩曰朕戰銜恩出斗城塞門迢遞草初青新提司馬臨戎節舊應衣烏近極星叔子伐吳常緩帶單于歸漢已空庭圯橋自得家傳策不問人間太白經　明張憲寄馬將軍詩曰馬服古名將孤軍鎮海壖射鵰天雨血拔幟地飛泉虎營燈火夜自著十三篇

清制　唐陸贄撰普王荆襄等道兵馬都元帥制曰君人立極所務于勝殘乘律成師實先于謀帥集大勲者必振其宏綱體至公者無遲于内舉爰擇蕃翰俾掌元戎小子誼其敬聽朕命江漢上游建鎮制冠亘千里之地連十萬之師保大定功宜有統壹徃哉汝諧無以貴驕人無以善自伐無從已之欲無啼衆之謨畢躬降志以

奉賓傳絶甘分少以撫軍師布誠信以歸人心明賞罰以盡士力詰禁誅暴懋胎乃勲敬事恤人無替成命
常衮撰李抱玉河西等道副元帥制曰周以元老監方伯漢以丞相撫四夷軍國之務中外一體總三軍之師
專萬里之寄宜有統制深仗輔臣李抱玉知謀變化潜合神明將校悅從親如父子事出韜鈐之外功成戰伐
之前勤勞王家以衛社稷有致君庇人之績冠旂常棄鳥之銘　蘇頲撰命呂休璟等北伐制曰突騎施守忠
忠而善謀勇則能斷右領軍衛將軍呂休璟心堅鐵石氣橫風雷右武衛將軍張仁亶當分閫之任受升壇之
律常願身先士卒不以賊遺君父
晉孫楚樂毅贊曰樂生誕節實立弘度丹旄電麾秦韓景附威震濟西齊愍失據惠之不敏翻然高翥栖
遲一丘以保皓素　又白起贊曰烈烈桓桓時唯武安神機電斷氣濟師然南折勁楚走穆魏禽韓北摧馬服凌
川成丹應候無良蘇子入關敷喙讒口火燎于原遂焚杜郵與蕭俱燔惟其殄矣古今所歎　又韓信贊曰淮
陰屈節盤于幽賤泰失其鹿英雄交戰踐楚知亡撫戈從漢遂寤明主超然虎奮威震趙魏擒項平難割據山
川稱孤南面惜哉遘疑一朝書叛
後魏溫子昇廣陽王北征請大將表曰今四郊多壘三軍申發率土之濱莫敢寧晏況忝末屬復董元戎
臣不盡心誰將竭力豈容飾讓苟違戎重但以軍旅之事實所未學求保重將隨方指麾臣請先驅被堅督戰
若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決機兩陣之間不辭萬死之地脫獨委臣專總戎旅兵術靡常軍機屢變以臣當之
必所未達雖奉廟算有均膠柱
論魏何晏韓白論曰此兩將者殆蚩尤之敵對開闢所希有也何者勝或曰白起功多前史以爲出奇無窮
欲窺滄海白起爲勝若夫韓信斷幡以覆軍拔旗以流血其以取勝非復人力也亦可謂奇之又奇者哉白起
破趙軍詐奔而斷其糧道取勝之術皆此類也所謂可奇於不奇之間矣安得比其奇之又奇者哉　宋范蔚
宗二十八將論曰二十八將者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議者多非光
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良圖遠算固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
授受惟庸勲賢兼序如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

皆武人屈起亦有賜繒盜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戮不其然乎因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故光武監前事之遺存矯枉之志雖鄧寇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永平中憲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叙其本第係之篇末 宋蘇洵心術論曰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于險鄧艾縱兵于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古之賢將能以兵嘗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然後有以支大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 又御將論曰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彼虎豹能搏能噬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觸者可拘以楅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漢之衛霍趙克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將之才固有大小人君當觀其才之大小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虎豹能搏能噬者志常在千里也豈以一飽廢其志哉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于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才小者鷹也漢高一見韓信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一見黥布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于漢也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三人者已極富貴矣高帝知三人之志大不極于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于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其志不已也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增數級之爵項氏已滅天下以定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

侯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彼將泰然自滿不復以立功爲念也方韓信之立于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蘇軾孫武論曰武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竊以爲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夫天下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將帥之權重爵賞不得不加盜賊爲君之患將帥利之敵國爲君之譬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立毫芒之功以籍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御將之術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効于前而不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爲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濞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濞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秦觀將帥論曰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強弱任有久近敵有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強矣而潰於晉陽坑於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邯鄲田單鳩創病之餘保即墨可謂弱矣而栗腹以擯騎劫以走是不在勢之強弱也穰苴用於齊拔於閭伍之中一日斬莊賈晉師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擊趙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在任之久近也周瑜之望曹操不啻虎狼而吳兵捷於赤壁昭烈之視陸遜甚於雛鶩而蜀師劒於白帝是不在敵之堅脆也東西異壤而鄧艾以縋兵取成都南北異習而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地之遠邇也東晉之衰謝幼度得志於淝水開元之盛哥舒翰失利於潼關是不在時之治亂也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天下之將走及奔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強敵所向無前此一軍之將也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此一國之將也福於已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爲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天下之將也

漢書曰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爲名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天子大爲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馮奉世上書言願得其衆不須復煩大將上曰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預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晉書何曾傳曰司馬懿將北伐遼東曾上疏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隙缺不豫則才足相代轉信伐趙張耳爲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辭誅罪遣路迥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冤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爲賓屬名位不殊素無統於督彭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臣愚以爲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略退爲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

偏將二

左中軍　助大將軍

左傳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下謂任千秋偏將一）

彭寵傳寵請誅之朝議皆然邳彤獨曰於法彭得帝曰當一統於吳受王渾節度渾乘勝順流遂不詣渾渾表寵違命舍令裨將傳殺曰今日破趙會食乃行伍以右爲上示有死志（增）傳殪移檄史記韓信張耳

後漢賈復固出擊劻奴騎都尉秦彭專擅請誅之朝議以彭在別屯擁強兵且漢制禁戰即爲斧鉞何以得躬曰在部曲則不得彭今專軍別將且漢制然邳彤獨曰於法彭得帝曰當一晉命王溥詔不受節度誣罪之有司遂按溥帝不許

擊越未至井陘口止舍令裨將傳殺曰今日破趙會食乃行伍以右爲上示有死志（增）傳殪移檄史記韓信張耳

後漢書岑彭與交阯牧鄧隲相率遣使貢獻又遣偏將軍屈克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等彭與相率遣使貢獻

武功部　無斧鉞　受節度

後漢賈復固出擊劻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擁強兵且漢制禁戰即爲斧鉞何以得躬曰在部曲則不得彭今專軍別將且漢制然邳彤獨曰於法彭得帝曰當一晉命王溥詔不受節度誣罪之有司遂按溥帝不許

擊越未至井陘口止舍令裨將傳殺曰今日破趙會食乃行伍以右爲上示有死志（增）傳殪移檄史記韓信張耳

後漢書岑彭與交阯牧鄧隲相率遣使貢獻又遣偏將軍屈克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等彭與相率遣使貢獻

左　尚右　偏將軍處左　詳將帥三　禮記卒尚右注云右陰也陰主殺卒之行伍以右爲上示有死志（增）傳殪移檄史記韓信張耳

後漢賈復固出擊劻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擁強兵且漢制禁戰即爲斧鉞何以得躬曰在部曲則不得彭今專軍別將且漢制然邳彤獨曰於法彭得帝曰當一晉命王溥詔不受節度誣罪之有司遂按溥帝不許

擊越未至井陘口止舍令裨將傳殺曰今日破趙會食乃行伍以右爲上示有死志（增）傳殪移檄史記韓信張耳

後漢書岑彭與交阯牧鄧隲相率遣使貢獻又遣偏將軍屈克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等彭與相率遣使貢獻

總諸校　武元帥之法以一爲十以十爲百此一統於督也

後漢賈復固出擊劻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擁強兵且漢制禁戰即爲斧鉞何以得躬曰在部曲則不得彭今專軍別將且漢制然邳彤獨曰於法彭得帝曰當一晉命王溥詔不受節度誣罪之有司遂按溥帝不許

擊越未至井陘口止舍令裨將傳殺曰今日破趙會食乃行伍以右爲上示有死志（增）傳殪移檄史記韓信張耳

後漢書岑彭與交阯牧鄧隲相率遣使貢獻又遣偏將軍屈克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等彭與相率遣使貢獻

封列侯　李衛公曰臣嘗教士分爲三等必先結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校此一等也授之裨將裨將乃總諸校之隊聚爲圖陣此一等也軍校

後漢賈復固出擊劻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擁強兵且漢制禁戰即爲斧鉞何以得躬曰在部曲則不得彭今專軍別將且漢制然邳彤獨曰於法彭得帝曰當一晉命王溥詔不受節度誣罪之有司遂按溥帝不許

擊越未至井陘口止舍令裨將傳殺曰今日破趙會食乃行伍以右爲上示有死志（增）傳殪移檄史記韓信張耳

後漢書岑彭與交阯牧鄧隲相率遣使貢獻又遣偏將軍屈克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等彭與相率遣使貢獻

一等也　後周書賀拔岳事尒朱榮以定策功授前將軍時万俟醜奴僭稱大號榮將岳討之岳恐魏愍生焉請尒朱氏一人爲元帥岳私謂其兄勝之勝克定恐魏愍生焉請尒朱氏一人爲元帥岳頗貳之勝及程普等與劉備併力敗曹操於赤壁備將軍拜偏將軍

後漢賈復固出擊劻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擁強兵且漢制禁戰即爲斧鉞何以得躬曰在部曲則不得彭今專軍別將且漢制然邳彤獨曰於法彭得帝曰當一晉命王溥詔不受節度誣罪之有司遂按溥帝不許

擊越未至井陘口止舍令裨將傳殺曰今日破趙會食乃行伍以右爲上示有死志（增）傳殪移檄史記韓信張耳

後漢書岑彭與交阯牧鄧隲相率遣使貢獻又遣偏將軍屈克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等彭與相率遣使貢獻

領南郡　令尋陽　吳志孫權遣周瑜及程普等與劉備併力敗曹操於赤壁備將軍拜偏將軍守江陵城瑜親跨馬陳陣仁遂退雖拜偏將軍

後漢賈復固出擊劻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擁強兵且漢制禁戰即爲斧鉞何以得躬曰在部曲則不得彭今專軍別將且漢制然邳彤獨曰於法彭得帝曰當一晉命王溥詔不受節度誣罪之有司遂按溥帝不許

擊越未至井陘口止舍令裨將傳殺曰今日破趙會食乃行伍以右爲上示有死志（增）傳殪移檄史記韓信張耳

後漢書岑彭與交阯牧鄧隲相率遣使貢獻又遣偏將軍屈克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等彭與相率遣使貢獻

領南郡太守 又呂岱擊曹仁退走遠據 權不已制 智以相資

南郡攝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

不已制且其人忠勇可惜不宜獨誅固爭得釋 賜劉彥佐詔曰

自古出師皆有副貳臨難則權以相濟料敵則智以 孔帖

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爲裨將者曰李廣

諫議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散推平所領千餘人

而還進位討寇 李廣不侯 王平進位

將軍封亭侯 號建策侯 後漢書

關羽武長者欲歸心乃說漁陽太守彭寵寵遣漢

南所至擊斬王郎欲歸心乃說漁陽太守彭寵寵遣漢

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號承義侯

始爲裨將未知名劉子羽獨奇之言於張浚浚與語大

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將進守

成見武備志 積勞至節度 以功拜刺史

將 曹彬爲习將 史記

將軍領尋陽令 權不已制 智以相資 唐書

韓思忠敗律當誅王以思忠偏裨權

器也非常流也 王虁隱上將 陸遜代右督 耿況得自置

虁泰使王虁攻趙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

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詳攻戰二 吳志呂蒙傳

騎步兵與景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光武見

將軍使還領其兵加況大將軍興義侯得自置偏裨

之故陷陣 裨將進偏將之名 下將同上將之服

皆盡其枝 魏志曹操授徐晃兵使擊卷原武賊破之拜

伐東郡戰有功東署地至虎牢平實建德保

乃勸從泰王 後漢書耿弇傳

振旅還泰王爲上將動爲下對皆服金甲乘戎輅先

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佗生至尉佗龍然

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箕踞見陸生曰漢使一

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

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見武備志

偏將三

將左右軍 左傳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

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馮敖 以大校當裨將 史記騶騎將軍霍去病將

校當裨將 張宗後拒 見文學

足主偏將軍故黃帝占參應七將七將皆明大天下兵精也

部篇一 應參星 晉書天文志參白虎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三將

裨佐帖 重戎事肅王命 贊皇一品集李石攻討副使制曰冒謀元戎

白事而肅王命也 攬轡安閑將 李光弼夜至河陽史思明使驍將劉龍仙戰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

李光弼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光弼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爲後繼而請大軍鼓噪以增氣光

弼擁其肩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濟懷恩貿曰克矣覩其聲色安閑是以知

之龍驤易之孝德倒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斬龍仙以歸見武備志

中擇大將 詳一將

命將爲設參佐（劉歆言於仁宗曰王者之遣使命將也不足以爲勳動遠不能隨時出奇而欲一一關白主帥其能以成功乎按此非獨司統綱廣謀策所以謹大事備不然也）出奇非皆關白（夫大將以出令爲職若議不足以制圍才）

威名將一

得臣

喜劇孟（左傳晉侯猶有憂色曰得臣尚在憂未艾也）敗楚于城濮（漢晉侯猶有憂色曰得臣尚在憂未艾也）頗牧之名（廉頗李牧）飛羽之稱（李廣）所居國重（史記鮑叔牙云管夷吾所居國重）所向敵避（史記周蔡祐授平東將軍高仲密舉北豫來附周文率軍援之與齊人爭虎牢）所向敵避（史記鮑叔牙云管夷吾所居國重）兵以吾兩（淮南子曰強秦不敢加兵以吾兩）人廉頗藺相如（後漢鄧）

王敦不敢爲非（晉阮）羌人相謂無反（晉閻）心終訪之世不敢爲非（趙）

匈奴射偶莫中（後漢書班超爲軍司馬使西域建初中拜）晉君側席而坐（郤）

國不以爲雄（漢書陳湯傳谷永上疏曰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屠三）坐及死君（漢書陳湯傳谷永上疏曰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屠三）魯以季友治亂（史）

亡（並何）社稷之（武）衛云（武）

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後漢書班超爲軍司）將兵長史威（後）震西域永元初乃以超爲（後）都護于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後）

震百蠻（後漢書陳湯傳谷永上疏曰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屠三）定西域（後漢書陳湯傳谷永上疏曰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屠三）楚以子玉重輕（左）魏以無忌折衝（史）項以范增存（史）

長史

黃驃少年（後漢書公孫瓚拜降虜校尉常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

雷霆比怒

見古事苑（北史長孫晟爲秦州行軍總管取晉王廣節度王引晟爲長史晟爲人勇冠諸軍常乘驃馬白袍臨陣時號黃驃少年）

草木知名

（唐書德宗以張萬福爲濠州刺史名謂曰先帝名臣傳范文正公與韓魏公俱爲西帥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骨先朽）

識聲莫犯

（後漢書公孫瓚爲北）

懼威自譁

（後漢書公孫瓚爲北）

狂虜

名臣傳范文正公與韓魏公俱爲西帥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骨先朽）驚破膽（名臣傳范文正公與韓魏公俱爲西帥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骨先朽）敵聞

敵中

（唐書德宗以張萬福爲濠州刺史名謂曰先帝名臣傳范文正公與韓魏公俱爲西帥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骨先朽）賊拜城上

名重敵中

（唐書德宗以張萬福爲濠州刺史名謂曰先帝名臣傳范文正公與韓魏公俱爲西帥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骨先朽）

怖之斷魂

（唐書德宗以張萬福爲濠州刺史名謂曰先帝名臣傳范文正公與韓魏公俱爲西帥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骨先朽）圖以攫鬼（世說石虎從）

白馬

（詩王舊厥武如）

如虎

（詩王舊厥武如）

號卧虎

（詩王舊厥武如）

白馬

（詩王舊厥武如）

魏有虎侯

（唐書德宗以張萬福爲濠州刺史名謂曰先帝名臣傳范文正公與韓魏公俱爲西帥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骨先朽）唐得虎將

賊聞破膽

（唐書德宗以張萬福爲濠州刺史名謂曰先帝名臣傳范文正公與韓魏公俱爲西帥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骨先朽）敵聞

見事

（見古事苑）

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

（唐書德宗以張萬福爲濠州刺史名謂曰先帝名臣傳范文正公與韓魏公俱爲西帥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骨先朽）

改畫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聞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煩復賜萬福爲濠州刺史名謂曰先帝名臣傳范文正公與韓魏公俱爲西帥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骨先朽）

名震敵中

（唐書德宗以張萬福爲濠州刺史名謂曰先帝名臣傳范文正公與韓魏公俱爲西帥邊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骨先朽）

陵蹈其間敵人聞

（後漢書公孫瓚爲北）

春名威狂虜

（後漢書公孫瓚爲北）

有變懼式威不自安諱曰黃頭軍將渡海襲我

矣相率扳黃頭軍式翌日盡捕斬之見孔帖

行陣整齊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賊將徐庭光守長春

宮城馬邊度長春不下乃捉身至城下見庭光庭光懼威狂

征杭頭車騎沖沒左右莫能救宣武問汝叛落賊汝知否石戾聞氣甚奮策馬于萬衆中救沖還三軍歎服河

朔以其威有患瘴者怖之多愈因勸旗爲南史宋檀道濟遷征南大將軍元嘉中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畧地

與魏三十餘戰雄名大震 雄邊 威鄰唐書屬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玼名以名雄邊上吐番嘗謂漢使魏甚憚之圖之以讓鬼 良輔爲隴州刺史長慶初吐番和好何忘語也問曰何謂曰若不忘語何因遺野詩曰魏人樂卿之政四鄰如此 田弘正數上表請留關下帝勞以遏 廣武君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振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衣甘食傾耳以待命 蜀志關羽傳羽攻曹仁于樊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避銳其鋒孔帖 農皆輟耕待命 曹議徙都避銳史記淮陰侯傳

鄰國鬨死賜赦 金人鬨死相賀 北史齊斛律光深爲鄰敵憚譖周武鬨光死赦其境內 突厥下馬羅拜 吐番來使願識檢校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于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爲誰 宋史岳飛 閭其死酌酒相賀 突厥下馬羅拜 吐番來使願識檢校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于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爲誰 宋史岳飛

白薛仁貴突厥曰薛仁貴突厥曰薛仁貴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通鑑是將軍多殺士卒其勇無比今日得生耳 字休璟聖曆中吐蕃來請和既宴使者屢視休璟休璟武后問爲對曰洪源之戰是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耳 又唐璿傳璿兄弟皆知名開元初擢中郎將先是廣州刺史平越中多殺士卒其子弘據險臨賀與廣州人迎王機爲刺史未發會杜弘亦殺機之諸將皆請乘其未定擊破之執劉沉于小柱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函紙足耳于是下書諭之郤懼而走追獲于始興 唐書郝玼傳

得郝玼賞等身金 晉書陶侃傳廣州刺史郝玼素貴豪侈侃性儉約玼每遺侃奢異侃皆封而標之以示玼之過玼大慚悔乃更改節儉侃還其所餽玼悉以金帛遺侃侃復封以還玼玼感悅遂爲好交焉 威名不敢逼 蜀志張飛字翼德先主閒操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操謂飛有勇無比今不追必爲後患乃引軍還去 又唐璿傳璿兄弟皆知名開元初擢中郎將先是廣州刺史平越中多殺士卒其子弘據險臨賀與廣州人迎王機爲刺史未發會杜弘亦殺機之諸將皆請乘其未定擊破之執劉沉于小柱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函紙足耳于是下書諭之郤懼而走追獲于始興 唐書郝玼傳

威名將二

獨飛將軍 史記李將軍廣隴西成紀人武帝時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轅將軍于是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熊虎之將 吳志周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爲人用者 著翅人 後周書韓果從大將軍破稽胡于北山胡地險阻人踏罕至果進兵討數其種落稽胡懼果勁健號曰著翅人 高敖曹比項籍 北齊高昂字敖曹爲敖將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見萬花谷

驍將 驍將 又梁武勅蕭續曰貿拔勝此間汝宜愼之見大平御覽 飛將 名寧減 又梁武勅蕭續曰貿拔勝此間汝宜愼之見大平御覽

敦煌戍卒 北史萬歲突厥大驚遂引去由是領軍定擊突厥大驚遂引去由是領軍定擊突厥大驚遂引去由是領軍定擊 王鐵鎗 五代史梁王彥章驍勇有力持鐵鎗騎而馳所向披靡軍中號王鐵鎗 敵遣頭問曰隋將爲誰侯騎曰史萬歲復曰得非誅成皇大破之 禁公第六郎 隋書來瑱爲硤川太守賊來攻瑱射賊五發五中賊乃退 牟子曰是也遣頭聞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 又周德威小字鐵鎗突當疾如飛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勇有力者爲鐵鎗 令生得者爲刺史 又梁五代史梁王彥章

軍號唐書來瑱爲硤川太守賊來攻瑱射賊五發五中賊乃退 師訓 牟子曰是也遣頭聞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 又周德威小字鐵鎗突當疾如飛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勇有力者爲鐵鎗 令生得者爲刺史 又梁五代史梁王彥章

踏將不敢仰視 唐書來瑱爲硤川太守賊來攻瑱射賊五發五中賊乃退 王鐵鎗 五代史梁王彥章驍勇有力持鐵鎗騎而馳所向披靡軍中號王鐵鎗 令生得者爲刺史 又梁五代史梁王彥章

隋周羅睺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 契丹不敢南牧 宋史賈惟忠爲易州刺史威名震北邊故十餘年間契丹不敢南牧 敢言姓名者罪不赦 宋史劉錡傳金主亮之南侵有言錡姓名者

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 狄天使 職官分紀狄青

舉延州指揮使會元昊叛青大小二十五陣西戎及吉下以及京師之人皆呼爲狄天使見萬花谷

者罪不赦校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具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　夏人輒怖兒啼又劉錡高宗初爲龍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聞之曰劉都護來

弟亞於兄

宋史吳璘弟也剛勇喜大節畧苟細讀史曉大義代璘守蜀二十餘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

金兵聞皆辟易

又魏勝傳金兵過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曰聽吾鼓聲而聽之唐書休璟少孤授易干馬嘉運傳

書生破銳卒

文粹陸長源書曰謝艾書生也破廣銳卒唐書

儒者奠京師

文粹陸長源書曰謝艾書生也破廣銳卒唐書

儒者知兵

北史韋孝寬爲行軍元帥鎮在軍中萬意文周末年憲日憎令學士披閱末年憲日憎令學士披閱

聽學士讀史

唐書休璟少孤授易干馬嘉運傳

號儒者奠京師

文粹陸長源書曰謝艾書生也破廣銳卒唐書

武功部　儒學將　軍師

之本也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後漢書祭遵少好經書建武初拜征虜將軍溥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

求賦餘韻　悅詩末章

梁曹景宗大破魏軍振旅凱入林宴飲賦詩景宗已醉

敦詩說禮　雅歌投壺

左傳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晉于是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用也范升曰遵爲將軍取貴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

內修文德　良資羽翼之才　外拓遐方　必藉爪牙之器

以上白帖

葛巾毛扇　緩帶輕裘

世語云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治軍渭濱對日交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視武侯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揮三軍隨其進止宣王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晉書羊祜博學能屬文泰始初爲尚書右僕射衛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鈐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

常儒服　如書生

五代謝彥章爲將好禮儒士雖居軍中常儒服見孔帖宋史岳飛傳贊光弼傳贊光弼毅然有古良將風好讀班固漢書異乎庸人武夫

禮法自制　聽學士讀史

晉書陶侃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性聰敏閑外多事千緒萬端門有賓客遠近相尋侃應對各有條理未嘗壅滯每旦自朝至夕乃聽事門庭如市及還內舍圖書在前常手不釋卷夜則燃燭以繼日唐書李百藥傳百藥博學屬文辭情俊麗尤善五言詩初爲隋代王侑侍讀而聽之

儒學將二

原 悉通孝經 漢書儒林傳序明帝別立校舍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

坐帷講論 後漢書張奐永壽初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同反攻燒度遼將軍門兵衆大恐奐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

論說史漢 蜀王平詳將帥三

隱几讀書 孔融爲北海相表請郡內有氣幹發憤讀書涉獵綱史無有才筆每對賓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能草奏平御覽成文

武夫奪氣 魏書博永字德長雖臨陣交鋒幾筆製詩如上馬入陣

增 被服必於儒者 南史韋叡雅有識世之度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被服必于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麈如意以麈指麾

楯上磨墨作檄 魏書傅永字德長初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反攻燒度遼將軍門兵衆大恐永乃潛誘烏桓同反擊破之

原 坐謀輜車中 魏志荀攸字公達曹公素聞攸名與語吾人非龍非彪非虎非羆坐輜車中坐爲計謀大破魏軍

有孔明猶魚有水 蜀志先主與諸葛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乃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願諸君勿復言

謀謨帷幄 魏志荀攸字公達曹公素聞攸名與語吾人非龍非彪非虎非羆謀輜車中

杖節立軍門 晉書龐淯朝以諸葛亮僑軍遠出利在急戰不許乃遣衛尉辛毘杖節立軍門乃止

增 令諸將盡拜 名山藏劉基字伯溫時太祖稱吳公

軍師

增 西伯載與俱歸 史記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彪非虎非羆乃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爲師

王欲將孫臏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大破魏軍

有孔明猶魚有水 蜀志先主與諸葛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操操敗于赤壁先主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事無大小悉以咨之

得與之計事天下自從曹公征伐常謀謨帷幄不出戶庭而定計於內以爲軍師攸深宥有智防人子弟莫知其所言

戰鬭不出因遺戰鬭之後亮復來挑戰鬭不出因遺巾幗婦人之飾鬭忿表請決戰不許乃上疏請戰辛毘杖節立軍門乃止

聞基言大悅稱先生而不名陳友諒聲勢大震諸將多恐議降議奔基曰請賜臣劒先斬議降議奔者斬之諸將懍然是以有不服者

令諸將盡拜 名山藏劉基字伯溫時太祖稱吳公

軍旅一

增 書脩征曰脩侯命掌六師 周禮曰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六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

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　又曰小司徒之職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伍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又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賈疏云小司徒佐大司徒以掌六鄉之內有比閭族黨州鄉一比在軍爲伍在鄉五比爲閭二十五家也在軍五伍爲兩兩二十五人也在鄉五閭爲族族百家也在軍四卒爲旅旅五百人也在鄉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在軍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也在鄉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家也在軍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也又云一家兄弟雖多除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　國語管子對桓公曰君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作內政而寄軍令焉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故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發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鄰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漢書高帝紀曰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注曰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射之士皆給之一歲爲戍卒衛京師一歲爲屯戍備邊一歲爲輔郡車騎士一歲爲太子家令率更衛率門大夫凡八校尉胡三省曰此言漢制之詳也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今以二十三年乃傅一年學戰陣年五十六衰老乃復之漢儀注曰民年五十六爲老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雜役也　原又刑法志曰漢興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注晉灼曰百官表中壘也騎步兵趙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八校射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馬端臨通考曰南軍衛尉主之掌宮城門內之兵北軍中尉主之掌京城門內之兵　增唐書兵志曰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彊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初府兵之置居無事時畊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要險尊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

方鎮不得不彊京師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勢使然者以此也　又曰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武德初析關中爲十二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畊戰以車騎府統之　經濟類編

曰唐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畧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名募壯士克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亡者必爭出應募明皇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宋史兵志曰宋之兵制大槩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户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在所防守則曰鄉兵又有蕃兵其法起於國初具籍塞下團結以爲藩籬之兵其後一律以鄉兵之制太祖起戎行有天下於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於其間是雖以矯累朝藩鎮之弊而其所懲者深矣　續文獻通考曰明兵制洪武十三年設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在外都司衛所其在京錦衣等親軍上直衛不隸五府

軍旅二

師貞　師成　易師貞丈人吉无咎　傳師在制命由己制也　師成以出　制命　死義　傳師在制命由己制也　孝悌　修軍旅衆以義死之而不可犯也　飾怒　思險　禮記軍旅以虞注思度己之所能以度彼能否也　聚標　鼓鑿　軍旅懸壺以序聚標注懸壺爲汲水者之表鼓鑿壯鑿夜擊柝也　周禮宗伯以軍旅同邦國大司馬制軍詰禁以糾邦國　又　二璋起　七校脩　周禮牙璋以起軍旅凡軍旅夜鼓鼜守以治兵守注二璋皆有鉏牙之飾於琰側先言牙璋有文飾也若今之銅虎符　漢刑法志武帝內脩七校不常置也　匪遊匪紹　詩常武名穆公美宣王有常德以立武事匪遊匪紹徐方繹騷箋云軍行三十里非懈緩也匪遊匪紹以智力之士七等聚爲爪牙　爪士　牙兵　小雅祈父子王之爪士　唐代宗以魏博都防禦使田承嗣爲節度使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見經濟類編　貝胄　緝

餘萬此其過越王句踐遠矣　漢書注　死士　健兒　尉繚子曰十一曰死士請衆軍之中有材智者乘於戰車前後縱橫出奇制敵也　鄧侯家傳曰自置府兵未應幼曰取其便利輕疾若飛故號忕飛　飢飛　通考蘇秦說魏襄王曰闔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卒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卒十萬　勇敢　伉健　漢書李陵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漢昭帝紀本始二年有能以之外蒐征健兒而長山澗以爲蔽至今不定復之爲便

秋大發興調關東輕車銳卒選郡國
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　七科　六院漢武帝太和二年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
及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之
利劇宛杜適與謁通見山堂肆考
而送之朝詔驛
以運糧愬乃令餽刀出入帳下署六院兵
故委佑統之由是　射聲　奔命　百官表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注服虔曰工射者冥中聲則中之因以名　漢昭帝紀始元元年夏發犍爲蜀郡齊命擊益州注應劭曰選取精勇謂之奔命
故謂之奔命　奔命　唐李儀上十二衛金吾至十二衛亦名親軍指揮使司曰騰
司衛爲上十衛名親軍指揮使司　龍武　神威　唐兵志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
龍武神武神策　飛星　流電　唐李儀川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繕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
置不一惟羽林號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
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明皇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營曰左右萬騎
改殿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自肅宗以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
龍武軍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衛
北門長上十二番於北門長上十二衛金吾至虎賁爲上十二衛
唐兵志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二番於北門長上十二衛金吾至虎賁爲上十二衛
龍武神武神策　鵰兒　雁子　萬花谷黃頭軍部將李鏊擊奇鏈演奄襲突厥總十一軍
鵰兒雁子弟其精兵曰飛星鷙士曰流電
鵰兒　五代梁朱瑾募兵號雕兒軍
又曰雲翼
又曰雲翼
宋史兵志雍熙四年步軍司鐵林改爲
特衛司虎翼
宋兵志池州清溪雕漢控海水軍建炎四年置百五
十人又建炎初李綱請於沿江帥府置水兵號善
建炎四年改護騎曰日騎龍捷曰龍衛控鶴曰天武虎捷曰神
武軍增置三十
都君子　唐兵志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官子弟
充之　都君子　唐兵志初
悉去州郡兵　通考晉武帝太康元年詔
去州兵置府兵　通考晉武帝永寧後盜賊
蠭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其後刺史復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　父子軍　子弟軍　唐兵志初
父子軍　子弟軍　唐兵志初
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牒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
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牒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
漸不足則取他色兵軍亦曰神武軍補元從官子弟
漸不足則取他色兵軍亦曰神武軍補元從官子弟
惡少年　左傳楚左司沈尹戌帥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賈達云平常免其行役事急乃使之耳如越有君子六千人是也　通考蘇秦之弟代謂之
惡少年常免其行役事急乃使之耳如越有君子六千人是也　通考蘇秦之弟代謂之
軍發郡國惡少年期至試師取善馬數萬　一當百　十制一　人當百不足言　韓宣惠王曰以韓卒之勇被堅甲疏劒一
人期至試師取善馬數萬　一當百　十制一　人當百不足言　韓宣惠王曰以韓卒之勇被堅甲疏劒一
執羈　負羽　文選執羈輕去鄉謂就羈勒以從軍也　又負羽從軍蓋箭有羽
執羈　負羽　文選執羈輕去鄉謂就羈勒以從軍也　又負羽從軍蓋箭有羽
龍衛　虎翼　宋兵志太平興國二年改
龍衛　虎翼　宋兵志太平興國二年改
節下　行間　埤雅大將持節以專殺故稱節下猶言麾下也又曰戲下行間謂行伍之間也
節下　行間　埤雅大將持節以專殺故稱節下猶言麾下也又曰戲下行間謂行伍之間也
負重　負重

慶曆二年羅河北強壯揀十之七爲義勇議者論爲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特鍊得古寓兵於農之意

羅遷農

保捷軍凍水紀聞皇祐二年詔陝西揀軍及年五十以上若不及格者皆免爲民

上疏曰兵害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

少康一旅若敖六卒左傳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注云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伯又晉侯入曹執曹伯楚子入居於申曰無從晉師子玉使伯棼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實從之

家起一人戎分二廣上詳軍旅一左傳楚自克鬻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

卒有五章更有三品射線子曰經令卒者以經令

分之爲三分爲左軍蒼旗卒戴白羽右軍黃旗卒戴黃羽卒有五章前一行蒼章次二行黃章次三行白章次四行黑章次五行置章於胸如此卒無非虎士八百君子六千周禮虎賁氏下見戍卒類

虎士八百君子六千人國語越子大夫二人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被練三千控弦百萬左傳

被以虎文漢高祖曰吾以羽檄

三河俠士漢書地理志漢興六郡良家子

五營騎士三輔

五年二月發三郡國少年詣北軍

北軍五營西園八校通考山濤易氏曰老武併七校爲五營騎射而置北軍中候掌監五營自是五營屬北軍

中候

軍上將軍以順帝始置西園八校以小黃門蹇碩爲之凡八人謂之八關及秦銘鼎等爲之

北軍中平五年望氣言京師當有大兵又漢重帝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屬將軍長安考漢文帝紀注應劭曰敢從軍擊匈奴者名曰敢從軍死事者之子孫養之

羽林孤兒通考漢書注應劭曰羽林官騎以材力爲官名將軍長安令取良家子補羽林孤兒少壯習騎射

羽林孤兒

材官

材官弛張如虎無頭

內外相維

南北相制

南北衛文武區

防微杜漸

居重馭輕

材官於郡國

奇材劒客

奇材劒客皆荊楚勇士奇材劒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顧得自富一隊後漢書吳漢傳漢數詣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注云輕車兵車也

輕車介士

王莽於天山設庫兵欲使爲戰師將輜重陵名見武臺自請曰臣

卒若虎牙兵如鳥翼

軍旅四兵既屬之郡而王國之兵下見軍旅

斡強支弱

尾大中乾前十制一注

以漢史考之有列郡有王國有侯國侯國之兵亦天子所有不可擅用防微杜漸皆所以尊京師也

性理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相維也內外相連帥之以正伯連帥之以屬強而不相敗衆弱支詳

以相察間令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羅

羽林騎士徼巡李授曰漢興蔡而置

如虎之羽若蜎之足可以行可以舉可以觸強而不得兵如鳥無翼兵不得將

鼈藻之師 熊羆之卒 段文昌平淮西碑 元結賀平王師表 柳宗元詩 王粲嶷嶷能羆是式 衡勇齡力自思 強雖勞不怨 西平王李晟東渭橋紀功碑曰我旅非衆同心爲強分制雖非古然兵貴給不明而食難勞而不怨民出賦稅免於征行雖貧而登壇必究吳激曰今兵農既分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僭王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 東軍實策

軍旅三

虎賁 書牧誓 武王虎賁三千人疏云

若虎之奔走逐獸言其猛也 同袍同澤 詩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與子偕作 左秦師 強悍樂鬬 谷梁傳秦人平居相謂如此 部曲 管子曰凡立軍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曰伍伍二曰偶偶二曰兩兩二曰卒卒二曰官官二曰曲曲爲部二部爲校二校爲牌二牌爲隊二隊爲官二官爲曲二曲爲部二部爲校二校爲軍 期門 龍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 帶甲百萬 史記張儀說秦王曰大王之士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貫頰奮戟者至不可勝計 引關蹶張 後漢書光武紀高祖初起兵豐引關蹶張注漢官儀曰秦帶甲百萬餘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貫頰奮戟者至不可勝計 百金之士 秦策顏率傳百金之士五

將歸朝卒還邑

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兵以侵伐諸侯更卽以春秋傳胡安國曰若有征行始出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中黃門倶發有期門之號 投石拔距 甘延壽傳延壽以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投石拔距絕于等倫常超踰羽林亭樓遷爲郎見王海 虎旅 陳虎旅于上闕 羆羣 詩吉甫作誦其詩以贈申伯其詩曰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申伯有此功德于周宣王 天軍 晉書天文志曰羽林四十五星一曰天軍主軍騎又主翼王 娘子軍 山堂考索平陽昭公主下嫁柴紹帝渡河紹以數百騎迎主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紹及主對 府兵寓之於農 唐兵志唐初因隋舊制府兵之制居重馭輕內足以強幹弱枝外足以威遠鎮侮 京師號 唐元結賀平王師表曰京師號娘子軍山來迎主 置幕府分定京師 唐兵志初置十道節度使後又增爲十五道 萬花谷 唐兵志古者兵法起于井田自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于府兵始一寓之于農 神策軍 又曰初高祖破王世充之磨環川不復置于洮西 練卒 唐書呂元膺拜東都留守東畿汝州山河子弟募爲山棚元膺募人皆驍悍善鬬號曰山棚子弟 蛇矛犀渠之士 蜀孤及文 土著 唐德宗與李泌議復府兵泌言府兵平日皆安田畝自張說募長征兵謂之彍騎李林甫爲相又奏募人爲兵兵不土著也 烏合之衆 穆宗之初立也西河黨項太平興國初宜為天下巳太平斬伐之法長存不廢安有如此上陵下替之患哉 衛兵皆長安高貲 黃巢傳僖帝餞田令孜章門賚漢豐優然衛兵銷亡卒皆集諸道討之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見賢壘又究一呼 佩劒而樵 宋史兵志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言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遭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爲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貲武藝衆所服者爲社頭帶弓而樵私立賞罰嚴于官府遇警急擊鼓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

同心爲 師律 脫慈母

所在人自爲戰敵深畏之

上下相維范祖禹言於哲宗曰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可專制所以無兵變也見登壇必究

鐵浮圖宋史劉錡傳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皆重鎧甲號鐵浮圖爲錡軍所敗

本兵客兵

於其原籍徑行勾補其流弊乃至於勾至者反少於所遣之人得不償失於是用言者計每歲分遣御史清勾然亦徒有其名無益于事見登壇必究

他鎮通考明邊兵有三等在本鎮爲本兵調自他鎮爲客兵邊民應募及原點民壯爲土兵

勾補丘文莊曰我國家承平日久兵備不能無弛軍伍不能無缺舊例遇有缺伍衛所差旗軍

屬纩鍵元史兵志曰宿衛者天子之禁兵也夫屬纩鍵列宮禁宿衛之事也

軍旅四

增序山齋易氏漢南北軍始末序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足以相制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竊疑南軍以衛宮城而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調之於三輔抑何遠近輕重之不倫耶嘗攷之司馬子長作三王世家載公尸滿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蓋同姓親也於內爲遏異姓疏也於親爲有間故處於內而使之正於外而使之遏故處於外而使之正異族屬南北軍調兵之意殆猶是歟郡國去京師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爲可恃故以之衛宮城而謂之南軍三輔距京師近民情有閭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而謂之北軍其防微杜漸之意深矣

增論唐杜牧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曰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儲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養之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三時畊稼一時治武藉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爲帥亦不可使爲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捽豈暇異略雖有蚩尤爲帥亦無能爲叛也至於開元末愚懦請罷府兵武夫擅四裔於是府兵內虛邊兵外作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朔蠹燃矣蓋兵居外則叛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其置府立衛乎

增宋蘇軾練軍實策曰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卒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得以爲閒民而役於官者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饋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

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甘廉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今廉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今天下募兵至多之間勇銳強力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凡民之爲兵者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其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以上願復而爲民兵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十年而代豈舉軍而越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襍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淵鑑 明嘉靖六年楊一清疏曰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成祖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大營又以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官軍輪聚京師歲教月練無事足以壯國威有警足以禦外侮眞得居重馭輕之宜矣天下承平兵務漸弛干謙乃於三大營中選精銳者分立十營團操是謂團營條教明肅四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以次挨撥而行不用臨期選擇成化三年增爲十二團營分布益嚴我武益張嗣後士卒之殷實者其名徒存貧難者其形徒在及選用戰兵求二三萬而不足正德年間北直隸等處羣盜縱橫乃調宣大陝西邊軍征之是豈強幹弱支之意哉乞勅提督官申教練之法溥優卹之恩革剥削之害嚴役占之條所以壯國家元氣者庶其在此也

武一

增 易曰神武而不殺　左傳魏絳曰師衆以順爲武詳武兵　又晉文公曰以亂易整不武　息 及河間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隨武子曰善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　又曰楚重至于邲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夫文止戈爲武武詳武兵　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　增 司馬法曰在軍廣以武

武二

息 止戈　奮鉞上詳武一之戚　常武　善經詩序常武名穆公美宣王也詳武一　過亂　威夷以過亂畧四夷以靖四國　聖武　神武書伊訓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　可畏　無忘無忘武可畏也　不違不違武功　桓桓　赳赳桓桓武貌詩赳赳武夫　車不式　敵不違車不式敵違遏也　昭文德　立武經左傳載武而昭文德　禁暴戢兵　兼弱攻昧並詳武一　弧矢宣威　干戈戡　弧矢有職有翼共武之服以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寧四海　詩有瞽有瞽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寧四海　難　黃帝武王　湯有慙德　武未盡善　湯始伐夏而有慙德征伐未盡善也　增 定王國　寧四海　段文昌平淮西碑銘天有鬻殺萬物以成書風爲令雷爲刑君有武師四海以寧陳之原野阻以甲兵　聽鐘則思　拂劒而起　業記鐘聲鏗鏗以立武君子聽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剛剛以立勝于府外其一

武三

增 利武人之貞　易巽進退利武人之貞　如震如怒　詩王畿震震如震如怒　師武臣力　左傳臧子曰晉所以霸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　武畢起於武后之時　唐選舉志　立武學　宋史兵志神宗留心武備命立武學校七書以

星占天鉞　晉書天文志天槍三星一曰天鉞天之武臣也故在紫宮之左右

訓武臣之士

文武相須一

增史記孔子世家曰齊景將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武事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　漢書刑法志曰漢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擥英雄以誅暴項任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鄜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　李綽請崇國學疏曰當征伐之急則先武士丁理平之運則尚文德二柄相須百王不易故漢光於兵革之中投戈講藝　唐書儒學傳序武爲救世砭劑文其膏粱歟亂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霸且盜聖人及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戍百世不易是病損而進砭劑其傷多矣然則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盜聖人及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戍百世不易之道也　王叡二陣圖論曰文而不武武而不文不可謂雄則文臣在廟堂之上出爲將折衝於萬里之外　登壇必究任將篇丘文莊曰文武非二道也爲將者徒知戰陳而不知德義則其所謂武者非聖人之武也奚稱乃武乃文是武乃戡定禍亂之具所以濟文者也爲將者必講明禮樂詩書於平時而以德義爲之本然後可以本兵柄而司三軍之命苟專以能戰鬪曉方略爲武則武乃不仁之器殺人之具矣

文武相須二

增文德　立武　脩文　時惟理亂　道有弛張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道以弓論也　將欲登三　不可闕一　斯文未喪　我武惟揚　增乃武乃文　允文允武慶書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頌允文允武昭格烈祖　揆文奮武　附衆威敵爲貢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也齊景公時晏嬰曰擾直者田完之苗裔也陳田氏庶孽物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　脩外治珠子吳子今之以文書之以武是謂必取孔子惡子貢學典有曰即學於孔子者大聖兼該文武者軍之將兼剛柔吳子明主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　大聖兼該　百王不易　杜牧注孫子序季孫問兵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違之也對曰學之事也　剛柔兼裕　仁智竝施　吳子夫總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注云吉甫此時大將也者兵之事　宋史西漢而下若韓彭之爲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竝施如宗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

授二職　詩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行儉破都支帝親勞宴曰行儉提孤軍深

入萬里兵不血刃而振黨檮夷可謂文武兼備矣其兼授二職即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太尉

威豈在耀武 原伯廢學而見非 向戍弭兵而致誚 威加海內武足威也 化成天下文在茲乎 奉天威以伐叛爰舉干戈 恢帝道而化人則張禮樂 天下既平則用四科之教 海內未載宜崇七德之功 竝白帖

文武相須三

長久之術

史記陸生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兼用長久之術也 隨陸無武絳灌無文晉書載記劉淵書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能闕序之美惜哉 於是遂學武事妙絶於衆 文武兼資後周書劉亮中山人本名道德以勇敢見知爲時名將兼屢陳策多合機宜太祖謂之曰卿文武兼資即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 陳謀 天下之柄有二 唐書魏元忠封事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古者先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權略者乎使各言其志毋

講武一

周禮曰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注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平猶正也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鼓諸侯執賁鼓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鼓旅帥執鼙鼓卒長執鐃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之凡要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旞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獵田注凡旗鼓有軍者畫異物無者畫而已書當爲畫也號也皆畫以雲氣 中冬教大閱注大閱備軍禮而旌旗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撰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

司馬振鐸鼜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提鐸鼜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却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左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不興則廢廢則簡不入軍實賜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注石碏四時講武體復三年一舉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　增月令曰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後漢書禮儀志曰立秋之日自郊禋昇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還宮遣使者賫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蹛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注魏書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曾公親哨鵠田有司奏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之令金鼓之節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體復三年一舉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　增月令曰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後漢書禮儀志曰立秋之日自郊禋昇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還宮遣使者賫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蹛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注魏書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曾公親哨鵠田有司奏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之令金鼓之節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體復三年一舉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　增月令曰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後漢書禮儀志曰立秋之日自郊禋昇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還宮遣使者賫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蹛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注魏書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曾公親哨鵠田有司奏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之令金鼓之節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體復三年一舉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　增月令曰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後漢書禮儀志曰立秋之日自郊禋昇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還宮遣使者賫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蹛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注魏書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曾公親哨鵠田有司奏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

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胎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庶儀也注石碏四時講武體復三年一舉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　增月令曰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後漢書禮儀志曰立秋之日自郊禋昇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還宮遣使者賫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蹛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注魏書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曾公親哨鵠田有司奏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之令金鼓之節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體復三年一舉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　增月令曰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後漢書禮儀志曰立秋之日自郊禋昇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還宮遣使者賫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蹛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注魏書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曾公親哨鵠田有司奏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之令金鼓之節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體復三年一舉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　增月令曰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後漢書禮儀志曰立秋之日自郊禋昇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還宮遣使者賫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蹛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注魏書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曾公親哨鵠田有司奏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

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提鐸鼜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提鐸鼜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提鐸鼜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提鐸鼜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提鐸鼜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

鼓退鳴鐃且却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却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左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不興則廢廢則簡不入軍實賜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庶儀也注石碏四時講武體復三年一舉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　增月令曰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後漢書禮儀志曰立秋之日自郊禋昇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還宮遣使者賫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蹛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注魏書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曾公親哨鵠田有司奏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之令金鼓之節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體復三年一舉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　增月令曰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後漢書禮儀志曰立秋之日自郊禋昇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還宮遣使者賫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蹛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注魏書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曾公親哨鵠田有司奏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之令金鼓之節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體復三年一舉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　增月令曰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後漢書禮儀志曰立秋之日自郊禋昇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還宮遣使者賫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蹛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注魏書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曾公親哨鵠田有司奏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

鼓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却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　左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不興則廢廢則簡不入軍實賜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庶儀也注石碏四時講武體復三年一舉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　增月令曰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後漢書禮儀志曰立秋之日自郊禋昇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還宮遣使者賫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蹛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注魏書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曾公親哨鵠田有司奏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之令金鼓之節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體復三年一舉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　增月令曰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後漢書禮儀志曰立秋之日自郊禋昇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還宮遣使者賫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蹛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注魏書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曾公親哨鵠田有司奏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之令金鼓之節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體復三年一舉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　增月令曰孟冬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後漢書禮儀志曰立秋之日自郊禋昇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還宮遣使者賫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蹛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注魏書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曾公親哨鵠田有司奏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

乃止三鼓提鐸鼜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提鐸鼜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提鐸鼜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提鐸鼜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提鐸鼜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提鐸鼜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

秦成列上升臺東向御戎纛名從臣坐而觀之殿前都指揮使王趙執五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陳中設候臺相望使人執旗如臺上招之初舉黃旗則諸軍旅拜舉赤旗則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作而士譟之聲震於百里皆三挑而後退次舉白旗則諸軍復拜呼萬歲者三有司奏陳堅布可止矣遂舉黑旗以振旅

講武二

記　教振旅　教茇舍　教治兵　教大閱　撰車徒辯旗物　司馬振鐸　羣吏作旗　講武一　以上　詳　起事動衆　脩教明諭　徇　振旅反尊卑也　銜枚而進　鳴鐃且却　周禮雨師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公羊傳秋八月諭國道也　出尚威武　入反尊卑　爾雅出爲治兵入爲尚威武也　入反尊卑　周禮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鄭注云枚如箸銜之　三年治兵　一　講武一　時講武一　詳　時講武一　三時務冬也　北面搢　南郊獵　月令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有司搢扑北面以搢之詳田大閱於南郊詔內外諸　南郊獵　周禮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鄭注云枚如箸銜之詳講武一　月令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有司搢扑北面以搢之詳田大閱於南郊詔內外諸侯及其百官簡車徒脩戒鼓鐸旗幟鉦鐲辨號名之用辨鄉邑之數簡稽乃事焉遂以狩田之法治兵如振旅之法辨鄉邑之名各以其名之所宜鳥獸而舍之中冬教大閱簡車徒也　北面搢　周禮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鄭注云枚如箸銜之詳講武一　月令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有司搢扑北面以搢之詳田大閱於南郊詔內外諸侯及其百官簡車徒脩戒鼓鐸旗幟鉦鐲辨號名之用辨鄉邑之數簡稽乃事焉遂以狩田之法治兵如振旅之法辨鄉邑之名各以其名之所宜鳥獸而舍之中冬教大閱簡車徒也　南郊獵　月令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有司搢扑北面以搢之詳田大閱於南郊詔內外諸侯及其百官簡車徒脩戒鼓鐸旗幟鉦鐲辨號名之用辨鄉邑之數簡稽乃事焉遂以狩田之法治兵如振旅之法辨鄉邑之名各以其名之所宜鳥獸而舍之中冬教大閱簡車徒也　辯旗物　周禮司馬振鐸羣吏作旗以上講武一　並詳　起事動衆　脩教明諭　徇　振旅反尊卑也　銜枚而進　鳴鐃且却　周禮雨師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公羊傳秋八月諭國道也　出尚威武　入反尊卑　爾雅出爲治兵入爲尚威武也　入反尊卑　周禮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鄭注云枚如箸銜之詳講武一　三年治兵　一　講武一　時講武一　詳　時講武一　三時務冬也　北面搢　南郊獵　月令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有司搢扑北面以搢之詳田大閱於南郊詔內外諸侯及其百官簡車徒脩戒鼓鐸旗幟鉦鐲辨號名之用辨鄉邑之數簡稽乃事焉遂以狩田之法治兵如振旅之法辨鄉邑之名各以其名之所宜鳥獸而舍之中冬教大閱簡車徒也　辯旗物　周禮司馬振鐸羣吏作旗以上講武一　並詳　起事動衆　脩教明諭　徇　振旅反尊卑也　銜枚而進　鳴鐃且却　周禮雨師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公羊傳秋八月諭國道也　出尚威武　入反尊卑　爾雅出爲治兵入爲尚威武也　入反尊卑　周禮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鄭注云枚如箸銜之詳講武一　三年治兵　一　講武一　時講武一　詳　時講武一　三時務冬也　北面搢　南郊獵　月令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有司搢扑北面以搢之詳田大閱於南郊詔內外諸侯及其百官簡車徒脩戒鼓鐸旗幟鉦鐲辨號名之用辨鄉邑之數簡稽乃事焉遂以狩田之法治兵如振旅之法辨鄉邑之名各以其名之所宜鳥獸而舍之中冬教大閱簡車徒也

增　都試　時肄漢書高帝紀十一年注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驍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會都試課騎最水處則習樓船邊郡將萬騎行障塞又刑法志

林　陳蕃傳延熹六年鷹擊成校獵上疏諫曰人君有事於苑囿惟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厚教敬君

上林　西郊　漢書文帝中六年詔發憤遂躬戎服駿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

華林　驪山　成帝紀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臨觀之儀禮宮宿設即同春菟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七　武功部　講武

有五年秋八月會大閱胡氏曰大閱簡車馬也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禦暴其備豫也東而整列三鼓而交前左爲曲直圜鋭之陳右爲方銳之陣三挑而五變步退而騎進五合而各復其位

臨宣武觀 御講武殿晉紀武帝泰始九年臨宣武觀大閱諸軍考宋太宗循太祖舊制親閱武藝行幸池苑亦

賞春罰秋 通考宋太宗即位引諸衛驍兵統將等習射於顯德殿謂將軍已下曰無賊我則爲汝博士教汝射有賊我即爲汝將帥領汝戰鬬

思慮預防 續文獻通考夏言奏曰周禮大司馬每遇仲月因時教武惟冬農隙則大閱之典雖各不同然思慮預防蓋未始有二也

講武四

詩 周庾信從駕觀講武詩曰校戰出長楊兵欄入闘場置陳橫雲起開營雁翼張落星奔驟騄浮雲上驕驕急風吹戰鼓高塵擁貝裝駭猿時落木驚鴻已斷行

齊王融從武帝琊琊城講武應詔詩曰治兵聞魯策訓旅見周篇教民良不棄任智理恒全白日映丹羽赬霞文翠旆凌山炫組甲帶水被戈船凝旄轉鳴鏑雙鵰摧愴清管

乍聯綿早逢文化洽復屬武功宣願陪玉鑾右一舉埽燕然 梁沈約詩曰九功播桃墠七德陳武縣展事昌國圖息兵由重戰皇情恣閱典出車迨辰選飾徒映寒隰翻綏臨廣甸颯沓佩吳戈參差腰夏箭秋原嘶代馬朱光浮楚練虹輕寫飛文爛阿澣餘絢發震岳靈從揚旌水華變憑高訓武則中天起遐眷鳳蓋捲洪河珠旗

講武三

角抵相夸 漢書刑法志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矜夸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設于宮庭

蕃使咸在 後周武帝天和二年十月親率六軍講武於城南京邑觀者輿馬彌漫數十里諸蕃使咸在焉

順天時 唐高祖武德元年立秋閱兵東靜俗文教爲先禁暴戢兇武事斯

公卿相儀 晉禮志魏延康元年十月詔曰安人御華蓋親令執金吾公卿相儀王郊公卿相儀上詳講武一謝承與步子山書但日講攻戰進取之方而易詩禮樂春秋更不開篋

耳目習鐘 晉書太康初帝

鼓之節

重欲暢兵威須加練習今農收已畢宜順天時申耀戚武

殿前教射 唐太宗即位引諸衛驍兵統將等習射於顯德殿謂將軍已下曰無賊我則爲汝博士教汝射有賊我即爲汝將帥領汝戰鬬于是每日引數百人于殿前教射

鼓旌旗不亂 心志安斬刈殺伐不懾見蘇軾教戰守策

乘步簫從 教進退疾徐之節 講攻戰進取之方 上詳講武一謝承與步子山書但日講武一月講武於近郊軍容甚盛帝御講武殿大閱諸軍考宋建隆三年十月詔曰安人靜俗文教爲先禁暴戢兇武事斯

射鵰截柳 賞春罰秋 令諸軍衛士騎射臨蟹截柳枝 玉海陸戟百重

何進駐華蓋下 山濤乘步簫從 上詳平樂觀注晉書太康初帝嘗講武于宣武場山濤時有疾詔

擬擊 裹鍬相射 上詳講武一月講武於近郊軍容甚盛帝御講武殿大閱諸軍考宋建隆三年十月詔曰安人靜俗文教爲先禁暴戢兇武事斯

進韓彭之旗鼓 殆將帥羣伍頗教授之以方略 通考宋太宗循太祖舊制親閱武藝行幸池苑亦

形申三令之語嚴

形廷如砥扣則應鳴劒之銳竝効其能賞春罰秋風動營壘 授

盤馬擬擊 臨宣武觀 御講武殿晉紀武帝泰始九年臨宣武觀大閱諸軍考宋建隆三年十月講武於近郊軍容甚盛帝御講武殿大閱諸軍考宋太宗即位引諸衛驍兵統將等習射於顯德殿謂將軍已下曰無賊我則爲汝博士教汝射有賊我即爲汝將帥領汝戰鬬

賞春罰秋 令諸軍衛士騎射臨蟹截柳枝 玉海陸戟百重

鳴韓彭進之以旗鼓彼上林之馳射馳

山之講武豈可同日而語哉見玉海

乘步簫從 教進退疾徐之節 講攻戰進取之方 上詳講武一謝承與步子山書但日講武一月講武於近郊軍容甚盛帝御講武殿大閱諸軍考宋建隆三年十月詔曰安人靜俗文教爲先禁暴戢兇武事斯

鼓旌旗不亂 心志安斬刈殺伐不懾見蘇軾教戰守策

堉拂伯長汗方待翌華舉逮適瑤池宴　唐李嶠和杜員外扈從教閱詩曰杪冬嚴殺氣窮紀送頹光薄狩三軍陳大閱五戎場萊田初起燒蘭野正開防夾岸虹旗轉分朋獸罟張燕弧帶曉月吳劒動秋霜原啟前禽路山榮後騎行雲區隧日羽星旄鬱天狼禮振軍容肅威宣武節揚神心體殷祝靈兆叶姬祥　又顏粲吳宮教美人戰詩曰有客陳兵畫功成欲霸吳玉顏承將略金鈿指軍符轉佩風雲暗鳴弦錦繡趨雪花頻落粉香汗盡流珠掩笑誰欺令嚴刑必用誅至今孫子術猶可靜邊隅　又蕭季長詩曰強吳矜霸略講武在深宮盡出矯娥伎先觀上將風揮戈羅袖卷擐甲汗妝紅鼓傳行未正刑舉令纔崇自可威鄒國何勞遲戰功　宋韓維謂武池和師厚詩曰滄池擬溟渤莽漾豁厚地六合昔未一教戰出精銳至尊降黃屋慘淡乘金氣凌波飛百般撒烈若鵰翅揚旌萬旅譟伐鼓九淵沸其行速天旋其止甚陰閉信乎王者師足以服睽異　明申時行大閱應制詩曰廟略收羣策宸遊簡六師代當全盛日春是大蒐時雲捧蒼龍駕風迴翠鳳旗轅門開複道帳殿繞行麾細柳前軍駐長楊後騎隨虹髾天策將猿臂羽林兒拂劒星文動彎弓月影披連營分雁翼布陣合魚麗禮示三驅正鋒藏九變奇張侯仍似豹賈勇盡如羆元戎歸節制法從肅威儀

賦　唐李銑孫武試教婦人戰賦曰昔孫武子以兵術干吳王曰臣聞國之大君之尊法星象日則乾效坤蓋利德之竝用故文武而兼存所以安社稷保子孫臣實不敏請嘗試論王曰弧矢之利以討其貳雖邦國之無虞必干戈之有備今者華臯千乘介馬萬戀外多勍敵敢曠戎事誠願陳五兵之道用一鼓之氣聞女子之難令豈習之而能致武曰唯唯大王之所示乃名內宰出麗壙下高臺授武臣皇皇兮其令已申肅肅兮其氣益振令日寵不可恃法有所遵於是建主首統諸婦示其左右約其先後唯玉貌之自矜念將軍之何有顧三令而却立哂再麾而掩口當兵法之必誅雖君令之不受既而易將更令整行定伍開天門閉地户審向背分客主角以持兵金以節鼓張奇正以導其進退制方圓而必中規矩武曰彼如桃如李皆如貌如虎可以服楚越憫齊嘗惟大王之悉觀豈獨播於虛聲以婦人而講武

論　楊雄倒戈論曰予讀周書至倒戈歸馬示天下不復用跡其事惑焉蒐苗獮狩所以講武經閱戎事也故曰預備其不虞有備而無患則武之道豈可一日而忘諸嗚呼班子之善斲不能以鉛刀攻其堅造父之善馭

不能以朽索制其逸則有國者可以棄兵乎

增案宋蘇軾教戰守策曰夫當今生民之患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際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天下之勢譬如一身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之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擾以軍法則民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累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田獵一

增補雅曰春獵爲蒐（搜索取不任者）夏獵爲苗（爲苗除害）秋獵爲獮（順殺氣也）冬獵爲狩（得獸取之無所擇）宵田爲獠（管子曰獠獵夜獵或曰明火照也）火田爲狩（放火燒草獵亦爲狩）

初學記曰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象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則爾雅爲田除害之義此獵之異名也　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象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孔穎達正義曰三驅之禮先儒皆云三度驅禽而射之也三度則已徧諸氏諸儒皆以爲三面著人驅禽傳曰先王以四時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獵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合圍命下出而反入者也禽獸皆向背而言仁也去者爲順來者爲逆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又曰田獲三品本義曰三驅之田不可殺故曰失前禽又曰以物向背而言仁也去者爲順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

蓋取諸離此其始也蔡邕月令章句曰獵捷也言以捷取之獵亦狩也則爾雅爲田除害之義此獵之異名也　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象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孔穎達正義曰三驅之禮先儒皆云三度驅禽而射之也三度則已徧諸氏諸儒皆以爲三面著人驅禽傳曰先王以四時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獵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合圍命下出而反入者也禽獸皆向背而言仁也去者爲順來者爲逆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又曰田獲三品本義

詩箋言田獵搏獸也亦

三品一爲乾豆一爲賓客一以充庖　周禮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澤虞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屬禽猶致也田上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校其耳珥者取禽左耳以効功也　澤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而珥焉　又簡衆也因田習兵閱其車徒之數　又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廛歌舍眞於祖禰乃斂禽屬禽猶致也會於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於所表之處屬禽猶致也斂禽謂取三十入腊人焉　又曰季秋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旋授車以序羣吏乃簡車徒以誓之羣吏作徒屬車如誓車駕則贊車徒之數　又師甸致禽於四方　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克君之庖歲三田者謂每歲田獵皆是爲此三者之用也　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　晉書天文志曰畢八星主邊兵主弋獵　唐書禮樂志曰皇帝狩田之禮以中冬前期兵部集衆庶脩田法虞部表所田之野建旗及夜布圍日諸將帥士集於旗下質明弊旗後至者罰兵部申田令遂圍田其兩翼之將皆建旗及夜布圍乃設驅逆之騎皇帝乘馬南向有司斂大綏以從諸公王以下皆乘馬帶弓矢陳於前後所司之屬又斂小綏以從乃驅獸出前初一驅過有司整飾弓矢以前再驅過有司奉進弓矢三驅過皇帝乃從禽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皇帝發抗大綏然後公王發抗小綏驅遬之騎止然後百姓獵凡射自左而射之達於右腭爲上射達右耳本爲次射左髀達於右髀爲下射羣獸相從不盡殺已被射者不重射不射其面不剪其毛凡出表者不逐之田將止諸得禽獸旗下致其左耳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其上者供宗廟之賓客下者充庖廚乃命有司饁獸於四郊以獸告至於廟社　李筌太白陰經曰古之諸侯田獵者爲田除害上所以共承宗廟下所以開習武事太古之時人食禽獸之肉衣禽獸之皮後代人數寖多衣食不足於是神農教其殖穀導以紡績自是之後禽獸盈山林下平土害禾稼爲人之苦於秋

田獵二

六韜曰文王卜田於渭陽將大得非熊非羆天遣汝師以之佐昌旌及三王大吉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田馬于渭之陽見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焉 左傳陳侯鄭伯會楚子於息遂及蔡侯犬於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導以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師事華元父孟諸宋大藪也 杜陳名將獵張而魏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進取火者 莊子曰梁君出獵見白雁羣下殼弩欲射之道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他人對曰君以白雁故欲射殺人主君譬人無異於射狼也梁君乃舉戟將刺之道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鷹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鷹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名爲其子傳曰夫子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 戰國策曰魏文侯與虞人期獵且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雨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不一會期哉乃往自罷之魏於是始強 史記平準書曰元鼎中天子始巡郡國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 晉書曰羊祜爲平南將軍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 北史曰賀若弼爲平陳後綏其書策上之謂爲御授平陳七策其一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噪及兵臨江陳人以爲獵也 冊府元龜曰唐高祖武德八年十二月庚辰獵帝曰獵以供宗廟朕嘗躬其事以申孝享之誠於是車駕出巡狩於鳴犢泉之野 文獻通考曰宋仁宗慶曆六年十一月獵於城南東轉村自玉津園去輦乘馬分騎士數千爲左右翼飾以旗鼓合圍場徑十餘里部隊相應天子按轡中道親挾弓矢而麾獲禽是時道旁居民或畜狐兔雉鼉於場中因謂輔臣曰時獵所以訓武事非專所獲也悉令縱之至棘店御帳殿召問所過父老子孫供養之數土地種植所宜人加恩勞遷次近郊免所過

民田租稅一年 續文獻通考曰金熙宗皇統九年十一月獵于忽剌溫渾山時右諫議大夫程寀上疏曰比見陛下校獵凡羽衛從臣無貴賤皆得執弓矢馳逐而聖駕崎嶇沙礫之地加之秋木叢鬱易以迷失楚田雲夢漢獵長楊皆大陳兵衛以備非常陛下奈何獨與數騎出入林麓沙漠之中前無斥堠後無羽衛甚非肅禁禦意也陛下若復獵當預戒有司圖上獵地具其可否然後馳射仍先遣校閱林叢明立標幟爲出入之忠義牙爪之士統以親信腹心之臣警衛左右俟麋鹿既來然後馳逐庶幾萬一有備無患也陛下奈何輕之 又曰明永樂二十年上親征阿魯台車駕度偏嶺命將士獵於道旁山下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卒隨朕征討道中惟吹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

田獵三

原用三驅 留一面 上詳田獵一 皇甫謐帝王世紀湯出見羅者方祝湯問曰盡之乎祝曰從天下其一面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入吾網湯聞曰嗟盡之矣非禁其亂能爲乃令解其三面留以四時 詳田獵一 周禮鄉師掌四時之田之法以教民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 獲三品 上詳田獵一 周禮獸人掌田獵之政令辨其名物與其可否然後下令清道而行擇衝要稍平之地爲駐蹕之所簡車徒分別表位百官各以其屬就其位 獵漆澤 詳田獵二 詩吉日發彼小豝 獲三狐 從兩狼 易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詩兩狼既臧 詳田獵一 執晉鼓 植虞旗 上詳田獵一 周禮鄉師掌四時之田之旗物兵器脩其卒伍之田詳期簡其鼓鐸 詳田獵一 樂野 金郊 詩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詳田獵二 獵人 獸臣 周禮獸人掌罟田獸之政令辨其物與其可否然後下令 詳田獵一 皇甫謐帝王世紀湯出見羅者方祝湯問曰盡之乎祝曰從天下四方來者皆入吾網湯聞曰嗟盡之矣非禁其亂能爲乃令解其三面留 詳田獵一 周禮獸人掌罟田獸之政令辨其名物與其可否然後下令 詳田獵一 周禮獸人掌

剛得傳左傳譬如田獵射御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壓覆是懼何暇思獲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責仁義而暇責力也
祭祀之禮傳左傳習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祭祀之禮
設重帝建大麾周禮掌次師田則張設重帝建大麾以田法木路建大麾以田注木路不鞔以革漆之而已
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田田獵爲宗祧之事有司張侯設重帝而射之事於武陵言田獵得禽獻以供祭祀
遊獵詩下詳皇校獵義成雪詩下見唐明
長楊賦 庾信
下見楊雄羽獵賦 唐貞觀
校九嵕武德四年閏月校獵九嵕
入旌門燕幄殿獵樂乎世長曰醻下暨萬幾事遊獵不滿十旬未
及時之畋 中禮之殺 駕七騶 張兩蠭下詳田獵一
刮月窟上見張衡西京賦下見李白大獵賦
掩月兔下星狼上見張衡西京賦
會東都 集南圖車攻詩注宣王復文武之境土
射熊館 鳴犢泉上見揚雄長楊賦序
玉馳千駟不周澤海不射宿不
格獸收禽乃司馬相如子虛賦其下有白虎元豹蟃蜒蜚狸下見班固西都賦
籠山絡野 搜林蕩藪
射鵰呼助我舉
披翠棄都校錦袍見玉海
不覆巢不涸澤上詳田獵一
拔翠宋建隆二年十二月始獵于近郊慶集寄海南故將軍詩海上
燕幄殿獵樂乎世長曰醻下暨萬幾事遊獵不滿十旬未
唐貞觀四年閏月校獵九嵕
入旌門 燕幄殿 出表不逐 艾草爲防
詩東有甫草注疏云田不詳田獵一
出表不逐 艾草以爲防
割鮮染輪 飛毛灑雪上見司馬相如子虛賦下見李白大獵賦
平不肆險 樂不至荒上見揚雄長楊賦下見張衡東京賦
草淺獸肥 氣豪馬健唐太宗貞觀五年正月十帝謂高昌王麴文泰曰
草淺獸肥
草間拒之 潘好禮乘輿王府司馬嚴興日王出獵
王何得非時暴禾稼以損下人要先駿
訓儉昭仁上見揚雄長楊賦下見張衡東京賦
有三天下太平家給人足一樂也草淺獸肥以禮四合大同萬方咸慶張樂高宴上下歡洽三樂也
詩唐明皇校獵義成喜達大雪率題九韻以示羣臣下見韓琦答孫太傅後園宴射詩
後獵義成喜達大雪率題九韻以示羣臣
飛鷹走犬 流情蕩志柳澤上書曰今貴戚爭飛天二年從獵渭川獻詩以諷詩並見四
詩唐明皇校獵義成喜達大雪率題九韻以示羣臣
詔時謀訓戰以孳以好惡陳之以成敗則長獵柳公綽奏太習箴以諷曰遵畋恣樂流情蕩志馳騁田獵家奴羅利好禮追遠諫王初不許乃卧馬下諫曰今農在田
飛鷹走犬 流情蕩志 農興臥馬下諫焉 稼成伏
吠獵敝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
當馬而諫莊宗爲之止獵並孔帖
言之未審不盡帝獵苑中或大張羅網遮
必視左右曰諾休知否已而疏撤至見孔帖
握中之鵠恥宋璟之見 苑中之獵畏韓休之聞上見韓休

書盤於遊田書周公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注以衆國所取法則當正道供待之故

聽師田以簡稽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二曰聽師田以簡稽注云簡閱也

謂計也計其士之卒伍與其兵器爲之要簿也

原大獸公之獵見田

今苑也

獵一

野虞道之者野虞令仲冬山林藪澤有能取禽田獵禽獸者與追胥竭作

獵禁又迹人掌邦田之禁而修其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注田之地若今苑囿

原害如組兩警如舞

原安野晏子曰景公田十有八日不反晏子往見曰國人皆謂君安野而好獸無乃不可乎

魯相暴坐苑外史記田叔爲魯相王好獵相坐中王輒休相就館舍

原常從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

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獨何爲就舍魯王聞之不大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輒勝之祭

獵腰漢書武帝紀太初二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腰五日祠門戶比臘伏臘曰

原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聞之不大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輒勝之祭

獵獸

膀音蘇林曰膀音劉攽曰膀音侍中對出獵鮑勛上疏諫帝手毀其疏而竟行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

原王思魏都賦注文武之壯觀遵梁駟之所著左

原公私交泰唐書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時秋霖未霽十二常日贊

公記室參軍從獵將出獵鮑勛上疏諫帝手毀其疏而竟行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

原罕罼如雲魏文帝詩中車出鄴宮校獵東郊羅者布網羅張如雲

原先使視獸又韓嬰傳武帝時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通未行先使媽乘副車從數

原任之羣下唐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時有所妨又兵志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百名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習也帝悅曰卿射率如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輒勝之祭

調已有所妨又兵志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百名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習也帝悅曰卿射率如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輒勝之祭

原人業射獵又呂元膚傳鄧艾習武事繕橋治道役雖簡省猶不損數萬少長勞逸事業射獵而不習也帝悅

原萬禁又迹人掌邦田之禁而修其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注田之地若今苑囿

原萬騶又小司徒役無遠近家一人其追胥竭作

原萬騶又遼道宗清寧二年四月詔曰秋山遇麏不得縱火于郊麏失其母惘之不射

原萬有一危之途見司馬相如諫獵書

原南苑又明英宗天順二年十月校獵南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中有按鷹臺臺旁有三海皆元之舊也今闢四門繚以周垣鐘鹿雉兔甚多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以來歲時蒐獵於此亦所以訓武也

原飛鳥皆識又張衡方好馳獵川谷深尤甚洛陽飛鳥皆識後居東都弋獵見必羣集

原兩驂如舞詩叔于田乘乘黃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原從獵洛陽

原禁鷹犬之獻文獻通考遼道宗清寧二年八月獵于慶州不得以鷹犬來獻

原麏失母不射又遼道宗大康二年八月獵于近郊行宮以詩獻

田獵五

詩晉張華遊獵篇曰歲暮凝霜結堅冰沍幽泉元雲曖勃合素雪紛連翩傷侶攬轡過中田輿徒既整飭容服麗且妍武騎列重圍前驅抗脩旃餘忽似回飈絡繹若浮煙鼓噪山淵動衝塵雲霧連輕繒拂素霓纖網蔭長川游魚未暇竄歸鳥不得還由基控繁弱公差操黃間機發應弦倒一縱連雙肩僵禽正狼藉落羽何翻翻積獲被山阜流血丹中原馳騁未及勸曜靈俄移晷結置彌藪澤罻聲振四鄙鳥驚翩白刃獸駭挂流矢仰手接游鴻舉足蹴犀兕如黃批狡兔青骹擊飛雉鵠驚不盡收鳧鷖安足視日宴徒御勞賞勤課能否野饗會衆賓元酒甘且旨珍羞陳歸雲纖肴出渌水人生忽如寄居世遽能幾榮辱譚一門安知惡與美遊放使心狂覆車難尋履伯陽爲我誡檢跡投清軌

宋周王褒和張侍中看獵詩曰上林冬狩反田中講射歸還登宣曲觀共獵黃山圍嚴冬桑柘慘寒霜馬騎肥縠虞隨兔起高鷹接雉一作拔翻飛獨嗟來遠客辛苦備征衣

梁劉孝威行行且遊獵詩曰之采講射所上林娛獵場選徒驕楚客名狩誇胡王早車已戒道風鳥復起行伏飛具矰繳材官命曝張高罝掩月兔勁矢射天狼聽地不遑逸排虛豈及翔日暮勾陳轉風清鏡吹颸歸來宴平樂寧肯滯禽荒

陳陳張正見和諸葛覽從軍遊獵詩曰治兵耀武節縱獵驅驍封迅騎馳千里高罝起百重騰麗馬足飢烏落箭鋒雲根飛燒火鳥道絕禽蹤方羅四海俊聊以習軍容一作

北齊唐太宗出獵詩曰楚王雲夢澤漢帝長楊宮豈若因農暇閱武出轅嵩三驅陳銳卒七萃列林雄寒野霜氣白平原燒火紅琱戈夏服箭羽騎綠沈弓怖獸潛幽壑驚禽散翠空長煙晦落景灌木振嚴風所謂除民瘼非是悅林叢

明皇校獵義成喜逢大雪詩曰弧矢威天下旌旗遊近縣一面施鳥羅三驅教人戰暮雲積成雪曉色開行殿皓然原隰同不覺林野變北風勇士馬東日華組練觸地銀鏖出連山縞鹿見月兔落高嬗星狼下急箭既欣盈尺兆復憶礿谿便歲豐將遇賢俱荷皇天眷

張說奉和聖製校獵義成喜逢大雪詩曰文教資武功郊畋閱邦政不知仁育久徒看禽獸盛夜霰氛埃滅朝日山川靜綽仗飛走繁抨紘筋骨勁帝射參神道龍馳合人性五犯連一發百中皆先命勇爵鈞萬夫雄圖羅七聖星爲吉符老雪作豐年慶喜聽行獵詩威神入軍令

李白觀獵詩曰太守耀清威乘閑弄晚輝江沙橫獵騎山火繞行圍箭逐雲鴻落鷹隨月兔

飛不知白日暮歡賞夜方歸　王維觀獵詩曰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迴看射鵰處千里暮雲平　張祜觀獵詩曰殘獵渭城東蕭蕭西北風雪花鷹背上冰片馬蹄中臂挂捎荆兔腰懸落箭鴻歸來逞餘勇兒子亂彎弓　又觀徐州李司空獵詩曰晚出郡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迎風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雁落寒空　劉禹錫連州臘日觀莫徭獵西山詩曰海天殺氣簿蠻軍步伍罷林紅葉盡變原黑草如燒圍合繁鉦息禽興大旆搖張羅依道口旋犬上山腰猜鷹慮奮迅驚鹿時蹋跳瘴雲四面起臘雪半空消箭頭餘鵠血鞍傍見雉翹日暮還城邑金笳發麗謠劉長卿觀校獵上淮西相公詩曰龍驤校獵邠陵東野火初燒楚澤空師事黃公千載後身騎白馬萬人中笳隨曉吹吟邊草箭沒寒雲落塞鴻三十擁旄誰不羨周郎少小立奇功　杜牧贈獵騎詩曰日已落雙鵰血尚新鳴鞭走馬又翻身憑君莫射南來雁恐有家書寄遠人　宋蘇軾祭常山回小獵詩曰青蓋前頭點阜旗黃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空立趁兔蒼鷹採地飛回首白雲生翠嶼歸來紅葉滿征衣聖朝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効一揮　又司竹監燒葦園因名都巡檢柴貽永放火如紅霞枯槎燒盡有根在春雨一洗皆萌芽黃狐老兔最狡捷賣侮百獸常矜誇年年此厄竟不悟但愛蒙密爭來窠風迴焰捲毛尾熱欲出已被蒼鷹遮野人來言此最樂徒手曉出歸滿車巡邊將軍在近邑呼來颯颯從矛戈成兵久闕可小試戰鼓雖凍猶堪撾雄心欲搏南澗虎陣勢頗學常山蛇霜乾火烈聲爆野飛走無路號且呼迎人截來者逢箭避犬逸去窮投罝擊鮮走馬殊未廠但恐落日催棲鴉弊旗仆鼓坐數獲鞍挂雉兔肩分麾主人置酒聚狂客紛紛醉語晚更譁燎毛燔肉不暇割飲啗直欲追義媧青丘雲夢古所吒與此何啻百倍加苦遭諫疏說炙畢又被賦客嘲淫奢豈如閘官走山邑放曠不與趨朝衙農工已畢歲云暮車騎雖少實珠佳酒酣上馬去不告獵獵霜風吹帽斜　元張翥題長孫皇后諫獵圖詩曰日逵雲氣五色文虬驂天子眞天人羽林猛士森成列六氣不驚清路塵太平無征帝神武豈爲禽荒將按部已知捨后佐興王不數樊姬能霸楚從容數語即罷田六宮迎笑花如煙歸回那待外庭疏聽諫由來同轉圜天寶神孫驂大業錦繡五家爭蹀躞可憐風雪驪山宮正與眞妃同射獵

賦 漢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僕以車騎之盛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兔轔鹿射麋脚麟鶩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僕對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特小小者耳名曰雲夢方九百里楚王乃駕駟駮之乘雕玉之輿靡魚鬚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旆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纖阿爲御按節未舒即凌狡獸蹶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轢騄駬驗乘遺風射遊騏倏忽若神仙之髣髴乘虛無與神俱璅琰之流星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洞胷達掖絕乎心繫獲若兩獸掩草敝地於是鄭女曼姬被阿錫揄紵雜沓垂霧襞積褰縠衯徐進鄭衛微增出纖繳施矰弋雙鵠下雙鶴加怠而後發遊乎清池浮文鷁揚旌枻張翠帷建羽蓋網玳瑁鉤紫貝擬金鼓吹鳴籟榜人歌流聲喝水蟲駭波鴻沸湧泉起奔物會磊石相擊碝碝磕磕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泊乎無爲淡乎自持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脤割輪烋自以爲娛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厚德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且齊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遊孟諸邪與肅慎爲鄰右以暘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傍偟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胷中曾不芥蔕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遊戲之樂苑囿之大何爲無以應哉 又上林賦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九嵕嶻嶭南山峩峩巃嵸崔巍深林巨木嵯峨嶄巖巖俯仰連卑坑衍陁靡下屬江河爲陂泰山爲橿車騎雚起轠轢乎其上隐轔鬱桂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丘陵陼隄原隰阪險峻陗谿谷嵚巖深淵通川溝瀆寘滿其中蒲陸生其左發夷蘭芷芎藭昌蒲茳蘺蘼蕪諸柘巴苴山川交錯出入曲隈衆流相背而異態東注太湖蔽虧日月隂陽西馳漸於江海出入涇渭沛然爲大川其中則有神龍興雲致雨禹鼉蛟鰐鱣鮪鰅鰽鱨鯊鰬魦鮫鱵鱋鰭鱗鰓鯉鯫魴鱮鰋鯈魚鼈黿鼉玄貝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案衍壇曼丘陵陼隄原隰阪險峻陗谿谷嵚巖深淵通川溝瀆寘滿其中蒲陸生其左發夷蘭芷芎藭昌蒲茳蘺蘼蕪諸柘巴苴山川交錯出入曲隈衆流相背而異態東注太湖蔽虧日月隂陽西馳漸於江海出入涇渭沛然爲大川其中則有神龍興雲致雨禹鼉蛟鰐鱣鮪鰅鰽鱨鯊鰬魦鮫鱵鱋鰭鱗鰓鯉鯫魴鱮鰋鯈魚鼈黿鼉玄貝其南則有鵷雛孔鸞翡翠鵕鸃鷛鴒鵁鶄鴻鵠鵝鶬鳧鷖鷗鴇鵁鶄鵾鵜鵁鶄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濫乎其中蔚薁隩隈興雲聯蜷素女皓齒蛾眉微睇縣藐流目宜笑便嬛綽約嫵媚擢修態不可勝記於是乎修容乎禮園翫好乎仁林覽觀乎藝囿遊於道德之鄉翱翔乎忠正之場消搖乎純樸之野仁義之塗禮樂之鄉射乎貫革之室隨其長短以爲節窮神知化與天和同於是乎鄭衛之樂鄢郢繽紛激楚之舞陳其後荅紛紜衆盛揜蔽山谷洋洋平滿耳詄詄乎滿意蕩蕩乎八澤之陂汪汪乎若萬頃之波瀾漫漫乎若雲夢之勢委委蛇蛇旁薄乎四下觀衆物之奇變窮烟雲之無極禽獸則有白虎玄豹蒼兕赤犀連蜷閒奔騰踰波趹掩淹跳梁乎其間於是乎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奏遠去流離輕禽狡獸掩菟捷鶩雙鶬下代鵝擊鴻鵠仰落飛鴈俯拾鳧雛

車之所躪輾步騎之所蹂踏人臣之所蹈藉與其窮極倦勌驚憚伏不被創刃怖而死者他他藉藉掩平彌澤於是乎遊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熳於前靡曼美色於後於是酒中樂酣天子曰嗟乎此太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乃解酒罷獵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游乎六藝之囿馳騁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騶虞弋元鶴舞干戚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決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如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淫車馬之用抚士卒之精贊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則仁者不由也由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　揚雄羽獵賦（史臣序之曰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沿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之地武帝侈廳宛而無用非堯舜成湯文武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諷之）曰元冬季月天地隆烈帝將惟田於靈之囿乃詔虞人典澤東里而爲殿門營合圍會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貫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鎖鉦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野之罘雷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涣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遥遥與與前後要遮於是天子乃以陽晁始出乎元宮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旗曳捎星之茀霹靂列缺吐火施鞭蹂蕙圖踐蘭唐方馳千駟狡騎萬帥虓虎之陳縱橫轇轕焱拉雷厲蕭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騁嗜奔欲拖蒼豨跋犀撙浮麋斬巨狋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猋林叢爲之生　坐及至獲夷之徒聚松柏掌蔟棘籠轔輕飛車騎雲會登降闇藹泰華爲旒熊耳爲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眥羿氏控弦皇車幽轙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陣各按行伍辟壘天殫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埽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彏嚎陽追天寶出一方野盡山窮囊括其雌雄沈溶溶遥蒗乎絃中三軍芒然窮穴閼與亶觀乎熊羆之孴攫虎豹之凌遽徒角搶題注踧踖聾怖魂亡魄失觸輻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丘累陵聚於是禽獮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無涯乃使文身之技水格鱗蟲探

曠排碕薄索蛟螭踏獺懶據龍鼉乘鉅鱗騎鯨魚浮彭蠡目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於荘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脩唐典臣雅頌揖讓於前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隣是以梅衆之王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盧山羣公常伯喟然莊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圃章神雀之林棲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遊創道德之圃弘仁惠之廣麀鹿芻菟與百姓共之於是醇洪鈍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

又長楊賦序曰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農民不得收斂雒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以諷

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橦巒辟而爲七紆南山以爲置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陽帥軍踤陸錫戎獲胡搤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素以爲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顧擾於農人三旬有餘其厘至矣而功不圖恐見其外不識其內也今朝廷統仁尊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意者以爲事罔詹而不設物靡盛而不舉也是以車不安軔日未靡旃從者彷彿就屬而還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庐使農不輟耨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謂衆庶盛於獲之收多麋鹿之獲哉

後漢班固西都賦曰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圍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理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罘網連紘籠山絡野到卒周匝星羅雲布於是乘鶩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酆鄗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騁輝震震燁燁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騄騮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開乃期門伏飛列刃攢鋋要趺追蹤烏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宓疊雙麗麗紛紛繽繽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馮獲狀失木豺狼豗窴爾乃移師赴險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豕許少師巧秦成力折掎傑校扼猛蚩脫角挫脰

徒搏獨殺挾獅豹拖熊螭曳羆犛牦象羆趨洞壑越峻崖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鎮壓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怠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爵　又東都賦曰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駉牧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山靈護野場御方神而師泛濫風伯清壓千乘雷動萬騎電驚由基發射范氏中圃陳師按屯駢部曲列校隊勒三軍搢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車霆激驍騎電騖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睨禽獸不詭過飛者不及翔走者不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敖不盡物馬說餘足士悉未漆先驅復路屬車校飾於是薦三牲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　又張衡東京賦曰文德既昭武節是宣三農之隙曜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戾人掌焉先期戒事悉率百官鳩諸靈圄歛之所同是謂告備乃簡小戎撫輕軒中堅四牡既佶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於上林結徒爲營大和樹表司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聲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火烈具舉武士星敷鵕鸃鵁魚麗箕張翼舒軌塵掩迭匪疾匪徐馭不詭遇射不剪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膋馬足未柾輿徒不勞成禮三驅解罘放麟不窮麛卵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懷民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澤浸昆蟲威振八寓好樂無荒允文允武薄狩于敖既璜璜焉岐陽之蒐又何足數　又西京賦曰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蕩川瀆簇林薄鳥畢駭獸歌咸作草伏木栖窩居穴託起彼集此霍繹紛泊在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鍔虞人掌焉爲之營域焚萊平場樵木剪辣結置百里迄杜郹塞麋鹿麌麌騁田偪仄天子乃駕雕軫六駿駮弧旌枉矢虹旃覽茷華蓋承辰天畢前驅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屬車之蓋載猃獵獑匪惟玩好適有秘書從容之求實俟實儲陳虎旅於飛廉正罘辟乎上蘭燎京薪駭雷鼓縱獵徒赴長莽迾卒清候武士赫怒緹衣韎韐睢盱跋扈光焰燭天庭震聲振海浦河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陁堵百禽悛遽駼瞢奔觸喪精亡魂失歸忘趨投輪關輻不遑自過飛罕擿箭流鏑掩擥矢不虛捨鋌不苟躍當足見踝值輪被轢儷禽雙獲乃有迅羽輕足尋影追括鳥不遐舉獸不得發青骹擊於韝下韓盧噬於絛末及其猛毅比諸東郭莫之能奪

髦髯隅目高眡威憻兒虎莫之敢伉乃使中黃之士育獲之傳朱鬢鬣髬植髮如竿袒楊戟手踡踽鬱植臭赤象圈巨艇搪狒猬批獗狻揩枳落突棘藩於是鳥獸殫目觀窮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收禽舉翳割鮮野饗犒勤賞功皇恩溥洪德施徒御悅士忘疲巾車命駕迴旆右移徽徉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登豫章觀增紅蒲且發弋高鴻挂白鸛聯飛龍於是命舟牧爲水嬉浮鵁首鬐雲芝鈎觚鯉觸搤水豹馬潛牛澤虞何有春秋逞欲畋斂乾池滌藪上無逸飛下無遺走　唐梁獻大閱賦曰惟聖有作聲動感遂猶且脩平罔除戎器懿文德恢武備大閱之禮所謂簡車徒謀元帥以虞以度習無不利故冬令有典夏官是司擇元辰於仲月得剛日於斯時然後萊田立表斬牲狗陣駢馳翼驅旅退旅進鉦鐸鐲鏡之節教無不順才實天生用猶日慎遵蘭防而合禮罷艾野而作鎮戎士趫夫呈才逞武將攖廢以雄作疾徐之勢而盡取公之私之有倫有脊崇七德之豐禁邁三驅而誇詡暨乎整衆而入軍容翕習嚾聒騰驤天入顧振旅而習戰漢家農隙且講事而威戎於是簡車徒命將帥崇文物設武備旌旗裔裔而風飛士馬囂囂而動地發亦取睽而致用誠猶火之不戢　又朝與賦曰乾坤設象帝出乎震文經邦而遐邇安武樂寇而上下順厥二道之可久同五材而皆進故軒轅出戰顓頊列共工之陣雖八荒有截而七德是崇塞外馬肥寧控弦而習戰漢家農隙且講事而威戎於是簡車徒命將帥崇文物設武備旌旗裔裔而風飛士馬囂囂而雲萃竟澤彌谷殷天動地銜枚無聲擊鼓作氣瑰弓月滿寶刀霜利申前驅誅後至爲三表而有節歷千古而不墜長楊草落鄠杜霜明抱木之猿見矯矢而遥泣傷弦之雁聞虛弓而已驚且夫設席張幕蒙盾負羽獸之大小既公私而殊獲野之險易亦人車而各主豈即鹿而無虞誠獻禽而後取此非以田獵縱天下之極觀亦因之簡衆而習武　魏文帝校獵賦曰披高門而方軌邁夷途而直駕長鑱糺電飛旗拂天部曲按列什伍相連峙如蕤林動若崩山趍崇岸之曽崖厲障澮之雙川列翠星陳戎車方轂風迴雲轉埃連飈屬雷響震天地謦摩湯山岳遂矚封稀藉麈鹿捎飛鳶接驚驚聚者成丘陵散者塡溪谷流血赫其丹野羽毛紛其翬日考功効績班賜有敘分授甘烋飛酌清酤割鮮野享舉爵斟桑　又王粲羽獵賦相公乃乘輕軒駕四駱拊流星屬繁弱選徒命士咸與竭作旌旗雲繞鋒刃林錯揚輝吐火曜野殽澤山川於是搖蕩草木爲之摧撥禽獸震駭魂亡氣奪舉首觸網搖足遇擭陷心裂胃潰腦破頰鷹

犬競逐奕奕霏霏下韝鶡鷂搏肉噬肌墜者若雨僵者若柢清野濛原莫不磯麗
王孫之勇御公之倫從禽於外巷無居人竝乘飛子俱服魚文元黃異校結駟繽紛西踰金隄東越玉津朔別
畴期匪日匪旬楚昭蒙龍涉獵寥廓騰犬儵眸爵羅絡幕毛羣陸離羽族紛泊翕響揮霍中網林薄麏麋麇剪
麚塵帶文虵踰跨雕虎志未騁時欲晚追輕翼赴絶遠出彭門之關軼九折之坂經三峽之壑壁
載食饑之獸射噬毒之鹿拍貔呿於蓼草殫言鳥於森木拔象齒庬犀角鳥殺翻歌麃足殆而竭來相與第如
溟池集乎江洲試水客漾輕舟娉江斐與神遊馨翡翠釣鼇觸下高鵠出潛虯騰波沸湧珠貝汜浮若雲漢含
星而光耀洪流將饗獠者張帟幕會平原酌清酤割芳鮮飲御酣賓旅旋車馬雷駭轟轟闐闐若風流雨散浸
乎數百里之閒　又吳都賦露徃霜來日月既除草木節解鳥獸腯膚觀鷹隼誡征夫坐組甲建祀姑命官帥
南司方出車載轚轚被練錞錞吳王乃巾玉輅軺驕驪驕攝烏號佩干將羽毛揚鞞雄戟耀鉦鼓疊山火烈爆林飛嘯
哮嗥虓豗封狶巃神蟈掩剛鍒淵霜刃染於是弭節頓轡齊鑣駐蹕徘徊倘佯寓目幽蔚覽將帥之拳勇
與士卒之揚抑羽族以觜距爲刀鈹毛羣以齒角爲矛鋏皆體著而應卒所以挂扼而奮擊雖有石林之岑嵚請攘臂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以跐之顛覆巢居剖破窟宅仰攀鵷鶵俯蹴豺貘
封剚熊羆之室剽掠虎豹之落猩猩啼而就擒萬萬笑而被格輕禽狡獸周章夷猶狼跋乎紕中忘其所以睽
暘失其所以去就魂魄氣懾而自踢跋者應弦而飲羽形僨景僵者累積而增益雜襲錯繆傾轂薄倒岬岫巖
犬無豜豵麛麝無麏麌思假道於豐隆披重霄而高狩籠烏兔於日月窮飛走之棲宿　又夏侯湛獵兔賦曰
鵰乃乘露箱御良馬盾戈接於廣漠弓矢連於曠野端睨萬萊摘肝榛穢落日攢慨傍窺翁奮視兔兔之所隱
乃精望而審發弦絶箭激驚伏竝薆搜陵危險覓歷岡阜留習挂於重林疎置結於通藪審驚視於草間暫見
之於窻中或紛欻赫以驚影跳竦而揚白擢輕足之帙

軋振遊彤之躍躍弓不服彎罝不及幕罔乃鷹鶴翻以飄揚勁翼諏而下獝馬釋控以長騁巻騰空而陵厲俞
習於迴阻之間繚繞於山澤之際盤紆遊田其樂泄泄心既倦兮日暹命輿駕兮將還息徒蘭圃秣騾華田目
送歸鴻手揮五弦優哉悠哉聊以永年　唐李白大獵賦曰嚴冬慘切寒氣凜冽不周來風元冥掌雪木脫葉
草解節是月也天子處乎元堂之中樂農人之閒隙兮因校獵而講戎乃使神兵出於九關天伏羅於四野徼
水衡與林虞辨土物之衆寡千騎飜埽萬乘雷奔捎扶桑而拂火雲兮刮月窟而搜寒門赫壯觀於古今業揺
蕩於乾坤君王於是駕玉輅之飛龍歷神州之層岑舉遊五柞兮歇三危挾細柳兮過上林擢倚天之劒彎落月
之弓河漢爲之却流川徹爲之生風羽旄揚兮九天繙獵火燃兮千山紅乃呂嶠尤之徒叢長戟羅廣澤呵兩
師走風伯移威耀乎雷霆煊赫震乎蠻陌陋梁騶之體制鄙靈圄之規格而南以衡霍作襟北以岱恒作袪夾
東海而爲壑兮拖西溟而流渠麾九州之珍禽兮羅千羣以坌入聯八荒之奇獸兮屯萬狀以來居雲羅高張
天網密置罘縣原峭格掩路彼層霄與殊榛罕翔鳥與伏兔奚驚走線宛馬踔血蒙衆山之聯綿隅遠水之
皮抶元熊之掌批狻手猰挾三挈兩既徒搏以角力又揮鋒而爭先行趯號以鷘睨兮氣赫赫火而歊煙拳封豬
肘巨鋌梟羊應吐以斃踣樂渝亡精而墜巔窮遯荒蕩林藪扼土狛殪天狗脫角犀頂拔牙象口塡封狐於千
里擾雄虺之九首咋騰蛇而仰吞拖犛兕以却走君王於是娥通天靡星旃奔雷車揮電鞭觀壯士之效獲願
三軍而改欣然曰夫何神扶鬼撰之駭人也又命建夔鼓鷹武卒雖曜喋之已多猶拘怒而未歇集赤羽兮照日
張烏號兮滿月戎車轔轔以陸離鼓騎煌煌而奮發則有白貓飛駿窮奇飜騰牙若錯劒曜如叢竿口吞交鋋
目極槍欃碎琅弧攫玉弩射猛毚透奔虎金鏃一發旁疊四五雖橐駝磨牙而致伉誰謂南山白額之足覩總
八校搜四隅馳專諸走都盧窮造化之譎詭何神怪之有餘所以噴血流川飛毛灑雪狀若千高天雨歇上壓
於大荒又似乎積禽爲山下崩於林穴陽烏阻色於旭日陰兔喪精於明月思騰裝上獵於泰清所恨穹昊之
路絕而忽也俄而君王茫然改容愀然有失於是居安思危防險遜斯馳騁以狂發非至理之弘衛乃去三
面之網示六合之仁雖勇毛而不獻豈割鮮以染輪解鳳罝與鷺驚兮旋騶虞與麒麟獲天寶於陳倉載飛熊

於渭濱於是享獵徒封勞苦軒行庖騎酌酤鞮兵戈火網罟然後登九霄之臺宴八紘之圃開日月之扃闢生靈之户聖人作而萬物覩覽蒐岐與狩敖何宣成之足數晒穆王之荒誕歌白雲於西母若飽人以淡泊之味醉時以醇和之觴鼓之以雷電舞之以陰陽虞乎神明狃於道德張無外以爲罝琢大朴以爲制天網以掩度三驅賦曰古之畋獵自天子達諸侯秋則獮春則蒐非有情於殺戮固無取於盤遊蓋以時稼之所害示軍容之克修是乃張我武出于畋植靈旗以準的應晉鼓以周旋兵作於後獸驅於前背主而去者以其逆而必殺委質而來者以其順而必全是知從禽之中有古義焉何乎哉三驅之義我則有以且以驅爲名至三而止驅者以無合圍之道三者以有知足之理蓋以明上帝之心見聖人之旨初其擇吉日戒師期既逐獸以禮亦使人以時不如追軍詎設左右之翼有異捕鹿寧分犄角之師夫堯舜而來殷周以往皆順時而行令非害物以示養無違者不殺知有異於焚林犯德者取之固無間於開里寧止百取庖廚之饔飲畋豈惟三我國家修古典斥遊宴狩不奪於三時網唯留於一面大田多稼聊會獵以長苗四海無虞徒因蒐而教戰　又頻喻畋獲非熊賦曰畋者所以講武賢者所以輔弼能順時以弘閎逢命世之間出得賢於蒐狩之場効獲乎霸王之術是以賦車攻練吉日駕駟牡之既閑儼七騶以齊躍於是列卒滿路張罟竟天傾藪刮野搜林湯川小殷湯之教祝同周文之獵賢治國之規必聞獻可從禽之樂寧假獻豺如斯則沃心之期乎說啟乃入夢之知夫兆先觀夫獵車未貫大綏將弭得賢之繇既符非熊之姿宛是馬足不及皮軒遽迴解雲羅之周布廣天仗以全開用割鮮之能我則曾事於屠鈞誇染輪之味我則將和於鹽梅且夫博採爲聖旁求斯盛寧知校獵之遊更展弓旌之命白駒皎皎無煩空谷之維束帛戔戔不待中園之聘馳騖乎道德之囿故逸飛之遺走將賢能之是擇在麋鹿而何有十旬失位悲夫洛汭之歌三品克庖詎比渭濱之叟

【箴】左傳曰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畫爲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

司原敢告僕夫

漢書漢司馬相如諫獵書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奸陵險阻搏射一作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旋轅人不暇施功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亦難乎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途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耀武一

原 觀兵　揚武　圖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　書我武惟揚

貴右恬滄爲上勝而不美　文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特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謂之驕兵　勝而不美　果而勿矜上詳佳兵注老子強天下敏善者果而已矣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

弗戰自焚　好戰必亡　左傳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　主父偃曰好戰必亡

弓書說命　陳若林之衆　莘如虎之師　示衆有名　師有善惡之名　黷武　取威

智伯伐齊智伯曰齊取我萊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萊丘也　韓愈平淮西碑皇帝曰不可究武于其少息　窮畋極獵　威戎夸狄　上見丁諝大蒐賦　班固西都賦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備　惟仲冬大閱西園　武備志惟仲冬大聚兵馬於郊水令盛明旦大聚兵馬於郊水令盛

增 非敢耀武　不可究武　左傳

耀武二

原 踴躍用兵　詩　增 陳師乘而觀之　左傳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

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今我使三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　春秋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左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三日賦緩乃退子儀至恒陽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則警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於嘉山大破之　李光弼還常山史思明收散出贊皇會德威於石橋晉兵少而景仁所折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深精兵人馬鎧甲鮮明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健兒徒飾其外爾其中不足懼也　耀戎容揚天

原 暴而不戰　春秋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於邲晉師敗績左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

回鶻不敢仰視　王鍔爲河中節度使會回鶻入朝鍔欲示威武乃悉軍迎逆列五十里旗幟鮮明回鶻恐不敢仰視鍔愈然愛其禮帝聞嘉之　徒飾其外　五代史王鎔乞師於晉遣周德威先屯趙州梁兵至于柏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

原 耀兵夜斫營　郭子儀李光弼等軍深精兵人馬鎧甲鮮以組

南思力示贏不與角賊深入至夏州乃整陣擊敗之追踰八百里會暗伽可汗死耀兵殲北而歸

漠北而還　耀兵殲北而歸

唐書王忠嗣開元末節度朔方兼靈州都督天寶初北討奚契丹皆戰桑乾河三遇之而深圍猶未解張孔帖執失思力領突厥初北三萬寇河上安撫深梁之民　高會

宋史楊存中與金人戰於拓皋敗之追至烏延磧而還　宋史趙普謂錢王曰吾欲與楊太尉耀兵淮上以安民　文獻通考後魏文成帝和平三年因饑遣耀兵示武更爲制令步騎遷耀兵殺以振旅皆能擲劒於空中運刀而入踰躍承接霜鋒

原 耀兵振旅　詩

聲宋史李繼隆傳多虜陛下不以臣不才任以驅事臣敢不講求軍虜震耀戎容奏賜天聲以過外侮殄此微妖當責將帥

訓練一

原 月令曰孟秋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傑俊 漢書刑法志曰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之大略也 增 司馬法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以明其禮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以明其仁成列而鼓以明其信爭義不爭利以明其義又能舍服以明其智知終知始以明其勇六德以時合教以爲民紀之道自古之政也 又曰教惟豫戰惟節 孫子曰士卒孰練注云辨旌旗審金鼓知進退閑馳逐便弓矢習擊刺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屈伸往來無不如意此練士之謂也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 又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其兵是謂將事 唐李衛公問對中太宗曰晝方以見步點圓以見兵步教足法兵教手足便利思過半乎靖曰吳起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碁於盤若無晝路暮安用之 杜牧戰論曰天下無事之時戰士離落兵甲頓弊車騎刓弱天下雖然盜發則疾驅以戰此宿敗之師是不蒐練之過也 性理楊龜山曰兵農不可以復合而伍兩軍師之制不可不講無事之時使之相保相愛刑罰慶賞相及用之於有事之際則申之以卒伍之令督之以旌旗指揮之節臨難而不相救見敵而不用命必戮無赦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敵然後可用若夫伍法不修雖有百萬之師如養驕子不可用也傳曰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某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弗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於經以爲後世法也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百萬之衆即一人之身 武備志茅子曰天垂象日月星辰繫焉使日不左月不左五星無定位二十八宿無

定次則天亦不能攝衆而失其尊聖人之道以六經爲筌蹄然夫子不刪詩書定禮樂繫爻象作春秋則學官無崇門弟子無崇業來者何以窺藩籬往者何以師百世故兵之有陣天之垂象也兵之有練聖人之六藝也陣而不練則土偶之賢眥耳練而不陣猶驅虎豹入市徒以走衆使三人同心乘勢而捽則立斃矣

訓練二

敎士　訓戎禮有發則命大司徒敎士以車甲注發軍也　訓戎敎戰　明恥　鬬心傳明恥敎戰求殺敵也　訓旅　練兵白帖　五戴大簡一

人不戰上詳訓練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萬終日而畢人子玉復治兵於萬終日而畢左傳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人不可　簡兵蒐乘　秣馬華食師陳焚次　比年簡車　左傳晉侯蒐於被廬作三軍又簡車徒而不辨壬申辨之清明晉侯蒐於被廬作三軍又示以簿謀而不可得　建而不旆　左傳晉侯蒐於清原作三行又示以簿謀而不可得　征則有威傳曰晉治兵於稷以威百姓　戒爾車乘　修我甲兵　厲兵秣馬　蒐乘補卒　簡車徒　簡於宗丘　左傳晉侯蒐於清原作三行又示以簿謀而不可得　建而不旆　左傳晉侯蒐於被廬作三軍又示以簿謀而不可得　征則有威傳曰晉治兵於稷以威百姓　戒爾車乘　修我甲兵　厲兵秣馬　蒐乘補卒　簡車徒　簡於宗丘

令不舍兵弱能強之主甲能尊之令弊能起之民流能親之治之地大能守之國車不出于關組甲不出于橐而威服天下矣 三官不謬 五教不亂

不謬五教不亂是謂能軍三官者鼓金旗也五教者耳目手足心也教目知形色之旗教耳知號令之數教足知進退之度教手知長短之兵教心知權謀之術能用五者用習是取勝之治卒也 出教法格

置訓練官宋史兵志元豐二年內出教法格并圖象頒行之又元豐四年詔路置訓練官凡千餘言使軍士誦習焉 廢遣猾耄 料簡驍

用標揮皆有法象 鋭唐書李德裕使劉南雄度使料擇伏瀧舊隸興州兵之任戰者廢遣猾耄十三四士無敢怨 宗書曰爲今日之計莫如料簡驍鋭裹去羸老以練士卒修整犀利變更苛政以精器械然後 司馬光上神宗元豐四年詔路置訓練官 又元豐四年詔路置訓練官凡千餘言使軍士誦習焉 又方技猶止其車三千師

訓練三

原 義纘武功 詩一之日于貉二之日其同纘武功注纘習而繹之也 增 師干之試 又方技猶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注言象且練也

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注討治也軍實軍器 增 訓卒利兵 又晉立臺公以象恭師訓卒利兵秣馬

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誡之在軍無 增 訓士流涕 白帖屈突通訓勉士卒必流涕

別之愛而貴之 吳子曰選而別之愛而貴之 尊君親上 性理朱子曰管仲內政士鄉十

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義 孝 封殖其家砥礪其人 宋史兵志知定州蘇軾言賈元慶層中趙元昊反范仲淹劉

忠信慕君親上 孝經鄭注君親上之義 綿蠻既成 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

孰來無所得故 元昊復臣 練兵常若寇至 又政和四年詔西羌久爲邊患今陝

言今日兵貴若此思變而通之於卒伍中取強武者異其籍而厚其廩時試之弓弩課之武藝秋

獲其有材力精強則厚賞賚之又於其中按其尤者數倉少而廩愈厚待之如子弟倘之如腹心緩急可用

訓練四

增 詩 宋韓琦答孫植太博後園宴射詩曰因憶當年黠羌叛非才誤授將軍鉞帳下貔貅十萬師力過生犀心

似鐵大仁未許覆兜巢飭謹封垂傑侵越悍夫猛士志待騁貯填憤氣何由洩正值高秋天氣寒塞場霜重嚴風刮約束偏裨整隊兵旌旗爍電戈矛雪驅出長郊閱奇陣離合應麾皆有節次引精銳較絶技控弦命中無虛發氣豪馬健走危坡直下千尋未嘗屢收軍校獵圍平原犬順人呼鷹解紲山麋衝軼犯勁矢罔兔奔逃迷穴大賜盤空不輕撓老狐仰視肝膽裂駐鞍賞獲犒部曲浪瀉酒車輪染血將軍未酣衆心醉耳後風生鼻頭熱

宋蘇軾訓兵旅策曰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見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鰍蚿之所蟠猬豚之所牧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屬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而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爲賈舘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眞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號令一

衙枚　接續　周禮軍旅令銜枚禁無譁　下見將帥二　倚轅而令　挈壺以令　轅子云吳起爲魏武侯西河守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周禮挈壺氏掌懸壺以令軍井汲壺所以懸故以壺表井有井汲之處皆望見知此下有井汲之謂　挈纛令舍　挈

春令糧鄭司農注曰縣鄉於所當舍止之處使軍望見知當舍止於此鄉所以駕舍故以舍表舍縣舍於所當舍廣假之處令軍望見當廣假於此下也舍所以或糧之器故以舍表

恭行天罰 脩征令予以開有衆奉將天罰 甘誓令予惟恭行天之罰

致天之罰 厎天之罰 湯誓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 泰誓以爵有衆厎

悉聽朕言 周謂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悉聽朕命 湯誓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 振鐸拱稽 執禁齊衆 振鐸拱稽號令也 禮凡執禁以齊衆罪不赦過

敗軍剖璽 取米殺妻 剖璽駢置地 晉永嘉亂郭默率衆自爲塢壁遣退賊陸喜取官米十石餉妹默自殺妻以明無私也 耳目在旗鼓 婦人令左右師之耳目在吾旗鼓言衆觀大將麾

取笠泣斬士 魏志鄧艾遣子忠與諸葛瞻戰不利艾叱忠將斬之忠馳還更戰大破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塵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以爲不可

既申詻詻之言 必整堂堂之陣 言容諸諸音頻敎令嚴也 既崇四七之名 安可二三

行間將整其什伍 下令不可以二三 並白帖 寄軍令 明軍約 管子謂齊桓公曰君欲連得志于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

令如山 章孝標王師如時雨賊知我者信號令如春不知我者疑甘澤隨輪招捕楊幺賊賞黃佐曰岳飛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

令如爺鉞 如爺鉞 如雪霜 尉繚子曰令如四時令如爺鉞制如霜雪霜苟有此者可以當國之大命矣 致民志 從君命 司馬法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志夏后氏誓於軍中欲其命也

令行間將整其什伍 下令不可以二三 並白帖 寄軍令 明軍約 管子謂齊桓公曰君欲連得志于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

令如山 章孝標王師如時雨賊知我者信號令如春不知我者疑甘澤隨輪招捕楊幺賊賞黃佐曰岳飛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

令如爺鉞 如爺鉞 如雪霜 尉繚子曰令如四時令如爺鉞制如霜雪霜苟有此者可以當國之大命矣 致民志 從君命 司馬法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志夏后氏誓於軍中欲其命也

遣將 如春 如爺鉞 如雪霜 素行 人樂聞 孫子曰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威震天下 尉繚子曰發號出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特也 信行國內

遣將 如春 如爺鉞 如雪霜 素行 人樂聞 孫子曰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 威震天下 尉繚子曰發號出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特也 信行國內

軍無二令 將無還令 吳子曰其令不二而威震天下 軍無二令 將無還令 留令者誅失令者誅 三略曰軍無二令三軍不疑

軍無二令 將無還令 留令者誅失令者誅 三略曰軍無二令三軍不疑

寫符下令 楊慶誓衆 戰國策龐王使晉嗣救趙趙平原君夫人魏公子無忌姊也再拜問計生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且公子嘗爲

寫符下令 楊慶誓衆 戰國策龐王使晉嗣救趙趙平原君夫人魏公子無忌姊也再拜問計生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且公子嘗爲

一逆百失 上詳婦人立左右注 三略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順民惡施於凶民則令

一逆百失 上詳婦人立左右注 三略一令逆則百令失一惡施則百惡結故善施於順民惡施於凶民則令

得其軍號 吳子凡行軍之道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 唐書李光弼傳史思明將安太清驍悍

得其軍號 吳子凡行軍之道無絕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 唐書李光弼傳史思明將安太清驍悍

其上令 子勒兵而進大破秦軍於鄗下王翦爲兵部秦銳卒陽慶柳露布曰楊慶誓衆得選兵八萬人特之令報其父譬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鄗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鄗不聽使亥擊之公子至鄗晉鄙合符果疑之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鄗公

其上令 子勒兵而進大破秦軍於鄗下王翦爲兵部秦銳卒陽慶柳露布曰楊慶誓衆得選兵八萬人特之令報其父譬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鄗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鄗不聽使亥擊之公子至鄗晉鄙合符果疑之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鄗公

任 任

光弼進圍懷州諸軍決丹水灌之未下光弼等送之京師 秋毫不犯 都人莫知 北史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賀若弼為行軍總管令嚴肅秋毫不犯西平王李晟東渡渭橋紀功碑晟等入得其軍號登陴大呼王師乘城會太清日部人莫知 將士股慄 士卒心存 北史楊素多權略乘機便地引軍出屯馬無錯轡士必戰列未敵股慄有必死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驍武 號令嚴整 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寬貸將士股慄 軍容肅清 宋史兵志元符元年曾布言祖宗以來御將士常使恩歸於上措畧起幷召用等三十人皆遵其法令之不齊所以敗最會諸將遣青曰令出不二諸將徹若神明受人主而威令在管軍吾學編徐達言簡慮精擣兵時令而出功成而旋不自矜伐 申嚴凝之令 宋史兵志元符元年曾布言祖宗以來御將士常使恩歸於上措畧起幷召用等三十人皆遵其法令之不齊所以敗最會諸將遣青曰令出不二諸將徹若神明受人主而威令在管軍吾學編徐達言簡慮精擣兵時令而出功成而旋不自矜伐 申嚴凝之令 凜風霜之氣 段文昌平淮西碑命宣武軍帥韓弘為諸道行營都統假陸通之鉞拜韓信之壇指縱畫奇正之機 凜風霜之氣 段文昌平淮西碑命宣武軍帥韓弘為諸道行營都統假陸通之鉞拜韓信之壇指縱畫奇正之機 兵敗孔帖實建德五月自坂塘出屯陣泰王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氣已衰破之果矣 兵敗孔帖實建德五月自坂塘出屯陣泰王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氣已衰破之果矣 營柵至廣南合孫河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其毋輒以步兵八千擊蜒潰於崑崙關殿直秦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所以敗最會諸將遣 營柵至廣南合孫河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其毋輒以步兵八千擊蜒潰於崑崙關殿直秦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所以敗最會諸將遣 二人按以 敗亡狀 盟與諸將割臂 令如四肢應心 使三軍若一人 聽飛令如趺行 戮揚干之僕必行其令 持穰苴之兵不枉其法 蘇頲撰命姚崇等北伐制 必圖奸謀不作姦慝民不語舉功別德明如白黑令民從上令如四肢應心也 使三軍若一人 聽飛令如趺行 戮揚干之僕必行其令 持穰苴之兵不枉其法 蘇頲撰命姚崇等北伐制 宋岳飛自鄂入見拜太尉辭除宣撫使少王德璆曰藝飛號令如朕親行 宋岳飛自鄂入見拜太尉辭除宣撫使少王德璆曰藝飛號令如朕親行 伐鼓 云 原 整烏合之衆既在一夫 厲揚之師必資三令 整必勝之衆實在中權 厲賁勇之夫必曰下令 並白帖

號令二

原 誓六事之人 甘誓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孔傳云各有尊事故曰六事 原 徇師而誓 泰誓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申嚴號令 月令 增 家宰布令 司馬法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燔墓屋無伐林木無厭六畜禾黍 卒坐者淚沾襟 臥者涕交頤 又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 非吾令斬材士 首而還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 其令強者其敵弱 呂覽論威篇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 民非樂死令使之前 又民非樂死而惡生也破軍殺將非其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 明法審令 臥者涕交頤 又民非樂死而惡生也破軍殺將非其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 明法審令 士涕沾襟 孫子曰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淚沾襟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劇之勇也 當備祭遵 後漢書光武居邯鄲詔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 響應 後漢書光武居邯鄲詔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 又祭遵從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衆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 又祭遵從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衆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 又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 非吾令斬材士 首而還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 其令強者其敵弱 呂覽論威篇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 民非樂死令使之前 又民非樂死而惡生也破軍殺將非其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 明法審令 士涕沾襟 孫子曰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淚沾襟臥者涕交頤投之無所往則諸劇之勇也 當備祭遵 後漢書光武居邯鄲詔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 響應 後漢書光武居邯鄲因說曰

令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賞之以爲剌奸將軍
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折七箸斬士 唐書元和中劉闢反詔高崇文統兵討之闢兵
不移珍貨如山無秋毫之犯 成都市井 無統一則攜弛禮孔帖哥舒翰守潼關病痛不能事以軍
事委田良丘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三人參決號令
意 三喻五復之 又敗兵討之令曰 下令士皆雪泣 又李
遷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
兇取富貴非豪英也士皆雪泣曰惟公命 號令嚴壹 又段秀實知奉天行營
具令肅不殘 唐書馬璘在涇八年緒志璧爲戰守
人樂爲用 中六矢不動方知軍令武備志張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令狐潮相
方知足下軍令矣 不可以兩從 唐陸贄言於德宗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
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也 凍死不拆屋 宋史岳飛傳卒有馭民麻一縷以東芻者立斬以徇
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 宿民開門納無賴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
而令 又李寶傳金上真亮以蘇保衡由海道襲浙江島宗授寶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令與守臣督海舟捍禦寶
遂發蘇州大洋艘 令嚴壹軍中畏戰 令蕭不 唐書元載子伯和中劉闢反詔高崇文統
汝等因握槊前行特士賈勇無 兵討之闢兵敗委田良丘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三人參決號令嚴壹軍中畏戰令蕭不
一當十敵出不意亟引去 無統一則攜弛禮孔帖哥舒翰守潼關病痛不能事以軍
事委田良丘使王思禮主騎李承光主步三人參決號令嚴壹軍中畏戰令蕭不

謀策一

原 韓子曰秦穆公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大悅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穆公舉兵伐之兼國十二開
地千里 左傳曰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
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 又曰晉師陳
於莘北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樂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
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 注曳柴起塵詐爲衆走 又曰吳子問於伍員曰
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
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閭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史記曰魏與趙攻韓
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
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
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
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

是令齊軍善射者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齊軍萬弩俱發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因虜魏太子申　又曰燕兵圍即墨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皆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殺其將騎劫　漢又曰魏王豹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以韓信擊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韋昭曰以木為罌如罌缻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　原又曰信與張耳擊趙趙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虜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信耳乘勝去國遠鬬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糧食必在其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路絶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戲下成安君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聽廣武君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人先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信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即馳入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斬成安君禽趙王歇於是有縛廣武君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北首燕路而遣辯士奉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之楚請救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與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　原又曰信襲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楚令龍且將二十萬救齊未至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其鋒不可當齊王與吏民守城池各自為戰楚數千里客主異勢齊城皆降散亡其兵以與楚王爭齊楚王必自將收齊兵以攻我是我一舉而虜王與相也龍且曰吾固知信之為人易與耳三軍共擊之一旦而虜王與相其誰肯為我戰者或曰王不戰而全齊與戰而亡其國今楚救至而王不戰降我我且殺王與相以威齊王喜曰善乃不戰　漢又曰信與龍且夾濰水陣信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　後漢書曰李廣為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廣從百騎往馳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驚上山陳廣之即引去　後漢書曰馮異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上令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

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聽弘遂大戰移日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　又曰廉范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部所發悉至乃幷力攻之申令軍中悉聽射獵兵喜皆相與從禽尚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轢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又曰度尚爲荊州刺史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逃入山谷尚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騎富莫有鬬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部所發悉至乃幷力攻之申令軍中悉聽射獵兵喜皆相與從禽尚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轢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又曰楊璇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璇乃特制馬車數千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剋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軍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　又曰鄧太后以度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之詡曰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遠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殭勢有不同故也羌大震退　郭沖三事曰諸葛亮屯兵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幷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亮在城中兵少力弱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又令大開四城門埽地却灑饒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　王隱晉書曰馬隆子馬咸爲成都王前鋒王胡率衆討咸於市咸軍牢不可動胡乃使十騎與戰鏁戟於馬頭以向咸又使數十騎各持兵隨於後馬驚奔咸咸遂敗　臣瓚南史曰宋元嘉八年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略地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陽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

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　隋書曰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賀若弼爲行軍總管先是弼請緣江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　唐書曰蕭銑據江陵河間元王孝恭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棄舟反資賊奈何孝恭曰今銑瀕江鎮戍見艦勒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旣拔江陵矣已而敗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　又曰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傅反都護蕭嗣業討賊不克詔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先是嗣業饋糧數爲虜鈔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攣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無敢近者　又曰至德二載李光弼以兵入太原史思明等將兵十萬攻光弼光弼潛溝營地將沉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壘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　又曰張巡守雍丘嬴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又曰至德二載李光弼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沒於壘城上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沒於壘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糞人還得數千萬矢其令狐潮引兵圍之城中矢盡巡縛糞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糞人還得數千萬矢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　五代史曰漢隱帝以趙暉爲鳳翔節度使王景崇乃卑辭厚幣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乃叛即以暉討之景崇西招蜀人爲助暉壘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僞爲蜀兵旗幟備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景崇潰圍而出以爲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　名臣事實曰長沙山東賊劉忠有衆數萬據祁陽之白綿山凡一年莫敢攖其鋒者韓世忠將所部與賊對壘乃弈棊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服聯小騎直穿賊營而出喜曰此天賜也即下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柵前行先遣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於白綿山上戒曰賊必空壘來戰若疾馳入奪中軍望樓駐麾張蓋旣而賊以三萬人拒戰自寅至巳勝負未分俄而所遣銳卒二千植旗蓋於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四顧驚愕進退無所據遂潰亂上下夾擊大破之斬忠　吾學編曰洪武四年上命傅友德伐蜀友德直抵階州拔文州遂趨綿州至漢江造戰艦將進兵漢州欲通軍聲湯將軍爲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江順流下蜀守者見之解體尋拔漢州

謀策二

善謀　勝算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　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

鐘　刻石牛　呂氏春秋中山之國有夙縣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以迎鍾斷轂而行至衝七日而夙縣亡　蜀王本紀秦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牛便金蜀王即發卒千人令五丁力士拖牛成道以三石牛於成都道乃通　如處女　避怒蛙　孫子兵法

龍韜虎鈐　龍變虎發　上詳兵法二下詳將帥三　中權　背水戰　登樓嘯　上詳謀策

後勤　左實右僞　左傳中軍制謀又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薄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師先與曳柴而從之喜侯畏其衆也乃脫歸　如環　一樓然中秦胡銜賊又流涕向曉復次之賊注曰野兵聚車者左實右僞以奇勝故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

無端　若響應聲　孫子兵法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江海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下詳論兵二　振鞭絕弦　俛首匿爪　孫子

蒸衆得地　畫女開圍　史記趙與吳言衆聽於女樂開地築城圍上方略注曰論遷也　女樂開地　築城圍上方略　注詳謀策一　書木赴麗淚　左傳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如繫木焉　孫賓碩

征至平城爲單于所圍七日士卒饑困陳平以遺閼氏閼氏見而妬之夜開西北角高祖得出　高祖出圍　遺閼氏　詳謀策一　擊腐鼠　莊子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梁惠子恐於是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爲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　鴟得腐鼠　鵷鶵過之　詳謀策一

進曰塞井夷竈陳于軍中而爨行首皆滅竈并夷竈陳于軍中而爨行首皆滅竈　詳謀策一　楚惟天所授何患焉　下詳謀策一　孫賓碩

楚腐滅竈　廣詢增竈　並詳謀策一　書木赴麗淚　注詳謀策一

船受箭　柴道獲馬　魏略孫權乘大船來觀軍曹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宋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夾陵即日交戰所（吳書周瑜使甘寧前諜夾陵曹仁分衆攻寧寧困急使使告瑜瑜乃悉精兵迎擊破仁還下詳攻戰）

一船受箭　趙雲別傳雲將數十騎值曹操揚兵大出雲爲操前鋒所擊遂前突其陣且鬬且却入出雲後以戒弩於後射操軍操軍驚駭自相踐蹈墮鼓遮雲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戒弩於後射操軍操軍疑

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內　出其意外　落吾轂中　孔帖會昌中黠戛破回鶻回鶻種落潰入漢南杜牧說李德裕不如遂取之以爲兩漢伐虜常以秋冬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發幽幷突騎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矣　明將傳洪武初陳友諒既破姑熟將犯建康且遣人約張士誠同侵上召廉茂才曰聞汝與友諒有舊可遣使僞降約爲內應招之速來仍紿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家有老關舊事友諒令持書往必信無疑友諒得書大喜問曰康公安在曰見在江東橋伏兵四起敵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敗友諒乘別艄脫走日至橋所上曰虜落吾轂中矣友諒徑以舟衝江東橋大書康公安在四字則策無遺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民信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民信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

畫地爲城池　黃石公上略爲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民信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民信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

淳祐初公上略爲國之道恃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民信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民如四肢則策無遺民信賢與民信賢如腹心使民如四肢

授余玠四川安撫制置使玠入蜀築招賢之館於府之左供張一如帥所居播州冉氏兄弟璉璞詣府上謁玠與分廷抗禮居數月無所言玠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坐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如是又旬日請見屏人曰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

渡水決壅囊　絕河鑲維車　上詳謀策一　唐書田悅

兵詔河陽李芃以兵會汴將王光進以兵守滑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擬於下流以鐵攔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後度與汴夾逼而軍事必先謀之於謀慮白屋之士皆關其謀勿蔑之役咸盡其心故宋史杜杲粵意理學書言吾兵闇無恃謀左畫得於四書

無遺籌失策　無悖謀左畫　向劉

圖猿臂之勢　武備志詩葛亮曰譬操之衆遠來疲敝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往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曹軍必矣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　唐書乾元初以李光弼與爭鋒欲詘之以計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路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北史周室諸王傳建德五年大舉東討齊主自率大兵與楯對會被敕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柏葬爲帳幕不疑軍退五代史梁臣傳末帝恐魏州兵亂遣劉郭以兵屯於魏縣魏人執以旗幟負之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城上而潛

若元雲之無象　若元雲之無象　李筌

若滄海之不測　若滄海之不測　李筌

若隼鳥入重林　若隼鳥入重林　樂枝曳柴以敗荊　莫敖采樵以致紱　宋史康王即位岳飛

公逼潼關臣渡蒲阪　賊

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時齊主自率大兵與楯對會被敕追還率兵夜反齊人果謂柏葬爲帳幕不疑軍退五代史梁臣傳末帝恐魏州兵亂遣劉郭以兵屯於魏縣魏人執以旗幟負之往來不知其去也以故城上而潛

若元雲之無象　若滄海之不測　李筌

若隼鳥入重林　樂枝曳柴以敗荊　莫敖采樵以致紱　宋史康王即位岳飛

公逼潼關臣渡蒲阪　賊

如游魚負深潭　太白陰經使內謀之泄若隼鳥之入跡

重林無其跡如游魚之負深潭無其

絕輜重於間道　北史周室諸王傳建德五年大舉東討

也操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壍柵未成賊漂興夜將步騎五千人攻晃晃以人少不出軍無鬬志乃潛遣別將從小道繞出其後賊望見後軍大驚遂退晃等進擊大破之斬其將軍淳于導及名將五六人其餘衆悉降復縱率騎夜進詔使已行督兵疾襲

晉武帝大智大謀不謀小謀不謀太公武韜凡謀之上晉侯圖曹問宋何以霸對曰以智大謀不謀小謀不謀周密爲賓又武韜周密爲賓道周密爲賓

謀策三

大謀不謀

太公武韜凡謀之上晉侯圖曹問宋何以霸對曰以智大謀不謀小謀不謀周密爲賓又武韜周密爲賓道周密爲賓

周密爲賓

又武韜周密爲賓道周密爲賓

五衝敵人必惑

五軍各軍一衝走衝敵人必惑莫知所加

曲謀敗國

尉繚子曲謀敗國注云曲一偏謀敗圖也

爲帝王師

黃石公上略端末末見人莫能知天地神明與物推移變動無常因敵轉化不爲事先動而觀隨故能制無疆扶成天威康正八極密定九夷如此謀者爲帝王師

借箸

漢書項羽急圍漢王榮陽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張良從外來漢王曰善趣告良良曰誰爲陛下畫之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

六奇

出奇謀

陳平

策慮愊億

域御護策慮愊億勇眷卒興師奔

漢書谷永上疏

以梁委之

又吳楚反周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輕難與爭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

落落難合

後漢書建武五年車駕至睢陽自勞軍帝謂耿弇曰善聞信破歷下軍前在南乞骸骨罷就第弇兵謀又趙

就第弇兵謀

充國

遊斬郢支首

漢書甘延壽陳湯矯制發戊己校及屬國胡漢兵合四萬餘人出西域誅郅支單于斬首及生虜千五百餘人

揄揚威武

借箸

漢書項羽急圍漢王榮陽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張良從外來漢王曰善趣告良良曰誰爲陛下畫之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

六奇

出奇謀

陳平

策慮愊億

域御護策慮愊億勇眷卒興師奔

漢書谷永上疏

以梁委之

又吳楚反周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輕難與爭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

落落難合

後漢書建武五年車駕至睢陽自勞軍帝謂耿弇曰善聞信破歷下軍前在南

就第弇兵謀

充國

遊斬郢支首

漢書甘延壽陳湯矯制發戊己校及屬國胡漢兵合四萬餘人出西域誅郅支單于斬首及生虜千五百餘人

揄揚威武

於談笑之間

帖並白

命將向宛洛率衆出秦川大衆取成都疑兵出內水主詣諸葛

善計潛行破勁敵於籌畫之下奇謀獨運解重圍

縱率騎夜進詔使已行督兵疾襲

降卒復出軍無鬬志

擒之孔帖詣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請曰聽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二十日糧自救奔也如唐儉輩何足惜所以破表

馬步萬餘衆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復縱令入城左右曰何也泉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隙之衆虜衆遂疑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果疑降虜卒爲泉內應遂通走追

不可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隙之衆虜衆遂疑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果疑降虜卒爲泉內應遂通走追

圍而揚國忠計迫謬說帝趣哥舒翰出潼關復以招逋徒綠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乃極言請翰固守幽州吾直搗其巢窟質叛族以復陝洛時子儀光弼且老今悉

圍而揚國忠計迫謬說帝趣哥舒翰出潼關復以招逋徒綠山之首可致若師出潼關變生京師乃極言請翰固守幽州吾直搗其巢窟質叛族以復陝洛時子儀光弼且老今悉

雖盜河各人人怨之又郭子儀李光弼深兵蓋進取常山十數郡悉來歸綠山始悔未成賊漂興夜將步騎五千人攻晃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壍柵未

雖盜河各人人怨之又郭子儀李光弼深兵蓋進取常山十數郡悉來歸綠山始悔未成賊漂興夜將步騎五千人攻晃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壍柵未

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謀如湧泉

又馬援奉詔西使鎮壓諸羌還振旅入朝帝勞之曰將軍前在隴西謀如湧泉勢如轉規今果克捷

而益至

原白服乘輿

宋昭道漪令士卒悉解甲仗與諸將飲酒高會

原謀爲劒戟陳

王征蜀論今將以譎計代戰一當萬

如樵

晉如採樵

謀不曰擅公今居死地即白服在軍

增腹背擊之

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深入壁大呼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

餌以馬畜

又梁太僕滑稽多計吳武陵謂梁曰今北虜聚兵於東陵之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

解嚴使懈

北周主謀伐齊齊主集兵將入寇周主乃止也不進賊果出抄掠而還

分部軍衆賊望見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有伏恃衆不設戰也遂不敢戰

使人乘巳馬突陣

北史于謹率輕騎出塞規賊屬纔勒數千騎奄至謹以常乘駿馬一當一騎賊走因得入所先塞

毒水上流

又長孫晟爲泰州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與王相抗晨夜交戰晟乃使二人各乘一馬詐爲亡命者奔之達頭人馬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士馬何乃如是遂引兵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

餌以馬畜

又梁太僕滑稽多計吳武陵謂梁曰今北虜聚兵於東陵之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

解嚴使懈

北周主謀伐齊齊主集兵將入寇周主乃止也不進賊果出抄掠而還

分部軍衆賊望見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爲有伏恃衆不設戰也遂不敢戰

使人乘巳馬突陣

北史于謹率輕騎出塞規賊屬纔勒數千騎奄至謹以常乘駿馬一當一騎賊走因得入所先塞

毒水上流

又長孫晟爲泰州總管取晉王廣節度出討達頭達頭與王相抗晨夜交戰晟乃使二人各乘一馬詐爲亡命者奔之達頭人馬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士馬何乃如是遂引兵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

彼收穫我掩

徽徽士馬聲

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徽徽士馬聲彼必屯兵守禦慶其農時彼既聚衆不出數年財力俱盡矣陳主用其策人困風從始困

彼收穫我掩

徽徽士馬聲

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徽徽士馬聲彼必屯兵守禦慶其農時彼既聚衆不出數年財力俱盡矣陳主用其策人困風從始困

贏兵阻水以誘之

杜南

雄略動如神

杜牧

贏兵阻水以誘之

杜南

雄略動如神

杜牧

潛遣二十騎來迎

高仙芝引師行三日過坦駱嶺嶺峻絕下十里仙芝恐士馬驚懼不敢進乃潛遣二十騎末至曰阿弩越胡服來迎已至士不肯下會二十人

潛遣二十騎來迎

高仙芝引師行三日過坦駱嶺嶺峻絕下十里仙芝恐士馬驚懼不敢進乃潛遣二十騎末至曰阿弩越胡服來迎已至士不肯下會二十人

取今士

李筌太白陰經有沉深密謀處出人意表者上賞得而禮之名曰智囊之士

以謀不以力

陽脩上疏曰臣聞攻人以兵闘智不闘多

番將

被杖奔元昊東軒以杖奔元昊甚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得其機事以歸乃知世衡用間也

建炎三年兀朮自之帝召至行在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

方明見萬里規雄圖於內制兵要於事先謂賊可計禽不勞士卒剪其羽翼則廓全之算共輸一得之愚

岳飛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

國化機書楊踐

鳳數測端倪

舟中皆爲敵國臣等乃祇奉萬全之算共輸一得之愚

開闔化機

梁潛平彝頌曰比呂頤浩在會稽書建此策世忠不謀而同聽其留

料敵一番將杖其背像屬詩莫能得其人被以奔元昊甚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得其機事以歸乃知世衡用間也

料敵一

問將　計糧

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許誰他曰敬之豹不聽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許誰他曰

項它曰不能當善參吾無患矣　魏志諸葛亮攻陳倉帝問張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曰比臣未到亮已走屈指計亮糧盡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果退　已開賞成橋

畫地成圖　聚米爲山

張千秋與霍禹隨度遼將軍擊烏桓還謁大將軍爲桓遠謀成圖無所失開焉禹不能記由是賢千秋後漢書建武八年帝自西征隗囂至漆馬援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見可知難量

霍光問張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曰比臣未到亮已走屈指計亮糧盡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果退

才豈敵裕　智足平梁　宋武帝字文帝

先文後武帝不從伐江陵役士多死

振旅長江直據丹陽此爲上策退保壘郭以待援至此爲下策以余觀之果平江陵戰元帝

郭嘉料孫策　潘濬擒樊伷　魏志孫策有江東

嘉料策新并江東所誅者英豪雄傑輕而無備雖有百萬衆無異獨行中原若制客伏兵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輕出遇小賊逢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輕出遇小賊

策之曰孫策新并江東所誅者英豪雄傑輕而無備雖有百萬衆無異獨行中原若制客伏兵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輕出遇小賊

吳志樊伷導誘諸夷以圖武陵孫權

相時觀釁　左傳又

千人足以擒伷權曰歸何輕之潛曰伷雷爲州人設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亦殊儒一節之驗耳權大笑以五千人授潛果斬伷也

審料敵制勝　如神孫子曰

權敵課將　料敵如神

策虛擣弱　周世宗本紀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謂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強弱彼我而乘速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　宋史紹興十一年謀報金

料敵善乘

分道渡淮岳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朮韓常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帝趣飛應長凡十七札飛復命可坐而敵歸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

登載登

陣曹劌登軾而望詳攻戰二 孔帖賊帥周擊攻北城李光弼敗
軍人登陴望曰彼軍雜亂然方陣而還不足虜也日中當城 先自敗也 悔欲亡
瞪無慮吳台自擁將軍認大中大夫藏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賞東海王陽獨曰妖賊畢勇長足以奔矣帝即敕藏宮嚴圍賊衆分徹遂破原武斷臣鎮等 佯不及 示有餘 吳子武侯問曰兩軍
卒相望吳起謂其將曰令賊不得走耳宜少延緩令得進 相對曰義隆與慕容寶連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
王費素銳悍不逆諸將謀之如取孤豚況憂無吳氏之功成曰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一旦曠然不受節度珽欲誅費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一有曠之一夫力耳聆夜召要計事新之 相宜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
而義隆前皆莫敵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宋史余玠授四川安撫制置使初利司都統
隆虛則東州賊矣帝疑焉問計於崔浩浩曰義隆與慕容寶連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
兵卒起擊之斬首數百 似 連雞 如孤豚 北史魏帝問慕容白曜定同惡相連定同
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擿 北史魏帝問慕容白曜定同惡相連定同
臣皆曰義隆軍猶在河中會和義隆望定進定待義
宋史余玠授四川安撫制置使初利司都統
烏樂馬嘯 烏起獸駭 左傳齊侯登丕山以望晉師其衆也乃脫冑而寢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鳥
齊師其遁也烏起者伏也獸駭者震也塵高而遠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多
孫子曰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
卿相惡 三軍數驚 左傳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樂書曰楚師輕窕固暮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
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也其三軍數驚也間不可失也
不違晦在隙而加覘其後莫有鬬心舊必不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露宿晝則冰濟水不釋鬬心舊必不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
地不利人馬疾疫四卿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港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欲掠無所
師既奄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四曰軍實既竭賞賜不行五曰徒衆不多水
曰師既奄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四曰軍實既竭賞賜不行五曰徒衆不多水
驚師徒無助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發 觀外知內 察進知止 吳子料敵篇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
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 觀外知內 察進知止 吳子料敵篇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
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覩一可擊十必使無措諸侯未會君臣未和 及布氣衰 乘衍膽破 曹操圖
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覩一可擊十必使無措諸侯未會君臣未和 及布氣衰 乘衍膽破 曹操圖
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恟恟前不能往去不能退 以半擊倍百戰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敢
藏城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
藏城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
無決今及其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 貌 五代唐莊宗征蜀以魔延孝爲先鋒與王衍戰于三泉
無決今及其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 貌 五代唐莊宗征蜀以魔延孝爲先鋒與王衍戰于三泉
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戰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 首尾奔命
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戰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 首尾奔命
進退失利 表紹遣軍運數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沮授說紹可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詐放曰操悉師
進退失利 表紹遣軍運數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沮授說紹可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詐放曰操悉師
拒我許下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成擒矣紹不從 吾學編洪武初徐達圍太原謂駱特曰開廣帖木
拒我許下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成擒矣紹不從 吾學編洪武初徐達圍太原謂駱特曰開廣帖木
潰可入首尾奔命紹皆不從 兒出太原道保安經居庸攻北平孫都督總六衛兵足 鎮禦我乘其不備直抵太原擒其巢穴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所謂擊亢擣虛

也若彼遲軍紙太原已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遂克太原　師老衆生　兵分勢弱

後魏武帝親征後燕慕容寶攻則士卒多死師老衆生起而圍之可以捷也彼救則三軍糜費野無所掠久則士卒離散以羅兵管震宿衛虛竭數千人閒唐兵至倉卒徵兵未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李靖曰彼策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緩之一日彼必分兵歸守當也　決勝料勢　決戰料情

史梁代晉戰捕柳晉軍敗而驕可以分兵勢弱擊之莫不勝矣若急之則并力死鬬寶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乃悉見兵出擊多死師老衆生起而圍之可以捷也彼救則三軍糜費攻則士卒

龍韜武王問太公曰吾欲未戰先知敵人之強弱豫見勝負之徵奈何太公曰三軍擾擾其陳未定可襲也深溝高壘又有大屈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

之表援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降或問公曰越之右將來襲必詐以死希覬無名不足以爲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者得不思奮乎 儻退以罷吾兵 持重以老吾師爲賊志驕征東將軍滿寵聞吳欲攻合肥表請召兵吳尋退還寵以不儻也遂表不罷吾後腹背受敵此危道也慧亮等不下湯慧亮陳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祐立計使之持重必祐豈易取哉進攻丹陽旬月大舉而還非其本意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之耳 分則勢懸力弱 聚則守此失彼 隋軍臨江高熲謂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修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下至廣陵一千餘里隨所分布不滿十步人自爲戰則彼此俱弱我集兵一處以攻其一處是我衆而彼寡也以衆擊寡何往不克 以逸待勞 以飽待饑 以靜待譁 以治待亂 以佚待勞 以近待遠 以計待失 以虞待不虞 以實待虛 以整待亂 以衆待寡 以強待弱 豫見勝負之徵奈何太公曰三軍齊整陳勢以清聲鼓之聲宛以鳴此得

之衰我師前後擊之盡殲 歐陽修上書曰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反通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勞吾兵而勞之也 急則幷力緩自相圖 前不得戰退無仰儲

之之則幷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 唐書李靖曰輔公祐據石頭不克而還陳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祐立計使之持戰正以公祐立計使之持也慧亮等不下湯慧亮陳正通皆百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祐立計使之持

引還 魏志陳泰爲征西將軍蜀姜維圍狄道狄道長李簡以城降維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下戰必走 敵敗之師不可當 往亡之日謂吾避害 唐書論銑據嶺南王師討之銑遣其將蕭摩訶陳正通等率兵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士卒驍銳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俟其氣衰乃取之孝恭自往與戰大敗還 又憲宗討吳元濟李愬請自試遂檢校

三月乃成巨堙三月而後已維懸軍遠僑糧敵之時也兆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艾等以爲割險自保覬冀待變然後進救泰曰兵書云修櫓不可久遠進軍 懸軍遠僑糧不繼 後漢書耿弇從光武擊銅馬武東討周建于垂惠鮪茂將五校兵救建前後受敵敗走霸武各歸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茂建乃引兵去璋乃隨所掠牛羊輜重經驅而還頗失部伍房閒璋利牛羊而師不整還營積多賦斂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爲溝洫深則民力罷矣

客兵遠來食不足 貧利以誘之 比遠行之人 若少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關吾以逸擬事語我皆敵謀也勿信之 國小多舊則民怨 行遠少憩則氣闌 呂氏春秋荊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下至廣陵一千餘里隨所分布不滿十步人自爲戰則彼此俱弱我集兵一處以攻其一處是我衆而彼寡也以衆擊寡何往不克

料敵心察敵氣 獲敵人語 敵事 唐李衛公問對下太宗曰誠哉

神明之助大勝之徵　望塁知虚實　以觀敵之變動望其壘則知其虚實又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注視軍容也　南風不競　左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　君子休小人食　左傳楚子登巢車望晉軍左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　君子休小人食三十里擊之必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不明敵將　左傳趙孟明懼而增德　左傳趙孟明懼而增德城子謂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吾謀敗北風又歌南風知其不競　左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　君子休小人食三十里擊之必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　不明敵將

者稍遠便出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能無敗乎宗佩曰將若之何先誠曰梁兵皆遠鬬德威軍部邑德威最遠三百騎叩梁列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與德威晨往德威曰梁兵皆遠來與吾轉戰必不暇齎糧裸衣不暇食亦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脇至未中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必皆銳氣今見吾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

守貞如坐網中四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諸將急攻城威曰五代周臣王朴獻平邊策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江可境之地二十里至于瓜步南至于歷陽千里至于南海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上欲取蜀以傳友德等由秦隴趨成都上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精銳東守瞿塘吾進至衛南金人大敗澤計敵衆十倍于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銳兵進至衛南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乃舊徒英軍

武功部六 征伐

征伐一

增 易曰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也 又曰離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原 周禮曰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脩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鄙獸行則滅之 周禮鄭注曰諸侯有違王命則出兵以征伐之所以正之也諸侯如樹木之有根本是以言伐 春秋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聲罪 其無曰侵鐘鼓無聲輕曰襲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 原 春秋公羊傳曰掩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何休注曰掩襲也將兵至竟以襲人境伐擊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精猶謀也設責之不服推兵入境精密也設責之不服推兵入境伐擊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精密 增 春秋胡傳曰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縈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 原 春秋說題辭曰伐人者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伐之爲言敗也 春秋佐易期曰太尉主甲卒神名辯會曰庫兵動鼓自鳴得諸侯象也 大戴禮曰明王之征必道之所廢者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改其政率其民而不奪其財也故曰人主之征也猶時雨也至則民悅矣 增 禮記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狩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 又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原 又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戍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 增 又曰簡練簡練簡選也後雪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原 論語孔子曰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之上 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又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攘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注云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伐之也攘卻也伐者奉天子之命也不用天子之命也）

又曰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又曰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國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訓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史記律書曰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

晉書天文志曰參十星一曰鉞鉞主斬刈又爲天獄主殺伐

北史崔浩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三陰用兵盡得其類修刑之義也

太公武韜曰凡文伐有十二節十二節備乃成武事所謂上察天下察地徵已見乃伐之

司馬法曰其有失命亂常悖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偏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於先王然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於某國會天子正刑

尉繚子曰黃帝有涿鹿之戰湯有鳴條之誅武王有牧野之伐此三王之所以誅暴亂也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國之志雄雄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

淮南子曰人有伐國之君有加虐於己其境乃發號施令曰此天之所以誅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百姓開門而待之浙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

陳琳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摯虞新禮議曰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鉞於朝堂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校節鉞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摯虞決疑要注曰古者帝王征以齊車載遷廟之主以行故尚書寺誓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

又曰大將出征皆告廟授鈇鉞辭太公廟辭訖不返宿於家

蘇頲撰命薛納等伐默啜敕曰朕聞天所與者奉天命而不違人所棄者順人心而必伐古先帝王光宅區縣實伏威武用清荒戎特義遠矣

華陽范氏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告教之至於再至於三告之不可然後征之則兵民知罪而所以伐之之義明矣

原 夏書曰 [illegible] 海慢 [illegible] 肇位四海 [illegible] 渠魁脅從 [illegible] 俊 [illegible] 棫與 [illegible] 崇墉 [illegible] 侯射之一 [illegible] 日拔足箭丁 [illegible] 斯亦孔之將 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又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原 管子曰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援弓而射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前人乎對曰不見公曰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冠右袪衣馬前疾走竊人其之谿從左涉深沒冠從右涉水深至膝已涉大濟公拜問仲父曰仲父之聖若此也 又曰代出孤白皮公貴買之齊詳孤 增 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原 又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虞虢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虞公弗聽晉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 又曰衛大旱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韓子曰秦

穆公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大悅聽樂終歲不還舉兵伐之開地千里　增左傳曰季康子欲伐邾子服景伯曰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　原史記曰樂毅幷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追至於臨淄齊湣王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攻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　漢書曰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乃遣馮異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象天一命曰靈旗以指所伐　增後漢書曰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乃遣馮異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劒敕異曰元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攻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　諸葛亮後出師表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　原魏志曰景元四年鄧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艾以旗一幅　一作氈　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　增晉書曰武帝謀伐吳拜王濬爲龍驤將軍監梁益諸軍事太康初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入於石頭皓乃備亡國之禮造於壘門濬躬解其縛送於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焉　原王隱晉書曰咸康元年智護王隨領三千人討寧州賊吠三角皆裂軍人惡之隨曰裂者破也當破賊而得土地也　增南史曰宋武帝北伐檀道濟爲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因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悅歸者甚衆　唐書曰安祿山反禁王爲元帥高仙芝副之領飛騎彍騎及朔方等兵出禁財募關輔士五萬繼封常清東討帝御勤政樓引榮王受命宴仙芝以下帝又幸望春亭勞遣　又曰高崇文元和中遷長武城都知兵馬使劉闢反宰相杜黃裳薦其才俾統兵討闢時顓功宿將人人自謂當選及詔出皆大驚時崇文選兵五千常若寇至至是卯漏受命辰巳出師遂趨成都闢走追禽之檻送京師　又曰時討蔡數不利裴度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入對延英曰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及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爲衛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度奏罷之使將得顓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夜入縣瓠城縛吳元濟以報度撫定其人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度笑曰元惡已擒蔡人皆吾人也衆感泣　宋史曰乾德七

年將伐江南詔以曹彬爲昇州西南路行營馬步軍戰權都部署明年金陵受圍凡三時彬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明日城陷李煜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肆者及入見刺稱奉救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　又曰建炎中建安范汝爲反以韓世忠爲福建宣撫副使平之世忠初令軍士馳城上毋下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奸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　又曰紹興中岳飛奏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順逆爲強弱萬全之効可必

征伐

原正邦　匡國　上詳征伐一　詩瞻彼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西戎　伐大越　列子云周穆王征西戎竹書紀年云周穆王伐大越大起九師

救無辜　執有罪　周遭大司馬職云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　征伐一　上詳征伐二

柴于上帝　封于大神　尚書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太神祭兵于山所依止

政有九因　伐有七機　周書云政有四戚五和一戚內姓二外婚三友朋四同里五和一有天災二有人禍三同好相因四同惡相助五遠宅不薄此九者政之因也伐之機也又云政有四戚五和一政以和時二伐之亂以治三伐之機也

未發先聞　觀釁而動　管子曰相必有聖人少焉東郭郵至桓公曰子言伐莒子言伐莒何也東郭郵對曰寥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不言伐而不聞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乎在臺下東郭郵至桓公問於國何也管仲曰國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不言伐而不聞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唯莒於是乎在臺下東郭郵至桓公問於國何也管仲曰國

義和廢時　葛伯不祀　尚書序云義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征之作胤征之作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

周公東征　宣王北伐　上詳征伐二　云六月篇宣王北伐也鄭箋詩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

薄伐西戎　奄征南海　詩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注云薄之爲言搏也美南仲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仲山甫之意入絕域之地赴湯火之難康居破膽匈奴碎肝　井堙木刊　鄭人怨之疾也　禮

舊伐荊楚　掩征江漢　上出商頌王司馬穆侯頌云經營文武謀略弘深方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出師頌曰況我將軍窮域極邊碎肝破膽史李陵提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遷書曰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乘涸虎口　窮域極邊　碎肝破膽史李

永刊　斬祀煞厲　左傳陳侯會楚子伐鄭楚子次于陳郊斬祀執訊注云斬祀神位有屋蔽者厲疫疾也　禮

琰圭以除慝　牙璋以起軍　周禮大司馬職云大夫曰君有命矣子之共大夫之事矣合軍以行禁令以除慝以起軍事以作田役以正邦國以任賢使以興功以作事以糾守以賞罰以誅暴以安邦國以統百官以均萬民以平萬物以上詳征伐一　征伐

周禮典瑞職云琥圭以易行除慝
象數以易行除慝
又玉人職云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詳軍旅 入純門及達市
晉太行左傳楚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及達市
公北伐爭戎斬孤竹遇山戎崔豹古今注曰山戎一名北戎
漢津晉西土分祖北征凌月氏分屠樓煩清雲中分息元橫
匈奴渾邪王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而還後漢書竇固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
行王走踰至蒲類海留吏士屯伊吾盧城耿秉秦彭絕漠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四征
庭絕厥兆民又云不怒于四
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爲
震揚黃鉞之威以遏敵略
歌采薇致包茅
周文王歌采薇以遣將師之臣下見征伐二
討不庭威不軌
上詳征伐一于兵者以威不軌
啓戎心有悉德
殷湯始伐猶有愧德
揚軍旅
取凶殘詩上出周禮彼凶殘
出自天子
不問仁人
上詳征伐一魯君問柳下
有征無戰
詳征伐一
奉辭伐罪
受命忘家
詳上
建侯行師
有征無戰詳征伐一
下惠吾欲伐齊對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
賜彤弓
受律
以出征仗社稽社也方注罪大也
賜彤弓
揚黃鉞
諸侯賜彤弓然後專征伐
遠征親討
觀兵耀
三軍之事兩軍之士夫子有三軍之事兩軍之士皆未慙恡缺也
師出有名
武先禁暴則侵不服以征不義
詰暴誅慢
深入長驅
因山川以涉險
整干戈而作威
啓滅有扈而夏
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著
叛而不討何以示威
服而不柔何以示懷
九黎之亂德黃帝興師
三苗
之不率虞舜稱兵
即戎而行遣以采薇之咏
擇利而動收其破竹之功
方叔南征詩蠻荊
雅克國西伐先零詞臣美之著於贊
以上並白帖
增除元惡
討大憝經濟類編及御覽鑒奉詔流湖
陸贄狄
黃戎寄
問不實
戚不警
安匪遊
無悔無擯詩江漢浮淮夷來求
武夫洸洸匪安匪
舒
婦人亦知勇于赴敵而無所怨矣
左傳公及齊侯平莒且
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
左傳息侯伐鄭伯與戰於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
親親不徼辭不察有罪伐五不踰而以伐人其敗何也不
宜乎下出柳宗元辯侵伐論
必因其變不以爲暴
劉歆遂子曰太公望對武王曰伐
伐不踰時克
論

務崇君德　勿暴民生　淮南子曰陳夏徼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　登壇必究宋太祖欲伐江南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　一人不戮漢書李廣利伐大宛圍貳師城克貳師而伐不錄其過一人　左傳　東馬懸車　雁行魚貫管子云加於石沈於淵公用管仲計伐吳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基頃長遞至華推馬喻太行與卑耳之谿軍令雁行緣石遝魚貫度飛梁　不勞而定　惟斷乃成晉書杜預表請伐吳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基頃長遞至華推馬喻太行與卑耳之谿軍令雁行緣石遝魚貫度飛梁　不勞而定　惟斷乃成晉書杜預表請伐吳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基頃長遞至華推馬喻太行與卑耳之谿軍令雁行緣石遝魚貫度飛梁　不勞而定　惟斷乃成晉書杜預表請伐吳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基頃長遞至華推

萬里而伐

拯民水火之中　還師枉席之上　上詳征伐二　張

目成天羅　植鬚成干　將楊炎撰鳳翔出師頌序曰植鬚成干將布和成將帥屬氣成風雲　拯民水火之中　還師枉席之上　上詳征伐二　張

忘暫勞　無關而後動　無衆而後伐　左傳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而後動伐之因墨而降令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

是洗濯甲兵行之象　兩洗兵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到邘丘天雨三日不休武王懼召太公而問之曰紂未可伐乎太公曰不然欲洗吾兵也

晨舉脂燭掩其不備　其車三千詩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掩其不備左傳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敝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德立刑成若之何　增　左右鼓譟中軍潛涉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擊之越子伐齊有被甲者笑之簡子曰有以說之則可無則死對曰王者有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

敵之注云句卒鉤伍相著別爲左右也

伐國失國　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當桑之時臣都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嚮也簡子曰今吾伐國還師而歸不屠城不潛軍前子曰王者誅暴逆東太守公孫瓚自立爲燕王遣使民韓忠曰曾公允恭明天征伐彼蠻虜綏若雷吐氣成雨　仗義伐貳　曾公宰天下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

國失國之則無私焉或請靖籍銳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令靜嚴軍無私焉或請靖籍銳降靖入其都號令靜嚴軍無私焉或請靖籍銳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定荊郢宜示寬大以今新定荊郢宜示寬大以之比之今新定荊郢宜示寬大以

心腹後漢書金城塞羌反馬防遣司馬征伐彭將五千人從間道衝其心腹彭將五千人從間道衝其心曠

阻萬里　衝羌心曠遠寧靜四海汝君臣侮弄神器

唐書曰蕭銑據江陵詔李靖安輯銑降靖入其都號令靜嚴軍無私焉或請靖籍銳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定荊郢宜示寬大以之比之今新定荊郢宜示寬大以

哲冀戴天子伐叛懷遠寧靜四海汝君臣侮弄神器

方當屠滅豈能久也淵大怨斬忠後果爲太祖所滅

義伐貳　曾公宰天下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

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脅騙以來豬以拒師本非其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荊郢宜示寬大以

慰其心止不籍由是江漢列城爭下

恒俄有軍候至曰宜徹傳詣諸官請過關樊食方知青已微服度關矣于是司馬譬諸臣誓死一心擒其巢穴趣其歸路覆之海中擣盡殲焉

征伐五

後漢崔駰安封侯詩曰戎馬鳴兮金鼓震壯士激兮忘身命被光甲兮跨良馬揮長戟兮廓良弩　魏文帝於黎陽作詩曰千騎隨風靡萬騎正龍驤金鼓震上下干戚紛縱橫白旄若素霓丹旗發朱光追思太王德胥宇識足臧經歷萬歲林行行到黎陽　又詩曰朝發鄴城夕宿韓林霖雨誡塗輿人困窮載馳載驅沐雨櫛風舍我高殿何爲泥中在昔周武爰暨公旦載主而征救民塗炭彼此一時唯天所讚我獨何人不能靖亂　又詩曰奉辭討罪遐征晨過黎山巉崢東濟黃河金營北觀故城夕陽光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屈敵虜戰兵稱賢良　又詩曰戎馬在郊原征夫懷苦辛將帥未暇寧士卒靡安身　又詩曰從軍度函谷驅車上隴阪高山入雲中羣鳥相隨飛　又詩曰從軍出北土

王粲從軍詩曰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勞師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軍中多沃饒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飛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又詩曰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蟋蟀夾岸鳴孤鳥翩翩飛征夫心多懷愴令吾悲　又詩曰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恨我無時謀譬諸具官臣鞠躬中竪內微畫無所陳許歷爲完士一言猶敗秦我有素餐責誠愧伐檀人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　晉張華命將出征詩曰重華隆帝道戎蠻或來賓徐夷興有周鬼方亦違殷今在盛明世寇虐動四垠單醪豈無味挾纊感至仁　宋孝武帝北伐詩曰表裏跨原隰左右御川梁月羽皎素魄星旗赩赤光　謝莊江都平解嚴詩曰肅旗簡廟律聳鉞暢乾靈朝晏推物泰通渥抃身寧擊棘歌至世撫壤頌惟馨又從駕頓上詩曰中權臨楚路前茅望吳雲冀馬依風蹀邊簫當夜聞　傅亮從武帝平關中詩曰鞠旅揚城大蒐徐方旂旌首路元戎啓行弭楫洪河總轡崇岡又從征詩曰息徒西楚佇楫舊鄉止猶岳立動則雲翔烈烈羣師星言啓行汎舟掩河秣馬登芒　齊虞羲霍將軍北伐詩曰擁旄爲漢將汗馬出長城長城地勢險萬里與雲平涼秋八九月虜騎入幽幷飛狐白日晚瀚海愁雲生乘壖揮寶劒敵日引高旌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胡笳關下思羌笛隴頭鳴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　梁武帝宴詩曰止殺心自詳勝殘道未遍四主漸懷音九疑稍革面世治非去兵國安豈忘戰鈞臺間史籍岐陽書記傳　簡文帝和武帝宴詩曰校尉開疎勒將軍定月支南通新息柱北屆武陽碑豫遊戲馬館教戰昆明池銀塘寫清渭銅鉤引直滿常從良家子命中幽幷兒金鞍飾紫珮玉燕帖青驪車書今已共願奏云亭儀　又詩曰祭壺今息鼓董案或開帷聊舉青龍陣正取絳宮時犒兵隨後拒軷祭逐前師軍門初露節步陳始分旗　又沉舟橫大江詩曰隴西四戰地羽檄歲時聞護羌擁漢節校尉立元勳石門留鐵騎氷城息夜軍洗兵逢驟雨送陳出黃雲　又詩曰滅竈驅前馬銜枚進後兵沙飛朝似幕雲起夜疑城迴山時阻路絕水亟稽程往年郅支服今歲單于平　梁元帝述懷詩曰玉節威雲夢金鉦韻渚宮霜戈臨墅白日羽映流

紅單膠結猛將芳餌引羣雄箭擁淇園竹劒聚若耶銅丞觀周王駿多逢鮑氏驄謀出河南賈威寄隴西馮谿
雲連陣合却月半山空樓前飄密柳井上落疎桐差營逢霆雨立壘桂長虹　又和王僧辯從軍詩曰山虛和
鏡管水靜寫樓船連雞隨火度燧象帶烽然洞庭曉風急瀟湘夜月圓荀令多文藻臨戎賦雅篇　吳均戰城
南詩曰蹀躞青驄馬往救城南巖五歷魚麗陣三入九重圍爲君意氣重無功終不歸　又詩曰陌上何誼誼
匈奴圍塞垣黑雲藏趙樹黃塵埋隴根天子羽書勞將軍在玉門　又詩曰雜虜寇銅鞮征役去三齊扶山翦
疎勒傍海堧沉黎劒光夜揮電馬汗畫成泥何當見天子畫地取關西　又征客詩曰公卿來悵別鼓聲在狹
斜玉樽浮雲蓋朱輪流水車鞚中懸明月劒杪照蓮花　沈約正陽堂宴勞旋詩曰凱入同高宴飲至均多祜
昔往歌采薇今來歎杕杜善戰惟我皇勝之不窺戶推轂授神謨餘壯終能賈浩蕩金罍溢周流玉觴傅　又
出重圍和傅昭詩曰魯連揚一策陳平出六奇邯鄲風雨散白登煙霧維排雲出九地陵空振五危　庾肩吾
被使從渡江詩曰八陣引佳兵三河總艫舳絳天揚遠旆旆雷野驅長轂夜劒動星芒秋潮驚箭服　劉孝儀從
軍行詩曰冠軍親挾射長平夜合圍木落彫弓燥氣秋征馬肥賢王皆屈膝幕府復申威何謂從君樂往反速
如飛　北齊祖珽從北征詩曰羣旗臨塞道靈鼓出桑乾祁山斂雰霧瀚海息波瀾戍亭秋雨急關門朔氣寒
方瞻單于頸歌舞入長安　裴讓之從北征詩曰沙漠胡塵起關山烽燧驚皇威奮武略上將總神兵高臺朔
風飛埽鄴城陣雲千里和平鄴應詔詩曰天策弘神兵風飛鵰騎懸憚將軍名二更
聽黃河一代清　陳伏知道從軍五更轉五首詩曰一更刁斗鳴校尉遑連城遙聞射鵰騎懸憚將軍名二更
鄉夢與高城寒夜長試將弓學月聊持劒比霜三更夜警新橫吹獨吟春強聽梅花落誤憶柳園人四更星漢
低落月與雲齊依稀北風裏胡笳雜馬嘶五更催送籌曉色映山頭城烏初起堞更人悄下樓　蘇子卿南征
詩曰一朝遊桂水萬里別長安故鄉夢中近邊愁酒上寬劒鋒但須利戎衣不畏單南中地氣暖少婦莫愁寒
陳沈炯從駕送軍詩曰惟堯稱乃武軒后號神兵弔民資智勇治亂屬師貞我君膺寶業歷駕視前英蒲海
方無浪夷山有未平星光下結旆劒氣上舒精雲開萬里徹日麗百川明撫鼓山靈應詔蹕水祇驚　張正見
從軍詩曰將軍定朔邊刀斗出祁連高柳橫長塞榆關接遠天井泉含凍竭烽火映山然欲知客心斷危旌萬

里懸　又從軍詩曰胡兵屯薊北漢將起山西故人輕百戰聊欲定三春風前噴畫角雲上舞飛梯鴈塞秋聲遠龍沙雲路迷燕然自可勒函谷詎須泥　唐虞世南從軍行曰塗山烽候驚弭節度龍城龔馬樓蘭將燕犀上谷兵劒寒花不落弓曉月逾明凜凜嚴霜節氷壯黃河絶巖日卷征蓬浮天散飛雪全兵值月滿精騎乘膠折結騧早驅馳辛苦事旌麾馬困重關冷輪摧九折危獨有西山將年年屬數奇　楊炯從軍行曰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遶龍城雪暗彫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又送劉校書從軍詩曰天將下三宮星門召五戎坐謀資廟略飛檄佇文雄　李嶠送駱奉禮從軍詩曰玉塞邊烽舉金壇廟略申羽書資銳筆戎幕引英賓笛梅含晚吹營柳帶餘春希君勒石返歌舞入城闉　陳子昂送崔融等從梁王東征詩曰金天方肅殺白露始專征王師非樂戰之子愼佳兵　儲光羲同諸公送李雲南伐蠻詩曰昆明濵滇池蠢爾敢逆常天星耀鉞鑕弔彼西南方冢宰統元戎太守齒軍行囊括千萬里矢謨在廟堂耀耀發益昌詩曰相國臨戎別帝京擁旄持節遠橫行朝登劒閣雲隨馬曉渡巴江雨洗兵山花萬朵如錦樹千條拂去旌暫到蜀城應計日須知明主待衡　李賀送秦光祿北征詩曰箭射機槍落旗懸日月低榆稀山易見甲重馬頻嘶風吹雲路火雪汙玉關泥桃花連馬發綵絮撲鞍來呵臂懸金斗當脣注玉罍今朝擊劒去何日刺蛟迴　宋謝朝上命將平南唐鏡歌鼓吹曲曰帝命將臣誓師于征伯牙于庭曰無剽我人曲阿惟唐以及豫章擊于南國楚粵是疆我師孔武聿禽其王始怒頷頷將臣不懌曰如上命即起予疾弓韜于衣刃以不血收其石程焚其侈淫視于丁寧害羽不飲取其鑄磬以獻于京于廟告成垓埏既平　又平荊湖遣將騎吹曲曰天門雷動開風雲內前盡給羽林軍聖人神武授方略斬將搴旗各駿奔王師所過如時雨洗濯焦枯嚮荊楚重宣德意弔遺黎素服軍前釋俘虜　又下劒門遣將騎吹曲曰神風流電驅偃草天兵夜下西南道虎賁長戟來鳳州歸峽銜枚疾如埽　元張翥前出軍詩曰前軍紅衲袍朱絲繫彭排後軍細鎧甲白羽攢

轓軟輜車左右馳萬馬擁長街送行動城郭斗酒飲同儕壯士當報國毋爲鄉故懷　又詩曰石爲箭鏃起飛旋既誇勇騁馬復齊足男兒不封侯百年同視內　又詩曰京師少年子膽氣乃麤豪傾金售寶刀結束往從軍談笑取功勞當時霍驃姚豈在學戎韜　又後出軍詩曰步卒倉楚健長刀短甲衣大叫前搏敵跳蕩如鳥飛左提血髑髏右奪賊馬歸爾輩疾歸命將軍足天威　又詩曰總戎面如虎指顧多　明徐禎卿從軍行詩曰五壘神兵下玉門倒傾西海蹴崑崙輕車夜渡交河水斬首先傳吐谷渾　孫一元贈李將軍征南詩曰上將原知敵全軍用伐謀折衝臨遠服仗鉞下南州千山迎劒氣萬里擁蛇矛羽檄飛前渡艨衝據上流鷩鱗還自潰窮獸欲何投殺勢奔封豕威聲走怒彪潛兵分部伍歸路扼咽喉直須臨獠穴盡擬破蠻酋俘獻君門喜凱還道路謳將軍列茅土四海仰皇猷　唐順之南征歌曰詔錫彤弓出禁城良家六郡總從行將軍舊佩平蠻印校尉新開橫海營又歌曰漢皇有道伏羌胡南粵何知擅一隅萬里出師將問罪不因大海富明珠

原賦　後漢崔駰大將軍西征賦曰在昔上世義兵所克工歌其詩賢陳其頌書之庸器列在明堂所以顯武功也於是襲孟秋而西征跨雍梁而遠蹤陟隴阻之峻城升天梯以高翔旗旄翼如遊風羽毛紛其拂雲金光皓以奪日武鼓鏗而雷震　魏文帝述征賦曰建安十三年荊楚傲而弗臣命元司以簡旅予願奮武乎南鄂伐靈鼓之硼隱兮建長旗之飄飄躍卒甲之皓旰兮馳萬騎之瀏瀏揚凱悌之豐惠兮仰乾威之遐通兮維天網之畢舉經南野之舊都聊弭節而容與遵往初之舊迹順歸風以長邁鎮江漢之遺民靜南畿之遐裔　曹植東征賦曰建安十九年王師東征吳寇余典禁兵衛宮省然神武一舉東夷必克想見振旅之盛故作賦曰登城隅之飛觀兮望六師之所營幡旗轉而心思兮舟楫動而傷情顧身微而任顯兮愧責重而命輕嗟我愁其何爲兮心遥思而懸旌師旅憑皇穹之靈祐兮亮元勳之必舉揮朱旗以東指兮橫大江而莫御　應瑒撰征賦曰奮皇佐之豐烈將親戎乎幽鄰飛龍旗以雲曜披廣路而北巡崇殿鬱其嵯峨華宇燭而舒光摛雲藻之雕飾流輝采之渾黃辭曰烈烈征師尋遐庭兮悠悠萬里臨長城兮周覽郡邑思既盈兮嘉想前哲遺風聲兮　徐幹西征賦曰奉明辟之渥德與遊軫而西伐過京邑以釋駕觀帝居之舊制伊吾儔之挺

劣獲載筆而從師無嘉謀以云補徒荷祿而蒙私井小人之所幸雖身安而心危庶區宇之今定入告成乎后皇登明堂而飲至銘功烈乎旂常　又序征賦曰余因茲以從邁兮聊暢日乎所經觀庶土之繆殊察風流之萬般亘千里之長淵行兼時而易節迄元氣之消微道蒼神之受謝逼鶉鳥之將栖慮前事之既終亦何為乎久稽乃振旅以復踪泝朔風而北歸及中區以釋勤超栖遲而無依　王粲初征賦曰違世難以迴析兮超遥集於蠻楚逢屯否而底滯兮忽長幼以羈旅賴皇華之茂功清四海之彊宇超南荊之北境踐周豫之末畿野藹條而騁望路周達而平夷春風穆其和暢兮庶卉煥以敷榮行中國之舊壤實吾願之所依當短景之炎陽犯隆暑之赫曦薰風温温以增熱體燑燑其若焚　阮瑀紀征賦曰仰天民之高衢兮慕在昔之遐軌希篤聖之崇綱兮惟弘哲而為紀同天工而人代兮匪賢智其能使五材陳而並序靜亂由乎干戈惟蠻荆之作警將治兵而濟河遂臨河而就濟瞻禹蹟之茫茫距疆澤以潛流經崑崙之高岡目幽蒙以廣衍遂霑濡而難量陳琳武軍賦曰赫赫哉烈烈矣於此武軍當天符之佐運承斗剛而曜震漢季世之不辟青龍紀乎大荒熊狼競以拏攫神實播乎鎬京於是武臣赫然勵炎天之隆怒叫諸夏而號八荒爾乃擬北落而樹表睎壘壁以結營百校羅峙千部列陳彌方城掩平原於是啓明戒旦長庚告昏火烈具舉鼓角並震千徒從唱億夫求和聲訇隱而動山光赫奕以燭夜其刃也則楚金越冶棠谿名工清堅皓鍔脩刺銳鋒陸陷蕊犀水截輕鴻鎧則東湖關鞏百煉精剛函師振旅韋人制縫弩則幽都筋角恒山檿榦通肌暢骨崇緼曲煙其弓則烏號越耗繁弱角端象弭繡質哲衿文身矢則申息肅慎箇籍空疏焦銅毒鐵麗轂捷輈馬則飛雲絕景直轡驅駒駮龍紫鹿文的瞤魚若乃清道整列按節徐行龍姿鳳峙灼有遺英　又神武賦曰建安十有二年大司空武平侯曹公東征烏丸六軍被介雲輜萬乘治兵易水次於北平可謂神武奕奕有征無戰者矣佇盤桓以淹次乃申命而後征觀狄民之故土追大晉之遐蹤惡先穀之懲寇善魏絳之和戎受金石而弗伐蓋禮樂而思終陵九城而上濟起齊軌乎玉繩車軒轔于雷室騎浮厲乎雲宮暉曜連乎白日旌旆繼乎電光旆既軼乎白狼殿未出乎盧龍威凌天地勢括十衝單鼓未伐虜已潰崩克俊馘首梟其魁雄爾乃總轡環珍茵檀幕幄擾瓔帶珮不飾

彫琢華瑞王瑤金麟牙琢文貝紫瑛縹碧元緑鏤錦繢組屬騕皮服　繁欽征天山賦曰素甲元鋏皓旰流光左駢雄戟古攢千將形該朱鬠丹羽絳旄望之如火發奪朝陽華旗翳雲霓聚刃曜日鉦於是轅軒雲趨威弧雨發鉦鼓雷鳴猛火風烈躍刃霧散虜鋒摧折呼吸無聞醜類剥滅　楊脩出征賦曰嗟夫吳之小夷負川阻而上下敵城墮而無垠於是州牧覆舟水衡戒事飭帥就部乃講乃試信大海之可横焉江湖之足忌公命臨淄守於鄴都侯懷大舜乃號乃慕茂國事之是勉今歎經時而離居企歡愛之偏處兮獨搔首於城隅　晉陸士龍南征賦曰大安二年八月姦臣羊元之皇甫商敢行稱亂大將軍敷命羣后同恤社稷四方之會衆以百萬粤十月軍次於朝歌講武治戎以觀兵于殷墟桓桓先征在河之涘順彼長道懸旌千里美王師之遵時茂七德而發止爾乃稅駕殷墟我徒餼閑順時講武薄狩于原紛同方而類聚煥副翼而明分祇明刑以誓衆習軍政于舊聞若溟海之引回流岱靈之吐行雲　宋傳亮征思賦曰逢休明之餘祐託菲薄于末暉既致戎於皇幄亦彼已於宰閽傷鶺梁以載揚詠伐檀而屢思和風翕以首節零雨鬱而四漾津雲晻以合體墳衍杳其無封羨歸飛之能矯樂湍流之自東想和鑾之北徂企雲旗之西舉灑三川之積塵廓二崤之重阻覿高掌于華陽聆鳴鳳于洛浦　謝靈運撰征賦曰相國宋公兵于京甸次師于汴上曾不踰月二方獻捷天子感東山之劬勞使臣遵于原隰余攝官承乏謬充殊役遂寫集聞見作賦撰征惟上相之睿哲當草昧而經綸總九流以良觀協五材而平分龜筮允臧人鬼同情順天行誅司典詳刑迅一翼以魚麗襄兩服而鷹逝陣未列于都甸威已加於秦韶徵臣以勞問奉王命于河湄夕飲餞以俶裘旦出宿而言辭冒沈雲之晻謁迎素雪之紛霽眷轉達之辭根悼朔鴈之起越彼微物之疚情此思心而可歌　唐趙子卿出師賦曰莫高非天兮生我聖人聰明運用兮不測惟神珍怪煙委而波屬蠻夷鳥獸狎而蟲馴粤若鬼方兮獫狁孔狡固陰沍寒兮陵我河津於是授鉞而憑怒輝金戈而雷震禍蚩尤誓勾陳會白帝騎蒼麟天動地應羅羽衛而煌煌風咆雷鬬作箭鼓之殷殷別有嗥悍之旅毅勇之賓爰自幽幷而投石走巴楚而來臻鐵馬金甲虹旌霓輪鳴弦者飛鴈由其殞越揮戈者白日所以逡巡野氣蒼茫而助殺軍聲慷慨以含仁奮威則鯨鯢忉覺流詠則棄獷懷親　趙

伯勵出師賦曰赫哉帝唐業殷累聖神化無外鬼方獨迷皇赫斯怒元戎是出其制敵也以威其用師也以律瑚戈電舉鉞騎風疾霜明鋒刃夕曙曙以衝星火色旌旗晝炎炎以蓋日橫行有同于虎千里止步不過于六七桓桓大將黃石老兵符赳赳武夫白猿公之劒術受脤者實在乎國英決勝者亦關於天斷固將以拒十角之猖狂豈止埽一隅之陵亂　陳山甫有征無戰賦曰皇威克宣殭敵無全始建牙而撣武終不殺而摧堅授師律以徂征鑿門而出指戎夷而向化棹鞅而旋靜難以仁勝殘以德綏慄未及方資弔伐之謀氛祲潛銷詎假貔貅之力命將必先於制勝數課寧勞於逐北三令著而狼野自清七德彰而梟心已息是知訓戎有律料敵無遺乘地形而動衆順天討以行師於是指途而邊鄙革心授甲而兇渠授首向威懷而將順將血刃而何有當其蘊龍韜以啓路路馳豹騎以清塵鄙身膏於草野笑血涂於車輪所以示專命柔遠人揚分閫之威無逾六月來有苗之類不俟七旬一舉干戈載櫜弓矢　陳去疾王師如時兩賦曰惟唐十葉盛德如春雖幽無不被而獷有未臣帝曰苟非我武焉能庇人於是考龜策諧諮詢授干戈於苗扈之地拯黎庶於塗炭之辰是師也以勝殘爲心以除暴爲主得周宣之薄伐非漢皇之黷武爾乃誓六師命吉甫鼓而出令俯而取始天聲乍發闕若雷霆終聖澤旁流霈如甘雨既殲元惡不問其餘誠與之更始而待之如初簞食壺漿將爭先以邀路繐黃耆艾知弛負以寧居是以足蹈手舞怨釋憤攄洗心靈而沃若類草木之黃如始其聞金鼓之聲疑殺戮之謂及其蒙霑濡之賜衆乃欷歔以相慰曰豈圖汙俗猶軫聖心殷雲雷以作解與枯槁而爲陰濟濟烝徒一以貫乎睿旨顒顒噦噦咸得滌其煩襟　章孝標王師如時雨賦曰念黎庶兮罹於毒痛我興師以翦屠如旱歲之稼穡得膏雨之霑濡草木之心寧慮曠其乾矣天人之意將同衛討邢乎至乃鉏戈矛齊卒伍誠告虔于上帝祈發生于下土龍旂電掣疑驅蔚矣之雲鼉鼓雷奔似送霈然之雨匪六師之是侵實百姓之爲心所謂謀臣如雨猛將如林馳之驅之似得時而將降六伐七伐謂決渠而就深知我者信號令如春不知我者疑甘澤隨輪一鼓而風雲作氣再麾而寰宇清塵

增雅　唐柳宗元獻平淮夷雅曰皇耆其武于澈于淮既徒既車環蔡其來狡衆昏囂甚毒于酲狂奔叫呶以扞大刑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曠誅四祀其猱汝克賜汝斧鉞其往視師師是蔡人以宥以釐度拜稽首廟于元龜

既類既禡于社是宜我旂于道于陌訓于羣帥拳勇來格公曰徐之無恃額額式和爾容惟義之宅進次于鄙彼昏卒狂裹兇鞠頑鋒蝟爭蟒赤子匍匐厥父是亢怒其萌芽以悖太陽王旅渾渾是佚是恬既獲敵師若饑得餔載闢載棫丞相是臨弛其武刑諭我德心其危既安有長如林曾是讙譊化爲謳吟　又曰方城臨臨王卒峙之匪徼匪競皇有正命皇命于懋往舒余仁踣彼鄴頑柔惠是馴懋拜即命于皇之訓既礪既攻以後厥刃王卒凝凝熊羆是式銜勇韜力日思奮殛汝陰之茫懸瓠之峨是拔是震大殲厥家狡虜既縻輸于國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誅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沄沄既清而淵蔡人行歇我步遶遲

頌　漢楊雄趙充國頌曰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既臨其域喻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尅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尅西戎還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　史岑出師頌曰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霄映素靈夜歎昔在孟津惟師尚父素旄一麾混一區宇蒼生更始朔風變楚我出我師于彼四疆天子餞我輅車乘黃言念伯舅恩深渭陽　後漢班固寶將軍北征頌曰於是雷震九原電曜高闕金光鏡野武旗冒日衝雞鹿塞名超黃磧輕逕四縱所從莫敵　傅毅寶將軍北征頌曰建漢祖之龍興荷天符而用師曜神武于幽冀遏白登之重圍何穹虜之荒垂命寶侯之征討蹻衝霍之遺風奉聖皇之明策奮無前之嚴鋒採伊吾之城壁蹈天山而遥降曝名烈於禹跡奉旗鼓而來旋聖上嘉而褒寵典禁旅之戎兵內雍容以詢謨外折衝于無形惟倜儻以弘遠委精慮于朝廷　晉張載平吳頌曰闡之前志堯有丹水之陣舜有三苗之誅此聖帝明王平暴靖亂未有不用兵而制之也夫太上成功非頌不顯情動于中非言不彰猶猷既攘出車以興淮夷既平江漢用作斯固先典之明志不刊之美事烏可闕歟遂作頌曰上哉仁聖曰惟皇晉光澤四表繼天垂肩帝道煥于唐堯義聲邈乎虞舜蠢爾鯨吳憑山阻水肆虐播毒而作豺虺菁茅闕而不貢越業替其白雉正九伐之明典申號令之舊章布亘地之長羅振天網之脩綱制征期於一朝並箕驅而幕張爾乃拔丹陽之峻壁屠西陵之高墉日不移晷羣醜率從望會稽而振鐸臨吳地而奮旅衆軍競趨烽燧具舉挫其輕銳走其守禦　增　明宋濂平江淮頌曰虜睨既褫扶創而逸聚于湖奧僅存喘息我師見之千艫如龍似兔之

走如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及酉僕姑一發殪此酋首貫睛及顱仆若枯柳大憝既除餘不能飜遞相告言我誠何心我去至暴我歸至仁　梁潛平安南頌曰際天極地無有小大以生以育惟帝之厭惟弗迪帝用糾之是曰天憲匪帝其私奉若天命以征弗順在江之西桂嶺之墟萬壘雲屯萬馬電趨王師未來虎穴狼區王師至止天開日晶兩都既平四郊遂寧按兵止戈宣我皇德乃詔庶鰥載欣載悅　許圉平倭頌曰於赫聖皇天覆遐裔島夷匪茹驚我東南乘潮出沒倏如飄舉焚蕩虔劉哀此士女乃命虎臣肅將天威仗鉞于征秉旄以麾先機制勝伏險謀奇媒弋梟獍餌引鯨鯢妖黨外攜迷魂內慴天網四張覆披巢窟禽搜草雍隻艦不遺吳門越甸飽歌而嬉海波不揚京觀斯築民樂其生皇錫之福

原表　北齊邢子才百官賀平石頭表曰大江設阨實限夷華前魏觀濤而退後魏登山而反聲教不通多歷年代今蒼雉奉職靈鼉自梁折葦爲舟憑力可渡始知德通於物孟門失險遺清將順劒閣自開行舉洞庭之樂既驅熊羆之衆兼秉帷幄之謀登濟河山夷滅趙魏將擊軹道之頸且屈渭橋之膝而元陰屆節祁寒方始降放畜長洲之苑會玉帛于塗山樹銅柱於南極　梁劉孝儀臨川王奉詔班師表曰臣有受服廟堂申威塞表此慈弘愍茲介胄使燕然之石願勤而不刊函谷之土將封而莫遂雖荷杖杜之恩終慙采薇之旨　周庾信慶平鄴表曰臣聞太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榮異至於天籬武落剡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吞八荒之志其撰一焉政須東南一尉立於北景之南西北一候置於交河之北　唐柳宗元爲裴中丞賀破東平表曰臣聞負恩千紀者鬼得而誅犯順窮凶者天奪其魄靈旗四臨氛沴皆散克成不戰之功遂洽無爲之理

原露布　唐駱賓王爲兵部奏破逆賊楊虔柳露布曰四時行焉天道不能去殺五兵備矣皇業所以勝殘事切救焚苟順時而濟物恩深祝網不獲已而用兵逆賊豺狼有性梟獍難馴亂我天常負其地險峰危東馬路絕懸車臣遣劉會基等銜枚遠襲卷甲前驅傴危旆而設潛兵疑從天落乘間道而掩不備似出地中又遣高奴弗等涉南山之南衝其要害之路孫仁感等陵北山之北絕其飛走之途楊虔柳等振螳螂之力拒輸當輪肆蚊蚋之羣彌山滿谷臣遣令狐智通等擁貔豹之雄順天機而左轉李大志等驅象犀之卒乘地軸以右迴又

遣梁侍璧等總投石超距之材蹈中權而拽其背康留買等騰躍鐵猷金之騎犯前矛而折等橫玉弩以臨高臨拽金鉦而直進澄氛廓祲迴夏景以潰春氷滅跡埽塵若霜風之捲秋籜陣懸首旌門昔魏臣賦蜀徒聞蒟醬之奇漢使開邛纜通竹杖之利豈若膺紫泥而弔伐指丹徼以臨戎一戰孟獲已擒再戰哀牢授首斯皇靈遠暢廟略遐宣奉元德以配天徒知帝力掩黃輿而闢地豈曰臣功　明于慎行閩廣平賊露布曰匹夫造滔天之孽將則必誅上帝有激電之威兵誰能去故雖無罪爲之治亦多不戰征妖賊曾一本等沐魚鳥之波濤依狐鼠之城社遂使煙迷合浦鮫人泣明月之珠烽舉番禺估客棄桃枝之簟既成梟獍之凶可緩鯨鯢之戮臣等仰承聖武祇奉王猷嚴興六月之師譚示三苗之討碧幢紅旆飛盖海之樓船犀甲熊旗誓登壇之將士未鼓而人心激厲雷霆震癉兩之鄉先庚而器械精明霜雪灑炎風之地蓋秉中權而下令分外閫以臨戎左顧而合兵七閩倚劒扶桑之窟右指而宣威百粵鳴弓銅柱之崖其總長蛩勤夸之兵揚旆泉漳境上某率鸛緣鮫函之士陳兵潮惠城邊軍聲大振于前矛從天而下賊勢應摧于破竹無穴可藏雙輪勢迫羣兇甘涿野之誅尺組功高渠首縛轅門之下自觸凝霜之典何傷時雨之師

碑　唐韓愈撰平淮西碑文曰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詔賜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歲星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戰今眠而起左餐右粥爲之擇人以牧餘憊選吏賜牛敎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敎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及汝父兄奔走來偕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大小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

原　啓齊王融答敕撰漢武北伐圖賦啓曰臣聞情蓄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始機動斯彰但九祀一逢休明難再常願待詔朱闕俯對青蒲澄瀚海之恒流埽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然後天移雲動升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蹤七十　又勸高帝北伐啓曰雖窮鳥必啄固等命於良鶱困獸斯鷙終並懸於厨鹿若籍巫漢之歸師騁士卒之餘憤取函河如反掌凌關塞若摧枯　梁簡文帝慶洛陽平啓曰自函洛榛曠獯獫薦食

久絕正朔之風不覩輶軒之使乘此戰心負斯戎足每興憤嬰之警常勞守障之民山非聖賢豈能使漢地盡收名王爭入方令九服大同萬邦齊軌專塞寢兵關候罷析臣誠兼家國倍深歡慶　劉孝綽

求豫北伐啓曰或以臣素無飛將之目未從嫖姚之伍言易行難收功理絕然桓沖稱謝安無求不強建成侯辛平孫皓徵臣之譬兩賢誠無等級小虜之方二寇勢喻枯朽　唐元稹

賀裴相公破淮西啓曰投石之卵雖危拒輪之臂猶奮賴閣下忠誠憤激親自拊巡鑾旗一臨餘沴電埽此所謂俟周公而後淮夷服得元凱而後吳寇平

晉陸機至洛與成都王牋曰王室多故禍難薦有羊元之乘寵凶豎專記朝政姦臣賊子是爲比周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爲亂階至令天子飄颻甚於贅瘤伏惟明公匡濟之舉義命方宣元戎既啓風威電赫機以駕暗文武寡施猥掌橫授委任外柄輒承嚴敎董率諸軍唯力是視　檀道鸞撫軍牋曰北胡肆逆四十餘載傾覆社稷毀辱陵廟遇其可亡之會實是君子竭誠小人盡力之日也江東雖爲未豐方之古人復爲未儉少康以一旅之衆興復祖宗光武奮發中興漢室光以大晉之祚樹德長久兼百越沃野之資據江漢山海之利鹽鐵寶帛之饒角竿羽毛之用收英賢之略盡兵民之力賊之強也猶復遵養時晦及其斃也不脊力埽滅則大賊何由而自平大恥焉得而自雪臨紙惆悵慨歎盈懷

晉書魏曹植與司馬仲達書曰今賊徒欲保江表之城守區區之吳爾無有爭雄於宇內角賭於中原之志也故其俗蓋以洲渚爲營壁江淮爲城壍而已若可得挑致則吾一旅之卒足以敵之矣蓋弋鳥者繳其矢釣魚者理其綸此皆度彼爲慮因象設宜者也今足下曾無矯矢理綸之謀徒欲候其離舟伺其登陸乃圖幷吳會之地收陳野之民恐非主上授節將軍之心也　梁簡文帝答湘東王慶州牧書曰雖心慕子文申威涿郡意存士雅慷慨臨江而不能遂封狼居之山永空幕南之地逐北聊城追奔瀚海必欲卷綏避賢辭病收迹

論漢吾丘壽王驃騎論功論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士或問于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帥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四海晏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職

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間伺隙既幷海內之後以威力爲至道以權詐爲要術遂非唐堯虞舜絶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屢誹謗之謀十餘年遂滂沱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下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湧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填滄海可也

魏王粲三輔論曰湘潛先生江濱逸老將集論雲夢元公豫焉先生稱曰蓋聞戎不可動兵不可揚今劉牧建德垂芳名烈既彰矣曷乃稱兵舉衆殘我波靈逸老曰是何言與天生五材金作明威長沙不軌敢作亂違我牧覩其然乃赫爾發憤且上征下戰去暴舉順州牧之兵建拂天之旌鳴振地之鼓元冑曜日犀甲如堵以此衆戰孰能嬰御劉牧之懿子又未聞乎履道懷智休迹顯光灑埽羣害又掇穢荒走衷術於西境馘射貢乎武當遏孫堅於漢南追楊定於折商

唐柳宗元辯侵伐論曰春秋之說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伐者聲其惡於天下也必有以饗于天下之心夫然後得行焉古之守臣有朘人之財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棄于其人外棄于諸侯從而伐焉動必克矣然猶備三有餘而用其人一曰義有餘二曰人力有餘三曰貨食有餘三者大備又立其禮正其名修其詞故師不踰時而功成焉斯爲人之舉也故公之而鐘鼓作焉侵者獨以其貿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致文告脩文德而又不變然後以師問焉是爲制命之舉也非爲人之私之而鐘鼓不作斯聖人之所志也

武功部七　軍容　兵勢

軍容一

駟驖彭彭　四騏翼翼　詩大明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驖彭彭四牡騤騤八鸞鏘鏘芭芭其車三十旂旐央央

四牡騤騤駕彼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　又清人　庶庶

駕介庶庶　又清人　庶庶

央央旆旄　悠悠旆旌　詩采芑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乘黃

悠悠旆旌　詩采芑其車三千旂旐央央

元戎十乘　以先啓行　鞗革忡忡　詩小戎俴收淺軹也

月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鞗高貴　忡忡　詩小戎俴收淺軹也

鄉公四言詩迓舟萬艘屯騎千營　革車千乘　長戟百萬　左傳魏文帝欲伐吳望大江歎曰吳據江流且多橫截雖

吾詩迓舟萬艘屯騎千營　革車千乘　長戟百萬　左傳魏文帝欲伐吳望大江歎曰吳據江流且多橫截雖

車萬駟　四江表傳魏文帝欲伐吳望大江歎曰吳據江流且多橫截雖

武騎千隊無所用也　縛元魏德頌戎車萬駟逸驥千羣　旗幟蔽野　干戈若林

武軍賦百將羅峙干部列陳殲方城掩平原干

城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臨城中旗幟蔽野四分雷輜路萬有三千

里　陳琳武軍賦南山銘曰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

彌塗班固封燕然山銘曰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

應場馳射賦百兩彌塗方軌連衡朱騎風馳

旅胡馬騏足戎車齊軌左思吳都賦羽

毛揚鬃維戟耀鉦貝冑象弭鐵文鳥章　選徒萬騎　帶甲千里　干虛賦駕車千乘選徒萬騎帶甲彌於千里　張說

露布控弦逾於萬騎

雷輜蔽路　百兩　雷輜蔽路　班固東都賦輕車霆激

羽旄掃霓旌旗蔽天　鐵甲霜野　上詳雷輜蔽路注　樊衡

云鐵甲霜野朱旗火天　戈鋌彗雲　鼓鼙沸野　班固東都賦輕車霆激

段文昌岬雙矛電激　孤劒驍馳　班固東都賦輕車霆激

劉楨詩曰發軔帝城崇等北伐制曰統燕犀冀馬之雄屯

漸蛟挈電之勇鼓鼙沸野旌旗彗雲　輕車霆激　孤劒驍馳　千乘雷

三軍如鄧林　兵皆武庫　劉楨詩曰發軔帝城崇等北伐制曰統燕犀冀馬之雄屯

張衡西京賦千乘雲動萬騎龍趨

張衡說云千旗雲引萬戟林行　軍如鄧林　兵皆武庫　左思蜀都賦並乘驥子

俱服魚文元黃異

校結和續紛　沈約從齋武帝講武詩還

與略蒲澗明與王僧辯書曰霜戈電戟無

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　結駟續紛　李密云冀馬追風吳戈參

差翼夏箭

省佩吳戈參差翼夏箭　冀馬追風　吳驄走練　李密云冀馬追風吳戈參差翼夏箭

千騎驟歸萬乘雷奔吳驄走練宛馬踩血

陸機云金鉦伏波樓船掩江蔽汜　素甲生波　白羽森月　江淹云丹旐發照素甲生波

卿出師賦序白羽森月未旗爛空　趙子

江淹云觀書虎館學翊龍亭雕弓僵月　行馬流星

玉海挽戈揮日仗劒決雲　列旗虹指　長戈岳立　路賓王露布云西流胡瑱大閱賦兵勢崩騰

介馬雲羅　虹旗電掣　張說露布要師德等兵車星布巡太行而緻碣石

之庚信云觀書虎館學翊龍亭雕弓僵月　列旗虹指　長戈岳立　路賓王露布云西流胡瑱大閱賦兵勢崩騰

介馬雲羅　虹旗電掣　張說露布要師德等兵車星布巡太行而緻碣石

軍容含冒元甲鱗布長戈岳立　介馬雲羅　虹旗電掣　張說露布要師德等兵車星布巡太行而緻碣石

林行洗晴野之寒霜虹　介馬雲羅　虹旗電掣　張說露布要師德等兵車星布巡太行而緻碣石

旗電掣卷長空之飛雪　劒曜長虹　弓翻滿月　戈翻落日　劒決浮雲　上見玉海　東征序　覽旌羽騎

蒙輪之勇劒決浮雲　劒曜長虹　弓翻滿月　戈翻落日　劒決浮雲　上見玉海　東征序　覽旌羽騎

神旂電舒威弧兩發　楚劒霜利吳鈎月懸　上見玉海　趙伯駒出師賦序　見晉宋書　王僧辯等從梁王

徒星馳雲集楚劒云　趙伯駒出師賦序　見晉宋書　王僧辯等從梁王

軍容不入國 司馬法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

旗一色 唐信馬射賦序千乘雷動萬騎雲屯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

旆李唐西都賦親兵百萬制以神策紫身旆豹首金膺虎頭鐵鷹張旆剥犀綴革

甲開魚照水 許渾詩山津觀發軍詩甲開魚照水旗隱虎拏風

旗幟鎧仗如馬色 五代史唐本紀明宗名嗣源梁晉相拒子嗣源梁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

壓瀟水之瀾 馮鞏漢文帝幸細柳營賦戈鋌有耀壓瀟水之波瀾士馬無聲悄輳門之風日

弗若雲海聚如雪山 常袞賀收西京表弗若雲海聚如雪山

戈迴白日劒薄雲天 李德裕裕紀聖功碑戈迴白日劒薄雲天

獵霞張 獵霞張

徒飾其外 又周德威傳天祐七年梁遣王景仁徒飾其外

明耀日月 沈自邠嶺西大捷明耀日月露布雕戈畫戟耀

兵勢一

動天地若鬼神 國語吳王會晉於黃池既陳去晉軍一里昧明王乃秉枹親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勇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

若振槁 史記蘇代遺穰侯書曰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之齊也左思吳都

如決潰 孫子云兵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

如通雲 孫子兵勢篇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扞弩節

乘風附景 唐子云將者專命如河決如師攻如電擊戰如風行

震天駭地 蘇武答李少卿書當子銳氣深入之時朝發夕息數千萬里雖乘風附景不足擬其迅也

氣如飄風 孫子云兵疾如風短勢如飄風聲如雷霆

氣如通雲 淮南子云氣如飄風加敵人此謂氣勢

風振秋蓬 說苑麾蓋執杓轡以擊逸馬乘勁風振秋蓬

如山壓卵 似雪投湯 蘇武集云

凡兵欲急疾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免起鬼舉死歿之地矣 桓範簡騎論退則鶩下鷹擊詳騎

而猜欲墜其克必矣 魏志陳琳曰將軍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鼓鴻爐以燎毛髮也

江河既火 鴻爐燎毛 黃石公三略夫以義誅不義如泰山壓卵也 後漢書鄧禹曰以張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鼓鴻爐以燎毛髮也

斧伐朝菌 風振秋蓬 莊子云鼓丁寧錞于振鐸勇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淮南子云用兵之道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神之無跡若水之無形故所向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

如風發攻如河決如師攻如電擊 三略軍識白良將之統軍也戰

如風發攻如河決如師攻如電擊戰如風行 孫子兵勢篇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扞弩節

發機勢如轉圜 孫子兵勢篇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轉圜石于千仞之山

如風如火如雷如霆 孫子云兵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並詳

若振槁 史記蘇代遺穰侯書曰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之齊也左思吳都

如決潰 並詳

兵勢二

節如 孫子云勢險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

攻如電擊 三略軍識白良將之統軍也戰

氣如飄風 孫子云氣如飄風勢

氣如通雲 淮南子云氣如飄風加敵人此謂氣勢

震天駭地 蘇武答李少卿書當子銳氣深入之時朝發夕息數千萬里雖乘風附景不足擬其迅也

兔走鳧舉 鶩下鷹擊 呂氏春秋

江河既火 鴻爐燎毛 黃石公三略夫以義誅不義如泰山壓卵也 後漢書鄧禹曰以張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鼓鴻爐以燎毛髮也

如山壓卵 似雪投湯 蘇武集云

斧伐朝菌 風振秋蓬 說苑麾蓋執杓轡以擊逸馬乘勁風

而猜欲墜其克必矣 魏志陳琳曰將軍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鼓鴻爐以燎毛髮也

凡兵欲急疾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免起鬼舉死歿之地矣 桓範簡騎論退則鶩下鷹擊詳騎

江河既火 鴻爐燎毛 黃石公三略夫以義誅不義如泰山壓卵也 後漢書鄧禹曰以張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鼓鴻爐以燎毛髮也

駭鼉嚆矢　嘯咤彭黥　來軍會議或曰今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　李筌太白陰經夫善用兵者以便勝人以地強人以謀取乃勢之戰人者如建領水于高宇之上無復滯留　乘五勢　蕩四海　虎鈐經任勢篇兵之勝非人之勇法也率五一曰乘勢二曰氣勢三曰假勢四曰隨勢五曰地勢用兵者乘此五勢未有不能追亡逐北而建大功者也淮南子兵略訓明王之用兵也威之所加泰山蕩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國無守城矣　却河流　振屋瓦　李商隱賀拔州破奚寇表坎三鼓而河流自却聲六校而屋瓦皆飛　泰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詳攻戰二　山包川流　風行電照　風驟雨驅　淮南子兵略訓今兵威并強齊今兵威未有不能追亡逐北而建大功者也此則野無校兵國無守城矣　卻

淵而壓小卵駘賓王露布五部材雄三河俠少叱咤則江山搖蕩鳴異以揚威耀事渠而賈勇澄氛廓祲回夏景以潰春冰滅跡埽塵若霜風之卷秋籜

呼吸則海嶽沸騰上詳回夏景注駱賓王露布嘻嗚則乾坤搖蕩呼吸則海嶽沸騰

兵勢二

動

猶風雨齊都賦五家之兵動猶風雨戰若雷建奔趨驚風又精通擊電江淹云氣薄日月精變虹蜺頓紛則前後生風暗鳴則左右擊電

破浪于公異露布破浪攻若決河

攻戰一

易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存邦乃其昌　尚書大傳曰戰者憚驚之也

左傳曰凡師皆陳曰戰

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來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此戰之所由克也

又申叔時曰德刑詳義禮信戰

書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

又精通擊電席卷魏都賦剋勇方命吞滅咆哮雲撤飯渙席卷虔劉

左右擊電

叱咤則江山搖蕩

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爭其所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吳子曰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後造大事　尉繚子曰吾用天下之用爲用吾制天下之制爲制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　又曰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忘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衆不戰　荀子曰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　淮南子曰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修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素行無刑久矣故得道之兵車不發軔刃不嘗血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爲之去殘除賊也　漢書趙充國奏曰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　蜀書馬謖傳註曰謖云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　魏書鄧艾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　唐書曰李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　又曰張巡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或問之答曰古者人情敦樸故軍有左右前後大軍居中三軍望之以齊進退今胡人務馳突雲合鳥散變態百出故吾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爲戰耳　宋史曰岳飛遷秉義郎留守宗澤澤大奇之曰兩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又曰高宗嘗問勝敵之術吳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矣

遼史兵衛志曰每軍行未遇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敵師乘新羸馬踰有餘力成列不戰退則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賫散而復聚善戰能寒此兵之所以強也　許洞虎鈐經曰襲虛之術有二曰因曰誘何謂因曰敵盛兵所向我亦佯應之別以精兵潛出虛地或攻其壘或斷其後或焚其積聚何謂誘曰欲敵之要地則不攻而攻鄰大其攻具盛其師旅以誘敵兵敵兵到則勿與戰復于壁守潛以精銳襲所兵之城而掩其內

左傳曰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隨侯弗從戰於速把敗績又曰齊師伐我戰於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又曰晉侯將伐虢士蔿曰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又曰楚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師叔曰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儉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於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遂滅庸　史記曰秦伐韓軍於閼與趙惠文王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奢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奢善食而遣之既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秦人悉甲而至軍士許歷曰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又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趙王賜奢號爲馬服君　又曰秦王數攻趙王賜奢號爲馬服君　又曰秦王數攻趙王齕爲尉裨將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趙廉頗將以擊秦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趙軍追造秦壁壁堅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　後漢書曰建武初詔耿弇進討張步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空壁亡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先脅巨里城陰緩生口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來救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至吾壘耳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示巨里城中費敢衆亡歸張步遂定濟南　又曰建武初帝使王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于垂惠蘇茂將五校兵救建建從城中出與兵夾擊武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軍吏皆爭之霸曰捕虜與吾相恃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

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剋也茂建衆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壯士路潤等斷髮請戰霸乃開壁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　又曰賊外圍周固内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據宛拒朱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内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擣其東北乘城而入忠退保小城因急攻不尅儁謂張超曰賊外圍周固内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不如撤圍忠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忠等遂降　蜀書曰諸葛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也於沔陽楊聲由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眞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肅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　魏書曰袁紹追曹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阪下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白可上馬公曰未也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　晉書曰魏青龍初遼東太守公孫淵反徵司馬懿進師淵阻遼隧懿威兵出其南賊悉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則人懷内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謂諸將曰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乃縱兵逆擊三戰皆捷賊保襄平會霖潦大水賊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遠來而更安緩窮惑焉懿曰孟達衆少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故當示無能以安之兩止晝夜攻之淵乞剋日送任懿縱兵擊敗之斬於梁水之上　又曰羊祜爲平南將軍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有欲進譎詐之策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　又曰苻堅率兵次於項城衆號百萬詔以謝元爲前鋒都督諸軍事堅列陣臨肥水元軍不得渡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融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元等以精銳八千涉渡肥水決戰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　唐書曰史思明至偃師李光弼趨河陽戍帥周

擊與安太清攻北城光弼斂軍入召諸將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諭惟貞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光弼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賊史思明跳奔博陵　又曰憲宗討吳元濟李愬求自試時師夜起不知所拜舞三軍感動　又曰安祿山反會李光弼攻賊常山拔之郭子儀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賊史思明跳奔博陵　又曰憲宗討吳元濟李愬求自試時師夜起不知所之令曰引而東襲張柴穈其戍敕士少休會大風雪士抱戈凍死於道十一二始發吏請所向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失色然業從愬人人不敢自爲計愬道分輕兵斷橋以絕洄曲道又以兵絕朗山道夜半至懸瓠城雪甚城傍皆鷩譟池隍固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元濟請罪檻送京師　五代史曰晉取鄆州梁人大恐者發關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元濟請罪檻送京師　五代史曰晉取鄆州梁人大恐末帝召王彥章爲招討使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鑿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彥章引兵急擊南城破之蓋三日矣　又曰安重榮反杜重威逆戰於宗城重榮爲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欲少却以伺之偏將王重旘曰兩兵相交退者先敗乃分爲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旘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遂大敗　宋史曰皇祐中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除狄青經制廣南盜賊事時智高據邕州青兵次賓州頓甲令軍士休十日覘者還以爲軍未即進青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絕嶺奄關出歸仁鋪爲陣賊既失險悉出逆戰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　又曰趙方帥邊十年以戰爲守持軍嚴每令諸將當使日日可戰　又曰建炎初帝如錢塘苗傅劉正彥反犬臨平韓世忠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　又曰紹興初僞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帝命岳飛爲之備飛趨襄陽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　又曰

紹興中劉錡充東京副留守自臨安抵順昌凡未至城下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錡士氣閒暇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遣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敵大敗　名山藏劉基傳曰時諸將奉太祖爲吳王以基爲太史令吳王使徐達常遇春攻張士誠蘇州圍三百餘日不下基曰蘇城形如螺取螺者擊首則縮擊尾則出齊門尾也盤門首也擊齊門盤門開矣諸將用其言破之　吾學編常遇春傳曰遇春性剛直督力絕人比抵采石元兵陣磯上下聯大舟距三丈許相顧莫敢先登遇春後至上麾之前即捨舟挺戈大呼一躍而登衆披靡遂拔采石取太平

攻戰三

原勇氣　危事　上詳攻戰二　進孟子曰戰者危事也　四攻五良　六鷹五衛　周書大武解云攻有四攻五良四攻者一攻天時二攻地宜三攻人德四攻行利五良一取仁二取智三取勇四取材五取藝此九者攻之開也孔晁注曰攻謂奪其計使不成也開言開道以成攻道三武鷹以勇四師鷹以士五校正鷹以行二智鷹以道也孔晁注曰六鷹爲治攻也五衛皆所以成戰矣　因天乘地　從天擊地　司馬法曰凡戰背風背高注曰背風從天氣背高從地勢凡擊虛　抱朴子云承陰陽以升勢協五行之自然從計約以奮擊常背孤而攻虛　乘衰擊死　兼舍環龜　淮南子云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避之不若則能逃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注曰倍則分兵法云夫兵行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孫子兵法云兼舍者善之動也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舍者畫夜行也四面也守謂之環龜　倍則分之　少則逃之　孫子兵法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注曰倍則分也　夜火畫旗　小怯大勇　孫子軍爭篇曰夜戰多火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東觀漢記云王尋王邑圍昆陽光武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十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　背孤攻虛　避實擊虛　抱朴子孫子兵法云夫兵行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　因虛乘散　淮南子云因敵之虛乘其懈怠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游於無人之地行於無窮之塗使敵人無所見九天之上擊九地之下衆士默然靜而莫知所由動而莫知所從計謀已定而後知利害已形而後知備故曰兵無形也　背孤攻虛　避實擊虛　孫子兵法云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注曰倍則分之五則攻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兼舍環龜　淮南子云兼舍者畫夜行也四面也守謂之環龜　倍則分之　少則逃之　孫子兵法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注曰倍則分之　夜火畫旗　小怯大勇　孫子軍爭篇曰夜戰多火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　東觀漢記云王尋王邑圍昆陽光武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十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　百戰百勝　七縱七擒　乎戰國策云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自將諸葛亮在南中所在戰捷既得孟獲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　穰侯十攻　不疑十計　戰國策云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　兵火俱　零陵先賢傳曰曹操攻柳城不下圖畫形勢問計策周不疑進十計以攻城城即下　一朝而拔　一戰而霸　輔子云吳起爲西河守秦有小亭臨境起欲攻之下令曰明日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上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詳號令　左傳晉文公謀霸子犯教公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敵戒

釋宋圖一戰而
禽文之數也　壽華之野　泌谷之上（山海經云羿與蚩戰於壽華之野羿射殺之在崑崙東羿持弓矢長六尺因以爲名韓非子云宋襄公與楚人戰于泓谷之上）　涿鹿之野　滓滮之野（貫誼新書黃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流血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　家語孔子北遊登於農山之上）

鼓聲動地

漢書項羽遣當陽君蒲將軍渡河救鉅鹿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　又陳湯與甘延壽圍郅支城夜過半木城穿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　帶劒挾弓　實鼓染鍔　楚辭支城夜過半木城穿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　帶劒挾弓　實鼓染鍔　楚辭

國殤云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繫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墜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劒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且剛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爲鬼雄

武士必死　戰士飲血

淮南子云勾踐決一徹不辜拔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故戰武士必死　李陵答蘇武書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手搏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　曹仁突圍　張遼衝壘

魏志曹仁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連部曲將牛金逆圍仁仁乃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又孫權十萬衆圍合肥張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犯圍入陳明日大戰平旦遼破甲先登麾下壯士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　轉戰六日

漢書霍去病爲驃騎將軍率戎士除烏盩討邀濮涉狐奴歷五王獲表曰臣受命之日士卒有餘里糧重人衆攜謹者弗取幾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　轉戰萬里

王國維重人衆攜謹者弗取幾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　轉戰萬里

心與口誓將身死地轉戰萬里　以少擊衆　以少敵衆（六韜云騭武令云盬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孫子用兵嘗以少擊衆也）　箭不虛發　箭無空發（魏志德與諸將避水上隄羽又德作氐以來例能水戰與羽交馳數重左右麾直前急擊圍開遼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破甲先登麾下壯士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

與曹仁共攻關羽仁使德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禹下平地五六丈德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德被甲持弓箭不虛發　晉書陶侃爲江夏郡守時陳

曉作舟艦侃乃命作大艦遲據江口摧破敏前鋒伺水軍從沔口與賊水戰伺左右三人上弩以給伺伺望敵射之箭無空發　滅此朝食　滅寇後食（左傳齊晉將戰於鞌齊侯曰余姑翦滅此朝食）

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晉中興書謝琰爲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士隆安四年孫恩復寇琰出擊恩琰馬而出摧鋒進人情震駭時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恩復寇琰又擊破之恩乃浮海而去　決水千仞　莊子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逐北旬有五日而後返誠知所爭者如此之細則天下無事　刀折矢盡　弦絕矢竭

進攻邯鄲天下聚圍遼數重左右麾直前急擊圍開遼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破甲先登麾下壯士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　箭不虛發　箭無空發（魏志德與諸將避水上隄羽又德作氐以來例能水戰與羽交馳數重左右麾直前急擊圍開遼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破甲先登麾下壯士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　轉戰六日

陷陣殺賊甚多　伏尸數萬　決水千仞（莊子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逐北旬有五日而後返誠知所爭者如此之細則天下無事）　刀折矢盡　弦絕矢竭（後漢書段熲爲護羌校尉會八種羌寇隴西金城塞熲將兵擊破之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實亦引退王隱晉書周處討巴賊而進軍上六陌山東據甘泉之勢西固梁山之險大戰盡日斬首萬計後擒系遼軍勳獨當勁處）

弦絕矢竭　後漢書陳琳爲武軍賊其攻也則飛梯雲行臨闉重構百疊敵樓　陳琳武軍賊其攻也則飛梯雲行臨闉重構百疊敵樓（又云衝鉤鉤敵進熊虎爭先墮垣百疊敵樓）　飛梯臨閣　墮垣敵樓

不及遂喪戰場　蒙皐比　操鐵杖　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宋師次于郎公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公（左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公呂氏春秋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鴈衣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　破郅支　腦沙漠（漢書陳湯爲西域副校尉破郅支城斬單于隱晉書王隱引退勳當勁處）

詳鼓聲動地注　楊雄長楊賦碎轅轢余吾遂獵乎王庭　飛梯臨閣　墮垣敵樓　破郅支　腦沙漠

數千　衝車臨城中　梯衝舞城上（魏略諸葛亮攻郝昭於陳倉以雲梯衝車臨城中昭以火箭射之雲梯盡燃人皆燒死　後漢書公孫瓚使行人齎書與子續曰秉氏之攻狄若鬼神梯

鼓角鳴於城上鼓角鳴於地　三日急不進略處　杖黃鉞秉白旄　乘素輿執白羽　謂諸將曰諸軍皆隨其進止　衆　德攻　義戰　傳能以德攻　孟子春秋無義戰　遷舍　上詳攻戰一　下詳合圍注　凌城　環堙堙齊俗親鼓士使城傳於堙堙土山堙女　乘城　鼓儳　男女乘城　而戰　傳曰聲威致志鼓儳可也言敵人在儳嚴險處未成列可鼓而擊之也　忘身　懼貌　司馬法曰凡戰之道用衆治寡利眾固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　堅城　吳志孫權圍一面以疑衆心今圍之密誠懼奸命死戰也　嘗寇　殺敵　軟戰求殺敵也　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　諸葛亮　尋干戈　蒙矢石　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合肥久不拔張遼進計曰古之行師庶不覆敗矣　尋干戈以相征　蒙矢石　不違敵子曰我戰則克　晉陽處父使謂楚子上曰武不違敵孔子曰我戰則克　兩軍未動　十乘先行　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皆士　子濟而陳　我戰則克　晉陽處父退舍子濟而陳　遲速唯命　詩　稱戈立矛　裹糧坐甲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　左傳毒軍　未慙注云慙缺也　元戎啓行　不及反　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　無堅　疑衆　攻無堅疑衆　攻城　擊外三軍疾戰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得鬬輜者不得走名曰突戰敵人歸衆其將必走　戰圖　孫武兵法有戰圖　陳說　卒令戰而佯走令我城上立旌旗擊鼓完爲守備敵以我爲守城必薄我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得鬬輜者不得走名曰突戰敵人歸衆其將必走　戰圖　孫武兵法有戰圖　陳說　車是熊羆　整斯行旅　破堅執銳　功振七略　勇冠三軍　縱敵生患　不鼓不列　必勝必取　傳曰吾未知戰　韓信連百萬之衆十萬陣山磧之賊道清光弼攻洛陽史朝義乘之賊道清光弼　乘勝逐北　斬將搴旗　郭璞曰搴拔也　見可而進　交綏而退　並傳　執燧象以火攻　傳曰梁麗可衝　詩以嗣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注臨衝車也以望城者木　莊子曰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　鉤援以伐　梁麗可衝　鵝鸛陣名也傳曰鄭翻願爲鵝　鵝鸛頓爲鸛陣其御願爲鵝　擐甲執兵　修陣固列　圍即死也　擐甲執兵　奔吳師　驅畫牛以觸燕衆　楚昭王田單　勍敵　銳師　乘勝逐北　斬將搴旗　郭璞曰搴拔也　堂之陣　趍趍之夫　決勝運籌　陷陣勍敵　敦陣整旅　破堅執銳　功振七略　勇冠三軍　縱敵生患　惠　違天不祥　率烏合之師　列魚麗之陣　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相救　晝戰兵相見足以相識　龍韜潛運定拔幟之奇謀　烏陣臨高起沈沙之妙算　同得原於重耳信由是明　比　見敵於前是義然後取　用寡固　以危勝　司馬法曰凡戰之道用衆治寡利眾固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　衆　披靡　賊辟易　孔帖馬瞰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山磧披靡乘之賊道清光弼　重　九天　開一角　上詳攻戰一　以上並白帖　曾　許洞虎鈐經曰本圖三面兵士嚴爲備衆開圍一角令得生路　衝內擊外　遠交近攻　豹韜太公曰謹候敵人未盡至去城四里五里突門有行馬車騎居外銳士隱伏而處敵至使我輕而爲壘令壘上多積強弩令我城上立旌旗擊鼓完爲守備敵以我爲守城必薄我城下發吾伏兵以衝其內或擊其外三軍疾戰或擊其前或擊其後勇者不得鬬輜者不得走名曰突戰敵人歸衆其將必走　戰圖　孫武兵法有戰圖　陳說　七遇皆北　八戰皆捷　上詳攻戰二　崇文統兵討之　唐書高崇文傳曰元和中劉闢反詔崇文統兵討之　兵過時不疑失利　後時反受其殃　雄捷如馬將軍者　下詳攻戰二　見勝則起　遇時不疑　不挽見勝則起不勝則止　龍韜太公曰未見形而戰見敵於前是義然後取　又曰善戰者見利不失　時　衝內擊外　遠交近攻　豹韜太公曰謹候敵人未盡至去城四里五里突門有行馬車騎居外銳士隱伏而處敵至使我輕而爲壘令壘上多積強弩　以上並白帖　曾　許洞虎鈐經曰本圖三面兵士嚴爲備衆開圍一角令得生路　衆　披靡　賊辟易　孔帖馬瞰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山磧披靡乘之賊道清光弼　重　九天　開一角　上詳攻戰一

之要開城之以拒東兵崇文始破賊二萬於城下會兩不克明日戰萬勝堆堆直鹿頭之士扳緣上矢石如雨募死士奪而有之下臨鹿頭城人可頓數凡八戰階鏖鬬刻石紀功於陵頂山

迭戰則久　銳當驕　能忍故勝

司馬法曰凡戰以人輕重爲本吾學編李文忠傳曰吳將李伯昇寇新城文忠未至斷城十里營龍潭斷城守將逆戰二　五步乃白　十步乃射

後擊賊何以每得勝耶何曰兩敵共對唯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　以重行輕則戰以輕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故戰相爲用

司馬法曰凡戰則久皆戰則強　晉書朱伺有武勇江夏太守杨琁聞伺敗將軍南郡劉尚屯於江南遣使其將謝豐索吉攻漢使劉尚合

人聞道言衆寡不敵且避賊鋒俟大軍文忠曰以賊勢益熾莫若與戰遂下令曰波衆而騙我少而鋭以鋭當驕可一戰擒也　堅壁不行　閉營不

出廣都拔之戰二　後漢書吳漢傳曰建武中隗囂使副將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敵德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書問奪稍與避稍難對曰奪稍長丈餘重十斤乃倒敵乃却　八部

不得相救漢戰敗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擊旗鼓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自是漢與遠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剋城降新遠首傳送洛陽　揚臂爭出　斷髮請戰

乘衣糧並以遂流唯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下詳攻戰二　上詳攻戰二　下詳攻戰二　宋史王德傳曰紹興元年德秀州水賊鄧青初德與戰於崇明沙青軍大潰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

馬操戈　令南史梁韋叡進討合肥初肥水壩立使軍欽壞壩謀進取計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等三萬戶屯林屋山四面

令南史王鎮惡傳曰偽將軍姚讚守蒲坂下人得上者百餘人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守路者皆驚走還大軍上攻破之中其面應弦而倒乃却

矛注矢　有前無却　進勝退死

南史梁韋叡進討合肥初肥水壩立使軍欽壞壩謀進取計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等三萬戶屯林屋山四面

南史王德傳曰德與戰於崇明沙青軍大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

並進　萬矢齊發　潰他日餘黨復索戰諜言將用火牛紹興元年德秀州水賊鄧青初德與戰於崇明沙青軍大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

上詳攻戰二　下詳攻戰二　宋史王德傳曰德秀州水賊鄧青初德與戰於崇明沙青軍大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

合軍持滿陳於營門外去家萬里觸死而已　懸布授人　披髮入陣　三國吳丹陽黠賊帥陳僕等三萬戶屯林屋山四面立吳將賀齊募輕捷士夜於

皆反奔賊衆皆驚走還大軍上攻破之中其面應弦而倒乃却　奪矟還刺　拔矢反射　唐書劉邕傳曰邕爲刺史蔡袭所信任袭入朝邕留守府事云秋青與西賊戰守路者皆驚走還大軍上攻破之中其面應弦而倒乃却　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

上懸布其地爲新都郡見武備志　東將軍從弓持滿四面拒之東觀人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可十步祐乃射　人皆重衣兩鎧素楯但執長矛據戰西面又急韋進當之韋謂等人曰十步矣又曰十步矣又曰

其地爲新都郡見武備志　東將軍從弓持滿四面拒之東觀人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可十步祐乃射　五人步乃白　等人懼疾言雾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　北史蔡祐傳曰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十步矣又曰周文以祐功授平

後隊羨衆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復　奪稍還刺　拔矢反射　唐書劉邕傳曰邕爲刺史蔡袭所信任袭入朝邕留守府事云秋青與西賊戰守路者皆驚走還大軍上攻破之中其面應弦而倒乃却　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

遷刺之奪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敵德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書問奪稍與避稍難對曰奪稍長丈餘重十斤乃倒敵乃却　八部

試使與審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敵德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書問奪稍與避稍難對曰奪稍長丈餘重十斤乃倒敵乃却　八部

王三選王三失猶遂大悔服　五代史張歸霸傳曰張旺軍赤岡以騎兵挾戰矢中歸霸霸歸霸被

歸梁太祖射賊一發而斃奪其馬而　叢矛注矢　環壘剗塹　王氏畫苑安祿山率河東兵討契丹次天門嶺會

從高丘望見甚壯之　唐書吳武陵傳曰吳元濟誅祿山恕祿山及戰事叢矛注矢遣取之傳言祿山獲

使者陳利以脅賊賊必降祿山恕欲斬以令軍乃請戰思德貌祿山及戰事叢矛注矢遣取之傳言祿山獲

矣莫問以新以從賊夾攻祿山唐書吳武陵傳曰吳元濟誅祿山恕祿山及戰事叢矛注矢遣取之傳言祿山獲

瀧以流潔主將怨懼士卒崩離元濟得書不悟　還軍示弱　閉壘示怯　唐書李光弼守河陽周擊攻北城光弼使荔非元禮守羊馬城擊持衆直逼城以車千乘載木塡壍陣塵兵幟塵八道並出戰以敵堅未可以馳還

進光弼示弱怠其意光弼怒使召元禮曰中丞視賊過兵不顧何也報曰方戰賊爲我賣塹復何怪元禮遂出方請破賊以見休棚中良久顏塵下曰向公來召殆欲斬我

地
逆風方戰
卜
戰契并
開闔以小利
當敵以飢
卜
即墨之圖
晉昆明之戰
或生居燕地
卜
復前
血蝮面不已
後魏書曰中山王英之征義陽傅永為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蕭行臺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擇甲輝戈單騎先入惟有
城三鼓奪崑崙
吳五日攻戰休士卒武備志馬燧等屯於元城與魏博節度使朱泚兵萬餘人戰門晨至日中不解
囊土塞流而涉
下流涉渡而進
避鬧窕
攻西南掩東北
古之攻此
下詳攻戰二
武備志并
畫揚兵夜搗壘
夜鳴鼓旦寢兵
上詳攻戰二
武備志并
旦而戰見星未已
夕欲雨起電則擊
左傳晉侯使者觀火而還曰無以救也命竹為器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
光四起金兵退十五里餘復募百人往或詐銜枚銜笑曰吠器聲即聚金人不能測終夜
持以為缺營直犯金營電滅則奮擊雷止則匿不動聞
夜行三百里
僅父子擊數萬人
歡掘其歲首當宴會
遣實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徼以大軍繼

之兆軍驚走慕容紹宗降歎一騎還報奉叔已沒盤龍與魏軍戰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軍馬二百餘人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南史周盤龍與魏軍戰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軍馬二百餘人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

魏軍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營騰數萬人魏軍大敗 攻不待衝隆而城拔 戰不交兵刃而敵破攻之兆也

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

攻戰四

六神為戰主

黃帝問元女兵法曰戰鬬之法乘一破十百事不失軍有六神乘之必克六神甲子旬在魁甲戌旬在勝先甲申旬在弧甲午旬在功曹甲寅旬在神后此六神為戰主也

貔虎前驅

列子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貔貅以力使禽獸者也

鼉鼓動而鼓

葛命二拒曰墉動而鼓音不衰今日我病也

禁石投人

又趙簡子追鄭師既戰簡子曰吾又齊晉將戰於平齊高固入晉師禁石以投人禽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勇者賈余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

潛師夜起

又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注云掎其足也

掎角

又譬如搏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注云掎其足也

天下莫禁

呂氏春秋齊桓公乘三百乘北伐孤竹遇大雪軍人多凍傷管仲曰此六神為戰主也

知為始仁勇次之

經濟類編越王大戒師將伐吳王問五大夫

威加海內

尉繚子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天下莫之能禁

因勢利導

又孫臏謂田忌曰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

九設攻城之機

史記公輸般為雲梯將以攻宋墨子聞之公輸般攻宋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公輸般詘墨子曰吾知所以拒我者吾不言楚王問之公輸般曰吾知所以拒我者吾不言楚王問之墨子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人在宋楚乃不攻宋也

敷戰則民疲

新序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數勝國以騎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

攻不待衝隆而城拔 戰不交兵刃而敵破 攻之兆也

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勝不遠追敗不至亂

孫子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 宋史吳玠傳曰胡世將問玠所以

鶴唳風晨走苻堅於肥水 鷄鳴雪夜擒元濟於蔡城

古事未嘗見

聲由斜谷身攻

萬倍遠先行臺臣咸諫魏主曰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去家二千里士欲乘虛伐統五萬五月發平城以輕騎三日而還人馬疲頓又高仁厚至德陽楊師立

攻則不足戰則有餘 攻之我傷圍之彼困

兩翼次擊中軍並詳攻戰二

攻城則兵病

攻則不足戰則有餘

攻城則兵病

圍師必闕

孫子曰圍師必闕示之生路也

窮寇勿迫

孫子曰窮寇勿迫

歸師勿遏

孫子曰歸師勿遏

圍地則謀

孫子曰圍地則謀

死地則戰

孫子曰死地則戰

重地則掠

孫子曰重地則掠

輕地則無止

孫子曰輕地則無止

爭地則無攻

孫子曰爭地則無攻

交地則無絕

孫子曰交地則無絕

衢地則合交

孫子曰衢地則合交

絕地則無留

孫子曰絕地則無留

圍地則謀死地則戰

重地則掠輕地則無止

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絕

衢地則合交

其下殺其十士卒故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鬬也萬人之鬬不如百人之奮也

能殺其半者破加海內殺十三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

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鬬陷行亂陣則千人盡鬬萬人齊刀天下莫能當其戰矣

項羽大破秦軍殺將則萬人齊刀天下莫能當其戰矣

不降自燒死是時楚兵冠諸侯也

軍士皆恐乃使子往獵獸以助威

軍士乃安　驅猛獸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之有也

出師之盛未之有也

視鋒交乃橫突

後漢書王莽徵天下能爲兵法六十三家數百人並以爲軍吏選練武衛招募猛士雄旗輜重千里不絕時有長人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爲壁尉又張步及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耿弇先出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陂之賊棄其車重異遇故示弱以盛其氣引歸卜城陳兵於內步氣盛

說兜鍪謂衆四不識我耶何敵戰其徒多被舊部氣逐索全句拜者公招破殷功名　十三人破賊萬

八遇八克　又上元初慕容德乃自滄載紅袖來憩詔令德與鄴軍合擊所向輒破德又上計吐萬餘騎及手板麾擊人馬斃仆者數十百步賊退　帶甲食裹創鬬　又安祿山及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暫出行部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乃居其妻子樂城上潮以賊衆四萬圍城巡

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出身前驅直薄潮軍軍却潮大小數百戰士皆甲食裹創鬬潮軍軍却潮

得爲河源軍使吐蕃贊普子郎支都者持趙敏畧馳擊韓工用槍追及賊擬槍

馬馳支都不戰鬬直斬其首明皇壯其果召見令脫甲觀之高五尺許乃隨

龐勛反攻杜慆於泗州辛讜閻之擊舟趣泗口貫賊乃勒解人悟喜曰圍

急飛鳥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乃居其妻子樂城上潮以賊衆四萬圍城巡

以薄衆不得出其身如蝟衆攢馬鞘諫無深入光顏挺刃吐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北

猛士蒙皮猰貐之象　武備志朱滔餘燼幽州成德軍李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滔與張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束鹿進圍深州惟岳統萬餘衆及田悅援兵至束鹿惟岳進軍李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滔與張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束鹿進圍深州惟岳統萬餘衆及田悅援兵至束鹿惟岳進

圍寇如坐網中　經濟類編五代郭威以詰新議攻討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李守貞爲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威於是三道攻河中劉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又謂諸將曰彼陣山者勝固馳騎戰鬬寶曰彼陣山者勝固馳騎戰鬬寶曰彼陣山者勝固馳騎戰鬬寶

斬鯨觀其揚紅旗耀白日兩軍山峙千騎擐比揮戈電飛激箭颺疾我鼓振兮其威初厲彼氣衰兮其律已失既而齊師敗績奔喪俶擾殺氣凝於空間驚塵接於雲表鴻門之會比其功而莫高涿鹿之師齊其陣而猶小

論唐杜牧戰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不蒐練敗一不責實料食敗二賞厚敗三輕罰敗四不專任責成敗五　宋蘇洵心術篇曰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堠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

又攻守論曰攻有三道守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兵出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劒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劒閣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沂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憲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潛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江油而降馬邈至緜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之左有谷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峽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社稷之安危繫焉其可不知此三道耶

蘇軾孫武論曰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天下之勢武未及也竊以為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為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幷天下而亦以亡夫始

皇雖已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嘗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兵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讐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爲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火攻一

原孫子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與敵陳師敵傍近草因風燒之戰之助也）二曰火積（燒其蓄積）三曰火輜（燒其輜重）四曰火庫（當使間人入敵營燒其兵庫也）五曰火隧（隧墮也以火墮入營中也）火有因（因姦人也又因風燥而焚燒）煙火素具（燒煙具也）火著箭行火必有因（因風燥而焚燒）煙火素具（燒煙具也）火著箭行（火箭著也以火箭射敵之營中一曰火道以火燒絕其糧道也）

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賊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賊舍後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賊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 原後漢末漢將皇甫嵩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為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嵩進兵討之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至晡時大破之 後漢末劉表死曹公荊州得劉琮水軍沿流東下吳主孫權遣周瑜領兵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曹公軍披退引兵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期以欲降又先備走舸各繫火大船後因風相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遥觀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烈悉延燒岸上營頃之煙焰張天煙音隱火飛也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 增魏志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文王督衆討之四面合圍表裏再重誕等大衆數十萬為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出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 晉書王濬傳曰濬伐吳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皆以鐵鎖橫截之濬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鎖融液斷絶於是船無所礙 原東晉將殷浩北伐其長史江逌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其脚皆繫火一時驅放羣雞飛散火熱羌營詳謀策 增宋書殷琰傳曰琰與劉勔相持勔用茅苞土攦以塞塹攦者如雲城内乃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燃後土續至一二日塹便欲滿復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緣隙入草火燃草盡塹中土不過二三寸 原後周遣將伐高齊齊將段韶與太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捍禦至西境有桓谷城者乃絶險古城千仞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為國家之有若不去桓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得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 隋文帝時高熲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 隋文帝時高熲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日敝 增

唐書李敬業傳曰敬業反武后遣大將李孝逸將兵三十萬往擊之屯高郵監軍魏眞宰曰賊其敗乎風順荻乾火攻之利也固請戰遂度谿擊之敬業置陣久士疲皆顧望不正列孝逸乘風縱火逼其軍軍稍却敬業乃敗　宋史張世傑傳曰世傑與劉師勇諸將大出師焦山令以十舟為方碇江中非有號令毋發碇示以必死元帥阿朮載弩士以火矢攻之世傑兵亂無敢發碇赴江死者萬餘人　兵略纂聞曰明宣德二年西戎叛圍茂州城中老弱不及二千時殷序為蜀右使馳往守之隨方拒敵賊退聚山嶺累石為碉房以自固序命軍士積薪山麓縱火焚之煙焰漲天賊困皆投下生擒二千餘人餘衆悉降

火攻三

原燧象　火牛

傳吳伐楚昭王執燧象以奔吳師　田單攻即墨事

增焚橋　焚梯

唐書馬燧傳曰田悅及梁逈悉衆拒汴燧令諸軍潛師並汴趨魏州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衆度即焚橋比悅至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　兵略纂聞曰明張文錦知安慶府辰豪來攻賊造層梯數十四方大高於城外蔽以版中伏兵攻城公令城中預備舊茅屋候之賊梯既架即以屋掩之而隨以火茅著梯火發賊不及走梯已被焚矣

火猱　火狙

宋史趙通傳曰通為指揮使漏擢輪練大閱令習山險而山多猱兵擊之屢敗走橋於城高方丈下漏及四方高於城外蔽以版中伏兵攻城公令城中預備舊茅屋候之賊梯既架即以屋掩之而隨以火茅著梯火發賊不及走梯已被焚矣

原焚咸丘　燒浮橋

羊傳焚咸丘火攻也　水戰

增置慢

砲製地雷

兵略纂聞曰曾銑在邊置慢砲法砲圓如甕中藏機巧火線至時繩發外以五采飾之敵拾於中以為玩好者觸發死傷甚衆　又製地雷一時繩發地丈許藏藥於中以石滿覆更覆以少與地平丈於下可以納月繫其機則火墜藥發石飛墜殺人敵驚以為神

車上盛灰　馬尾繫布

後漢書楊璇傳曰璇為零陵太守時蒼梧賊衆多而璇力弱乃多為馬尾車車上繫布素於馬尾又為兵車專貯弓弩乃令與地平丈於下可以納月繫其機則火墜藥發石飛墜殺人敵驚以為神　唐制川左編二金火賊不得視固以鳥震羣盛灰於車上繫布素於馬尾車專貯弓弩乃令與地平丈於下可以納月繫其機則火墜藥發石飛墜殺人敵驚以為神　海為丹　湖盡赤

四戰焚四百艘在柏州左編二金火賊不得視固以鳥震羣盛灰於車上繫布素於馬尾車專貯弓弩乃令與地平丈於下可以納月繫其機則火墜藥發石飛墜殺人敵驚以為神　孫權攻合肥新城滿寵募壯士數十人從上風放火燒賊攻賊相聚攻城者門鐵幢盛藥以金火點之所蔽圍半里有火砲名震天雷人百搜海水為丹江口兵馬數萬其渠帥郡境以以火攻也

縱火自救

析松為炬灌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賊相聚攻城者楊桂陽猾賊相聚攻特制馬車數十乘以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城者楊璇傳曰璇為零陵太守時蒼梧賊衆多而璇力弱乃多為馬尾車車上繫布素於馬尾又為兵車專貯弓弩乃令與地平丈於下可以納月繫其機則火墜藥發石飛墜殺人敵驚以為神　清　放雉尾炬　掣金汁砲　宋書杜慧度傳慧度為交州刺史盧循寇交州慧度自登高艦合戰循衆艦俱然一時散潰　又有飛火鎗注　又製地雷一時繩發地丈許藏藥於中以石滿覆更覆以少與地平丈於下可以納月繫其機則火墜藥發石飛墜殺人敵驚以為神　兵略纂聞曰明太祖與陳友諒大戰於彭蠡湖乘風縱火焚其舟數十里湖水盡赤友諒乃退保鞋山　震天雷　孫權攻合肥新城滿寵募壯士數十人從上風放火燒賊攻賊相聚攻城者楊桂陽猾賊相聚攻特制馬車數十乘以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城者楊璇傳曰璇為零陵太守時蒼梧賊衆多而璇力弱乃多為馬尾車車上繫布素於馬尾又為兵車專貯弓弩乃令與地平丈於下可以納月繫其機則火墜藥發石飛墜殺人敵驚以為神　兵略纂聞曰明太祖與陳友諒大戰於彭蠡湖乘風縱火焚其舟數十里湖水盡赤友諒乃退保鞋山　震天雷　唐制川左編二金火賊不得視固以鳥震羣盛灰於車上繫布素於馬尾車專貯弓弩乃令與地平丈於下可以納月繫其機則火墜藥發石飛墜殺人敵驚以為神　海為丹　湖盡赤　四戰焚四百艘在柏州左編二金火賊不得視固以鳥震羣盛灰於車上繫布素於馬尾車專貯弓弩乃令與地平丈於下可以納月繫其機則火墜藥發石飛墜殺人敵驚以為神

王虎臣王大用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擊金汁砲焚其廬舍煙焰漲天城遂破

益火拒賊 曳車塞門 北史李詢傳曰詢仕周遷司衛上士武帝幸雲陽宮委以留府事衛王直作亂焚樊門以戰賊乃解

焚廬章門諸戰艦焚門晨至日中不解或以芻車至城曳車塞門樊以戰賊乃解

掘隧積薪 為桴實薪 唐書王雄誕傳曰雄與李子通戰蘇州却之子通以精兵保獨松嶺雄誕與李子通及重鎧執矟呼

哥舒晃以慎為先鋒下部州戰把江口水滿馬入風縱火賊焚溺不可計

偏山縛炬 大熯積薪 唐書王雄誕傳曰雄與李子通戰蘇州却之子通以精兵保獨松嶺雄誕與李子通及重鎧執矟呼

將陳當率千兵出不意乘高敵嶠張疑幟縛炬於樹偏山澤子通懼燒營遁追擒之五代史梁將賀瓌攻南城以笮維戰艦者至於吐火焚呪莫不皆有李建

騰煙如夜 **熛薰漲天** 唐書哥舒

曰梁晉一水間耳何必巧為吾今破之矣即以大熯積薪自上流縱火焚梁艦及以二舟載甲士隨之并其竹笮梁兵皆走晉軍乃得渡救南城瓌解圍去

急汴軍居下基燔火焚其旁熛薰漲天瑄等大北

輸傳曰安祿山反輸與賊將崔乾祐戰賊負薪塞路順風火其車熛焰熾突騰煙如夜士不復相辨自相鬬殺朱泚大治戰艦雲橋五百焚其及擁兵十餘萬至攻具可以火攻既而賊大譟攻火終夜不

全忠迎戰東阿南風

全忠身往薄精河結壘朱瑄朱瑾三分其兵戈擊之全忠

火攻四

騎焚攻具 **銳士火戰棚** 唐書李密傳曰宇文化及擁兵十餘萬至黎陽密以輕騎五百焚其棚投薪於中風返皆燼賊大譟攻

增 焚三十餘屯 唐書秦瓊傳曰瓊字叔寶從通守張須陀擊賊盧明月須陀委營遁明月悉兵追躡叔寶與盧士信驍叩賊營門開不得入二人超升其樓拔賊旗幟殺賊十數人營中亂即斬關納外兵縱

火焚三十餘屯 唐書馬燧傳曰田悅反圍邢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及圍邢州使大將楊朝光自晨詰晡斬朝光

推車焚柵 唐書馬燧傳曰田悅反圍邢州使大將楊朝光以兵萬人據雙岡及圍邢州使大將楊朝光自晨詰晡斬朝光

梁軍已破棄強在審掘下壕橋建瑭牽百騎為梁旗幟雜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十人梁太祖夜拔營去

萬炬俱發 通鑑宋紀曰南漢郭崇岳復為捍禦之備潘美謂諸將曰

彼編竹木為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煙埃紛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

鴛鴦銃 張布政吉備兵略纂閒曰明

府江以意創鴛鴦銃備架弩

水戰一

原 孫子曰敵若絕水必遠水而度之 引敵使渡

水而迎客 附近也近水待敵不得度也

增 吳子應變篇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此謂水

視生處高 水高亦當處而其高前當使高處也

無迎水流 恐溉我也逆水流在下流也不當處人上過水之衝也欲以中絕軍其地有水欲漲沫

欲涉者待其定也 恐半度水而遂漲上而水當清而反濁沫至此敵灌人也若投毒

欲戰無附於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度而擊之利 半度勢不敵

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 并故可敵

絕水半渡而薄之

太白陰經水攻具篇曰以水佐攻者強水因地而成勢爲源高於城本大於末可以遏而止可以決而流故晉之具其船闊狹長短隨用大小勝人多少皆以米爲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檝棹篙櫓帆席絚索沈石調度與常水可以漂城灌軍沉宮殺將 以下水戰具 杜氏通典曰水戰不能制此亦非便於事然爲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 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弩牖矛穴置拋車礮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有弩牖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疾速乘人之不及非戰之船也 鬬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幡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 走舸舷上立女牆置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鷁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幟風廉候居之非戰船也 海鶻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鶻之狀舷下左右置浮版形如鶻翅翼以助其船雖風濤濺天免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爲城矛旗金鼓如常法江海之中戰船也 太白陰經曰水平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爲三池池橫闊一寸八分縱闊一寸三分深一寸二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寸中間有通水梁闊三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木闊狹微小於池箱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置轉關脚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三齒齊平則爲天平準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白繩詰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 又曰照版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一尺可握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小刻其分隨其分向遠近高下其竿以照板映之眇目視三浮木齒及照版以度竿上尺寸爲高下遍而往視尺寸相乘山岡溝水之高下深淺皆可以分寸度之 越絕書曰伍子胥水戰法大翼一艘廣丈六尺長十二丈容戰士二十六人櫂五十人舳艫三人操長鉤矛斧者四吏僕射長各一人凡九十一人當用長鉤矛長各四弩各三十二矢三千三百甲鬼箭各三十二

水戰二

漢王遣韓信已定齊臨淄遂東追齊王田廣至高密項羽使龍且將二十萬救齊王田廣龍且并軍與信戰

未合與信夾濉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軍遂大敗走 增後漢書光武紀曰光武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說光武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魚 原後漢末曹公圍呂布於下邳引沂泗二水灌城克之 陳闡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據建安晉安二郡界水陸爲柵陳將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爲筏施拍音柏於其上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夾兩岸寶應數挑戰昭達按兵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漲昭達大放筏衝突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步軍寶應大潰遂尅定閩中又陳將歐陽紇據嶺南反陳將陳昭達督衆軍討之紇乃出柵洭音匡口多聚沙石以竹籠置於木柵之外用遏船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斫竹籠籠簏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因而擒紇 唐武德中劉黑闥據河北反太宗率兵討之先遣堰洺水上流使淺令黑闥得渡水及戰遽令決堰水至深丈餘賊徒既敗爭渡水溺死者數千人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屬江水泛漲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謂孝恭曰兵者以速爲神機者時不可失今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可謂疾雷不及掩耳兵家上策也孝恭從之進兵次夷陵銑將文士弘屯清江靖與之決戰大敗銑衆莫不震讋之涉反靖又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等遂圍賊軍仍率所部星馳進發營於荊州城下士弘既敗銑衆莫不震讋靖又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等遂圍城數重其夜銑遣使請降靖即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 增唐書河間元王孝恭傳曰孝恭進荊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蕭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謂諸將曰銑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今銑瀕江鎮戍見艦舫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既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 又楊行密傳曰葛從周涉淮圍壽州行密出車西門由北門去以銳士萬二千敢雪馳迫清口不進壅淮上流灌龐師古軍張訓自連水來行密使將驍兵千人爲前鋒師古易之方圍基軍中不顧朱瑾侯瓚以百騎持汴旌幟直入師古士死十八朱全忠聞之與從周皆遁走追及壽陽大破之叩渾水方涉爲瑾所乘溺死萬餘 通鑑唐紀曰史

思明攻河陽列戰船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李光弼先貯百尺長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鑱裹鐵又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又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又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沈沒賊不勝而去　又曰辛讜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之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彊不敢進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鎖讜帥衆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杜惊及將佐皆泣迎之　又曰辛讜以舟助之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彊不敢進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鎖讜帥衆死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杜惊及將佐皆泣迎之　又曰辛讜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還至斗山賊將王弘芝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賊縛木於戰艦傍出四五尺為戰棚讜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之戰艦既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　八編類纂曰梁將王彦章攻唐諸寨皆拔之唐主遣宦者焦彦賓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朱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材為筏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王彦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舟行一岸每遇灣曲輒令中流交鬬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　五代史曰晉軍德勝為南北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為勞而河北無竹石李存進乃以葦笮維大艦為浮梁　文獻通考曰周顯德四年帝還自壽春以南方水軍敏銳乃於京城汴水側開池造船艦數百艘招誘南卒教習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沿潁入淮唐人見之大驚　宋史岳飛傳曰飛招捕楊么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為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擁積舟輪礙不得行賊奔港中則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皋擒斬之　又虞允文傳曰金主亮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洲朝命成閔代劉錡李顯忠代王權命允文往撫湖趣顯忠招權軍且犒師采石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部分甫畢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宋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時後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後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

援以旗鼓趨山後轉出敵艦擾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破之　通鑑宋紀曰武功大夫金人南侵攻之不克及金兵退榮據通州聯舟入濼濱人聚舟數百以劫掠金人杜充時嘗借補武功大夫金人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及陷泥淖不能前乃舍舟登岸大呼而擊之金人不可勝計　金州興化縣瀦湖作水寨以守會楗懶在秦州謀再渡江欲先破榮寨榮率舟師與之遇見金戰艦不多餘皆小舟時水退陽泥淖不能前乃舍舟登岸大呼而擊之金人不得騁舟中自亂溺水及陷泥淖者不可勝計　會要宋紀曰明太祖與陳友諒戰於鄱陽湖友諒列巨舟當我師已丑上命以七舟載荻蒿置火其中令敢死士操之迫敵舟乘風縱火其水寨數百艘悉被焚煙焰漲天湖水盡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平章陳普略皆焚死斬首二千餘辛卯復聯舟大戰俞通海廖永忠等以六舟深入擊之謂盡殺矣有頃旋繞敵舟而出我師見之勇氣愈倍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爲之晦自辰至午賊遂大潰　說選平夏錄曰廖永忠進兵瞿塘關山峻水急而蜀人鐵索飛橋橫於關口舟不得進遂遣壯士數百舁小舟踰山度關出其上流人持糧帶水筒往濟飢渴衣青莎衣以象草木色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墨葉渡夜分兩道一攻陸寨一攻水寨船頭皆鐵裹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矣俄而將士舁舟出上流者揚旗鼓噪齊下蜀人方大駭下流舟師亦進夾擊大破之

水戰三

樗卒　萬工

後漢書岑彭傳曰建武十一年春彭與吳漢及諸軍會荊門吳漢以諸郡樗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何如子胥答曰篤工船師可當君之輕足驟騎也

五牙　三翼

楊素傳曰素伐陳遣巴蠻率樗卒數千乘五牙四艘以格檣碎賊十餘艘遂大破之　張景陽七命浮三翼戲中沚其事出越絕書闔閭問子胥曰船軍之備法內經有大翼小翼蓋戰船也

黃龍　飛艦　油繭　紅燈

晉書陶侃擊蜀賊王貢貢鈎得侃青雀船侃入小舫得脫隋書楊帝遣黃門侍郎王弘往江南採木造龍舟舸艦等數萬艘以備巡幸　李寶傳曰寶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寶乃夜分鑿山通路出敵後擊之敵驚擾不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即其地造輕舟百艘募死士三千人乘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天驚擊矴舉帆帆皆油繭弥亘數里風浪捲起數百艘火箭環射所中煙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殺溺及赴水死者萬餘人　張暐傳曰襄陽受圍五年宋閻知微守石臼神俄有風自柁樓中來如鐘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刀待之舟中人驚擾矴舉帆帆皆油繭弥亘數里風浪捲起數百艘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殺溺及赴水死者萬餘人　宋史張順傳曰襄陽受圍五年宋閻知微守石臼神俄有風自柁樓中來如鐘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刀待之舟中人驚擾矴舉帆帆皆油繭弥亘數里風浪捲起數百艘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殺溺及赴水死者萬餘人　張順傳曰襄陽受圍五年宋閻知微守石臼神俄有風自柁樓中來如鐘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刀待之舟中人驚擾矴舉帆帆皆油繭弥亘數里風浪捲起數百艘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殺溺及赴水死者萬餘人　宋史

以進吳遣彭彥章陳汾輜之傳瓘命每船皆載後隨之吳回船彭彥章陳汾輜之傳瓘命每船皆載灰豆及沙戰於狼山江吳船乘風而進傳瓘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相接傳瓘使散沙於巳船而進傳瓘

人踐之皆僵仆吳船吳兵大敗

燒連船　用火攻

楚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克上侃乃以運船為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船治樓船備糧食水

呂嘉反詔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會番禺

漢書朱買臣傳曰東越數反覆上拜買臣會稽太守詔買臣到郡與越

駐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

漢書南粵王傳曰元鼎五年南粵王相

州西北鶴水以通其道遣使行事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上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自日而

壩齋雲舟大不能過乃開

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於江唐人大驚以為神

樓船將軍　征南將軍

楊僕詳掉卒註下

紗帽轉式　鐵龍厭神

南史韋叡傳叡拒魏軍於鍾離魏人先於

守馮道根等為水軍會淮水暴漲叡即遣之

南史周文育傳文育與侯瑱等討侯景次於南洲賊帥侯子鑒帥步騎萬餘人於岸挑戰又以鵝舡千艘

老鵲河以通之

遣劉昶攻北豫若破北豫放水一激急瀉三峽自然沈溺當

北史王思政傳曰東魏攻城之衆溺死千數大衆退走

城若破北豫放水一激急瀉三峽自然沈溺當

北史王思政傳曰東魏攻城之衆溺死千數大衆退走

自轉式日曉時決小堰水勢奔下魏攻城之衆

高岳慕容紹宗等堰淯水以灌潁川時有怪獸每衝壞其堰岳等乃作鐵龍雜獸用厭水神

舍於淮汭　艤舟

左傳昭公十七年吳伐楚陽匄為令尹戰於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舸

又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

載草焚橋　揚帆蓋海

南史韋叡傳叡拒魏軍於鍾離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為兩橋作柵數百步跨淮以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

守馮道根等為水軍會淮水暴漲叡即遣之

南史周文育傳文育與侯瑱等討侯景次於南洲賊帥侯子鑒帥步騎萬餘人於岸挑戰又以鵝舡千艘

圍越人去來趣襲捷過風電僧辯傳曰辯等討侯景次於南洲賊帥侯子鑒帥步騎萬餘人於岸挑戰又以鵝舡千艘

圍越人去來趣襲捷過風電僧辯傳曰辯等討侯景次於南洲賊帥侯子鑒帥步騎萬餘人於岸挑戰又以鵝舡千艘

韋艦而還　梁書王僧辯傳曰僧辯悉八十艚並載土兩邊

南史周文育傳曰徐嗣徽引舊人渡江據蕪湖詔之衆軍欲退爭出趨之文育還都嗣徽驍騎等乃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文育歸路鼓譟大呼合戰江中景兵大敗

斧其竹笮　縻以鐵鎖

岸城謂水軍人能制舡且日反攻嗣徽等不能解舡跳入研仍斬研徽嗣徽驍將鮑研獨以小艦還賊衆大駭

發嗣徽等不能解舡跳入研仍斬研徽嗣徽驍將鮑研獨以小艦還賊衆大駭

殿文育乘單艦欲退據文育還都嗣徽驍將鮑研獨以小艦還賊衆大駭

火於上流　以木槎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艦艦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殆盡

其竹笮又以木槎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艦艦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殆盡

宋史張永德傳周顯德三年世宗親征至壽州時吳人以周師在壽春攻圍日急又恃水戰乃大發樓船

藏川而下泊於濠泗又以船數艘載柴風縱火將焚周浮梁永德進兵敗之又使艘不能進溺者甚衆奪上艦數十艘引輕船急擊吳人敗不能止方傳曰定方出為神丘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自城山濟海而上舳艫銜尾進鼓而譟定之戰敗死者數十王師乘潮而上舳艫銜尾進鼓而譟定方出南口賊江也其定方出南口賊江也其定方出南口賊江也其

阻水解甲 反舟順流 唐書田弘傳曰弘攻趙鍠於宣州鍠出東溪乘暴漲以逸舟策鬬人王其昇者教其舟中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鐵綆貫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駛逆亮至江北掠民船指後令曰旗舉則出江先使一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綆一綆則曳一穴船板以擢槳風帆不能及翻乘輕舸追之鍠驚遂見擒

旗舉則出 樂作乃戰 魔訶衍自山下河中兩旁突出大江以石灰破黃砲自空而下路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旗舟師自山之頂伺其半濟忽山上卓立旗舟飛而不見有人虜以為紙船也舟中忽發一霹砲蓋以紙為之而實之以石灰破黃砲自空而下路

縋綆曳舟 穴船擢槳 宋史韓世忠傳曰韓世忠與兀朮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綆一綆則曳一穴船板以擢槳風帆不能及翻乘輕舸追之鍠驚遂見擒

流唐書田弘傳曰顗攻趙鍠於宣州鍠出東溪乘暴漲以逸舟策鬬人王其昇者教其舟中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鐵綆貫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駛逆亮至江北掠民船指後令曰旗舉則出江先使一

阻水解甲 反舟順流 唐書田弘傳曰顗攻趙鍠於宣州鍠出東溪乘暴漲以逸舟策鬬人王其昇者教其舟中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鐵綆貫大鉤授健者明旦敵舟駛逆亮至江北掠民船指後令曰旗舉則出江先使一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綆一綆則曳一穴船板以擢槳風帆不能及翻乘輕舸追之鍠驚遂見擒

旌旗蔽空 舳艫銜尾 宋史韓世忠傳曰世忠與兀朮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

有行船人文獻通考曰太尉劉裕率師伐秦王鎮惡所
一艘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沂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上素無舟楫莫不驚異以
一艘以鐵鏁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鏁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鏁以長柯斧斷之
一艘並全 金翅 海錄碎事曰陳世祖使華皎造大艦金翅等三百許艘為水戰之具
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 塗黃 北史賀若弼傳曰平陳後六年上平陳七策其五
曜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塗黃以塗戰船以黃與枯荻同色使陳人不預覺之
嘉靖中倭難作俞大猷鎮守浙直公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蓋倭如長陸戰令
上倭船愚之輒摧壓焦爛固我兵所長也善戰者世 知風候 齊號令 兵略篡
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
以大舟勝小以多勝寡耳於是用舟 清河公即江神 隋書楊素傳曰素代陳朝
師戰而舟山積數歲不除之賊皆勦 舟楫 莫不驚異 惟失
車戰二 書曰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
文茵暢轂 小戎兵車也 淺也 收軫也 謂車前後
平地任載者為大車則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故曰小戎淺收軫歷錄然文章之貌
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 梁輈曲如屋之梁以皮五處束之其文章歷
然所以制驂馬使不得內入陰揜軌也軌在軾前而揜之以板橫側揜之以其陰畫
陰板之上也鋈白金鋈灌其環以為飾也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
頸不嘗於衡故陰靷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驂馬之腹各兩轡兩驂服內轡
別為二靷以引車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轂末有半尺有半故謂之陰靷
納於轡故惟
十乘以先啓行 大明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 檀木之堅者以為車煌煌明也
又曰四牡孔阜六轡在手 騏駵是中騏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 龍盾畫
龍於盾合而載之以為車上之飾也觼環之有舌也軜亦消沃白金以為飾也
采薇曰戎車既駕四牡業業 六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詩秦風小戎曰小戎俴收五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
考工記曰車有六等之數車軫輿廣橫木四尺謂之一等戈柲也柄
又戎僕掌馭戎車 又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傳王命於陳中 又戎僕掌馭戎車
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革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 又車僕
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革車之萃輕車之萃 龍勒 以龍文飾馬勒
縪五就 其樊縪以條絲為五匝 建太白 殷之旗名也 建大白 注兵車之法左人
以即戎 又車僕 持弓右人持矛中
六尺有四寸既建而迆 著戈於車斜倚也 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戈長尋
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戰常倚焉 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 近也 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 又

曰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　太公犬韜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遶北走也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十騎十騎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一長十車一吏五十車爲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六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聚二十車爲一蒐易戰之法五車爲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隊間三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束縛旌旗力能彀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凡軍之戰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還者車之死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圮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殷草横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或前或後或左或右即陷之陣不堅固士卒前後相顧即陷之前往而疑後往而怯即陷之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　孫子作戰篇曰車戰得之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　吳子應變篇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賤下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起必逐其迹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漢書晁錯傳言兵事曰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　又曰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　李靖問對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　又曰荀吳用車法耳雖舍車而法在其中一爲左角一爲右角一爲前拒分爲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一隊在右角二隊夾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廢養五人櫓汲五人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制五車爲隊僕射一人十車爲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多多倣此以今法參用之則跳盪驕

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騎隊兼車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蓋未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文獻通考曰仁宗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約古制爲兵車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爲前後二拒此馬燧戰車行載兵甲止爲營陣者也又以民車之箱增爲重箱高四尺四寸用革挽之吳起所謂革兵掩戶輓輪籠轂是也臣以爲可用於平川之地臨陣以抑奔衝下營以爲寨脚令固自賫車式進呈試之以固爲衛尉寺丞　又曰徽宗時湟原那恕建兵車之議下令創造買牛以駕凡數千乘已而蔡碩又請河北置五十將兵器仍爲兵車萬乘蔡京主其說行之奸吏賈緣即日散爲郡縣掠民緡錢矣　又崇寧三年河北陝西都轉運司皆奏兵車用許彥圭所定式則車大而費財實多依往年二十將兵車輕小易用復可省費詔卒用許彥圭式行下如熙河轉運副使李復先奏言彥圭苟望一官之進上欺朝廷下害百姓乞罷造其後彥圭卒得罪　又曰靖康末樞密將官劉浩創造戰車其法有左右角前後拒各用卒二十五人每車利器也席益曰古人之戰彼此皆用車至於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患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房琯陳計百人　又曰紹興二年布衣王大智獻車式上命爲樞密計議官明年車成而不可用罷之上謂輔臣曰車滂斜是也　宋祕閣校理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曰衛青李陵田豫馬隆及漢光武皆用車而勝近符彥卿破賊陽城亦以拒馬爲行纍因大風出其不意開拒馬出騎兵掩擊之惟房琯於潼關陳車以戰遂致敗績蓋狹隘之地非用車之所也夫人之被甲鎧所以敵身戰之用車亦一陣之甲鎧也鱗介之蟲肌肉在內鱗介在外用車以戰亦一陣之鱗介也故可以行止爲營陣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籍此爲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據不懼賊騎之陵突也　陳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藏兵械衣裘有所儲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爲利大矣昔周伐鄭爲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弱縫相維之道車戰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遶吳舍偏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卒兩皆人也偏則車也杜預十五

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卒偏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　八編類纂引馬端臨曰車戰之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以車載糗糧器械止則環以爲營耳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綏之法已不復存矣　兵略纂聞曰余肅敏公嘗上言邊務曰臣觀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大率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千人駕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糗糧不須自齎若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一下兵車營圖二擡兵車營圖三擡鹿角柞營圖四下椿繩營圖五擡椿繩營圖其說甚詳上可之遂造戰車數千輛爲練武圖以教士卒　又曰戚繼光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郭車四面結靷爲方陣中置步騎各一旅遇敵則車上火器悉發自數百步外先箔之稍近則步兵出輈下排擊敵馬敵却而乘勝逐北乃出騎兵各審其宜三者互用

車戰二

左傳曰宣公十二年邲之戰欒武子曰楚君之戎分爲二廣（晉曰曠）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内官序當其夜（内官近官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　又曰晉人懼魏錡趙旃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　又曰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注游闕游車補闕者　又曰成公七年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　又曰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廣車軘車皆兵車名淳調也他兵車及廣軘車百乘）　又定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　漢書馮唐傳曰文帝拜唐爲車騎都尉主郡國車士　又楊璇傳曰璇爲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賊衆多而璇力弱安民憂疾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鑿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轂弓弩弩刺期會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斬獲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　魏志曰袁

紹在官渡起土山射曹公營曹公發石擊紹樓皆破紹衆呼爲霹靂車　唐書房琯傳曰琯將兵復兩京遇賊陳濤斗琯效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縶營騎步夾之既戰賊乘風縱牛悉觸栗賊投芻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血丹野殘衆才數千人　又哥舒翰傳曰翰與崔乾祐戰以錟蒙馬車畫龍虎飾金銀爪目將駭賊揭戈矢逐北賊負新塞路順風火其車熛焰熾天騰煙如夜士不復相辨自相鬬殺久乃悟　又李光弼傳曰至德初光弼守太原史思明來攻光弼撤民屋爲櫓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　又裴行儉傳曰行儉討突厥先是嗣業饋糧數爲賊鈔行儉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敵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車戰三

夏鈞　殷寅　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　殷曰寅車先疾也　彭　彭　釋　釋詩出車彭彭注彭彭盛貌毛萇曰彭彭騵貌　詩出車釋釋毛萇曰釋釋萇善走也　駟

求衛　左傳曰鄭伯逐之及大逵弗及　將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考叔挾輈而走子都拔棘以逐之　左傳曰晉侯使張韐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大古　又曰晉楚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　又曰晉楚戰于鄢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爲櫓也

蝦蟇　俊貌　宋書殷琰傳曰劉勔攻琰以大蝦蟇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　唐書韋詢造陣脚兵車賜名建炎元年李綱言步

賜帛　繪圖　玉海曰嘉祐三年章詢造陣脚兵車賜帛五十匹　又曰建炎元年李綱言步

周元戎　春官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路橫陳之車也闕車所謂補闕之車也

秦小戎　周曰元戎先良也　詩小戎子戎車謂之元戎諸侯謂之小戎

撰車徒　周禮春官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萃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注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謂馳敵致師之車也闕車所謂驍敵致師之車也

樓車　巢車　左傳

試隊法　採車材　玉海曰熙寧六年詔賈逵訓敢習車戰試隊法伍法及令程昉於沿河採車材三千兩下軍

追項籍　破李由　史記灌嬰傳曰嬰以騎別定樣製造戰車　如意車　太平車　宋史魏勝傳曰勝嘗自創如意戰車上爲獸面木牌大槍數十垂氈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拒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　不見後沈括論籍民車注

度大漠　救烏孫　魏書蠕蠕傳曰太安四年車駕北征騎十萬車十乘分爲左右廣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左廣屈蕩爲右　杜預曰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左傳曰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之鱗介　太公六韜曰車者軍之羽翼也　文獻通考引宋吳淑請復車戰曰用車以戰亦一陣之鱗介也

左廣右廣　大偏小偏

戎車既安　兵車不式　詩六月戎車既安如軽如軒　曲禮兵車不式武車

緩旌 載百夫長 依八陣圖牧誓武王戎車三百兩注兵車百夫長所載晉書馬隆傳曰隆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多遂平涼州 雷轀藏路 武車綏旌 疏圃封燕然山銘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轀下詳上兵車不式注 中行敗翟 鄭伯禦戎 左傳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陘以伐其前行千乘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貴人不肯即卒斬木蔽自我始乃毀車

增 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曰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 孫子九變篇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 尉繚子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具備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者也 又曰凡守城不圖 又曰凡守者城不固民不飢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雖固民不守城也勝耕者民不飢務守者地也戰所以守城也勝耕者民不飢務守者地也戰所以守城也 又曰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故為城郭者非特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為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守也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備之此守法也 通鑑唐紀注曰唐考法凡百司之長歲校其屬功過差以九等流內之官敘以四善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二十七曰邊境清肅城隍修理為鎮防之最

守備二

增 史記李牧傳曰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再入烽火謹輸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 後漢馬援傳曰帝詔武威太守悉還金城容民歸者使各返舊邑援奏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塢小障也一曰小城）晉書朱序傳曰序鎮襄陽苻丕等攻之序毋轅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令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為夫人城 唐書薛收傳曰收為秦王府主簿時方討王世充實建德來援收曰世充據東都兩賊連固則伊洛間勝負未可歲月定也不若勤諸

將嚴兵締壘浚溝防戒毋出兵大王親督精銳據成皐厲兵按甲邀建德路不旬日二賊可縛致麾下矣　又狄仁傑傳曰契丹陷冀州擢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何自疲民萬一賊來吾自辦之何預若輩悉縱就田賊聞亦引去　又王鐸傳曰鐸爲侍中荆南節度使封晉國公綏納流冗益募軍完器鎧武備張設　又突厥傳曰天子東巡太山中書令張說謀益屯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以告成功若復調發不可謂成功者說曰突厥雖請和難以信結也知我舉國東巡有如乘間何以襲之　通鑑唐紀曰河東節度使苻澈修葺舊戍以備回鶻李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　又曰宣宗十二年王式爲安南都護式有才畧至交趾樹艻木爲柵可支數十年深塹其外泄城中水墊外植竹寇不能冒選敎士卒甚銳頃之南蠻大至去交趾半日程式意思安閒遣譯諭之中其要害於我爲要於彼爲害蠻一夕引去　通鑑宋紀曰張雍知梓州聞王小波起即練士卒募強勇爲城守計釐綿州金帛以實帑藏命官屬治戎器守械悉備後李順遣其黨帥衆二十萬圍之竟不能克　又曰龐籍知延州自元昊反延州城皆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辟壘皆散處城中畏籍法籍命步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　弁州史料曰明劉景韶兵備江北間行視要害外地自瓜儀內而如皐北抵掘港皆列水陸戍其天長寶應則城之繕衝選鋒務爲不可勝以待　兵畧纂聞曰明天順時何盛知高州府時炭山賊來刼擄城外坊廂多受害公命民壯率其居民採木爲柵掘地爲塹繚以竹刺躬臨經畫兩月而完計七百九十餘丈建鼓樓鳴柝以防晝夜設保民寧江靖江清江江四門賊來犯城阻於刺竹柵塹之險棄梯而退城廂均賴以安　又曰明成化間余子俊巡撫延綏請於延慶一帶設守禦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接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砦連比不絕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一十五自是賊寇益稀矣　又曰弘治間王鏊知宜興縣時太湖盜發剽刼焚慘鏊聚衆悉力備禦訪宋元水寨遺址立堡二十堡建警樓十二楹募丁壯三千番守之寇至則鳴桴合勦去則歸農兵不知勞盜不入境民以安堵云　又曰李鐩奉命經畧密雲邊備以潮河川直通敵境川面闊百丈乃於川口

狹處因其兩山之勢高接石牆千餘丈俱抵川口止餘九丈深濬丈餘以通會流勢湧如峽兩岸復設墩臺鋪舍宿軍居守賊自是不敢復犯　又曰屠勳撫順天時整飭蓟州爲中路以密雲孤懸有警救援不相及潮河黃花積石漫衍守截爲艱黃花鎮拱護諸陵而守備單弱奏分蓟州諸路謂密雲建昌爲東西二路使互相策應三路既分潮河黃花皆有備由是兵勢聯絡賊不敢犯　又曰正德間流賊犯江上南兵部劉機謀於同事諸公曰今日之事惟擇主將立賞格修營柵恤軍士爲急亟取瓦屑填竹木爲營柵使沿江軍士免暴露之苦又發官帑銀七千餘兩犒軍防守有備人心以安　又曰冢宰喬宇在南兵部時宸濠告變刻日東下欲取留都公預爲戰守具一時草創皆備率九卿臺諫額天誓以死守城門設文武臣各二員率軍以守城中暗設軍二營以防不虞濠預遣死士三百人潛入留都伏於鼓樓街攢頭其爲內應伺期而發守備太監劉璟實共謀之公廉知先縛纜頭一鞫而知之多執間諜以火而擒集首江岸都城獲安　又曰郭懋爲河南杞縣教諭抵官之明日難作邑令殷棄欲遁去公正色曰公受專城臨難而去之謂王命何即爲令晝守城事甚具令富人之樓居者出板木補城隙處而登陴焉令壯士手劒當門曰有不一意固守而敢窺遶者斬以徇屬兩臺晝夜偵史何棟開府荊劉州遍歷關險自山海抵居庸延袤二千餘里修築邊防分爲十區計區戍兵計兵設將遠近衝緩各相聯屬一遇警報互相策應復恐兵分勢寡各設游兵列營應援

守備三

守陴　分乘　於鄰邊見騎持赤白旛注險阻出其遲速之處當思念以度人　夜事　斥候　周禮謂夜守之事　遠斥候　遶九地孫子兵法云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傳休奕七依云守者匿於九地以自固　正營部　固封守　漢書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以自衛　早圖　自固　傳曼難圖也不如早爲之所　知難　思險　左傳魯具守備藏宣叔曰知難而有備乃可以自固　遽告　申儆　左傳商人柱高遇秦師遽告於鄭　藏九地　孫子兵法云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傳休奕七依云守者匿於九地以自固　正營部　固封守　漢書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以自衛　保未危　備他盜　書保邦於未危王曰守關者備他盜

守登陴　分乘　傳鄭灾子產授兵登陴守備也　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廣注廣千乘乘隊也右廣難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就　闔檻　持囊　左傳魯擊檻聞

守也 置屯聚

詔褒 閭鄉兵唐書獨孤及傳曰及上疏請減諸道兵有曰假令居安畏危以備不虞出禹漆州刺史李靈曜反於汴鄭間又曰張鎬傳曰鎬出為

治陴隍 積薪又曰李晟傳曰帝自行在遣晟時張少弘口詔進晟中書門下平章事晟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鬬勢誰將復之乃繕甲兵治陴隍以圖收復又曰趙憬

治城壘 增亭障宋史李允則傳曰允則知治城壘不輟有詭謀無所伺

連珠砦 迷魂牆又曰宗澤傳曰澤知開封府據形勝立堅壁以圖恢復

金具闌石 布渠答漢書鼂錯傳言

四境 重門待暴 設險守國周易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又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峭函之固 山河之固賈誼過秦論云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險君臣固守以窺周室史記云魏文侯濟河中流而喜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

金城千里 金城萬雉漢書婁敬云金城千里天府之國班固西都賦云建金城之萬雉

存幾亡城 固守孤城朱勃表氐羌叛亂唯狄道能固守然民飢敝勞無聊散亡後漢書酒泉太守段煨傳煨乃開倉賑給以全活千餘人

慎境結援 飾城請罪慎其四境結其四援人柳其內憂又無外禍古者大國過小邑必飾城修守備也文有武備 兵以嚴終維有文事必有武備維穀梁兵事以嚴終

寘甑以偵 負戶而汲潘岳泮都賦云建金城之固鬬地而汲

思艱圖易 素具應卒書思其艱其易民乃寧秦昭王不可以應卒

戒懼不怠 武備不離傳戒懼之不可怠孫權曰昔偽不疑世刀劉不離身君子武備不可無之

隱情以虞 備預不虞 警戒無虞文子曰備預不虞古之善政也

有備無患 居安慮危書曰惟事事乃有備有備無患

天不假易 道貴圖難 思則有備 輕而寡謀 用戒爾虞 以備吾圍 且無外懼 是資中權 軍

尚嚴終 事資謀始 握兵之要 東甲之虞 增請頓新亭 奏復宥州南史齊高帝紀曰宋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舉兵反帝幸新亭以當其鋒唐書吉甫傳貴應間道取鄜州以逼宥州乃治經畧軍以據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畧軍以據之古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畧軍以據之

物宜素具 事各有初 儆而師徙 防其侵軼 用戒爾虞 以備吾圍 且無外懼 是資中權 軍

讓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以啟釁隙今賊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唐書李吉甫傳貴應間道取鄜州以逼宥州乃治經畧軍以據之道取鄜州以逼宥州乃治經畧軍以據之

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糧太原馬千足由是戎備全辦分兵備寇 嚴壁俟寇 贊皇一品集賜王宰詔曰意當卿履背敵之處即須分兵防守以備寇虞 屹若金城 險如天塹 明陽論中山兵畧纂聞曰孫樵曰兵以資食秋冬嚴壁以俟寇歲遠慶吏視卒之有無無則官無

西節年修遷動勞關省夫役隨修圮竟無成功翟公
官軍壯夫等各賦分定地方修築跳空糟墩敵臺綿布

有九拒　士衆無二心　史記詳攻具東觀漢記云耿恭在疏勒攻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
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衆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也

將高壘　發義兵堅壁　晉書景帝紀曰吳太傅諸葛恪圍新城帝曰恪春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
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弊之　唐書劉晏傳晏領江淮租庸事至吳

都而永王璘反乃與採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謀叛晏守餘杭會戰不利走依晏
晏馬陳可守計因發義兵堅壁會王敗從轉署州縣關晏有餘資送自晉陵西走　濟陰託霖雨

又曰顏眞卿爲平原守祿山逆狀牙蘗眞卿陽託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
紓祿山之疑果以爲書生不虞也　八編類纂曰李允則守雄州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募

敛民間錢起浮圖即時飛謗至京師眞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不欲顯爲其備也　作墜數十萬增臺二
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北鄙方議修城以待之李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
百餘通鑰唐紀曰史思明取朔方河隴太原諸將皆懼及賊攻城於外
役是未見敵先自困也乃帥士卒及民於城外鑿濠以自固作墜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

光弼用之增墨於內壞輒補之　兵署簿閻曰明楊志學撫軍夏時花馬池舊牆稍下賊每毀之
沙磧隨築輒圮夏人歲修之公請於朝築而增高者三之一增厚者四之一凡二百餘里增置墩

警鋪十百餘撥沙土而成築之凡五百餘里　即時飛謗至京師眞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不欲顯爲其備也　作墜數十萬增臺二
堡砦選精甲外捍而耕稼於中浚湟增陴隍外環以大防深墜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爲柵城上四面起
飛樓表裏完固戰隍都元帥時羣盜環布四外關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一保障　兵署簿聞曰明天顏

間胸嘗丞新會時廣右羣賊流劫破城殺吏嘗築寨捍禦外鑿溝以備輔城帶鐵蒺藜植刺竹以備溝人守其土殊死戰別寨分兵相援一邑之勢如腹心聯絡　通鑑元紀曰元主以余闕爲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集有司諸將議屯田守戰策環城築壘

互市帝不能拒　開田二十餘屯　立壁二十四所　又曰王朝傳曰朔徙東都留守既至開田二十餘所金壽華傳
之注見連珠階　東負滄海西阻險塞南通邛僰北達褒斜　陸機辨亡論云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
域國家之利未有弘巨於茲者矣

得犯　眞卿預飭戰備　于鵠請置舟師　唐書顏眞卿傳曰眞卿拜浙西節度使劉展將反眞卿
李峴以爲生事非短眞卿因召爲刑部侍郎又突厥叛河朔其入中書侍郎温彦博

互市帝不能拒　開田二十餘屯　立壁二十四所　又曰王朝傳曰朔徙東都留守既至開田二十餘所金壽華傳
之注見連珠階　東負滄海西阻險塞　南通邛僰北達褒斜　陸機辨亡論云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
域國家之利未有弘巨於茲者矣

得犯　眞卿預飭戰備　于鵠請置舟師　唐書顏眞卿傳曰眞卿拜浙西節度使劉展將反眞卿
李峴以爲生事非短眞卿因召爲刑部侍郎又突厥叛河朔其入中書侍郎温彦博

既和遂解而還帝會羣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
曰魏和爲長策邊遍向如今可用帝使桑顗和整邊大道名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頡利遣使來
奴今

千夫莫向　又云窮地之險極路之嶮世濁則逆道清則順　方城爲城漢水爲池　踐華爲城因河爲池
衛戰萬夫趙超　一人守隘　張載劍閣銘曰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荆衡近綴嶓冢帶以漢川
左傳屈完對齊侯曰若以力　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
河爲池據德丈之高　陸機辨亡論云踐華爲城因險殺阻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
不測之淵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雖有賈誼過秦論云
業地　吳國之富修完而師息　莒國雖陋失守而都亡　其師陋在庳而不備決辰之間而楚克
其三邑

城郭爲固　禮記云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城郭溝池以爲固　表裏山河　左傳云楚師背鄭而合晉侯患之子犯曰戰也戰
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白檀漢書李廣傳曰武帝謂廣曰將軍其率師東轅
節白檀以距右北平虜秋吉欲高防入寇也
唐書狄仁傑傳曰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狄仁
戰士功倍以主潔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寇無所得自然深入有顯蹟之慮淺入無虜獲之
晝夜警又曰郭昕傳曰河中軍亂子儀名首惡誅之其支黨
驍反訓諭兵潼夜警以備非常嘉人不得驚
敵　占勁兵三千又
河朔沿邊宜用土兵又曰杜鴻漸傳曰參為濠州刺史性浮險徒
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家所服者為社頭社副錄事明之明目張弓而鉤鞮勁
技與敵國同私立賞罰服於官府遇有警急擊鼓項刺可致千
人罷甲鞍馬常若寇至謹候嚴備常若有敵頻過使達待勞以主逸客
守備五　弓箭社八編類纂曰論家業高下戶
序　潘岳汧督馬敦誄序云秦隴之閒聚更為魁傑已襲汧而館其縣子以耿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
之衆據十雉之城冤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　孔帖引杜佑誡突厥序曰誡能復兩渠之饒誘農夫趣
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惟自守而已
文　韓愈守戒曰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
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棧而外施窖穽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
垣牆而內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偪壤之閒而不
知為之備憊亦惑矣　又曰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食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
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在得人
疏　唐書陸贄傳曰德宗時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七以應敵贄
上陳其弊有曰修封疆守要害踐澮隧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鬬寇小至則
邊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擾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
支敵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
孫子軍形篇曰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　呂氏春秋曰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
拒守一

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而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荊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攻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乃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荊輟不攻宋墨子也能以術禦荊而存宋矣　博物志曰處士東里麃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蓋禹始也

拒守二

後漢書隗囂傳曰囂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　晉書桓宣傳曰陶侃使桓宣鎮襄陽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畧威儀或載鉏耒於軺軒或親芸穫於壟畝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以寡弱拒守議者以爲次於祖逖周訪梁書羊侃傳曰侯景反兵偪建業衆皆兢懼侃僞稱得外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爲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鏁以油灌之擲驢上燒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墊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　太平御覽引三國典畧曰陳人侵齊北徐州刺史祖珽令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下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許鳴吠陳人莫測所以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中夜珽忽令鼓譟陳人驚散曉復結陳向城珽自臨戰陳人先聞其盲謂不能抗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怪之遂退時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不遣救援珽軍守百日城竟保全　北齊書曰周人寇洛州獨孤永業恐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入金墉助守周人爲土山地道曉夕攻戰經三旬大軍至寇乃退又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將至解圍去　北史王思政傳曰思政守潁川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穳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齊文襄更益兵壞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湧溢不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

望城内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　隋書李景傳曰景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諒遣劉嵩攻景戰於城東昇樓射之無不應絃而倒選壯士擊之斬獲晉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賊衝擊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鬬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思明宴城下倡優雜戲義臣又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光弼遣穴地頹之思明率衆攻光弼思明為飛樓障以木幔臺上靳指天子光弼遣人隧地禽之思明大駭徙牙帳遠去軍中皆視地後行又潛溝營地將沈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逆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沒於塹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畏敗乃去　又曰史思明蔡希德率高秀巖等將兵十萬攻太原時麾下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乃徹民屋為擂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　又陳利貞傳曰李希烈攻襄城利貞登陴揖守七十日未嘗懈沐非議事不下城　又劉昌傳曰李希烈取汴江淮大震昌以兵三千守寧陵希烈衆五萬攻之昌掘壍以遏地道相拒凡四十餘日賊數敗乃解圍去　又程千里傳曰賊將蔡希德圍上黨轄騎挑戰千里恃勇開縣門率百騎欲禽希德馬顛為賊所執仰首教諸騎使還曰為我報諸將可失帥不可失城軍下皆為泣下增備固守賊不能下乃還　通鑑唐紀曰朱泚攻奉天使僧法堅造雲梯高廣各數丈裹以兕革下施巨輪上容壯士五百人戊子北風甚迅泚推雲梯上施濕氈懸水囊載壯士攻城冀以轥轢置人其下抱薪負土填壍而前矢石火炬所不能傷賊併兵攻城東北隅矢石如雨城中死傷者不可勝數賊已有登城者時士卒凍餒又乏甲冑澤瑊撫諭激以忠義皆鼓噪力戰瑊中流矢進戰不輟初不言痛會雲梯轥地道一輪偏陷不能前却火從地中出風勢亦回城上人投薪炬散松脂沃以膏油謹呼震地須臾雲梯及梯上人皆為灰燼臭聞數里賊乃引退　又曰顧全武克蘇州追敗周本等於望亭獨

秦襄守崑山不下全武帥羅餘人攻之裹屢出戰使病者披甲執矛壯者彀弓弩全武為之却　五代史梁臣傳曰牛存節開晉兵攻澤州廟諸將曰澤州要害不可失也諸將皆不欲救之存節曰勇乎衆寡而先士卒隨之比至澤州人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稍定存節入城助澤人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之戰於隧中敵不得入晉人解去　宋史孟宗政傳曰宗政權襄陽金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麾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已焚甚周城開濠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州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　通鑑宋紀曰神宗時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據兩關李浩閉城拒守鈐轄王文郁請擊之浩曰城中騎兵不滿數百安可戰文郁曰敵衆我寡正當折其鋒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此張遠所以破合肥也乃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而下持短刃突之賊衆驚潰時以文郁方尉遲敬德擢知州事　八編類纂曰元兵取金睢州遂圍歸德府金行省女魯歡命經歷冀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才智故得不陷　拊膝錄曰鐵鉉為山東參政建文二年李景隆駐德州鉉督餉飛芻挽粟水陸並進軍興不乏五月靖難兵圍濟南甚急鉉至臨邑聞景隆軍敗南奔道遇參纂高巍趣與之定計迎景隆收潰師共保濟南北兵至城下圍之數匝城壞鉉以藍布作障紋其上如磚狀張於外觀以葦席於內潛築紿云一夕修完燕兵遠望疑為眞遂不敢逼又城壞處懸太祖御像燕兵見之竟不敢攻燕兵決隄水灌城城中恐鉉令登陴哭曰旦且降盡撤守具出千人城外伏地請退兵十里無驚動城中人燕王喜退軍受降鉉懸鐵板城門上伏壯士闔堵中約候燕王入城呼千歲即下拔橋燕王渡橋至城下城門開及門鐵板下傷燕王馬首燕王易馬走城下伏兵斷橋橋堅竟脫去秋七月燕糧盡姚廣孝曰師老矣舍之南去　兵畧纂聞曰明杜宥以御史論知英德縣時猺寇猖獗邑故無城樹木柵為固公紉為之城城成而寇遶至躬冒矢石與民死守糧盡矢竭而圍不解乃選敢死士夜縋城下縱火焚賊所據民廬賊驚潰遁去　又曰正統間沙寇鄧茂七亂揮同楊廣領兵守將樂賊數萬至以車攻城其車之制高約與城齊冒以牛革上用大竹二交採繫之如抱手狀竹之上置板數片及城則發竹以闢兵板隨竹而下跨城以度衆廣積鐵鎒之而植

木城上以俟比至竹爲木所捍不得發又以鐵貓鉤其車令不得進退取草裹竹燈藥投其上乃以所鎔鐵澆之草著鐵即燃貓車悉焚毀賊潰廣與千戶徐昇乘勝出戰勦殺甚衆城賴以完　又曰嘉靖間湯建衡令新城寇至公捐俸犒士士爲感泣賊攻南門公遣兵載大筏渡水逆戰賊不能進明日攻東門公豫令人密布鐵蒺藜竹簽於地城上復注矢砲擬之賊復趨城南張旗執鎗翼而前我兵以狼筅格之賊仆奪其旗城上鼓噪助之賊不得利乃宵遁　又曰倭賊攻江陰主簿曹廷慧父子與兵僅十二三人縣令欲移家眷於學宮或勸曹暫自爲計曹叱曰此地乃吾死所手斫家人一耳又將刃其子衆遂不敢動賊作牛皮障自覆鑿城乃大索城中新貫火擲城外不止又用人糞煎滾用鐵銷汁探賊聚處灌之復擊以砲倭賊始不敢近

拒守三

創竭砲

左傳曰晉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八編類纂曰元攻金洛陽留守撒合讎疽發於背不能軍遂投壕水死南人共推強伸爲府令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旬伸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幸士幸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鼓子軍爲號其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又創竭砲引後漢書曰隗囂悉兵數萬斬山築堤激水灌城城未敗與引下同見上創竭砲註　鐵鎖橫江

老羆當道

晉書曰吾彥引太平御覽引

斷木爲兵

括衣爲幟

太平御覽引

樓堞皆盡

甲鼓無遺

隋書梁士彥傳曰士彥爲晉州刺史齊孤城外無援衆皆懼士彥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奮呼聲動地無敢仰視士彥後主親總六軍圍之獨守自若晝銳攻之樓堞皆盡城中甲鼓無遺後主令文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二城孤迥勢不能救乃解去

築城控攝　張幕止宿

隋書郭榮傳曰榮性清儉每軍中甲鼓無遺後主令榮於汾州觀賊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二城孤迥勢不能救乃解去

縛木接樓　縫布爲幔

北史韋孝寬傳曰孝寬守玉壁東魏大將齊神武攻之連營數十里晝夜不息孝寬於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以窺城中又縫布爲幔隨其上下以蔽之自春至秋士卒見上創竭砲註

老羆當道

晉書曰吾彥引

金賞士　私産募士　三國典略臺城未陷侯景久焚大司馬門後閣舍人高善寶以私金千兩賞其戰士直闇郡丞大業末盜賊起襲志倾私産募士得三千人乘城拒溢蕭銑將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火滅　唐書李襲志傳曰襲志仕隋為始安將軍宗思領將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火滅　唐書李襲志傳曰弘拜泉州刺史援兵會天大寒汲水灌城上俟忽為冰堅滑不能登幷丘乃引去說選平夏錄曰洪武四年閏三月楊璟攻蜀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口聞王師臨境又遣戴壽鄧與飛楊指授兵次夔州大溪口璟盡以兵為固守計於鐵索外北倚南城寨兩岸倚南城寨兩岸歲輒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塡壑道天張益兵為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以拒我師璟等攻之勿克　不滿五千人　相持百餘日　南史蔡道恭傳道恭為司州刺史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纔半歲潛作伏道以決壅水道恭載土牝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恭城內列艦艤鬬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攻城城小無備衆登陴固守以俟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犀甲腰帶及刹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北史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畧削平巴蜀之事班師之思何以相過　汲水灌城　鑒壁引纜　通鑑宋紀曰眞宗時幷州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纔半歲情危懼守將楊延昭集

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
衆救平同進計曰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至柴壁如此則寇內
外勢接宜截汾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圍既固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興果視平屠滅而不能救
五代史唐臣傳曰梁王彦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彦章圍之是時唐已得鄆州郭崇韜曰彦章圍我於此
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彦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乃遣崇
韜與毛彥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彦章果引兵急
攻之不尅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 通鑑宋紀曰徽宗時晏州夷酋卜漏反以趙遹爲招討使
漏據輸緜大屯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深密諸酋壘石爲城樹柵以守遹軍不能進

險固三

襟帶 咽喉 形勝 控扼 險要 險阻 險隘 險厄 險也 險峻 險絕 險仄 險狹 險固 險塞 險道 險徑 險路 險易 險夷 險平 險陂 險陋 險惡 險害 險難 險陷 險陰 險陽 險地 險處 險中 險內 險外 險要之地 險阻之地 險隘之地 險厄之地 險峻之地 險絕之地 險仄之地 險狹之地 險固之地 險塞之地 險道之地 險徑之地 險路之地 險易之地 險夷之地 險平之地 險陂之地 險陋之地 險惡之地 險害之地 險難之地 險陷之地 險陰之地 險陽之地 險處之地 險中之地 險內之地 險外之地 險要之資 險阻之資 險隘之資 險厄之資 險峻之資 險絕之資 險仄之資 險狹之資 險固之資 險塞之資 險道之資 險徑之資 險路之資 險易之資 險夷之資 險平之資 險陂之資 險陋之資 險惡之資 險害之資 險難之資 險陷之資 險陰之資 險陽之資 險處之資 險中之資 險內之資 險外之資 險要之勢 險阻之勢 險隘之勢 險厄之勢 險峻之勢 險絕之勢 險仄之勢 險狹之勢 險固之勢 險塞之勢 險道之勢 險徑之勢 險路之勢 險易之勢 險夷之勢 險平之勢 險陂之勢 險陋之勢 險惡之勢 險害之勢 險難之勢 險陷之勢 險陰之勢 險陽之勢 險處之勢 險中之勢 險內之勢 險外之勢 險要之形 險阻之形 險隘之形 險厄之形 險峻之形 險絕之形 險仄之形 險狹之形 險固之形 險塞之形 險道之形 險徑之形 險路之形 險易之形 險夷之形 險平之形 險陂之形 險陋之形 險惡之形 險害之形 險難之形 險陷之形 險陰之形 險陽之形 險處之形 險中之形 險內之形 險外之形 險要之處 險阻之處 險隘之處 險厄之處 險峻之處 險絕之處 險仄之處 險狹之處 險固之處 險塞之處 險道之處 險徑之處 險路之處 險易之處 險夷之處 險平之處 險陂之處 險陋之處 險惡之處 險害之處 險難之處 險陷之處 險陰之處 險陽之處 險中之處 險內之處 險外之處 險要之所 險阻之所 險隘之所 險厄之所 險峻之所 險絕之所 險仄之所 險狹之所 險固之所 險塞之所 險道之所 險徑之所 險路之所 險易之所 險夷之所 險平之所 險陂之所 險陋之所 險惡之所 險害之所 險難之所 險陷之所 險陰之所 險陽之所 險處之所 險中之所 險內之所 險外之所 險要之中 險阻之中 險隘之中 險厄之中 險峻之中 險絕之中 險仄之中 險狹之中 險固之中 險塞之中 險道之中 險徑之中 險路之中 險易之中 險夷之中 險平之中 險陂之中 險陋之中 險惡之中 險害之中 險難之中 險陷之中 險陰之中 險陽之中 險處之中 險內之中 險外之中 險要之內 險阻之內 險隘之內 險厄之內 險峻之內 險絕之內 險仄之內 險狹之內 險固之內 險塞之內 險道之內 險徑之內 險路之內 險易之內 險夷之內 險平之內 險陂之內 險陋之內 險惡之內 險害之內 險難之內 險陷之內 險陰之內 險陽之內 險處之內 險中之內 險內之內 險外之內 險要之外 險阻之外 險隘之外 險厄之外 險峻之外 險絕之外 險仄之外 險狹之外 險固之外 險塞之外 險道之外 險徑之外 險路之外 險易之外 險夷之外 險平之外 險陂之外 險陋之外 險惡之外 險害之外 險難之外 險陷之外 險陰之外 險陽之外 險處之外 險中之外 險內之外 險外之外 險要之險 險阻之險 險隘之險 險厄之險 險峻之險 險絕之險 險仄之險 險狹之險 險固之險 險塞之險 險道之險 險徑之險 險路之險 險易之險 險夷之險 險平之險 險陂之險 險陋之險 險惡之險 險害之險 險難之險 險陷之險 險陰之險 險陽之險 險處之險 險中之險 險內之險 險外之險

三城蓋以河有建舟之危山有摧輪之險左右擁軸表裏金湯險高形勝之城實爲要害之郡　許歷勸奢先據北山　郭淮策亮必爭北原　史記趙奢傳曰趙建奢救之軍士許歷曰先據北山上者勝趙奢即發萬人趨之與山隔絕藏道摇蕩民庶非國之利也遣王善之淮謀宣王屯渭南郭淮策亮必爭北原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

原　楚瓦城郢沈尹知其必亡　梁伯溝宮左氏稱其自取

居安忘危　不一姓　是三殆　九州之險是不一姓　傳晉侯曰特險與馬而虞鄰國之患是三殆也　特險爲屏　固爲寶　長世宇民者以道德爲蕃不以習險爲屏　史記魏武侯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寶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　憑洞庭者苗人亡　恃巖邑者虢叔死　吳起曰昔三苗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　傳虢叔恃制而虞滅之

考吳起之言在德而已　徵司馬之對誰險何爲　孝子去官　忠臣叱馭　漢書王尊傳先是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亦行部至其阪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

險固四　險固一

江漢爲池　吳書趙咨使魏文帝謂咨曰吳難魏不　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

軍門幕府　史記馮唐傳註索隱曰崔浩云古者出征爲將治無常處以幕爲府舍故云幕府

軍門幕府二

軍門幕府　唐書段志元傳曰志元與宇文士及勤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士及披戶內使志元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元曰夜不能辨不納帝歎曰眞將軍周亞夫何以加　又薛訥傳曰開元初講武新豐時諸部頗失序唯訥與解琬軍不動帝令輕騎召之至軍門不得入　又李勉傳曰勉禮賢下士有終始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每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之　又李石傳曰石字中玉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有材略爲吏精明聽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　又沈傳師傳曰傳師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師固拒曰誠爾顧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蕭寘杜牧極當時選云　通鑑唐紀曰馬燧平河中出高郢李鄘於獄皆奏置幕下

原幕府　棘門爲車騎將軍以幕又以車棘爲門　軍門　牙門傳喬甲趙穿當軍門而呼曰簿於險非勇也　牙建牙也　蓮花幕　青油幕蕭

與王儉書曰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
何其麗也時以入儉府爲蓮花幕

高適詩幕府參戎事

高適詩幕府制中權

帳口開安笑曰鄉生可謂入幕之賓

故與廷芝合謀應沈而利貞魔下亦從爲亂夜半難作利貞傳曰太宗以燉煌公絢渭北杖策上謁傳曰成式侍父於貞傳曰朱泚反利貞及張廷芝所統士皆幽薊河隴人

貞拔劒當軍門一見如舊止

遺幕府人爲書因所獲饋前世事無遺用者衆大驚

貞拔劒當軍門大呼曰欲過門者先殺我衆懼其鋒乃止

鄰爲秦王府記室征伐未嘗不從秦王因表留幕府

秦王因表留幕府之莫見所涯

脅秦置幕府杜如晦傳曰房元齡稱如晦王佐才秦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機祕方多事戡處無留滯房元齡傳曰房元齡稱如晦王佐才

置幕府表子昂參謀唐書平陽昭公主傳曰公主下嫁柴紹帝渡河紹以數百騎並南山來迎主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渭北紹及主對置幕府分定京師號娘子軍

即士元詩寒月上營門杜甫

詩孤雲隨殺氣飛鳥逐軍聲

攜雛喝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劉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十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吳玠書訣別玠得子羽書乃開門待制不然政事亦舍傳使去矣玠乃開道會子羽

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圍急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

賜與悉置軍門史記李牧傳曰李牧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唐書石雄傳曰雄臨財廉每朝廷賜與輒置軍門自取一匹縑餘

軍門幕府四

潛作捷布唐書封常清傳曰高仙芝以二千騎追羅達奚禽戰畧盡常清於莫下潛作捷布仙芝取讀之大驚即用之軍還判官劉眺獨孤峻爭問向捷布誰作者公幕下安得此人荅曰吾僚封常清也

幕府皆一時高選西幕府皆一時高選

俱爲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輒門號二龔

軍門幕府五

詩唐杜甫詩曰轅門照白袍又曰風動將軍幕錢起詩曰煙波帶幕府海日生紅旗半掩出轅門劉禹錫詩曰相府開油幕戎昱詩曰轅門壓塞雄劉希夷詩曰軍門壓黃河王昌齡詩曰紅旗半掩出轅門權德輿詩曰三城曉角起轅門一縣繁花照蓮府

碑唐韓雲卿平淮碑曰援桴軍門氣凌山河

傳唐孫逖伯樂川傳曰闔轅門於大荒

驃騎幕安西幕諸光義詩常思驃騎幕李白詩安西幕府多才雄參戎事制中權李端

寶憲置幕郗超入幕後漢書竇憲既平匈奴威名大盛以班固傅毅之徒皆置幕府典文章晉謝安王坦之詣桓溫令郗超坐帷帳中風動

杖策上謁拔劒大呼房元齡陳利貞傳曰太宗以燉煌公絢渭北杖策上謁

徧遺雉兔獨牧人物段成式酉陽雜俎曰徧遺雉兔獨牧人物

府舉左右旛招武士得前將軍趙充國後將軍公孫敖等擬陰君無忌招賢士虛右席得侯嬴朱亥等

欽定四庫殿文圭投知已啟云將軍之舉左旛襲武者咸思効勇公子之虛右席則文者競願呈才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四

軍門幕府

武功部　屯營一

增太公兵法曰張軍處將必避七舍七殃武王曰何謂七舍七殃太公曰地高而仰者也何謂地社卑而下者也何謂天社太公曰地高而仰者也何謂地社卑而下者也何謂天社勿居呑害勿居蜚鋒勿居枯泉武王曰何謂呑害即人所聚五穀墓丘陵閒也何謂枯泉枯澤無水者也何謂蜚鋒地斥鹵禿不生草木也所謂七舍七殃不張軍處將也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唯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是謂必勝　吳子論將篇曰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飄數至可焚而滅吳子治兵篇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太白陰經曰偃月營形象偃月背背山臨面陂澤輪逐山勢弦隨面直地窄山狹之所營　又曰偃月外營右置上弦門中置偃月門左置下絃門

增宋書宗越傳曰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　唐書曰劉黑闥攻陷洺水秦王阻水爲連營分奇兵絕其餽路　又韋雲起傳曰幷丹寇營州煬帝詔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敕民可汗以二萬騎受節度雲起使離爲二十屯屯相聯絡四道并引令曰鼓而行角而止非公使毋走馬　又裴行儉傳曰行儉討突厥大軍次單于北暮立營濠塹既周遽令移就崇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問何以知之行儉笑曰自今但依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　通鑑唐紀注云貞觀十二年於元武門置左右屯營以諸衛將軍領之　通鑑唐紀曰龐師古營於清

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處不聽　五代史謝彦章傳曰彦章爲梁騎將與賀瓌行視郊外瓌指一地語彦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柵之地也已而晉兵柵之瓌疑彦章陰以告晉益惡之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於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坪移兵守之　遼史國語解曰軍馬頓舍不設營壘折木梢爲弓以爲圍集之所又諸國使來道傍簽置木梢弓以充欄楯　平夏錄曰至正辛卯歲汝頴兵起明玉珍乃圍結里中人屯於青山衆推爲屯長　弁州史料曰李文忠救大同前軍已去虜五十里而營文忠遽移之五里前阻水自固虜果夜率衆來劫我不可動　兵畧纂聞曰楊洪以左都督節鎮宣府其守邊屯營專用鐵蒺藜

屯營三

雁門　犬丘　後漢程不識爲將軍屯軍雁門與匈奴旺鼎將軍屯軍犬丘匈奴兵近識旺鼎將軍字兒也邑名犬名兒兒犬必驚宜急移不從遂戰死　飛狐　傾月　漢書匈奴入雲中郡上命

車騎將軍李廣與使任敞爲浮橋夜渡築艦月壘　以藩相次　前後相疑也　周禮營壘相次也　右背左次　兵法右背丘陵前左水澤易曰左次无咎左水右背高　陸渾　彭亡　吳志陸抗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格據柴桑故屯柴桑抗臨去更繕完城圍葺其樓櫓傳曰今天賜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從之比明城立而水已合凡行軍下營四面設火鋪鈴架以備又　軍細柳　環剛車　亞夫屯於細柳漢出塞見單于精兵乃令剛車自環爲軍者爲　與親屬作營壘　依險固築營壘　無兵號君子　獨駐曰亞夫真有將軍之風矣　領是大軍　屯於中壘　居兩山間　連七百

聯校自固　漢法偏將別屯則許專殺　趙充國曰校雖不經用木相買穿自固　漢書李陵傳曰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陣鼓行而前軍中倡可謂有亞夫之風矣　徐晃　偏將別專　諸葛奇才　節文指畫　蜀志諸葛亮軍退司馬宣王行其營壘處曰天下奇才也　魏志劉艾年十一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時人多笑爲後爲將立大功　魏志鄧艾傳曰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陣鼓行而前軍中倡可謂有亞夫之風矣　徐晃　偏將別專　諸葛奇才　節文指畫　蜀志諸葛亮軍退司馬宣王行其營壘處曰天下奇才也　魏志劉艾年十一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時人多笑爲後爲將立大功　魏志鄧艾傳

聖前行持載盾後行持弓弩　漢書李陵傳曰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陣鼓行而前軍中倡可謂有亞夫之風矣　徐晃　偏將別專　諸葛奇才　節文指畫　蜀志諸葛亮軍退司馬宣王行其營壘處曰天下奇才也　魏志劉艾年十一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時人多笑爲後爲將立大功　魏志鄧艾傳曰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陣鼓行而前軍中倡可謂有亞夫之風矣　徐晃　偏將別專　諸葛奇才　節文指畫　蜀志諸葛亮軍退司馬宣王行其營壘處曰天下奇才也　魏志劉艾年十一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時人多笑爲後爲將立大功　魏志鄧艾傳

增與親屬作營壘　後漢書樊宏傳曰王莽末宏與宗家親屬

無兵號君子　獨駐曰亞夫　晉書劉超爲射聲校尉無兵號曰君子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　漢書李陵傳曰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陣鼓行而前軍中倡可謂有亞夫之風矣　徐晃　偏將別專　諸葛奇才　節文指畫　蜀志諸葛亮軍退司馬宣王行其營壘處曰天下奇才也　魏志劉艾年十一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時人多笑爲後爲將立大功　魏志鄧艾傳

增居兩山間　連七百　後漢書樊宏傳曰王莽末宏與宗家親屬

不結營部　野宿皆成營欄　東野宿皆成營欄

屯營四

別營基時潘安仁詩　君子營晉書載記曰石勒村婦甚喜果敗懷光　馬止營合見也營二

陣一

周禮曰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數之節遂以蒐田　太公六韜曰凡用兵之大要當敵臨戰必置衝陣便兵所處然後以車騎分為烏雲之陣此用兵之奇也所謂烏雲者烏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　孫子九地篇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吳子料敵篇曰齊陣重而不堅秦陣散而自鬬楚陣整而不久燕陣守而不走三晉陣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陣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徼其左右脇而從之其陣可壞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鬬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徼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退速奔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慤其民愼好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鈎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陣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　司馬法曰凡陣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　史記律書曰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平水害　蜀志諸葛亮傳曰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　北史源賀傳曰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舊說畧採至要為十二陣圖上之　太白陰經曰黃帝設八陣之形車廂洞當金也車中黃土也鳥云鳥翔火也折衝木也龍騰却月

水也雁行鶺鴒天也輪車地也飛翼浮沮巽也　又曰天陣居乾爲天門地陣居坤爲地門風陣居巽爲風門雲陣居坎爲雲門飛龍居震爲飛龍門武翼居兌爲武翼門鳥翔居離爲鳥翔門蛇盤居艮爲蛇盤門天地風雲爲四正門龍虎鳥蛇爲四奇門乾坤艮巽爲闔門坎離震兌爲開門　太平御覽唐太宗謂朝臣曰朕少時觀兵陣即知強弱常取我弱對其強強對其弱敵犯其志將帥簡軍士除地爲場北上中間二百步立五表表間五十步爲二軍進止之節遂聲鼓有司舉旌士衆皆起行及表擊鉦乃止又擊三鼓有司舉旌士衆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旌士衆皆起驟及表乃止東軍一鼓舉青旗爲直陣西軍亦鼓舉白旗爲方陣以應次西軍鼓舉赤旗爲銳陣東軍亦鼓舉黑旗爲曲陣以應次東軍鼓舉黃旗爲圓陣西軍亦鼓舉白旗爲方陣東軍亦鼓舉青旗爲直陣以應凡陣先舉者爲客後舉者爲主每變陣二軍各選刀楯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二挑戰迭爲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爲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爲勝負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直陣然後變從餘陣之法既已兩軍俱爲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衆皆跪又聲鼓舉旗士衆皆起行表跪進如前復其初　宋史吳璘傳曰璘立疊陣法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日至一行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並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　遼史兵志曰凡行兵見敵軍既陣料其陣勢小大山川形勢往回道路救援捷徑漕運所出各有以制之然後於陣四面列騎爲隊每隊五七百人十隊爲一道十道當一面各有主帥最先一隊走馬大譟衝突敵陣得利則諸隊齊進若未利引退第二隊繼之退者息馬飲水籾諸道皆然更迭進敵陣不動亦不力戰歷二三日待其困憊又令打草穀家丁馬施雙篷因風疾馳揚塵敵陣更互往來中既饑疲目不相覩可以取勝若陣南獲勝陣北失利主將在中無以知之則以本國四方山川爲號聲以相聞得相救應

左傳曰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晉師救鄭隨武子曰荊尸而舉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法制也尸陳也茅明也前有茅明也古者師出有名有罪曰討無罪曰伐楚武王始更此爲陳法遂以爲名在軍右者持白旄以麾軍衆爲前茅慮無也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謂伏旨持以絳及白爲旗見騎賊舉絳或曰時楚以茅爲進識　周書太祖文帝紀曰太祖令軍人實三日糧輕騎渡渭擊之追及於渭北會戰自旦至日中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獲馬二萬匹牛稱是收其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至沙苑距齊神武軍六十餘里齊神武聞太祖至引軍來會太祖令諸將謀之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陣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胷蓐中聞鼓聲而起申時齊神武至望見軍少競馳而進不爲行列總萃於左軍兵將交太祖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爲二隊大破之　又李光弼傳曰賊帥周摯與安太清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欲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鋒銳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是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強而可破者亂也今以衆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絶常山糧道城中乏草馬食藁藉光弼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分給廷玉等光弼與史思明相守四十餘日思明絶常山糧道城中乏草馬食藁藉光弼單入生死以之　通鑑唐紀曰李光弼與安太清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欲軍入登陴望曰彼軍鋒銳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是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召諸將曰彼強而可破者亂也今以衆亂擊亂宜無功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

顧以象戰陣之形

名 背水 因山

隨山而為圍陳

連衡 支離 諸葛亮軍令云連衡者陳之卒以侵衛衛人病之案支離陳名蛇勢

行而待之戰者陟嶺不便宜以車蒙陣

疏首 張翼 左傳范匄曰塞井夷竈陣於軍中而疏行首史李牧為奇陣張左右翼也

陣名 鄭魯 吳越 春秋

石壘 車蒙 晉記云諸葛孔明於漢中積石為壘方可數百步壘四郭又聚石為八行相去二丈許若賊騎左右來至使之前行止不正不結無部伍有警輒亂

鶴列 丈桓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文帝莫能識之

魚麗 左傳曰哀十七年越子為左右句卒注鈎伍相著別之陣有萃車之陣

雁行 左傳范匄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請軍陣行列之成也

晦厥 漢書韓信攻趙背水為陣曰破趙會食吾以勝趙軍吏怪而問信曰置之死地而後存衆乃服又云項羽被漢追至烏江自度不得脫於是引其騎因四面信所破趙還存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刎

飛龍 騰蛇 後魏書高宗文成帝紀曰和平二年制戰陣之法十有餘

鈎陳 積卒 水經注曰河南有鈎陳壘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尚書所謂不期而會者也

疏首 張翼 左傳范匄曰塞井夷竈陣於軍中而疏行首史李牧為奇陣張左右翼也

越雁 鄭鴈 吳越春秋

蛇勢 鶴列 丈桓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文帝莫能識之

晦厥 漢書韓信攻趙背水為陣曰破趙會食吾以勝趙軍吏怪而問信曰置之死地而後存衆乃服又聚石為八行相去二丈許若賊騎左右來至使之前行止不正不結無部伍有警輒亂

飛龍 騰蛇 後魏書高宗文成帝紀曰和平二年制戰陣之法十有餘

鈎陳 積卒 水經注曰河南有鈎陳壘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尚書所謂不期而會者也

伐 左傳曰河有鈎陳壘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尚書所謂不期而會者也

也

箕張翼舒　羊羣大聚　張翼東京賦云火烈具舉武士星散鶴鵝皆陣名魚麗陣勢其張翼舒亦陣名抱朴子云羊羣之所及羊陽亦勝

前無勁敵所向無堅壘　握機連衡　緣山入谷　洛書兵鈐云有連衡陣而彌縫補闕也此蓋魚麗陣法　國語范蠡曰凡陣之道設右為牝左為牡

勝　堵壓雲霞　又云如垣堵壓之如雲霓覆之　陳琳武軍賦整行素律決敵中原八部方置山布星陳　先偏後伍　伍承彌縫注二十五人為伍以居前五人為伍次之伍承偏之道設右為牝左為牡

山布星陳　又云如垣堵壓之如雲霓覆之　陳琳武軍賦整行素律決敵中原八部方置山布星陳　先偏後伍　伍承彌縫注二十五人為伍以居前五人為伍次之伍承偏之道設右為牝左為牡

而陳之　疏　右山左水　前兩後伍　兵法曰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下詳前

者四萬　唐書康承訓傳曰軍吏請擊之公曰不可既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未滿請擊之公曰不可既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

陣越子為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進吳師大潰　為陣列自圍賊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　兵署纂聞曰明威寧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帥千人巡邊賊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威寧止之即揮兵上山

買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　兵署纂聞曰明威寧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帥千人巡邊賊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威寧止之即揮兵上山

舒輸傳曰軍吏前後正治故不可要而擊之也堂堂之陣者謂營陣堂堂不盲亂也不可敗而擊之也堂堂之陣者謂營陣堂堂不盲亂也

者謂行軍也前後大盡寶西原與賊將崔乾祐戰乾祐為

既陣而擊　未陣即舞　左傳曰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

司馬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　夾水為陣　上山為陣　左傳曰越子伐吳吳人禦之笠澤夾水而　人禦之笠澤夾水而

車以行　必施而疏　晉

車為圓陣　舫為方陣　龍韜志田豫傳曰鄧陵侯彰結圓陣弓弩持滿於內疑賊乃發　李靖對太宗曰車為圓陣舫為方陣

無法指揮嗤笑　武侯舊法　臨淮遺法　李靖對太宗曰車為圓陣舫為方陣

擒賊乃發　犯京畿廷王申號令嘯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思對曰吾

王申號令嘯鼓角部伍坐作進退若一朝思對曰吾

兵間久今始知訓練法廷玉剛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　堂堂正正　十十五五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正正之旗

兵間久今始知訓練法廷玉剛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　堂堂正正　十十五五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正正之旗

與馬隣毛中渭潘他日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玉與馬隣毛中渭潘他日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廷

彤圖體方　步南騎北　玉海引洪氏曰八陣題六十四重易之卦也卦月題二十有四重易之卦也卦月題二十有四

彤圖體方　步南騎北　玉海引洪氏曰八陣題六十四重易之卦也卦月題二十有四

三十二圖　四十六訣　玉海曰咸平二年十一月車駕親征河北內出陣圖示殿前都指揮使王超等令議其部分三年內出陣圖三十二以示輔臣

三十二圖　四十六訣　玉海曰咸平二年十一月車駕親征河北內出陣圖示殿前都指揮使王超等令議其部分三年內出陣圖三十二以示輔臣

唐書裴行儉傳曰行儉為營陣部伍料勝負別器能等四十六訣

至和八陣　嘉祐　翰林學士胡宿看詳駕部員外郎尹洙所進裴子新令及八陣圖頗精詔獎諭　又曰嘉祐四年

黃帝丘井法　風后　李靖問方之義五為陣法四為陣部伍料勝負別器能等四十六訣

握機文　為歸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渾沌形圓而勢不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　李靖問對太宗曰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之義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渾沌形圓而勢不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

握機文　為歸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渾沌形圓而勢不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

尚英初起行閩與倭數百據深事不敵倭遇大小數十戰多有功其退海也嘗以三翼夾輜重公令賊舫為方陣戚士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得進遂舍而去　唐書李靖對太宗曰戚繼光練法廷玉剛然曰此臨淮王遺法也　彤圖體方　步南騎北　玉海引洪氏曰八陣題六十四重易之卦也卦月題二十有四

車旗麾進退趨闘之法　陣法上內史　陣圖示宰相　唐書裴行儉傳曰凡戰張須陳先登士信傳曰凡戰張須陳先登士信　通鑑宋紀曰眞宗咸平四年出陣圖示　唐書裴行儉傳曰凡戰張須陳先登士信傳曰凡戰張須陳先登士信　通鑑宋紀曰眞宗咸平四年出陣圖示

須施士信陣法上內史　通鑑宋紀曰眞宗咸平四年出陣圖示

宰相命督將練士以備北邊

陣四

烏雲

晉太公謀曰烏雲之陣陰陽皆備或屯其陰或屯其陽處山之陰備山之陰處山之陽備山之陽

如荼如火如墨

吳語曰吳王夫差乃戒令秣馬食士厲兵礪甲係馬舌出火

四奇四正

太白陰經曰飛龍虎翼鳥翔蛇蟠為正太白陰經曰天地風雲為四奇陣天地風雲為四正陣

魚鱗

後漢書禮儀志曰立秋之日武官肆兵習戰陣之儀後漢書陳湯傳曰湯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壍城三里止營傳陳望見單于城上立櫜櫝數百人被甲乘城

雁翅

孫吳兵法六十四陣之名曰雁翅劉乘之

聚細石為之

玉海引荊州圖副云永安宮南一里有諸葛一道十道方行以營備之乃使十乘為一道十道方行以營備之

天地人三陣

唐書負半千傳

七德舞

唐書禮樂志曰七德舞者本名秦王破陣樂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及皇甫德謨等更制歌辭名曰七德舞

常山蛇勢

玉海盛弘之荊州記云八陣圖及壘皆圖兵勢行藏之權以為常山蛇勢

平地禦寇之方

後魏梁伊傳曰伊為行臺討蕭寶夤於關中伊乃令秣馬厲兵分為三道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桓溫伐蜀經之以為常山蛇勢

如荼如火如墨

吳語曰吳王夫差乃戒令秣馬食士厲兵礪甲係馬舌出火

三疊連環

宋紀曰王德用善陣法發急不相救以至於敗誠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立功

平戎萬全圖

玉海曰慶曆四年上製平戎萬全圖

為兩方陣

五代史梁臣傳曰劉鄩以兵萬人攻魏城晉人兵再合鄩大敗

為兩方陣

晉書李承式備兵榆林榆林故朝方地軍素不習陣公用握奇正相生變化無窮而貂自訓練指麾如意

為三疊陣

宋紀曰元昊乘慶歷中人人知兵遂為諸邊冠

為前鋒一為後殿二為左翼二為右翼凡中心建旗方陣三為一大將主之

三疊連環陣內三陣三為一陣各大將一人主之

為方陣一為前鋒一為後殿二為左翼二為右翼凡九圖共成一陣內三陣三為一陣各大將一人主之

三疊連環陣內三陣三為一陣各大將一人主之

為方陣一為前鋒一為後殿二為左翼二為右翼凡中心建旗方陣三為一大將

蛇出平沙鷙鸇飛波濤無動勢鱗介避餘威會有知兵者臨岐指是非

增記唐獨孤及八陣圖記云黃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握機制勝為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僭神不惑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車以接其後列門具將發升後令戰弛張則二廣失舉掎角則四奇皆出天寶中有為鞮鈴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

增諭宋史兵志曰熙寧八年帝諭近臣曰黃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此即九軍陣法也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遭久亂將帥通曉者頗多故造六花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即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為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則內外俱圓矣故以方以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為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為四廂軍與中軍共為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為九軍開國以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即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為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為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即殿前都虞候專總中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中陣圖為法失之遠矣今可約李靖法為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之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於一法而已止曰營行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為正陣為奇也

增參玉海曰宋熙寧七年十月上以新安結隊法并賞罰格及置陣形勢等遣近侍李憲付廓延帥趙卨俾講求推及諸路於是卨奏曰伏詳置陣之法以結隊為先今聖制維與古同而用法尤為精密此蓋陛下天錫勇智不待學而後能也然而議者云四十五人而一長不若五人而一長之容且以五人而一長即五十人而十長之屬之閭胥四兩為率五兩為伍屬之比長五伍為兩兩為卒屬之卒長百人為都五都為營五營為軍十軍為廂四廂都指揮而下各有節級有負品亦昔之比長閭胥族師黨正之任也況八陣之法久

失其傳聖制煥然一新稽之前聞若合符節蓋法
四年八月命兵科給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
臣通考古今陣法莫有過於軒轅黃帝破蚩尤之陣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軍歸中專主旗鼓八節旋繞悉聽
指揮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若正南受敵則東南西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
翼以援之其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
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法者惟姜太公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吳起以下莫能知也其名之曰
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中亦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
羲八卦小陣則法文王六十四卦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遁甲有九星開八門用三奇者則又
黃帝命風后為之也蓋聖人以神道設教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夫將居於元武之位而北岳則常山蛇也故
曰常山蛇陣林時居兵科見圖營軍無統制每出征人馬多雜沓致死劾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請以事委
之林乃用此陣教閱隊伍始整

論　蘇氏曰司馬法曰五人為伍五伍為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二百五十取三焉而為奇其餘七以為正
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為之曲折以盡其
數以極其變鉤聯蟠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
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猶識其遺制以為可用

議　明華鈺京營議曰今之營陣名曰四方平定陣大都以車外環遇賊衝突間隊出矢砲自車隙中射打賊
退出馬兵追殺復來仍收入車陣中三衝三敵即此完局閫之副將王鳴鶴曰此即宋之平戎萬全陣之遺矩
也宋朝兵制之弱大都由制陣之無法俟敵來攻僅為應兵絕無先發制人及設伏出奇之策自武穆一出專
好野戰不學古法妙用在心故能橫行匈奴中本朝惟宋制之仍天下陣法大敝多相仿佛每當大敵怯弱不
前竊考孔明八陣之變歷代之說雖不同然其要機全在二十四隊遊兵如四時之閏補偏救弊皆賴於此故
變化不可窮盡假令止於八八六十四陣陣亦易窮矣

騎一

太公六韜曰置騎之吏數五騎一長十騎一吏百騎一率二百騎一將易戰之法五騎爲列前後相去二步隊間五十步險戰者前後相去十步左右二步隊間二十五步三十騎爲一屯六十騎爲一輩十騎一吏縱橫相去百步周還各復故處　又曰選騎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以上壯健捷疾超絕倫等能馳騎教射前後左右周旋進退越溝塹登丘陵冒險阻絕大澤馳強敵亂大衆者名曰武騎之士不可不厚也　又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　又曰騎有十勝九敗敵人始至行陣未定前後不屬陷其前騎擊其左右敵人必走敵人行陣整齊堅固士卒欲鬬吾騎翼而勿去或馳而往或馳而來其疾如風其暴如雷白晝如昏數更旌旗變易衣服其軍可克敵人行陣不固士卒不鬬薄其前後獵其左右翼而擊之敵人必懼敵人慕欲歸舍三軍恐駭冀其兩旁疾擊其後薄其壘口無使得入敵人必敗固深入長驅絕其糧道敵人必飢地平而易四面見敵車騎陷之敵人必敗敵人奔走士卒散亂或掩其前後其將可擒敵人暮返其兵甚衆其行陣必亂令我騎十而爲隊百而爲屯車五而爲聚十而爲羣多設旌旗雜以強弩或擊其兩旁或絕其前後敵將可虜此騎之十勝也凡以騎陷敵而不能破陣敵人佯走以車騎反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車騎陷之敵人必敗敵人奔走士卒散亂令我騎十而爲隊百而爲屯車五而爲聚十而爲羣敵人伏我兩旁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之間敵居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明將之所以遠避暗將之所以陷敗也　通典曰孫臏云用騎有十利一曰迎敵始至二曰乘敵虛背三曰追散亂擊四曰迎敵前擊後使敵奔走五曰遮其糧食絕其軍道六曰敗其津關廢其橋梁七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振八曰攻其慢怠出其不意九曰燒其積聚市里十曰躁其田野係累其子弟此十者其騎戰利也夫騎者能離能散能集百里爲奇千里而赴出入無間故名離合之兵也　詞林海錯曰漢制執金吾所管兵皆赤衣故曰緹騎緹赤色也　蜀志曰

趙雲字子龍隨先主為先主騎　會稽典錄曰朱育謂鍾離牧曰大皇帝以神武之姿欲得五千騎乃可有圖令騎無從出而懷進取之志將奈何鍾離曰大皇以中國多騎欲得騎以當之吳神鋒弩射三四里洞穿三馬騎敢近之乎　金史兵志曰正隆二年於侍衛親軍四猛安內選三十以下千六百人騎兵曰龍翔步兵曰虎步以備宿衛

騎二

後漢書呂布傳曰布見操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　蜀志張飛傳曰布見操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　晉書載記曰苻堅伐晉恐謝石等遁舍大軍於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　唐書薛仁貴傳曰仁貴副程名振經略遼東戰石城有善射者殺官軍十餘人仁貴怒單騎突擊賊弓矢俱廢遂擒之　又李光顏傳曰元和九年討蔡明年大破賊時曲初賊最壓其營以陣衆不得出光顏毀其柵將數騎突入敵中反往一再衆議光顏矢集其身如蝟子攬馬鞅諫無深入光顏挺及叱之於是士爭奮賊乃潰北　酉陽雜俎曰徐敬業射必溢鏑走馬若滅老騎不能及　五代史梁臣傳曰梁太祖以張歸厚為騎長梁攻時溥歸厚以麾下先進九里山遇徐兵而戰梁故將陳璠叛在徐歸厚望見識之瞋目大罵馳騎直往取之矢中其左目　又晉高祖本紀曰莊宗已得魏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莊宗馳救之兵未及陣為鄩所掩敬瑭以十餘騎橫槊馳擊取之以旋莊宗拊其背而壯之　又義兒傳曰李存孝猿臂善射身被重鎧槊弓坐稍手舞鐵撾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　通鑑宋紀曰欽宗時王德以十六騎徑入隆德府縛金守臣姚太師獻於朝欽宗問狀姚對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叉耳由是人呼為王夜叉　金史宗翰傳曰宗翰襲遼帝於五院司希尹為前驅所將纔八騎與遼主戰一日三敗之　金州史料開平王世家曰常遇春進攻河南元兵五萬陣洛水北將合遇春單騎突其陣敵以二十騎攢槊刺遇春遇春發一矢殪當先者大呼而入麾下壯士從之遂盡殺其二十兵畧纂聞曰景泰時也先大舉入犯總兵楊洪石亨帥師出張翼門迎其鋒或謂衆寡不敵謙騎敵遂大潰

等初餘五六騎自山東至尋改餘十餘騎自河南至尋又七八騎自湖廣至軍門下馬大呼曰某處參將某人差來頭目某人曰某參將昨日已整兵幾萬入援報知鐙仗易色以疑其心示衆也賊以爲實然遂遁去

騎三

衆宿 如衆三晉云欲知敵形色可勝之符先戰以二十八騎惑之二十八騎象二十八宿也漢書云高帝時北貊來貢衆騎注曰衆勇也其勇如衆

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匈奴騎其西方晝北方盡騮南方盡驪東方盡駵云馬如激電人衆飛仙 能馳 善隨 上見騎一淮南子云夫善騎者隨各以其所好反自爲制焉

蕩騎 緹騎 王隱晉書云衛史中丞傅咸北軍中侯鄭翔等以爲三驅圖有幽州蕩騎各五千人 東觀漢記云永平十五年顯宗東巡御

其驚勇使將虎豹騎計重丘賊龍之封重壽亭侯又云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北伐歸見太祖休年少孤牧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常隨爲虎所逐顏尉虎應聲而斃太祖壯

虎騎 豹騎 魏志云太祖哀曹眞少孤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常隨爲虎所逐顏尉虎應聲而斃太祖壯

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之封重壽亭侯又云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北伐歸見太祖休年少孤牧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常隨爲虎所逐顏尉虎應聲而斃太祖壯

突騎 童騎 魏志云太祖哀曹眞少孤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常隨爲虎所逐顏尉虎應聲而斃太祖壯

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之封重壽亭侯又云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也北伐歸見太祖休年少孤牧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常隨爲虎所逐顏尉虎應聲而斃太祖壯

騎 遲騎 須又曰李密料士八千騎四騶騎分左右以內騎營北邙軍雄信以外騎營偃師

程知節傳曰知節領驍騎之李密王世充與密戰知節以百

知節領驍騎之李密王世充與密戰知節以百

驍騎 熊騎 驍騎之戲 陳書韋翩傳曰翩守子羽有志操以孝著稱爲驍騎將軍領陳逆順大節禍福之效音辭暢厲虎所逐顏尉虎應聲而斃太祖壯

唐核 軍鋒銳 張瑞漢記蔡邕上靈帝書云伏見幽州突騎冀州強弩爲天下精兵國家膽核

持赤幟 著紫巾 漢書韓信傳曰信伐趙未至井陘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

置飛騎 領轂騎 唐書兵志曰擒六鞘曰騎者軍之侗候

擊便寇 破標牌 太公六韜曰騎者軍之侗候

羽林騎 鐵林騎 海錄碎事曰漢武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言爲國之羽翼如鐵鷂子爲鐵林騎

原上

為用騎上下山如飛材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　英雄記曰公孫瓚常與健騎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為左右翼白馬義從　充國善騎　韓嫣善騎　漢書云趙充國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　史記云韓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即位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　二十四騎　馬攻赤者賊不利吏士散已盡馬復與二十四騎還詣洛陽　詳見相注　女騎千人　後漢書曰梁冀妻孫壽善為妖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或驅馳或驟往返於市又為遊觀之戲或騎馬或乘輦或著男子服飾作驚惶狀以此為美京師貴戚皆競效之　詳上注　左右翼註　增緩服戲

柏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為兩陣擺列騎兵望之皆懼莊宗察鍾以飲酬源曰卿望梁家赤馬陣色皆兵也酣宴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引鍾數巡奮槊馳騎犯其陣也酣源笑曰有其表耳璽曰歸吾麾下試之　女騎千人　健騎數十　後漢書曰梁高祖至長安弘之於城北驰道內築觀數千人善騎射善技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患騎士不足乃悉召長安諸馬色皆兵望之皆懼莊宗察鍾以飲酬源曰卿望梁家赤馬陣色皆兵也酣宴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引鍾數巡奮槊馳騎犯其陣也酣源笑曰有其表耳璽曰歸吾麾下試之　二十四騎　東觀漢記云鄧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　二十八騎　東觀漢記云鄧

白馬挾二押將而還　百騎度遼　七騎破陣　唐書江夏王道宗請以百騎往帝許之　人挾二騎　各俘一騎　弁州史料親征考曰宣德三年上巡邊欲親擐以俟乙卯上率之出喜峰口　兵畧纂聞曰嘉靖時都督馬芳營於雲州賊以兩纖騎挑戰公恚曰吾騎不可寡用乎呼馬奉葛柰兩人來飲之卮酒而往拒之各俘一騎衿甲而縛坐中軍之鼓下賊衆遥望為寒恐遂

增因騎置以聞　詞林海錯曰李陵傳因騎置以聞騎置謂驛騎也文帝紀為給驛置

靈聲簡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隴數騎　周齊毋以騎戰　詞林海錯曰周齊毋以騎戰驅中國人為肉簿

山動地湧　又曰雲塵鎖山動地湧

騎快馬如龍　梁書曹景宗傳曰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絃作霹靂海曰擁拔山超海

箭景騰雷之騎　記纂淵海曰景騰雷之騎

戍卒一

增詩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戍卒二

增後漢書光武紀曰十五年徙雁門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關居庸關以東　通鑑曰齊天保三年自黃櫨嶺起長城北至社平戍四百餘里置三十六戍　唐書哥舒翰傳曰翰築神威軍青海上更築龍駒島號應龍城輸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　又盧鈞傳曰鈞代北鈞坐城門勞遣攜家人以觀戍卒驕顧家屬不欲去酒酣反攻城迫大將李文矩爲帥鈞倉興士五千戍代北鈞坐城門勞遣攜家人以觀戍卒驕顧家屬不欲去酒酣反攻城迫大將李文矩爲帥鈞倉卒奔潞城文矩投地僵卧稍諭叛者衆乃悔服即相與謝鈞迎還府斬首惡乃定詔趣戍者行密使盡戮之時戍人已去潞一舍鈞選牙卒五百壯騎百以騎載兵夜趨遲明至太平驛盡斬之　通鑑唐紀曰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河北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祈禱牧馬料兵而後度河時默啜悉衆西擊突騎施張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從之仁愿表留歲滿鎮兵以助其工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悉擒之斬於城下軍中股慄六旬而成　通鑑宋紀曰宋太祖戒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勞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情

又曰宋孝宗淳熙九年命兩淮戍兵歲一更　遼史曰遼以勁兵守居庸及金兵臨關厓石自崩戍卒多壓死不戰而潰　兵畧纂聞曰洪武時命信國公湯和行視山東登萊淮揚吳越閩嶺濱海要害築城凡數十户取一丁爲兵戍之

戍卒三

原葵丘　樂宅史記齊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瑯琊範蠡縣南七十里有晉樂彥輔宅周回十餘畝名爲戍宅　戍申　弘之荊州記云襄弘戍許　詩云揚之水不流東薪彼其之子不

與我戍申毛傳曰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又曰不與我戍甫又不與我戍許孔疏曰平王母家申國所戍准應戍申不戍甫許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惜甫許又言甫許不戍甫許也

及瓜 采薇

甫許也

及瓜 采薇

實誼過秦論曰信臂卒陳利兵而誰何 及瓜 采薇

宋亡皆廢圖籍悉復其制 原發閭左 戍隴西

王褒引武帝時女子乘亭障戍帝詔卒治河者著外徭六月以卒治河之勞著外徭役月近得同外徭六月 增徙塞下 戍關東

上言守邊備塞勸農立本當世急務二事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通鑑唐紀曰德宗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人戍關東時吐蕃通和西邊無警而河南北諸鎮連兵拒命關東驟然故抽京西防秋之兵以戍關東

龍屯兵 歸本土

漢宣帝地節三年詔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後漢書光武二十六年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發遣遣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轉輸給食也

高安積粟

曹毘江賦云爾乃南陵峻岑巖高閉簿伐衛四固不勞永全所謂天險難外地險岳立桓溫表云高安戍是孫權每征還遣上方諸軍鉤賜處地權又常大積米谷於此以備須濡者也 戍

勤五年 更有三品

天子曰勤戍五年子一人無田產甚武賣妻子戍者未歸代者當發困苦日甚今邊陲無事而虛殫兵革戍者令有司爲贖其田產妻子從之

問家室 贖田產

唐書李勉傳曰勉遣戍兵常視其資糧春秋存問家室故能得人死力勉入謝曰公之賜也勉何敢私

三日律謂縣戍卒一月一更是爲卒更貧者欲顧更錢者出次直顧者用二千爲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爲之

一人 兵

唐書突厥傳序

一人擁盧車前二人挽之一人推

女乘 卒治河

漢文帝時鼂錯

增 徙塞下 戍關東

漢書賈誼過秦論曰信臂卒陳利兵而誰何

盛丁 寨兵

通鑑元紀曰元成之時而

增 毅卒 精卒

揖譯后虎臣毅卒隨江而守

地接溪峒宋實錄曰元成宗元貞元年春正月以劉國傑爲湖廣平章政事辰澧溪諸蠻在澧曰盛丁在辰曰寨兵

增 更卒

漢食貨志曰董仲舒說武帝曰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爲得不困於古注更卒謂給郡縣一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立役三十倍於古也

守捉

唐書兵志曰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

列屯北邊

又曰郭子儀傳曰大曆九年子儀入朝對延英帝與

爲天子戍隴

又曰劉澧傳曰澧爲瀘洲刺史詔以所部爲天子戍隴發其兵千五百人敢違令者德宗甚寵之

增 願充一卒 不戍一卒

唐書李邕傳曰邕聚遠化之人貴温復爲邕請戍邊自效詔更天下人皆直戍邊

不習山川 居常凍餒

唐書突厥傳序

增 徙塞下 戍關東

漢文帝時鼂錯

增 精卒 揖譯后虎臣毅卒隨江而守

女乘 卒治河

漢書賈誼過秦論曰信臂卒陳利兵而誰何

盛丁 寨兵

通鑑元紀曰元成之時而

地接溪峒宋實錄曰元成宗元貞元年春正月以劉國傑爲湖廣平章政事辰澧溪諸蠻在澧曰盛丁在辰曰寨兵

一卒 戍

桓溫表云高安戍是孫權每征還遣上方諸軍鉤賜處地權又常大積米谷於此以備須濡者也

原南陵簿衛

唐書突厥傳序

戍卒五

宋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應制詩曰沉舟蓋長川陳卒被原隰

增詩 魏王粲從軍詩曰官渡剚一卒長林

戍卒四

預艱阻　唐杜甫兵車行曰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

【賦】漢班固西都賦曰列卒周匝星羅雲布　晉左思吳都賦曰雕題之士鏤身之卒　又魏都賦曰薄戍綿幕無異蛛蝥之網弱卒鎖甲何異螳螂之衛

【詔】漢書宣帝地節三年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餽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論】漢賈誼過秦論曰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奏議】漢書鼂錯傳曰錯上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貊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也則卒積死夫胡貊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稀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偾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實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歸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鉄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又曰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壍具籌石布渠荅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通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北史源賀傳賀上言曰今勑寇遊魂於北校賦負險於南其在疆場猶須防戍臣愚以為自非大逆赤手殺人之罪其坐贓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請使守邊是則已斷之體更受生成之恩徭役之家漸蒙休息之惠　唐書陸贄傳曰贄為翰林學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上言曰代朔郁壘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

失於太繁也又曰今朔方太原衆已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爲之輸邊缺環衛竭內廢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畜以增騎又告乏財則爲算室廬貸商人設諸權之科日日以甚萬一有如朱滔李希烈負固邊壘竊發都甸者何以備之　又上陳防秋之弊曰今遠調屯士以戍邊睡遞所不能強所不欲廣其數不考於用責其力不察其情斯可爲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豺狼爲鄰晝則荷戈以耕夜則倚烽以覘有剽害之慮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習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關東百物阜殷士怯溫飽比諸邊隅不啻天地閻絕塞荒陬則辛酸動容聆殭蕃動虜則懾駭褫精又使去親族舍園廬甘所辛酸抗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疏乎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師一挫傷則乘其危撓布路東潰平居殫貲儲以奉浮冗臨難棄城鎮以搖疆場其弊豈特無益哉　又曰被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角所能則習度所處則危考服役則勞察臨敵則勇然衣廩止於當身又爲家室所分居常凍餒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廩優厚繼以茶藥資以蔬醬豐寡相懸勢則遠甚又有以邊軍說爲奏請遥隸神策者廩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類所以忿恨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給養頓殊人情所不甘也不爲戎首已可嘉者況使協力同心以攘寇難臣知有所不能焉　又曰臣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弟以本道衣廩責關內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傳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耕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時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復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爲戰處則家自爲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語哉

烽候一

說文曰烽燧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也　唐書百官志曰職方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候之事　通鑑注引唐六典曰烽候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若有山岡隔絕須逐便安置得相望見不必要限三十里其遥遠境者築城而置之每烽置帥副各一人其放烽有一炬兩炬三炬四炬隨賊多少爲差

烽候二

增後漢書郭伋傳曰伋爲并州牧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　後漢書馬成傳曰成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一定烽燧十里一候　後漢書杜茂傳曰十二年遣謁者段忠將衆郡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修烽燧　通鑑注引太宗實錄曰初羅士信取千金堡太宗令屈突通守之王世充自來攻堡通懼舉烽請救太宗度通力堪自守且緩救以驕世充通舉三烽以告急太宗方出援之　通鑑唐紀曰劉悟襲斬李師道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弘正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爲助成功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已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　唐書畢誠傳曰誠遷河東節度復修杷頭七十烽寇不敢入　又長平王叔良傳曰叔良鎮涇州捍薛仁杲仁杲陽言食盡遣高墌人詭降叔良遣驃騎劉感受之未至城三烽發仁杲兵自南原譟而還大戰百里細川感爲賊執　又張仁愿傳曰仁愿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

增烽師　烽子　後周書曰宇文貴性聰敏白獸烽經爲商人所境烽師納貨不言其罪他日北師隨例來參貴乃問曰商人烽何因私放烽師愕然謝伏曰唐凡烽候之所有烽師首伏明察如此　通鑑注曰烽候六人

原崔寶嚴　種蒿去　後漢書崔寶字子貢爲五原守嚴烽候虜不敢犯種蒿爲渡遼將軍先宣恩信羌來降服乃去烽火候望也　桑山舉　後漢書桑欽傳曰欽博通經書爲郡文學掾時匈奴數犯邊欽乃上疏曰臣聞烽火通於甘泉警備於邊庭誠烽於幽障恩信論於政移於俗乃胆鼓於朔野舉非寇至

闇烽馳　退也　後漢書蜀志殷觀傳曰觀見王室日衰乃棄官還鄉里攻江夏太樅遺持書御史前禹勞邊禹發所經縣兵乘山舉火燔烽皆擔弓而馳荷兵而走惟恐居後　曾晞燧　夜舉烽　漢書音義曰高臺上作桔槹頭置兜牟以薪膠置其中常懸之有寇舉火則燧夜乃舉烽　築烽堡　遠烽偵　唐書張獻甫傳曰獻甫爲五原守度使斷山浚壍選叢要地築烽堡又曰李靖下曲曰烽火動沙漠連貽甘泉宴　唐書食貨志曰帝歎曰河湟陷沒烽候列於郊甸史觀公子恤與魏王方濟舉烽言趙寇至王懼潛公子曰趙王懼潮非爲寇也史與王與諸侯約有急則舉烽既而諸侯兵至無寇寢如故公子乃大笑後史觀以此爲鴈皆不至遂笑乃戒來

減周輔
襄似

增四烽俱發　六烽具舉　隋書長孫晟傳曰突厥染干爲雍閭所敗與晟獨以五騎遍夜南走至旦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紿之曰城高地迴必遥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　宋史韓世忠傳曰世忠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元和中京兆尹李夷簡奏三原高陵涇陽興平等四縣共百餘騎晟知其懷二心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其舉烽以引兵至　請停烽燧　不置烽燧　唐書韋元甫傳曰突厥攻太原詔元琦持節往勞隨語折讓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服因好謂頡利曰天子遣我來和親今烽燧不息何以相信頡利當其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如約遂使遣火息燧朕何惜金石賜於公哉

烽候四

增一夕萬里　太平御覽引庾闡揚都賦注曰烽火以置於孤山頭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里或三十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　蔡謨與弟書曰去其暮賊大至常之潛使人伐木鼓烘可遥見鼓可遥聞須臾百里　列炬若烽　唐書桓彝傳曰彝在湓城聞蘇峻反即馳檄征西將軍陶侃等使速下峻平進爵侯　又劉文靜傳曰文靜與晉陽宮監裴寂善寂夜之徒數往候文靜因與飲酒文靜醉言及時事寂曰今天子非公莫能定大業公宜深自結納文靜曰若然當以晉陽宮人相贈寂大悅　遷堞傳烽　後漢書光武紀曰更始遣使徵幽州牧苗曾發突騎五千人曾乃簡精兵從間道出軍後多張旗幟晨夜馳赴廣阿與大軍合擊銅馬破之　邊火息燧　見遷堞傳烽註曰天下方亂吾將安舍　又鄭

烽候五

增詩杜甫夕烽詩曰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塞上傳光小雲邊落點殘照秦通警急過隴自艱難聞道蓬殿千門立馬看　又送從弟詩曰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烽燧

斥候一

增衛公兵法曰諸軍營隊伍每夜分更令人巡探人不得高聲喝號行者鼓弓一下坐者扣矟三下方獲軍號以相應　又曰諸軍下定每營夜別置外探每營折衝果毅相知作次每夜別四人各領五騎馬於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奕以備非常如有警急奔馳報軍

斥候二

增唐書渾鎬傳曰鎬討王承宗鎮定二軍間不百里鎬引兵壓鎮境而屯距賊三十里鎬軍遂搖　又裘行儉傳曰行儉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温傳相貳伏念懼密送款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温傳來降非他也既而果然

斥候三

增舉幡　展旗諸葛亮兵要曰軍已近敵羅落常平明以先發絕軍前十里內各案左右下道亦十里之內數三第二詣主者白之凡候見賊百人以下但舉幡指百人以便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前第一見賊轉語後第二詣主者白之五人爲部人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隱蔽之處軍至轉尋高而前即遣展軍營見旗展即知賊至

聽子　探兵衛公兵法曰諸營下定事須防禦於營外二十步列隊仗令嚴謹逢雨雪并押隊官並不得離隊每營法五匹馬并輜重放餘防有警急即令馳告至夜每陣前百步外著聽子二人一更一替以聽不虞仍令探更人探聽子二人諸軍前各亦逐高要處安置斥候以視動靜　韓愈晚秋詩曰月黑探兵錯

木樵　地聽漢書趙充國傳充國奏屯田疏曰部曲相保爲壘壁木樵海錄碎事曰凡備敵令人枕空胡祿卧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聲見於胡祿中名曰地聽

聚糧　納斥候周禮遣人以聽之

示不相備者

增游奕船　攔子馬　贊皇一品集請淮南五路置游奕船捺解弓弩及諸江路者一百人置游奕船十隻一百人分爲兩番長須在江路來往　逸史兵志曰逸制軍有遠探攔子馬各十數人在先鋒前後二十餘里　海錄碎事曰凡備敵令

持一白幡　授五色旗見前舉註

望塵知敵　捉生問事五代史周德威傳曰德威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中選驍勇諸山川泉井者充日夕遣候於亭障之外捉生問事　通鑑注引杜佑曰游奕於軍前遇丘陵水澤寇賊煙火則各舉其旗以爲應

不爲斥候　竟無斥候唐書李憕傳曰憕性強記兼有武傳曰憕神武趣沙苑太祖遣武追之武從三騎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太祖太祖深嘉焉遂從破之

敦聚糧　納斥候周禮遣人以聽之

無乃疎闊

增應無後動詳見陣二註　未嘗還害漢書李廣傳廣行無部曲行陣就善水草頓舍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　有警軍陣立成

後漢書耿秉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警有警軍陣立成　邊鄙之視聽柳宗元先御史神道碑曰斥候者邊鄙之視聽不可以不具　闢斥候

温三受降城碑　珠連璧貫兵畧纂聞曰王忠肅公翱督振邊東至即出迤邐起山海抵開原屯烽遂斥候珠連璧貫千里相望

斥候　軍糧

斥候五

詩杜甫詩曰會取千戈利無令斥候驕

軍糧一

太公武韜曰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命三軍不困乏　孫子作戰篇曰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　又曰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杆一石當吾二十石　又軍爭篇曰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軍糧二

後漢書寇恂傳曰光武新即位時軍食急乏寇恂以輦車驅駕轉輸前後不絕注驅駕併駕也　尚書升斗以稟百官帝數策勞問　東觀漢記曰來歙征公孫述詔於汧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　吳志諸葛恪傳曰恪少有才名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注江表傳曰權為吳王初罷節度官將軍徐詳詳死權穀權穀軍之要最濕難在遠藏用恪代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令使典主糧非漢制也初用侍中編敬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即轉恪領兵　陳書武帝紀曰吝周書賀若敦傳曰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絕糧援乃令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遂次襄州俄而秋水汎濫江路遂斷糧援既絕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為土聚覆之以米集諸營軍士人各持囊遣宮司部分若欲給糧者因召側近村人陽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遥見隨即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為實　唐書李密傳曰初王世充乏食李密少有詩交相易郎元眞好利勸密許馬後世充士飽降者益少密悔而止　又婁師德傳曰天授初為左金吾將軍檢校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饟和糴之費又張儉傳曰儉遷朔州刺史大教民營田歲收穀數十萬斛雖霜旱勸百姓相賑贍免饑殍州以完安　又蘇瓌傳曰歲旱兵當番上者不能赴瓌奏宿衛不可闕宜月賜增半糧俾相給足則不闕番　又韓滉傳曰滉調發糧帛以齊朝廷者繼屬當時賴之李晟方屯渭北滉運米饋之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賊不能剽始漕船臨江滉顧僚吏曰天子蒙塵臣下之恥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佐之　又段秀實傳曰李嗣業署秀實兼懷州長

史知州事兼留後時飢老財乏秀實督餽係道募士市馬以助軍　又周寶傳曰寶進逕原節度使務耕力聚種二十萬斛　又盧弘宣傳曰弘宣徙義武節度使初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斛貯飛狐弘宣計輓費不能滿直教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教民隨力往取時幽魏饑甚獨易定自如至秋悉收所貸軍食以饒　又李德裕傳曰初澗州承王國清亂實易直傾府庫賚軍資用空殫而下益驕德裕自檢約以留州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怨再期則賦物儲物　又李芃傳曰芃授河陽三城鎮遏使糧貲善者先以給士士悅之　又令狐彰傳曰吐蕃盜邊名防秋兵彰還士三千自齎糧所過無秋毫犯　通鑑唐紀曰初樞密使楊復恭薦處士河間張濬拜太常博士遷度支員外郎黃巢逼潼關濬避亂商山上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馱獻之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卿為縣令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濬員外教臣上召濬詣行在拜兵部郎中　又曰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江西湖南江西湖南饋運者皆泝湘江入澪渠灘水勞費艱澀諸軍乏食潤州人陳磻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　又辛讜在汾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　宋史李植傳曰靖康初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諲轉運京畿時羣盜四起詔道阨絕環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植薦遂借補迪功郎使督數百艘總押糗師銀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璧豈特軍餉而已　又孝宗本紀曰南康軍旱詔出檢放所餘苗米萬石充軍糧　清尊錄曰建炎初關陝交兵京西南路安撫使司檄諸郡凡民家畜三年以上糧者悉送官違者以乏軍興論　八編類纂曰金主如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為糧通鑑元紀曰至元二十年預備征日本軍糧令高麗國備二十萬石　又曰至正二十一年敕漕江淮米百萬石泛海貯於高麗之合浦仍令東京及高麗各貯米十萬石備征日本　典故紀聞曰明太祖起兵時所招安郡縣將士皆徵糧於民名曰寨糧民甚病焉胡大海以為言遂罷之　兵畧纂聞曰明高帝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李善長皆居守轉調兵餉未嘗乏絕將吏帖服居民安堵　又曰徐參政楚守辰州時湖貴間苗民逆命諸道兵俱集於辰議九月進兵屆六月餉未辦督府茫然命傾府帑易之公曰大軍十萬帑

金不過萬即盡括民間粟不足飽半月事迫矣招商不至轉運不及有南糧應輸南太倉者額數十萬積無用今已鱗次維舟矣制許便宜行事一檄數十萬可計日至也督府從之軍遂不乏

屯盛　勉

晉令諸侯盛糒糧魏志杜畿為河東太守祖征漢中道五千人運糧畿為作大車轅駕牛一人御車車載數十斛糧牛一日行數十里不須秣飼又牛勞得息人不疲頓轉運之法以此為勝

魏攜也言逐女宣伯如影隨形晉荀首如耆如白如伯如諸穀野饋曰餫

不運　乃罷

吳志張承為廬江太守時軍糧不具承以軍資不辦停義兵堅偶疾資省之遂收合新舊於陳川還襄國

詩乃裹糇糧入此門出彼門相守四旬遂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疊又令數人搖米僞為疲極從南門入放牧逸軍開東門出道士衆覺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逃士已餓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逃士已餓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逃士已餓果逐

議何不絕劉艾字士載爲尚書郎大積軍糧給饑餓不絕攜道吾不如議何
異流馬以運著論以諭蜀志諸葛亮由斜谷道作木牛流馬以運糧潛運乃著濟河論以諭正始中開廣漕渠下達江淮資糧有儲
棗椹取給蒲薪又袁紹軍河北軍人仰食棗椹後袁術淮南戰士取給蒲薪
倉汎舟之役後漢書曰轉敖庾之粟不如海陵之倉下詳輸晉粟注
引程異自酈異以給軍興兵得無乏帝嘉其功
增賊聞皆憚兵得無乏種後漢書第五種傳曰種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羣聚爲害種乃大諧糧穀勤屬吏事賊聞皆憚之
取寄贏糧轉東唐書正和公主傳曰自兵興財用耗主帝以貿易取奇贏糧轉東
擇主餉運者馬周薦挺才任租使帝以貿易取奇贏糧轉東
二通鑑唐紀曰楊行密入宣州諸將爭取金帛徐温獨據米囷爲粥以食饑者
温獨據米囷爲粥以食饑者
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後腹背受擊死傷十五六矣馬且作乃引衆還
顏伯顏因撤下信賜諸郡以賜飛爲荆湖宣撫使撤守兵分隸諸將取壽昌歷四十餘斛以充軍餉
助糴運米赴約又曰程鵬飛以
元塔察兒圍金蔡州史嵩之命孟珙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
軍作漕艫轉糧唐書正和公主傳曰自兵興財用耗主帝以貿易取奇贏糧轉東
擇主餉運者馬周薦挺才任租使帝以貿易取奇贏糧轉東
不積九年之儲晉書王安豐之待凍泮及行乃引渠通運
馬王安豐之待凍泮及行乃引渠通運
哉即詔繫時令
南侵策其必道施黜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
積米百萬斛請粟十萬斛通鑑唐紀曰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築壘再重穿壍三重壘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擣井而居自冬涉春安待以待史思明食盡一鼠值錢四千淘糞喂馬注云馬失以食馬與賊反先以疲之城中食盡一鼠值錢數百雖
不積九年之儲　奚備千金之費　增一鼠值錢四千　一鼠值錢數百通

見日昇大喜日昇復爲之至襄陽取糧以千人運糧而入賊不能遏者倍之三日積穀十餘囷又曰李秉撫宣府時舊例遞軍月糧無家室者支六斗若妻死有父母兄弟亦作無家公奏淮軍士雖無妻但有四口同居者許支一石上允奏通行

軍糧四

晉荷葉裹飯陳書孔奐傳曰齊蕭軌等來寇時糧運不繼三軍取給惟在京師高祖刻日決戰乃令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信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旦食乾棄其餘因決戰遂破賊

約唐書韓休傳曰約兵盡境賊不足以充其費休遷桂管觀察使時詔置五管監軍休處以儉約遂爲定制

百姓不知儉運勞又鄭珣瑜傳曰珣瑜客儲之司不輕易人

南主饋運珣瑜客儲之司不輕易人

兵食所資在東南又議領士傳曰領士客舍之者

不忍遽啟上書以聞

傳曰齊映劉滋執政叔倫勸以屯難未將安之者

莫先於兵兵所藉者食故金穀之司不輕易人

崔圓書以爲今兵食所資在東南但楚越重

式玩兵不振鎮士卒相與窄相崔圓書以爲今兵食所資在東南但楚越重

山複江自古中原興擾則盜先起宜時遣王以撫鎮江淮賊而劉晏果反

帛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日元佐

敕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瞻軍其權譎類若此

運糧東馬之路又高適傳曰始上皇東還分銅滿爲兩節

疏曰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顛蹊隧

度百姓徹於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適上

險絕運糧東馬之路坐甲無人之鄉

劉晏傳曰晏移書宰相以

衣無縫食半菽輓漕所至輒留以

度三千里屯壁相望中軍皆景鼎司元侯海言

饋軍非軍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

置見錢關子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元年初置見錢關子招人入中以給軍食

軍糧五

詔後漢書朱浮傳曰彭寵反攻浮浮上疏求救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降今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

奏疏後漢書來歙傳曰光武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歙因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縣之以重賞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

唐書陸贄傳曰贊上書曰陛下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

矣又曰又如遇敵而守不固陳謀而功不成責將帥將帥曰資糧不足責有司有司曰須給無乏更相爲辭而朝廷舍糊未嘗究詰故抱眞者吞聲罔上者不慚馭衆若此可謂責課虧度也又曰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曩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又曰兵之所屯食

最爲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之因多因饑餓不足　又奏減河運脚錢用充軍鎮糴粟一百八十餘萬石非緣城守乏絶及不承別敕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則是邊城常貯一年糧以爲急難之備諸鎮軍食例皆關供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所謂匱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樹楊爲喻能不爲之歎惜哉　又曰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絶之憂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

議八編類纂引元董搏霄議曰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權令軍人搬運其搬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斗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

贊唐書劉晏傳贊曰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挈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債而振晏有勞焉

周禮夏官大司馬及致建太常比軍衆誅後至者

軍期一

漢書張騫傳曰騫爲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

軍期二

唐書劉義節傳曰義節從李靖擊吐谷渾後軍期士多死亡失器械以勳減死

軍期三

不見虜　不至質

後漢祭肜字次孫與南單于左賢王信擊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肜行出高門塞九百里得小山乃妄以爲涿邪山肜不見虜而還坐逗遛畏懦而下獄免又田廣明自殺注質所期處　斬莊賈

史莊賈後期穰苴斬之詳見褒度告號令王恢逗遛當斬

失期　失道後期

顏師古曰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洞曲以拒光顏想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瀚見裴度告又李可幢十四日督戰至蒲東王宰石雄衆鼓譟而進瀚注內

後漢書耿弇傳曰弇與王郎將李忠等戰恐期不及期二日賊乃破二旬克帝喜曰料敵若神

唐書韓充傳曰穆宗問充破賊期對一日可破二旬克帝將討高麗遣張儉輕騎度遼窺形勢儉畏不敢深入道宗請以百騎往約其還日臣

軍期　宗族從軍　召募

靖二十日行留十日覽虢山川將還見天子因秫馬東地相易險度管神四年陳湯策烏孫兵不出五日當解奏謝還會高麗兵斷其路要走間道謁帝如期永光二年罷西羌反馬奉世請用二萬人一月可決又曰漢元帝圖示決狀待來年不八日破賊期六旬取路會召張掖遲防秋羌神小曾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 註見貴報證

軍期四

深入自贖 通鑑唐紀曰高崇文討劉闢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高崇文於行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屢請入討賊一日罷諫欲深入自贖軍於鹿頭之西斷其糧道城中憂懼便宜從事 通鑑宋紀曰仁宗慶曆三年詔及皆恢宜從事用安撫使王堯臣議也

宗族從軍一

魏志李典傳曰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 唐書渾瑊傳曰瑊年十一善騎射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媪俱來邪是歲立跳盪功

宗族從軍二

魏志韋誕宗族三千人從世祖恐賓客等有異心乃燒其廬舍以絕反顧之望 後漢耿純字伯山率宗族賓客五服內子弟三百人從光武帝起兵景宗為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衆五千人家居秉民請從魏郡太祖曰卿欲慕耿純耶謝曰臣功微寵過純云云 南史曹景宗傳曰梁武表景宗為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衆五千人家居秉民請從魏郡太祖曰卿欲慕耿純耶謝曰臣功微寵過純云云 唐書史敬奉傳曰敬奉子弟請收族詣鄰道擊賊敬奉子率五百人每出輒分其隊為四五伍伺吳仲孺殘黨之墳端王傳曰端王以子率奴馬助征又兵志曰邦子儀之擒朱泚也詔諸道觀察使與世富任者家皆巨萬聞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 何遠宗族子承從軍侍襄王三千人從世祖恐賓客等有異心乃燒其廬舍以絕反顧之望 舉宗從魏 收族詣鄰

五服子弟三百人

宗族從軍三

詩唐杜甫覽栢中丞弁子姪數人除官制詞詩曰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栢氏功彌存深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高名入竹帛新渥照乾坤子弟先卒伍芝蘭堂與琳同心注師律瀉血在戎軒

名將一

宋史兵志曰初太祖揀兵中強勇者號兵樣分送諸道令如樣招募後更為木梃差以尺寸高下謂之等長

杖委長吏都監度人材取之　又曰真宗祥符中重定等杖自五尺八寸至五尺五寸爲五等　又曰仁宗天聖元年詔京東西河北諸路募兵官部送者刺指揮二字家屬給口糧兵官代還以所募多寡爲賞罰

名募二

增唐書二劉武周攻汾陽宮高祖乃募兵旬日間得衆一萬　又論惟貞傳曰惟貞名瑀肅宗在靈武以衛尉少卿募兵緩銀閱旬衆數萬　又崔安潛傳曰乾符初王仙芝寇河南安潛募人增陴繕械不以力費仰朝廷又封常清傳曰安祿山反常清募兵得六萬人然皆市井庸保乃部分旗幟斬河陽橋以守賊　通鑑唐紀曰武后命太子爲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名募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爲元帥應募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　又曰右龍武將軍李靚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上委之名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列之通衢旗鼓嚴整城人爲之增氣　又曰建中四年四月募諸軍爲節度觀察都團練使子弟帥奴馬從軍使劉德信將之以救襄城　又曰崔寬與楊子琳戰數不利秋七月崔寧妾任氏出家財數十萬募兵數千人帥以擊子琳破之　五代史曰李繼韜募勇敢士爲軍卒郭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爲人負氣好使酒繼韜特奇之　通鑑宋紀曰真宗咸平六年命辰沅靖澧四州以閒田募刀弩手三千五百人爲西路募兵十萬更番入衛　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六年命岳飛招捕湖南北軍馬飛奏募軍户部言據九疇所稱本鎮官軍原額七萬有餘近額　典故紀聞曰嘉靖初甘肅巡撫陳九疇請內帑銀募軍所餘之糧爲募軍月糧諸費　兵畧纂聞曰毛伯温掌兵部時圍營軍耗不及額議名募補之公言京師募兵徒得費監遊民無益於用宜止名募而嚴簡閱年逃亡幾半夫逃軍既衆則餘糧亦多宜即以逃軍所餘之糧爲募軍月糧諸費不宜

召募三

忍伏飛　豬突戰　光武時西戎反募伏飛射士晉奇應募宜受上賞漢李彭燒橋事詳水隆請　霸懸馬隆字孝興涼州有虜隆請募士三千無問所從來敢行擊之公卿會議不許隆　王莽時匈奴爲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也　王御反世祖令王霸於市募人得至市人皆寧手歸愉笑之霸懲而返　上募　怨軍杜伏威傳曰江淮羣盜爭附伏威選敢死士五千號上募　八編類纂曰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募遼人爲兵有乾顯大營叢州營　殲騎　山堂考索曰唐書張說傳曰時衛兵貧弱番休者亡命畧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強士優凡二萬八千餘人　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乾顯曰乾顯又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強京師後所謂殲騎

也又呂元膺傳曰元膺洋東都留守東畿西南通節號川谷曠深多麋鹿人業射獵而不事農遷徙常隨糧轉善關號曰山棚糧總與居守將羅摩之未克至是元膺募羅山河子弟使捕麋之利以供上膳宮城諮可

涅膏　又調兵涅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涅於臂曰一心事主盧龍閻里為空得衆二十以上萬

又曰高崇傳曰元膺宗徽平章事出撫平遣將李叔佐率兵二千往刺史王鍔餽餉陋狹衆潰而歸劫屯士萬人

募敢死之士

易勳灘安抵固陳可取之民吳志周瑜傳曰此郡人民輕悍習於鬬戰又多山險易以出奇兵掩賊輜重賊狼顧遂大潰降餘黨

募居民

又曰元宗避賊至梁宋間留守東畿西南通節號川谷曠深多麋鹿人業射獵而不事農遷徙常隨糧轉善關號曰山棚糧總與居守將羅摩之未克至是元膺募羅山河子弟使捕麋之利以供上膳宮城諮可

募市人

又曰元宗避賊至梁宋間留守東畿西南通節號川谷曠深多麋鹿人業射獵而不事農遷徙常隨糧轉善關號曰山棚糧總與居守將羅摩之未克至是元膺募羅山河子弟使捕麋之利以供上膳宮城諮可

募銳卒

又曰元宗避賊至梁宋間留守東畿西南通節號川谷曠深多麋鹿人業射獵而不事農遷徙常隨糧轉善關號曰山棚糧總與居守將羅摩之未克至是元膺募羅山河子弟使捕麋之利以供上膳宮城諮可

涅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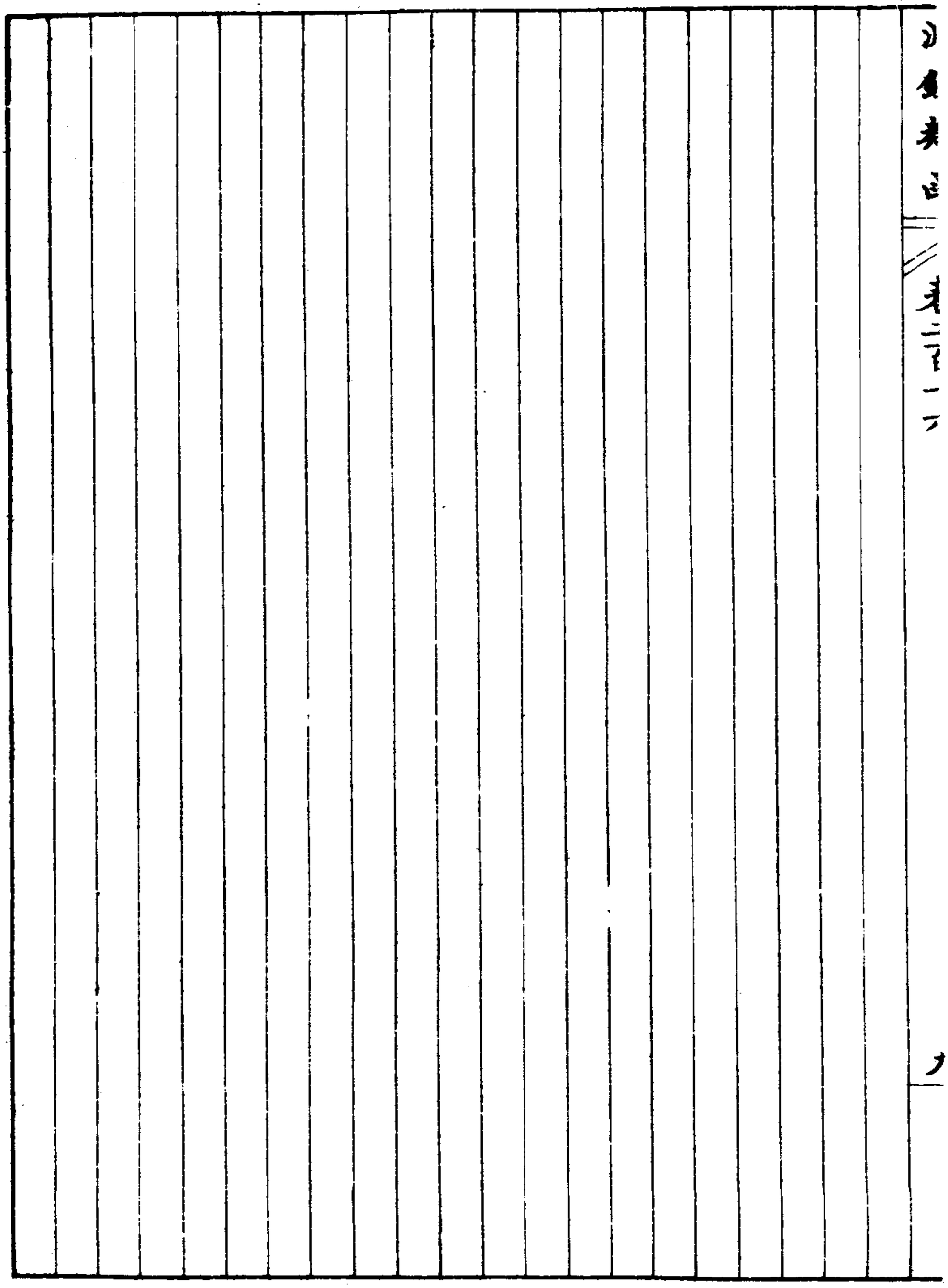
又呂元膺傳曰元膺洋東都留守東畿西南通節號川谷曠深多麋鹿人業射獵而不事農遷徙常隨糧轉善關號曰山棚糧總與居守將羅摩之未克至是元膺募羅山河子弟使捕麋之利以供上膳宮城諮可

募勇士

增 築臺募萬死一生者 唐書南霽雲傳曰張巡始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暗鳴而來者乃霽雲也巡對泣下 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孔帖引韓文若召募士得素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先奔之理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募重而約嚴 唐書蘇瓌傳曰吐蕃盜邊帝欲自將討之瓌上疏諫止有曰若夫擇良將嚴連律必誅殺敵必賞多出金以購酋長賊亡無日矣

召募五

增 秦疏唐郭虔瓘傳曰虔瓘建募關中兵萬人擊突厥餘寇有詔募士給公乘在所續食將作大匠韋湊上言漢徙豪族實關中今畿輔戶口逋耗不宜更募驍勇以空京甸資荒服萬人所過遞馱熟饗旦六千里州縣安所供億秦隴以西多沙磧少居人若何而濟縱有克獲其補幾何倘稽天誅則誘大事



武功部十二

願從征伐一

晉家語曰孔子北遊于農山四望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唯由能之　後漢書王霸傳曰光武過頻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猶不自知量貪慕威德願充行伍　唐書馬璘傳曰馬璘年二十讀漢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曰使吾祖勳業墜於地乎開元末挾策從安西節度府　又李晟傳曰李抱玉署晟右軍將吐蕃圍靈州抱玉授以兵五千擊之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將一千人由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其帥慕容谷鐘而還吐蕃乃解圍去　又封常清傳曰安祿山反帝引見問何策以討賊常清大言曰天下太平久人不知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馳至東京悉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首以獻闕下天子壯之　又馬燧傳曰李懷光反河中朝臣多請宥懷光者燧以懷光反覆不可信河中近甸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爲天子自言之且云得三十日糧足平河中許之

願從征伐二

增投筆請纓漢書班超傳曰超爲官傭書嘗輟業投筆歎曰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　史記曰終軍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

原從軍行　狗國難　潛當一隊　爲前鋒　劍漢書李陵傳曰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搏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　北征記曰永樂時忠勇

原卜式奮身　竇憲奮擊　卜式上書聞南越反願父子與齊習戰船往死之下詔曰齊相卜式願奮擊蜀漢姦夫鄧當擊賊當頻有功　張奮二十領兵　吳志呂蒙年十五六隨姊夫鄧當擊賊當頻有功當貴可致不採虎穴安得虎子也　又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作攻城火攻具呵不能禁止歸白母母怒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設有功富貴可致母不願曰汝年少對曰童汪死孺子奇治阿奮不才年不爲少也領兵遠有功

尚能被甲　後漢書馬援傳曰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乘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與諸兄擧輜策數上馬　更學兵書戰策　唐書馬燧傳曰燧少也領兵遠有事丈夫當以功滿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

願從征伐三

詩唐楊炯從軍行曰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闕鐵騎遶龍城雪暗雕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明陳汝言從軍詩曰蕭蕭戎馬鳴悠悠赴遐征洒涕別親戚前行有期程骨肉恩難斷負戈且吞聲開邊報明主寧顧死與生　我非將門子生本良家兒少年事馳騁射獵南山陲邦家有急難詔書下丹墀跨馬出門去立身當及時　平沙浩漫漫行邁不遑歇父母生我時豈知從戰伐風吹隴頭樹月照原上骨成功勒燕然千載名不沒

簿籍一

周禮夏官大司馬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謂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　李靖問對曰臣按春秋左氏傳云先偏後伍又司馬法曰伍人爲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

簿籍二

史記李廣傳曰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士多樂廣而苦不識

簿籍三

簡稽　動衆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二曰聽師田以簡稽註士卒兵器簿書地稽計也簡閱也合也合計其士卒閱其兵器爲之要籍也　禮足以動衆註動衆謂師役之事　持橐

立符　丙吉馭吏習知邊事警急見驛騎持赤白囊書馭吏因取探候之知虜入雲中代郡遶上谷又司馬法曰伍人爲伍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後世符籍以紙爲之於是失其制矣

判簿　唐書兵志曰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識比其籍又百官志曰兵部郎中一人判簿及軍戎調遣之名數　讀書契

立簿注　上註見第一　唐書蘇瓌傳曰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户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即流入比縣旁州更相庇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預立簿注天下同日閱正盡一月止　爲四籍　爲二

籍　唐書兵志曰開元十三年始以隴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每番萬人京兆騎六萬六千華州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强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口多處爲之其部及州縣備分掌之十人爲火五火爲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爲番頭頗習弓射又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閑取京兆府士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以戶部印印其臂爲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

尺籍伍符　軍書羽檄　漢書馮唐曰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安知尺籍伍符註尺籍以書軍令伍伍相保符信詐將帥又息夫躬言軍行士伍伍相輔羽檄重踵而印之至　邊遽乃至　吳語遽聞　以小冊記兵　出片紙指名　通鑑宋紀

曰曾壇知泰州數言嘴關嚨欲內寇請益兵輸林學士李迪奏陝西諸郡兵自可以益之帝因問以陝西兵數對曰臣爲轉運使時以方十小閒記兵及攏以備調發今牆置隅壞中西取以進帝曰不意頗敝在吾牆中典故紀聞曰明太祖諭諸將校曰朕昔下金華時館於廉訪司有給掃除數老人能言元時野兵事使者問其主將曰爾兵何在主將舉所佩絮囊出片紙指其名曰盡在此矣其怠弛如此及天下亂無兵何用乃集農夫驅市民爲兵至不能彎弓發一矢

簿籍四

名隸籍而身居市肆

唐書兵志曰德宗時白志貞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一報兵餼發殆盡忠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一報再報兵略籍聞曰弘治間馬端肅公本兵時言故事各邊軍馬數目三年一造冊奏報恐其間參差卒然有警難以調度宜自今改議地方稍遠者歲一報邊方多事之地歲再報

簿籍五

策唐劉貫對策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

議宋錢若水撰劉珙謚議曰公鎮江陵條上兵少財匱之狀除去詭名虛籍之弊大修部伍戰陣之法

商書湯誓曰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周書牧誓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最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昺哉夫子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昺哉夫子爾所弗昺其于爾躬有戕　周禮曰夏官大司馬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　尉繚子武議篇曰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　海錄碎事曰兵士去卒逃歸斬之一日家人不捕執及不言于吏盡與同罪　兵略纂聞曰嘉靖間毛伯温掌兵部言兵不用命其弊在法令太寬請自今有逗遛者都指揮以下巡撫得斬以狥總帥則具狀以請至今論邊事者以公爲師

唐書高崇文傳曰崇文統諸鎮討西川劉闢至興元士有折逆旅之箸者即斬以狥

馬璘兼邠寧節度使璘以段秀實爲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

簿籍　軍刑

軍刑二

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爲理璘善其議竟殺之　孔帖曰李洪正爲武寧節度使徐自王智興後吏卒驕縱不法洪正務以恩信待之殘其尤無狀者終洪正治不敢譁　宋史岳飛傳曰飛行軍嚴肅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枹八編類纂曰金忽斜虎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于罵詈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諭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忽斜虎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雖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大過耳　弁州史料西平王世家曰張輔用兵持重有遠略於賞罰必信責將黃中特功違節度詰之不遜即手刃之衆於棘門諸將殷栗莫敢仰視　又二史考曰明英宗時阿台朶兒只伯數寇甘凉命王驥西巡許以便宜行事公至稽閱邊備知守將法弛而令不嚴明日集衆棘門詢平日畏敵不畏將者得都指揮安敬即斬以徇一軍震慄　兵略纂聞曰嘉靖時倭奴入寇巡撫李遂守泰州城名將士激以忠義曰能與我共死國者亟趨左不能者聽諸將士紛紛爭走左一人趨左復還若有避者斬以徇移檄諸營誓必死

軍刑三

正邪

討叛戰之罪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　左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餘其如何對曰德刑詳義禮信其如何又叛而不討何以示威

軍刑　軍禁　周禮

殷渠

唐書韓弘傳曰沐自劉士寧以來軍益驕韓弘察軍中素恣橫者三百人一日數其罪斬之流血丹逋弘言笑自如自是訖弘去無一人敢肆者　又曹華傳曰華擢檄海軍節度討使時潮海軍三日合軍大譟幕甲士于廡酒中令曰天子有命誅殺帥者甲士于廡酒中令曰天子有命誅殺帥者甲乃定門大言曰天子賜其明年究海軍亂殺觀察使王遂諸華往代視事三日合軍大譟幕

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然軍法不可私名萬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爲不忠信之門妻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不聽遂以偏裨出戰後竟敗歸魄誅乃成服發喪其曲端統兵日有叔父必欲居將列以偏裨統制祭叔者姪兒曲端尚事士莫不畏服

毅　干旗鼓　戰傳殺敵爲果毅易之　臣干旗鼓干犯令也　順爲武　仁而武　師衆以順爲武無能違也

斬中丞　斬副使　唐書李光弼傳曰光弼以景城河間兵五千入太原前鋒度使王承業主兵太原每侮抑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詣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拜光弼待御史崔眾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內詰不敢出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　又高仁厚設伏擊走之副使楊茂言謂仁厚且敗引兵走久乃還明日會諸將仁厚曰副使當以死報天子斬而徇　民服以罪　易曰三罪而民服　有死無犯　明恥教戰　魏絳曰軍士有死無犯左傳求殺敵也　師不赦過　戮不用命　禮師執書不用命戮于社　猛以濟寬　威克厥愛　師以嚴終　功用威克　屬在戎行　貞其師律　率職用威　齊民以法　有令必行　無瑕可戮　敗軍責帥　用法伏辜　立武知禁　守文經武　增一人不戮一軍皆震　左傳曰僖公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文曰君子有死無犯不用命戮于社　斬以徇　唐書路嗣恭傳曰嗣恭爲郭子儀朔方節度留後子儀之一軍皆震　擲枕稱善　給車歸葬　宋史張永德傳　立斬　借釜立禁　典故紀聞曰成祖北征軍士有取民田毀飼馬者責之曰農民終歲勤勞以供國用汝輩不念耶兵行之際爲衆一給於官又敢虐取諸民立命斬以徇　弁州史料岐陽王世家曰軍令不嚴自是中外皆安皓如故　見者股栗　謁者膝進　唐書韋雲起傳曰雲起使蕃爲二十屯屯相聯絡四道并引令曰敢走馬三發五復之既而竝斤一人犯令斬以徇於是突厥酋長入謁者皆膝而進莫敢仰視　原　閫將軍之令　撓孫吳之法　若施用刑之威　恐貽責帥之恥　大爲防而猶踰　小不忍而恐亂　受棻既等於秦彭　用鉞何殊於魏絳　戮楊干之僕　陸遜髡孫松之吏　訓鷹揚之師令宜先定　整烏合之衆刑在必行　訓必勝之師罪非無赦　勵

陷堅之卒令在惟行　鞭七貫三雖爽理兵之體　罰一勸百宣宣用鉞之威

軍刑四

增不以鄉里故廢法吳志呂蒙入南郡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慶下士是日李園貞死以鄰子儀代之及子儀至王元振自謂且見德子儀怨曰不可以鄉里故廢法垂涕斬之　臨賊境傳曰部兵皆事誅曰汝臨賊境害主將賊若乘虛是無繇矣又欲爲功乎即斬以狥　親故無脫唐書闕稷傳稷相侵年幾棄罪殺之維觀故無脫者　具聞請釋兵略纂聞曰成化時將領鬬賊已覺恐遲失事二吏即發大藤峽出令五鼓戰時將領鬬賊已覺恐遲失事二吏即發大破之公實其功罔以建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

傳將將之體

致師一

吳起論將篇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於北無務於得　六帖引贊皇一品集半僧孺等兵法云用兵者致人之師不可自致所謂致人者且令其自來

致師二

增唐書尉遲敬德傳曰實建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等爲伏親挾弓令敬德執稍略其壘大呼致師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進伏發大破之　通鑑宋紀曰元寨罕攻眞州知州丘岳部分嚴明守具周愍元兵薄城輒敗岳乘勝出戰于胥浦橋以強弩射其致師者一人死之

致師三

記訟敵　書寇若齊國佐如師　傳書寇而速去之與訟曲直者致其必死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之示無畏　晉趙　踖轉鼓琴　遣書遺幗張韜輔躡致楚師踖踖轉鼓琴轉衣聲也　魏氏春　挑戰　環人掌　晉軍挑周禮環人掌若齊國佐如師　傳書寇而速去之與訟曲直者致其必死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之示無畏　晉趙　踖轉鼓琴　遣書遺幗張韜輔躡致楚師注致師挑戰也　踖踖轉衣聲也　魏氏春　挑戰　環人掌　晉軍挑周禮環人掌若齊國佐如師　傳書寇而速去之與訟曲直者致其必死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之示無畏　晉趙　踖轉鼓琴　遣書遺幗張韜輔躡致楚師注致師挑戰也　踖踖轉衣聲也　魏氏春　挑戰　環人掌

致師四

詛折衝禦侮　詳上

增輕騎致賊　輕甲挑師　唐書王道元傳曰劉武周使王子英屯虎牢秦王輕騎致賊遣道元伏以待賊至輕甲挑師戰至接而又佯北誘之賊輕甲挑師戰接而又姜寶誼傳曰劉武周使王子英屯虎牢秦王輕騎致賊遣道元伏以待賊至輕甲挑師戰至接而又佯北誘之賊輕甲挑師戰接而又姜寶誼傳曰劉武周使王子英屯虎牢秦王輕騎致賊遣道元伏以待賊至輕甲挑師戰至接而又佯北誘之伏發寶誼爲賊執　原環四方之故　席軍門

增遺婦人服書稱陳姥唐書杜伏威傳曰煬帝遣陳稜以精兵討伏威稜不敢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

鵰師一

增周禮曰地官牛人軍事共其鵰牛　海錄碎事曰應劭言多其牢賞注牢廩食也　五代史李守貞傳曰守貞爲將無節制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

公私重困

鵰師二

增後漢書岑彭傳曰彭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擄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　晉書桓溫傳曰溫北征進兵至霸上持牛酒迎溫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通鑑唐紀曰上發涇原諸道兵救襄城迴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至滻水詔京兆尹王栩鵰師惟鵰食菜餼衆怒蹴而覆之　通鑑宋紀曰太祖遣李處耘等假道荊南討李筠處耘奉牛酒鵰師於荊門且曰南唐主李煜每聞朝廷出師克捷及喜慶之事必遣使鵰師修貢　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七年賜吳玠鵰軍錢百五十萬緡

鵰師三

弦高　左傳秦人襲鄭鄭商人弦高以乘皇先牛十二鵰師曰不腆敝邑敢犒從者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　國語齊伐魯展喜以膏沐鵰師以義服明且不略免也

弟遣叔　左傳曰楚子以驒由鵰師　通鑑宋紀曰太祖遣李處耘等假道荊南討張文表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諭鵰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鵰師於荊門且諭頴爲文銘十漠南以紀功德　共牛百餘萬詣行在所詔世祖幸漢南高車莫弗庫若干率騎數萬餘騶共牛註見第一　作糜粥

設鵰飯　五代史王翊莞傳曰梁兵攻吳驃師古死清口敗兵亡歸過潁大雪士卒飢凍翊乃泣推積薪爲燎使承張茂昭奢啜後公私唐書任迪簡以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唐書張巡傳曰巡守睢陽士多饑死存者瘦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為衆士一日費十萬鵰軍　通鑑唐紀曰王鉷與朱自良苦吾無貲願以是女貴直為衆士一日費十萬鵰軍　又張佺傳曰佺為澤潞將守臨洺田悅攻之乘城固守累月士死糧且盡救不至佺悉郡將以出鵰拜因曰諸君戰良苦吾無貲願以是女貴直為衆士一日費十萬鵰軍　通鑑唐紀曰王鉷與朱自良結為弟兄請宜早見天子以錢鵰和以其子篤度副

屈之欲享士無所給至與鵰食身居戟戶踰月

詳上

食壺漿　具積備衛

孟子武王伐商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之

殺妾以饗　賣女爲賚

使昭祚及大將子弟為質以文增二十萬攻軍　發家錢頒士卒　唐高田布傳曰布拜鎮博節度使發家錢十萬賜軍士李絳傳曰田興以鎮博聽命絳曰王化不及鎮博久矣一日舉六州來歸不大施賞人心不激勸斥鬻錢百五十萬緡賜其軍

弭兵一

家語曰孔子北遊登于農山曰二三子各言其志于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日攘地千里搴旗折

孔子曰二國釋怨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治回願得明王聖主而

賜子貢進曰賜願旗鼓相望縞衣白冠陳說其間二國興師其勇賜無所施其辨矣　莊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

相之鑄劒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則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施其辨矣　莊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

寢兵救世之戰　司馬法天子之義篇曰古者戍兵三年不興覩民之勞也上下相報和之至也得意則凱歌

示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弭兵二

史記始皇帝本紀曰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鎰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　南唐書元宗紀曰

帝自以唐室苗裔謀於斥大境土之謀及福州湖南再喪知攻取之難始議弭兵務農或曰願陛下十數年勿

復用兵元宗曰兵可終身不用何十數年之有

弭兵三

忘戰　戰兵主父偃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史記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救危殆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

不敗　不戰不戰民戰是謂棄之　不戰兵諸大也不戰必將自焚　宋為名

晉議去可宋向戌欲戰諸侯之兵以為名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則用之矣小國之大災也將或弭之雖曰不

德輕人以興亂人以廢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晉書吳平議悉去武庫兵大銷鋒鏑置武吏百人小都五十人山藪藏而已吾不欲還

去兵民用之殿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昭文

忘戰　戰兵主父偃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史記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救危殆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

不敗　不戰不戰民戰是謂棄之　不戰兵諸大也不戰必將自焚　宋為名

晉議去可宋向戌欲戰諸侯之兵以為名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則用之矣小國之大災也將或弭之雖曰不

德輕人以興亂人以廢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晉書吳平議悉去武庫兵大銷鋒鏑置武吏百人小都五十人山藪藏而已吾不欲還

忠銷書曰平世為將雖衆而已吾不欲還

忠銷書曰平世為將雖衆而已吾不欲還

國力以事傳曰中

國力以事傳曰中

於桃林之野示

於桃林之野示

天下不復用也　干戈倒載　兵革不試　禮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試用也

天下不復用也　干戈倒載　兵革不試　禮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試用也

不用　有共工之陣以平水害而儒聞于大較猥云不當用兵大至失守小至削弱故聖人所以討彊暴救危殆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

不用　有共工之陣以平水害而儒聞于大較猥云不當用兵大至失守小至削弱故聖人所以討彊暴救危殆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

不可體於天下但用之有逆順也　偃旗息鼓　寢柝包戈　唐書尚文又刑法不可捐于國殊伐

不可體於天下但用之有逆順也　偃旗息鼓　寢柝包戈　唐書尚文又刑法不可捐于國殊伐

有巧拙行之有遲速也　息兵修德　唐書儀傳曰穆宗初即位河朔復亂議者欲出兵討之時文宗尚幼段文昌當國謂四方新罷兵家自力請見曰吐蕃盜邊兵不可體於天下但用之有逆順也　偃旗息鼓　寢柝包戈　唐書尚文又刑法不可捐于國殊伐

有巧拙行之有遲速也　息兵修德　唐書儀傳曰穆宗初即位河朔復亂議者欲出兵討之時文宗尚幼段文昌當國謂四方新罷兵家自力請見曰吐蕃盜邊兵

不可體於天下但用之有逆順也　偃旗息鼓　寢柝包戈　唐書尚文又刑法不可捐于國殊伐

有巧拙行之有遲速也　息兵修德　唐書儀傳曰穆宗初即位河朔復亂議者欲出兵討之時文宗尚幼段文昌當國謂四方新罷兵家自力請見曰吐蕃盜邊兵

免境未解請息兵修德以懷以俗詔可　偃旗息鼓　寢柝包戈　唐書光

庭傳曰明皇有事岱宗張說以京師空虛議欲加兵守邊名光庭與謀對曰諸蕃突厥爲大鬭帳往來驍修和好有年矣若遣使召赴行在必欣然應命突厥懷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我體旗息鼓不攻事矣記纂

淵海引三秦詩序曰寢黑山之旃包青海之戈　滇瀨無波　邊隴罷警　車甲永藏　烽燧不驚孔帖柳宗元表曰車甲永藏馬汗勿用烽燧不警兵戎以息　韜刃卷鎧　罷析銷鋒唐書裴度傳曰李希烈陷汝州詔度招撫度入蔡州希烈脫身走度悉收其將吏士民及希烈所署官屬與之盟誓宣慰軍容使劉光琦以希烈首獻度以希烈舊將不可盡誅悉奏釋之軍中投兵大呼聲聞數十里

書邊陲罷警孔帖舒元輿問醫庫記今滇瀨無波兵器可以蒙之虎皮矣

汴獻言舉江淮陳少游懼遣參謀送款曰素壽弓矢鐵鏃集　車甲永藏　烽燧不驚孔帖柳宗元表曰車甲永藏馬汗勿用烽燧不警兵戎以息　韜刃卷鎧　罷析銷鋒唐書裴度傳曰李希烈陷汝州詔度招撫度入蔡州希烈脫身走度悉收其將吏士民及希烈所署官屬與之盟誓宣慰軍容使劉光琦以希烈首獻度以希烈舊將不可盡誅悉奏釋之軍中投兵大呼聲聞數十里

舒盧覩翰刃卷鎧推君命孔帖劉禹錫表　去不祥之器　非君子之器　左師之欲去兵是謂誣道

主父之謂忘戰實曰危機

弭兵四

原一拒越師江南野史李昇曰民各生父母安用爭城廣地使之膏血塗于野止一拒越師蓋不得已而爲之　願以兵爲戒唐書李德裕傳曰帝覽數討叛

有功德裕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爲戒乃可保大功

弭兵五

增賦晉左太冲魏都賦曰喪亂既弭而能宴武人歸獸以去戰蕭斧戢柯以柙刃虹旗攝麾以就卷

增詩唐杜子美詩曰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　又曰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掛弓　李白發白馬詩曰一掃清大漠包虎戢金戈　宋王介甫詩曰羌兵自此無傳箭漢甲如今不解鞬

增雅唐柳宗元平淮雅曰淮夷既平震是朝南宜廟宜郊以告德音歸牛休馬豐稼于野我武唯皇永保無疆

增序三傑詩序曰偃甲辭軒銷金罷刃　乃諭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沄沄既清而瀰蔡人行歌我步遶遶右方城

增狀唐柳宗元狀曰和氣遠同罷七旬之干羽仁風溥暢牧六月之車徒

增疏唐魏徵曰古之所謂銷兵革者非謂幅裂其旗章鏃鍛其鋒刃而已也蓋誠信著于上則忠孝行于下兵息富壽立則爭奪之患銷其害滋大大而圖之必力倍而功寡豈易不竢終日之義耶

曹易曰伏戎于莽三歲不興　孫子行軍篇曰軍旁有險阻潢井林木蒹葭翳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

伏兵二

曹魏志李典傳曰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與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見救至乃退　晉書載記曰石季龍攻晉將劉演于廩丘兗豫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弃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河北平等以爲信然入于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廩丘　隋書張定和傳曰煬帝征吐谷渾吐谷渾主伏允以數十騎遁遣其名王詐稱伏允保車我眞山帝令定和率師擊之既與賊遇輕其衆少呼之命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巖谷下發矢中之而斃　唐書羅士信傳曰士信率千餘人來降高祖拜陝州道行軍總管師次洛陽攻千金堡堡有惡言詢軍士信怒夜遣百人載嬰兒啼噪堡下若自東都出奔者既而陽悟曰非也此千金堡耳因散去堡兵開門追掠士信伏入屠之　又王君廓傳曰君廓亡命聚徒數千人轉掠長平河東郡丞丁榮以兵拒之又遣使慰名君廓見使謀爲恭敬稱欲歸首榮輕之因陳兵登山君廓悉伏甲山谷中榮軍還掩擊破之　又哥舒翰傳曰先是吐蕃候積石軍麥熟歲來取莫能禁翰乃設伏東南谷吐蕃五千騎入塞放馬襤甲將就田翰馳至鏖鬬吐蕃駭走追北伏起悉殺之隻馬無返者　又曰崔乾祐爲陣十十五五或進或却而陌刀五千列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指觀嗤笑曰擒賊乃會食及戰乾祐旗少偃大欲遁者王師懈不爲備伏忽起薄戰皆奮死鬬翰軍奔潰略盡　又裴行儉傳曰行儉討突厥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贏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　又李晟傳曰晟悉家貲懷光特李晟與馬遂渾瑊耳不去之必爲吾患即遣使委辭因遂請和且求盟謀執瑊以賣遂於是結贊大興兵踰隴岐無所掠陽怒曰名吾來乃不牛酒犒軍徐引去以是間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旁擊其中軍幾獲結贊又哥舒曜傳曰曜討李希烈以希烈在外欲乘虛襲許乃遣部將與劉德信趨許未至有詔切讓使班

師德信等惶惑還軍無斥候至虒澗爲賊設伏詭擊死者殆半器械輜重皆亡　又高霞寓傳曰元濟析山南東道爲兩鎮以霞寓宿將拜唐鄧隨節度使遏賊南衝霞寓雖悍而寡謀統制尤非所善始引兵趨潞阪戰小勝進至文城柵賊僞北逐之爲伏所掩遂大敗才以身免　又諸葛爽傳曰朱溫爲賊守同州爽率輕兵入之溫偃旗設伏以待爽謂賊遁士解甲就舍伏發爽悉棄鎧馬奔還　通鑑唐紀曰吳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敕陝虢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河泌遣將將選士四百人分爲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道令之曰賊十隊過東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勿遽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隨而擊之又遣虞候集近村少年各持弓刀瓦石躡賊後聞呼亦應而追之又遣唐英峿將千五百人夜出南門陳於澗北明日四鼓淮西兵起行入隘兩伏發賊衆驚亂且戰且走死者四之一進遇唐英峿邀而擊之賊衆大敗擒其驟軍兵馬使張崇獻　又曰李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李愬召廂虞候史用誠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往生擒祐以歸　又曰黃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衆五萬寇鳳翔鄭畋使唐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多張旗幟疎陳於高岡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無復行伍伏發賊大敗於龍尾陂　又曰均州賊帥孫喜聚衆數千人謀攻州城都將武當馮行襲伏兵江南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所從之卒太多州人懼於剽掠尚以爲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爲前導告諭州人無不服者矣喜以爲然從之既渡江軍吏迎謁伏兵發行襲手擊喜斬之從喜者皆死江北軍望之俱潰　又曰楊行密攻秦彥彥悉出城中兵陣於城西軍勢甚盛行密乃積金帛遺米於一寨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傍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金帛遺米伏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　又曰鄭祇德遣子將沈君縱等三將將新卒五百擊裘甫戰於剡西賊設伏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壅溪上流使可涉即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幾盡　又曰王式討裘甫三日凡八十三戰裘甫佯言乞降公曰賊憊矣休耳謹備之果復三戰二十一日夜與劉睢劉慶十餘輩又從百餘人出遥與諸將語伺我軍之懈將使勇者潰圍焉諸將得公誡夜皆設伏於營前甫輩雜

城數十步伏兵疾走以間之師數百復繼之城中賊不出南遽甚不知所爲遂擒焉　五代史曰梁攻鄆州朱瑾來救梁諸將或勸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壁勿戰以此可俱斃太祖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兵遮之霍存伏兵羣騎已而瑾果與溥俱出迷離霍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　通鑑宋紀曰淮南盜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淮南京東諸郡官軍不敢嬰其鋒帝命張叔夜知海州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逕趨海濱刼巨舟十餘載酋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鬬志伏兵擒其副賊江乃降　詭選遶志曰阿保機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其鹽有主人可乎當來鶩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俟其酒酣伏兵發盡殺諸部大人復併爲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　遼史太祖本紀曰太祖討黑車子室韋唐盧龍軍節度使劉仁恭發兵數萬遣養子趙霸來拒霸至武州太祖謀知之伏勁兵桃山下遣室韋人牟里詐稱其酋長所遣約霸至兵會平原既至四面伏發擒霸藏其衆乘勝大破室韋　舊州史料親征考曰庚子六月豫友諒大舉入寇至建康太祖遣馮國勝常遇春率虎翼軍三萬伏石灰山側徐達軍南門外楊璟住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上總大兵盧龍山友諒與其弟五王率千艘犯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時暑熱甚忽大雨上督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國勝遇春伏兵起達兵德勝兵亦至內外合擊遂大破之俘其卒二萬人殺溺死者無算獲巨艦百餘戰艐數百　又徐中山世家曰徐達攻常州張士德以卒數萬來援達諸將計曰士德勇冠軍且狡未易力勝也去城十八里爲三覆以待而別選鐵騎屬總管王均用將之乃前徹士德兵既交均用鐵騎橫其中堅陣亂士德走遇覆馬曜獲之遂大破其軍　兵略纂聞曰常遇春拔安慶趙普勝水寨友諒聲言且援安慶遇春策曰必攻池州賊悞我遣卒萬人伏九華山友諒兵果攻池州城中伐鼓大噪伏盡發城中應之遂大破其衆俘斬萬人　又曰宣德間御史盛昶以直諫謫令羅江陣邑德陽寇趙鐸者僭稱趙王所至屠戮羅江故無城公盡閉四門市中各閉戶藏兵於內約砲聲兵出又伏奇兵山陂陽示弱遣迎賊賊入未半公率義勇士開戶圍砲聲兵突出各橫截殺賊賊不相救山陂伏兵應聲夾攻殊死鬬賊大北斬獲無算　又曰正統時陶副使成被命整飭邊務至則量

海寇來風汛時月預以釘板陰布於沿海泥淖中賊纔舟爭跳躍登岸足盡被刺衆踣伏兵四合賊纔舟皆焚自是倭寇不復擾海東　又曰沙縣賊鄧茂七反都督劉聚討之用其降將羅汝先誘之出攻延平令浙兵伏後坪江西兵伏後洋南京兵伏沙溪南而以福建兵素爲賊所易者挑之賊果出戰有頃伏起合擊大破之又曰許忠節公逵令樂陵時劇賊劉七齊彥名颺起畿甸焚屠城邑公令民家各治土垣度高于簷宇垣開一竇如圭僅容一人家令二壯者執刃伏竇內餘編隊伍匿曲巷中乃洞城門如虛邑寇入兵焚一無所逞擧伏發斬獲殆盡　又曰嘉靖間倭寇淮揚都督劉顯與其家甲驅至安東伏甲岡下躬率四騎薄賊艘詬之賊出公叱三騎使前以身殿斬一人以狗且戰且郤射馬中矢馬駭公下馬扶鍬賊卒馳公前公躍馬斬馳者賊至岡下弩發賊多中弩者乃引去　又曰莫讚知鎮寧州時土獠于駐殺其長累擒不獲偵者言駐且以兵狗取絡思故地未服者道當繇安莊明日公馳隊候之中途因要其入見既遣胡生關說令母聰結帶刀劒令我撲駐兩廂伏發捽其首就縛盡捕從者送衛獄　又曰嘉靖間倭寇淮揚都督劉顯與其家甲驅至安東伏甲岡下躬率四騎薄賊艘詬之賊得善禹禮駐報如命公乃集壯卒得強力者十人各授兵伏兩廂以四吏侍皆巨石銜枚密遣人趣要守禦者令以兵須駐入斷後繼頃之駐來立庭中與語稍及絡思事駐方抗辭虛喝公遽叱左右下擒語未畢四吏奮

伏兵三

思險　應無軍淤思險注險阻出奇伏之處當思念之若令踴伏也　左傳公子突曰君爲三覆以待之（伏兵也）令無譁也　設伏　潛師　爲三覆　伏萬弩（左傳作伏萬人見火則發）　澗口　伏冢間（北齊書段韶傳曰韶從圍定州其城未克謂諸將陵王長恭曰此城唯應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蔵澗口不得歸遠設伏兵已擒之）　據洞口　奪望樓（唐書王雄誕傳曰欽守汪華據新安洞拒戰雄誕伏兵山谷以弱卒數千誑華走壁華出新安洞口不得歸遠設伏兵已擒之）　東攻堅中書碌死不可下會暮還雄誕伏兵起合擊大破之華以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弗挑張飲堅壁不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薛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乘其營而趨伏兵已馳入中軍拿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營潰世忠自龍章移師趨忠遮將士夾擊大破之　匿城左　伏湟中（唐書薛萬均傳曰賓建德寇范陽羅藝迎拒之萬均自以精騎百匿城左建德師渡水邀半渡擊之大敗其衆　五代史曰秦宗權至蔡復遣弟攸據懷驅擊珍珍兵小却五代史曰張暉代史曰張暉軍瀕淮且十年雄誕攻之華以弓手五百人伏湟中太祖以騎數

百爲遊兵過晫櫚晫出兵追太祖歸伏莽間
櫚發伏殺晫兵千人奪馬數十匹

伏道側 唐書李密傳曰業陽大守楊慶河南討撫大使張須陀仝兵討翟讓讓素憚須陀欲引去密曰須陀健而無謀且驕易勝引兵搏之讓少却伏發與游軍乘之遂殺須陀

隱情以度 用戒不度 言私度已之所能以度彼之所能

隱兵堤裏 伏騎溝 通鑑宋紀曰王潮郝誘至蔣殿秋石墳 原覆諸山下 死此樹下 傳楚代綏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

注生守也 孫曜研樹令白書麗涓死 隱情以劉 此樹下涓舉火照之萬弩齊發涓自刎

下守陴悉兵拒之 魏武帝志注呂布從東緣與陳宮將萬餘人至西有大堤其南樹木蓊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詐勿入伏中引軍西南十餘里明日晨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前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八千人攻異後異裁出兵人救之賊於嶋底降男女八萬人 唐書王晙傳曰異拾集諸營堡勁萬人與異服與赤眉同伏於道

曰復來太祖隱兵堤裏傳曰裴度兵纔集賊知之先是光顏等引去賊果復來太祖出兵擊之賊大敗走 又趙元昊寇渭州遍檄遠城韓琦令任福併兵出敵之後福至發之乃懸啃家鴟百餘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擇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右伏兵起右麾左伏

李光顏傳曰裴度兵纔集賊知之先是光顏等引去賊果復來太祖隱兵堤

晉 敝山伏 唐書王世充傳曰世充跨洛水爲三橋以度兵李密軍禮師北山新破敵有輕世充心不設壁壘世密衆大潰二百騎蔽山伏因林馬蹄乘高馳下壓其營營驚大焚亂名兵與戰苗池矢石始交而漯通兵爭逐北遇伏大敗

得其虜伏 又設秀實傳曰秀實曰賊步騎雜沓小舍親者以爲才容二千人饒輜食遲明陣之密陣未成伏兵上北原乘高馳下擊清逐北秀實曰賊出輜師餌我也請大索悉得其虜伏

常清逐北至河洲南斧羅薛呂伏五千擊之至河洲南斧羅薛呂伏兵四萬於險阻麗結心陽敗走時遇馬乏不進之賊恐發追之益急不覺行數十里伏兵發擊其歸路夾擊之時大風飛沙溪谷皆溢恐墜大敗伏萬人柳林中通鑑唐紀曰吐蕃論恐熱引大兵十餘萬入於苾川麗結心及羊同薛呂可不勝數恐墜單車遁歸伏兵四合圍之又十餘級遂歸於秋風根蓋其巢也諜知其必遁入黃山待夜半賊果至伏發追斬五十餘級

衣白伏黃山 兵略摹聞曰正德時飢賊李通寶鴻發總督林選選令梧州守書堪督軍與賊遇戰於新塍斬

潛確類書曰凡軍行被社禱社也 大明集禮曰唐制親征以熊席設軒轅黃帝神座置甲冑弓矢於座側建矟於座後皇帝服武弁行禮 遼史兵志曰凡舉兵帝率蕃漢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諸陵及木葉山神 大明集禮曰明制凡親征祭告天地宗廟社稷禡祭旗纛所過山川皆行祭告

祭師二

晉 唐書王方翼傳曰方翼次葛水暴漲師不可渡沈祭以禱師涉而濟 大明集禮曰宋太平興國五年太宗親征河東就北郊用少牢祭蚩尤禡牙

祭師三

原 祠黃帝 祭蚩尤 漢高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禱鼓

宜乎社 造乎禰 周禮太師設軍社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注師將行也

祠五兵 周禮春官小宗伯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公羊師出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劒盾弓鼓及祠畫尤之造兵者

晉 事四望 受命於祖禡於 受成於學 釋奠於學 定兵謀也 出征有罪反釋奠於學

記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太所征之地告祖也類禡皆師祭也詩曰桓桓講武是類是禡

以訊馘首

祭師四

晉 禡蚩黃堂 唐書康承訓傳曰崔彥曾乃禡蚩尤於黃堂前選兵須驍勇至幼取之

發軍

祭師五

詩唐韓愈晚秋郾城夜會聯句曰新馬祭旄纛鳧鴈禮芒屬

發軍一

唐書百官志兵部曰凡發兵降勅書於尚書尚書下文符放十人發十馬軍器出十皆不待勅衛士番直發一人以上必覆奏 遼志曰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炙炙破便出行不破即不出遼史外紀曰西夏國凡出兵先卜有四一炙勅焦以艾灼羊脾骨二瓣算瓣竹於地以求數若撰著然三兆羊其夜牽羊焚香禱之又焚穀火於野次晨屠羊腸胃通則吉羊心有血則敗四矢擊弦聽其聲知勝負及敵至之期 金史章宗本紀曰承安元年二月初造虎符發兵

發軍二

漢書嚴助傳曰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上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 通鑑唐紀曰李克用聞三鎮兵犯闕即日遣使十三輩發北部兵期以來月渡河入關 通鑑宋紀曰仁宗慶曆二年冬十月戊午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屯涇原 兵略纂聞曰嘉靖間沈希儀為右江參將每出勦即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軍立集聽令曰出某門旗頭即引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不知頃之劄營賊衆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已而賊寇他所官軍又已先在雖絶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為神即官軍亦不知公何自得之也

發軍三

元牙璋 羽檄 牙璋中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詳軍旅名急則以鳥羽示急也 羽檄天下兵未有至者檄木長三尺用徵名士卒簡閱兵器為要簿也 銅魚 漢武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恐驚吾郡國迺遣嚴助以銅魚符驗發會稽守欲拒法不發注言欲以法拒之助乃斬一司馬諭以意旨然後發兵會稽 出虎符 周禮八成二曰鼙師田以簡稽合諸侯及國之大夫卿大夫之采地以作其同又以銅虎符辨其所用有事則請之於內既事則奉而藏之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一曰銅魚符銅魚符為銅魚以代竹使長所用有事則請之於內既事則奉而藏之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一曰銅魚符銅魚符為銅魚以代竹使長 聽師田 見獲兔注曰獲兔所以簡稽守禦之不虞者也 遼史兵志遼制金魚符調發軍馬 銅魚 通鑑注曰符寶郎掌天子符璽金魚符銀兔通鑑注曰符寶郎掌天子

出虎符 周禮八成二曰鼙師

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故百姓讙心欲亂者十七八也 得天時 遇午日唐書王式傳曰寧國劇賊佻南亂明越巡察使鄭祗德不能慮懼皆東靡獨獵有聲喜曰是謂得天時討窜相選式往代於是諮益訢滑淮南兵武驍自先福里第矣 發精甲 雇貧人 唐書裴坳傳曰劉闢叛均發精甲三千逆擊之遼志曰契丹出軍每遇午日起程 黠望風奔 傳曰八編類纂曰黃巢陷東都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弟官賦名軍籍厚得稟賜但華衣怒馬嘗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往往不能操兵 徒教士 傳曰司馬請瑞馬瑞符節以發兵王制有大司徒教士以車甲注發卒兵也 秩注馬少士多不相補滿也遞者的 後漢吳漢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引道 頭鬢皆白 老弱悉赴 後漢光武曰每發一兵輒為京兆尹發騎士前梁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滿者悉赴軍注云在 古者二十而傅傅音附 詳前 發軍四 具其卒乘 繕以甲兵 校尉稽乏軍興 京兆馬不適士 晉石鑒奏杜元凱為校尉禮節城門官舍稽乏軍興檻車徵以候贖 黃霸發士 吳漢行師 漢書黃霸為京兆尹發騎士前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逮獄 怒兵 司馬請瑞 司

發軍五

枹鼓 遼史國語解曰枹鼓驚烏總稱遼以為印紅取疾速之義凡調發軍馬則用之與金魚符銀牌略同 詩 魏王仲宣詩曰我君順時發桓桓東南征 唐儲光羲次天元十載華陰發兵詩曰鬼方生獫狁時寇虐龍營帝念霍嫖姚詔發咸林兵天星下文閣簡師臨我城三陌觀勇夫五餌謀長纓雷野大車發震雲靈鼓鳴 李白發白馬詩曰將軍發白馬雄節度黃河簫鼓聒川岳滄溟湧濤波武安有震氛陽水無寒歌鐵騎苦雪山飲流涸滹沱揚兵獵月窟轉戰略朝那倚劒登燕然邊烽列嵯峨蕭條萬里外耕作五原多一掃清大漠包虎戢金戈 秦唐陳子昂奏八科曰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 狀 唐陸贄上陳防秋之弊有曰今財匱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徒以犯獷寇境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萬一撓敗遽以啟戎心挫國威也 露布 唐于公異破朱泚露布曰五月二十八日寅時華州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等承命於矛旗之下分麾於棘門之外免胄啟行夾川陸而左旋右抽抵丘陵而浸搖布護聲塞宇宙氣雄鉦鼓陳兵於光泰門外盡銳于神麾倉東線垣摧以成塵滋水涸而為地左廣未離於舊壘前偏已交於賊鋒若降於天如出於地

先鋒一

漢書李廣傳曰大將軍青令廣軍出東道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乃今一得當單于願居前死單于後漢書祭肜傳曰肜拜遼東太守至則厲兵馬廣兵候肜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賊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　宋書劉懷慎傳曰懷慎為彭城內史從征鮮卑每戰必身先士卒及尅廣固懷慎率所領先登從高祖拒盧循於石頭屢戰尅捷　南史孟龍符傳曰龍符驍勇有膽氣高祖伐廣固以龍符統步騎為前鋒賊數十圍攻之以衆寡不敵遂見害追贈青州刺史　後周齊煬王憲傳曰高祖東伐齊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亦大出兵陣於營南高祖名憲馳往觀之憲迴命曰易與耳請破而後食內史柳虯私謂憲曰賊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憲受委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逋寇事等摧枯商周之事公所知也賊雖衆其如我何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其夜齊王遁走　唐書曰太宗擊王世充選千餘騎為奇兵皆皂衣元甲分為左右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敬金尉遲敬德翟長孫等分統之每臨敵太宗躬被元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向摧殄常以少擊衆賊徒氣懾　又曰太宗征高麗詔江夏王道宗與李勣為前鋒濟遼拔蓋牟城會賊救至道宗與張君乂領騎裁四千欲浚溝保險須帝至道宗曰賊遽來其兵必疲我一鼓摧之固矣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吾為前軍當清道迎乘輿尚何待勣善之選壯騎數十突進賊營左右出入勣合擊大破之　通鑑唐紀曰李存孝驍勇克用軍中皆莫及常將騎兵為先鋒所向無敵身被重鎧腰弓髀槊獨舞鐵檛陷陳萬人辟易

先鋒二

兵略纂聞曰常遇春棄劉聚歸明太祖居兩月未有所見自請為先鋒

身先士卒　宋書張興世傳曰興世攻彭城南門并放火矟矛自前戰身先士卒　通鑑注引補國史曰高得將先鋒軍每遇陳敵身當矢石

馬賜　周書李弼傳曰弼從太祖平賨泰先鋒陷敵斬獲居多太祖以乘馬及泰所著牟甲賜之　五代史曰弼太祖喜曰邑名武功也以名人太祖名馬賜之

白衣先鋒　海錄碎事曰裴果從軍征討乘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為黃衣先鋒　唐書薛仁貴傳曰仁貴持戟勇敢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識

先鋒麾陣　唐書馬三寶傳曰三寶與柴紹擊吐谷渾於岷州先鋒陷陣斬名王俘執數千人　又秦瓊傳曰秦叔寶先鋒麾陣　五代史曰史建瑭為晉兵先鋒梁兵數為建瑭所敗相戒避先鋒　通鑑宋紀曰李成將馬進犯洪州張佾唐所殺相戒常避史建瑭仁貴帝名見避異　自請為先鋒　白衣先鋒陷陣　先鋒麾陣　唐書

月餘進以大書隙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進以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為先鋒俊大喜乃令楊沂中屯牛米渡飛重鎧曜馬習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

先鋒三

增 被羽先登 後漢賈復傳曰光武至信都以復為偏將軍及披邯鄲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晡皆饑且可飯食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伏其勇注 被猶負也析羽為旌旗將軍所執

前鋒百戰百勝號為 北府兵 晉書劉牢之傳曰太元初謝元北鎮廣陵時荷堅方盛元多募驍勇牢之與東海何謙等以驍猛應選元以為參軍領精銳為北府兵敵人畏之

功第一名 秦功第一 通鑑宋紀曰蒙古兵入大昌原會平章政事完顏合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為前鋒陳和尚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蓋自有蒙古之難二十年間始有此捷奏實圖中 年十七為先鋒 又李繼隆討李順遷侯范庭召與王超至烏白也與賊遇時時時鏡甚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賊遂却

先鋒四

增 表宋孟龍符表曰龍符投袂義切前驅效命摧鋒三捷每為衆先及西勳桓歆北珍索虜朝議爵賞未及施行會臣北伐復統前旅臨照之戰氣貫三軍于時逆徒實繁控弦掩澤龍符匹馬電躍所向摧靡奮戈三入知死不卻

鄉導一

增 孫子軍爭篇曰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太平御覽引衛公兵法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原密其聲跡其迹或刻為獸疏而履於中途或上刻微禽而幽伏於叢薄然後傾耳以遥聽竦目以深視專智以度事機注心而候氣色見水雍則可以測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以辨來寇之馳驅也

鄉導二

增 宋史太宗本紀曰四年庚申帝復自將伐契丹丙寅次金臺頓募民為鄉導者百人會為都統幹離不副之使襲遼主於陰山至居庸關獲林牙耶律大石斡魯使幹離不銀术可裹宿等以兵三千分道襲遼主將至青冢過泥濘不能進幹離不以繩繫大石使為鄉導直趨遼主營

鄉導三

縣民爲導　漁人爲導　通鑑唐紀曰劉士龍遣副使陳可璠屯全義備馬殷可璠掠縣民糧牛以犒軍驛民怨之請爲湖南鄉導通鑑宋紀曰忽必烈得沿江制置司捕虜有云今夏諜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聚扰由陽邏堡以渡會於鄂州忽必烈且爲鄉導　用呂文煥　得郭藥師　又宋紀曰元人南侵鄉導八編縣募曰蔡靖遣郭藥師師師與金人戰於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掠及轉運使呂頤浩以降斡離不欲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爲鄉導懸軍深入矣

鄉導四

擒妻孥不用鄉導而豫圖　兵略纂聞曰明妻孥用兵不用鄉導而豫圖山川村落道路所經敵兵行而人莫能測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七

間諜一

【禮】太公六韜曰遊士八人主伺姦候夢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爲間諜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以其預先知敵人之情而制勝之道皆中敵人之隙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而知敵之情也故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因其鄉人而用之者也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成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者也因敵使人來候我我佯不知之因厚賂重許反使爲我間也益世誠曰言敵使人來候我我佯不知而示以虛事前却期會使歸相語故曰反間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者也敵使間來間我誑事於外佯漏洩之使敵間知之吾因至敵中窺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幽陰深密故曰死間也益世誠曰所獲敵人及已叛間竊聞之吾因縱之使亡以誑事輸敵縱而備之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又云間知吾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守謂官守職任者謁告也主告事者也門者守門者也舍人也又先知之爲新舊有急則陳之令吾間必索知之令吾間必索知敵之情　令吾居止也令吾人遺以重利導而舍止之厚待之不見呵止亦因此知敵之情　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人主當知五間之用厚其祿禮其財故賞在厚待　殷之興伊摯在夏周之興呂牙在商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而知敵之情也故用間有五有鄉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人君之寶也因敵間而用之者也因其官人而用之者也因其敵間而用之者也因其鄉人而用之者也因其官人而用之者也因敵間

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術而成功也且間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詞焉有因其仕子故洩虛假令告示焉有佯緩罪戾徵漏我僞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間皆須隱秘重之以賞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詭相親附採其情實而致之間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傍誘之敵有重臣奉厚遺珍寶揣其所間而迎間之敵若使聘於我我敵有親責左右多詞誇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曲情尊奉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殷勤僞相親暱朝夕慰諭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旦暮令使獨與已伴居我遣聰耳者潛於複壁中聽所間使既還連連恐被怪責必是竊論心事我知事計遣而用之且夫用間以間人人亦用以間已已以密往人以密來理須獨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動靜覘知事計而行其間者當佯爲不覺舍其厚利而善啗之微以我僞言誑事示以前却期會即我之所須爲彼之失者因其有間而反間之彼若將我虛以爲實即我承其弊而得其志矣

李靖問對曰按孫子用間最爲下策臣嘗著論其末云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戎用間以成功或憑間以傾敗若東鄰事君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間安可用乎

間諜二

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於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導之事元竊用此術以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得以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

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無由得入楚軍若不因間諜

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期曰胡可伐胡君老而信讒其大夫多貳於己（用死間之勢）又燕昭王以樂毅爲將破齊七十餘城及惠王立與毅有隙齊將之以鄭爲親已不備鄭襲胡取之（此用死間之勢）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田單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不拔者二耳樂毅賢而久圍即墨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毅燕人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

音義先人燕軍從之即畧人激怒請戰大敗燕師所亡七十餘城悉復之　又秦師圍趙閼與趙將趙奢救之去趙國都三十里不進秦間來奢善食音寺遣之間以報秦將以為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隨而卷甲趨秦師擊破之此反用彼間也　又秦與趙兵相拒長平趙孝成王使廉頗為將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出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患獨畏馬服趙奢之子為將耳趙王信之因以奢子為將終為秦將白起所敗　左傳曰僖公二十四年衛人將伐邢襄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註我請為衛間諜先以兄弟往邢求仕焉　又曰楚太子建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鄭之期子木即子建也　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　楚漢相持未決勝負陳平言於漢王曰彼項王骨鯁之臣以亞父范增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然之遂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出入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大牢之具舉進見楚使舉鼎俎而來即佯驚曰吾以為亞夫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去看欲更以惡草之具使歸具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開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遣紀信詐降而漢王宵遁終滅項羽羽不悟反間而亡　韓信因齊無備襲齊破之田廣烹食其此偶成韓信用死間之勢　漢高帝被匈奴單于冒頓圍于白登乃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嚮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　後漢西域將兵長史班超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茲二國攝言兵少不敢罷散乃陰緩生口賜以告龜茲王喜而不虞超即滑勒兵馳赴莎車大破降之崩亦同死之勢　晉益州牧羅尚遣將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詣羅尚欲為內應以火為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將李驤於道設伏奉以長梯倚城而上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又以繩汲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

軍此用內間之勢　十六國後涼呂光將呂延伐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乃縱反間稱衆潰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延司馬耿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奸計不可延不從相遇戰敗死之（斯亦同班超破莎車之勢）　東魏將覃孝寬拒之遣諜人詐爲西魏將牛道常扇誘遣人西覿

元昊有將剛浪陵號野利又有將號天都王元昊倚爲腹心凡勝我軍皆二將之策也种世衡方城青澗謀有以去之有王嵩者本青澗僧世衡察其堅朴使持書以間野利元昊果疑之陰遣愛將假爲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世衡知謀已行因欲并間天都又爲置祭境上作文書于版以弔多述野利元昊所遣謾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使者去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世衡至急熱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二將久之始悟爲世衡所賣遂定講和之策　東軒筆談曰种世衡守青澗城嘗以罪怒一番將杖其背僚屬請莫能得其人被杖以奔元昊甚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得其機事以歸乃知世衡用間也　通鑑宋紀曰劉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逮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术問之對如前兀术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砲具不用明日錡登城望見二人遠來縋而上之　兵略纂聞曰僉事熊景任廣西二廣爲鎮都臺朱公撤公勾當溽桂諸猺公陰遣間衣商人服負鹽抵猺所若爲潛竄貿易者猶不疑也集來詗虛實間曰吾商人不知新按察官何人然見其方具器若古壺狀者十數實石其中窒以巨木計曰猺出降無屑發此不然此嘗破大藤峽者也猺懼白酋酋即日降不旬日降猺及獞獞數十姓　弇州史料韓雍傳曰兩廣擾寇反薙督大兵分道進擊賊刻備仁葛浦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十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莫敢自拔今幸遇天兵得生爲良民荷甚願先三軍鋒薙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既縛而袂中利刃出廻知間也　又慎侍御山泉公爲漳浦令時有盜負山海而窟者諸奸黠亡命多歸之君乃擇邑下豪膽武陰重不泄者十餘曹俾僞與盜通佐之攻剽若嚮導然密報君部勁卒攻之所遣棄從中應急擊縛其巨酋三十六人餘無得脫者威行邑中道無拾遺　又三大功臣傳曰宸濠反王守仁兵未集而憂宸濠之兵速出曰南京空城耳而實無備宸濠至則下矣南京下事未可知也乃爲檄檄諸郡邑使備餉又爲蠟書貽李士實劉養正云得密示具悉爲國至意第從吏使早出足一離省大事濟矣而故繫宸濠之謀示將斬而令縣校監者僞若與宸濠款泄而縱之宸濠徹得書檄徬徨未決而與士實養正謀則皆勸之

疾趣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內疑十餘日探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紿之

間諜三

郭汾 中詞淮南王使女陵中調長安注調廣音頓爲偵于中也一曰調候伺者杼政反

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左傳晉人之孤于宋宋不可伐秦人之孤于晉晉侯曰秦晉匹也其子罕哭之哀國人悅之

陽門介夫 死子罕哭之哀國人悅之

任章 烈曼其才數饋遺欲廢止卒以計免明年翁列章表列其誣宋史岳飛傳曰飛知劉豫結黏罕而凡木惡劉甲詐爲慎書行反間帝遣使斬之章甲

逋 動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青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故所持書覓不遭人問書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

可以問而 不諜可以問而知

優來 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劉祺同謀殺兀朮事因謂曰吾今貸汝復遣至青納書戒勿泄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

阡 阡能遣諜者自言父母妻子陳頴眞反義元魏宗室入我且戰有能釋甲迎我者署背曰歸順皆得復

擊 擊之至下淮成人

禽其諜數十 禽其諜數十人

出則竊笑於 出則竊笑於市陰爲吏民稱建英武兵勢彊盛

馬劉郭取克 馬劉郭取克兗州時泰寧節度使葛從周惡將其兵五百夜自水竇入

乎郭將精兵 乎郭將精兵五百夜自水竇入

比明軍城悉 比明軍城悉定市人皆不知

告幕烏

漏多魚 漏多魚齊寺人貌始漏師于多魚又

又諜告曰楚幕有烏 又諜告曰楚幕有烏

原 原數駒支使伯嘉師伐紱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泄則聯汝之由又楚使伯嘉諜之三返數之

左傳范宣子數駒支曰言語漏泄則聯汝之由又楚 左傳范宣子數駒支曰言語漏泄則聯汝之由

增易扁額 竊畫像謀通鑑宋紀曰金遣劉筠古詐歸宋爲間入見陳敏瑄田令孜則言建兵擾食盡將遁矣又曰王師範遣行軍司馬其虛實及兵所從入西川

竊畫像謀通鑑宋紀曰金遣劉筠古詐歸宋爲間入見陳敏瑄田令孜則言建兵擾食盡將遁矣 竊畫像謀通鑑宋紀曰金遣劉筠古詐歸宋爲間入見陳敏瑄田令孜則言建兵擾食盡將遁矣

增詐書 陽責縱諜

陽責縱諜 唐書伊慎傳曰慎以江西牙兵屬李希烈希烈恐爲卑所圖乃引兵去慎追不及遣人馬多病死通鑑宋紀曰太祖時邊臣皆富于財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

唐書伊慎傳曰慎以江西牙兵屬李希烈希烈恐爲卑所圖乃引兵去慎追不及遣人馬多病死通鑑宋紀曰太祖時邊臣皆富于財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 唐書伊慎傳曰慎以江西牙兵屬李希烈希烈恐爲卑所圖乃引兵去慎追不及遣人馬多病死通鑑宋紀曰太祖時邊臣皆富于財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

漢書 泰諜晉覘左傳

泰諜晉覘 左傳晉侯圍原諜出曰原將降晉侯圍原諜出曰原將降

增益悉虛實 善刺情僞唐書李憕傳憕爲河南尹初其令一切撫之故諜者反效以情

善刺情僞唐書李憕傳憕爲河南尹初其令一切撫之故諜者反效以情 善刺情僞唐書李憕傳憕爲河南尹初其令一切撫之故諜者反效以情

增移書還諜 釋縛飯謀

釋縛飯謀 又李晟傳晟引兵屬賊中國張仲武使禪將石公雅入幽州仲武盡委以軍門將軍

又李晟傳晟引兵屬賊中國張仲武使禪將石公雅入幽州仲武盡委以軍門將軍 又李晟傳晟引兵屬賊中國張仲武使禪將石公雅入幽州仲武盡委以軍門將軍

移書還諜釋縛飯謀 又蘇瑰傳曰瑰爲安州重海道大總管討之頻不剋移書還其諜曰爲我謝汝主人之歸正者僞俾官爵金帛如其言又曰南唐林仁肇常欲復江北其間諜之問何人最不信後卒如其已至賜鴆者懼然不知其間使者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使者白江南主

又蘇瑰傳曰瑰爲安州重海道大總管討之頻不剋移書還其諜曰爲我謝汝主人之歸正者僞俾官爵金帛如其言又曰南唐林仁肇常欲復江北其間諜之問何人最不信後卒如其已至賜鴆者懼然不知其間使者白江南主江南主 又蘇瑰傳曰瑰爲安州重海道大總管討之頻不剋移書還其諜曰爲我謝汝主人之歸正者僞俾官爵金帛如其言又曰南唐林仁肇常欲復江北其間諜之問何人最不信後卒如其已至賜鴆者懼然不知其間使者白江南主江南主

增舍諜者族 憩傳曰舊令敢舍諜者族憩

舍諜者族憩傳曰舊令敢舍諜者族憩 舍諜者族憩傳曰舊令敢舍諜者族憩

原 原曰原將

原曰原將 不敢侵邊又張仲武傳曰回鶻常有酒長點冥契丹以督盡貢困剌中國盡委以宣門將軍

不敢侵邊又張仲武傳曰回鶻常有酒長點冥契丹以督盡貢困剌中國盡委以宣門將軍 不敢侵邊又張仲武傳曰回鶻常有酒長點冥契丹以督盡貢困剌中國盡委以宣門將軍

增縱諜 間宗室之其後尚書李磎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聽吳國以伐吳而明

縱諜間宗室之其後尚書李磎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聽吳國以伐吳而明 縱諜間宗室之其後尚書李磎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聽吳國以伐吳而明

詞刺中國 洞知蕃情諸等厚結二部執諜者八百餘人殺之詞鵬欲入五原掠保塞雜虜乃先以督盡貢詞鵬欲入五原掠保塞雜虜乃先以

洞知蕃情諸等厚結二部執諜者八百餘人殺之詞鵬欲入五原掠保塞雜虜乃先以 洞知蕃情諸等厚結二部執諜者八百餘人殺之詞鵬欲入五原掠保塞雜虜乃先以

增玉帶與諜 銀函行間

玉帶與諜 銀函行間宗五代史安重誨傳曰明宗幸汴州重誨以帶遺李磎磎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聽吳國以伐吳而明

銀函行間宗五代史安重誨傳曰明宗幸汴州重誨以帶遺李磎磎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聽吳國以伐吳而明 銀函行間宗五代史安重誨傳曰明宗幸汴州重誨以帶遺李磎磎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聽吳國以伐吳而明

四十七人詭 得以養死力使爲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爲之備設伏擒多致克捷自太祖時邊臣皆富于財

四十七人詭得以養死力使爲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爲之備設伏擒多致克捷自太祖時邊臣皆富于財 四十七人詭得以養死力使爲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爲之備設伏擒多致克捷自太祖時邊臣皆富于財

東南取荆 楚之地

東南取荆楚之地 東南取荆楚之地

稱蕃賊得安公一言以爲信鐫即引諜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爲然乃以玉帶與諜者使遺知誥爲信其真乘機發雲南兵雲南內雖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發兵數萬屯于瀘州北韋皐知雲南計方猶豫乃爲書遺雲南王以塞雲南趣蜀之路雲南始疑雲南遣兵二萬屯會川以銀函使東蠻轉致吐蕃吐蕃始知南怒引兵歸國由是雲南與吐蕃大相猜阻歸附唐之志益堅吐蕃失雲南之助兵勢始弱矣　販者輒知　火伍輒報兵略纂聞曰沈希儀在右江參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即賊巢公陰求得素于猺人商販者數十人給銀五兩使益買物散入諸峒中諸猺雖凶暴樂殺人然販者至則絕棧深箐販者無所不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公兒女撫之久之稍稍諸猺令其妻子來見夫人夫人好言慰勞之針線包帕諸物以銀簪簪其頭又令諸妾婢灌之以酒人數大喜其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勞苦之自是賊中消息或猺不肯言猺婦每嗾之使言矣　辰衛青

捕伏聽　李牧多間諜

史衛青傳註伏于隱處聽軍虛實

通鑑宋紀曰契丹遣人來聘宋仁宗時契丹兵壓境詔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敎士卒習戰頃之士勇可用或請捕之德用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下皆可用

間諜四

詐爲書若同亂

唐書建中中李希烈詐爲渾瑊書若同亂者帝識其諜用不疑更賜良馬錦帶

馳騎諜虛實

又曰朱滔留僕州全忠令友裕馳壯騎諜鄆虛實身將向北會瑄引還縱

占候一

無井有泥

東軒筆錄曰麟州踞河外扼西夏之衝城中無井慶曆中半月即兵民渴死矣元昊以兵圍之數日城中大潰有軍士獻策願取溝泥使人謂元昊云圍之乘高以泥草積州將從之元昊望見遽語獻策戎人曰爾言無井今乃有泥以饋草積何也即斬戎解去　從水中爲偵

將楊茂善泅數從水中爲偵達獲茂釋而厚賞之使往來爲間因盡得其虛實

太公六韜曰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較災異知天心去就之機

自然六甲之分徵妙之神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元武商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　又曰勝負之徵精神先見明將察之其效在人謹候敵人出入進退察其動靜言語妖祥士卒所告凡三軍悅懌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

破敵相陣以勇猛相賢以威武此強徵也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敵強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衆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三軍齊整陣勢以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鼙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也行陣不固旌旗亂而相遠逆大風甚雨之徵也凡攻城之利士卒恐懼氣絶而不屬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之聲下以濁鼙鼓之聲濕以沐此大敗之徵也凡攻城圍邑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復入城主逃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屠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兵長久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攻之城必亟擊之得其大將三軍將行其旌旗從容以向前是爲天送必亟止　太平御覽引孫子占曰三軍將行其旌旗從容以向前是爲天送

指索遐曰風為號令今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鳥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還討叛寡斯骨貞萬餘落破之　隋書長孫晟傳曰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上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為行軍元帥晟為受降使者北伐二年軍次北河值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餘里賊衆多降　唐書薛萬均傳曰柴紹之討梁師都也圍師都諸將以城險未可下萬均曰城中氣死鼓不能聲破亡兆也　又李晟傳曰晟之討梁師也時熒惑守歲久之乃退實介或勸晟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出兵晟以天子外次人臣當死節垂象元遠吾安知天道至是謂參佐曰前者公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士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嘗聞五緯盈縮無準懼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矣參佐歎服皆曰非所及也　又王重榮傳曰帝幸定州次沙城百官繼至士民從者亦數萬帝欲入谷中自固以谷有沒唐石惡之徙石門　五代史唐臣傳曰郭崇韜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算已決區區嘗談何足信也　通鑑宋紀曰柳開知代州謂其從子曰吾觀昴宿有光雲多從北來犯境土寇將至矣　弁州史料曰都督馮勝攻某城劉基以一赫蹏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其方青雲起即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炁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啓讀之初亦莫敢信已而青黑雲起具如基言始以為神遂奉而破賊取其城　兵略纂聞曰正德間黃珂巡撫延綏嘗以歲例燒荒天忽陰霧風氣慘烈公曰此賊氛也命輕騎數百伏山背賊果率衆突出伏起殺之殆盡

占候三

原 天時　風氣　雲霧　虹霓　日月　星辰　雨雪　雷電　霜雹　雜占　占夢　擊虛　洗兵　石鼓　潤兵　執律　歌風

天時　風氣

有風動範撫手曰先主東征秦宓陳天時必無利坐下獄後貰出之　吳志吳範治曆數審知風氣孫權襲關羽羽請降範曰有走氣言降詐也候者白羽去範曰雖去不免期明日之中權立表下漏待之至中權立表下漏待之羽去範曰有走氣言降詐也候者白羽去範曰雖去不免期明日之中權立表下漏待之至矣皆如言也　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注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注晉侯面向上故得天腦所以柔物也　後漢趙彥少有術朝風南風音徽故曰不競　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注王者出軍大師吹律合音　師曠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注歌者吹律以詠八風之氣也　又歌北風北風不競多凋傷之聲亦如之　潤兵　洗兵　太公曰兩沾衣裳者謂潤兵不沾者宜發五陽郡兵從孤擊虛一戰破之　石鼓　海錄碎事曰城中氣出東方其色黃名天鉞不可攻宜發五陽郡兵從孤擊虛一戰破之　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此非也此天洗兵也　天鉞　石鼓　又曰漢成帝鴻嘉三年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

隆如雷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是歲廣漢鉗子勒略吏民自號曰山君注鉗徒也　天鷹　地鷹　淮南子曰流星色青赤曰地鷹其所墜主兵流星有光青赤曰天鷹軍中之精華也　梁渠　狙如山海經曰歷石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白首虎爪名曰梁渠見則其國有大兵倚帝之山有獸焉其狀如鼠白耳白喙名曰狙如見則其國有大兵　走鹿雲　貪狼風　抱朴子曰凡戰觀雲如走鹿形者敗軍之氣也　五代史前蜀世家曰王衍遇則當有敗軍殺將者　氣盤蛇　唐書吳元濟未破月抱珥盤蛇相交武陵告司馬韓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抱珥吳武陵自陝

石鼓聲南氣如旗鼓千盾皆顛倒橫斜少頃黃白氣出西北盤蛇相交武陵告司馬韓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抱珥吳武陵自陝象黃白喜象也敗氣為賊日直木舉其盈數不閱六十日賊必亡夫天見其祥宜修事應之　宋史曰宋真宗景德元年十一月駕北巡司天言日抱珥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却　望雲物　唐書曰貞元三年吐蕃請盟詔以軍從渾瑊會平涼李牟以為援既會元諒望雲物考著龜　唐書曰貞元三年吐蕃請盟詔以軍從渾瑊會平涼李牟以為援既會元諒望雲物元諒軍潘原韓游瓌軍洛口以

也既而師果敗　流星如火　雲氣如山　後漢書董卓傳曰邊章韓遂入寇三輔進兵美陽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以為不祥欲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後漢書光武紀曰王尋王邑攻圍昆陽自以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遠六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　水

占候四

山曰墨介物也失所次舍不從軍之象其有兵乎未幾宋州刺史劉展反

占候五

在圖中夜謂頡曰東南角無復羌虛引出住百里還攻之可勝從之果然　氣若城　唐書王世充引軍與李密戰洛南史曰呂師州謂其裨將慕毋章曰吾與楚人為敵境吾常望其營上雲氣甚佳未易破也　矛端生火　海錄碎事曰矛端生火此兵氣也以火用兵為太史令日中有黑子一大將餓而參軍胡深伐陳友定敗沒

占候六甲日窮節禹字仲華為王匡所敗明日癸亥匡以六甲日兵家所忌不出禹因得更治兵大敗之　東南角虛　段頻為羌所圍樊志張亦

詔贊皇一品集賜王宰詔曰意卿宜忠憤必在梟夷況自去年以來月頻奄畢今又福星煥耀正臨天驷東

漢書云畢爲天網網羅不善之人房爲明堂方集重華之慶懸象昭晰前史所書令胜奉天道以行誅

務德一

晉司馬兵法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較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

唐書蕭俛傳帝問兵法有必勝乎俛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懷後掩襲故有不殺厲不禽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

務德二

晉唐書李靖傳曰靖爲嶺南撫慰大使以嶺海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即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　分記曰曹彬封冀王事太祖太宗收復四方未嘗枉戮一人其後子孫益熾世爲將相出皇后且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而冀王後世愈昌豈非陰德所致

務德三

原鄧訓　祭肜後漢書羌胡耻病死輒以刀自刺訓聞其病不與刀使治之愈者非一　又肜爲遼東太守偏恤夷狄落歸義願自效遂擊匈奴　德攻　義勝　撫敵人　殲敵師吳志呂蒙在公安得關羽及將士等家屬輒厚遇之　吳將陳尚潘景爲寇羊祜追斬之美其死爲厚加殯斂二人子迎喪祜禮遣之　遺侍姬　還婦女宋史种世衡傳曰世衡知環州羌酋慕恩部落最強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　入編類纂曰曹彬征金陵垂克忽聞曰曹彬征金陵垂克忽女者彬悉閉於一第窓以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當密備之泊事罷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備禮以嫁之　衡出掩之慕恩部落歸義願自效遂擊匈奴　德攻　義勝　撫敵人　殲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　入編類纂曰曹彬征金陵垂克忽

非藥石所能愈唯諸公共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共焚香爲誓入其都或請靖籍銑將拒戰者家資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已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書蕭銑降李靖入其都或請靖籍銑將拒戰者家資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已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以拒師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荊郢宜先貓之恐自制而南堅城剋也殿之死守非善策也止不籍由是江漢列城爭下

傳荀吳圍鼓鼓人請以城叛穆子不許請降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食竭力盡而後取不戰一人曰吾以事君也　又晉文伐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詳示信三註

稻左傳叔弓圍費不克治歐夫曰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供其乏困費來如亡矣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晉書羊祜出軍至吳境刈稻爲糧討所取送絹償之

若親戚晉漢春秋曰羊祜還鎮專修德信以懷吳人陸抗遣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小益也　陸告

異域唐書李孝恭遷襄州道行臺左僕射時嶺表未平乃分遣使者綏輯安慰其款附者四十有九州朝廷表孝恭傳曰孝恭令暢南海矣　言行錄曰宋余襄公紳二廣幾十年恩信被於異域如交趾大理特屬南詔之

號令暢南海　恩信被　專修德信　歡

國皆可以頤指氣使公解衣以賜一州行軍惟知三事兵略纂聞曰胡世寧令趙元瑞捕太平酋豪李濬之文武才可謂具矣且授之方略元瑞乘濬不意碎起師攻之飛檄焚其州治濬走保山寨未拔公解衣齎糒元瑞曰以吾衣賜一州生靈也寨中兵聞之感泣解散濬擒殺其所驅人民且悉除其租稅一年又曰胡大海嘗曰吾不知書吾行軍雖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婦女不焚毀人廬舍以故所至健兒驍附編氓寧輯有祭征虜之風

務德四

詔賚皇一品集賜王宰詔曰意卿宜大布誠信且務綏懷不得焚其室廬翦其桑梓自當壺漿塞路襁負以歸

諭明太祖諭湯和曰軍中之事難於執一唯當以德服人必其負固弗順然後以威鎮之　又諭北征諸將曰汝等師行非必掠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毀民居勿廢農器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間或有遺棄孤幼在營父母親戚來求者即還之此陰隲美事好共爲之

行惠一

三略軍讖曰軍井未達將不言渴軍幕未辦將不言倦軍竈未炊將不言饑與之安與之危故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謀素合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萬

行惠二

史記趙奢傳曰趙用趙括爲將其母上書言于王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父子異心願王勿遣　漢書皇甫規傳曰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明年規因發其騎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　又皇甫嵩傳曰嵩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　又堅鐔傳曰鐔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鐔食蔬菜

與士卒共勞苦　晉書曰祖逖據太丘樊雅攻之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　又載記曰劉曜將陳安善于撫納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

續晉陽秋曰盧循爲廣州州無麴每得分餉未周遍文武則不食也其仁如此　北史曰西魏將梁椿善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　南史宋武帝時寧州嘗獻虎魄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伐以虎魄療金創帝大悅命碎分賜諸將　唐舊黑齒常之傳曰常之御下有恩所乘馬爲士所箠或請罪之答曰何遽以私馬鞭官兵乎前後賞賜分麾下無留貲　又李晟傳李懷光反晟受命圖收復時輸繒不屬盛夏士有衣裘者晟能與下同苦　又曰劉滂拜泰州刺史屯普潤軍中不設音樂士卒病親問所欲不幸死哭之　又曰烏重脩善撫士與下同甘苦蔡將李端降重脩蔡人執其妻殺之妻呼曰善事烏僕射得士心大抵如此　又曰殷侑拜義昌節度使單身之官安足羈累與下共勞苦以仁惠爲治　又曰吳少誠之誅詔盧坦以兵二千屯安州坦每朝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視疾病醫藥故士皆感慰無逃還者　通鑑唐紀曰柳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厚給之妻孥呼曰中丞爲我治家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踶殺圉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或曰圉人自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駑何足惜也竟殺之　五代史周太祖本紀曰郭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陳行營幅巾短後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會射恣其所取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將士皆懽樂　八編類纂曰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啟皆温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咸歸心焉　通鑑宋紀曰仁宗慶曆六年徙廣南戍兵善地以避瘴毒　又遣使賜湖南戍兵方藥　又元紀曰仁宗出見衛士有敝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賞耳帝曰此輩久勞於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于朕因命賜之錢帛　明典故紀聞曰成祖北征至威寧鎮日暮猶未食中官請進膳曰軍士未食朕何忍獨飽令人視各營軍士皆食始進膳　又曰仁宗爲燕世子時太祖嘗命與諸世子分閱皇城四門衛士還奏獨後問之對曰旦寒甚衛士方食俟其既食乃閱

之故後太祖喜曰能體卹下人是吾心也

行惠三

原 挾纊 置金 左傳楚子伐蕭師人多寒王循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上拜實嬰大將軍賜金千斤嬰陳于廡下將士過者令裁取為用裁酌也封魏其侯 吮瘡 史記吳起為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糧與士卒分勞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所矣 後漢書段熲愛士卒

裹創 史記吳起為將軍與裹創行軍未嘗寢與士同勞苦 增 投醪 分糟 黃石公三略曰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飲之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 烈女傳周列國楚子獲母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容有獻醇酒一器王使人注江之上流而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百五也異日有鄰一壺漿捕者王又以賜軍士分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並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設參黍何也

嘗吐 調藥 三國典略曰北齊斛律光雖居大將未嘗發人軍士未安臥之樂為致命終不入幕有士卒中蠱親嘗其吐

原 分賜縑 付賜絹 後漢書董卓得賜縑悉分付亡者家無自入已者 哭介夫 舖孺子 記曰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

原 分賜縑 付賜絹 後漢書董卓得賜縑悉分付亡者家無自入已者 哭介夫 舖孺子 記曰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

史兵曰為者則已有者則士退舖賜絹七百匹禮為死者設祭哀臨以絹付亡者家無自入已者 魏志孫禮為揚州刺史與吳全琮戰賊

宋史岳飛傳曰飛善撫士卒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娶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無私

之哀 脫衣解馬 賜巵贈伎 唐書曰羅士信能卹下財往來若流水不之問一日大雪方坐地鋪氈使四伎抱琵琶奉侍而接下自強不息以海內未康銳情教習至于治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役見軍士有寒裂其帷幄以衣士卒士卒皆感悅遲迴攝歎 脫韝以賜 裂幄以衣 後周書曰武帝勞謙

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之徒者衆矣 御衆在寬 使人由惠 增 絕甘分少 弔死問疾 漢馮異傳光武下璽書曰今遣大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斂大司馬迴報任少卿書曰以為已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 數巢必共 寒氷不嘗 北齊書曰蘭陵武王長恭為將躬共之又曰趙郡王琛龔子敬為定州刺史詔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城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盛夏在途中屏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其勞苦而定州先有冰室每歲藏冰長史宗欽遣以敬冒犯暑熱遂遣倍道追送正值日中炎赫乃對之數息云三軍皆飲溫水吾以何義獨進寒氷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遲迴攝歎

原 分賜縑 付賜絹 後漢書董卓得賜縑悉分付亡者家無自入已者 哭介夫 舖孺子 記曰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

原 分賜縑 付賜絹 後漢書董卓得賜縑悉分付亡者家無自入已者 哭介夫 舖孺子 記曰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哭之

原 單于懷恩 衛士報德 後漢徐秉字伯初為征西將軍單于薨國發哀刺面流血 壞帳為襦 晉謝尚字仁祖為歷陽守後漢書董卓傳曰卓所嘗者卒乘與焉所臥者卒帳尚壞之以為襦

脫衣與歠 後周書曰武帝勞謙 脫韝以賜 裂幄以衣 北齊書曰蘭陵武王

賜巵贈伎 唐書曰羅士信能卹下財往來若流水不之問一日大雪方坐地鋪氈使四伎抱琵琶奉侍而 倉州史料曰王越御

一千戶調賊還助名入與談論甚晰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妹麗者曰欲之乎以予汝自是千戶所至爲效死力

厚資婚嫁唐書李勉傳曰勉遣成兵常視其資糧存問家室故能得人死力又韋皐傳曰皐至鎭婚嫁皆厚資之增給錦衣女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喪者稱是

護身勅通鑑宋紀曰熙寧十年賜熙河路兵特支錢戰死者賜帛免夏秋稅明典故紀聞曰太祖念軍士艱苦爲將領者不知愛恤乃遣始終之際艱難之故裨夫撫綏愛養之道通上下之志達彼此之情直說其爲將士同勞苦軍賞其辭爲護身勅頒示將士

分饋酒豆肉給皁袍複帽國語越王勾踐將伐吳謂申包胥曰在孤側者簡酒豆肉未嘗不分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長其孤閱其老醫書員傳曰員每征

家財頒士卒私財賜麾下魏志曹眞傳曰太祖念軍士艱從敗邢圍解初將戰燧紛

恩加挾纊念師人之多酒賜特支錢頒

行慰四

戰得金寶盡散唐書李密傳密戰得金寶盡散之由是人爲用開心待人又南霽雲傳霽雲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眞吾所事也遂留巡所自居戰

戶踰月又任迪簡傳曰迪簡承張茂昭奢縱後公私詘乏欲饗士無所給至與下同飡食自居戰士乃悅迪簡乃許賜與悉分士伍又石雄傳曰雄臨

行慰五

制唐元稹鎭州制曰田弘正首除去苛暴昭宣惠和愛人如身養士如子拊循教訓必以忠孝爲先是以魏之師徒一年而知恩二年而知禮三年而知讓相與於道財賜士伍由是衆感發無不奮

狀唐柳宗元賀平潞青狀曰葬戰死之骨增以延賞憐刀傷之肌薦其廩給

令明太祖令曰王者之於士卒既用其力當恤其老而寡妻弱子尤宜優恤于自兵興十餘年所將之兵攻取四方勤勞至矣以其爲親兵也故遣守外郡以佚之其有老羸嘗被創者令其休養營中死事物故者妻子皆月給衣糧賑贍之若老而思慕鄉土願令於應天府近便居止庶去鄉不遠以便往來所給衣糧悉如其舊

增諭南京新造宮殿成太祖諭中書省臣曰軍士多有因戰鬬而傷殘者既不可備行伍令新宮成宜設備集可以宮牆外周圍隙地多造廬舍令廢疾者居之晝則治生夜則巡警因給糧以贍之庶得有所養也　又諭兵部臣曰軍士月米僅可充食身亡之後即罷給或父母老無所依或兒女幼無所賴將何以自存困而不恤者不仁勞而不報者不義軍士皆嘗効力于國豈可忘之爾兵部悉閱軍衛凡軍士死亡有父母年老兒女幼小無依者並優之毋令失所

示信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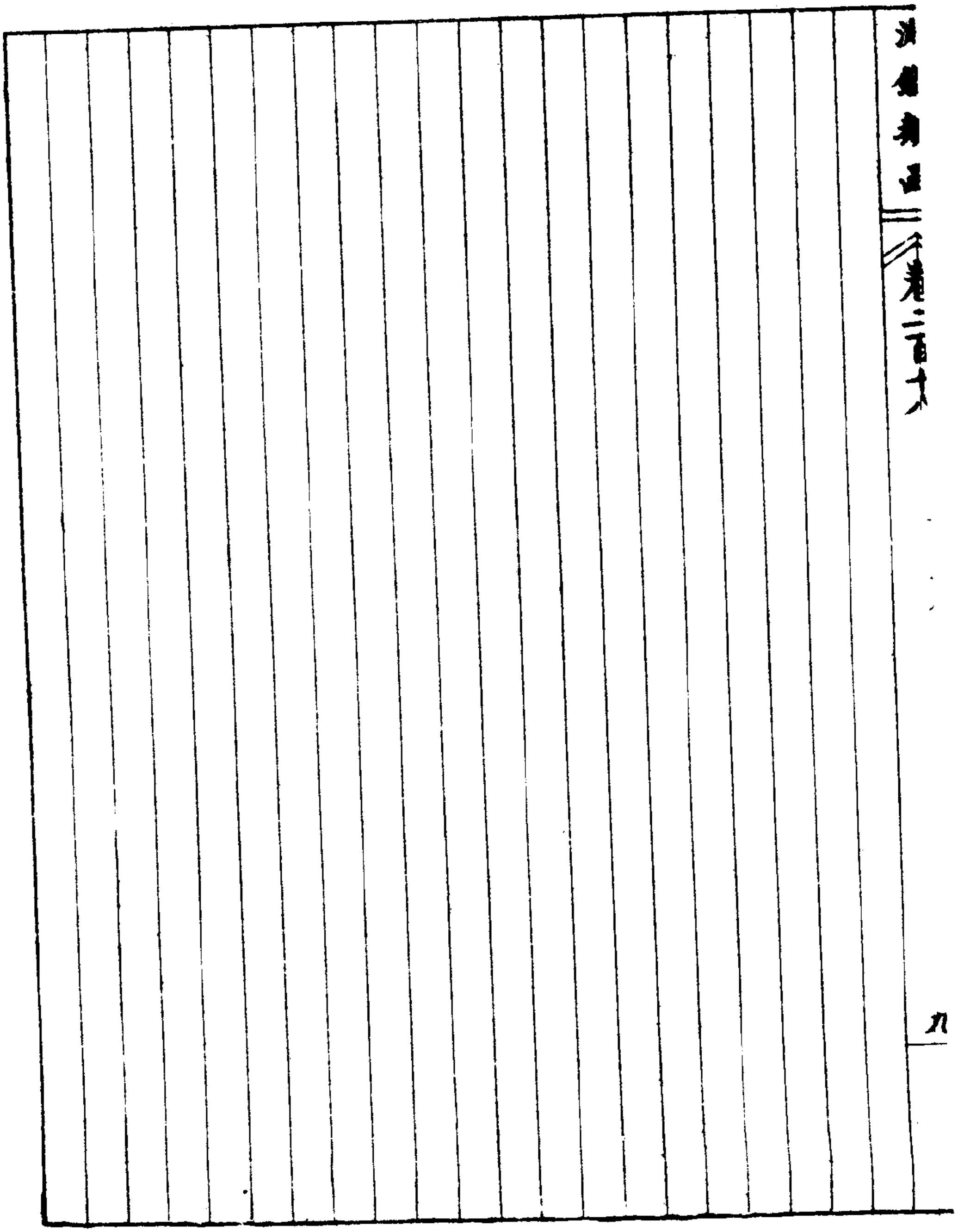
太公文韜曰使之而觀其無隱使之而不隱者信也　又曰凡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賞信罰必於耳目之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矣夫誠暢於天地通於神明而況於人乎　司馬法曰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　尉繚子曰令者一衆心也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故令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中不得中止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　又曰賞如日月信如四時　黃石公曰將無還令賞罰必信如天如地乃可使人註如天之春夏秋冬有一定之時如地之生長收藏有一定之理　又曰霸者結士以信信衰則士疏

示信二

唐書頡利請和翌日刑白馬與盟薛延陀回紇諸部皆叛使突利討之不勝懼王師引兵入朔州議者請貴其敗約因伐之帝曰匹夫不可爲不信況國乎我既與之盟豈利其災邊險以取之邪　又曰段秀實擢光祿少卿俄而荔非元禮爲麾下所殺將佐多死惟秀實以恩信爲士卒所服皆羅拜不敢害　宋史种世衡傳曰世衡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倔強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臥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蹙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聽命　兵略纂聞曰嘉靖間胡世寧知廣西太平府時太平多土官苗獠性輕亂而黠好鬼其上先守多難之公略去文法嘗因他出過其營單騎直入坐帳中縱閱騎射歎語良久乃還

示信三

戰器　守物　左傳申叔時曰禮信戰之器也信以守物戰所由克　饋藥　周浚字開林在弋陽南北爲互市而諸將多相競奪以爲功吳將蔡敏守沔中其兄哇與敏書曰愼無爲小利忘大備候者得書與浚浚曰君子也　晉羊祜字叔子爲鎭南每與敵人赴日戰而不爲掩襲之計　晉盟　原降　左傳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于是役也能以德攻伐原以示之信晉侯伐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又昏侯欲用人子犯曰人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得原失信何以使人退一舍而原降也　仗信推誠　晉行義立志　左傳季文子曰信以行義義以成命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又伯出信信以立志　斷指披心　唐書張巡傳曰南霽雲見巡知事不濟引刀斷指一座大驚爲出淚又馬燧傳曰燧中丞也困被佩刀斷指示信歸報中丞也披心瀝血以示誠款燧感泣遣霽雲還明旦霽雲壯士欲出信信以發言以出諸將進乎志以發言以出信志將進乎志以發言以出信志而去之諜出曰原降也　待期　赴日　左傳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于是役也能以德攻又昏侯欲用人子犯曰人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待期而呼曰不待期軍門而呼曰不待期　赴日　左傳季文子曰信以行義義以成命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又伯出信信以立志斷指披心



武功部十四 有禮 軍整 持重 禁暴 專命 有必死 單車入賊 陣行險道 祥應 軍媯命 戰死

有禮一

增 太公兵法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 吳子兵法曰

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 司馬兵法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

明典故紀聞曰太祖謂左相國徐達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正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吾昔

起兵濠梁見當時之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為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即與定

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有禮二

增 左傳曰莊公八年春治兵於廟禮也 註凡師行必告於太廟而奉桃廟之主以行故曰治兵於廟得出師之禮

有禮三

原 不拜 長揖 禮介胄之士不拜為其拜而屈拜也 左傳晉侯使郤至征西賦率軍禮以長揖註周亞夫

服民 齊衆 左傳晉殺厲公葬之以一乘車禮也 註周制諸侯薨葬車數各有等列卿於國民千是大服 能軍 訓戎 訓

增 昭果毅 習威儀 左傳晉侯教民三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恭于是大蒐以示之禮 原 大蒐以示

聞喪而還 左傳晉侯使郤至聘于楚楚子使鍼尹固與王子伯嬰齊逆客客聘禮畢將歸楚子使公子茷如晉

聞喪而還 又曰楚子重自巢伐吳至豫章聞吳既入州來乃還 又曰楚子重伐吳至衡山聞吳入州來乃還

軍旅有禮 傳晉侯觀其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 軍容 諮諮 嚴也 戎政貴

無禮必敗 左傳秦師過周北門王孫滿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註脫輕也 軍容 諮諮 嚴也 戎政貴

明 軍容尚肅 堂堂之陣 棣棣之容 增 免胄趨風 執榼承飲 左傳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 又公使行人執榼承飲

原 戰所畜 左傳禮樂慈愛戰所畜也 戰之器 又申叔時曰禮信戰之器也禮以順時戰所由克

有禮四

軍整

軍整一

增 尉繚子曰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官府縣其武讓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

軍整二

增 後漢書鄧禹傳曰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傳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

軍整三

原 衆整 戎肅 左傳晉樂鍼對楚子重云好以衆整 晉書陶侃戎政肅士卒無私 無犯 不掠 漢書漢王入關秋毫無犯 後漢書世祖問諸將所得物誰李忠無所掠世祖賜所乘大驪馬及鞍被 增 好以暇 正以治 左傳欒鍼見子重之楚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孫子曰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原 更衣還女 送絹酬禾 吳志豬膾夏口兵候龐芙女進膾更衣服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皆姦宄之民非百姓也百姓安堵農桑不廢其以絹償禾 晉書王鼻大小三十二戰師所過不敢伐桑棗踐禾稼

渭濱安堵 齊教鄰保 晉鼂錯見子重之楚請曰臣之使於楚也過廬陵託宿廬市賈明爲主人汎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都守供帳甚設其明日大將軍何在殿者云已雜門宇洗滌盆盎而去矣其嚴意如此 穀人不知

舍不爲暴 不樵 漢書漢王入關秋毫無犯 後漢書世祖問諸將所得物誰李忠無所掠世祖賜所乘大驪馬及鞍被 增 行陣齊整 袍仗精整 五代史謝彥章爲將好禮儒士雖居軍中常儒服或臨敵不擐甲冑唐書楊弘禮傳曰太宗征遼弘禮領步騎二十四萬出臨渝關弟弘貞領水軍自海道趨平壤會於鴨綠江弘禮性嚴整軍無私焉 整不喪列 傳御寇五代史謝彥章爲將好禮儒士雖居軍中常儒服或臨敵不擐甲冑唐書楊弘禮傳曰太宗征遼弘禮領步騎二十四萬出臨渝關弟弘貞領水軍自海道趨平壤會於鴨綠江弘禮性嚴整軍無私焉 整不喪列 傳

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其名重敵中如此 唐書王鼻大小三十二戰師所過不敢伐桑棗踐禾稼 唐書楊弘禮傳曰太宗征遼弘禮領步騎二十四萬出臨渝關弟弘貞領水軍自海道趨平壤會於鴨綠江弘禮性嚴整軍無私焉 整不喪列 傳

軍整四

伐桑棗 若負霜雪 唐書楊弘禮傳曰太宗征遼弘禮領步騎二十四萬出臨渝關弟弘貞領水軍自海道趨平壤會於鴨綠江弘禮性嚴整軍無私焉 又李密傳曰密持軍嚴整盛夏號令士皆若負霜雪 不

增不聞人馬聲宋史曹璋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費同造璋客外舍璋欲按邊即同舍邀與俱同問從荷鋤而覘兵安在曰已具說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璋始名將也　凍死

軍整五

增文韓愈文曰歷百城而饋餼皆辭居一夕而糒宇必葺憩林適去墜果猶存徑田疾趨滯穗不犯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瓜下無一跡

持重一

增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此用兵之法也　又曰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

持重二

增漢書趙充國傳曰充國常以遠斥堠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陣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　唐書輔公祏反詔李孝恭討之公祏將馮惠亮等拒險邀戰孝恭堅壁不出遣奇兵絶饟道賊饑夜薄營孝恭臥不動明日使驍兵扣賊壘挑之徂尚選精騎陣以待俄而兵卻賊追北且鶩遇徂尚軍薄戰遂大敗　又魏元忠傳曰賊圍南陽急瑱能撫訓士舉動安重賊不得侵又來瑱傳曰賊圍南陽急瑱能撫訓士舉動安重賊不得侵又郭子儀傳曰賊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　通鑑唐紀曰初忠武軍精兵皆以黃冒首號黃頭軍李承勛以百人定嶺南宋涯使麾下效其服裝亦定容州安南有惡民屢爲亂聞之驚曰黃頭軍度海來襲我矣相與夜圍交趾城鼓譟願送都護北歸我須此城禦黃頭軍王式方食或勸出避之式曰吾足一動則城潰矣徐食畢擐甲率左右登城建大將旗坐而責之亂者反走明日悉捕誅之　五代史曰周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

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 通鑑宋紀曰夏人寇麟州神堂砦知州訾虎躬督兵出戰敗之詔虎自今毋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捍逐恐失利損威以張虜勢

持重三

縱馬射雉 李廣望匈奴千騎上山陣廣騎皆恐唯廣曰皆下馬解鞍遂縱馬臥胡兵去 晉書賊杜曾勇冠三軍周訪惡之自于後射雉以安衆心

朱伺有武勇江夏太守楊珉問將軍擊賊何以每得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我能忍是以勝耳 通鑑宋紀曰秋青風骨奇偉少善騎射里閭俠少多從之既補戎行持重有謀行師當先所向有功及爲將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雖敵得休乃食敵不動終不先食克敵名動殊俗爲國虎臣

不輕敵 梁王使韓安國打吳楚安國持重吳不得過 晉書王忠嗣傳曰忠嗣本負勇敢及爲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生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 五代史漢臣敬翔傳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荊襄遂攻淮南翔諫曰陛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楚今周亞夫擊吳楚吳楚銳勢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後漢王霸傳曰敵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隆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鬬鷄與周德威齊名 五代史唐臣傳曰晉軍屯朝邑

不輕敵 梁王使韓安國打吳楚安國持重吳不得過 晉書王忠嗣傳曰忠嗣本負勇敢及爲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生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 五代史漢臣敬翔傳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荊襄遂攻淮南翔諫曰陛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後漢王霸傳曰敵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隆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鬬鷄與周德威齊名 五代史唐臣傳曰晉軍屯朝邑

能忍有謀 晉書

自定乃止 後漢吳漢字子

縱馬射雉 李廣望匈奴千騎上山陣廣騎皆恐唯廣曰皆下馬解鞍遂縱馬臥胡兵去 晉書賊杜曾勇冠三軍周訪惡之自于後射雉以安衆心

不生事宜養威 唐書王忠嗣傳曰忠嗣本負勇敢及爲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生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 五代史漢臣周亞夫擊吳楚吳楚銳勢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後漢王霸傳曰敵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隆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鬬鷄與周德威齊名 五代史唐臣傳曰晉軍屯朝邑

坐門部分 後漢孔融笑自若 唐書呂元膺拜東都留守都有李師道留卻卻兵與山棚謀竊發事覺元膺擒破之始盜發都人震恐守兵弱不足恃元膺坐城門指縱部分意氣閑舒人賴以安

坐帷講論 晉書張重華傳謝艾計麻秋乘輜車冠白幘秋怒曰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馳擊之艾在右大擾鼓艾乘馬艾乃下車據胡牀指麾賊以爲有伏兵不敢進如艾之言

據牀指麾 漢書張奐爲匈奴中郎將烏桓叛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論若無事稍安陰使

堅臥不起安坐不動 漢書周亞夫擊吳楚吳楚銳勢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後漢王霸傳曰敵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隆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鬬鷄與周德威齊名 五代史唐臣傳曰晉軍屯朝邑

堅臥不起 安坐不動 漢書周亞夫擊吳楚吳楚銳勢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後漢王霸傳曰敵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隆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鬬鷄與周德威齊名 五代史唐臣傳曰晉軍屯朝邑

不輕敵 梁王使韓安國打吳楚安國持重吳不得過 晉書王忠嗣傳曰忠嗣本負勇敢及爲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生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 五代史漢臣敬翔傳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荊襄遂攻淮南翔諫曰陛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後漢王霸傳曰敵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隆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鬬鷄與周德威齊名 五代史唐臣傳曰晉軍屯朝邑

不輕敵 梁王使韓安國打吳楚安國持重吳不得過 晉書王忠嗣傳曰忠嗣本負勇敢及爲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生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 五代史漢臣敬翔傳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荊襄遂攻淮南翔諫曰陛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後漢王霸傳曰敵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隆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鬬鷄與周德威齊名 五代史唐臣傳曰晉軍屯朝邑

堅壁而待 晉書張重華傳謝艾計麻秋乘輜車冠白幘秋怒曰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馳擊之艾在右大擾鼓艾乘馬艾乃下車據胡牀指麾賊以爲有伏兵不敢進如艾之言 左傳曰成公十六年晉伐鄭楚子救之將戰楚子辟之三舍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 史記王翦傳曰翦東代李信擊荊荊閉壁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

堅壁而守 晨壓晉軍而陣軍吏患之樂書曰楚師輕而驕戰勝而不設備今夜必來擊之必大敗之 漢書張奐爲匈奴中郎將烏桓叛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論若無事稍安陰使

閉營休士 高壘挫鋒 後漢王霸傳曰霸不然蘇茂龐萌精兵自閒門出擊敗晉兵

按軍不動 閉壘不出 五代史唐臣傳曰晉軍屯朝邑

隱几讀書

堅臥不起 安坐不動 漢書周亞夫擊吳楚吳楚銳勢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後漢王霸傳曰敵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隆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鬬鷄與周德威齊名 五代史唐臣傳曰晉軍屯朝邑

不輕敵 梁王使韓安國打吳楚安國持重吳不得過 晉書王忠嗣傳曰忠嗣本負勇敢及爲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生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 五代史漢臣敬翔傳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荊襄遂攻淮南翔諫曰陛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後漢王霸傳曰敵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隆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鬬鷄與周德威齊名 五代史唐臣傳曰晉軍屯朝邑

不輕敵 梁王使韓安國打吳楚安國持重吳不得過 晉書王忠嗣傳曰忠嗣本負勇敢及爲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生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 五代史漢臣敬翔傳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荊襄遂攻淮南翔諫曰陛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後漢王霸傳曰敵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隆不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鬬鷄與周德威齊名 五代史唐臣傳曰晉軍屯朝邑

至遊燕 唐書李石傳曰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讙走塵起百官或鐵騎臺省史稍稍遁去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羣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內使趣閶門君賞不從曰入乃止當是時非石鎮撫君有謀幾亂兵略纂閭曰喬公宇參理留都機務寖強言取南京兵已至安慶而公日領一老儒與一醫士所至遊燕稍稍遁去 唐書李石傳曰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讙走塵起百官或鐵騎臺省史稍稍遁去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羣無賴

益治簿書所 要而外風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禁暴救亂曰義　又曰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　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

禁暴二

後漢書公孫述死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責漢及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噬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人之義　唐書高崇文傳曰崇文過興元兵有折逆旅匕箸即斬以徇　通鑑唐紀曰李晟每與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毫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　又曰李載義爲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以固舅甥之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戰部曲使爲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宋史曰宋太祖命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曹彬等出荆南以伐江南將行名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勿殺戮設若困鬬則火煙一門不可加害　通鑑宋紀曰史天倪說木華黎曰今中原已漸定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意且王爲天下除暴豈可效他君所爲乎木華黎善之即下令禁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　元史曰元太祖二十二年丁亥六月金遣完顏合周與屯阿虎來請和帝謂羣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時已嘗許不殺掠遽忘下詔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　又曰元世祖帥師伐宋張文謙與劉秉忠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期與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分命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獲生口悉縱之　又曰元阿里海牙集鄂民宣上德惠禁將士毋侵掠其下恐懼無敢取民之菜者民大悅　明典故紀聞曰太祖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名諸將徐達等將兵往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汝等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

赦諸將頓首受命及克鎮江城中晏然民不知兵
有三事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燬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皆趨附之可爲行兵者之法　說選載北征記
曰永樂親征阿魯台名諸將諭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誅亂爲首又謂止戈爲武蓋謂上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子豈間彼此哉今之罪人惟阿魯台餘脅從之衆悉非得已不可以同日語自今凡有
歸降者宜悉意撫綏無令失所非持兵器以嚮我師者悉縱勿殺用稱朕體天愛人之意　又曰永樂北征旋
師次通津成其地平廣多麋子軍士有馳騎犯之者上適見之急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種是者必安業於此
不爲寇矣而不見人者必聞大軍至懼而逃今縱騎犯之非仁其禁止士卒凡有種藝而無居人者皆勿犯

禁暴三

齊衆　整軍　執禁以齊衆整軍而經武　**武德**　嚴令　左傳楚子曰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　月令申嚴號令　糾暴　戢暴　周禮上武糾暴察
也　傳暴而不戢安能保大

斷首　打胷　唐書郭曙屯邠州士放縱不法白孝德爲節度使不敢劾俄而曙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段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槥上植市門外　通鑑
唐紀曰王建入成都署其將張勍爲馬步斬斫使使先入城士卒有犯令者勍執百餘人皆撾其胷而殺之積尸于市衆莫敢犯故時人謂勍爲張打胷　**子牌**　置榜　會州史料曰徐建攻張士誠建之將
破之也與渴春約曰師入吾營而左公營而右將士各守其部伍不得擾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置榜諭士卒有擾掠者必斬凡遇
師入而民不知有兵食寢互市如故竊相咎曰奈何久抗王師　子一牌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
入城縣之以故軍士秋毫無犯　兵略纂聞曰明太祖之發采石也與善長約

斬祀殺厲　埋井刊木　記禮弓吳侵陳斬祀殺厲謂之殺厲之師注厲病也祀神屋也　傳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
者井堙木刊

羊枯反禾　曹公敗麥　荀不戢兵　何以制敵　師必有名　兵先率義

告譯　通鑑宋紀曰陳希亮知鳳翔府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爲留月餘壞傳舍什物
活無數　通鑑宋紀曰大理主段氏微弱國政皆決於高祥祥信使酋姚銀槃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衛
其徒入市掠斂食人户晝閉希亮聞之謂其僚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皆譯者教之乃使教練使特符
告譯者曰入吾境有不如法是無一人譯者　**如或不能戢兵**　則將焉用彼將　整烏合之衆必在有威　訓鷹揚之師
豈宜不戢

禁暴四

將臣之良　唐書李抱玉在鎮十餘年雖無破于流賊賊嘗謂居民曰我來梳汝兵來篦汝矣

增勅漢光武勅馮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倚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寇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勅無爲郡縣所苦

專命一

增孫武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又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專命二

增後漢書郭伋傳曰潁川盜賊羣起徵拜伋潁川太守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名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因自勑專命謂擅放降賊也帝美其策不以咎之

專命三

原師利專行　君命不受三國志魏騭陵侯彰乘勝逐北至桑乾長史以士馬疲又授節度不得過代遠令輕戰使辛毗持節制之亮曰彼本無戰情請戰者示武爵也彰曰帥師專行惟利所在縱敵非良將也又諸葛亮數挑戰司馬宣王亦表請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若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據營陵章即發兵千人馳往擊之緣吏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出界兵不擅發章按劍曰昔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坐討賊而死吾無恨遂引兵斬獲三百餘級上狀帝嘉之又授節度不得過代遠令輕表組擅于江陵刻石紀功也

大夫出境　司隸持節公羊傳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不待君命而已專命則不孝註謂太子師在制命　守坐擅誅左傳師在制命而已專命則不孝註謂太子後漢任延爲武陵太守坐擅誅羌左轉部陵令

出界討逆　刻石紀功後漢書李章爲瑯琊太守北海夏長思反因太守處興而唐書劉仁軌傳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專之可也魏志太祖亮數挑戰司馬宣王亦表請拔軍就新羅仁軌

守不足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延壽欲奏論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

專命五

晉唐陸贄言于德宗曰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以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

軍矯命一

晉唐書李晟傳曰朱泚反李懷光陰與泚通帝議圍咸陽督戰懷光大駭疑帝奪其軍圖反益急晨與李建徽陽息元皆聯屯適有使者到晨軍晨乃令曰有詔徙屯即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息元兵息元死之 通鑑唐紀曰節度使李錡反常州刺史顏防用客李雲計矯制稱招討副使斬李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祕潛募鄉閭子弟數百夜襲趙惟忠營斬之

軍矯命二

原擅發 承制 漢書段會宗擅發戊己校尉兵有詔許贖 漢魏春秋詔曰司馬法一曰賞不逾日欲人速覩爲善之利昔鄧禹入關承制拜季文爲河東守來歙承制拜高慎爲通路將軍皆非先請臨時刻印 鄧艾拜官 宋均置吏 三國志鍾會伐蜀艾伐蜀劉禪降鄧艾爲監軍衛瓘詣艾事當須報艾曰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 後漢書馬援討五溪蠻宋均監軍援卒均以道遠士病乃矯制命呂种奉詔書入零陵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斬大帥而降爲置吏而還自勅矯制世祖嘉其功 取馬益軍 入山諭盜 後漢書龐參公孫述衆多貪少轉輸不至會帝遣謁者諸郡舉彭有馬七百匹宮曉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拜孫寶爲益州刺史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歸田自勅矯制 漢書陳湯矯制發戊己校尉及屯延城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谷永訟湯策慮愊億義勇書發輒上將誠爲擇利 監軍未可與權 士師雖許專征 君命誠難擅發 請雖切於利便 名在師律而貴貞 豈綸言之可贖 以信事君節當慎守 用權制敵利在從宜 使者以苟利國家專之可也 所司以未有君命何其速歟

戰死一

禮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戰死二

左傳曰箕之役先軫黜狼瞫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　又曰襄老死於邲不獲屍　又哀公十五年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樓弓曰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童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童汪踦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通鑑唐紀曰南詔陷交趾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岸遂溺海死　唐書來濟傳曰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絓刑網蒙赦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冑而馳賊没焉　通鑑宋紀曰夏人陷金明守兵二千八百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張興戰死　又曰夏人因金兵内侵乘虛盡取河外武州八館之地因攻震武城兵馬監押朱昭名諸校曰城圮壞難支妻子不可爲賊汚乃手刃之納尸井中復帥兵搏戰死之　又曰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與姚古進軍相爲犄角許輸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約姚古及張灝俱進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鬬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氣　八編類纂曰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入淮勝帥諸兵拒於淮揚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馳兵爲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　通鑑元紀曰徐壽輝攻九江時東際淮甸西自荆湖守臣往往棄城遁獨李黼守孤城中外援絶賊兵入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劒叱之曰殺我毋殺百姓賊刺之墮馬與兄昱之子秉昭俱死　明典故紀聞曰交阯左參政馮貴善用人嘗得土軍五百勤勇善戰撫育甚厚每率之討賊所嚮成功後五百人爲中官馬驥所奪貴與賊戰不利遂死　又曰僉事毛吉屢擒巨盜陞副使追賊至密岫山泉寡不敵力戰而死方吉出軍時以官帑金四千兩爲犒賞委余文司出納已用三之一

矣文憫吉死而貧其家無以爲歸計以所餘金密授其僕使持歸是夜僕之婦忽據中堂舉止如吉狀顧左右請及寒長來舉家驚惶胡僉事榮亟往視之瞪目視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某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恨但念文所遺官銀已付某家雖官府無所稽考然污我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言畢而仆於戲生能殺賊死無所憾眞忠臣也生不受錢死不受污眞廉士也

戰死三

刻木葬　結蒲葬　三國志曰曹公領兗州牧擊黃巾劉信戰死購求信喪不獲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通鑑唐紀曰將軍高重提與泚將李日月戰於梁山之隅破之乘勝逐北身先士卒賊伏兵擒之其處下十餘人皆不顧死追奪之賊不能拒乃斬其首棄其處下收之入城上親擐而葬之　與喪歸　爲轝歸　漢書龔遂傳曰渤海大饑盜賊並起　兗州史料曰張玉隨燕王進攻東昌與歷城侯之師遇而麾燕王率數千騎繞出敵後敵聚而圍之數匝燕王死戰得解玉不知燕王所在突入其陣大戰手殺數十百人玉亦中創而沒　掛膝錄曰彭聚孫泰俱北平都指揮也從宋忠守懷來頗有斬獲功宋忠敗泰中流矢血被甲尚慷慨裹血與聚力戰陷陣俱死之

戰死四

創被體而死不仆　通鑑宋紀曰元李恒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諸將爭欲接戰恒駭其以寡敵衆疑有伏敵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持左右翼等轉戰百二十里捆裹關城下城中久絕援聞擾怒氣勃勃如生諸軍環以爲神結壕斂葬之　甲門　唐書曰吐蕃以累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翔流而上被甲生生還者　宋史曰尹玉從文天祥勤王軍敗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皆戰死玉力屈被執死餘兵猶夜戰殺人馬蔽田間無一降者　義貫幽魂　死寇　死衛國家　並見孔帖　怒氣勃勃如生　宋史曰張順等轉戰百二十里捆裹關城下城中久絕援聞擾怒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翔流而上被甲生諸軍環以爲神結壕斂葬之　甲門　唐書曰吐蕃以累

戰死五

詩　唐邵謁戍南詩曰武皇重征伐戰士輕生死朝爭刃上功暮作泉下鬼悲風弔枯骨明月照荒壘千載

留長聲嗚咽城南水　杜甫苦戰詩曰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千戈未定失壯士使我歎恨傷精魂去年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　杜牧閿鄉慶州趙縱使君與党項戰中箭身死詩曰將軍獨乘鐵驄馬榆溪戰中金僕姑死綏却是古來有驕將自驚今日無

示必死一

說苑指武曰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弗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不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又曰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　尉繚子曰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又曰指敵忘身必死則生

示必死二

唐書張說傳曰王睃誅河曲降寧阿布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豪慰安之副使李憲以寧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效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　又李嗣業傳曰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寺北賊酋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蹂王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陷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歸仁匿兵營左覘軍勢王分回紇銳兵擊其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自日中至昃斬首六萬級填澗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長安　南唐何敬洙傳曰周人侵淮南元宗命敬洙清野入保敬洙格詔出城除地爲戰場曰敢至吾與兵民俱死於此丈夫豈能惴惴閉門自守耶

示必死三

焚舟　背水　左傳三明伐晉濟河焚舟註示必死不復返也　漢書韓信爲背水陣破趙軍

跆白刃　中庸注金革死而不厭跆白刃可跆也　聯鐵鎖　布鐵藜　勝捷軍張師正敗宣撫使李綱大斬之大校李復誌衆以所部追擊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以絕淄青之附者合數萬人山東復擾致大撤世忠將退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勠殺於是冀

塞井　湛船　塞井爽竈皆示必死　漢書項羽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　祖金革

敢迓顧皆死戰大破之斬獲
甚衆
原臨難無免 視死如歸禮記曾子曰君子視死如歸 其可敵乎 誰能禦之 躬擐甲冑親授矢石
增內刀於鞘 積薪於門 唐書李光弼傳曰光弼將戰內刀於鞘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自書其姓名於膊胛手足曰有不利御焚吾家毋辱敵手也 諸將泣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
增據胡牀坐壘口 通鑑宋紀曰劉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去
單車入賊一

增後周書于謹傳曰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爲長流參軍謹請馳往喻賊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領三萬餘戶並款附 隋書曰劉權爲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羣盜起不得進詔令權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相遇不與戰先乘單輒詣賊營說以利害羣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 又曰仁壽初山獠作亂出衛元爲資州刺史以鎮撫之元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元單騎造其營謂羣獠曰我是刺史衛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縑二千疋除遂州總管仍令南劒安撫 唐書契苾何力傳曰時鐵勒九姓叛詔何力爲安撫大使何力以輕騎馳入其部諭曰朝家知爾詿誤遂及翻動使我貰爾過得自新罪在凶渠取之則已九姓大喜共擒僞葉護及特勒等二百人以歸 宋史宗澤傳曰澤知開封府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卑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 宋史岳飛傳曰黃佐降岳飛單騎按其部拊佐

原整無敵之旅 勵必死之

肯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　又轅世忠傳曰既破李復餘黨奔潰乘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慄請命因跪進牛酒下馬解鞍飲啖之盡於是衆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未至始大悔失色　兵略纂聞曰孔侍郎鏞知高州日峒獠倉卒犯城公莅任纔三日乃單馬自往諭賊迄終任賊不復出

單車入賊一

漢　渤海清平　單于驚喜　漢書龔遂字少卿渤海郡盜賊並起拜遂爲太守遂未至郡先以書諭教非執弓矢者皆爲良民持鉏鋤者皆爲良民帶劍者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吏民聞之皆持兵器來迎遂遂皆開譬令歸農賊並解散逐清平　魏志裴潛字文行拜代郡太守有烏桓大人專制潛單車之部潛安撫之　造壘並降　入家不害　後漢書造襲以爲賊單車至郡盜賊聞之皆自縛詣太守府門願受死罪襲悉開釋其縛但令解兵弩負鉏鋤各還歸家勤於農桑毋復爲盜賊

魏　志河東民衛固謀逆荀彧舉杜畿爲太守請單車往出不意固伏誅　杜畿　出不意　趙熹示威信　後漢書熹拜洛陽令縣人攻殺縣寮請以恩信曉諭熹乃悉降于熹　盧江七賢傳陳衆辟州從事有劇賊淳于臨等數千人乘單車往賊所以義告諭臨素服名德即降衆

晉　身至壁壘　撫諭　唐書裴懷古傳曰始安賊歐陽倩衆數萬剽沒州縣以懷古爲桂州都督招慰討擊使未踰嶺獠夷難親附之且不信況易之哉答曰忠信可通神明況夷獠乎　免冑見酋　唐書郭子儀傳曰僕固懷恩盡說吐蕃回紇百騎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敵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冑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忘忠誠而至是耶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名與飲遺錦綵結歡書好如初　軍行險道　唐書郭子儀傳曰敵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王誠左右請以五千人屯絳泉奉天京師大震急名子儀

晉　遣相率降　單騎入陣　單騎衝陣　兵略纂聞曰常遇春從大將軍北征略定山東諸郡遂單騎造壘門陳國威靈因遣單騎入稍家拜妻子稍隨詣太令賊大至大亮單馬詣營說豪帥爲分別禍福賊衆感服遂破汴梁進攻河南元兵陣敵以二十騎攢槊共刺遇春從容布陳既定單騎執弓矢入陣射殺二十騎敵遂大潰河南下諸郡邑悉平　又曰東丘奭以邑險而完攻之引日遂單騎造壘門陳國威靈因諭以禍福賊衆感服

晉　單騎造壘　單馬詣營　唐書

增唐書李光弼傳曰僕固懷恩婿光弼功陰佐朝恩陳掃除計使者來督戰光弼使傳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于原敗斯殲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阻險懷恩不從賊拒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僞遁懷恩軍爭剽獲伏兵發官軍大潰　兵略纂聞曰嘉靖十六年阿向擾亂口囤爲亂宣慰使安萬銓提兵萬餘相持三月仰視絶壁無可爲計獨東北隅有巨樹斜科偃蹇半壁間二十丈許萬銓令軍中能爲猿猱上絶壁者與千金有兩壯士出應命乃鍛鐵鉤傳手足爲指爪帶銃砲附緣長徼而起候雨霽夜昏黑不辨咫尺時爬緣而上人腰四徼一劒約至木憩足即垂徼下引人人帶銃砲矣俄而長徼下垂始知一人已據樹乃遣兵四人緣徼蹲樹間徼聞剌剌聲俄若崩石則一人墜地骸骨泥爛矣俄而長徼下垂始知一人已據樹乃遣兵四人緣徼蹲樹間壯士應命者復縣木間爬緣而上至囤頂適爲賊巡徼者鳴鑼而至壯士伏草間俟其近揮劒斬之鳴鑼代爲巡徼者賊恬然不覺也垂徼下引樹間人樹間人復引下人纍纍而起至囤者可二三十便舉火發銃砲大呼曰天兵上囤矣賊衆驚起昏黑中自相格殺死者數千人奪徑奔下失足墜崖死者又千人

軍行險道二

原水險　道惡　其咽喉扼賊自破遂進壺頭賊乘高守隘船不得上　後漢馬援討五溪蠻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不如進壺頭拯內顧以道惡爲辭　漢武帝責楊僕曰失期內顧以道惡爲

導軍　薄人　知善水草處得無饑渴　匈奴中久從大將軍征導軍　漢張騫以嘗使大夏留匈奴左傳不待期薄人於險　越太行　進壺頭　擊之險　阻隘之軍　後漢王霸治飛狐道撤石布土築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里　魏志李廣失道　後期大將軍使持精醪問失道廣自殺　漢李廣引兵與大將軍出東道亡失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　漢王霸治飛狐道撤石布土築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里　魏志李廣失道　後期大將軍使持精醪問失道廣自殺　漢李廣引兵與大將軍出東道亡失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

馬懸車越太行　布土治道　鑿山通道　後漢鄧艾自隂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　漢王霸治飛狐道撤石布土築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里　魏志李廣失道　後期大將軍使持精醪問失道廣自殺　漢李廣引兵與大將軍出東道亡失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

詳糧運　將士皆攀木懸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　李陵答蘇武書　山澤之險　阻隘之軍　斤山澤之險古爲軍不以阻隘　增魚貫而前　蟻附而上　唐書李嗣業傳　嗣業曰石路既隘步騎魚貫而前會拔汗那還兵輜銛塞道不可騁嗣業從平石國高仙芝率兵深入爲大食所敗嗣守白水澗遇戰走　宋史趙遹傳曰晏州酋卜漏反據輸縛於梁齊桓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東

遣士丁攜猱梯登崖顛乃縋引下人人銜枚掣綵蠟附而下已詳前註　布土治道　鑿山通道　後漢鄧艾自隂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　漢王霸治飛狐道撤石布土築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里　魏志李廣失道　後期大將軍使持精醪問失道廣自殺　漢李廣引兵與大將軍出東道亡失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

軍行馬騾毛驢栗然　北征錄曰十七日發雞鳴過坦兒山路險如雞鳴山石嶮然下壓下臨河水路陡絶旁有懸雪凝附于岸壁上亦可行但坼裂可畏車行馬騾毛驢栗然

軍行險道三

祥應一

增桓譚新論曰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孟津之上至此武王已畢三年之喪欲卒父業升舟而魚入則地應也燎祭降鳥天應也二年間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少師抱樂器奔周甲子日月若連璧五星若連珠昧爽而冬閉冬啟乃必有兵

祥應二

增後漢書耿恭傳曰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乃整衣冠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敵敵以爲神明遂引去　王隱晉書曰咸康元年督護王隨領三千人討寧州賊三角皆裂軍人惡之隨曰裂者破也當破而不得土地也到西平郡界兩道討賊賊守馬羙奔走民皆歸降　晉書載記曰呂光討西域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元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　後周書曰太祖志在討侯莫陳悅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初賀拔岳營於河曲有軍吏獨行忽見一老翁驐眉皓素謂之曰賀拔雖復據有此衆然無所成當有一宇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訖不見此吏恒與所親言之至是方驗　唐書曰肅宗至平原郡路傍忽遇一伏兔命左右索弓箭因謂左右曰吾若破賊射則中之不然則否一發而斃左右咸稱萬歲

祥應三

增氷洋　氷合　晉書載記曰石勒拒劉曜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堨先是流澌風猛軍至氷洋清和適畢流澌大至勒以爲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　唐書王方翼傳曰方翼次葛水暴漲沈祭初方翼又曰成祖攻婺城未破先禱橋師涉而濟又七月次葉河無舟而氷一夕合時以爲祥

增烏噪　兔舞　唐書李敬業傳曰敬業反武后遣大將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敬業守石梁有烏羣噪敬業營上監軍翹員窣曰賊其敗乎風頓荻乾火攻之利也固請戰遽度溪擊之敬業置不正列孝逸後軍蘇孝祥率奇兵夜度擊敬業孝祥死孝逸陳久士疲皆願望不戰孝逸乘風縱火逼其軍軍稍却敬業乃敗　唐書吐蕃列傳曰諾皐爲河西節度留後明年吐蕃攻白草安人軍諾臨洮洮道白木軍臨洮守吐蕃引去貝遣將追尾有雲出軍上白色如兔舞大破吐蕃

雲似蓋　花如龍　典故紀聞曰明太祖攻婺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氣氳似蓋城中望之以爲祥及城下乃知爲駐蹕之地又曰成祖禱雞師至榮揭所服素紅絨袍忽見白花如雪色疑爲龍紋鱗皆具美如刺繡諸將見者駭異以爲真兆

梟鳴　梁上鷹集貲書謝艾討麻秋梟鳴中艾曰梟激也六博得梟者勝果破麻秋而驚之鳥來集破賊必矣

祛衣示水　麈扇反風　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右祛衣馬前右涉大濟詳征伐北齊書曰陸法和執白羽扇麈風即反于是大潰約軍不亂景將任約至赤沙湖遇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麈風即反于是大潰約軍

雪干牙上　色關齊有紫雲干牙上武王伐紂師渡孟津白魚入舟中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赤烏周書曰武師將軍李廣利被圍水絕廣利拔刀刺山飛泉涌出北征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右祛衣馬前右涉大濟詳征伐北齊書曰平鑒爲懷州刺史請於州西城郭溝道築城以防邊寇尋而懷州西城郭內有一井泉湧溢

羣魚躍水　雙龍挾艦　南史王僧辯傳曰僧辯討侯景舟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辯再拜告天風遂止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五色雲雙龍挾艦行甚迅疾

祥應四

止雪反風　唐書王晙傳曰開元中降蕃叛勅晙帥并州兵濟河以討晙間行卷甲書于神明曰晙事君不以忠不討有罪天所殛者當自棄罰士衆無罪心誠忠而天鑒之則止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蕃時叛者分爲二道晙自東道追及之獲縗三千駝馬牛羊甚衆山谷夜遷雪恐失中捨暮趨山谷夜遷雪恐失

黑氣狀如鬬雞　五代史曰劉鄩攻同州符存審與李嗣昭救之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鬬雞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鄩大敗之

此雲無知乃爲賊瑞　又朱滔傳曰王是日三敗軍上有雲氣頗異馬嘶望笑曰此雲無知乃爲賊瑞耶

火光正圓　金史本紀曰太祖攻遼方進師有火光正圓自空而墜上曰此祥徵殆天助也爵白水而拜將士莫不喜躍

神助一

隋書曰漢王諒反周羅睺副楊素討平之餘黨據晉絳等三州未下詔羅睺行晉絳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爲流矢所中卒于師秋七月子仲隱夢見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座所有弓箭刀劒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右翊衛大將軍　北齊書陸法和隱於江陵侯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俗恒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神皆從行故也　太平御覽曰梁臨汝侯蕭猷嘗爲吳郡太守與楚廟神交飲至一石而神亦有酒色祈禱必從後遷益州刺史江陽人齊荀兒反率衆攻城猷乃遥禱請救戰之日有田老逢一騎絡鐵從東來問去城幾里曰四十時已晡騎舉稍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馳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請飲田老問誰曰吳郡楚王來救臨汝侯此時廟中祈禱無復有驗十餘日後乃見侍衛土偶泥濕如汗　唐書曰江西都團練使李廉奏建中四年鄂州刺史逆賊李希烈之將董侍召率衆襲鄂州順風縱火邑屋將焚臣乃禱於城隍神倏忽風迴火烈賊潰遂擊破之連黃沔三州請付史官以答神意從之　又裴行儉傳曰行儉爲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特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以方漢貳師將軍　又王睃傳曰王褘討奚於幽州告捷且言戰時士咸見睃與部將高昭麾兵赴敵天子嗟異　伯成上疏請封睃墓表異之乃遣使祭睃

神助二

宋　蟹鳥下　河水合史記燕圍即墨田單令城中必祭先祖於廷蟹鳥下食燕軍怪之單宣言神來助今日當入必稱神　後漢王霸字元伯從世祖南馳鬬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可濟衆大懼欲安衆令且前遂詭曰水堅可渡遂前比至河氷果合遂獲渡世祖悅霸謝曰神靈之助　晉苻堅載記曰堅入寇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所見若有力焉　秦伯祈　凝之禱左傳秦伯以璧祈戰於河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遺凝之尤甚爲會稽內史孫恩

攻鄙嶷之不設備入淨室請禱諸將夢周何廟奉太乙旗梁書曰王僧辨平郢州進師尋陽軍人多夢佐曰大道許鬼兵相助遂爲恩所害 漢書武帝伐南越禱告太乙命曰靈旗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詳旌旗忽有雲如繖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火一時遂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阼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乃法隨將朝臣修謁是時魏軍攻圍鍾離蔣帝神報敕必許狀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當有慶

神助三

明日母大郎死

柳宗元龍城錄曰唐神堯拜河東節度使九月領大使擊龍門賊母端兒夜過韓津口時明月方出白露初澄於小橋下有二人語言明日母大郎死我輩勤亦不少矣神堯因駐馬聞二人再拜起泣言其亦自感傷兼欲先知于將軍耳神堯訝其言深切詢其姓氏俱笑言將軍貴人某僕卒之賤分不當逾言訖倉皇辭去云大隊至矣倏忽不見頃疾風如過矢風煙蔽天而過神堯默喜明日破賊發七十三矢皆中而復得其矢信乎聖主所向至靈亦先爲佐佑者焉

止雪反風

應註見祥

旗不霑

鼉不濡

又高僧芝傳曰西北二十餘國皆羈屬吐蕃天寶六載詔僧芝以步騎一萬出討僧芝乃分軍爲三約九千守之城下據婆勒川會川漲不得度僧芝殺牲祭川命士人齋三日精集水邊信既涉旗不霑鞾不濡水涯士不濡

方渠青蛇

又楊朝晟傳曰晟爲邠寧節度使師次方渠水乏有青蛇降險下走朝晟之遁懼衆不軍妄言有神呼野水從而流朝晟築防環之遂爲亭澗士飲仰足圖其事以聞

閻廟廷甲馬號令

有詔置祠命泉曰應聖

妄言有神呼野中

又康承訓傳曰天符下國兵休動使下相語符未降故敗北津

若有扶

吳越備史曰壬午命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水陸兵三萬人以救無諸是行也宿衣錦軍武肅王廟廷有閻甲馬號令之聲凡數夕而止及接戰于閩淮人視我師周遍郊野皆丈餘蓋陰兵助也

其首者三

金史太祖本紀曰遣阿統蕭乳里副都統撻不野將步騎十萬會于鴨子河北太祖自將擊之未至鴨子河既夜太祖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

軍勝一

春秋提要曰召陵以義勝城濮以威勝鄢陵以幸勝蕭魚以善勝　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又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也不可勝守也可勝攻也守則有餘攻則不足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又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　又曰勝可爲也敵雖衆可使無鬬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又曰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又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　又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　又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之變聽不可勝也色不過五五之變觀不可勝也味不過五五之變味不可勝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又曰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又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　又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　又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之變聽不可勝也色不過五五之變觀不可勝也味不過五五之變味不可勝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又曰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又曰勝兵若以鎰稱銖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吳子治兵篇曰兵以治爲勝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陣雖敗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尉繚子兵談曰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　又戰威篇曰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闉發機潰衆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鮮矣　司馬兵法曰凡戰以力勝講武料敵使以固久以危勝本心固新氣勝以甲固以兵勝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　管子曰用兵者攻堅則軔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屠牛垣朝九牛而刀可以莫（猶削也）鐵則刃游閒也　漢書高祖曰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　淮南子主術訓曰文王知而好問故勝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　又兵略訓曰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

軍勝二

後漢書吳漢傳曰漢與公孫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　唐書王君廓傳曰君廓從戰東都有功詔勞之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自古以少制衆無有也　又執失思力傳曰薛延陀兵十萬寇河南思力示羸不與角賊深入至夏州乃整陣擊敗之追躡六百里耀兵磧北而歸　又李嗣業傳曰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於香積寺北賊酋李歸仁擁精騎號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踩王

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即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自日中至昃斬首六萬級填澗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長安　又李晟傳曰晟收復京師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凶慝而市不易廛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　又王佖傳曰晟在師佖無不從攻朱泚於光泰門賊方銳佖與李演麾戰蹀血賊數北諸軍乘之遂大振　五代史曰末帝召王彥章爲招討使問破敵之期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遂破蓋三日矣　又曰梁軍已登無石山莊宗遣李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晉軍皆爭登山梁軍遽下陣於山西晉軍從上急擊大敗之於是晉城德勝　通鑑宋紀曰王韶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　又曰趙元昊寇三川砦都巡檢楊保吉死之連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韓琦使環慶副總管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　又元紀曰徐壽輝兵攻九江右丞宇羅帖木兒方駐兵於江閒風宵遁總管李黼檄鄉落聚木石於險處遏其歸路黃梅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兵殺獲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錐於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至遇木樁不得動黼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　弁州史料曰李伯昇悉兵號二十萬來圍新城李文忠救之令去城十里而軍新城之將來告謂賊勢盛不敵盍小避其鋒俟大軍至而後合擊之文忠曰俟大軍至城爲彼有矣將在謀不在衆寡遂誓師而鼓之曰彼衆而罷我寡而整何彼之虞且閒彼之輜重山積矣是天以富若曹也勉之衆咸奮戰既合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馬馳下直出賊陣斷其中堅賊列騎迎戰文忠手格殺數人縱橫搏擊所向草靡賊駭而亂相蹂躪大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譟而出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賊遂大潰　兵略纂聞曰也先攻居庸羅通與少監潘成指揮趙玟謀曰賊所恃者鐵騎須以計襲敗其鐵騎而後賊可破也衆皆曰善敵人臥用兩馬相比二人共宿一革囊橫置馬上鐵騎外繞每鐵騎隨一犬有警以犬吠爲號通多用醯藁實熟羊肉置藥漏下二鼓使夜不

收持鏃藁雜投敵騎中大啗羊肉甘飽以石試投之不吠隨以油索連套鐵騎馬足夜過半開城門出軍燒賊營鼓譟舉火砲四面擊之賊驚鐵騎聯絡咆哮跳躍而縛益急營內賊騎盡驚又爲鐵騎所制不能馳人馬自相蹂踐死者數千遂大潰三戰三捷　又曰曾銑嘗令人製疎孔竹簍數千久積不知其所用一日報賊至銑度其暮當至某河悉令沉之因伏兵其旁賊至渡河馬足多陷孔中彼此牽制伏兵乘之因以大勝　說選平夏錄曰傅友德拔文州五月已未友德兵至漢江不得渡乃令軍中造船百餘艘已卯船成將進兵欲以軍事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月日投漢江順流下　敬懼　左傳曰宣公十二年楚子圍鄭晉救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　又曰哀公十一年公會吳伐齊師敗績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通鑑梁紀曰弘農王楊渥遣劉存等將水軍三萬以擊楚楚王馬殷甚懼靜江軍使楊定眞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眞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直趨吾城是驕而輕敵也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　典故紀聞曰大將軍徐達等北征屢捷太祖遣人諭之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慶予獨謂勝而能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警者雖安若履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於敗乃可以無敗能愼於成乃可以有成必須關防謹密常若臨敵勿坐懈怠爲人所乘愼之愼之

軍勝三

原 天幸　人喜　晉師往歲克敵今又勝鄢天幸多矣　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　狃蒲騷　左傳築武軍以爲京觀　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　又莫敖　一戰而霸　七戰皆獲　文之敗也　有馬百乘　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死于牖下注言以壽終也　慮敵　保勝　後漢書世祖使臧宮謂之云常勝之不可保　築京觀　戡難與慮敵　左傳于蒲騷之不可保　築京觀　昔陳令鄭　左律右鉞　楚昔歲入陳令玆入鄭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于社　若師有功　元凱平吳　鄧艾伐蜀　杜預封當陽侯　戰勝之後　常勝之家　陸遜與關羽書戰勝之後常若輕敵願廣爲方略　下詳前　取威定霸　成霸安疆　銘書大常　唐六典曰元凡有功者銘書于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又告齋太廟　獻捷太廟　周禮夏官司勳戰功曰多　帥凱樂之　左思魏都賦曰剋翦方命吞滅咆哮雲撤叛渙席卷慶遹于遣使郊勞有司先獻捷于太廟　五岳壓枯　千鈞壓卵　潛確類書曰諸葛孔明南三捷　談叢曰熙寧中賜契丹金繒召二府觀焉衆謂天子修貢爲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張方平獨曰宋與契丹結好利歸北始內阻不三年縛頡利獻闕下遣婦風除　左思魏都賦曰剋翦方命吞滅咆哮雲撤叛渙席卷慶遹于遣使郊勞有司先獻捷于太廟又告齋太公　唐書突厥傳贊曰太宗身勒兵顯責而陰間之戎酋二府觀焉衆謂天子修貢爲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張方平獨曰宋與契丹結好利歸北遂墟　又曰　雲撤席卷　霆掃風除　左思魏都賦曰剋翦方命吞滅咆哮雲撤叛渙席卷慶遹于遣使郊勞有司先獻捷于太廟　五岳壓枯　千鈞壓卵　潛確類書曰諸葛孔明南三捷　談叢曰熙寧中賜契丹金繒召二府觀焉衆謂天子修貢爲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張方平獨曰宋與契丹結好利歸北遂墟

丹戰大小八十一陣唯張齊賢太原之戰纔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
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戰于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
諸軍繼之賊衆大奔

搴旗蹈軍　揚兵擣壘

唐書李顏傳光顏從崇文平劒南數搴旗蹈軍出入若神又郭子儀傳曰子儀
討史思明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乃與光弼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
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

六戰皆克　一轡無返

唐書唐瑨傳睿宗時瑨為涼州入洪源谷瑨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貶其字休璟吐蕃寇涼州
示武且其下皆貴臣酋豪子弟騎雖精不習戰吾為諸軍取之乃被甲先登六戰皆克
築京觀而還吐蕃來請和既宴使者屬視休璟后問焉對曰洪源之戰是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
之后嗟異吐渾契苾沙陀部萬人擊之賊一轡無返者

僵尸屬道　漂血丹渠

唐書郭子儀傳曰突厥劫營田河發徑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悉軍追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鬬金城守隣令士持滿外全飛矢射賊賊驚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于道又馬隣傳曰吐蕃寇邊詔隣移軍援河西懷恩之叛也引還閿鄉轉鬬至冦翔寧冦已合鄜度使孫志直嬰城甲出戰背城陣寧潰率輕騎追之斬數千級漂血丹渠

威震遼海　勢如破竹

唐書韋皐傳曰皐既破吐蕃收維茂等城因旁海略地與李勣軍合扶餘城身率士遇數十里多獲鎧仗璠過去禽璠子斬之威動京師又薛仁貴傳曰仁貴進攻扶餘城以待璠內輒畋懦柔縱步騎鼓而前畋以銳卒數千當璠乘高伐鼓賊不測衆寡陣未整伏發衆皆囂日暮軍四合鏖戰賊龍尾坡殺賊二萬級積尸數千當

鋒蝟谷蠭　未三旬而定

唐書李晟兵曰總仗順之師乘賊勝之氣鼓行芟剪易若摧枯陸贄論李晟鼓行芟剪易若摧枯通鑑宋紀曰副元帥宗澤自大名至闕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撤諸道兵會京城金史陳和尚傳曰哀帝時北兵入大昌原平章合達問誰可為三戰者陳和尚出應命先已太浴易衣若將就木裨者擺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八千衆三軍之士

晉書杜預傳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旬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

八遇八克　三遇三克

唐書婁師德傳曰師德與寇戰白水澗八遇八克唐書婁師德傳曰天寶元年忠嗣北討又王忠嗣傳曰忠嗣自大名至關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通鑑宋紀曰副元帥宗澤自大名至關德與金人十三遇三還周書文帝紀曰太祖既破齊神武高會于邺太祖以旌武功刻石紀功而還

刻石紀功　種樹旌功

唐書契苾何力傳曰何力討龜茲擒其王遣左衛郎將權毅城宣諭威信莫不歡服乃於戰所作當時兵士人種樹一株以旌武功

投秦坑而盡沸　噎強水而不流

唐書袁恕己傳曰恕己振譬如破竹無復著手處也

滅潞子一品集曰吳漢則發突騎而傾邯鄲未三旬而定晉陽纔期年而

唐書方鎮二紀陸梁據太常之固下窺洛邑通故絳之道旁睨上黨任馮異則拔天井而震晉陽纔期年而滅潞子不以近關任馮異則拔天井而震晉陽纔期年而滅潞子不以近關金購稀將多降不勞師克

粵首馳報　敬懼厥天

周書文帝紀曰太祖既破齊神武陵范文子于鄴陵楚師敗績晉文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漢書霍去病嘗與壯騎先大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而諸將常坐留落

益疾　色有憂

左傳晉厲公侈與楚戰于鄢陵楚師敗績范文子入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文子名燮列子趙襄子攻翟勝之有憂色孔子曰趙氏其昌

亦有天幸　乎勝非其難

左傳城濮之役楚師敗績晉文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漢書霍去病嘗與壯騎先大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而諸將常坐留落

不輟

軍勝四

軍將之最

通鑑唐紀注曰唐考法凡百司之長歲校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內之官敘以四善善狀

北府兵

晉書曰劉牢之字道堅沉毅多計畫謝元以為參軍攻苻堅百戰百勝號為北府兵

之外有二十七最十三曰賞罰

嚴明攻戰必勝爲軍將之最　足澡渭水之恥　唐書李靖傳曰突厥部種離畔帝方圖進取靖以兵部尚書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縣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口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于是帳部數恐請縱諜者離其心腹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口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入絶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踩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足澡渭水之恥矣　勝則以家貲賞　又馬燧傳曰燧討田悅進軍臨洛悅悉軍戰燧自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千萬犒其財　藏所獲鎧仗於神策庫　又高霞寓傳曰元和中討王承宗諸將多霞寓有功詔藏所獲鎧仗於神策庫以旌之　伺隙取勝　五代史曰史國語解曰將帥有克敵功上親執手慰勞大敗初將戰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士皆決死悅軍則遣人代行執手禮示優遇之意　行執手禮邀史將在軍則遣人代行執手禮示優遇之意

軍勝五

詩　晉謝朓詩曰北拒溺驕鑣西戡收組練　又曰長蛇固能翦奔鯨自此曝　張景陽詩曰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　唐韓愈元和聖德詩曰負鄙爲艱縱則不可出師征之其衆十旅軍其城下告以福禍腹敗肢披不敢保聚攣首陴外降幡夜監　又晚秋聯句詩曰雨矢逐天狼電矛驅海若摧鋒若貙兕超乘如猱玃策勳封龍頷歸獸獵麟脚跋朝賀書飛塞路歸鞍躍

頌　晉陸機功臣頌曰威亮火烈勢踰風埽拾代如遺偃齊如草

表　後周庾信賀平鄴都表曰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毛旗鼓所臨衝風之卷秋葉　唐元稹賀誅吳元濟表曰拯遺甿於溝瀆非聖不能埽餘沴以雪霜非天不可　又賀誅李祐表曰風行號令天助機謀斬此鯨鯢破茲猰貐河流自却聲六校而屋瓦皆飛自使鴟懼喪林兔忙迷穴無舟揖指有地僵屍未驚紫陌之烏前軍已歷不唼淮山之鶴後隊仍窮

牒　唐柳宗元爲裴中丞牒曰衆輕鬬蟻勇劣怒蛙纖縞當彊弩之初孤豚償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蜂腰虛見辱於齊斧突梯鼠首濫欲寄於旄頭懽聲洽於萬夫勝氣橫於千里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陣東則橫江誓衆用成善善之功

檄　唐祖君彥爲李密檄云瀉滄海而濯殘螢舉崐崘而壓小卵

露布　唐于公異破朱泚露布曰謹譟之聲山傾而河泄鼓鼙之氣霆鬬而電奔屏翳發向敵之風回祿扇燎原之燄勢均破浪攻甚決河　又曰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領醜類搶攘功有輕於折簡　追奔

增晉書後漢延篤與段紀明書曰得知窮兵極遠大捷而反雖齊桓之制服流沙霍將軍之身到祁連茂以加焉莫不魚爛雲除震懼稽顙矣

增狀唐柳宗元賀平李師道狀曰破竹寧比其發機走丸未喻於乘勝濁河淸濟曾無溝洫之虞大峴琅琊不閉崖岸之阻

追奔一

增春秋提要曰已去而躡之曰追　海錄碎事曰追北幽陰之處故謂退敗奔走爲北說文云北乖也

追奔二

增左傳長勺之戰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唐書江夏王道宗傳曰吐谷渾寇邊李靖出崑丘道詔與侯君集爲靖副賊聞兵至走嶂山數千里道宗以單師進去大軍十里及之吐谷渾拒險殊死鬬道宗陰引千騎超山乘其後賊驚潰　又羅士信傳曰士信逐北每殺一賊輒劓鼻納諸懷暨還驗以代級　通鑑唐紀曰龐勛引兵擊康承訓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覩官軍勢盛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以騎兵邀其前步卒歷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　五代史梁太祖卒與敵遇敗而走敵兵追之甚急前至大溝幾不免賴溝中有積薪馬乃得過　又曰周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鬬數十里至於鄗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眞吾之勝地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爲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爲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塵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塵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鄗追至於柏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

追奔三

倒戈

拔旆

晉人辨以廣隊不能過楚人暮之脫扃拔旆投衡鑣曰吾倒戈不如大國之數辨也暮欺也　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　周華不注註華不

注山名也趙充國引兵至先零望見大軍棄輜重渡湟水道阨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大遲虜國曰窮寇緩之則走急則致死勿追不逐圍獸猶鬬窮寇勿迫歌聚曰戰不逐奔如追逃　猶逐北宣子曰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李陵書曰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　追犇逐利　彼竭我盈　逐倒戈之徒　乘破竹之勢

追奔四

遏其歸逕　宋書索虜傳曰如有決罅漏網逡宿于崔鼠谷之西原軍士皆饑太宗不食者二日　命淮汝戈船遏其歸逕　一日夜馳二百里　唐書曰武德三年四月敗宋金剛于柏壁金剛走介州太宗追之一日夜馳二百里

俘獲一

左傳曰昭公十三年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　魏書曰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二月車駕至鍾離軍士擒蕭鸞卒三千帝曰在君爲君其民何罪於是免歸　後周書曰裴寬與東魏將彭樂樂恪戰於新城因傷被擒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詳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謂寬曰卿三河冠蓋材識如此我必使卿富貴關中貧校何足可依勿懷異圖也因解鎖付館厚加禮遇寬乃裁臥氈夜縋而出因得遁還見於太祖太祖謂諸公曰被堅執銳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寬爲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古竹帛所載何以加之　八編類纂曰賀若弼拔京口軍令嚴肅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分道宣諭所至風靡　唐書尉遲恭傳曰竇建德營板渚時王世充兄子琬使于建德乘隋帝廄馬鎧甲華整出入軍中以夸衆恭請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馳往擒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又曰恭從秦王擊王世充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恭大敗之擒其將陳智略獲排稍兵六千　五代史曰梁軍圍晉太原有驍將軍陳夜又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　又曰周德威圍劉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擊之廷珪墮馬遂見擒　宋史太祖紀曰安國軍節度使王

全斌等率兵入太原境以俘來獻給錢米以釋之
儒生抱器能者諸道軍有勇健者具以名聞 兵略纂聞曰王守仁與宸濠戰於湖上賊勢尚銳值風不便我
兵少挫守仁急令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戰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
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賊兵遂大潰次日賊兵既窮促宸濠思欲潛遁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中宸濠大聲
叫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尚未知也

俘獲二

【通】勿佚 猶遺 書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于其殺 諸葛亮至南中擒孟獲使觀已營陣獲曰若祇如
頭斷頭 繁單于頸斷頭將軍也 此易敗爾亮縱之使更戰七擒七縱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繫
夷俘 傳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 張飛破劉璋獲嚴顏呵之曰大軍至何不降顏曰卿無狀侵我
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取之 緤臣 三朡俘厥寶玉 後漢李忠獨無
祖賜之大輅馬及繡被詳軍整 還生口 嫁生口 後漢武威
【通】賞劒帶 賜鞍馬 書遂伐我州我州但有 衛俘
【通】鮑叔釋縛 種竭遣獲 管仲至堂阜鮑叔釋縛 種竭
【通】偽遊雲夢 劫縛兇題 十二月會諸侯于毛 偽遊雲夢十二月會諸侯兇題為疏勒王明年
【通】俘獲三軍 何有二毛 射殪 州綽
【通】俘滅三國 生擒二萬 唐書蘇定方傳曰定方為神丘道大總管討百濟俘其王義慈等所滅三
【通】係囚之功 往遺之禽 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十二月會諸侯兇題為疏勒王明年
【通】係囚獲三軍 何有二毛 問左右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十二月會諸侯兇題為疏勒王明年
【通】係囚之功 往遺之禽 春超從閒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慮先往降之敕慮曰兜
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
【通】偽遊雲夢 劫縛兇題 驛超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國人大悅 兜題左右皆驚懼奔走慮
【通】俘滅三國 生擒二萬 國皆生執其王 又郭子儀傳曰子儀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陣香積寺之北距澧水臨大
【通】係囚獲三軍 何有二毛 川彌亘一舍賊領勁騎薄戰官軍囂闘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十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
【通】係囚之功 往遺之禽 萬級生擒二萬 多執村民 聽贖儒士 通鑑唐紀曰楊行偉等與羅渾擊大戰於乾路官軍大敗行遇等恐無功獲
罪多執村民為俘送府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婦
【通】俘滅三國 生擒二萬 女觀者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入村係雱以來竟不知何罪 通鑑宋紀曰元世祖中統二年詔
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為民時淮蜀士遭俘雱者皆沒為奴翰林學士高智耀奏言以儒為驅役古無有也陛下

方以古道爲治宜除之以風天下從之

俘獲三

擇體肥者令左右分啗 通鑑宋紀曰宋慕容延釗進克潭州將趙朗保權牙將張從富等懼爲所囚朗保權牙將張從富等懼爲所囚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啗而斷其少健者令先入朗斷者入城言城已破餘者恐遂潰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 乞二虎貢護俘 宋史韓世忠傳曰世忠擒七建陽追擒之皆伏誅世忠初陛辭奏曰臣誓生獲賊爲社稷刷恥乞服前二虎貢護俘來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

俘獲四

詩 唐王昌齡從軍行曰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捲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 韓愈征蜀聯句詩曰逆頸盡徼索仇頭恣髡鬍 柳宗元平淮詩曰左翦右屠聿擒其良

受降一

左傳曰昭公十三年魯叔弓帥師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供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漢書西南夷傳曰陸賈至南越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于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 後漢書彭寵傳彭與大司馬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 又曰彭與嚴說共守宛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 三國典略曰梁蕭乾字思惕閭中豪帥反叛陳武謂乾曰陸賈南征趙佗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驟騄在目乃令乾往使諭以逆順渠帥並即款附 唐書李靖傳曰靖攻蕭銑率輕騎五千爲

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銳大懼檄召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
又李孝恭傳曰孝恭拜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曰粲徒食人擊賊
也請阬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後衆有降者乎悉縱之由是騰檄所至輒下　又李光弼
傳曰上元元年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光弼壁野水度既夕選軍留雍希顏守
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敢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俱來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
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舉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顏
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失李光弼得希顏與之俱見光弼光弼
厚待之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野戰命將來襲必許以死日越懼死不降
何待高暉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　又馬燧傳曰燧討李懷光自京師與渾瑊駱元光韓
遊瓌合軍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
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
天下奈何棄之爲滅族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
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即率衆降燧以數騎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　又范希朝傳曰
希朝號當世善將或比之趙充國在朔方時招突厥別部沙陀千落衆萬餘其後用沙陀戰者所至有功　又
劉仁軌傳曰百濟酋帥遲受信據任存城未下首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皆降仁軌以赤心示之俾取任存自
効即給鎧仗糧糒孫仁師曰受甲濟粟資寇便也仁軌曰吾觀相如常之忠而有謀因機立功尚何疑二人訖
拔其城　通鑑宋紀曰金張林據益都欲歸附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自齊州還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
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已猶豫未納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讙結爲
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清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表辭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
歸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京東總管　又曰韓世忠既平范汝爲旋師永嘉若將休
息者忽由庶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世忠因使董收招曹成成方爲岳飛所迫乃

率衆降得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通鑑元紀曰英宗時諸王怯伯遣使來降帝曰朕非欲彼土地人民但吾民不罹邊患軍士免於勞役斯幸矣今既來降當厚其賜以安之

係頸　晝狀遣詣鄴高陵先令於陵屋畫關羽戰克獲于禁降服之狀禁遙覺焉

主降服降也　陷堅摧剛　去殺來降

以紀聖功帝詔德裕爲銘揭碑盧龍以告後世

武表請立石海録碎事曰鄭太后令築南北兩部質館注築館以受降質

鷺刀以逆莊而暢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鷺刀宗廟割切之刀鐔有和鋒有鸞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不殺之義

東觀漢記曰劉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奉高皇帝傳

兵于江男女降城門校尉賊皆輸鎧甲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東觀漢記曰鄧太后令曰無罪亘匈奴叛其主來降徐以縣次傳之何至騷動疲國甘心夷狄之人乎

百萬口　萬餘人

錢從民貰馬民或逸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汲黯曰斬一當萬

有去者射之愛其來而惡其去也以喻來降者則不殺之

萬餘欲降段會宗漢遣衛司馬達迎司馬畏其衆欲令降者皆自縛蘇屋怨舉衆亡去

朱儁字公偉以懲惡縱讎受寇非良策遂破之此事與荀吳事同意異

黃巾乞　白起坑

後漢

東觀漢記曰張純等降漢築受降城發車迎降漢築發車三百兩

易王用三驅失前禽注

杜預集序曰預于江陵請降

百萬餘人爲鎮南將軍觀

于杜　謀而來　服而舍　傳示之以整使謀而舍之　孫布詐

程普殺吳將孫布詐降王凌請兵迎之滿寵曰必詐也凌遣七百人往迎布攻殺之

擊破之　吳程普使投火即自病瘡百餘日而卒　不犯順　如受敵

文不犯順

車師云受降如受敵

有劇賊依山爲險往攻挺身直叩其壘曰有詔赦爾罪盜皆列拜約降段會宗遂馳入其壘宣詔解縛賊感悅皆投兵降

唐書馬燧傳曰李懷光反河中詔燧爲諭降之

行營副元帥討之時賊黨安足珍守晉毛朝守慈爲移檄鐫諭皆以州降

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閤諸軍門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又云楚圍鄭二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能事君君懷怒以及敵是聽　待以不死　誅不慎服

耳穀梁注來者不能慎厭也

東觀漢記云赤眉遇光武軍驚震不知所爲乃遣劉恭乞降

舞干而格　因壘而降

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崇軍一旬不降退而脩德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文王伐崇再駕而降　滿日而受

文王曰丞相議不可用上曰將軍勿憂吾已諭矣

漢晉春秋曰初霍

失法泣涕斬之　殺降有禍

昌稱降于禁諸將皆以當送太祖禁又與禁書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降而封之以不殺降

犯順不祥　李廣所以不封侯相下者王朔傳

李廣欲侯之周亞夫曰彼背其主而侯何以責人臣不守節上曰將軍自謝不可用

後降不敢雖舊不敢

禁泣斬　景帝欲侯

漢匈奴王徐盧降景帝欲侯之周亞夫曰彼背其主而侯何以責人臣不守節上曰將軍自謝不可用

光使楊稷毛炅屯交趾曰賊圍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謀過百日而降刺史受其罪及吳陶橫圍之日未滿而糧盡乞降璜不許而給糧日滿糧盡救不至乃受降與前吳事正類也

訊問後漢李憲屯蠻山楊州牧歐陽歙攻不克盧江人陳衆請得譬諭降之單車白馬立祠號白馬從事郭淮為雍州刺史每羌胡降淮款曲訊問周至咸稱其神明穆子不

受羊祜放歸鼓人請降穆子不受苟吳事羊祜

晉脫帽抱馬 素服乘驢

騎出迎乘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即馳謂安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塵甘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秉受降如受敵送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不謀幸矣敢乘馬而衣裘乎乃素服乘驢歸梁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事秉曰受降而還五代史曰王師範敗降梁劉鄩乃亦降從周為具饋餞送鄩歸梁鄩曰降將蒙梁恩李勣合圍之襲川梁斷歸路帝按轡觀敵營壘曰度勢窮即舉衆降入轅門勝而行拜手請命

至壁諭降以書諭降

勞之曰卿家弟姪相見全義俯伏感涕幸復唐書裴懷古傳曰始安賊歐陽倩衆數萬鄂沒州縣以懷古為桂州都督身至壁撫諭情等大喜悉歸所掠出降通鑑宋紀曰張用復寇江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衆降江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

入絆鋸志王朗傳注獻帝春秋曰朗為會稽太守孫策策使人詰責朗

自縛舍廣對使者云云又言申胠就鞅嗤足

黑闥敗洛水魏徵謂建成曰黑闥雄猛結民未可安撫遣之百姓欣悅賊夜奔衆猶盛乃縱囚使相告曰高仁厚討阡能諭降羅藝五寨明日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唐紀曰高仁厚討阡能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為前行乃取渾擊旗倒繫之每五十人為隊揚旗疾呼曰羅渾擊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曹居寨中者速如吾出降立得為良人無事矣衆縛阡能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領庆頃刻如暮九泉觀白日死而復生矣謹頓首不止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皆平

單騎造壘單馬詣營

唐書曰王國良攻耳將軍遇我可以降國良得書請降然內尚首鼠舉即日單騎造壘稱使者造國良壘大呼曰有識曹王者乎乃吾也來受良降良今安在一軍愕眙不敢動國良迎拜舉手約為昆弟則盡焚攻具散其兵李大亮傳曰大亮為土門令賊大至大亮單馬詣營說素帥為分別禍福賊衆感服遂相率降大亮所乘馬與之食至步而返

書歸順字號歸聖軍

通鑑唐紀高仁厚討阡能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自旦至午出入營中數四邏者疑之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諜也仁厚命釋縛溫言問之對曰某部民阡能囚父母妻子于獄云詷事得實則免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今縱汝歸汝當為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為賊所制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當使人書汝背為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縱之去遣史本紀曰聖宗以宋降軍分七指揮號歸聖軍

從間道先降斬異已出

晉復漢岑彭傳曰田戎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降而辛臣于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彭以書招戎戎疑必賣已遂不敢降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攻戎數戰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泝沔止黎丘刻期日當破之

雅還撫其衆僉謂前數罵辱逆懼罪不敢降雅開城自守逆往攻之復遣宣入說雅即斬異已者遂共出降　單騎白衣降　素衣白馬降　唐書李憕傳曰憕入駐元濟外宅計元濟且望救于董重質憩乃訪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書召重質重質以單騎白衣降　五代史周世宗本紀曰放降卒八百　酋降賊四百　五代史曰劉銖素衣白馬以降獻俘京師　放降卒八百　酋降賊四百

歸于蜀　唐書曰建成嘗巡行北邊遇賊四百出降悉斃其耳繳之　畫地三十里爲屋三萬間　通鑑宋紀曰宋英宗時陝西宣撫主管機宜文字趙卨移書執政請存緩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壘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八編類纂曰孟珙兼知光州又兼知黃州三年珙至黃增埤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爲屋三萬間居之　一日降數千人　一日降數千人

言賢十萬師　唐書張建封傳曰盜起蘇常間代宗詔中人馬日新與李光弼偕討建封見中人請前諭賊可不戰因到賊屯開譬禍福一日降數千人縱還田里　又馮盎傳曰貞觀初或告盎叛盎舉兵拒境太宗召右武衛將軍閻慕發江淮甲卒將討之魏徵諫曰當懷之以德盎必自來帝乃遣韋叔諧喻盎盎遣子智戴入侍帝曰徵一言賢于十萬師　疏勒井竭將軍猶守臣恭居延兵盡都尉遂降　李陵　晉侯示信三日而原降　帝舜脩文七旬而苗格

受降三

面縛輿櫬　王隱晉書云太康元年孫皓面縛輿櫬將其太子降　爲彭君故降　後漢彭脩傳曰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吳令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脩陣扞太守而爲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牛飲酒中約者餘悉降散言曰爲彭君故降不爲太守服也　和欺　海錄碎事曰青州刺史桓和紿東昏出戰因降梁武帝先是陰語謂桓和可謂和欺矣　煙塵漲天而南　唐書裴行儉傳曰阿史那伏念與温傳合行儉縱反間令相貳伏念懼密送款且請縛傳自效行儉祕不布密以聞俟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他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戮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于是突厥餘黨悉平　築三受降城　又張仁愿傳曰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絕南寇路中宗從之　七十二國降附　又高仙芝傳曰小勃律其王爲吐蕃所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羈屬吐蕃自田仁琬以來三討之皆無功詔仙芝出討至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先往密令元慶曰若酋領逃者第出詔書呼之賜以繒綵至皆縛以待我元慶如言仙芝至悉斬之王及妻逃山穴不可得仙芝招諭乃出降因平其國於是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慴降附　悉家貲懷輯　又李晟傳曰晟拜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常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貪貪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爾且土無繒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既乎因悉家貲懷輯降附得大酋浪息冀表以王號每吐蕃使至必召息冀於牀坐衣大錦袍金帶夸異之皆指目歆豔　愚人不足語降　數萬略諸縣列壁數十脅欵窟召仁厚遣使督兵四討屯永安命諸將毀柵鼓行而前賊渠羅渾擊設伏詐降仁厚遣將不持兵入諭其衆皆眞降渾擊詐窮而逸吏執之仁厚曰愚人不足語降　素衣牽羊草索繫首　五代史曰李繼岌伐蜀爲西南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爲都招討使繼岌至綿州王衍上箋請降丙辰入成都衍乘竹輿至軍門肉袒銜璧輿櫬羣臣衰絰徒跣以降繼岌下而取璧崇韜解縛焚櫬自出師至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者　請命而後降　又曰周世宗復南征遣圖漆州刺史郭廷謂告于周曰臣不能守一州以抗王師然願請命于唐而後降世宗爲之緩攻廷謂

晉露布 唐于公異破朱泚露布曰繫頸求活投戈乞降

晉碑 唐段文昌平淮西碑曰魏軍得田疇爲導潛出盧龍鄧艾得田章既登長驅綿竹

武功部十六　旋軍　毀　獻捷　詐　疲兵　無備

旋軍一

晉周禮曰若師有功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於社　左傳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

旋軍二

晉左傳曰楚子敗晉師于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楚子曰夫文止戈爲武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人和衆豐財者也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三國志諸葛亮傳曰馬謖違亮節度大爲張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　後周書達奚武傳曰齊王憲夜收軍欲待明更戰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不因夜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豈可數營士衆一旦棄之遂全軍而返　後魏書曰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蕭衍遣將軍齊苟仁率衆入據懸瓠詔邢巒討之豫州平振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勞之曰卿役不踰時剋清妖醜鴻勳碩美可謂不愧古人　唐書高仙芝傳曰小勃律王爲吐蕃所誘自田仁琬以來三討之皆無功天寶六載詔仙芝以步騎一萬出討八月仙芝以小勃律王及妻自赤佛道還連雲堡與邊令誠俱班師　又薛仁貴傳曰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賊氣懾皆降轉討磧北餘衆擒僞葉護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又哥舒曜傳曰曜討李希烈出兵相犄角勉以希烈在外許守兵少乘虛襲之希烈自解乃遣步將與德信趨許未至有詔切讓使班師德信等惶惑還軍無斥候至扈澗爲賊設伏詭擊死者殆半　又李元諒傳曰貞元三年吐蕃請盟詔以軍從渾瑊會平涼俄而雾劫盟元諒兵成列出雾騎乃解元諒遣車重先而與瑊振旅徐還時以爲有古良將風

通鑑唐紀曰楊行密攻宣州以張訓爲刺史汴兵將至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曰不可封府庫植旗幟於城上遣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其後而去全忠遣左躍白指揮使王檀攻宣州既至望旗幟數日乃敢入城府庫城邑皆完遂不復追訓全軍而還　五代史曰王景仁軍還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

衆一旅設伏於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虔裕急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以死過之景仁曰吾亦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故不能及而景仁全軍以歸　又曰氏叔琮自太行入取澤潞出石會營於洞渦久之糧盡乃旋表晉州刺史晉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鬚者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爲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晉二人而歸晉人大驚以爲有伏兵退屯於蒲縣叔琮殿而還至石會留數騎以大將旗幟立於高岡晉兵疑其有伏乃不敢追　宋史岳飛傳曰飛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市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

旋軍三

兌當 將班軍志曰兌當則歸國人喜以迎之注晉師有功歸矣　傳役將班勝歸　喜逆泰以勝歸我何以報　晉師歸范文子復入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先入者武子問之對曰

必屬耳目焉故不敢爾　反旆　出車楚令尹南轅反旆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則難爲功於是出敎唯可惜公歸計決矣　又難爲功於是出敎唯以勤歸也　洗兵止戈　出敎

表與告捷表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　**振旅凱**　向師哭　傳晉城濮之戰七月丙申振旅凱以入于晉秦孟明歸秦伯素服郊次向師而哭云　獻俘授馘

舍爵策勳軍還之禮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　入而振旅　歸而飲至　即戎以出　盡敵而還　歌方發於采薇

功已成於破竹

旋軍四

賦競病韻 梁曹景宗大破魏軍振旅凱入帝于華林宴飲賦詩景宗已醉求賦詩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成詩云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幹當公事回　漆水紀聞曰曹彬平江南回詣闕入見榜子謝神取錢鐵圜山叢談曰俗尚鬼狄青征儂智高時兵始出桂林大設牛酒祭神取錢如此　南遺旁有一大廟人謂其

神甚壯武襄遣為壯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吉左右請止備不可如意恐沮師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其後破崑崙開敗智高平邊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射鬼箭

旋軍五

碑　唐韓雲卿平淮碑曰涉淮浮江裹懸魁逆布宣德澤返旆河南

殿一

左傳曰襄公二十六年聲子對令尹子木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軍也又曰定公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　又曰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　後漢書岑彭傳曰彭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囂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滑羅殿未出不退諸營彭殿為後拒故諸將能全師東歸　後周書曰高祖去晉州留齊王憲為後拒齊主自率衆來追至於高梁橋憲以精騎二千阻水為陣齊領軍段暢直進至橋隔水招暢與語語畢憲即命旋軍而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忻各統精兵百騎為殿以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山褥璝等百餘人齊衆乃退　唐書輔公祏傳曰李子通據江都杜伏威使公祏以精兵數千渡江擊之子通拒戰衆十倍銳甚公祏以衆殿俄而子通方陣而進長刀千人皆決死鬬大破之　五代史曰梁以王景仁為淮西招討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於霍山梁兵敗走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　兵略纂聞曰威寧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帥三人巡邊賊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威寧止之即揮兵上山為陣列自固賊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

殿二

探簡　橫矛後漢鄧禹字仲華赤眉至人懼為後拒禹書諸將名於竹簡著筒中令探簡張宗曰豈辭難就逸遂破赤眉　蜀志曹公追先主張飛拒後瞋目橫矛曰是張翼德可來決死衆莫敢前

出則殿還則殿 五代史曰霍存從攻路州與晉人遇戰馬牢川存入則當其前出則為其殿晉人却遂東從退少年十餘人伏於道以俟之遂縱擊下馬盡殺之存門出代大木塞道以殿南史卓敬傳曰合肥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懼為所躡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敬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伐大木乘小輿 唐書封常清傳曰安祿山陷榮陽常清退入上東門戰不利再戰都亭驛又不勝引兵守宣仁門復敗乃自提海州知州魏勝救勝戰陣十山下金人多伏兵勝不知其為將也以五百騎圓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圓戰移時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既乏不能進勝下馬持身被數十創殺數百騎而死

連車塞隧 策馬入門 凡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入若無敢當者通鑑梁紀曰吳兵與梁兵大敗王景仁以數騎殿吳人不敢逼

單騎殿 數騎殿 八編類纂曰宋人遇敵不進者斬既鼓士爭利軌師部將十四人更拔其次代之身擁數百騎殿又李光弼傳曰史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

身擁數百騎殿 唐書竇軌傳曰開鼓不進者斬既鼓士爭先軌令曰開鼓不進者斬既鼓士爭先軌令曰開鼓不進者斬既鼓士爭先軌令

賊帥吳元濟以闡淮西平辛巳上御宣政殿受朝賀九品已上及宗子四夷之使皆會　又曰元和十四年魏博節度使田弘正遣使獻逆賊李師道命左右軍兵衛之王世充乃降六月凱旋太宗被金甲陳鐵騎一萬介士三萬前後鼓吹獻俘于太廟　通鑑唐紀曰王重榮函襄王熅首至行在刑部請御興元城南樓獻馘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以爲賊臣所逼止以不能死節爲罪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爲之素服不舉今熅已就誅宜廢爲庶人令所在葬其首其獻馘稱賀之禮請俟朱玫首至而行之從之　五代史曰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于太廟　又曰劉襲遣將李守鄘梁克貞攻交趾擒曲承美承美至南海襲登儀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爲僞廷今反面縛何也　通鑑宋紀曰哲宗時夏人圍平夏章楶禦之王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壽監軍姝勤都遹斬獲甚衆夏人震駭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

獻捷三

奏愷　獻捷　周禮云王師大獻則合奏愷樂鄭注云大獻獻于祖也　左傳晉侯獻齊捷于周　**在和　大定**　左傳云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能也　**獲嘉**　漢書武帝紀云元鼎六年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　又云元鼎六年春至汲新中鄉得一暮之閒海內大定　**聞喜　獲嘉**　漢書武帝紀云元鼎六年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　又云元鼎六年春至汲新中鄉得一暮之閒海內大定　**獻俘　稱伐　獻楚俘于周廟　稱其伐　御至　寒旗**　詩采薇章云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鄭箋云定止也將帥之志往至所征之地不敢止而居處自安也則無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　**取旗**　李陵答蘇武書然猶斬取虎旗之號之旗　**爲果　致果　爲果**　戎昭果致果爲毅　**破竹　建領　策勳　獻狀　程力　獻功**　晉杜注云大破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于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杜注云晉侯使郤至獻楚俘于周王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于周　公羊傳云楚子古者明王伐不敬誅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于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杜注云晉侯使郤至獻楚俘于周王周王弗見使單朔獻清捷于周　公羊傳云楚子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其樂器鞭其君之尸楚無能抗衆之者若曰無人也自手旌左右纛軍退舍七里穀梁傳云庚辰吳入楚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捷平王之墓自手旌左右纛軍退舍七里穀梁傳云庚辰吳入楚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其樂器鞭其君之尸楚無能抗衆之者若曰無人也　鄭注云陳器樂縣也禮諸侯軒縣言吳人壞楚宗廟盡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德之無一焉阿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子曰武有七德我無一焉阿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

築武軍　封狼居

左傳云楚子敗晉師于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無忘武功楚子曰武有七

功也漢書云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渾邪王封眼果居胥山禪于姑衍登臨瀚海　振天聲　牧洪捷班固燕然山銘云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元靈下以安固後嗣振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陸機祖德論云走雄孫于長浪收希世之洪捷因山谷而為量西夏坦其無塵帝大壯之　破郅支　斬溫禺漢書陳湯破到支得漢節詳攻戰班固燕然山銘曰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涂鐸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埽蕭條萬里　拘諸原　獻在泮武夫力功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注先軫怒捨孟明矯武臣在泮獻馘　執訊獲醜　勞軍饗士詩鄭箋云方叔率其士衆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衆以還歸也　史記云燕樂毅伐齊城之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追至于臨淄齊潛王亡走保于莒樂毅攻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悅親士封樂毅于昌國　振旅闐闐　攸馘安安詩采芑篇云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謂戰止整衆而歸鼓聲闐闐然也言言馘也　戎服將事　簪街懸首子產執陳捷戎服將事曰陳災重罪授首于我用敢獻功　以訊馘告禮　以俘馘示鄭文夫人羋氏姜氏勞楚子獻捷乃示之以俘馘　漢陳湯斬郅支首上疏宜懸首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大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孔子誅優施方盛夏當春掩骼埋胔勿宜懸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史丹以為秋冬行賞不踰時　奉我天誅　獻爾月捷　我武維揚　我戰則克　獻功於社　獻捷于王周禮凡諸侯

增詩唐張隨河中獻捷詩曰叛將忘恩久王師不戰通凱歌千里內嘉氣二儀中寇盡條山下兵迴漢苑東將軍初執訊明主欲論功落日煙塵盡寒郊壁壘空蒼生幸無事自此樂堯風　劉禹錫凱樂歌詞曰四海皇風被千年德水清戎衣更不著今日告功成　岑參凱歌曰日落轅門鼓角鳴千羣面縛出蕃城洗兵魚海雲迎陣秣馬龍堆月照營　劉長卿平蕃曲曰絕漠大軍還平沙獨戍閒空留一片石萬古在燕山

增太公六韜曰術士二人主為譎詐依托鬼神以惑衆心　又發啓曰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　史記越世家曰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　淮南子兵略訓曰始如狐狸故彼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鷙也俯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為之以歙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向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為備

左傳曰襄公十八年晉伐齊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　又曰昭公二十二年鼓人叛晉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爲將（一作販）羅於鼓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　吳志太史慈傳曰北海相孔融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許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墜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　唐書王世充傳曰齊賊孟讓至盱眙王世充拒之列五壁不戰贏兵以示弱讓衆餒又苦五壁閉道不得南即分兵圍之世充數戰陽不利走壁讓益驕數日稍分其下南略裁留兵足圍壁世充知賊懈夜夷竈撤幕爲方陣外向戕垣旦而出奮擊大破之　又李光弼傳曰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廷玠將兵十萬攻光弼光弼潛溝營地將沉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沒於塹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畏敗乃去　又曰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即紿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忿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　又高仙芝傳曰仙芝深入吐蕃過坦駒嶺嶺峻絶下四十里前有阿悔城守者迎降云阿悔越赤心歸唐婆夷水藤橋已斫斷矣婆夷即弱水也其水不能勝草芥藤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悔越城迎者果至　又薛萬均傳曰竇建德寇范陽薛萬均教羅藝羸兵阻水以誘之萬均自以精騎匿城左建德師度水邀半渡擊之　又王睃傳曰開元二年吐蕃寇臨洮睃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士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鬬死者萬計　荔非元禮傳曰李光弼使元禮守羊馬城周擊恃衆直逼城元禮出戰擊軍小却元禮以敵堅未可以馳還軍示弱怠其意因休柵中良久乃下馬持刀瞋目直前鈹士

堵而進左右奮擊一當數人斬賊數百首　通鑑唐紀曰楊行密以王茂章爲潤州行營招討使擊仁義不克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皆如茂章兵仁義不知益兵復出戰溫奮擊破之　五代史曰張敬達陳於西山契丹以驍騎三千革鞭木鞮人馬皆不甲冑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爲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者萬餘人　又曰趙暉攻鳳翔整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王景崇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僞爲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崇以爲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爲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　通鑑宋紀曰鄜瓊擁呂祉北歸劉豫張浚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浚色不變曰此有說第恐霧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然速全軍以歸霧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亦賴以少安　又曰宋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葦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幷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弁州史料曰王守仁討汀賴盜先是賊廣設諜布督府左右探聲息飲食必以報守仁或陽就日者卜吉矣已乃更擇吉或既葬秣發抵道僅舍許返賊稍不爲備而守仁潛發副使楊璋兵直前進大敗之　兵略纂聞曰太祖使康茂才詐降陳友諒友諒得書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橋問橋何爲曰木橋遣闇者歸書答云余某日至橋所呼老康公即我應內外奮擊功成官賞不爾吝茂才以書上上即命李善長日夜易橋以鐵石友諒至見鐵石橋愕然又連呼老康不應遣視營中瘠馬瀕旗四散落落益大驚曰老賊紿我語未畢伏兵四起友諒狼狽走得脫擒殺將士數萬　又曰沈希儀爲右江參將嘗欲勦一巢而恐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希儀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車中始知其非獵也希儀又每以甚雨淒風之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瘠火銃以筒貯火衣毬衣毳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聲銃者二賊盡驚曰老沈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頂兒啼女

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岸石死妻子更相嗟怨黎明下山詗之則寂無人所散遺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愈益驚已而陰詗之城中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面爲熟猺而柳城旁一童子牽牛入裝載以牛車賊犯而盡執之又曰雲中上谷間有傑人者充斥於道馬都督芳使健兒馬虎等衷甲佯爲婦

軍詐三

會飲 寘書 史記 衛綰 魏公子 邛書 往與公子驩 今爲兩國將 不忍相攻 可與公子面相見 會盟樂飲 遂將示馬超 超果疑遂與太祖有 應

出不意乘高蔽塹張疑幟夜縛炬于樹徧山澤子通懼燒營遁保餘杭遂追擒之 又康子紹賊半度紹絕半溺死度者不得戰幟以長組繫作機橋維以大船欲渡臨晉而伏兵陳舡欲渡臨晉而伏兵夏陽以

傳曰羅以安秦魏邛以爲然會飲伏甲兵攻邛敗其軍 太祖與韓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

因勢 尚謀 刑法志 雄傑之士因勢輔時作奮權許注謂孫武事 豈尚詐謀哉

設伏 坑降 後漢 虞詡 爲武都守不滿三千兵士羌衆萬餘圍之詡陳兵令從東郭出北入貿易衣服迴轉數周寇恐而退設伏邀之大敗 白起 詐坑趙降卒四十萬人于長平 李子通 懼境營遁保餘杭遂追擒之 又康子紹賊半度紹絕半溺死度者不得戰幟以長組繫作機橋維以大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夏陽以

張疑 誠 作機橋 唐書 王雄誕傳曰李子通以精兵萬餘圍之雄誕遣將陳富率千兵

荀求詐勝 匪念德攻 曳柴揚塵 伐木列炬 唐書 顏杲卿傳 杲卿起兵討安祿山 賊將武令珣等率衆十萬來攻杲卿兵少城陷 杲卿與子季明等皆被執 令珣以杲卿等獻洛陽 安祿山 大會羣臣 盛陳兵衛 杲卿等數罵 祿山 祿山 大怒 命縛置天津橋 南 先斷其手足 次支解 杲卿 至胸 乃絕 季明 罵不絕口 亦 支解 之 杲卿 妻 殷氏 及 女 弟 妹 皆 沒入 掖庭 爲 婢 杲卿 外甥 卞 孝萌 收 其 遺骸 葬 之 平原 郡 人 祭 杲卿 者 數 千人 皆 慟哭 而 去 肅宗 聞 之 贈 杲卿 戶部尚書 季明 贈 太子 賓客 追封 琅琊郡公 贈 衛尉卿 贈 太子 詹事 贈 秘書監 贈 太子 少傅 贈 太子 少保 贈 太子 太保 贈 太子 太師 贈 太尉 贈 司徒 贈 司空 贈 太尉 贈 司徒 贈 司空 贈 太尉 贈 司徒 贈 司空

免太祖不之責也
言赦兵至陽避之真
高吳夜半潛還城下壁以謂從周已去
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　聲言取斬

陽言旋師　唐書賊聞以蠡師保概悉軍行江北與皋直西去蔡山三百里皋遣步士悉登舟順流下攻蔡山破之

又屈突通傳曰劉迦論反通發關中兵擊之次安定初不與戰軍中意其怯通陽言旋師而潛入郡賊未之覺引而南去通七十里舍分兵狥地通候其無備夜簡精甲襲破之　師

爲餉船　又裴行儉討突厥阿史那賀魯車中壯士突厥出伏爲兵至殺獲幾盡自是變陣無敢近者　八編類纂曰賀若敦與侯瑱相持初士人吸乘輕船藏米粟及籠鵝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士人裝船伏甲士于中瑱軍人望見謂餉米粟以趨船令船中逆敦又別取一馬者輒納之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再三瑱便畏船不上後伏兵于江岸使人

迺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爲賊中好智偷兵詣他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慎弗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巢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　樹長木若帆檣江南都虞候朱令贇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斷南北令贇乘大航建大將旗鼓至皖口明日合步軍劉遇急攻之令贇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明因移檣諸將間若帆檣之狀

疲兵四

增詩唐劉長卿疲兵篇曰三軍疲馬力已盡百戰殘軀功未論陣雲泱漭屯塞北羽書紛紛來不息孤城望處增斷腸折劒看時可沾臆元戎日夕且歌舞不念關山久辛苦自矜倚劒氣凌雲却笑闉笳淚如雨

無備一

增左傳曰隱公五年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曰文公十六年楚子麇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又曰昭公五年蔓啓疆對楚子曰城濮之役晉無晉備以敗於鄢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　唐書李靖傳曰時秋潦濤瀨漲惡舊銑以靖未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爲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禽也　又薛舉傳曰劉文靜殷開山覩兵于高墌恃衆不設備薛舉兵掩其後遂大敗　又李嗣業及中郎將田珍爲左右陌刀將吐蕃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令曰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提步士升山頹石四面以擊賊又聯木作郛以扼王師仙芝潛軍夜濟信圖河令曰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業提步士升山頹石四面以擊賊又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旁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谷死者十八鼓而驅至勃律擒其主平之　又楊恭仁傳曰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叛朝廷未即討恭仁募趫猛倍道進賊不虞其來遂克二城　又李鋒傳曰鋒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四年南蠻寇蜀道詔鋒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鋒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鋒方宴不設備遂遽節登陴或言縋城可以免鋒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歿鋒遂遇害　通鑑唐紀曰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所乘殺傷什五輜械盡亡　又李勉傳曰勉使其將唐漢臣與劉德信襲許未至而還次鹿澗不設備爲賊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城城中賊少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爲之退五里賊夜遁明旦惟空城

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捷徑奄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鬬兵及溺淮死得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　五代史曰莊宗初聞康延孝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懼曰其將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衆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既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後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兵悉屬段凝於河上京師無備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拜鄭州防禦使賜姓曰李　又曰王彥章攻德勝朱守殷無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驚才果誤子事　又曰梁太祖遣朱珍以兵趨滑州道遇大雪珍趨兵未至不意梁兵來不爲備遂下之　又曰李罕之召晉兵圍河陽吾急是時梁軍在魏乃遣丁會及葛從周等將萬人救之會等行至河陰謀曰罕之料吾不敢渡九鼎以吾兵少而有八千之衆部衆兼行遇夜奄至城下鼓譟斬門而入時將兵伐之盡有湘中之地時鎬雖剋勝然不能安撫民多怨鎬軍驟勝士卒解甲不復防禦倉卒驚駭計無所出皆束手就戮鎬單騎遁走　通鑑宋紀曰契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戰艦糧艘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於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敝耳契丹主既還惠師尚進未至靈州而有八千之衆部衆兼行遇夜奄至城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　又曰儂智高反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郡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走遂陷橫貴藤梧康端龔澧等八州　又曰儂智高陷昭州仁宗乃除孫沔湖南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適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　說略曰宋太祖與唐將皇甫暉戰敗因訪趙學究問計學究曰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乃山之背也可直抵城下方阻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我既敗無敢躡其後出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爲備奪門以入暉率親兵巷戰三縱而三擒之或謂周師大兵且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爲備太祖即下令誓師夜

至城中大亂自相蹂踐遂下滁州　八編類纂曰楊義臣討張金稱義臣引兵據永濟渠爲營去金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勒兵擐甲約與之戰既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爲怯屢逼其營詈辱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一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即入擊其輜重金稱引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　弇州史料曰藍玉率兵襲脫古思帖木兒戒諸軍皆穴地而爨毋使見煙火距其營八十里遂直前薄之敵方整衆北行不虞我軍至大驚其太尉蠻子輕來逆破而僇之衆遂潰皆請降　兵略纂聞曰王瓊在本兵時湖州孝豐縣湯麻九反浙江巡按御史解晃奏聞瓊呼賈本人至兵部大言數之曰湯麻九不過一毛賊只消本處差數十火夫縛之欲朝廷發兵殊傷國體一時皆以爲失策成侦知此語恣意劫掠不設備先是戶部爲查處錢糧差都御史許延光在浙江瓊即請密敕延光討之且授以方略延光命副使彭姓者潛提民兵數千餘出其不意乘夜而往賊方相聚酣飲兵至即擒斬無一人得脫者

無備二

狎敵　罷屯　敎梁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之謂狎敵　漢書韓安國傳曰成安遂上言田氏作時請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至上谷漁陽得生口言匈奴遠即上谷漁陽安國陋血而死

恃陋　見易小　申公巫臣謂莒子曰城已惡矣莒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洩辰之間楚克三都君子曰恃陋而不備也夫魯及明年楚伐莒克三都無備也　弇州史料曰勇夫重閉況國乎

小羅　易晉　左傳楚莫敖伐羅鬬伯比曰莫敖縊于荒谷又晉也必小羅而不設備羅人大敗之莫敖縊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不設備不可以五稔注有功謂是天奪之鑒益其疾

恃吳　易泰　左傳曰成公十七年郤厥使人成之逐之因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之謂狎敵　漢書韓安國傳曰安國陋血而死

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

長武帥師伐晉　又曰襄公十一年秦庶長鮑庶交伐晉師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納斥候　涼州刺史宋泉惠多寇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使知義蓋勳時爲漢陽長史諫曰崔杼無文學今不急靜難之備恐取笑朝廷泉不從秦行之果被詔非無文學傳曰李靖討吐谷渾不可以師　掩不備　擊不意　唐書侯君集傳曰李靖討吐谷渾不可以師　掩不備　擊不意　渾師次鄯州議所向君集曰王貢難靖然其計簡銳就新羅與金

責不相備　示不可恃　不可師　恃也不備不虞不設備不可以五稔注有功謂是天奪之鑒益其疾

師已至而賊不走險天貸我也若以精兵掩又劉仁軌傳曰蘇定方伐高麗不克高宗詔仁軌及其衆于庫山大戰破之

約費深入及其衆于庫山大戰破之

法敏議去留計將士咸欲還仁軌曰今天子欲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雖孽子百全戰勝之日開張形勢騰檄濟師擊援接寡不意百下不備不可以師

士力未完宜厲兵秣馬無備擊不意百下不備詔可

取黃澤　唐書徐申傳曰申進積南節度使劉闢反表請發卒五千循馬援故道鑿險費錢進兵不得古人云戰不

贊皇一品集曰任兗李丕與臣狀兩道魏城路陣後被賊掘坑壍至深恐進兵不得古人云戰不

勝則易城而處伏望詔義忠朝請潛移兵取黃澤路掩其不備　宋不儆　莒未陳左傳曰成公十六年鄭子罕伐宋宋大水退舍于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汐陵獲將鉏樂懼敗諸汐陵獲將鉏樂懼宋將鉏樂懼敗諸汐陵獲將鉏樂懼宋將鉏樂懼敗諸汐陵獲將鉏樂懼宋

無備四

[贊]詔唐李贊皇一品集賜王宰詔曰意韓信襲歷下之軍李靖蔚陰山之寇皆因敵心懈弛故得機計不遺又賜仲武詔曰宜選精兵掩其無備使呂嘉懷貳而投首孟獲雖縱而必擒特立奇勳永光千古

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一

武功部十七　不撫士　縱敵　勞人　將交惡　乞師　貿子　救援　退敵　賂賊　善賊

不撫士一

增唐書哥舒翰傳曰翰爲人嚴少恩軍行未嘗恤士飢寒有陷民椹者痛笞辱之監軍李大宜在軍中不治事與將士樗蒲飲酒彈箜篌琵琶爲樂而士米粮不饗帝令中人袁思藝勞師士皆訴衣服穿空帝即斥御服餘者制袍十萬以賜其軍翰藏庫中及敗封鏁如故　五代史曰范延光反遣牙將孫銳掠滑衛銳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大熱皆不爲用　又曰蔡王信所至黷貨好行殺戮軍士有犯法者信各其妻子對之割剔支解使自食其肉血流盈前信命樂飲酒自如

不撫士二

原睨酒　乞襦　左傳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云佩玉蕊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甕兮余與褐之交睨之注慙然服飾備也睨邪視也言已與被褐之人同得睨之不得飲言吳王夫差不恤士也　晉宣帝仲達兵士寒凍乞襦帝不與或曰王府故襦可以賜之帝曰襦者官物人臣無得私施

不能自振去病尚穿地　躡鞮注穿地作鞠室鞠以攻爲之實以毛氈躡而處之　楚子及攻秦士卒分菽糧而食將軍勞黍稷戰賊母開門不納

乘軒者將戰國人授甲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　下晁錯策　未嘗撫衆

如意指四座云諸將皆勁卒也將益恨之　蜀志關羽善待卒而驕士大夫張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　安謂曰諸將宜數接對以慰悅其心乃集諸將以

不撫士三

增損糧以漁利　唐書長平王叔良傳武德初鎮涇州捍諍仁杲仁杲內史令翟長孫以衆降於是大饑米斗千錢叔良不恤士損糧以漁利下皆怨　倡優蒲簺相娛樂　又高適傳曰天子西幸適走間道及帝于河池因言討舒翰忠義有素而病奪其明監軍諸將以倡優蒲簺相娛樂渾瑊武士飯糲米日不厭而責死戰其敗固宜　高鹽直賤帛估　又陸長源傳曰董晉卒長源總留後河北賊以錢買戍卒取旌節吾不忍爲衆怒益甚長源性剛直以鹽乃高鹽直賤帛估人得鹽二斗舉軍大怒或勸長源曰故事有大變則厚賜于軍軍中請出帑帛爲軍制服不許固請止給其五五布長源曰異時軍乃安長源曰異日華爲張孝忠牙將不爲備繞八日軍亂殺長源及叔度等食其肉　刮地以去　又程日華傳曰日華爲孝忠牙將也孝忠絕李惟岳德宗以滄景兵故繼陳綵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鏄指所著鞾曰此內庫所出牢韌可服彼言不可用詐也帝信之　詬

縱敵

責士皆曰反虜（又張弘靖傳曰弘靖爲盧龍節度其詬責士皆曰反虜下無事而輦挽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庫中以氣自任衛之）不撫士四

（增）（疏）唐辛替否疏曰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追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飢寒賞賜之間迴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

縱敵一

（增）三國典略曰侯景晝息夜行追軍漸逼使謂慕容紹宗曰景若被擒公復何所用紹宗乃緩之　晉書載記曰王陵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文鴦從弟末抃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抃入壘閉門爲勒獲勒質末抃一人故縱成擒之寇必不可許疾陸眷不聽　唐書李抔遣使求之於疾陸眷文鴦諫曰受命討勒寧以末抃一人故縱成擒之寇必不可許疾陸眷不聽　唐書李軌傳曰薛舉遣兵來侵軌遣將敗之悉虜其衆軌縱還之李贊曰今力戰而俘又縱以資敵不如盡坑之　又薛仁貴傳曰仁貴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乃召見曰疇歲萬年宮微卿我且爲魚前日珍九姓破高麗爾功居多人有言向在烏海城下縱虜不擊以至失利此朕所恨而疑也今遼西不寧爪州路絕卿安得高枕不爲朕指麾耶　遼史曰余覩率千餘騎叛入金天祚遣知奚王府事蕭遐買北府宰相蕭德恭等將所部兵追之及諸閭山縣諸將議曰主上信蕭奉先言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余覩乃宗室豪俊常不肯爲奉先下若擒余覩他日吾黨皆余覩也不若縱之還即紿曰追襲不及

縱敵二

（原）長寇　押敵　傳曰隨軍實而長寇讐　穀梁曰縱敵數世之患　一縱　七縱　一日縱諸葛孔明事　玩寇　勞師　不縱不武　不擊何俟有敵而不縱不可謂武　趙穿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　脩德其避　聞彊而退秦伯脩德晉其避之成師以出聞彊敵而退非夫也　敵不可縱　寇不可玩縱敵患生　聊固吾圉　罔敵我師　軍既失謀　寇將得計

縱敵三

（增）時不重得　唐書康承訓傳曰賊隴勛欲乘勝攻承訓或言蠶月宜息衆力農勛父舉直曰時不重得願將軍無縱敵時承訓方攻臨渙聞勛計追還兵伏以待勛軍皆市人囂而狂未陣即擊道節度使大敗黃巢巢浮江東奔巨容追之率十得八萬　留賊爲富貴作地　又劉巨容傳曰巨容遷山南東道節度使大敗黃巢巢浮江東奔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以功遷禮部尚書諸將欲乘勝追斬巢巨容不從

平即忘之不如留賊爲富貴作地諸將謂然故與復戰

勞人一

唐書哥舒曜傳曰李希烈退保許州詔城襄城曜以疲人版築不如按甲持重以挫之帝不許又李光弼傳曰史思明蔡希德攻光弼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城環四十里賊至治之徒疲吾人通鑑元紀曰劉深征八百媳婦取道順元遠冒煙瘴未戰士卒死者已什七八驅民轉餉溪谷之間一夫負粟八斗率數人佐之數十日乃達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騷然

勞人二

原荀人罷而不恤則魚爛而可憂苟無城惡之虞盍念民罷之戒警備結完國雖無患人則不堪特陋無虞楚雖克莒亟城不取秦亦敗梁苟失其防城郢必聞吳入楚也豈免梁亡雖安必思危備欲侔於天險而民不堪命患亦生於土崩

勞人三

增市物繼屬於廛遞子背望於道唐書魏徵傳曰徵上疏云比者疲于徭役關中之人勞敝尤甚雜匠當下顧而不遣正兵番上復別驅任市物繼屬于廛遞子背望于道右成四鎮左屯安東又伕仁傑傳曰時發兵戍疏勒四鎮百姓怨苦仁傑諫曰臣伏見國家師旅歲出調度之費但汉寇廣右戍四鎮左屯安東杼軸空匱轉輸不絕行役既久怨嘆者多

勞人四

增疏唐伕仁傑諫征伐疏曰漢元納賈捐之謀而罷朱崖郡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

增詔唐李贊皇一品集賜王元達洪敬詔曰由此孽童致茲暴露然儉狡孔亟周宣興六月之師淮夷未寧公旦有三年之役事非獲已諒匪勞人

將交惡一

增唐書馬燧傳曰初燧與李抱眞不協李晟和之乃復與抱眞善及田昂降燧請以洺州隸抱眞而用昭義副使盧元卿爲刺史兼魏博招討副使李晟兵前獨隸抱眞亦請兼隸于燧以示協一然議者咎燧私忿交惡卒

不成大功　五代史曰李唐賓與朱珍威名略等而驍勇過之珍常私迎其家置軍中太祖疑珍有異志遣唐賓伺察之珍單騎追之交訴太祖兩惜其材為和解之　又曰末帝以賀瓌為招討使與謝彥章等屯於行臺晉軍迫瓌十里而柵相持百餘日瓌與彥章有隙伏甲殺之莊宗喜曰將帥不和梁亡無日矣　八編類纂曰王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為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奸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為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

將交惡二

原 龐蘭　寇賈　史記廉頗曰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我羞為之下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與爭望則引車避曰兩虎鬬勢不俱生吾先國家之急後私讐頗聞之肉袒負荊謝罪史遷曰智勇兼之矣　後漢寇恂為潁川賈復部將犯法恂斬之復怒欲手刃恂恂每過後于復門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鬬今日朕為卿解之遂交歡　不以私憾　何以私怒　魏張遼屯合肥孫權圍之李典曰不先有過走投呂蒙蒙恐殺之不即還後寧齎酒禮與蒙母蒙與寧詩不殺斯須還船縛于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畢勑船人增纜解衣卧帳蒙大怒擊鼓會兵欲與寧決戰寧聞母言即自解之遂交歡　吳甘寧虧下兒有過撻之不即還後寧齎酒禮與蒙母蒙與寧詩不殺斯須還船縛于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畢勑船人增纜解衣卧帳蒙大怒擊鼓會兵欲與寧決戰寧聞母言即自解之遂交歡　休欲罪逵　濬常疑渾渾陳武備然後相見其相疑如此　二卿相惡　兩虎私鬬　左傳邻至曰楚有六間其二卿相忿子重子反也此六間之一　詳上　晉詔書諭解　賜酒諭釋　唐書郭虔瓌傳曰虔瓌與安撫宣慰十姓可汗阿史那獻數持異交訴諸朝詔書諭解曰朕聞師克在和不在衆以虔瓌宿將當捨嫌窒隙戮力國家　宋史高宗紀曰紹興五年劉光世韓世忠皆感激奉詔

將交惡三

晉 且願兩虎勿復私鬬　南史韋叡傳曰胡景略與前軍趙祖悅司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略怒自嚙其齒齒皆流血叡以將帥不和將致患禍酌酒自勸景略曰且願兩虎勿復私鬬　睇目相視不交一言　八編類纂曰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子儀與李光弼俱為牙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言

將交惡四

晉 奏議唐陸贄奏議李建徽陽惠元兵馬狀曰四軍按壘群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

懷光輕戚等兵微位下而忽其制不從心戚等疑懷光養寇蓄奸而忍其事多凌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怒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起

乞師一

春秋提要曰乞者卑遜自屈之辭又曰乞不保得之辭　穀梁曰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言乞也

乞師二

左傳曰僖公二十六年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　又曰成公二十六年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敬孟獻子曰有勝矣注畏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　又曰成公十六年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樂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又曰襄公二十四年齊侯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且請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啟彊如楚辭且乞師　又曰哀公十八年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又曰襄公二十四年齊侯將伐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啟彊如楚辭且乞師　又曰哀公十八年晉侯使荀鑒來乞師　又曰成公十六年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樂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注畏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　又曰成公十三年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敬孟

又曰成公十六年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樂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注畏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　又曰襄公二十四年齊侯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且請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啟彊如楚辭且乞師　又曰哀公十八年晉侯使荀鑒來乞師　又曰成公十六年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樂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注畏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　又曰成公十三年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敬孟

又曰成公十六年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樂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注畏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　又曰襄公二十四年齊侯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且請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啟彊如楚辭且乞師　又曰哀公十八年晉侯使荀鑒來乞師　又曰成公十六年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樂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注畏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　又曰成公十三年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

十萬　又王重榮傳曰重榮懼巢復振憂之與楊復光計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已若乞師焉事蔑不濟乃遣使者約連和克用使陳景斯總兵自嵐石赴河中親帥師從之遂平巢

乞師三

原告急　恤難　晉伐鄭鄭子駟如秦乞師曰大國在敝邑之宇內是以告急　同恤社稷之難

重辭　宋圍華氏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五十乘犯師而出送之殺深曰公子遂如楚乞師重辭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也

師立依庚癸而哭日夜不絕音水漿不入口七日而得兵　史趙魏攻韓韓使陳筮如秦乞師曰事急矣公雖病爲一宿之行見讓候讓候曰急乎筮曰未急讓候怒曰冠蓋相望告敝邑言未急何筮曰急將變

乞師四

增使百輩往乃許　唐書劉仁恭傳曰仁恭爲葛從周等所敗退壁瀘橋畔辭歸窮於克用求救克用爲侵邢洺從周等所敗退壁瀘橋畔辭歸窮於克用求救克用爲侵邢洺天祐三年朱全忠自將攻滄州仁恭屯瀘橋全忠環滄等而溝之內外援絕人相食仁恭復

乞旅　藉兵　傳楚子囊乞旅于秦餘從田橫藉兵汪藉也　漢陳出送

七日之哭一宿之行　左傳吳入楚楚申包胥詣秦乞師曰事急矣

乞師五

增詩　唐耿湋代宋州將淮上乞師詩曰脣齒幸相依危亡故遠歸身輕百戰出家在數重圍上將堅深壘殘兵鬬落暉常聞鐵劒利早晚借餘威

質子一

增左傳曰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　穀梁曰詰誓不及五帝詛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質子二

增左傳曰定公三年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前漢書高帝紀曰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羽常置軍中以爲質　又陳湯傳曰湯上疏訟湯功臣上出湯奪爵爲士伍　後漢書明帝紀曰永平十七年西域諸國遣子入侍下獄當死谷永上疏言康居侍子非王子也湯按驗實王子也　唐書薛登傳曰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并爲邊害

登諫曰臣聞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子短臣謂願克侍子可一切禁絕武后不納　又南蠻傳曰高駢遣浮圖景仙攝使往南詔酋龍與其下迎謁且拜乃定盟而還遣清平官酋望趙宗政質子三十人爲質　又曰錢鏐命顧全武告急於楊行密全武曰徒往無益請得王子爲質鏐命其子傳瑫爲全武僕與偕之廣陵

質子三

通　交質　兩屬　左傳曰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　漢書鄯善國傳曰樓蘭遣子入侍爲質漢使後數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遣之質漢王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徒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向匈奴匈奴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君何且是以不孝令也　說隗囂　記光武誅之馬超據以子爲質　隗囂捐子　馬超背父　質子　救援

增　必唾其面　史記趙世家曰秦伐趙趙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寘虎口　通鑑唐紀曰田頵徵

增　左傳曰隱公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

鴈軍錢二十萬緡于錢鏐且求鏐子爲質將妻以女次子傳瓘請行吳夫人泣曰奈何寘兒虎口傳瓘曰舒國家之難安敢愛身再拜而出　請更以他王爲質鏐曰責用兵違擯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爲動金人異之乃使王訥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爲質康王爲質于金軼事詳不名諸使者

也　史記孫臏傳曰齊使者如梁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竊載與之齊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臏臏辭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索隱曰捲助拳也救鬬者不搏擊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後魏書傳永傳曰齊將陳伯之防甚固永乃潛進曉達壽春城下彭城王勰令永永爲統軍領汝陰之兵三千人徃援永總勒士卒水陸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甚固永去二十餘里牽船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淮下船便渡適上岸賊軍亦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曉達壽春城下彭城王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固敵是求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衆併勢以擊伯之頻有克捷　又裴駿傳曰蓋吳作亂於閩中汾陰人薛永宗聚衆應之殘破諸縣來襲閩喜縣中先無兵仗人情駭動縣令憂惶計無所出駿在家閒之便率厲鄉豪曰在禮君父危臣子致命府君今爲賊所逼是吾等徇節之秋諸君可不勉乎諸豪皆奮激請行駿乃簡騎驍勇數百人奔赴賊引兵退走刺史嘉之以狀表聞　唐書曰突厥圍煬帝雁門募兵赴援太宗時年十六徃應募謂將軍雲定興宜先後吾軍爲數十里使其晝見旌旗夜聞鉦鼓以爲大至則可不擊而走之不然知我虛實則勝敗未可知也從之突厥候騎見其軍來不絕果馳告始畢可汗曰救兵大至矣遂引去　又辛讜傳曰讜學詩書重然諾走人所急居揚州慨然常有濟時意麗勛反攻杜慆於泗州讜聞之挐舟趨泗口貫賊柵以入慆素聞其名讜亦謂慆可共事乃請還與妻子訣同慆生死時賊張甚衆皆南走獨讜北行讜至慆喜曰圍急飛鳥不敢過君乃冒白刃入危城古人所不能　通鑑唐紀曰泗州援兵既絕糧且盡人食薄粥閏月已亥辛讜言於杜慆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舟輕行疾力鬬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州見令狐綯甲辰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　又曰吐蕃圍鹽州之圍叔良以二千

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爲俱沒矣無何奉敬自它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舊擊大破之　五代史曰邢州孟遷降梁爲晉人所圍太祖遣王度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遷明立梁旗幟於城上晉人以爲救兵至乃退　又曰契丹圍幽州是時晉與梁相持河上欲發兵救之莊宗疑以問諸將而李存審獨以爲當救曰願假臣騎兵五千足矣乃遣存審分兵救之卒擊走契丹　梁紀曰儼智高進圍廣州知州魏瑾力戰禦之知英州蘇緘蒐募壯勇合數千人赴援扼賊歸路得黃師宓父斬之以狗而轉運使王罕亦自外至募民兵益脩守備城得不陷　又曰金齊合兵圍廬州守臣仇愈嬰城固守求援於岳飛飛遣牛皐徐慶援之皐至遥語金將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爲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　又曰趙彦吶進屯青野原家古圍之曹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不可緩也即往救之羊夜載戰遂解其圍既而蒙古先鋒汪世顯擣大安友聞又救之指麾甫畢蒙古大軍數萬突至友聞迎戰又敗之敵乃退友聞遂引兵扼仙人關　弁州史料曰開平王卒於軍李文忠代將詔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合而攻慶陽行次太原慶陽則已平而賊東攻大同甚急文忠曰兵可無西也援大同便軍吏以爲疑文忠按劒叱曰閫外之事吾得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

救援二

猗角　脣齒　左傳戎子駒支曰晉禦其上戎亢其下譬如捕鹿晉人角之　又詩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殆謂此也　**竊軍符**　魏王卧內矯發晉鄙軍以救趙　吳楚反漢梁急日使使請救于周亞夫堅壁不出梁請于帝帝詔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但絶吳饟道吳食盡而退擊大敗之　**堅壁破賊**　後漢馬武王霸攻周建武敗奔堅壁示不相援營門射小支中劉諸軍皆羅一發中之諸軍皆伏遂破之　劉備求救于呂布布至謂備曰玄德布弟也故相救布好解鬪今捨以禮哀圍敗注同盟吾會則以禮哀圍之于小圍庶救其災　**不救則恥**　不救而勞　周禮宗伯以若宋災也　**絶糧道**　史魏信陵君無忌矯命令晉鄙將兵救邯鄲秦王使人遺晉鄙書曰吾攻趙旦夕且下諸侯有敢救者我必先攻之晉鄙恐留壁河内使人請王王使將軍將兵救趙而實持兩端以觀望欲令秦趙兩敝以承其後晉鄙不聽乃留壁鄴爲壁以待秦軍　**堅壁破賊**　射

卓爾　霽雲斷指　唐書張巡傳曰巡與雲語雲如臨淮告急賀蘭進明初無出師意又愛雲壯辯雖食不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座大驚爲出涕卒不食去　五代史曰劉處讓少爲張萬進親吏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討之萬進遣處讓求

救于晉晉王方與梁相拒未能出兵處讓乃于軍門截耳而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也恭何與梁相拒未能出兵處讓乃于軍門截耳而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也恭何不極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爲之發兵　觀望莫肯救　遷延不敢

行唐書張巡傳曰御史大夫賀蘭進明屯臨淮許叔冀尚俞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援光弼程元振尤疾之元振猶倚以爲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　倍道至河中　間道詣興元

敗朝恩羞其策謬故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援光弼程元振猶倚以爲重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　倍道至河中　間道詣興元

救援三

增奉漏夔沃焦釜　春秋後齊語曰秦攻趙長平齊楚救之趙人無食請粟于齊齊欲勿與周子曰不如與之以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　出兵相犄角　唐書哥舒曜傳曰李希烈自率兵三萬圍襄城曜分軍三道濟淮至中流大縱聲鼓泗州乙巳分軍三道濟淮至中流大縱聲鼓泗州乙巳分軍三道濟淮至中流大縱聲鼓泗州乙巳

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首迎王師　又曰乾元元年詔大舉九節度師討安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而不立帥子儀自杏園濟河收衛州進圍相州戰鄴南子儀督後軍未及戰會大風拔木遂晦跬步不能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光弼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於敗　又哥舒翰傳曰翰與崔乾祐戰士棄甲奔山谷及陷河死者十一二有糧艘百餘軍爭濟艘輒沉至縛矛盾乘以渡喧叫震天地賊乘之奔潰略盡始關門有三千士馬奔噪相壓迮少選漸平後至者踐之以入　五代史曰徐懷玉從雁師古攻楊行密師古敗清口懷玉獨全一軍行收散卒萬餘人以歸　兵略纂聞曰宸濠反官兵方破省城王守仁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宸濠於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既聞省城已破脅從之衆俱欲逃竄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

退散三

原一青　三北孟明敗秦伯曰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青掩大德（仲曰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吾爲怯知我親在故也）　棄甲　倒戈華元棄甲復來（敵於吾師前徒倒戈攻之）　大崩　重罪（大崩曰敗績失職亡師爲罪已重）　抵罪　奉主（魏志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有前一尺無却一寸故趙括母乞不坐是知古之將軍破于外而家罪于內其令）　周禮　喪師（子喪師徒何以復命）　席卷　尾解　宵遁　宵潰　敗衄　逗撓　輜亂旗靡　風聲鶴唳（齊師敗曹劌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晉荷堅以百萬入寇謝元謝玄以勁旅八千破之淝水堅師敗堅衆奔潰投江水者聲如崩山通鑑宋紀曰金軍遁次于三峯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衆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鑊薪爨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釣州路縱之走不啻二州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帥禁旅屯于黎陽河將迪古補奄至方平奔潰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金兵渡河）　商周不敵　蔡衛不枝（傳商周之不敵蔡衛不枝固將先敗）　知難而退　聞殭而懾之　彼有倒戈之釁　既未知兵　何以爲將　此無遺鏃之費　呼再戰再北之師　晉人拔數奔之旆　衛侯

河北一河東路制置副使何灌帥兵一萬退保滑州亦望風迎潰官軍在河南者無一人擊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能渡哉遂

陷滑州

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

每退必赭其地又曰契丹主伐元昊元昊請和極容使蘆惠以爲大軍既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

增疏唐周太元彈李聽疏曰委貝州而不守燒刼無遺望棧口而疾馳狼狽就道自圖苟免不憚包羞

敗將一

退散五

增衛公兵法曰軍有賢智而不能用者敗上下相親而各述已長者敗賞罰不當而衆多怨言者敗知而不敢擊不知而擊之者敗地利不得而足多戰院者敗勞逸無別不曉車騎之用者敗覘候不審而輕敵懈怠者敗行於險道而不知深溝絶澗者敗陣無選鋒而奇正不分者敗凡此十敗非天之殃將之過也

敗將二

增史記刺客傳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 後漢書鄧禹傳曰禹與赤眉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皆食棗菜帝乃徵禹還勑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慙于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飢卒徵戰輒不利又馮異傳曰鄧弘與赤眉大戰移日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兵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鄧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 又蓋延傳曰龐萌反攻殺楚郡太守引軍襲敗延延走北渡泗水破舟楫壞津梁僅而得免 宋書曰王元謨代守碻磝江夏王義恭名令還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還至歷城義恭與元謨書曰聞因敗爲成臂上金瘡得非金印之徵耶 唐書高仙芝傳曰祿山反仙芝副榮王東討詔監門將軍邊令誠監軍次陝郡而封常清敗還仙芝急乃開太原倉悉所有賜士卒焚其餘引兵趨潼關會賊至甲仗資糧委於道彌數百里令誠因言其逗撓狀以激帝且云常清以賊搖衆仙芝棄陝地數百里脅益稟賜帝大怒使令誠即軍中斬之 又郭子儀傳曰安祿山反克關內河東副元帥率師趨長安次滴水上賊安守忠等軍清渠左大戰王師不利委仗奔子儀

收潰卒保武功待舉於朝　又房琯傳曰琯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既戰賊乘風縱牛悉聲栗賊投矛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血丹野殘衆才數千不能軍琯還走行在見帝肉袒請罪帝宥之又李聽傳曰史憲誠既請朝魏人怨詔聽兼帥魏博聽還延不即赴魏遂亂殺憲誠共推大將何進滔乘城拒守聽不得入乃屯館陶又不設備魏人襲之師驚潰死失殆半輜械盡棄之聽晝夜馳以免　又李師道傳曰師道欲知吳元濟虛實遣劉晏平間道走淮西元濟日與宴厚結懽晏平歸以爲元濟暴師數萬而晏然居內與妻拏戲博必敗之道　又張介然傳曰祿山反授河南節度採訪使守陳留陳留據水陸劇居民孳貨而太平久不知戰介然到屯不三日賊已渡河車騎蹂騰煙塵漫數十里日爲奪光士聞鉦鼓聲皆褫氣不能授甲刃以拒馬維以鐵索又刻木爲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於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　徐岱奉天記曰大將唐漢臣劉德信高秉哲合統兵一萬屯各領本軍城小卒衆教令不一軍進至薛店更無它路又不設支軍賊諜知之乘霧而進三帥望敵大潰戈矛資糧山積馬萬餘蹄皆沒焉　通鑑宋紀曰慶曆四年夏人歸石元孫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爲國辱請斬於塞下以示西人　宋史高宗本紀曰紹興五年三月甲戌朔以王璽貪縱不武敗師誤國責授濠州團練使　奔州史料曰燕兵起命李景隆北伐用裴度故事賜通天犀帶人主爲推輪親送之江滸且令得以一切便宜誅賞時諸宿將多物故鮮存者而存者亦已老又皆景隆諸父行怏怏不肯爲之下而景隆暴得意自尊大每升帳踞高坐毋敢與抗禮者皆唯唯不能吐片語而退景隆會兵五十萬於德州乘燕王之攻大寧遂進薄北平築壘九門爲長圍以困之王還師自救景隆逆戰大敗死者十餘萬明日九門之師復潰死者復數萬乃退走王復攻大同景隆引兵出紫荊關時寒士卒墮指者什二三

敗將三

貢軍　失屬　死寇貢軍之將貶敗也　音奔　傳失屬亡師　貢功　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滅死論群心咸悅　文遠進軍東清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乙支文德復遣使僞降請退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　所遣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攻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大

補過　減死　除名　晉書曰張駿爲涼州牧西域長史李柏請討叛將趙貞貞爲所敗議者以

怒以通等屬吏除名爲民　死將　畔敵　宋書殷孝祖傳曰時賊據緒圻孝祖將進攻之與賊合戰常以鼓欲不鼓得乎是日于陣中流矢死　海錄碎事曰將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使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爲中國羞注畔敵謂不敢當敵也

原 困獸猶鬬　棄甲復來　荀林父敗狄事國　將有敗謀　軍無成命　晉七軍皆沒則死之困獸猶鬬相乎　下宋華元事況

不可以師　何以爲將　晉七軍皆沒　匹馬無返　魏志于禁傳曰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于樊又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　海錄碎事曰孟明之敗匹馬鮮輪無返者　歲在庚午　星在降婁　唐書薛仁貴傳曰吐蕃入寇命爲通漢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郭待封擊之待封嘗爲鄯城鎮守與仁貴等夷及是節度仁貴約會至河口遇賊破之多所殺獲進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初不從領輜重踵進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不從領輜重踵進吐蕃率衆二十萬來戰王師大敗仁貴與吐蕃約兵四十萬來戰王師大敗仁貴與吐蕃約有事西方鄧艾所以死于蜀吾固知必敗

原 陵心竊慕此　參肉足食乎　李陵書范蠡不徇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讐報魯君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爾　申脰就鞅　眺

足入絆注見受降二　既謀之不臧　盍死而無悔　疏勒井竭將軍未降　居延矢窮都尉已沒　李陵　楚殺得臣再世不競　秦用孟明卒復東征　亦既敗軍未及楚殺子玉　不能死寇猶望秦用孟明

云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

晉獨與二十四騎還　後漢書鄧禹傳曰禹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爲所敗衆皆死散禹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歸侯印綬歲月拜右將軍　赴澗死者

如積　晉書陸機傳曰成都王頴討長沙王乂假機都督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到軍自敗赴七里澗而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于鹿苑機軍大敗死者如積數聲聞數百里　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

死者如積　要嘗爲國家受人一刀　唐書屈突通傳曰通將自武關趨藍田以援長安至潼關進通令桑顯和夜擊文靜詰朝大戰破二壁顯和以士腹及股乃傳餐食文靜因阻劉文靜兵不得摩其頸曰要嘗爲國家受人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以此感之　士死麻葦　又房琯傳曰琯分三軍自南山速擊其背賊衆皆散禹獨與數百騎自南山速擊其背賊衆皆散禹獨與

得分兵實二璧會游軍數百騎自南山速擊其背賊衆皆散禹獨與數百騎自南山速擊其背賊衆皆散禹獨與

陳濤斗戰不利琯欲持重有所伺　垂狐尾　又曰吐蕃以累世戰沒爲甲門敗懦

中人邢延恩促戰故敗士死麻葦　垂狐尾者垂狐尾于其首以表狐之性怯　葉馬縋城而出　宋史徽宗本紀曰郭京用六甲法盡

藥師與高世宣楊可世等戰燕薊幹以兵入援于城中藥師等屢敗皆棄馬縋城而出死傷過半

有敗氣　舟州史料曰張玉率所部從燕王南下長興侯耿秉文以二十萬軍眞定玉請單騎覘之還謂秉文不能訓其衆且有敗氣急擊勿失諸將猶以兵力不相當難之玉曰

京托言下城作法引餘兵通去

彼衆而整我銳而一人足辦遂前薄眞定大敗其軍

彼衆而整胡不相當也燕王顧玉而笑謂必從若言

文　唐李華弔古戰場文曰鼓衰兮力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感兮生死決

善敗一

敗將五

通典曰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咸奔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爲之出兵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　唐書李靖傳曰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舟師叩夷陵銑將文士弘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不可孝恭不聽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　又李嗣業傳曰高仙芝爲大食所敗殘卒數千事急嗣業謀曰將軍深履賊境後援既絕而大食乘勝諸賊銳於圖我與將軍俱前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爲後計又李希烈傳曰希烈反滑汴副都統劉洽率軍十餘萬戰白塔不利夜入宋州賊驟勝徑薄寧陵時洽將高彦昭劉昌共嬰壘以守請援於洽其屬作書言城且危彦昭視曰君輕我耶取紙自爲書洽得書曰健將在西吾何憂選兵八百夜艾而入賊不知詰旦傳城士奮出希烈大敗

善敗二

原不亡　自若善敗者不亡　吳漢字子顏諸將見戰不利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融器械帝數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　增德　俯政曾趙襄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擢而增德不可當也知擢如是斯不亡矣　孟明再敗後增俯德政重施於人　所敗異寮馬步走至迴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堅壁約期復戰大破于崤厎降男女八萬餘人帝聞之璽書勢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收之桑榆　亦能軍總奮翼　鄭敗士師視瞒射王中肩王亦能軍言雖軍敗身傷而士師以退故曰能軍　後漢馮異鄧禹被赤眉追異斂軍還收亡卒復振　察傷爽　補卒乘　晉復成軍　益

治軍　唐書段秀實傳曰高仙芝討大食圍怛羅斯城會虜數至仙芝兵却士相失秀實夜開副將李嗣業聲識之益治軍忠臣之道也嗣業衛方與秀實收散卒復成軍　又馬燧傳曰汴將李忠臣討之師次鄭靈耀多張旗幟以犯王師靈耀反詭遂與淮西李忠臣西將遂歸遂止之

劒一

釋名曰劒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　集韻曰鐔劒口也　字林曰璇劒鼻也　方言曰鞘謂之室　說文曰劒（音儉）人所帶兵器也　周官曰鄭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劒遷乎其地而不能爲良地氣然也　龍魚河圖曰流州在西海中上多積石名爲昆吾石治其石成鐵作劒光明四照洞如水精割玉如泥　又曰劒名飛揚　管子曰葛天盧之山發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劒鎧矛戟此劒之始也　又曰羽劒珠飾者斬生之斧也　孫卿子曰桓公之慈太公之闕文王之琢莊君之忽闔閭之干將莫邪巨闕辟閭皆古良劒也　尸子曰水試斷鵠鴈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劒也　初學記曰周官桃氏爲劒臘廣二寸有半寸（臘謂劒兩刃）兩從半之（劒脊）而面殺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莖謂劒夾人之所握鐔以上）中其莖設其後（謂從中以却積大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鋙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七鋙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五鋙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其後楚有龍淵泰有太阿工市吳有干將鏌耶屬鏤越有純鈞湛盧棠谿魚腸巨闕諸劒（吳越春秋曰干將吳人與歐冶子同師闔閭使造劒二枚一曰干將二曰鏌耶鏌耶者干將之妻名干將作劒採五山之精合六金之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金鐵之類未肯論淬干將夫妻乃臨爐投身指投之鉗中使童子二百鼓橐裝炭金鐵乃濡莲以成劒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鏌耶而作漫理干將之闔閭魏文帝有飛景流彩華鋒三劒論見典）　今注皆陸斷馬牛水擊鴻鴈當敵則斬於甲盾（戰國策曰韓卒之劒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宛馬湛泉太阿）　此天下名器也（見列子）　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帶劒諸侯三十而冠帶劒大夫四十而冠帶劒隸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帶劒無事不得帶劒（見賈子）　禮之所興也劒之在左青龍象也刀之在右白虎象也（見春秋繁露）　舊制上公九命則劒履上殿儲君制不納舄則知劒履上殿久矣漢儀諸臣帶劒至殿階解劒晉世始爲升殿或云漢魏儲君制不納舄則知劒履上殿久矣漢儀諸臣帶劒至殿階解劒晉世始代之以木貴者猶用玉首賤者用蚌今金銀琉璫爲雕飾（見開遷輿服雜事）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帶分景之劒上元夫人帶流黃澤精之劒　山海經注曰汲郡冢中得銅劒一枚長三尺五寸今所名干將劒明古者通以錫銅爲兵器　又曰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劒　玉海元倉子曰蜚景之劒威奪白日氣成紫蜺　又續志注曰漢舊儀乘輿帶七尺

斬蛇劒古今注高祖爲亭長提三尺劒及貴別得七尺寶劒故儀因之　廣雅曰燕支蔡愉千勝墨陽並稱名劒　楚詞曰執矰繳以射鼈乘

干將以割肉

劒二

原左傳曰吳王賜子胥屬鏤以死　增詞林海錯曰荀子曰以獨鹿棄之江注與屬同　原列子曰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劒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其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所觸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察之淡焉若有物在莫識其狀其觸物也寂無有聲而物不疾三曰霄練方晝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影驚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此三寶傳之十三世矣　又曰宋王有蘭子者以扶干宋元君弄七劒迭躍之五劒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　又曰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劒赤刃切玉如泥　莊子曰昔趙文王喜劒莊子曰臣聞大王喜劒臣有三劒惟王所用有天子劒有諸侯劒有庶人劒天子之劒以燕谿石城爲鋒齊代爲鍔晉衛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以智勇士爲鋒以精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爲鐔以豪傑爲鋏此劒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庶人之劒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此無異鬬雞一旦命以絕矣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劒臣竊爲大王薄之　呂氏春秋曰荆有佚飛者得寶劒於江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而兩蛟夾繞其船佚飛攘臂袪衣拔寶劒赴江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任以執圭　說苑曰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玉具劒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　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聘歐冶子作名劒五枚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曰豪曹或曰盤郢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奏客薛燭善相劒王取純鉤示之薛燭嘆息而言曰沈沈如芙蓉始生於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之溢塘觀其色煥煥如氷將釋見日之光王曰客有賣此劒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千户之都二其可與乎薛燭曰不可臣聞王之造此劒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谿涸而出銅吉日良時雨師灑道雷公發鼓蛟龍捧爐天帝裝炭太一下觀於是區冶乃因天地之精湛爲此劒取湛盧視之薛燭曰善哉含金鐵之英行氣託靈服此劒者可以折衝伐敵人君有道謀則夫之允常以魚腸湛盧豪曹獻吳王僚後闔閭爲一女發生以送死湛盧之劒惡其

無道乃去如楚昭王寐而得之名風胡子問之此劍
天區治子已死雖有傾城量金珠玉猶不可與況駿馬萬户之都乎　又曰伍子胥過江解其劍與漁父曰此
劍中有七星北斗其值百金　越絶書曰楚王名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見區治子干將使之鑿茨山洩其谿取其鐵英作劍三枚一曰龍
此二人作鐵劍乃令風胡子之吳見干將越見區治子干將使之鑿茨山洩其谿取其鐵英作劍三枚一曰龍
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楚王問之風胡子對曰欲知龍淵狀如登高山臨深淵欲知太阿觀其鈐鼻鐶鼻翼翼如
流水之波欲知工市鈐從文閒起至脊而止如珠而不可枉文若流而不絶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於
是王引秦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江水抑折晉鄭之頭畢白　史記曰吳季札之
初使北過徐徐君好季札劍口不敢言季札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繫徐君冢樹
而去　又曰秦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王曰吾聞
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矣以遠思慮而御勇士恐楚之圖秦　又曰高祖
送徒驪山到豐而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
斬蛇　又子貢傳曰越使大夫種言於吳王曰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
王大說　又任安傳曰有詔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貝劒　漢書
曰雋不疑字曼倩帝使暴勝之爲直指使者素聞不疑賢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劒至門門下
欲使解劒不疑曰劒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　楓落盦大觀　又曰陸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琴瑟侍者十
人寶劒值百金其遊漢庭名聲藉甚　東觀漢記曰世祖時有獻名馬寶劒值百金馬以駕鼓車劒以賜騎士
後漢書應奉傳注延熹中詔曰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賜駁犀方具劒金錯把刀劒革帶各一奉其勉
之　又蔡倫傳曰倫爲上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秘劒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　典論曰建安二十四
帝愛楊修才修誅後追憶修修曾以寶劒與文帝文帝後佩之告左右曰此楊修劒也　文士傳曰魏文
年二月壬午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劒長四尺二寸選茲良金令彼國工精而鍊之至於百辟淬以清漳礪以
諸光似流星名曰飛景　異苑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孔子履高祖斬白蛇之劒咸見此劒穿屋飛去

莫知所向　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未亡恒有紫氣見斗牛之間占者以爲吳興唯張華以爲不然及吳平此氣愈明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宿屏人問孔章曰惟斗牛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之精上徹於天耳孔章具言精在豫章豐城遂以孔章爲豐城令至縣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劒其夕斗牛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匣而進之劒至光耀煥若電發後張華遇害此劒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戒其子恒以劒自隨後果化爲龍逐視之見二龍相隨逝焉　沈約宋書曰世祖賜謝莊劒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別後爽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劒所在莊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　唐書劉仁軌傳曰仁軌傳曰蕭勝納賄呂用之求鹽城監駢不肯用之曰仙人言鹽城有寶劒須眞人取之唯勝可往駢許諾又高駢傳曰南蠻傳曰南詔異牟尋獻鐸鞘浪劒蠻刀鐸數月勝獻銅七首用之曰此北帝所佩也得之者兵不敢犯　又南蠻傳曰南詔異牟尋獻鐸鞘浪劒蠻刀鐸鞘者狀如殘刀有孔旁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夷人尤寶月以血祭之蠻刀鑄時以毒藥並治取迎躍如星者凡十年乃成淬以馬血以金犀飾鐔首傷人即死浪人所鑄故亦名浪劒王所佩者傳七世矣　又曰裴度發蔡州上封二劒以授梁守謙使誅吳元濟舊將度至郾城遇之與俱入蔡州量罪施刑不盡如詔吉仍上疏言之　又曰西川黃頭軍使郭琪爲田令孜激變陳敬瑄命將攻之琪夜突圍出奔廣都從兵皆潰獨廳吏一人從息於江岸琪謂廳吏曰陳公知吾無罪然軍府驚擾不可以莫之安也汝事吾能始終今有以報汝汝齎吾印劒指陳公曰郭琪走渡江我以劒擊之墜水尸隨湍流下矣得其印劒以獻陳公必據汝所言榜懸印劒於市以窘衆汝當獲厚賞吾家亦保無恙吾自此適廣陵歸高公後數日汝可密以語吾家也遂解授之而逸廳吏以獻敬瑄果免琪家　又曰田令孜奉僖宗發寶雞時軍民雜糅鋒鏑縱橫以神策軍使王建晉暉爲清道斬斫使建以長劒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　又曰高郵鎮遏使張雄淮南人善劒號張神劒五代史曰莊宗好戰而輕敵與梁軍戰潘張軍敗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矟圍之元行欽望其旗而識之一騎飛馳奮劒斷其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　又曰霍彥威嘗戰敗脫身走麾下兵無從者獨客淳于晏徒步以一劒從之榛棘間以免　又曰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安重榮拔劒授其父使自殺之

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旁詬罵奪其劒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 八編類纂曰宋太祖欲伐江南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劒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 宋史眞宗本紀曰代州進士李光輔善擊劒詣闕帝曰若奬用之民悉好劒矣遣還 兵畧纂聞曰孫炎爲處州總制時上方事延攬秀民伏匿山谷中未肯出青田劉基最知名使者再往不出以一寶劒奉炎炎以爲劒當獻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作詩封還之仍草數千言陳天時人事

劒三

原 鐵英 金顙 上詳劒二 下詳劒一 飾鮫 雕蚌 事海經曰鮫鮹魚類也皮有珠文而堅可飾刀劒口 周遷輿服雜記曰劒首以木貴者玉飾首 賢者雕蚌 詳劒一 龜文 龍藻 上詳前敎 蓍叶龜曰龍藻蓍鋒水幹紫韜霜紗服之可以戚百蠻指麾可以開昏墊 禮記曰孫炎以爲劒當獻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作詩封還之 步光 飛景 曹植七啓曰步光之劒華藻繁縟 下詳劒二 齊金 楚鐵 國語曰桓公問曰青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曰小罪請以金分有罰罪入美金以鑄劒戟試諸狗馬 下詳劒二 玉頭 珠口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儀飾有玉頭劒 下詳飾敎注 犀表 魚文 魏文帝典論曰余好擊劒善相劒工以爲寶器飾以文玉表以通犀 淮南子曰建武二年遣馮異西擊赤眉於關中上自河南賜異乘輿七尺玉具劒 詳劒一注 駭鑪 上詳劒一注 魏文帝典論曰余好擊劒善相劒工以爲寶器飾以文玉表以通犀 淮南子曰建武二年遣馮異西擊赤眉於關中上自河南賜異乘輿七尺玉具劒 詳劒一注 遷地 徹天 上詳劒二 下詳劒一 隆竹 帶櫂 吳越春秋曰闔閭使工以竹爲矛長矜而示之 詳劒二 斷金 獸朔 晨朝並持炬火嘉於是忿然數曰男兒爲史記李斯諫逐客上書云今陛下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 莊子云干越之劒畫之以丹青藏之以匣櫝不敢輕用寶之至也 神器 終當化去之物 鐔衛 檥棳 俱詳劒一 上殿 入省 漢書蕭相國劒履上殿梁冀省張陵字叔中勑之以一歲傳罪 鄧師 宛馮有善入劒 常盛 不折 史記衛綰景帝賜之 斬馬 買牛 漢書朱雲請上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頭懸 張禹也 洗劑 砥礪 史記貨殖傳鄒氏以洗劑鼎食 法言干將鎭鄒古之良劒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

珥 劉綴楚辭曰攘長劍分王琅 劉草名綴把劍之物言其劍無物可攘但以蘭纏之也 氣白色青 拾遺記曰漢上皇賜高祖一劍高祖常佩於身以臨三楹及天下已定藏於寶庫見白氣如雲出戶外大曆中高祖人張存以踏藕爲業嘗於陂中見旱蓮莖稍大如臂遂併力拔之深二尺大至合抱以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劍長二尺色青無刃 蘭葉蓮花 景苑詳注曰唐詩蘭葉千旗照平浦蓮花萬朵開閶門舞蓮花劍行歌明月宮 扁諸靈寶 潛確類書曰皇覽扁諸古之烈士也 夢溪筆談曰錢塘聞人紹一劍削十大毛直如鉤古之烈士也 斷水 莫邪二劍鄧鍾得三千並號扁諸之劍 夢溪筆談曰有農夫耕地得劍貫胡售以百萬約明旦取之農夫夜歸庭中有石破山劍惟可一用名破山 拾遺記曰越王勾踐鑄八劍藏於秦望山其一劍常佩之以破寶山耳 吹毛 斷髮 杜甫詩曰騎突劍吹毛 杜甫南郊賦曰長劍耀龍光 斷永 揮馬 唐書唐儉傳曰儉從突厥頡利可汗破定襄頡利走保鐵山詔儉與李勣追擊之儉以精騎五千夜薄其營頡利大驚儉縱兵擊之頡利一夕三徙帳斬首萬餘級俘男女萬餘口牛羊數十萬頭 斷水 出於林帝射四發發輒殪 養宛 漢書曰養宛良馬出於渥洼水 斷蛟 晉書周處傳曰處殺蛟斬虎處自以年少時縱橫鄉里人患之三害並處其一蛟處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沈行數十里處亦隨之三日三夜鄉里以處已死皆相慶賀而處殺蛟還聞里人相慶乃知爲人所患改過自新 斷蛟 出於林帝射四發發輒殪 斷蛟 出於林帝射四發發輒殪 斷蛟 出於林帝射四發發輒殪

行德則興之太公金匱劒銘云德行則福德廢則禍興倍德剛剛崩仁義爲劒謀謨爲劒戰以策畧爲旗論苗山之鋌　耶谿之鋌

當莫之敢禦湯武是也陳思王征蜀論云今將以謀行德則必行德行則必以爲服動必以義

楚之陽劒越之鉅劒成乃煉冶所營耶谿之鋌赤山之精銛羊頭銅鐵雜糅千嶹豐隆奮椎飛廉扇炭蛟龍捧鑪　男女進火

銅鑄五口下其銅於神鑪中以桂薪境之以剛炭龍陸剸犀火劒成各長三尺六寸五分帶之入水則蛟龍捧劒

煉質於昆吾之竈定形於鉅闕之鋒王子猛聖主得賢臣頌曰工人之用鈍玉也其鋒越砥敓其鈍缺水斷蛟龍陸剸犀

苦骨絕日乾乾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敓其鈍缺水斷蛟龍陸剸犀革秀筋　磨華陰土　代其

人形雷煥得寶劒二取南昌西山黃土拭之光鋩照人去世多以劒代形五百年復劒亦化

綴珠飾璜　飾犀雕玉

夏后之璜　色如秋霜　色如秋水　淮南子云太阿劒之狀如秋霜之如秋水不漸刃　傅元正都賦云龍淵太阿巨闕干將純鈞莫邪畔圓步光超以南海之珠飾之玉陸斷犀象未足稱焉以荊山之璞飾之隨侯之珠錯以文犀雕以翠綠以翡翠緣以玳瑁之龍鱗豐隆奮椎飛廉扇炭蛟龍不敢近人　煉質定形　淬鋒敓鈍　潘尼武庫賦云若夫大刀寶劒曠世絕殊

曾孫一歲生元帝數月曾孫立爲帝平君爲倢伃　表絡綵劒　廓生按劒

可妻廣漢遂與曾孫是時公卿議更立后上乃詔求微時故劒大臣知指白立許爲后

視而知不須手持熟察　君大習劒

楚漢春秋云上過陳留廓生求見使者入通上問如何人對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告廓生廓生瞋目按劒入言

故上頭女道橋末逢老人自稱袁公問曰吾聞子善爲劒願一觀之女曰妾不敢隱惟公試之袁公即拔篠竹竹遂別去女恒子新論云君大患劒不能用劒耳凡器適

推有一劒停在穴中欲進取之劒作龍鳥虎吼遂不可以傳國乃遂之

長三尺五寸世語王子喬墓在京陵觀國時人有盜發之者觀之無所見惟上天

其中君若夢一晉君若夢一人着廣三寸劒欲報仇君覺購求甚急鼻乃迷朱興山中遇客欲爲之報乃劒首以奉晉君客令

大言賦云方地爲車圓天爲蓋長劒耿介倚天外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鉄之陸離冠青雲之岑

員者爵就圭銖萬石金千鎰豈值千金劒乎誦不受不協苟有實劒可值百萬常在母懷夫人處會善書學荀手時作書於母取劒仍竊去不還

劒一丈　長劒七尺　長

漢書廣川王去疾發王太子也好文辭方技博奕倡優其殿門有成慶畫短丈大將軍臧云其劒則越金楚冶業鋭

公知不可以傳國乃遂之

天下名器　上世名器　歙烈士傳云于吉行遊吳會見孫策驕放輕之及策覺殺于吉吉頭三日三夜不墮策往視之吉以口吹之頭還復合坐者數百人皆驚惶伏地策自起拔劒擊吉中頭兩分別坐者各一邊吉復以口吹之頭即復合如初策大怒使收之收者承刃而倒策自拔劒擊之亦倒左右以爲妖幻莫敢仰視而策被創甚重醫言金瘡最忌風風入即殺之策引鏡自照謂張昭等曰孤生虎子以此遇小人之手天下事以付君輩奈何昭等聞之莫不悲泣策謂曰以君之才舉江東之衆保而有之以觀天下之變卿不如我舉兵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若能總攬賢俊各盡其心我不如卿可以長保二喬於東吳與交歡樂卿不如我我不如卿是以卿居我上今我以此事付卿卿其勉之策以印綬付權權拜受策曰以江東委仲謀仲謀不如舉國以委周瑜瑜必能輔孤以成大業故以討逆將軍印綬付瑜瑜受之策曰以吳會委子布子布不如舉國以委季常季常必能使孤父子兄弟全其墳墓故以會稽太守印綬付季常季常受之策曰以長劒一口付子綱子綱不如舉國以委公瑾公瑾必能使孤據江東以與人爭衡子綱不如公瑾故以長劒一口付公瑾公瑾受之策曰以此劒付卿卿不如我舉兵臨陣使三軍用命決勝於千里之外與張昭等共輔孤之幼弟使內撫百姓總攬賢俊以圖大業卿不如我我不如卿故以此劒付卿卿其勉之策以劒付權權拜受

拔劒而舞　舞劒欲擊

劒刃下　史記項羽置酒會沛公亞父令項莊拔劒起舞欲擊沛公項伯亦起舞以蔽沛公

懷而求割地　益部耆舊傳云趙珪好游俠皐長辱之懷而求割地無大志故爲人所輕乃解劒挂壁曰珪不乘馬車不復佩劒

子年數歲失母後妻復生一女性僻愛趙狗會族人謂當以劒占之夫劒主以決斷死者

之官官乃奪其財無使王烈知須者老父夫劒於路一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之擿後人得之劒主永失欲取不

遂守之至暮劒主還見之曰守吾劒於路子謂告吾王烈其人乃語之覓而視之乃昔時盜牛人也

無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劒帶衽以八月祭之凡祭離吞已用九女奇哉

大如囷目如二尺鏡寄使以劒斫殺越王乃聘爲后

指月倒蟾　泛海驚鯨

淬龍泉水　刻鹿盧形

以仁固之何待劒乎

頃莊拔劒起舞欲擊沛公亞父令

獻擊沛公項伯亦起舞以蔽沛公亞父令

先賢行狀云王烈字長休性愛趙狗會族人作遺書令燒以財屬女但遺一劒與兒女以不識其劒故以此令後

作遺書令燒此女必不識其劒故以此令後

晉中有強盜長七八丈大十餘圍亟往伺公口蛇出頭

晉中有強盜長七八丈大十餘圍亟往伺公口蛇出頭

孟康曰龍泉宮西平界其水可用淬劒之名龍泉劒也

古劒以五刻應五方時陳有人得之劒主永失欲取不

古劒以五刻應五方時陳有人得之劒主永失欲取不

遺劒與兒　守劒於路

納劒求地　解劒挂壁

末喜佩劒　李寄請劒

發硎之利　特堅利刃

出匣之鋒

曰斷水以之劉永開即不合三曰轉魂以之指月嬰兒鯨以之海鯨鮫即不合三曰轉魂以之指月嬰兒爲之倒轉四曰懸剪飛鳥遊過纖其刃如斬截馬五曰未遇應魅七曰却那有妖魅者見之則伏八曰眞剛以之指日則光晝暗金陰也陰盛則陽滅二

切玉斷金如削土應八方之氣淬之以鹿盧形古劒以五刻應五方時陳有人得之劒主永失欲取不

鳴劒而抵掌志在吾之北也

黃蛇繞灘　青龍突陣

拔劒擊柱　鳴劒抵掌

憩遺元翼　燧贈光顏

振劒參乘　抽劒斷鞅

刻漢平名　鑄魏武字

投劒事陸機　刻劒與之敘

賜劒說韓信　投劒於四方　各投五嶽

廣異記曰唐開元末武勝之知靜江軍忽見灘中黃蛇盤繞一雷逐一黃蛇飛去吏人驚視而旋

酉陽雜俎曰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每陣常遣臂大呼執賊而旋

後漢書叔孫通傳曰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劒擊柱上患之

晉中興書曰許旌陽斬蛟第三劒即不合三曰轉魂以之指月嬰兒以之倒轉四曰懸剪飛鳥遊過纖其刃如斬截馬五曰未遇應魅七曰却那有妖魅者見之則伏八曰眞剛以之指日則光晝暗金陰也陰盛則陽滅二

吾山神採金鑄之

後漢書論曰項羽拔劒撞破玉斗諸侯皆從之入門中有嬭長七八丈大十餘圍亟往伺公口蛇出頭

左傳曰襄公十八年晉伐

太子抽劒斷鞅乃止

漢平帝紀元始元年擬得

又曰漢平帝紀元始元年擬得

又曰魏武帝嘗於

又曰服之者永治四方又曰周昭王時五劒各投五色合爲之嶽銘曰鑄

一劒上有帝名因得一劒有金字銘曰孟德王常服之

出谷得一劒有人特以寶劒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寶劒唯此三人

能稱爲一劒有金字銘曰孟德王常服之

尚書劒曰龍淵寶劒唯此三人特以寶劒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寶劒唯此三人

謝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寶劒唯此三人特以寶劒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寶劒唯此三人

晉劒十數日賜　晉賈劒說韓信　投劒事陸機　刻漢平名　鑄魏武字　刻劒與之敘　賜劒說韓信

晉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寶劒

晉賈劒說韓信　投劒事陸機　刻漢平名　鑄魏武字　刻劒與之敘　賜劒說韓信

於錯上通相開
宗盛洞美多
雷煥

劍四

爲隋侯劍立祀 異苑曰隋侯祀志以神劍立祀未央

記曰會稽賀城子彥瑞得表不知人唯心下沮二日酥印中層有劍使瑞唯意所取如是不及十層取劍而出門吏以特上天入曲房中有屏架百神劍皆得使瑞不得即盜二劍鮮曰夏禹子帝啓以庚戌八年鑄一銅劍藏之秦望山川曰

授斬蛇劍後漢書禮儀志曰神劍主兵以上具隋侯珠寶劍授之斬蛇劍明宇兵以特上天入曲房中有屏架百神劍皆得使

汾州大梁氏之劍 水經注曰梁國多池沼時沼中出神劍到今其民像而作之號大梁氏之劍

隱頃刻不差 劍上達星漸

齊癆寶 唐書顏彥暉傳曰彥暉爲東川節度嘗會諸將堂上以所佩之劍示諸將曰與公等性死同之遂者先齊癆寶之將左右嘗語諸將

使養子毓佩

七星劍 於北斗恒在燈下試之使人視真氣過斗

潛搉類書曰唐太宗有古劍七星隱澗隨

拜三勳 王又

唯得使社公神捷

記山

劍五

詩古詩陌上桑曰腰中鹿盧劍可直千餘萬

又歌辭云歐氏寶劍何爲低昂白如積雪利若秋霜 魏曹植雜詩曰美玉生盤石寶劍出龍淵

帝王臨朝服乘此威百蠻 晉傅元歌辭曰寶劍神奇鏤象龍蟠文犀飾首錯以明珠光如電影氣燭紫微

劍堂皇 又曰大司馬劉大將軍堂皇指左劍曰有將不用劍者視此指右劍之

衛南門時衛指褲同知侯端車來到至東門門開不得入轉至西門弔橋斷端祝其馬曰我命不絕汝當努力馬忽然一躍直過城濠倉卒間隆一劍於地馬銜起授端

夢感寧伯貽劍 明王奕州史料曰王守仁登甲榜使治前感寧伯王越葬守仁少則與感寧伯所佩劍爲謝則宛然如熟視矣

所至有迹

六印加劍 錦繡萬花谷曰宋凌策策進士後加劍外者凡六人以爲異策長事精審

君玩上乔豈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便良

久疾起研之不中忽瞞黑氣著地數日方散

有橫磨入劍十萬口翁要戰則

直須長槍大劍 又曰東

來佗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

靈武前王令温鎮臺武失夷落心大爲邊患暉即請曰令孫得兵十餘人行全梅成蕃夷稍稍來謁暉顧首領一

詔也併而取諸投有領者其從騎十餘人皆殺之

得一劍磷鈦星鐔有時而吼常在莊居晴日籍膦亂之氣周身如重霧鄰素有聽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劍願借一觀即謂門此劍名曰龍淵北斗第三星文如北斗狀

劍長槍大劍 又曰東

拜三勳 王又

鱗鈦以

星鐔 自劉向

宋鮑照詩曰雙劒將別離先在匣中鳴雌沈吳江裏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關有崇扃一爲天地別豈直限幽明神物終不陽千杞儻還并　梁吳均詠寶劒詩曰我有一寶劒出自昆吾爐照人如照水切玉如切泥鈐邊霜凜凜匣上風淒淒寄語張公子何當來見攜　崔融詠劒詩曰寶劒出昆吾龜龍夾采珠五精初獻術千户竟論都匣氣衝牛斗山形轉鹿盧欲知天下貴持此問風胡　唐李嶠寶劒篇曰吳山開越溪涸三金合冶成寶鈐淬綠水鑒紅雲五彩鈒起光氛氳背上銘爲萬年宇胸前黠作七星文龜甲參差白虹色鹿盧宛轉黃金飾駭犀中斷窣方利駿馬羣雌未擬直風霜凜凜匣上清精氣遥遥斗間明避災朝穿晉帝屋逐亂夜入楚王城一朝遭偶逢大仙虎吼龍鳴騰上天東皇提升紫徽座西王佩下赤城田承平久息干戈事僥倖得充文武備除災避患宜君王益壽延齡後天地　郭元振古劒歌曰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煉經幾年鑄得寶劒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杏嗟歎奇絶琉璃匣裏吐蓮花錯鏤金環映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綵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嘗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漂淪古徼邊雖復沈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　唐裴夷直觀泝龍泉劒詩曰蓮花生寶鈐秋日膺霜鋒鍊質纔三尺吹毛過百重　李賀春坊正字劒子歌曰先輩匣中三尺水曾入吳潭斬龍子隙月斜明刮露寒練帶平鋪吹不起蛟胎皮老蒺藜刺鵰鶚淬花白鵰尾直是荆軻一片心莫教照見春坊字挼絲圍金懸麗霧神光欲截藍田玉提出西方白帝驚嗷嗷鬼母秋郊哭　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劒器行曰爚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　又詠蒼劒曰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氣必騰趠龍身寧久藏風塵苦未息持汝奉明王　李白獨漉篇曰雄劒挂壁時時龍鳴不斷犀象羞溷苔生　又感遇詩曰寶劒雙蛟龍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電騰不可衝　白居易鵰九劒詩曰歐冶子死千年後精靈暗授張鵰九鵰九鑄劒吳山中天與日時神借功金鐵騰光火翻焰踊躍求爲莫耶劒劒成未試十餘年有客持金買一觀誰知閉匣長思用三尺青蛇不肯蟠客有心兮劒無口客代劒言報鵰九君勿矜我玉可切君勿誇我鐘可剸不如持我決浮雲無令漫漫蔽白日爲君使無私之光及萬物蟄蟲昭蘇萌芽出　又詠李都尉古劒詩曰古劒寒黯黯鑄來幾千秋白光納日月紫氣排斗牛

有客借一觀愛之不敢求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至寶有本性精剛無與儔可使寸寸折不能繞指柔願快
直士心將斷佞臣頭不願報小怨夜半刺私仇勸君慎所用無作神兵羞　又詠折劒頭曰一握青虬尾數寸
碧峰頭　韋應物古劒行曰千年土中兩刃鐵土蝕不入金星滅沈沈青脊鱗甲滿蛟龍無足蛇尾斷忽欲動
時中有靈豪士得之敵國寶仇家舉意半夜鳴小兒女子不敢近龍蛇變化此中隱夏雲奔走雷闐闐恐成霹
靂飛上天　韓愈利劒詩曰我心如氷劒如雪不能刺讒夫使我心腐劒鋒折決雲中斷開青天噫劒與我俱
變化歸黃泉　孟郊詩曰太一裝以寶列仙纂其文　曹唐和周侍御買劒詩曰將軍溢價買吳鉤要與中原
靜寇讐試挂窗前驚電轉略拋林下怕泉流青天露拔雲覓泣黑地潛驚鬼魅愁見說夜深星斗畔等閑期尅
月支頭　宋歐陽修詠劒詩曰寶劒匣中藏暗室常夜明欲知天將雨錚錚劒有聲神龍本一物氣類感則鳴
帝恐躍匣去有時暫開鍋煌煌七星文照耀三尺氷此劒在人間百妖夜收形姦兇與佞嬖膽破骨亦驚試以
向星月飛光射檐楹注矢雷公煜煜燒蛇尾或投以塊鏗有聲雷飛上天蛇入水水上青山如削鐵神物欲出山自裂細看兩脇生
碧花猶是江西老蛟血蘇子得之何所爲蒯緱彈鋏詠新詩君不見凌煙功臣長九尺腰間玉具高拄頤　明
潘仲文賦得雙佩劒送方生趨幕府詩曰延津雙玉虹神物合雌雄易用千金購難爲一割功塵埋餘斗氣歲
遠結陰風感激封侯去龍鳴出匣中　張元凱匣劒詩曰生長夫差國家住專諸里鍛鍊昆吾成一匣明秋水
秋水泠泠聲繞扉淒清中夜蛟龍歸空廬獨抱朗月卧高天颯動霜華飛提攜神物無人覺何來白虹長在握
鋒芒衝霍耀天山精靈荆聶傾河嶽結客紛紛向五陵呼盧博采且浮沈穿輸百萬留三尺懸在腰間酬寸心
鵾鵜新淬光如彗照見人間不平事玉玦金環日月間匣中一劒明珠淚巖城吹角秋夜清風淒月肅鄰雞鳴
掣衣起舞欲拔劒無乃歲久青苔生莫邪空老無人齒世人共寶鉛刀耳蓽南塞北行路難酬恩報怨竟誰是
淪落沈埋一剚緱耻將彈鋏動諸侯豐城不掩干霄氣越石何嗟繞指柔　俞仲蔚寶劒篇曰吾聞龍泉太阿
之寶劒此物往往鍾神英人間得名千萬載國內惟有徽求兵昆吾之穎茨山精銀花繡出霜雪明星氣朝朝
鵾鵜紫龍光夜夜芙蓉生文章已足清朝貴勳業還爲猛將驚七雄五列雖已矣報讐報恩心未已非但颯淪

古獄邊亦會提攜楚城裏嶸嶪磊落世兩見斷蛟剸犀竊所恥天下嘗令萬事平匣中不惜千年死朝馳咸陽莫雲中此間未必陛皆成功但看古來功名士殺身濺血俱英雄嗟哉神物會遇亦有以至今升騰變化爲飛龍

薛惠寶劒篇曰昔聞歐冶鑄寶劒冶中蛟龍歊揮霍冶開火歌蛟龍失黯黮青雲吐芒鈐赤山丹液色鬱勃白帝金精氣縈薄翠珉磨出氷洞明寶鞘裝成金錯落鵷鵷膏瑩科斗字鹿盧玉映芙蓉鼻坐上傳看疾風起尊前拔舞驚虹躍嘗尤蒼黃化日陰天吳辟易隨潮却果然魑魅忌精爽坐令神物藏冥漠由來世事不可測須臾淪落豐城側玉珥彫零苔蘚昏雪花蠹蝕塵沙黑當年得意斷犀象今朝失路埋荆棘地底龍眠鬼猶泣斗間氣騰人未識泥塗污辱君勿悲風雲變化時將遍掘獄重開雙寶刀入市爭酬萬金直自古英雄每如此平生蹉跌長歎息哀歌謾作行路難高飛自有橫天翼

李東陽挂劒曲曰長劒許烈士寸心報知己死者豈必知我心元不死平生讓國心耿耿方在此

沈貞吉詠劒曰扁舟昔向元潭過聞有古劒留巖阿欲觀躊躇復不敢只英雄手不斷人間是與非

蘇伯衡元潭古劒歌曰三尺精靈夜吐輝曾聞天上化龍飛千金空落恐開匣睥睨翻滄波此時解后都城裏玉質珠輝那得比元靈外護朱草莖赤日天中湧湖水想當旌陽初鑄成寶劒元氣驅六丁星象失光彩白藏儲精靈不然長纔尺又半如何照室影凌亂神光兔脫飛雪霜寶氣龍騰貫霄漢自從斬蛟江水中濁世餘子誰能屑長伴空山棲遁者但見白晝風雲從遶來閱歲未五十兩度江湖寄蹤跡瑤臺月夜聽吹笙金界晴空逐飛錫昔至燕京時太平今留石城氛祲清乃知神物等鎮圭冥漠自有神提攜由來治忽係出處非是漂泊東復西聖明御九有妖孽俱授首既非假道斬大蛇何用軍中撞玉斗明朝且賦歸去來彭蠡扁舟落吾手申之以歌曰我知爾今爲赤虹上帝有命今下土留爲民捍患今萬歲千秋彭蠡之奧今蜿蜒所鴆爾之歸今徑中流愼勿奮飛今從爾儔使我思爾今離憂舞蛟鼉今與鱷鰅

孫伯融寶劒歌曰寶劒出氷海自從虎革裹干戈飛入芒碭育光彩青田劉郎漢諸孫傳家惟有此物存匣中千年睡不醒白帝血染桃花痕山童神全眼如日時見蜿蜒走虛室我逢龍精不敢彈正氣直貫青天寒還君持之獻明主若歲大旱爲霖雨

王元章劒歌行曰先輩匣中三尺水斬蛟曾入吳潭裏提歸未肯策奇勳軒冕泥塗眞戲耳雞林削

鐵不足比昆吾百鍊安能齒淬花不瑩鵝鵝青揮箭却敵驚鳳髓憶昔破敵如破竹帶霜飛渡桑乾曲於今
皎明闕干毛髮凜凜肝膽寒老軍弊將長慨歎願欲置諸武庫間書生無用且挂壁引杯時接殷勤歡天眼太
高俗眼頑銳鍔宜許兒曹看先生有志不在此出處每談徐孺子清高厭覓萬户侯笑引江山歸畫史我來四
十騭已班學劒學書俱廢弛五更鬧雞狂欲起何事英雄心未已

原 銘 漢李尤寶劒銘曰五材並用誰能去兵龍淵躍奇太阿飛名陸斷犀兕水截鯨緡紳咸服翼宣儀刑豈
徒振武義合金聲 後漢崔駰刀劒銘曰歐冶運巧鑄鋒成鍔麟角鳳體玉飾金錯 又刀劒銘曰天生五材金德惟剛從革作辛含景吐商辨物利用勳伐彌
干將莫耶帶以自禦畢畢吐花 士孫瑞劒銘曰歐冶干將爰造寶劒巨闕墨陽精通皓靈獲茲休祥剖山竭川虹蜺消亡曜威耀武震動遐荒楚
彰暨彼良工

以定霸越以取彊 晉傅元劒銘序云道德不修雖有千金之劒何所用之先王觀變而服劒所以立武象也
太上有象而已其次則親用之銘曰光文耀武以衛乃國 裴景聲文身劒銘曰器以利顯實以名舉長劒耿
介體文經武陸斷元犀水截輕羽九功斯象七德是輔 張協泰阿劒銘曰泰阿之劒世載其美淬以清波礪
以越砥如玉斯曜若景在水不運自肅率土從軌 孔帖潘存實藏劒銘曰龍入泉皇上天雄雄神器蓄在
人間於戲動不仁靜不德雖百煉之鋼於愛身也寡力

晉 唐李德裕贊曰公之智決利若青萍

晉 七 晉張協七命曰楚之陽劒歐冶所營耶谿之鋌赤山之精銷騶羊頭鎮越銀成乃鍊乃鏤萬辟千灌豐隆
奮椎飛廉扇炭神器化成陽文陰漫流綺星連浮綠藍發光如散電質如耀雪霜鍔水凝氷刃露潔形冠豪曹
名珍巨闕指鄭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馳斷浮鵠以爲工絶重甲而稱利云爾
而已哉若其靈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樸形震薛燭光駭風胡價兼三卿聲貴兩都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
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可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爪牙景附函夏成風此蓋希世
之神兵也

增 魏陳琳檄曰君侯體高世之材秉青萍干將之器制鐘無聲應機立斷

原 晉梁簡文帝謝敕賚方諸劒等啓曰纔發紫一作五函彫奇溢目始開泥一作牙檢麗飾交陳已匹丹霞之曜乍比青雲之制身文自責器用惟宜寒暑兼華左右相照

四豪莫及寶劒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之懷

七首一

原 晉鹽鐵論曰匕首短劒也長一尺八寸　通俗文曰匕首劒屬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　諸葛故事曰成都作匕首五百枚以給騎士　典論曰昔周魯寶雍狐之戟屈盧之矛孤父之戈徐氏匕首凡斯皆上世名器君子雖有文事必有武備矣　又曰魏太子造百辟匕首三其一理似堅冰名曰清剛其二曜似朝日名曰揚文其三狀似龍文名曰龍鱗

增 晉鹽鐵論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匕首不足恃也

七首二

原 說苑曰秦王以五十里封鄢陵之君辭不受使唐且謝秦秦王怒曰嘗見天子之怒乎一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按其匕首起曰今將是矣王變色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鄢陵獨以五十里存者徒用先生故也　神仙傳曰韋有志節任俠裹邑劉氏與學隱術久無所得患之張懷匕首斫之仲文笑曰我寧可殺

增 魏志典韋傳曰韋有志節任俠裹邑劉氏與雎陽李永爲讐韋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爲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並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　談藪曰匕术見一卒妻美殺其夫而納之寵嬖殊甚术有所佩匕首極利寢則枕之他日方寢此婦取匕首將殺之术覺驚問婦曰將殺汝术默然久之曰吾不忍殺汝當爲汝別求夫乃盡集諸將使自擇婦指一人即以嫁之丘宗卿同客談此曰此其所以爲匕术也　奔州史料曰張大司馬佳胄爲滑令一日晏坐有弁而急裝者一鬟輔之至邑門門者戟之叱曰我官校也遂入公下與語俚前曰縣官欲捕若邑耿氏奚亦與若有連胥吏以下皆辟易遂挾公入別室出匕首交置於項乃知爲劫賊

七首三

宗曹沫投 專諸進

曹沫爲魯莊公將與齊戰三敗壯公懼遂已之地莊公與齊桓公會于柯曹沫劫桓公于壇上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君其圖之桓公曰諾已而不可 吳公子光將令專諸殺吳王僚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乃請王僚酒酣公子光詳足入窟使專諸置七首於魚腹中而進之既而曹沫投七首於桓公桓公擧劒未及中而曹沫劫桓公盟畢反其所侵魯之地莊公欲背其約管仲曰不可以小利而亡大信失一時之利而棄終身之信非智者所爲也於是桓公遂與曹沫三敗所亡之地

宗趙七首 燕七首 李白詩

荊軻將入秦燕太子丹使秦舞陽副之入秦王方與群臣飲軻奉地圖柙而進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絶拔劍擊軻軻乃以匕首擿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軻秦王目眩良久乃定論功賞群臣及羣臣飲者各有差以無兵器故以斗擊軻而諸郎中皆提其兵不得擅近殿上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軻軻方急時倉卒未及發乃以手共搏之而秦王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劒王乃負劒拔以擊軻斷其左股軻廢乃引其匕首以

苗月芽直彗芒披雲電流隳蟄蛇斷尾短草閒海鶻翹翎可以報國士簪氷卓筋日黯空稍玩股掌生雄風鮫魚室
稽飛著體不曾爲主開邊鄙嗟茲神物久泥滓用之
卧縞帶影長鈹辟易萬雉墉古昔客楛秦王胸幾仆翠鳳咸陽宮由來意氣重命甘燎毛不旋踵誰瞰古
制鑄小之佩稱衣冠加琇璚我歌三歎淚滿褐曹鐏豫聶無時無
原銘晉張載七首銘曰先民造制戒豫惟謹七首之設慮遠用近既不忽備亦無輕念利以形彰功以道隱

鉄一

原莊子曰天子之劒韓魏爲鉄諸侯之劒豪傑士爲鉄詳劒

鉄二

原戰國策曰馮謹爲孟嘗客彈劒鉄而歌曰長鉄歸來乎食無魚

鉄三

增齒鉄 鱗鉄左思吳都賦曰毛羣以齒角爲鉄下詳劒四鄒嘿建事

鉄四

增詩魏曹植詩曰長鉄鳴鞘弓

原銘晉張協長鉄銘曰五才並建金作明威長鉄陸離殊凶防違素刃霜屬溢景橫飛　又短鉄銘曰器用多
品詭制殊觀亦有短鉄清曄載爛昔在先朝戢兵靜亂惟皇寶之優而弗玩

斧鉞一

增釋名曰鉞豁也所用莫敢當前豁然破散也　字林曰鉞王斧也　書顧命曰一人冕執劉立於東堂一人冕
冕執鉞立於西堂　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禮記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
賜伯子男樂則以鼓將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鉄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　太公六韜曰將既受命乃
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
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　尉繚子將令曰

將軍受命君必先謀於廟行令於廷君身以斧鉞授將曰左右中軍皆有分職若踰分而上請者死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　漢書刑法志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　晉書天文志曰天槍三星在北斗杓東一曰天鉞曰天之武備也　又曰參十星一曰參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鈇鉞主斬刈　摯虞新禮議曰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鉞於朝堂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潛確類書曰黃帝作斧鉞　又曰戚揚二者斧鉞之別名戚爲斧揚爲鉞斧小於鉞鉞大於斧　又曰參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鈇鉞主斬刈　摯虞新禮議曰漢魏故事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又曰有玉斧資斧方斧月斧　海錄碎事

飾怒　耀威　禮記曰軍旅鉞鉞先王所以飾怒也

物善馬以獻紂紂乃勅西伯出而復脩之刑紂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西伯出而復脩之地以爲殷宗用之不長王逸注云言紂爲無道殷比干離梅伯武王枚黃鉞行天罰殷宗遂絕不傳長久

狂章　劈正　太公兵法曰斧神名狂章

編地文藻案然自殷時流傳大朝會則一人持之立於陛下所以正人之不正之意

建齊斧　樹齊斧云馬融東巡云飛鋒旗之虎賁日月而招搖建鞀鼓之齊斧揮工鍾之耀東壁夕中嚴霜肅然寒氣始盛於是建天戈游齊斧鳴金鼓陳虎旅將校擐甲執兵展威順天時而講武

仗黃鉞　建元鉞　金師斧古

今注云元鉞諸公主得建之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爲威太公以元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戚也

大車斧　大柯斧　晉起居注曰成帝咸和元年四月壬午大車斧六十枚侍臣劍八枚將軍手戟四枚太公丹鉞一名天鉞　黃金飾　蒼玉造　上見仗黃鉞注下見劈正注

齊軍旅周禮夏官大司馬若軍將吳將帥有功則左執律右執鉞以先凱樂歸於社校部曲曰要領不足以之責齊斧注云斧所以整齊軍旅也

先凱樂　齊軍旅　方相秉鉞　黃尤秉鉞　張平子西京賦曰於是乃使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秉鉞揚戈時儺驅逐惡鬼於禁中侍御史楊江跳擊槌鼓通鑑唐紀曰初殿中侍御史楊汪幼坐流嶺表尋遣使殺之汪素二子皇甫琇皆幼坐流嶺表尋遣使殺之琇審素死世民其父爲族兄殿死世民尚幼匿之江外數與寶同謀陷其父者至汜水爲有司所得乃走冶工所鑄一利刃已殿其族子所之

三月丁卯手戮萬兇於都城衆不若以知神姦　又東京賦曰方相秉鉞巫覡操茢　蚩尤秉鉞　龔名於斧　通鑑唐紀曰初殿中侍御史楊汪幼坐流嶺表尋遣使殺之汪素二子皇甫琇皆幼坐流嶺表尋遣使殺之琇審素死世民其父爲族兄殿死世民尚幼匿之江外數與寶同謀陷其父者至汜水爲有司所得乃走冶工所鑄一利刃已殿其族子所之

吉則掩泣而退至辛已卜得吉乃走冶工所鑄一利刃已殿其族子所之

僕不任秉之僕爲剛斧鐫姓名於背而埋焉日伺族子所之

秉鉞之膏　秉鉞以先凱樂歸於社　陳琳軍謀也　蚩尤通鑑唐紀曰初殿中侍御史楊汪幼坐流嶺表尋遣使殺之汪素二子皇甫琇皆幼坐流嶺表尋遣使殺之琇審素死世民其父爲族兄殿死世民尚幼匿之江外數與寶同謀陷其父者至汜水爲有司所得乃走冶工所鑄一利刃已殿其族子所之

校部曲曰要領不足以之膏齊斧注云斧所以整齊軍旅也

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　陳琳軍謀也

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歸於社

斧鉞四

斧鉞五

斧鉞四

續衣持斧　漢書萬石君傳不疑嘗從入朝武帝時姦盜賊起暴勝之爲繡衣使者持斧逐捕姦盜賊威振州郡　伐朝菌　說苑善說篇曰摩舊斧而伐朝菌　蔡戟即爲斧戟　後漢書郭躬傳躬曰武帝時姦盜賊起暴勝之爲繡衣使者持斧逐捕姦盜賊威振州郡

躬傳曰實固出擊劾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名入議者皆然固奏躬擅請誅之驟宗乃引公卿朝臣及掾史明法律者詰躬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驟宗乃引公卿朝臣及掾史明法律者詰躬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而輒以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

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法彭別將有異於此今彭專軍征校尉一統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

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軍法擅興者誅即爲斧戟也今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

斧鉞五

儀鍠　唐書儀衛志黃麾仗第二鍠五色幡宋朝志儀鍠行儀衛於督彭既無斧鉞

鍠錢　唐書儀衛志黃麾仗第二鍠五色幡宋朝志儀鍠行儀衛於督彭既無斧鉞

畫大渡河　宋太祖建隆四年王全斌平蜀欲因兵威取滇以圖進於太祖畫唐之鴻基於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土

金飾斧　宋秦浚母計氏通其父咸絡聖初制築曰宣平王宋永興王越王言而負陛下不忍不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死於斧鉞

仗兩鉞　金州史料曰宣平王宋永興王越王厚相結而出入中貴人汪直門兵部尚書陳鉞說以建州之役中直心直亦佔之有關左右優者阿丑實爲中貴武狀者挾斐斧雖跣而前人問之曰我汪太監也已左右顧其手曰我雅仗此兩鉞耳

賦晉張平子東京賦曰我世祖念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四七二十八將也　又曰藏金鉦

增制唐天寶制曰黃鉞古來以金爲飾金者應五行之數有肅殺之威去金稱黃理或未當其鉞宜改爲金鉞副鉞威武之義焉

增文漢終軍上對曰大將軍秉鉞單于幕票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　魏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曰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　又曰仗鉄嬰鉞首腰分離

增論曰鐵論縣役曰屠者解分中理可橫以手而離也至其抽筋擊骨非行金斧不能決聖主循性而化有不從者亦將舉兵而征之　晉范蔚宗宦者傳論曰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

上下屏氣

戟一

增釋名曰戟格也車戟曰常長丈六尺車前所持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故稱常也手戟手所持擿之戟也　說文曰戟有枝兵也戟讀若棘鎛鋤大戟也　增韻曰雙枝爲戟單枝爲戈　方言曰戟楚謂之孑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鏝胡其曲者謂之句鋘鏝胡　又曰三刃枝今戟中有小子刺者所謂雄戟也　南楚宛郢謂之匽戟　博雅曰匽謂之雄戟　周禮注云戈今時句子戟疏曰鄭舉漢法以況之晃執戟立於東垂一人晃執瞿立於西垂注殘瞿皆戟屬　周禮注云戈今時句子戟疏曰鄭舉漢法以況之漢時見戈有旁出者爲句子亦名胡子　考工記注云戈今句子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　增趙氏兵書曰戟參星主之　淮南子時法云戟之神名大將　風土記云植則龍虎交互神變無常注曰言用雙戟之法交斡相向左手爲龍右手爲虎更出更入更上更下上下無常隨變而改顛倒入懷轉如回風　增趙氏兵書曰戟參星主之　太公兵則訓曰孟夏之月其兵戟注戟有枝幹象陽布散也　官志曰武器署凡戟廟社宮殿之門二十四東宮之門一十八一品之門十六二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尹大都督大都護之門十四三品及上中都督上都護上州之門十二下都督下都護中下州之門各十

戟二

增左傳曰莊公四年楚武王荊尸授師子焉以伐隨　又曰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御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狂狡胳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　又曰襄公二十三年欒氏乘公門范鞅用劒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過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　師覺授孝子傳曰仲子崔者仲由之子也子路仕衛赴蒯聵之亂衛人孟厭遂殺之子崔既長欲報父仇厭知之曰夫君子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於城西決戰其日厭持蒲弓木戟與崔戰而死　漢書灌夫傳曰吳楚反父孟死吳軍中夫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仇於是夫

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兩人及從奴十餘騎馳入吳軍至戲下所殺傷數十人　又韓延壽傳曰在東郡試騎士建幢棨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　後漢書吳漢傳注曰漢躬被甲拔戟令諸部將曰聞鼉鼓聲皆大呼俱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之　又杜詩傳曰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爲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詩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賜以棨戟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張霸遷會稽太守是後盜賊衰少野無遺寇童謠曰棄若戟棄若矛盜賊盡吏皆休　蕭廣溶孝子傳曰魏陽不知何處人獨與父居父有刀戟市南少年求之陽曰老父所服不敢相許少年怒道逢陽父毆擊之陽叩頭請罪父沒陽斷少年頭以謝父冢前　晉書曰楊駿字文長爲賈后所誅初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內府以戟爲衛至兵入駿府逃於馬廄以戟殺之　隋書柳彧傳曰彧爲屯田侍郎時制三品以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槊已列門外尊有厭卑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閤又施事竟不行熲聞而歎服　通鑑宋紀曰徽宗崇寧四年中書省請擇公卿子弟執戟以衛軒墀遂命置三衛郎曰勳衛既又改三衛郎爲三衛侍郎　兵畧纂聞曰都督劉聚討廣州賊時伐竹製鴨兒笆三百五十面遇賊輒樹笆爲壘戟入即不復出　又曰李文忠救新城戰既合文忠乘匹馬挺身先入陷其中軍中軍敵之精銳所萃見文忠至競來迫之槍屢及膝文忠馬上運戟捷如風兩當其鋒者應手而仆

戟三

曲戟　關戟

後漢書馮衍傳曰邑書曰晏駕臨盟疑以曲戟不易其辭　又輿服志曰大駕前驅有屬皇闕戟

瑞戟　雍狐

三枝　管子曰黃帝問於伯高伯高曰雍狐之山蚩尤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

除殘惡　戒非常　焦贛易林云明夷之未濟桃弓葦戟

銀戟無掌　有小橫木鈒

插也本插車旁小戟同

有衣　無掌　漢書匈奴傳曰甘露三年賜單于十幡雜鳴戟十張　唐書柳仲郢傳曰咸通五年爲天平軍節度使初仲郢爲諫議大夫後每遷必鳥集升平里第庭樹戟架皆滿五日乃散及是不復集卒於鎮

兼五兵　廣尺半　風土記云戟長一丈三尺舊楊俯仰能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鄭注戟今三鋒戟也　漢書曰宋升平三年尤里人於官湖際得瑞戟戟廣尺半　周禮冶氏職掌戟十注有衣之戟　宋朝志曰

坐鐵室　家語曰孔子北遊登農器

增鐫

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長七寸　於農山之上子路子貢顏回侍側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顏回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敷其五教導之禮樂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劒戟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患夫千歲無戰關之患夫

子懍然曰美哉德也魏文帝敕曰擐兩楯是謂開本戶持雙戟是謂坐鐵室

忌之使人索捕思平逃匿得奇戟於品曲波大村又得神驥於葉鏡湖飢摘野桃剖之如飴故校猶故立枯枝上大笑賜帛十疋

原甘寧舞戟 太祖舞戟 呉書云太祖嘗統怨甘寧殺其父會酒酣統拔刀舞寧雙戟於庭前險垣而出材力過人張讓宅讓覺之太祖乃舞寧戟於

莫之能害 奮戟將戰 持戟挑戰 家語詳劒頰輒射殺之 史記云項羽令壯士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欲射之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 執戟殿旁 橫戟當馬 東方朔傳云武帝坐未央前殿天雨新止朔執戟立在殿陛遙指獨語上見呼問之朔對曰殿後柏樹上有鵲立枯枝上東向

還入壁不敢復出 令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支兵討長少王軍司馬王胡率衆討淡於市馬咸牢不動胡乃前鋒與陸機同起兵

鳴上遣侍中視之如朔言上問何以知之朔曰風從東來鵲尾旁風則順背風則墜必當順風而立故知東向

鳴也新雨生枝骨故枝上大笑賜帛十疋 戰國策云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橫戟當馬

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王不聽遂入秦 操戟立門 晉子云景公飲酒移於寢苴家穰苴介胄操戟立於門曰鋪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

書云楊仁詔補北宮衛士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傳莫敢輕進 持戟勒門 晏子云景公飲酒移於寢苴家穰苴介胄操戟立於門曰鋪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

令營門中舉一隻戟布射戟正中小支 呂布射戟 王胡持戟 英雄記云呂布使陳登詣曹操求徐州登還布怨拔戟斫几曰卿父子並顯重但

王隱晉書云馬咸爲成都王前鋒與陸機同起兵討長沙王軍司馬王胡率衆討淡於市馬咸牢不動胡乃

領數十騎下馬持戟咸咸馬驚奔潰遂敗 雙戟投虎 手戟備虎 晉元帝前手持戟布於地上以劉自防衛以牛馬置户前手持戟嚴勒門傳莫敢輕進

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大祖夜襲之未及布衆退却 擔戟行歌 棄戟學問 子都拔戟 靈輒倒戟 左傳云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太宮公孫閼字子都與潁考叔爭車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戟以

抵無不應手倒者布乘此功亟義士所得乃感激棄其刀戟更練布單衣折節學問 拔戟斫几 以戟擿孕 英雄記云呂布使陳登詣曹操求徐州登還布怨拔戟斫几曰卿父子並顯重但

以負戟而長歎者也 持戟大呼 負戟長歎 魏志云太祖討呂布濮陽布有

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 長戟百萬 漢書王齊者 陳琳爲袁紹檄豫州云太祖

又云趙宣子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請以遺母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公介倒戟以禦公徒問其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 持戟百萬 胡騎千羣 千將雄戟 吳事云遣令者私作鎧一領弩弓七和以上十張戰十枚以上

金鈴大戟 雉武庫 司馬相如子虛賦云鬼明月之珠旗建干尋之雄戰 虎戟交鍛 鬬戟皮軒 張衡西京賦云郎將司階虎戟入鍛龍輅先庭雲旗帶閶 拔戟成隊 奮戟呼趨 左傳曰襄公十年諸侯伐偏弱秋虎獅建大車之輪而載以戚一隊後漢書

東京賦云太尉奉策免官 策免官 孫盛曰太尉掾屬有失輒簡遣其差同者奉獻金鈴大戟五十張 作戟棄市 失戟免官 蔡邕獨斷云前驅有失亡戟者奪俸一年 持一雙戟 詩十二戟

皆棄市 傳咸集云令除充坐廟門失戟 姚期傳曰光武署期爲賊曹掾從駒時王郎檄書到刺史以下起兵應郎光武趨駕出百姓聚觀諠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馳入擊殺數人戟皆拔靡

魏志典韋傳曰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爲之語曰一雙戟八十斤 唐書韋鍠傳曰鍠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請門戟十二以行 壞爲戲具 用以前驅 孫瀚吳志

傳曰琳遣中書郎李崇奪孫亮璽綬徵立琅琊王休奉書於休曰琳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陸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近劉承悅於美色敗壞藏中矛戟五千餘枝以爲戲具 晉崔豹古今注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之前驅 交戟 又頸 操戟旁車 魏志注世語曰舊交戟又頸而前初曹公將討張繡

以木爲之後代滋僞公以下通用之以赤油韜之謂之油戟亦曰棨戟王公以下通用之 三戟崔家 三戟張家 唐書崔琳傳曰琳與弟珪珵俱列棨戟號三戟崔家

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公自是不敢朝見 史記商鞅傳曰持孟而操闔閭戟者旁車而趨注索隱曰亦作劍 故里列戟 同時列

趙良曰持孟而操闔閭戟者旁車而趨注索隱曰亦作劍 故里列戟 同時列

又張介然傳曰介然入奏擲旨賜與良渥介然啓曰臣位三品當給棨戟若列於京師雖富貴不爲鄉人知介然始自又聿域

又張儉傳曰儉弟兄又李愿傳曰愿父子皆賜戟

三人立戟號三戟張家 兄弟列戟 父子賜戟 唐書李愿傳曰愿豈啓蒙記曰玉精名委似

戟四

傳曰斌拜銀青光祿大夫時兄陟守河東從兄由爲右金吾將軍錫爲太子少師四第同時列戟衣冠罕比

則百人仰唯畏鈎戟美女而青衣見以桃戟 漢書東方朔傳曰上爲寶太

君是時朝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 薛宗起不得入郡姓碎戟爭於帝前乃取入郡姓 漢書寶融傳曰融與弟珥

旗人咸笑之 唐韓滉傳曰滉居處陋薄取蔽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精

又入輒十餘矛摧擊之一又入輒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畧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雙挾兩賊擊殺之賊不敢前 火如懸燭 搜神記曰成都王之攻長沙也反軍於鄴內外斷絕則亡焉 持戟逢轉而出 崔鴻前趙錄曰杜育字子光濮陽人

戟五

宜證繹線拜賜人讓其失禮

增詩魏應璩詩曰丈夫要雄戟更來宿紫庭今者宅四海誰復有不并

增賦晉傅元朝會賦曰流蘇粲粲華蓋重陰羽林虎旅長戟攢掾

增銘漢李尤戟銘曰鼓戟之設以戒非常乘執操持邪暴是防須臾之分終日爲殃山陸之禍起於毫芒 晉

張協手戟銘曰鋏鋏雄戟淬金鍊鋼名配越棘用過于將嚴鋒勁校摛鍔耀芒　張載劒閣銘曰一人荷戟萬夫趑趄

增疏漢書晁錯上言兵事曰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　又息夫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曰諸曹以下僕邀不足數卒有強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

增書史記賈誼過秦論曰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銀鋤櫌白梃橫行天下秦人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　又曰銀鋤櫌棘矜非鋒於鉤戟長鎩也

戈一

增釋名曰戈句子戟也戈過也所刺擣則決過所鉤引則制之不得過也　易曰離爲戈兵　周書曰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詩曰彼侯人兮荷戈與祋　禮記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又曰籥師丞贊之　又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　周禮曰司戈楯掌戈楯之物而頒之　又曰金有六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　五經要義曰國君及元率戎車將在中央當鼓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執戈在後　陸景典語曰戈刀雖備於執事而無所揚其鋒

戈二

增禮記曰武王克商濟河而西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建讀爲鍵鎖也櫜韜兵器皆以鍵櫜閉藏之示不用也　左傳曰晉楚戰於鄢陵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丐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董子何知焉　劉向說苑曰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博物志曰武王伐紂度河大風波立濟

戈三

止戈　戰戈左傳止戈爲武　詩載戢干戈　增失戈　委戈左傳曰秦伐晉聲公鑄秦囚使棄駒以戈輔之明日晉聲公乘駒失戈狼曋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

唐書馮盎傳曰盎進討番禺賊兵始合輒釋甲大呼曰若等識我耶衆委戈袒而拜賊遂潰

記曰有崔文子者學仙於于高子高化爲白蜺而俯而視之王子喬之尸也置之室中覆以弊箕須臾而化爲大鳥開而視之乃竟翻飛而去

擊蜺 其藥 隨風開雪 高貴

左傳曰襄公十八年晉侯伐齊范執門於雍門中示閒暇也搜神

下拔袍而歎曰嗚呼上之獵舉盛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曰亦由君不能耳士又何弊之有陽子乃去屏蔽犀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乘之簡子曰與我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

原置自廬人之手 春其長狄之喉 魯陽是麾且聞駐景 富父斯用亦見春喉

戈四

增抽戈結衽 左傳曰晉董叔欲為公族大夫以屬事其三郤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偶皆尸諸朝 衣製杖戈 又曰晉荀瑤帥師伐鄭鄭駟弘請救於齊陳成子救鄭及濮雨不涉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智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救齊

元晏春秋曰七年春王正月乙酉予長七尺四寸矣未通史書與從姑子梁柳等擊環於路或編荊為楯執荻為戈分陳相刺習兵共以為樂

屬弓不虛發 左手持干戈 錦編萬花谷曰皇朝曹彬字國華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戲之拜宣徽南院使戈不苟撲 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其後太祖以彬清介廉謹所義成軍節度使 六字詞林海錯曰李伯時得黃金文銘六字曰王用父作雕戈 雕戈蟲鳥書 號硬軍 八編類纂曰女眞凡用兵以戈為前行號硬軍刀劒自副弓矢在後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子長不可出非五十步不射

戈五

增詩 唐李嶠詠戈詩曰富父春喉日殷辛漂杵年曉霜含白刃落影駐雕鋋夕擯金門側朝提玉塞前願隨龍影度橫關陣雲邊 明劉基長平戰骨煙塵飄歲久遺戈金不銷野人耕地初拾得土花漬出珊瑚色卻鄣小兒強解事枉使泥沙埋利器四十萬人非少弱勇怯賢愚一朝棄陰坑血冷秋復春朽壞食盡蒼蛇鱗湮淪長愧杜郵劒廢墜空憶春喉人故壘中宵鬼神入雲愁月暗戈應泣嗚呼當時豈無牧與頗戈乎不遇可奈何

頌後漢崔駰北征頌曰人事協兮皇恩得金精揚兮水靈伏順天機兮把刑德戈所指兮罔不剋

矛一

增釋名曰矛冒也刃下冒矜也下頭曰鐏鐏入地也松檟長三尺其矜宜輕以松作之也檟速檟也前刺之言也矛長丈八尺曰稍馬上所持言其稍稍便殺也又曰激矛激截也可以激截敵陣之矛也仇矛頭有三又言可以討仇敵之矛也夷矛夷常也其矜長丈六尺不言常而云夷者言其可夷滅敵亦車上所持也夔矛長九尺者也夔瞿然即破裂也 方言曰五湖之間矛謂之鏦或謂之鋋或謂之鍦其柄謂之鈐 書牧

書曰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　禮記曰進矛戟者前其鐏後其刃　尉繚子曰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　六韜曰紂之卒擾崩流湯者十八人綰矛殺百步之外者千人

矛二

左傳曰齊伐魯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　晉書載記曰蜀李雄無事小出丞相楊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者如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即還　劉敬叔異苑曰河間沐堅字辟強石勒時監作水田御下苛虐百姓怨毒爲堅形以刃矛斫刺冗令速覓堅尋得病若被捶割於是遂殞　唐李光弼傳曰光弼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光弼賜綿五百疋

矛三

賊舉　鬼持　列女傳云巴趙娥者趙萬之妻遭亂萬得足疾不能行爲賊所殺賊欲殺娥娥守喪不去賊舉矛者主刺娥欲以怖之娥知賊必劫掠乃以身赴矛貫胸造背而死　魏志管輅傳云時信都令家恐也於是揚言鬼在牆內脚在壁外持矛驚擾夜來病人故使驚也盡則浮遊病頭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者主射驚頭痛不得瘳也持弓箭者主射胸有兩死男子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者主射胸腹故心中懸痛不得飲食也盡則浮遊病頭痛不得瘳也　劉敬叔異苑曰河間沐堅字辟強石勒時監作水田御下苛虐百姓怨毒爲堅形以刃矛斫刺冗令速覓堅尋得病若被捶割於是遂殞　唐李光弼傳曰光弼有裨將援矛刺賊洞馬腹光弼賜綿五百疋

仗劒盧　逐左慈　越絕書云越王被腸夷之甲仗劒盧之矛舞步光之劒神仙傳曰左慈欲殺之慈在馬前著鞾策馬操矛逐之終不能及討逆知其有術乃止後仙去　原鶴脛　如錐鐵　方言云矛其細如鶴脛者謂之鶴膝案殺音敲脛也　劍木　成林　史記平原君傳曰秦急圍邯鄲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安得有此亡國之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乎平原君曰善乃厚待李談　兵盡或劍木爲矛　晉太康起居注詔曰諸王中尉及諸軍皆典兵以備不虞乃有著中戰衣者此爲兒戲而無相殫攝也　唐書南蠻傳節度牛叢貴坦

以矛撾　以矛援　魏略曰閻行金城人後名飽字子彥明少有健名始爲小將隨韓約詣安初約與馬超擊歷子超知其有術乃止後仙去而約與超契丹與戰不已契丹漸合而圍之李瓊引高祖衣與俱遁至劉李河而追兵且及瓊浮水騰諸將各少引去而瓊相攻擊歷子超　以矛援　魏略曰閻行金城人後名飽字子彥明少有健名始爲小將隨韓約詣安初約與馬超擊歷子超知其有術乃止後仙去而約與超契丹與戰不已契丹漸合而圍之李瓊引高祖衣與俱遁至劉李河而追兵且及瓊浮水騰諸將各少引去而瓊相攻擊歷子超

矛二重英　矛重英　毛詩云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傳曰重英矛有英飾也鄭箋云二矛酋矛夷矛也酋矛如錐鐵盾如榆葉張奐與崔子安得有此乎原君曰郎中民困文

矛陷盾　用矛獻吳　陷也或曰以矛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　吳越春秋云越王句踐以長矛擬之走十餘里乃得免　河中流馬踏瓊以長矛擬之又以所乘馬與高祖而步擬之走十餘里乃得免　又云僥騎孔羣公矛鑒錞蒙伐有苑毛傳曰公三隅矛也錞鐏也案曲禮曰進矛戟者前其鐏後其刃也各有畫飾其下端當有錞也彼注云銳底曰鐏平底曰錞則鐏錞異物言鐏者取類相明非訓爲鐏也　以矛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　吳越春秋云越王句踐以長矛擬之走十餘里乃得免　又云僥騎孔羣公矛鑒錞蒙伐有苑毛傳曰公三隅矛也錞鐏也案曲禮曰進矛戟者前其鐏後其刃也各有畫飾其下端當有錞也彼注云銳底曰鐏平底曰錞則鐏錞異物言鐏者取類相明非訓爲鐏也

矛陷盾　用之獻吳　陷也或曰以矛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　吳越春秋云越王句踐以長矛擬之走十餘里乃得免　又云僥騎孔羣公矛鑒錞蒙伐有苑毛傳曰公三隅矛也錞鐏也案曲禮曰進矛戟者前其鐏後其刃也各有畫飾其下端當有錞也彼注云銳底曰鐏平底曰錞則鐏錞異物言鐏者取類相明非訓爲鐏也

木履持矛　連鎚輔矛　晉太康起居注詔曰諸王中尉及諸軍皆典兵以備不虞乃有著中戰衣者此爲兒戲而無相殫攝也　唐書南蠻傳節度牛叢貴坦

據宛景矛　作十折矛　樂府左延年秦女休行曰始出在西門遙望秦氏廬秦氏有好女自名爲女休十四五爲宗行報讐左執白陽刀右據宛景

挾矛騶馬　叢矛注矢　唐書王難得傳曰難得善馳射挾矛騶馬注矢

子郎支都者特遣敏乘名馬寶鈿鞍畧陣挑戰甚閒暇無敢校者難得怒挾矛騁馬明皇壯其果名見令殿前乘馬挾矛作刺賊狀帝大悅賜錦袍金帶又安祿山傳曰祿山率河東兵討幹丹次天門嶺會雨甚弓弛矢脫不可用祿山督戰急何思德曰士方疲宜少息使使山怒欲斬以軍令乃請戰思德貌類祿山及戰虜叢矛注矢遽取之傳言祿山簒亦風

生角有赤風　生火主兵氣

春秋運斗樞云行室遙光則矛生角矛生角則有赤風漢書西域傳云車師後王姑句家矛端生火其妻股紫隃謂姑句曰矛端生火大此兵氣也利以用兵前車

矛四

原 名天矢陰　龍魚河圖云矛名天矢陰　神名跌蹈　太公兵法云矛之神名跌蹈

曹公所逐棄妻子走令張飛將二十騎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我張翼德也可來決死戰無敢進者以歸乎路人曰今者戰亡戰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戰也戰非矛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心猶不決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阿餘子曰嘻還反戰死之

手執兩矛　魏志云公孫瓚手執兩矛殺鮮卑數十人　瞋目橫矛　蜀志云先主爲

亡戟得矛　呂氏春秋曰齊晉相與戰平阿餘子亡戟得矛退而不自決請路人曰亡戟得矛可

矛五

增 詩 唐元稹詩曰判身入矛戟輕敵比錙銖　韓愈聯句詩曰兩矢逐天狼電矛驅海若

增 銘 周武王踐阼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羞

稍一

增 唐書百官志曰京官五品以上征行者假甲纛旗幡稍　開元禮義鑑曰金吾將軍執纛稍騎棒也以黃金塗末執以麾蹕義羅曰爆擊聲也形如劒而三刃連柄及鋒長三尺五寸以虎豹皮爲袋其制起於秦漢　李綽輦下歲時記曰御殿御樓金吾爆牛幣牛前引爾雅云爆牛幣牛也抵觸百獸無敢當者仗內有爆稍庫刻纛牛

首於上如龍虎節之狀碧油籠之宋景祐五年重制如李綽之說以銅爲鐏今八稍安於朝堂行禮以前導其

夾大將軍者亦名衛司爆稍從矛者宇書不載開元開寶禮作爆

稍二

梁沈約宋書曰高祖伐廣固孟龍符乘勝追奔後騎不能及賊數千騎圍繞之龍符奪稍接戰輒殺數十人

後魏書曰于栗磾築壘於河上親自守馬裕甚憚之遣栗磾宣武與殷劉談不如意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持稍

宗太宗因授黑稍將軍注栗磾嘗用黑稍語林云桓

敷迴或向劉或擬殷以示武勇又曰周伯仁被收路經太廟大呼宗廟之靈以稍刺地大罵王敦靈鬼志

曰河間王顒既敗於關中有給使陳安者常乘一赤馬後快非常雙持二刀皆長七尺馳馬運刀所向披靡關

西爲之歌曰壁上健兒字陳安頭細面狹腸中寬丈八大槊左右盤後魏書曰來大千驍果善騎射嘗從

太宗獵見虎在高巖上大千持稍直前刺之應手而死北齊書曰文宣嘗在晉陽以稍戲刺都督尉子耀應

手即殞五代史曰李嗣恩從李嗣昭援朱友謙於河中與梁兵力戰稍中其口跳不已又曰梁軍呼李罕

之曰沙陀將無穴以自處復誰恃而不降李存孝以精騎五百繞梁柵而呼曰我沙陀之未穴者待爾肉以食

軍可令肥者鬬梁驍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稍擒之

稍三

折擲

緩鈴三國典略曰羊侃字祖忻嘗從梁主宴樂游苑時少府啓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三寸梁主因

陽佩河南國荼驄馬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嘲梁主曰此擲沿爲侍

中折矣魏書陳慶之傳曰慶之善用稍兼以弓箭每與敵戰輒以稍刺之稍折因號此稍爲折擲

度武力絕倫每以常稍細短大作之稍志其輕復緩鈴於刃下

桓王稍 朱瑾稍 魏書衛王儀傳曰儀膂力過人弓力將十石陳留王虔稍大稱異時人云衛

王弓桓王稍 唐書田頵傳曰安仁義以善射冠軍中當時稱朱瑾槊米志

擬仲堪 比項籍 晉書曰劉遵爲殷仲堪諮議參軍桓元之在江陵甚

北史曰北齊高昂字敖曹仲堪遷時在坐謂元曰馬稍有餘補理不足元自

馬以稍擬仲堪遷時在坐謂元曰馬稍有餘補理不足元自

一當百時人

此之頃籍

馬拔稍 上馬持稍 南齊書長沙王晃傳曰武帝嘗幸鐘山晃從駕以槊刺道邊帖蘇上令左右

晃從駕以槊刺道邊帖蘇上令左右

仁義嘗曰志誠弩十不當瑾

不當吾弓之一人以爲然瑾

槊十不當吾弓之一人以爲然

駝馬技 每遠州獻 駝馬技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

晃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嘗曰此我家任城也

擔稍外向 把稍直刺 唐書薛仁貴傳曰貴爲第一仁義嘗曰志誠弩十不當瑾

槊十不當吾弓之一人以爲然

乘之一銳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技

數人引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嘗曰此我家任城也

駿馬上引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嘗曰此我家任城也

騎陣伊麗道大總管賀魯率十姓兵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卻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卒鑿高擔稍外向

曰定方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擊之後周書曰賊從太祖戰於邙山衆潰從太祖御曰大

丈夫見賊須左手拔刀右手把稍直所直刺愼勿濺眥畏死遂大呼獨入

又崔義元傳曰河內賊黃君漢爲李密守柏崖義元見稍刃有華文曰此王敎亡兆也因說君漢以城歸

稍四

增 取富貴但有大槊耳 三國典畧曰文育小字猛奴到郁見太子詹事周捨命兄子弘讓射文育大悅 人脛爲稍太平御覽曰北齊安州刺史盧曹入海島得一人脛可長二丈以爲稍敵於神武諸將咸莫能用唯彭樂舉之曹未幾遇疾痛聞外巫言海神爲祟因此而卒 神武常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火燒浮圖令延戩之延戩上浮屠走雷火遂滅神武歎曰延乃能與霹靂鬬 一擊踣數人 又王思政傳曰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稍左右橫擊一擊踣數人莫能當神武嘗問奪稍與遮稍孰難對曰奪稍難試使與

避稍奪稍 唐書劉弘敬德善避稍每單騎入賊雖衆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稍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弘敬德請王加刃而徧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稍與遮稍孰難對曰奪稍難試使與

稍五

原 詩晉傅元詩曰彎我繁弱弓弄我丈八稍一舉覆三軍再舉殄戎貊

原 書晉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朱漆鋼三十張絳碧畫幡黑毦副丈八稍一柄

原 序梁簡文帝馬槊譜序曰馬槊爲用雖非遠法近代相傳槊已成藝鄧麗榮魏后之廷武而猶質種馬入丹陽之寺雄而未巧聊以餘暇復撰斯法搜採抑揚斟酌煩簡至春亭落景秋皐晚靜嚴霜盡降密雲初晴織驪沃若天馬半漢盼金精而轉態交流汗血愛連乾而息影不畏衣香雕儛與白刃同暉翠眸紅塵俱動足使武夫憤氣觀者衝冠巴童留玩不待輕舟之楫越女踟躕無假如皐之箭

殳一

原 按釋名曰殳殊也長丈二尺而無刃有所撞挌於車上使殊離也 書 顧命曰一人冕執殳

殳二

增 書殳 名殳 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古者文既記筭武亦書殳字彙群臣名殳古者命名各以其所能能殳故名殳 奮殳 擬殳 王粲七釋曰流鋒四射橫厲奮干殳而稍

繫驍鷹犬以搏噬
及婉以良弓靚毫末而放鏃乃達之於窟中　宗旅貢先驅　爲王前驅說文云及逮也

以先驅　詩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左傳莒子庚輿將出奔吳烏存執殳　廷尉舉殳　左傳莒子曰昔武王執戈秉鉞以犯天而王急名太子曰楚國法太子不得乘車至第門廷尉舉殳擊馬遂敗其駕

殳三

增杖殳臨朝　淮南子曰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揩笏杖殳以臨朝　殳體八觚　徐鍇說文敘殳書解曰殳體八觚隨其勢而書之故八體有殳書　干鹵殳鋌腸夷劉盧注曰殳鋌皆矛也　干鹵殳鋌無斬息　有恆用　謝惠連從軍行曰趙騎馳四牡矣舟浮三翼弓殳有恆用

槍一

增字彙曰剡木傷盜曰槍　衛公兵法曰聽角聲第一聲絕諸隊即一時散立第二聲絕諸隊一時舉槍第四聲絕諸隊一時籠槍跪膝坐　通鑑宋紀曰吳璘壘陣法每戰以長張弓拔刀第三聲絕諸隊一時舉槍第四聲絕諸隊一時籠槍跪膝坐　通鑑宋紀曰吳璘壘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　說選眞臘風土記曰眞臘國軍馬亦是裸體跣足右手執標槍左手執戰牌別無所謂弓箭砲石甲冑之屬　金史曰火槍制以勃黃紙十六重爲筒長二尺許實以柳炭鐵滓磁末硫黃砒霜之屬以繩繫槍端軍士各懸小鐵鑼藏火臨陣燒之鑼出槍前丈餘藥盡而筒不損

槍二

增唐書秦叔寶傳曰每敵有驍將銳士震耀出入秦王輒命叔寶往取之躍馬挺槍刺於萬衆中莫不如志　通鑑五代紀曰吳徐溫與王景仁引兵乘之將及於隘吳吏士皆失色左驍衛大將軍宛丘王則據貝州反明鎬穿地道陳紹援槍大呼曰誘敵太深可以進矣躍馬還鬬衆隨之梁兵乃退　又宋紀曰王以攻之文彥博至貝鎬穿道適通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鎗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潰開東門遁總管王信追則擒之　又曰金苗道潤素與中都經畧副使賈瑀有隙一日從數騎出瑀伏甲射之道潤顛於道左從者驟散有何伯祥者獨下馬掖道潤道潤憊絕不能乘馬瑀伏發前突伯祥奮槍大呼殺數人賊乃遁　八編類纂曰金宗弼本名兀朮太祖第四子也希尹獲遼護衛問知遼帝獵鴛鴦濼宗望

宗弼率百騎遂越盧勃等馳擊敗之宗弼矢盡奪遼兵士槍獨殺八人生獲五人　弁州史料曰任兵憲環丞吳時倭暴至臺檄丞以鄉兵五百徼之兵故市人子倉卒應募不習戰遇輒鳥散走丞獨身從親信抵射賊賊中勇敢者奮持長刀踰溝來擊丞館人挾抱丞上馬則賊已刀尾之館人乃直前手搏賊連中數槍手不捨竟死丞以間得逸去　拊膝録曰瞿能建文中從李景隆攻北平白溝河之戰能奮勇衝擊殺傷甚衆北平遂却能及其子與叛將房寬接戰寬敗王所乘馬凡三易三被鎗所射矢皆盡能復躍馬引兵追擊大呼滅燕斬殺數十百人　備忘録曰明武定侯郭英沈毅多智嘗從征陳理其將陳同僉驍健善槊馳入中軍帳下上遽呼曰郭四爲我殺賊侯奮臂持鎗賊即應手隊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尉遲敬德不汝過也

槍三

王鐵槍　李鐵槍　五代史王彥章傳曰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跳足擐棘行百步持一鐵槍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槍　通鑑宋紀曰李全進州北海農家子弓馬趫捷能運鐵槍人號李鐵槍

半段槍　丈八槍　唐書哥舒翰傳曰翰與吐蕃戰持半段槍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又丈八鐵槍刺殺其將黑風大王金人敗走　卧槍而坐　通鑑宋紀曰岳飛與金人戰於太行山撓其馬長槍副統乞搭形不過中人而拳勇善鬬所用槍長二丈軍中號爲長槍副統　金史史抏搭傳曰雄信能馬上用槍李密軍中號飛將金史料曰傅友德既敗賊將韓乙度賊且復至開城門陣於野使士數隊駢橋卧槍而坐待鬬鼓即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置友德鼓之士騰躍搏賊遂敗之縛李二以獻　金史史抏搭傳曰雄信能馬上用槍李密軍中號飛將金史料曰傅友德既敗賊將韓乙度賊且復至開城門陣於野使士數隊駢橋卧槍而坐待鬬鼓即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置友德鼓之士騰躍搏賊遂敗之縛李二以獻　連槍爲橋　縛槍爲梯　通鑑宋紀曰蒙古主駐軍魚兒濼遣三哥拔都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金高山小路趨汝州遇山磵輒以鐵槍相鎖連接爲橋以渡遂赴汴京　金史史抏搭傳曰雄信能馬上用槍李密軍中號飛將金史料曰傅友德既敗賊將韓乙度賊且復至開城門陣於野使士數隊駢橋卧槍而坐待鬬鼓即起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師寡競而置友德鼓之士騰躍搏賊遂敗之縛李二以獻　弁州史料曰任兵憲環丞衢州猝無攻具縛槍爲雲梯州人知不能攻守益嚴凡攻三日不克　削檳榔木　挾大竹筒　星槎勝覽曰暹羅國人削檳榔木爲標鎗寇象皆披甲負戰樓四周若攔楯挾大竹爲筒於兩傍筒置短鎗十餘以標我　史料曰沐英鎮雲南麓川宣慰思倫發聚其衆來

槍四

杖折槍歸營　通鑑唐紀曰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嘉山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墜馬露髻跣足步走至暮杖折槍歸營奔於博陵弼就圍之

垂雙拂爲號　八編

類纂曰李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堡塞侯卒識其槍垂雙拂爲號以報趙范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

梨花槍　又曰李全妻楊氏諭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撐住不行

銀槍金槍　北轅録曰金主設朝外廊皆銀槍左掖門入皆金槍人依一柱以立焉

泉隨鎗湧　星槎勝覽曰瓜哇國海灘有水一泓甘可飲稱爲聖水元時使將史弼高興征其國經月不下舟中乏水楊盡二將拜天祝曰奉天伐蠻若天與我水即生不與即死遂插鎗酬苦海中其泉隨鎗湧起水味甘甜衆軍汲而飲之乃令曰天賜勛我可力戰也兵威由是大振

兩頭著刃　兵畧

纂聞曰孔侍郎鎮黔貴州時貴清平衛所部有曰溪剌者溪多智數善爲兵剌獞力絶人能破三槍兩頭著刀以槍點地躍而起輒三五丈飛行綱人之上以戰若一丈川澗跨越之如溝澮後編皆以計擒之

【通簡附】兵諫通鑑五代紀曰淮南節度使楊渥忌張顥徐溫欲誅之丙戌渥晨視事顥溫於是單攻入庭中數渥視信十餘人之罪曳下以鐵撾擊殺之謂之兵諫諸將不能制　鐵簡萬户金史曰烏延查剌勇果無敵左右手持兩鐵簡簡重數十斤人號爲鐵簡萬户

槍五

詩唐杜甫詩曰苔卧綠沈槍　明唐順之楊教師鎗歌曰老楊自是關東客短衣長軀棗紅面千里隨身丈八矛到處尋人鬬輕健謂余儒生頗好武一揖滾滾發雄辭坐驚平地起波濤嬬嬬龍蛇手中現攙開雙龍分海嬉攢簇兩蛇合穴戰爭先僅教使機關縮退誰知賣破綻目上中着事左傳猶自哂綿中裹鐵那能見滿身護著不通風百步擴來激流電飛上落下九點九放去收回一條線問君何爲技至此使我馮軒神腼眩荅言少小傳授時五步七步畫地踪遍來操弄三十年渾身化作枯樹幹心却忘手手忘鎗眼前只見天花旋乃知熟處是通神解牛斫輪安足莢因君亦解草書訣君鎗豈讓公孫劒

棒一

晉太公六韜曰方首鐵棓維肪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棓　崔豹古今注曰車輻棒也漢朝執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銅爲之黃金塗兩末謂爲金吾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御史校尉郡守都尉縣長之類皆以木爲吾焉用以夾車故謂之車輻一曰形似輻故謂之車輻也　抱朴子曰余願世人改其無檢之行除其驕簡之失則趙勝之門無去客黃祖之棒無所用矣　晉宣帝教曰當教諸圍上守者皆作棒人一枚輕重長短者各各可守皆當頭施刺桂臂賊破死在旦夕邂逅衝突圍當以棓棓之

棒二

通鑑唐紀曰顏慶復大破蠻軍殺二千餘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棓以助官軍呼聲震野　稍滕録曰楊本者處州人初爲太學生精於遁法靖難師起招募才畧之士本應募起家時吳王撫軍一日本請吳王出觀兵及登將臺見大水淼茫平陸而一軍不見曰此水遁也及帥師北向本嘗持一鐵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遂大破之授錦衣衛鎮撫蓋自南北交戰惟平保兒與本有功他將皆敗

造五色長五尺曹瞞別傳太祖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下詳棒乃用白木棒擊之禁不能傷將軍乃多用白木棒擊之禁不能行沈約宋書吳遣賀將軍討六夷發帝常著小袖褶青帽以識其衆戰官軍乃不識小袖褶者多殺之戰官軍乃以識其衆晉以小袖褶青帽以識其衆晉以棒撾人

一夜傳相告皆編衆逃下見前

執棒趨報持棒大呼

軍國內外平安

聲比曉執棒者數十

群絡千那敢過敵見驚退

棒四

金吾白梃如兩可世於蘭溝甸士多傳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梃自防不能圖

人持一巨梃自防又宋紀曰种師道欠白溝遶人諫而前擊敗師道前軍統制楊

棒五

表魏高堂隆陳災異表曰石氏星占曰天棓五五星之杖也主撾棓亂兵客星彗茀干犯棓兵大起二年消復之宜罷省百役勿使士卒怨於勤苦而爲亂足其廩食度可勞然後用之則士卒安而無亂兵矣

太公六韜曰方首鐵槌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槌敗步騎羣寇

又曰椓杙大槌重五斤柄長二尺以上百二十具

椎一

椎二

漢書淮南王傳曰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常心怨辟陽侯孝文時入朝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

唐書嚴武傳曰武幼豪爽母裴不爲挺之所容獨厚其妾英武始八歲怪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挺之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眞嚴挺之子

通鑑宋紀曰殿前都指揮使韓震復如賈似道之議請帝遷都陳宜

中欲示己非似道黨乃名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　說海遵志曰契丹好以銅及石爲椎以擊鬼

椎三

擊靡　碎腦　王通鑑唐紀曰僧圓淨謀反圓淨時八十餘捕者既得之奮鍵擊其腭不能折合馬留守京師著以太子素惡其姦乃遣二西僧至中書詐稱皇太子遷都作佛事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宮易不察遽以兵往既而省中遣使出迎悉爲擒太子遷都作佛事復矯太子令俾樞密副使宮前立馬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即率去以所袖銅鍵碎其腦　誤中副車　椎殺晉鄙　漢書張良傳曰良爲韓報讐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擊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　史記信陵君傳曰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

椎四

盧鼓椎　金史牙吾塔傳曰牙吾塔屢敗宋兵威震淮泗好用鼓椎擊人世呼曰盧鼓椎其名可以怖兒啼大槩如呼麻胡云有子名何里合世目曰小鼓椎

椎五

詩　唐李白詩曰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爲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韓雖不成天地皆震動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

銘　山房隨筆翰林學士王文炳鐵椎銘曰朱亥貢金張良受之合以忠義鍛成此鎚銅山可破鎚不可缺金堕可碎鎚不可折噫亂臣滔滔四海嗷嗷長蛇其毒封豕其饕上帝憤之以鎚畀著著王千户名也鎚不自奮假手於汝數未莫先時來敢後曾是一揮元兇碎首匪鎚之重唯人之勇匪鎚之功唯人之忠長僅數尺重纔數斤物小用大策此奇勳鎚在人亡再用者誰藏之武庫永鎮姦回

枚一

詩　詩曰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海錄碎事曰銜枚止言語喧囂也周官有銜枚氏狀如箸橫銜之纏絜於項纏者結礙也蓋爲結紐而繞項也　纏音獲　絜音頡

枚二

史記　史記曰項梁率師攻秦秦使章邯距梁章夜銜枚擊楚殺項梁　後漢書吳漢傳曰漢伐蜀與劉尚分營於江南江北戰不利於是享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遂大破

之　陸賈楚漢春秋曰高祖向咸陽南趣宛宛堅守不下乃匿其旌旗人銜枚馬束口龍舉而冀奮雞未鳴圍宛城三匝宛城降　梁祚國統曰孫權嘗賜甘寧酒米寧以米賜帳下乃以銀碗酌酒自飲次與其都督次酌其兵命銜枚出斫敵　王隱晉書曰毋丘儉文欽反遣鄧艾進屯樂嘉欽果夜銜枚襲艾等昧爽至於城下又曰王浚都督幽州諸軍事成都王使和演發兵殺浚單于以演謀告浚州府逼近銜枚密嚴夜與單于圍演恬簡步騎二千一宿而至遂合戰元恬悉偃旗鼓士馬皆銜枚潛師伏甲而進既出賊不意虜衆大駭　唐書演持白旛請降　孫嚴宋書曰柳元景總軍北討元景至弘農營於開方口衆軍並造陝下元景遣軍副柳元王雄誕傳曰李子通敗輔公祏乘勝追之反爲所擠士皆走壁雄誕獨提私卒數百銜枚夜往乘風火之子通大敗　又王睃傳曰薛訥至武階距大來谷二十里賊陣兩軍間亘一舍而近睃往迎訥夜使壯士銜枚屢突賊駭引去

枚三

遺三校　上西山　漢書趙充國傳曰充國擊西羌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陣會明畢遂以次盡渡　後漢書段熲傳曰羌衆潰東奔熲規一舉滅之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橋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田晏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壍去賊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賊乃覺之　銜枚泝江　銜枚

渡河　國語曰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踰江五里以須

曰鑲 莊子曰曲者中鉤

鉤鑲二

增 瑞應圖曰湯都於亳有神人牽白狼口銜銅鉤入湯庭

鉤鑲三

原 蜀鉤 吳鉤 魏文帝與王朗書曰五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巴蜀之鉤此言難得之貴實不若易得之賤物 吳都賦曰家有屬渠厙容蓄用器械兼諸吳鉤越棘純鉤湛盧

鉤鑲四

原 蚩尤辟兵 東觀漢記詔令賜鄧遵蚩尤辟兵鉤一 殺子成鉤 吳越春秋云闔閭作金鉤曰能善爲鉤者賞之百金有人貪賞鉤者多而子獨求殺其兩子以血灑金遂成二鉤獻之而詣宮門求賞王曰爲鉤而哭吾作鉤貪王之賞殺吾二子以成兩鉤是以與衆異其人向名曰吳鴻亳稽我在此聲未絕而兩鉤俱飛著父之胷吳王大驚乃賞之百金

原 字林曰琫佩刀下飾也天子以玉諸侯以金琕佩刀上飾也　太公兵法曰刀子之神名曰脫光　增 潛確類書曰蚩尤作陌刀　考工記曰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今之書刀古者未有紙筆以削刻字至漢雖有紙筆仍有書刀古之遺法也　原 典論曰昔者周魯寶赤刀孟勞　楚辭曰鉛刀進御遥棄泰阿　孔叢子曰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　增 春秋孔演圖曰八政不中則天雨刀　淮南子曰鉛不可以爲刀　又曰金勝木者非以一刀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壤塞江也　阮子曰裁國無利器猶鉛刀而望其巧　原 物理論曰古有阮師之刀天下之所寶貴也初阮之作刀受法於金精之靈七月庚辛見金神於治監之門其人光色燦燿向而再拜神教以水火之齊五精之鍊用陰陽之候取剛軟之和三年作刀千七百七十口其刀平背夾刃方口洪首截輕徹微不絕絲髮之系斫堅剛無變動之異　增 楊泉物理論曰半蛟黑室公卿百官皆純黑不半蛟小黃門雌黃室中黃門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賁黃室虎文其將白虎文皆以白珠蛟爲鐔口之飾乘輿者加翡翠山紵嬰其側　原 聖證論曰昔國家有優曰史利漢氏舊優也云梁冀有火浣布切玉刀一朝以爲誕而不信正始初得火浣布乃信　初學記曰釋名曰刀到也以斬伐到其所乃擊之也其末曰鋒言若蜂刺之毒利其本曰環形似環也或曰黃帝採首山之金始鑄爲刀見洞冥記歷代有吳刀赤刀容刀鸞刀歸藏曰大副之吳刀是用出焉尚書曰赤刀大訓弘壁琬琰在西序孔安國注曰寶刀赤刀削也毛詩曰鞞琫有珌又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注曰刀有鸞者毛詩容刀注云舟帶也容刀言有武事　昆吾割玉刀見十洲記周穆王時西胡所獻切玉如切泥　鳴鴻刀見洞冥記漢武帝以賜東方朔　百鍊青犢漏影三刀見崔豹古今注漢文帝刀古　增 釋名曰短刀曰拍髀帶時拍髀旁也又曰露拍言露見也佩刀在佩旁之刀也或曰容刀有刀形而無刃備容儀而已剪刀剪進也所剪稍進前也書刀給書簡札有

所刊削之刀也封刀鉸刀皆隨時名之也　原魏武帝內戒令曰往歲作百辟刀所謂百鍊利器以辟不祥幅服姦宄　典論曰丕造百辟寶刀其一文似靈龜名曰靈寶其二彩似丹霞名曰含章其三鋒似崩雲刀身劒鋏名曰素質又作靈陀刀一名龍鱗　增隋志曰東宮左右內率府有千牛備身八人掌執千牛刀以千牛名刀者取其犀千牛而芒刃不頓　通鑑唐紀曰唐初職事官三品以上賜金裝刀礪石　唐六典武庫令曰刀古班劒之類宋晉以來謂之御刀後魏曰長刀蓋古劒馬劒魏晉銀羽儀所執障刀以障身橫刀佩刀陌刀長刀武帝有陷陌刀銘也刀彎故名今南蠻

刀二

玉堂閒話曰唐詩多用吳鉤者刀名也說選北戶錄曰南中有以竹爲刀錯子者如少鈍復以漿水洗之如初

增西京雜記云黃公少時爲術能御虎佩赤金刀及衰老不能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以赤金刀厭之不效爲虎所殺　原漢書曰龔遂爲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而佩犢

東觀漢記曰馬嚴爲陳留太守建初中嚴病遣功曹史李龔奉章詣闕上名見龔問疾病形狀以黃金十斤

葛緯佩刀書刀革帶付龔賜嚴　又曰賜鄧遵金對鮮卑緹帶一具金錯五十辟把刀墨再屈環橫刀金錯屈

尺八佩刀各一　增後漢彭修傳曰修父爲盜所劫修年十五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耶盜

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　原蜀志曰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

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慄慄　蒲元傳曰君性多奇思於斜谷爲諸葛亮鑄刀三千口刀成自

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於成都取江水君以淬刀言雜水之不

可用取水者擇言不雜君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實於涪津渡覆水懼怖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咸共

驚伏以竹筒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虎落因曰神刀今屈耳環者乃其遺範　費禕別傳曰孫權以手中

嘗所執寶刀贈禕荅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奬漢室臣雖闇

弱終不負東顧　增吳志孫堅傳曰堅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塘會海賊掠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

皆不敢進堅行縴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邏遮賊狀賊望見以爲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

涼陸機晉書曰王濬之在郡也夢懸四刀於梁上甚惡之濬主簿李毅拜賀曰夫三刀爲州而見四益一也明府其臨益州乎後果然　晉中興書曰初魏徐州刺史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　晉書曰衛瓘監軍護軍鍾會素與瓘至厚會書板上欲殺胡烈等示瓘瓘言不可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　又曰元帝以劉琨爲侍中太尉并贈名刀　詞林海錯曰晉太康記范文日南西捲縣雅夷奴也文爲奴時牧羊山澗得兩鱧魚化爲兩石石有鐵文入山中就石冶鑄成兩刀斫石鄴如切泥由是人情漸附後爲日南王子孫世寶鱧刀爲斬蛇劒也一曰雅奴魚刀　搜神記曰宮亭湖孤石有估客下都徑其下見二女子云可爲買兩量絲履自厚相報估客至都有好絲履并箱盛之自市一書刀亦在箱中既還以箱及香囊置廟中而去忘取刀湖中正泛忽有鯉魚跳入船中破魚得刀　陶弘景刀劒録曰郭維於太原得一刀文曰宜爲將後遂爲將軍及與蜀戰敗走遂失此刀　又曰王雙曾於市中買得一刀賣人曰得之者貴因不見雙後佩之果爲將將此刀與曹眞以一刀換之　又曰孫權遣張昭代周瑜爲南郡太守曾作一刀背上有盪寇將軍四字八分書　又曰張翼德初受新亭侯自命匠鍊赤珠山鐵爲一刀銘刃曰新亭侯蜀帝大將也後被范強將此刀入吳　又曰諸葛亮定黔中從青石祠過拔刀刺山泯刃不拔而去行者莫測　又曰前涼張寔造刀用五百金工用萬人尖頭長三尺六寸銘曰建元年造一刀用五千功銘曰神術隸書　又曰後秦姚萇建初元年造二刀長七尺一銘曰雄一銘曰雌隸書若叩即鳴　又曰後涼呂光麟嘉元年造一刀銘背曰麟嘉長三尺六寸　又曰明帝驚建武二年造一刀銘曰朝儀刀小篆書長四尺　後周書曰耿豪從太祖戰於邙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稍直刺直斫慎勿皺眉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歿俄然奮刀而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　通鑑唐紀曰蓋蘇文狀貌雄偉意氣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　又曰太平公主等謀廢立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意欲上斷割　唐書劉文靜傳曰文靜與裴寂有隙寂嘗與弟文起飲酣有怨言拔刀擊柱曰當斬寂會宋數有變文起名巫夜被髮銜刀爲禳厭文靜妾失愛

告其兄上變遂下吏　又皇甫無逸傳曰無逸嘗携部宿民家鐙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爲炷其廉介如此　又闕稜傳曰稜善用兩刀刀其長丈名曰拍刀一揮殺數人前無堅對　又契苾何力傳曰始何力母弟在涼州詔往視母於時薛延陀毗伽方強契苾諸酋爭附之乃脅其母弟使從何力曰我義許國不可不屈　山堂肆考曰唐開元中王昌齡舟行馬嵩山遇大風命裔酒紙上大王誤投金錯刀忽有赤鯉入舟剖腹得刀　唐書李光弼傳曰始光弼將戰內刀於鞾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　又李嗣業傳曰嗣業身長七尺壯勇絶倫天寶初隨募至安西頻經戰鬬於時諸軍初用陌刀嗣業善用之每爲隊頭所向必陷　又曰高仙芝討勃律李嗣業田珍爲左右陌刀將　又曰廣平王收長安統前軍　又曰高仙芝討勃律李嗣業田珍爲左右陌刀將　又曰廣平王收長安統前軍　又李嗣業傳曰嗣業持長刀大呼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　又劉崇龜傳曰崇龜爲清海軍節度副使廣有大賈約倡女夜集而它盜殺女遺刀去吏跡賈捕劾得約女狀而不殺也崇龜方大饗軍中悉集宰人至日入乃遣陰以遺刀易一雜置之詰朝羣宰即庖取刀一人不去曰是非我刀問之得其主名往視則亡矣　崇龜取他囚殺之聲言賈也陳諸市亡宰歸捕詰具伏其精明類此　通鑑唐紀曰甄濟有操行安祿山奏掌書記濟察祿山有異志詐得風疾舁歸家祿山反使蔡希德引行刑者二人封刀名之濟引首待刀　又曰李懷光將韓旻等攻懷光於河中旻等懼不勝懷光乃潛遣人以刀名之濟引首待刀　又曰李懷光將韓旻等攻懷光於河中旻等懼不勝懷光乃潛遣人以

憩暑李祐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　金史曰牙吾塔不喜文士僚屬有長裾者輒以刀截去　玉壺清話曰曹翰魏人曹彬真定人二曹皆著名翰能詩宋太宗語曰朕覽卿詩曾因國難披金甲恥爲家貧賣寶刀他日燕山磨峭壁定應先勒大名曹朕甚愛之　說選溪蠻叢笑曰出入坐卧必以刀自隨小者尤銛利名狘黨　又曰藝精者擲刀空中接之名雖模倭志曰倭賊勇而戇不甚別生死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

凉

吳刀　周寶上詳刀一博物志曰赤刀周之寶器　脫光　漏影　龍魚河圖曰有脫光刀　下詳刀一　屠牛　斬虎　淮南子曰屠牛垣一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毛　銅口　金頭　傅咸奏事曰尚書舊奏給介士二百人給大銅口刀一枚　謝尚與楊征南書曰今餉五尺金頭刀碧綾車中盾　採金　切玉　並詳刀一

孟勞　甲手　毅梁傳云公子友謂莒拏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以殺之　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　穀梁傳云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

龍鱗　大槍　續漢書云龍鱗御刀也　大槍刀重八斤柄長六尺三百枚

劒遲期不成王殺之操漆身爲癩吞炭變音七年琴成入韓遣其妻以刀入秦山遇仙人學琴韓王納琴中刺韓王

中利劒嚴秋霜周禮考工記云鄭之刀越之劒遷其地不能爲良　霜鍔　霜鋒

陶弘景刀劒錄曰鍾會克蜀於成都土中得一刀文曰太乙會死入帳下王伯昇後渡江刀遂飛入水

刀剌山飛泉湧出　斷絲　艾草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

儲正住中唐荊川左編曰臣文武兼備在所使用上嘉其才以繁欲令染干親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表至敬之心今牙中

宜然住中唐荊川左編曰隋長孫晟隨煬帝幸榆林帝欲出塞外陳兵耀武經突厥中恐染干驚懼先遣晟往諭

吉染干因名所部諸酋長咸萃晟見牙中蕪穢以重柔鋌數宿則成綱以柔鋌精以繁亂緣付儲使理之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使臨事

草大香染干遣取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諸侯並躬親灑埽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中

蕪穢謂是留香草耳染干悟曰奴罪過遂拔所佩刀觀自芟草其貴人及諸部落效之　截矢　斬甲　後漢耿弇傳曰張步攻耿弇營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　北齊書曰慕毋懷文造宿

開鑑須知　卷三百二十五　武功部　三

白鹿　赤治　又曰後魏昭成帝建國元年於赤治城鑄刀十口金鏤赤治二字隸書　裡路　鐸鞘　漢書匈奴傳元帝遣韓昌

刀　又曰後魏昭成帝以景明元年於白鹿山造白鹿刀隸書又曰建義三年造刀一口銘曰建義隸字又曰

傳之益妙其制作精巧便於操擊戰陣之利器也五月命置局造數萬口分賜遣臣　百勝　二儀　刀劒錄曰上饒葛溪鐵精而工細余中表以剪刀二柄示蔡挺挺奏制作

文公談苑　斷蒙　警惡　陶弘景刀劒錄曰董元成少果勇自打鐵作刀後討黃祖於蒙衝山堂肆考

河引刀斷衝頭爲二流釋大司馬號其刀曰斷蒙　警惡　河引刀斷衝頭爲二流釋大司馬號其刀曰斷蒙

破陣　合璧事類　餘乃壁事類外集曰折封刀子起於郭汾陽喜其閑心曰真郭子儀之部吏後用

破陣合璧事類餘乃壁事類外集曰折封刀子起於郭汾陽喜其閑心曰真郭子儀之部吏後用

又曰宋劉義符景平元年造一刀銘曰五色小篆書　勝馬　斬馬　寧五年作坊造斬馬刀長三尺餘鐔長尺

又曰宋劉義符景平元年造一刀銘曰五色小篆書　勝馬　斬馬　寧五年作坊造斬馬刀長三尺餘鐔長尺

又曰宋高祖劉裕永初元年造一刀文曰安國小篆書長四尺後入梁國　萬人　五色　又曰關羽爲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採五都及羽敗惜刀投於水

又曰宋高祖劉裕永初元年造一刀銘其背曰定國小篆書　萬人　五色　又曰關羽爲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採五都及羽敗惜刀投於水

應君心遂君指并州難綰竟何人每成此物如有神幾墜　折封　玉海曰熙

應君心遂君指并州難綰竟何人每成此物如有神幾墜　折封　玉海曰熙

前池水馬知不是蛟龍子割雞刺虎皆若空願應君決雲吹毛可試不可觸似有蟲鏤缺裂文淬之

前池水馬知不是蛟龍子割雞刺虎皆若空願應君決雲吹毛可試不可觸似有蟲鏤缺裂文淬之

髭若剪成銘且捷輕水薄玉狀不分一尺寒光鬼神

髭若剪成銘且捷輕水薄玉狀不分一尺寒光鬼神

傳之益妙其制作精巧便於操擊戰陣之利器也五月命置局造數萬口分賜遣臣　百勝　二儀　刀劒錄曰上饒葛溪鐵精而工細余中表以剪刀二柄示蔡挺挺奏制作

文公談苑　斷蒙　警惡　陶弘景刀劒錄曰董元成少果勇自打鐵作刀後討黃祖於蒙衝山堂肆考

河引刀斷衝頭爲二流釋大司馬號其刀曰斷蒙　警惡　河引刀斷衝頭爲二流釋大司馬號其刀曰斷蒙

破陣　合璧事類　餘乃壁事類外集曰折封刀子起於郭汾陽喜其閑心曰真郭子儀之部吏後用

破陣合璧事類餘乃壁事類外集曰折封刀子起於郭汾陽喜其閑心曰真郭子儀之部吏後用

又曰宋劉義符景平元年造一刀銘曰五色小篆書　勝馬　斬馬　寧五年作坊造斬馬刀長三尺餘鐔長尺

又曰宋劉義符景平元年造一刀銘曰五色小篆書　勝馬　斬馬　寧五年作坊造斬馬刀長三尺餘鐔長尺

又曰宋高祖劉裕永初元年造一刀文曰安國小篆書長四尺後入梁國　萬人　五色　又曰關羽爲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採五都及羽敗惜刀投於水

又曰宋高祖劉裕永初元年造一刀銘其背曰定國小篆書　萬人　五色　又曰關羽爲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採五都及羽敗惜刀投於水

應君心遂君指并州難綰竟何人每成此物如有神幾墜　折封　玉海曰熙

應君心遂君指并州難綰竟何人每成此物如有神幾墜　折封　玉海曰熙

前池水馬知不是蛟龍子割雞刺虎皆若空願應君決雲吹毛可試不可觸似有蟲鏤缺裂文淬之

前池水馬知不是蛟龍子割雞刺虎皆若空願應君決雲吹毛可試不可觸似有蟲鏤缺裂文淬之

髭若剪成銘且捷輕水薄玉狀不分一尺寒光鬼神

髭若剪成銘且捷輕水薄玉狀不分一尺寒光鬼神

遺贈皆交股屈環還過物　建義　定業　刀劒錄曰西涼李暠造珠璣刀銘曰建義隸字又曰

遺贈皆交股屈環還過物　建義　定業　刀劒錄曰西涼李暠造珠璣刀銘曰建義隸字又曰

如風上有鑿字曰二儀　齊高祖蕭道成建元二年造一刀銘曰定業長五尺篆書帝自制之

如風上有鑿字曰二儀　齊高祖蕭道成建元二年造一刀銘曰定業長五尺篆書帝自制之

黃金鞘裏青蘆葉　合璧事類曰牛僧孺進士時常用李白詩曰君不能學哥舒翰橫行青海夜帶刀西屠石堡取紫袍溪蠻

黃金鞘裏青蘆葉　合璧事類曰牛僧孺進士時常用李白詩曰君不能學哥舒翰橫行青海夜帶刀西屠石堡取紫袍溪蠻

手劃割點定　盧綸難綰刀子歌曰參芒刀字有誤謬隨

手劃割點定　盧綸難綰刀子歌曰參芒刀字有誤謬隨

又曰宋高祖劉裕永初元年造一刀文曰安國小篆書長四尺後入梁國　萬人　五色　又曰關羽爲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採五都及羽敗惜刀投於水

又曰宋高祖劉裕永初元年造一刀銘其背曰定國小篆書　萬人　五色　又曰關羽爲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採五都及羽敗惜刀投於水

應君心遂君指并州難綰竟何人每成此物如有神幾墜　折封　玉海曰熙

應君心遂君指并州難綰竟何人每成此物如有神幾墜　折封　玉海曰熙

前池水馬知不是蛟龍子割雞刺虎皆若空願應君決雲吹毛可試不可觸似有蟲鏤缺裂文淬之

前池水馬知不是蛟龍子割雞刺虎皆若空願應君決雲吹毛可試不可觸似有蟲鏤缺裂文淬之

髭若剪成銘且捷輕水薄玉狀不分一尺寒光鬼神

髭若剪成銘且捷輕水薄玉狀不分一尺寒光鬼神

遺贈皆交股屈環還過物　建義　定業　刀劒錄曰西涼李暠造珠璣刀銘曰建義隸字又曰

遺贈皆交股屈環還過物　建義　定業　刀劒錄曰西涼李暠造珠璣刀銘曰建義隸字又曰

如風上有鑿字曰二儀　齊高祖蕭道成建元二年造一刀銘曰定業長五尺篆書帝自制之

如風上有鑿字曰二儀　齊高祖蕭道成建元二年造一刀銘曰定業長五尺篆書帝自制之

黃金鞘裏青蘆葉　合璧事類曰牛僧孺進士時常用李白詩曰君不能學哥舒翰橫行青海夜帶刀西屠石堡取紫袍溪蠻

黃金鞘裏青蘆葉　合璧事類曰牛僧孺進士時常用李白詩曰君不能學哥舒翰橫行青海夜帶刀西屠石堡取紫袍溪蠻

手劃割點定　盧綸難綰刀子歌曰參芒刀字有誤謬隨

手劃割點定　盧綸難綰刀子歌曰參芒刀字有誤謬隨

銀裝金削　梁書曰蕭子雲善書自謂入木三分梁武帝以金削刀銀裝賜之　金苦　木辛　神異經曰南方大荒中有如何

銀裝金削　梁書曰蕭子雲善書自謂入木三分梁武帝以金削刀銀裝賜之　金苦　木辛　神異經曰南方大荒中有如何

銀裝金削　梁書曰蕭子雲善書自謂入木三分梁武帝以金削刀銀裝賜之　金苦　木辛　神異經曰南方大荒中有如何

銀裝金削　梁書曰蕭子雲善書自謂入木三分梁武帝以金削刀銀裝賜之　金苦　木辛　神異經曰南方大荒中有如何

脂　脂　脂　脂

刀　刀　刀　刀

刺山　入水　刺山　入水

吳刀　鄭刀　吳刀　鄭刀

聲溢少年場吳刀鳴手　張華詩云雄魏任氣俠

聲溢少年場吳刀鳴手　張華詩云雄魏任氣俠

軍征大宛軍中無水拔佩刀三斷之對曰丹陽方儲爲郎　漢書曰李廣利爲貳師將

軍征大宛軍中無水拔佩刀三斷之對曰丹陽方儲爲郎　漢書曰李廣利爲貳師將

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　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

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　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

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　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

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　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

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　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

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　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

自截以爲三刀　琴操曰聶政之刀越之劒遷其地不能爲良　霜鍔　霜鋒

自截以爲三刀　琴操曰聶政之刀越之劒遷其地不能爲良　霜鍔　霜鋒

斷絲　艾草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

斷絲　艾草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

典論云魏太子丕百辟始成五色充牆巨橐曰聶政父爲韓王治

典論云魏太子丕百辟始成五色充牆巨橐曰聶政父爲韓王治

琴操曰聶政父爲韓王治

琴操曰聶政父爲韓王治

遇仙人學琴　吳刀　鄭刀　聲溢少年場吳刀鳴手　張華詩云雄魏任氣俠

遇仙人學琴　吳刀　鄭刀　聲溢少年場吳刀鳴手　張華詩云雄魏任氣俠

秦山遇仙人學琴　吳刀　鄭刀　聲溢少年場吳刀鳴手　張華詩云雄魏任氣俠

秦山遇仙人學琴　吳刀　鄭刀　聲溢少年場吳刀鳴手　張華詩云雄魏任氣俠

典論云魏太子丕百辟始成五色充牆巨橐曰聶政父爲韓王治

典論云魏太子丕百辟始成五色充牆巨橐曰聶政父爲韓王治

琴操曰聶政父爲韓王治

琴操曰聶政父爲韓王治

自截以爲三刀　琴操曰聶政之刀越之劒遷其地不能爲良　霜鍔　霜鋒

自截以爲三刀　琴操曰聶政之刀越之劒遷其地不能爲良　霜鍔　霜鋒

斷絲　艾草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

斷絲　艾草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

典論云魏太子丕百辟始成五色充牆巨橐曰聶政父爲韓王治

典論云魏太子丕百辟始成五色充牆巨橐曰聶政父爲韓王治

遇仙人學琴　吳刀　鄭刀　聲溢少年場吳刀鳴手　張華詩云雄魏任氣俠

遇仙人學琴　吳刀　鄭刀　聲溢少年場吳刀鳴手　張華詩云雄魏任氣俠

秦山遇仙人學琴　吳刀　鄭刀　聲溢少年場吳刀鳴手　張華詩云雄魏任氣俠

秦山遇仙人學琴　吳刀　鄭刀　聲溢少年場吳刀鳴手　張華詩云雄魏任氣俠

軍征大宛軍中無水拔佩刀三斷之對曰丹陽方儲爲郎　漢書曰李廣利爲貳師將

軍征大宛軍中無水拔佩刀三斷之對曰丹陽方儲爲郎　漢書曰李廣利爲貳師將

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　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

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　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

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　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

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　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

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　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

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　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

自截以爲三刀　琴操曰聶政之刀越之劒遷其地不能爲良　霜鍔　霜鋒

自截以爲三刀　琴操曰聶政之刀越之劒遷其地不能爲良　霜鍔　霜鋒

斷絲　艾草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

斷絲　艾草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

典論云魏太子丕百辟始成五色充牆巨橐曰聶政父爲韓王治

典論云魏太子丕百辟始成五色充牆巨橐曰聶政父爲韓王治

琴操曰聶政父爲韓王治

琴操曰聶政父爲韓王治

遇仙人學琴　吳刀　鄭刀　聲溢少年場吳刀鳴手　張華詩云雄魏任氣俠

遇仙人學琴　吳刀　鄭刀　聲溢少年場吳刀鳴手　張華詩云雄魏任氣俠

秦山遇仙人學琴　吳刀　鄭刀　聲溢少年場吳刀鳴手　張華詩云雄魏任氣俠

秦山遇仙人學琴　吳刀　鄭刀　聲溢少年場吳刀鳴手　張華詩云雄魏任氣俠

典論云魏太子丕百辟始成五色充牆巨橐曰聶政父爲韓王治

典論云魏太子丕百辟始成五色充牆巨橐曰聶政父爲韓王治

琴操曰聶政父爲韓王治

琴操曰聶政父爲韓王治

自截以爲三刀　琴操曰聶政之刀越之劒遷其地不能爲良　霜鍔　霜鋒

自截以爲三刀　琴操曰聶政之刀越之劒遷其地不能爲良　霜鍔　霜鋒

斷絲　艾草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

斷絲　艾草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

典論云魏太子丕百辟始成五色充牆巨橐曰聶政父爲韓王治

典論云魏太子丕百辟始成五色充牆巨橐曰聶政父爲韓王治

遇仙人學琴　吳刀　鄭刀　聲溢少年場吳刀鳴手　張華詩云雄魏任氣俠

遇仙人學琴　吳刀　鄭刀　聲溢少年場吳刀鳴手　張華詩云雄魏任氣俠

秦山遇仙人學琴　吳刀　鄭刀　聲溢少年場吳刀鳴手　張華詩云雄魏任氣俠

秦山遇仙人學琴　吳刀　鄭刀　聲溢少年場吳刀鳴手　張華詩云雄魏任氣俠

軍征大宛軍中無水拔佩刀三斷之對曰丹陽方儲爲郎　漢書曰李廣利爲貳師將

軍征大宛軍中無水拔佩刀三斷之對曰丹陽方儲爲郎　漢書曰李廣利爲貳師將

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　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

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　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

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　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

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　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

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　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

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　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

自截以爲三刀　琴操曰聶政之刀越之劒遷其地不能爲良　霜鍔　霜鋒

自截以爲三刀　琴操曰聶政之刀越之劒遷其地不能爲良　霜鍔　霜鋒

斷絲　艾草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

斷絲　艾草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

典論云魏太子丕百辟始成五色充牆巨橐曰聶政父爲韓王治

典論云魏太子丕百辟始成五色充牆巨橐曰聶政父爲韓王治

琴操曰聶政父爲韓王治

琴操曰聶政父爲韓王治

張猛逆呼韓邪侍子與單于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經路刀金留犁撓酒共飲血盟注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也 唐書南詔傳曰德宗遣袁滋冊異牟尋遣清平官尹輔酋等七人謝天子獻鐸鞘浪劒劒刀鐸鞘狀如殘刀有孔旁達出麗水飾以金所擊無不洞擊刀鐶時以取見別詔然後受所取皆老弱陳幣太宗美其能前氣凜凜風流泉 迎雪 舍霜 虛綸割飛二刀

取迎躍如星者十年乃成浪人所鑄故亦名浪劒王所佩者傳七世矣 寶鈿 金錯 又阿史那社尒傳曰貞觀十四年為交河道行軍總管平高昌諸將咸受賞社尒以未受詔秋毫不敢取見別詔然後受所取皆金錯刀一名善勝一名寶勝往往飛騰如青蛇狀洞冥記曰漢武帝解鳴鴻之刀以示朝恐人得其麋賜高昌寶細刀 玉海曰太平興國二年吳越國王貢黃金錯刀四銀錯刀二十修時貢也 青蛇

赤鵲芝田鉼曰陶貞白有二刀一名善勝一名寶勝往往飛騰如青蛇狀洞冥記曰漢武帝解鳴鴻之刀以示朝恐人得此刀欲銷之刀自手中飛去雲中 玉磨 泉洗 李頎詠烏孫公主傳曰專諸持一劒刀置魚腹中以刺王僚吳書曰凌統怨甘寧殺其父寧嘗備統不與相見嘗於呂蒙會酒酣統乃用刀舞寧起曰寧能雙陰山一片玉洗將胡地獨流泉 迎雪 舍霜 虛綸割飛二刀

化為鵲赤色飛去雲中 玉磨 泉洗 李頎詠烏孫公主傳曰專諸持一劒刀置魚腹中以刺王僚吳書曰凌統怨甘寧殺其父寧嘗備統不與相見嘗於呂蒙會酒酣統乃用刀舞寧起曰寧能雙陰山一片玉洗將胡地獨流泉 迎雪 舍霜 虛綸割飛二刀

子歌曰色迎霽雪鋒含霜

戟舞 白虎象 金馬形 春秋繁露曰刀在右白虎之象也 郭翻刀墜水人為取之因與其人曰我取此天地神物所責報終不受又投於下見李尤金馬書刀銘

刀為 與十倍 對數百 郭翻刀墜水人為取之因與其人曰我取此天地神物所責報終不受又投於下見李尤金馬書刀銘

鉔 與十倍 對數百 郭翻刀墜水人為取之因與其人曰我取此天地神物所責報終不受又投於下見李尤金馬書刀銘

曰率數百武庫日 出兵而陽不知 原 尊諸持 凌統舞 烈士傳曰尊諸持一劒刀在右白虎之象 其父寧嘗備統不與相見嘗於呂蒙會酒酣統乃用刀舞寧起曰寧能雙陰山一片玉洗將胡地獨流泉 迎雪 舍霜 虛綸割飛二刀

出兵而陽不知 遵 土瑩刀 露塗刀 北齊書曰慕毋懷文云廣平聊南幹子城是千將鎁劒處其土可以瑩刀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諸王殺其國人以刀所割往往有不入者以汗露塗刀研之乃入 黑如漆 赤如血 刀劒錄曰鄧艾年十二曾讀陳太丘碑碑下堀得一刀黑如漆長三尺餘刀赤如血於漢中擊夏侯淵手刀百數 投溝中 藏褱下 括異記曰慕容德

出入同行不離左右江表傳云孫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爲長安試之釣臺時風大盛谷利令能工取櫂口櫂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施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柁入樊口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乘之主輕於天不測之

長揖 跳刀大呼 擲刀對泣 強刀一割

王莽乘之主輕於天不測之淵邀遍顛危奈社稷何 擲刀對泣 強刀一割 吳志云孫權以公孫淵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為燕王張昭諫權不能堪案刀而起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 張衡與特進書云以爲鉛刀鍛可一割 拔刀斫案 取刀擊石

晉中興書云孫恩世奉五斗米道因叔父子子恭有異術 拔刀斫案 取刀擊石 江表傳云孫權故在耳因淨泣橫流 拔刀斫前奏案 拔刀斫柱

引刀自剄 持刀自剄

兵士皆跳刀大呼 引刀自剄 漢書美陽侯傳云孫赤大夫舞陽侯 持刀自剄

況今有數萬衆自足解事皓意大喜艘開庫藏盡出金寶以賜與之 引刀自剄 持刀自剄 引刀自剄 持刀自剄 引刀自剄 持刀自剄

一人被朱衣云我是太乙神故看開作此刀有藏至刀必鳴後落突厥可汗處又曰後燕慕容垂造二刀長七尺一雌一雄若別處之則鳴

獻策賜刀

入朝賜刀 唐荊川左編曰後周賀若弼拜吳州總管獻取陳十策上嘉善賜以寶刀一口弼拜而受之

呼刀斬槐 引刀割膺 舍州史料二史考曰前京後府帖曰唐薛延陀其弟統特勒入朝帝以精刀賜之

女官佩刀 通鑑宋紀曰劉武周寇晉州苗將賀德仁李祐所襲炎坐無援被囚空室中列卒環守脫將以炙馬

婦人礪刀 舍州史料二史考曰英宗初立朝廷大政承太皇太后指蔽為多太后常御便殿大臣誠旨入朝左右女官雜佩刀劒侍衛

夢得者為利 礪井者被刑 夢書云刀墜井中或說以為刑字并與刀也礪刀井上磨刀者為利

夢得刀而遁 大破之漢宏易服持鎗刀而遁漢宏將十餘萬衆出西陵將擊董昌戊午錢鏐濟江迎戰使敵人見之以為庖丁不疑為漢宏也

麻札刀 宋史岳飛傳曰兀术

持鎗刀而遁 唐書屈突通傳曰通每自摩其一刀類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刀

別給儀刀 仗有鋒刀者請皆給鸞軍器使遇立仗別給儀刀從

徐大刀 通鑑宋紀曰岳飛戒步騎一萬五千騎來兵少輕敵大敗之

奪守者刀 又曰花雲守太平城陷被執友諫縛雲急雲怒罵奮躍大呼縛皆絕奪守者刀連殺數人賊亂擊碎雲首縛實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絕

數千人投刀拜 又曰宣德時吳惠守桂林時義寧蠻為不靖惠親至洞中撫之曰吾若屬父母欲來活汝無他惟因反復陳順逆其酋感泣留惠數日歷觀屯堡形勢數千人衛出境賊羊豕境上

惠曰善為之細遣役歸數千人皆投刀拜遂不反

數千人投刀拜 又曰宣德時吳惠守桂林時義寧蠻為不靖惠親至洞中撫之曰吾若屬父母欲來活汝無他惟因反復陳順逆其酋感泣留惠數日歷觀屯堡形勢數千人衛出境賊羊豕境上

惠曰善為之細遣役歸數千人皆投刀拜遂不反

刀五

賦魏曹植寶刀賦曰建安中魏王命有司造寶刀五枚以龍虎熊鳥雀為識太子得一余及余弟饒陽侯各得一焉有星漢之明后思潛達而元通飛文藻而博致揚武備以禦凶然後礪以五方之石鍛以中黃之壤規圓景以定環據神功而造象陸斬犀革水斷龍角輕擊浮截刀不纖削踰南越之巨闕超西楚之泰阿實異精而攸御永天祿而是荷

後漢張衡西京賦曰吞刀吐火雲霧杳冥

詩古詩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 魏王粲從軍詩曰雖無鉛刀用庶幾奮薄身 晉左思詠史曰鉛刀貴

一割夢想駿良圖　無名氏獨漉篇曰刀鳴箭中依牀無施　又俠客行曰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十步一殺人千里不留行　又酬張卿詩曰寶刀隱玉匣繡澀空苔苔　唐杜甫詠趙太常大食刀歌曰壯士短衣頭虎毛憑軒拔鞘天為高翻風轉日木怒號氷翼雲淡傷哀猱鐫錯碧甐鵝膏銛鍔已瑩虛秋濤　又曰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淞半江水　孟郊詩曰抽裝無一線剪懷盈千刀　韋應物寇季膺古刀歌曰古刀寒鋒青撼撼少年結交平陵客求之時代不可知千痕萬穴如星離重疊泥沙更剝落縱橫鱗甲相參差古物有靈知所遭貂裘拂之橫廣席陰森白日掩雲虹錯落池光動金碧知君寶此誇絕代求之不得心常愛厭見今朝繞指柔片鋒折刃猶堪佩高山成谷滄海填英豪埋沒誰所捐吳鉤斷馬不知處幾度煙塵今獨全夜光投人人不畏知君獨識精靈器酬恩結義心自知死生好惡不相棄白虎司秋金氣清高天寥落雲崢嶸月蕭風凄古堂淨精芒切切如有聲何不跨蓬萊斬長鯨世人所好殊遺闊千金買鉛徒一割　宋蘇東坡以雙刀遺子由子由有詩城次其韻云寶刀匣不見但見龍雀錄何曾斬蛟蛇亦未切琅玕胡為穿窬輩見之要領寒吾刀不汝問有愧在其肝念此刀自藏包之虎皮斑湛然如古井終歲不復瀾　明徐尊生佩刀行曰神人藏舟半天裏絕壑餘卻露舟尾錚然有物隨中宵八鰲稜嶒長尺咫野僧拾之歸張公化為夭矯蒼精龍不知何世何年閟奇氣剸犀斷虎一旦生神通驅魅却走妖邪空張公佩到蓬萊殿天上羣仙驚未見青絲縼懸白玉環當靈孤光搖泠電為君淬厲向盤根縱有青萍何足羨他年辭榮歸浙山莫行金華赤松間精靈感會聲霹靂便恐飛去無時還　金華之永康有山曰雲巖拔起天半有巨舟藏壑中舟尾翹出如鼉一釘隆崖下野僧得之以遺張君孟兼孟兼製為佩刀銛利持甚尊生為作歌　張憲北庭宣元杰西番刀歌曰金師起持水火齊煅煉陰陽結精銳七月七日授治師手作鉗鍾股為礪一千七百七十鋒脊高體狹刀口洪龍飛蛟化歲月久阮師舊物今無踪呀哇繡鐔柔可曲東倭純鋼不受觸賢侯示我西番刀名壓古今刀劒錄三尖兩刃圭首圓劒脊蹼蹼生異煙朱砂斑痕點人血雕青皮軟金鈎聯唐人寶刀誇大食於今利器稱未息十年土涮松文生戎王造時當月蝕平章遺佩固有神朱高固始多奇勳三公重器不虛授往往曾遺西番刀出鞘試礪礪口吹斷毫毛裹以白鹿皮纏以青綠條不逢拂拭人塵埃甘自韜把贈慙吾老功名看汝豪　唐順之日本刀歌曰有客贈我日本刀魚鱗作鞘

青絲綬重重碧海洋波來身上龍文鞘漾行懷然提刀起四顧白日高高天岡岡毛髮凜烈生鞿皮坐失炎暑日方永閒遣倏人初鑄成發硎理鞴拂添井日淘月煉火氣盡一片凝氷開清泠持此月中斫桂樹頓覺應知後時横看終當贈與人

鏡銘 復漢鴻敬遣刀陽銘曰修爾甲兵用戒不虞見危致命臨事而懼文不可匿武不可渝文武孔純荷天之祿 又刀陰銘曰温温恭穆配天之威苗蠢無禮報永綏 李尤銘佩刀銘曰佩之有錯抑武揚文豈爲屠夫將戒其身 又金馬書刀銘曰巧冶煉剛金馬託形黃文錯鏤兼勒工名 魏文帝寶刀銘曰造茲寶刀既譬既明攘角靡所任茲不違不若永世寶持利用衛身以威弗治 曹植寶刀銘曰相時陰陽制茲利兵和諧色劑考諧殊清陸剸犀礪匪以尚武于身是衛犀角匪飾鶯距匪履 王粲刀銘曰徒搏不兵作戒宣丘用造斯器嫭獸是剸制令允良兒水截銀錄君子服之式章威儀 何晏斬猛獸刀銘曰猛獸是截威震遐邇 晉張協文身刀銘曰寶刀既成窮理盡妙鬱文波迴流光霄照 又把刀銘昏明重時永蠲厥後蠲民之災 裴景聲文身刀銘曰爽爽名金昆吾遺璞裁爲把刀利亞切玉時文斯偃含精內燭威助雖化武不可瀆 趙至刀銘曰良金百煉一名辰巧寶刀既成窮理盡妙文繁波流迴光靈照在我皇世戎不可耀 赫連勃勃造百鍊剛刀爲龍雀大環銘曰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遐如風靡草威服九區 東晉衛夏坂却單刀銘曰野人有刀不愛遺余長不滿尺劒鉞之餘文如連環上下相綴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稱戎以自隨書之無害奉萬是除有穴於堙侵堂及室我刀入門是去無跡

梁簡文帝謝勅賚善勝戚勝刀格曰氷鈐含彩雕琰表飾名均素質神號脫光五寶初成曾丕先荷其一二勝今造愚臣總被其恩錫韓非之書未足爲比給博山之筆方此更輕 劉孝儀爲晉安王謝東宮賜玉環刀啓曰荷峯珍鋭利極鉤芒理當擬以雄身藉而安體不令北海小雍孫權穿勝之寄慶江佩刀獨表不欺之論

弓一

寶名曰弓也張之穹隆然其末曰簫言蕭梢又謂之弭以骨爲之滑弭弭也中央曰附附撫也所撫持也

鑣附之間曰淵淵宛也言宛曲也　爾雅曰弓有緣謂之弭以金者謂之銑以骨者謂之珧以玉飾弓兩頭曰琫下飾曰鞞兩旁曰侅中央曰弣弣以下爲名　方言曰弓藏謂之鞬或謂之鞹或謂之韇　說文曰角端獸狀似豕角善爲弓出胡休夕國　又曰弹丁昆反畫弓也弨虛全反角弓也弧木弓也彏弓曲也彏舒招反弓便利也彏烏郭反弓急張也弼百生反弓滿弓有所向也　山海經曰少鱗生般是始弓矢世本曰牟夷作矢揮作弓弓矢一器作者兩人於義有疑此言般作者是也　宋衷注曰揮黃帝臣又孫卿子曰揮作弓垂子曰羿作弓三說不同　易曰弦木爲弧刻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周官春被角夏治筋秋合三材注謂膠絲漆　又曰寒奠體冰析灂春被弦角三液而幹再液往體多來體寡謂之王弓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庾弓之屬利射深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注句不用之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又曰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箙盛矢器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犴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　又曰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者以爲遠也角者以爲疾也筋者以爲和也絲者以爲固也漆者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　禮記曰武王克商後于戈弓矢包之以虎皮　又內則篇曰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　儀禮鄉射禮曰衆賓勝皆袒遂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　又曰下射進坐橫弓覆手　毛詩曰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曰彤弓弨弨弓之別名謂以象牙拾遺曰象弭魚服毛云弭弓反末以象骨爲之蓋俗說之誤也按左傳曰左執鞭弭弭者弓之末爲弓今西方有以犀角鹿角爲弓者　家語曰弓調而後求勁焉　列子曰傳弓以燕牛之角纏弓以荊麋之筋糊弓以河魚之膠說者以爲燕角善楚筋細河膠黏音曰黃帝作弓以備四方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蒙傳楚琴氏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三侯麋侯冀侯魏侯也　喻林曰武王曰五帝之時無守戰之具國存者何太公曰守戰之具皆在民間耒耜者是其弩也鋤耰者是其矛戟也簦笠者是其兜鍪也鎌斧者是其攻戰之具也雖狗者是鉦鼓也　劉子閱武篇曰

逢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造父善御不能篤不服之馬般倕善斲不能運不利之斤孫吳善將不能戰不習之卒　孫卿子曰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

原　又曰繁弱鉅黍古之良弓　又曰天子彤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　三禮圖云彤弓天子所用琱弓卿以下所用也　楚辭曰帶長劒兮挾素弓　孔叢子曰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

增　呂氏春秋曰齊宣王所用弓不過三石而去右皆曰此不下九石宣王終日自以爲能用九石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而爲九石也　又曰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

原　龍魚河圖曰弓之神名曰曲張　文子曰狡兔得而獵犬死高鳥得而彊弓藏　淮南子曰淇衛箘簬（箘簬出於淇地衛箭）飾以金銀錫雖有薄縞之幨然猶不能穿也若解

風俗通曰烏號弓者柘桑之枝枝條暢茂烏登其上垂下著地烏適飛去從後撥殺取以爲弓因爲烏號

增　賈誼新書曰東方之弧以梧其牲以羊北方之弧以棗其牲以雞南方之弧以柳其牲以狗中央之弧以桑其牲以牛西方之弧以棘爲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桑　抱朴子曰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　關令五鑑曰善弓者師溪子弩也　括地圖曰神弓在南山石泥渚中　沈懷遠南越志曰沙麻竹人削以爲弓弓似弩淮南所謂溪子弩也

又曰農夫得形弓以驅鳥南成得衮衣以負薪猶世人得仙丹而不貴　杜臾幽求曰弓折由射者之數劒缺因用者之多　唐六典武庫令曰弓之制有四一曰長弓以桑柘步兵用之二曰角弓以筋角騎兵用之三曰弩弓短弓利於近射四曰格弓綵飾之弓羽儀所執　唐書禮樂志曰射日皇帝服武弁千牛中郎一人奉決拾以笥拂以巾千牛將軍北面張弓以袂順左右膊上再下一面左執弭右執箭以進千牛郎將以巾拂矢進人必問不應則彈弓而嚮之復不應則旁射又不應則射之　又太宗謂諸瑯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脈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遺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使弓多矣有天下之日淺得爲治之意固未及於弓弓猶失之何況於治乎　又傅奕傳曰奕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上言懲沸羹者吹冷虀傷弓之鳥驚曲木　玉海曰宋紹興三年上謂輔臣曰造弓必用良工今御前所造弓其直八千

可以爲式宜令軍器所及張俊軍中分造　又曰韓世忠之制兵器凡令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後視之鑒連鎖之甲斧之有掠陣弓之有克敵皆世忠之遺法　遼志曰契丹弓以皮爲弦箭削樺爲幹　說畧昨夢錄曰西夏有竹牛重數百觔角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製弓尤健勁　明典故紀聞曰太祖因試將士論之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百步之外又加五步焉不能入矣故善射者求中於百步之內則弓無敗折之患

弓二

原 左傳曰顏高之弓六鈞顏高魯人也三十斤爲鈞　又曰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　又曰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　又曰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助　又曰楚王出遊亡其烏號之弓烏號弓名良　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之人得之何必楚也　列子曰紀昌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能又使學視小如大紀昌以氂懸蝨在牖南面而望之三年之後如輪觀物皆山丘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蝨之心而懸不絕　又曰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　原 關子曰宋景公使弓工爲弓九年來見公曰爲弓亦遲對曰臣不得見公矣曰臣之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登臺東面而射矢踰孟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　新序曰楚熊渠夜行見寢石鬱弓射之沒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却復射之矢摧無迹　戰國策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而召問之對曰見鳥六雙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　列女傳曰晉平公使工爲弓三年乃成射不穿一札公怒將殺工其妻見公曰妾之夫造此弓亦勞矣幹生泰山之阿一日三覩陰三覩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荊麋之筋糊以河魚之膠此四者天下之選也而不穿一札是君不能射也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支右手發箭左手不知公以其儀而穿七札弓工立得出賜金三鎰　詞林海錯曰仲子崔仲由之子狐鬻殺子路子崔請往報仇孔子曰行矣歷知之曰勇者不掩人之不備須後日城西決戰乃得蒲弓木戟與子崔戰而死　史記曰上迎寶鼎於中山得路弓乘矢集獲壇下　又曰黃帝騎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髯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望帝抱其弓而號後世因名其弓曰烏號

原 東觀漢記曰

蓋延字巨卿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　隋王漢紀曰陳球爲零陵太守州兵朱蓋等反球守城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人斬朱蓋等　後漢祭肜傳曰光武拜肜爲遼東太守至則罷兵馬廣斥候肜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　又東夷夫餘國傳曰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因有身後生子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滍水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渡因至夫餘而王之　梁書曰羊侃膂力絶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　後魏書曰傅融性豪爽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此自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韁乘者一人曰唯傳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傳靈根可彎此弓又有數紙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傳靈越可解此文融意謂其三子文武材幹堪以駕馭當世常密謂鄉人曰汝聞之不禹虫之子有三靈此圖讖之文也好事者傳之故豪勇之士多相歸附　唐書曰高開道募壯士數百爲養子衛閤下愛將張金樹潛令左右數人偶與諸養子戲絶其弓弦又取刀稍聚牀下既暝以其徒譟攻之　又張士貴傳曰方鎮常夜行見長人丈餘引弓射仆之乃朽木也

又李德裕傳曰德裕爲鄭滑節度使徙劒南西川請甲人妄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由是又田弘傳曰時稱朱瑾秦米志誠弩皆爲第一安仁義常曰志誠弩十不當瑾槊之一瑾槊十不當吾弓之一

又曰武德六年九月丁巳上批付劉昌祚所進器械具悉今賜卿金線烏梢弓一神臂弓二　舍州史料

高帝進兵圍公李文忠宋國公馮勝實射而賜之交趾弓五十形弓百　明興故紀聞曰

御督同知武忠實使朝鮮國人請閱兵因以弓矢譜射之會有鳥橫空而過忠

援弓射之應弦而落

弓三

西村　七鈐輯詩外傳云齊景公使人爲弓弓人之妻曰此弓者泰山南烏號之柘引則烏號越鞫繁弱之角執象弭之隅射天下之猶材也下詳弓一

臧曰其用互則六弓四弩猶施都　蜚琥　象弭　並詳弓一　定準　繢質　緣沈陳琳武軍賦曰

謹地待時而動善射者調弓定準見可而發君子善養其人足用下詳弓一

沈懷遠南越志曰宋昌縣有竹長十尋俚人取以爲弓

楚棘左傳曰楚靈王大於乾谿右尹子革夕王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唯是桃弧棘矢以供禦王事

東房 西序 尚書曰和之弓在東房孔安國注曰和之弓人也 儀禮曰司射先張三耦之弓皆堅守弓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杜預注曰問遺之也

譬赤黑則向心陽聲則遠根

矢六射天地四方詳矢

射國中之妖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日月食所作弓矢太陰之弓救日之矢太陰之弓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柱矢射之鄭司農注曰救日之弓救月之矢柱矢救日之矢

始制弧者張之星也

爲之危弓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

箸古文舒字鄭司農云箸讀爲舒

尚勑弛弓尚角注云弛弓有往來體皆欲令其下曲讀曰隤然順也張衡東京賦云桃弧棘矢以除其凶

筋勁而利名曰暝弓 詩行葦篇曰敦弓既堅以弓寸人以弋說襄王曰出寶弓

雕弓寶弓

越棘 越麻 晉竹 越絕書曰風林山勾踐伐吳種麻爲弓弦使齊人守之晉令曰弓弩士習弓矢者給竹弓角二人一張

楊幹 桑弧 說苑曰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吳先君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兵不用刃子貢曰使吾寶之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禮記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

青檀 黑幹 周禮曰閭胥掌國中之政令以時徵其財賦凡相幹欲赤黑而陽

救日 觀星 周禮曰庭氏掌射妖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救日之弓救月之矢

周禮曰司弓矢掌王弓矢之法辨其名物以詔王之好惡凡弓矢之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之成

象骨 麋筋 並詳弓一

安危 宛轉 周禮曰弓人爲弓取幹之道維其強矣以爲弓安弓爲之危弓爲之安弓爲之危矢

尚勑 散羽 曲禮云凡遺人弓者張弓

錫功 備盜 上詳弓一

韓楊天文要

備壞 傳曰災詩二矛重弓重弓備壞也

交韔 詩二矛重弓重弓備壞也 後漢陸康字季寧除高城令在邊舊以恩信爲治

寇詩弓矢既調韔寇又載韔弓矢 除災

鍾 弱 挽強 左傳曰定公八年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且射子鉏中頰殪 杜甫詩曰挽弓當挽強

霹靂 彷徨 隋書長孫晟傳曰晟見其走馬謂爲秦川行軍總管突厥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

龍 角幹 弢無弓簫無矢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兵不用刃管仲記云石虎女騎皆手握雕黃宛轉角弓 尚勑

弢 罷置 詩交韔二弓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康康陸康字季寧除高城令在邊舊以恩信爲治

白鵬 鳳皇 風俗通曰白鵬古弓名也一名彷徨弓

賜征伐 錫有功 尚書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秬鬯圭瓚

國策楚策新繳 繳弓 彤弧 詞林海錯曰李陵以貙弓遺蘇武班固漢書作弓弩也

始彄 大弨 韓愈聯句從禽賦詩引曰乘其威賜始彄大弨

又雪後 後 無由彎

增 楛華弱於朝江 貢孫權 左傳曰子蕩以弓楛華弱於朝江表傳曰高句驪王遣使貢孫權角弓

減數斤 以此弓勝金朕取觀之誠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籌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石之力而減數斤 玉海曰紹興十一年詔有司造克敵弓弓乃韓世忠所獻也上謂輔臣曰世忠宣撫淮東常以弓矢百副分給諸軍每人百五十斤

擘爲箕 不得挾 禮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善後有作者無 漢書公孫弘奏民不得挾弓矢 又雪後 後 無由彎

弢之重今方盛善後有作者無 李密傳曰密士翟讓至密所密出名弓

增 楛華弱於朝江 貢孫權 左傳曰子蕩以弓楛華弱於朝江表傳曰高句驪王遣使貢孫權角弓

減數斤 以此弓勝金朕取觀之誠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籌累日乃少更之遂增二石之力而減數斤 玉海曰紹興十一年詔有司造克敵弓弓乃韓世忠所獻也上謂輔臣曰世忠宣撫淮東常以弓矢百副分給諸軍每人百五十斤

擘爲箕 不得挾 禮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善後有作者無 漢書公孫弘奏民不得挾弓矢 又雪後 後 無由彎

弢之重今方盛善後有作者無 李密傳曰密士翟讓至密所密出名弓

示讓讓挽滿劍士 原天子戎器 天子之器明堂位云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穀梁傳云偏
禁建縱後擊之 雖矢不出疆場注曰偏弓雖矢皆天子
虞以扶下國 春秋元命苞曰夫弓之張候變經曰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注曰以射除惡也 海
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 禮記子曰
之則絕其力弛之則失其體 大戴禮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注曰言得時也 因其志慮
以其形貌 周禮云凡爲弓者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鄭元注云又隨其人之性情
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使爲三年 不過三石 韓詩外傳云齊景公使人爲下見弓一 魯君懼反
周公受藏 魯連子云楚成章華
鄭注曰人各以形貌大小服此弓 文武之道
不琢之璧已而悔之遂昏彌聞之見魯公曰夫此大曲之弓不
臺酌諸侯酒魯君先至楚王悅之與大曲之弓不與也而獨與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公曰善
之上寶也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不
梁傳云盜竊寶玉大弓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之盜
腸藏之魯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亡非其所取而與人謂之亡
弧竹皮厚寸餘破以作弓長四尺名曰弧弓 續漢
獻異於中國者有野馬羱羊角端牛以角爲弓 俗謂之角端弓 挹婁如弩 句麗謂貊
楛長尺八寸青石爲鏃古之肅慎氏之國也 又元
別種依小水作國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 鮮卑角端 南洲異物志云烏滸國有
人胥 史記云楚使者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子貢受弓繳
城鉏使以弓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寘弓繳
子爲宛濮之明弓弧矢以射四方 商陽手弓 子胥貫弓 禮記云工尹商陽與陳棄
子貢受弓 左氏曰冉堅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武子中手失弓而罵注曰冉堅
李氏臣也失弓而罵武子罵也 又曰衞出公自
既張我弓 詩並 桃弓除殘 檠弧亡國 焦贛易林曰桃弓葦戟除殘去惡 國語曰周宣王時有童謠檠
弧易林曰桃弓葦戟除殘去惡 國語曰周宣王時有童謠檠
康引彊 陽虎竊大 後魏書奚康生能引強弩梁文武射之猶有餘力 傳陽虎竊寶玉大弓 招我以弓
大如今之長笛送與康康集之是爲 神名推亡 星直狼北 春秋佐助期曰天弓主司弓弩之張神名推亡 漢天文志箭隨
衰周 下一星曰天矢天狼下有四星曰天弧直狼北隋志引九星在狼
東南天弓也 虎賁置弓 虎賁舉弓 後漢朱穆傳注續漢書曰穆拜侍御史桓帝臨辟雍行禮畢公卿出
雄賦天弧發射 虎賁弓增上公卿下階階避弓穆過呼虎賁曰執天子器何故投
於地虎賁懼即攝弓移劾奏虎賁抵罪公卿皆慙
書揚政傳政從范升受易升繫獄政候車駕持章救升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不肯去 後漢
兩鞬 三國典略曰梁蕭詧說韓宣王曰今韓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強弓勁弩皆 疊挽四弓 雙壔
百觔 國策蘇秦 中黃帝銘曰帶甲萬人操弓萬萬人 射六百步 挽三
附六百步之外 宋史岳飛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 四人持弓

河南尹反虢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引導呼行者止坐者起四人持角弓走者射之晉趙設弓句不用焉 呂氏春秋曰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也

四石弓 唐書張知一丁字上海曰梁杜鼒帥四石弓不如李宏獻此弓其實勢也以聚為身掉為梢李嶠詠弓詩曰桃文搏輝隱桑質表初生 **貯之別庫**

藏之武庫 玉海曰大觀二年御筆謂神臂弓射遠能之非中國利金民間不得置製出西夏後鮮大弓一藏之別庫 唐書蔡王建天策府其外大弩信於當後鮮大弓一藏之武庫 **疾不可執寒不能張** 子罼隱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

以竹為弦以藤為弦 海南志曰海南黎人所用長弩必死 **執弓延射** 穀梁傳曰大夫不能執弓延射 **製強勁** 馬融廣成頌曰勁矢一發連中六禽 **克敵弓** 唐書太宗紀曰命有司造克敵弓 **張如流水** 為之以時言無難 **造析幹** 相角者謂弓之隈也幹謂弓之體也 **安危之名** 弓有往來之體性遲速也安遲也危速也 **往來之體** 莫能深中 莫能愿中 危矣莫能以濟中且不深也人危弓危矣安則不能以速中且不深也人危弓危矣莫能以濟中注愿慤也濟成也 **和既乖於巧者** 射乃爽於臧弓

弓四

引弓虛發 國策曰魏王謂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鴻故事曰楚襄王謂更羸曰子為我發之更羸曰此臣之所以發而鴻自高下也 **挂扶桑** 淮南子曰日出湯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 **五百弓** 西域記曰訶陵小都邑有五百弓人安弓安矢安則不能以速中且不深也人危弓危矢危則不能以遠中且不深也 **腰鞬而弓** 通鑑宋紀曰令衛士射於後園俾補缺之士皆拖兩石弓有餘力 **挽兩石弓佩** 後漢書曰烏桓俗善騎射弋獵禽獸以為生業隨水草放牧轉移無常其弓長三尺四寸以柘桑為弧以鹿筋為弦以麋角為矢矢長尺二寸施鏑頭兩鍤刃

弓五

賦唐李太白獵賦曰彎落月之弓 宋吳淑弓賦曰六材七幹之妙三均九和之美繡質良材烏號徑理晉

原詩後梁宣帝詠弓詩曰虞人招不進繁氏夕彌工已悲軒主跡復挹楚王風 增梁劉孝綽詩曰尚逢王吉箭猶嬰后羿弓 陳後主詩曰擊鐘蒲壁磬鳴弦楊葉弓 徐陵詩曰將軍擁節起戰士夜鳴弓 北周王褒詩曰森沈羽林騎蕭穆虎賁弓 增又曰落野飛星箭弦虛半月弓 原唐太宗詠弓詩曰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遠落鴈帶書驚啼猿映枝轉鳴弦 增李嶠詩曰弓鳴蒼隼落 盧照鄰詩曰烏號繁弱 楊炯詩曰烏號明月弓 杜甫詩曰將軍膽氣雄臂懸兩石弓 又曰鳴弓射獸能 又曰三尺角弓兩斛力 李白詩曰彎弧懼天狼挾矢不敢張 又曰鳴弓絲弦開滿月不憚堅 劉禹錫詩曰拜舞戢桑弓 韋應物詩曰春秋方壯雄武才彎弧叱浪連山開 宋黃魯直詩曰上黨良家子挽強如屈肘 曹翰詩曰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 明陸居仁楚人弓詩曰楚人弓懸兩石五十萬矢陷強敵鋒人弓箭三隻長歌入關成偉績多箭不如少箭力制敵若在弓矢間鳴條牧野高於山

原銘後漢李尤良弓銘曰良弓之作爰自曩時鄉射載禮招命在詩妙稱頰高巧發晉師由基不爭之美亦以辨儀 晉嵇含木弓銘曰烏號之樸豐條足理弦弧走括截飛駭止射隼高牆出必有擬既用禦武亦以招士 增宋神臂弓銘曰呂嚴羽衛蘭錡設張枚飛共服洞札穿楊呂肅戎容材官效技電激星流敵膽摧襜大黃誇漢伏遠耀唐豈若茲弓制作之良

增勅宋蕭思話爲梁州太祖賜以弓琴手勅曰丈人頃何所作事務之暇故以琴書爲娛耳前得此琴今以相借并往桑弓一張材理乃悅先所常用既久廢射又多病畧不能制之便成老公令人歎息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大人眞無所與讓也

增晉劉琨與丞相牋曰不得進軍者實困無食殘民鳥散錄召之日皆披林而至衣服藍縷木弓一張荊矢十雙

原啓睿王融謝武陵王賜弓啓曰殿下橘藻蔥樓暢藝蘭苑敷積玉於風筵疊連珠於月的兔園掩秀鄴水慙奇融揖讓未工濫陪升飲之實操弧反正謬奉招賢之錫文韜鏤景逸幹揩雲玩溢百齡佩流十載

武功部二十一　弩一

弩

釋名曰弩怒也有勢怒也鉤弦者牙以鉅牙也牙外曰郭爲牙之規郭也下曰縣刀其形然也舍括之口曰機言如機之巧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　古史考曰黃帝作弩　太公兵法曰弩之神名遠望　尚書帝令驗曰王弩發驚天下注曰秦野有杜矢星形似弩其星西流天下見之而驚呼其柄曰臂似人臂也戰國策曰蘇秦爲楚合從元戎以鐵爲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南越志曰龍川嘗有銅弩牙流出水皆以銀黃雕鏤取之者祀而後得父老云越王弩營處也　管子曰驚驚之舍近鵠雞鵠鵝之通遠鵠鵠之所在君式辟而聘之藪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得排撥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匈而弓弩無匡輈（音俗凝也）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孫武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　漢書量錯傳錯上言兵事曰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　淮南子曰銅不可以爲弩　又曰兵如植木弩如羊角　阮子曰世多善弩而拙於弓弓無法準故仕巧由意弩有法準故易有善　又吳錄曰松梁山山石開處容數十丈高竹弩不及其上在澧州　又亢倉子曰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人人之悅也若老子之見慈親飢隸之遇美食號呼動如機關之發　又亢倉子曰夫將者其令若漂水暴至其獲若鷹隼之擊物靜若彊弩之張而走之若強弩之射深谷也　魏志荀彧曰千鈞之弩不能以豎鼠發機　唐書儀衛志曰親王鹵簿幰弩一品二品四品萬年令皆有之　又兵志曰擇材勇者爲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弩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二中皆爲及第　又南蠻傳曰王親兵曰朱弩佐苴佐苴韋帶也　唐六典武庫令曰弩之制有七一曰擘張弩二曰角弓弩三曰木單弩四曰人木單弩五曰竹竿弩六曰大竹竿弩七曰伏遠弩

弩二

史記曰龐涓追孫臏臏量其暮當至馬陵道狹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
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萬弩俱發龐涓自知智窮乃自刎曰遂成
豎子之名　又曰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
官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　又曰項羽伏弩射中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
中吾指　日南傳曰南越王尉佗攻安陽有神人皐通爲安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萬人死三發殺三萬人
吳志曰甘寧招合輕薄少年爲之渠帥羣衆相隨挾持弓弩負眡帶鈴民聞鈴聲即知是寧也　晉陽秋曰初
高祖勒兵關下經曹爽門爽帳下督嚴世引弩將射高祖孫謙在後牽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高祖車乃
過　會稽典録曰鍾離牧謂朱育曰大皇帝以中國多騎欲得騎而當之然不若吳神鋒弩射三里貫洞三四
馬騎敢近之乎　華陽國志曰鄧芝征涪陵見元猨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猨母其子爲拔箭以木葉塞創
芝乃歎曰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投弩水中　風俗通曰汲令應郴請主簿杜宣飲酒時北辟上懸赤弩照於
杯中其形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因得病郴後知之思惟必懸弩所爲也使致宣於故處設酒杯中猶有
蛇因謂之此辟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意解病即愈　劉晝和性篇曰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　通鑑唐
紀曰李密驅掠徙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盛彥師帥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弓弩夾路乘高刀楯伏於谿谷
擊之遂斬密　又曰秦王世民圍洛陽宮城城中守禦甚嚴八弓弩箭如車輻鏃如巨斧射五百步注八引弩八引共一
秦也如古連弩今之亦其類也　通鑑唐紀注曰今揚州城西北有雷塘塘西有吳公臺相傳以爲陳吳明徹攻廣陵所
築弩臺以射城中　唐書馮盎傳曰羅竇諸洞獠叛詔盎率衆爲先鋒賊據險不可攻盎持弩語左右曰矢盡
勝負可知矣發七矢斃七人賊退走縱兵乘之斬千餘級　又韓滉傳曰李晟屯渭北滉運米饋之船置千弩
以相警捍賊不能剽　又柏良器傳曰李希烈圍寧陵良器以救兵至擇弩手善游者沿汴渠夜入及旦伏弩
發賊乘城者皆死　又王凝傳曰凝遷宣歙池觀察使時江南環境爲盜區凝以強弩攝采石張疑幟遣別將
馬頰解和州之圍　又田頵傳曰當時稱朱瑾梨米志誠弩皆爲第一　五代史曰劉龔遣將蘇章以神弩軍
三千救封州章以兩鐵索沈賀江中爲巨輪於岸上築堤以隱之因擊舟迎戰陽敗而奔楚人逐之章舉巨輪

挽索鎖楚舟以強弩夾江射之　文獻通考曰宋太祖開寶八年將平江南簡稽軍實京師所造兵器十日一進謂之旬課上親閱之制作精絕尤爲犀利弓弩院歲造角色弓白樺弓虎翼弩馬黃弩壯子弩四年賜鄜延路總管風羽子弩箭三十萬　通鑑宋紀曰南漢人教象爲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陣必置陣前以壯軍威潘美集勁弩射之象犇踶乘者皆墜反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美進拔韶州又曰夏主諒祚寇大順城環慶經略使蔡挺使蕃官趙明擊之諒祚衷銀甲毡帽督戰挺先遣強弩列壕外注矢下射諒祚中流矢遁去　玉海曰宋楊存中以韓世忠克敵弓雖勁而士病蹶張之難乃增損舊制造馬黃弩制度精密彼一矢未竟而此三發矣　通鑑元紀曰至正十二年三月隴西地震凡百餘日城郭頹圮陵谷遷變定西會州靜寧莊浪尤甚會州公宇墻崩中獲弩五百餘張長者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挽因改定西爲安定州會州爲會寧州

弩三

踰水乘風

大韜云強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　慎子云弩弱而增高者乘於風也

大黃

大黃射其神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無人色而虜意氣自如益治軍中服虔云大黃黃肩弩也晉灼曰黃肩即黃間也大黃其大者也　陳琳武軍賦云弩則幽都筋角恒山麋幹通肌暢骨趍崇曲殫千鈞之弩洊潰癰也　宋書曰高祖軍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　漢書藝文志兵技巧家有大黃沈黎直弩秦昭襄王時白虎爲害自秦蜀巴漢患之秦皇乃重募國中當鋒摧洊貫堅洞堅　白的　黃間　華陽國志云秦昭襄王時白虎爲害自秦蜀巴漢患之秦皇乃重募國中有能煞虎者最上射雉賦云捧黃間以密發屬剛挂以潛擬倒禽紛以迸落機聲振而未已注云黃間弩名　綠安之　潘岳射虎中頭三節白虎常從羣虎嘷恚盡搏殺羣虎大吼而死秦皇嘉之以其喪不欲封刻石盟要喪人

沈紫

漢書云李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身自以

百石

大韜云遒車士以上走能逐奔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習者名曰武車之士不可勝也　魏明帝詩曰長戟十萬隊幽冀百石弩發機若雷迅一發連四矢　千鈞　萬鈞　書以天下攻齊如

張

漢書曰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　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擘張以足蹋者曰蹶張　自

擘張　蹶張

黃連　白竹

有黃連百竹八擔雙弓之

八擔　雙弓

見上注

張遲　望遠

發射

號令有絞車弩中三百步攻城拔壘用之擘張弩之馬弩中七百步戰用　玉海曰秦閻中喪人能作白竹之弩非弩不利於戰而將不明於弩也不可離於短兵當別爲隊經曰弩張遲臨敵不過二發所以戰陣不便於弩前無立兵對無橫陣復以陣中張陣外射番次輪回張而復出射而復入則弩不絕聲敵無薄我　漢書藝文志兵技巧家有望遠連弩射法具十五篇

挈腳　平身

發法

承擡法令曰張弩後左廂丁字立當弩八字立當心看張張有關棘左脬右脾還復當心安前高

舉射敵遠據弩頭敵近平身放敵
在左回身放敵在高上擊腳放 金機 銅牙 毫張復
事曰平陵相遠川公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
玉海曰漢兵臨以弩爲尚將軍有強弩積弩之名南
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賦殭弩百吏不敢前 射象 候魚 隋書劉方傳曰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
出射之 築臺 置軍 唐書李元諒傳曰元諒節度隴西築連弩臺連烽偵爲守備 玉海曰皇祐四年河北河
鈐轄給所製弩五百募士兵教之既成 東陝西言郭諾所進獨轅衝陣無 玉海曰皇祐元年調五營弩師郡舉五人教習戰射
經略使夏安期言其便詔置獨轅弩軍 敵流星 發石 流星 魏志公孫度傳曰魏景初二年司馬宣王征公孫淵爲
諮獻獨轅衝陣無敵流星弩 大旆 小黃 唐書南詔傳曰盧攻節度西川爲大檣連弩南詔懼之 武經總要曰古者有
張雲咸通解圍鋒曰南蠻有執旗者傳城發靜塞弩貫之 玉海曰西蜀弩名尤多大者莫
逾連弩十矢謂之飛槍通呼爲摧山弩即孔明所謂元戎小 黃連百竹八撾雙弓合輝手射卜黃皆其
遺法 靜塞 摧山 弩手 弩師 通鑑唐紀曰崔安潛奏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手二人號神機營 後漢順帝紀曰永建元年
定戎靜寨弩 曰西川節度使崔安潛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手二人號神機營 後漢順帝紀曰永建元年調五營弩師郡舉五人教習戰射
兵由是浸強 說海引溪蠻笑曰山猺潛出省地茅葦中射弩奪物機不虛發名坐草
弩手 弩師 通鑑唐紀曰崔安潛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手二人號神機營 後漢順帝紀曰永建元年調五營弩師郡舉五人教習戰射
後漢順帝紀曰永建元年調五營弩師郡舉五人教習戰射

十矢 周禮司弓矢掌四弩 發 玉海曰西蜀弩名尤多大者莫
強不遠 周禮司弓矢掌四弩 發 玉海曰西蜀弩名尤多大者莫
遠 玉海曰西蜀弩名尤多大者莫

增 膠續弦 簡盛矢 十洲記曰續弦膠或名連金泥此膠能屬連弓弩斷弦連刀劍鋤斫之金膠連使人挽
矢者形如木桶 百參弩 八弓弩 唐書曰朱泚自將逼奉天遂長圍以百參
弩射城中不及據坐者三步 下見弩二 木羽弩 木鶴弩 木
木羽弩箭百四隻下樞密院江浙荊閩諸路製百萬 又
元年閏正月衢州張千類造木鶴弩二千箭士 說海引
曰乾道九年閏正月衢州張千類造木鶴弩二千箭士

行諸關以摺疊弩分給守關軍士 摺疊弩 編架弩 通鑑元紀曰泚
行視太行諸關以摺疊弩分給守關軍士 說海引 密院於汴梁以木編架而射之弩不能
海虞衡志曰猺人弩又名編架弩無箭槽編架而射 註曰亮長於巧思損益連弩謂之元戎小
南方豁子蠻夷強弩所出 崔寔政論云永平建初 之際去戰未久官兵勁利有蔡太僕之擅名天下
之際去戰未久官兵勁利有蔡太僕之擅名天下

蓋弩射法也 華嶠後漢書云陳愍王寵善弩射其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爲奇人二微
二小三徹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其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
華嶠後漢書云陳愍王寵善弩射其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爲奇人二微
二小三徹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其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

十步 戰國策曰蘇秦說韓王曰天下良弓勁弩皆自韓出貊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
少府時力距來皆射 墨子曰韓之強弩之所及東西南北極天地而止
十步 戰國策曰蘇秦說韓王曰天下良弓勁弩皆自韓出貊子少府時力倍於常其勁足以距來 墨子

神機千萬 強弩五百 王景檄江南文云今使百萬之師已具十年之備嚴鋒百
雄記云王匡字公節輕財好施以任俠聞辟大將軍何進 萬 英
射五十步已上 陷堅攻強 張膽絕虜 六韜云陷堅陣攻強敵大黃參連弩大扶胥
射五十步已上 陷堅攻強 張膽絕虜 六韜云陷堅陣攻強敵大黃參連弩大扶胥

發強弩五百西詣京師會進敗匡還鄉里 才戟爲翼 尉繚子云兵如總木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
發強弩五百西詣京師會進敗匡還鄉里 才戟爲翼 尉繚子云兵如總木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

張騰絕乎疑慮 三發衆潰 一張爲備 續漢書云虞詡爲武都太守虜來攻城詡出戰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三發而三中虜衆潰
張騰絕乎疑慮 謝承後漢書曰高帝在平城爲胡所圍一人俱角弩一張

爲武備 千弩俱發 千張前登 漢書曰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陣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推戟攻之

弩生於弓　吳越春秋云陳音對越王曰弩生於弓成天下之事也牛為中將主內裏也關為守禦樞加之以力郭為方城守臣子也教為人君命所起也牙為執法負也弦為軍師禦戰士也矢為飛客主教使也金為實敵往不止也錡為侍從聽人主也臂為道路通所使又曰射之道左足縱橫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右手發機左手發矢一發十歲與蒼頭共弩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即死奴人亦服焉

弩獨前戰　軍令云弩獨前戰令五鼓皆張羊角四鼓視塵所指弦斷矢激續漢書云宋則

矢達十里外　多戴子漢初得八牛弩以射楚軍矢達十里之外

弩四

弩先驅　縣令負弩先驅漢書云霍去病為驃騎將軍過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先驅又云司馬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固已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

三十弩共一臂　二十弩射一人　漢書李陵傳曰發連弩射單于注張晏曰三十弩共一臂也後漢書虞詡傳曰詡為武都守羌衆萬餘來攻詡令軍中強弩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

太守負弩先驅　漢書云霍去病為驃騎將軍過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先驅又云司馬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固已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

發皆散走　唐書

六矢著面萬春不動

發皆走　六矢不動　八編類纂曰宋太祖至道二年上部分諸將攻討李繼遷令多發弩矢及希烈坐帳希烈驚曰此江淮弩人於浙西由是蜀之器械皆犀利

穀八石弩　試千步弩　太公六韜曰力能穀

募士三萬人　激矢五百步　漢書李陵傳曰謂為武都守羌衆萬餘來攻詡令軍中強弩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

高先賢行狀曰表尚使強弩及賊布陣萬弩齊發賊無所施其投矢纔一二發皆散走唐書曰令狐潮圍雍丘雷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

高士傳曰楯恨其少　必處其穿　剛達堅　上見必處弩者怒也穿剛達堅自近及遠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文獻通考曰宋太祖嘗令試牀子弩於近窓外矢及七百步又令別造千步弩試之矢及三里

太守負弩先驅　縣令負弩先驅　漢書云霍去病為驃騎將軍過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先驅又云司馬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固已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

千弩俱發應弦而倒　魏先軫令趙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為前陣

持滿外嚮　持強並發　漢書匈奴傳曰冒頓以冒頓氏之言乃開圍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嚮從解角直出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後漢書耿純傳云時赤眉青犢上江大槍鐵脛五幡十餘萬衆並在射犬世祖引兵將擊之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兩射營中士多死傷純勒部曲堅守不動選敢死二千人俱持強弩各傳三矢使衛枚間行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強弩並發賊衆驚走

疏勒袁弩　狄道嗷弩　東觀漢記云耿恭在疏勒城救兵不至恭食盡窮困士卒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無二心咸皆感激莫為用命唯狄道為國固守然民飢餓嗷嗷無聊之急

末不穿繘　民不得挾　史記曰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孫弘奏民不得挾弓弩

不能穀弩　亦可強弩　古詩紀曰漢高祖阨於平城天下歌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穀弩其高爭山奪山守隘塞口破驍陷果非弩不可

愛側竹弩　張盧生弩　晉書云孟幹為吳人所獲臨海幹等志北歸愛側作部後幹逃至將徙之臨發盧生之弩

江淮弩士　浙西弩人　唐書曰浙西觀察使韓滉命王度造千步弩及三弩射遠及精妙過於舊式

猶恨其少　必處其穿　剛達堅　上見必處弩者怒也穿剛達堅自近及遠八石弩射前後左右皆便習者名曰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文獻通考曰宋太祖至道二年令別造千步弩試之矢及三里

募士三萬人　激矢五百步　太公六韜曰力能穀

破驍陷果　又趙擊傳曰擊子胡黃巢之難庫有巨弩機發連弩射單于漢書李陵傳曰謂為武都守羌衆萬餘來攻詡令軍中強弩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

太守負弩先驅　縣令負弩先驅　漢書云霍去病為驃騎將軍過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先驅又云司馬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固已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

可加五倍 玉海曰魏馬鈞巧思絕世見諸葛亮連弩曰可加五倍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

自射

弩五

賦 漢班固西都賦曰機不虛掎 張衡南都賦曰驟騰奢鑣黃間機張足逸驚飚鏃折毫芒俯貫鮫鰐仰落雙鴈魚不及竄鳥不暇翔 吳朱異弩賦云南岳之幹鍾山之鏑應機命中射隼高墉 晉左思吳都賦曰虞機發留鴻鵠 潘岳射雉賦曰鯨牙低鏃心平望審 後周庾信射雉賦玉彩耀星芒高鳥行應盡清猿坐見傷蘇秦六百步持此說韓王

詩 唐李嶠咏弩詩曰挺質本軒黃申威振遠方機張驚雉雊玉彩耀星芒高鳥行應盡清猿坐見傷蘇秦六百步持此說韓王

銘 後漢李尤弩銘曰放自近古發意所覩前聖制弓後世建弩機牙發矢軌破醜虜克獲雖屢猶不可常忘戰者危極武者傷

議 後漢蔡邕幽州刺史議曰幽州突騎冀州強弩天下精兵國家贍核四方有事未嘗不取辦於二州也

矢一

釋名曰矢指也言其有所指向迅疾也又謂之箭前進也其本曰足其形似木以下爲本以根爲足又謂之鏑鏑敵也言可以禦敵也齊人謂之鍭族也言其所中皆族滅也關西謂之鉦鉦也言有銛刀也其末曰括括會也言與弦會也括旁曰又形似又也其受矢之器以皮曰箙柔服之義也織竹曰笮相迫窄之名也步又人所帶以箭又於其中也馬上曰鞬鞬建也言弓矢並建立其中 趙書云石虎破劉曜獲金銀步叉弓鞬三千具 說文曰矢弓弩矢也象鏑括羽之形 爾雅曰金鏃箭羽謂之鍭 方言曰凡箭鏃胡合嬴者 胡鏑在於喉下嬴邊也 或曰拘腸三鑣 侯鑣音關西方言曰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鍭 音蔽 又曰其小而長中穿二孔者謂之鉀鑪 音蔑 或謂之鉦 音戲射箭頭今猶羊頭也 所以藏箭弩謂之箙弓謂之鞬或謂之櫝 金箭鏃鑿空兩邊者也嗜嚆兩音 四鑣廣稜也 或曰拘腸三鑣 孫卿子曰浮游作矢 太公兵法曰箭之神名續長 六韜曰陷堅陣敗強敵

大黃參連弩飛鳧電影自副注曰飛鳧電影矢名飛鳧赤莖白羽以鐵爲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鋼爲首　周易曰剡木爲矢以威天下　周官曰庭氏掌射國中之妖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救月之矢夜射之詳引　又曰司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散射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蓋枉殺矰恒弓所用也絜鍭茀庳弩所用也　禮記曰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　禮記曰后妃執弓挾矢于高禖之前　穀梁曰聘弓鍭矢不出境場　詩義問曰總所以覆矢也謂箭筒蓋也指杯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寫中鏑矢言中也沓二矢中也復沓三矢中也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　尉繚子曰夫殺人百步之外者誰也曰矢也　蘇秦傳曰三軍之良五家之矢也　亢倉子曰句奪之幹鏃以精金鷙隼爲之羽以捂筆則其與稿考朴也無擇及夫湯盩寇爭處覩武涉勝加之強弩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　諸葛亮記曰城東南五十里有蒲臺高八十丈秦始皇所頓處時在臺下縈蒲繫馬夾道數百步到今蒲生猶縈蒲似水楊而勁堪爲箭也　韓子曰矢來無向則爲鐵室以備異　說苑指武曰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中微　魏志陳琳曰矢在弦上不可不發　唐六典曰箭之制有四一曰竹箭二曰木箭三曰兵箭四曰弩箭　又曰骨鏃曰骲鐵曰鏑鐵曰鏑鳴箭曰骲皮羽而短用之陷堅也竹箭以竹爲笴諸箭亦通用木箭以木爲笴唯利射獵兵箭剛鏃而長用之射甲弩箭也　筆談曰大駕鹵簿中有勘箭其壯謂之雄壯箭牝謂之閨伏箭熙寧中罷之　遼史國語解曰車駕遠歸閭門使持雄箭勘箭官持雌箭比較相合而後入宮　說選遼志曰契丹弓以皮爲弦箭削樺爲榦　又曰西樓有蒲瀕水叢生其葉如柳長不盈尋丈用以作箭不矯作而堅左氏所謂董澤之蒲是也　金史曰國俗凡重五日拜天禮畢插柳毬場爲兩行當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識其枝去地約數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馳馬前導後馳以無羽橫鏃箭射之既斷柳又以手接而馳去者爲上斷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斷其青處及

中而不能斷與不能中者爲負　說選金志曰女直與契丹言語不通而無文字賦斂科發射箭爲號事急者

三射之

矢二

禮記曰乘丘之役縣賁父御馬驚敗績遂死之園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　左傳曰

狄人伐衛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　又曰呂錡射恭王中目王召養由基

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而死以一矢復命　原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

石弩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

肅慎氏貢楛矢石弩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侯於陳　魯連子曰齊田單破燕軍復齊城惟聊城不下燕

將守數月魯仲連乃爲書著之於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得書泣三日乃自殺　劉向說苑曰荊王得茹

黃之狗宛路之矰以畋雲夢三月不返保申跪而咨王出而自沈於澗荊王乃殺狗折矰　韓子曰智伯將

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曰柰無箭何孟談曰董安于之治晉陽公宮之垣皆以楛楚其楛高十尺於是發而試

之其堅則幹之勁不能適也君曰柰無金何孟談曰董安于之治晉陽宮舍之堂皆以銅爲柱質君發而用之

有餘金矣　漢書曰李陵擊匈奴一日五十萬矢皆盡虜攻急陵歎曰復人數十矢可以脫矣　東觀漢記曰

耿弇與張步戰矢中弇眼以佩刀摧之左右無知者　通鑑漢紀曰曹操使夏侯淵張遼圍昌豨於東海糧

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以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

與語儻可誘也　晉書桓石虔傳曰石虔材幹趫捷從父在荊州獵圍見猛獸被箭而伏諸將戲令拔箭石虔

因急往拔得一箭　晉書載記曰劉曜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於是稱

爲神射　北周書帝紀曰賀拔岳至河曲爲侯莫陳悅所害太祖乃率輕騎馳赴平涼時齊神武遣長史侯景

招引岳衆太祖至安定遇之謂景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對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安

能自裁　又王傑傳曰魏恭帝元年傑從于謹圍江陵時柵內有人善用長稍戰士將登者多爲所斃謹令傑

射之應弦而倒登者乃得入餘衆繼進遂拔之謹喜曰濟我大事者在此箭也　三國典略曰梁以護軍將軍

陸法和爲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嘗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目見之此城旁有埋弩箭鏃一斛許因令掘之果如其言　北史奚康生傳曰康生少驍武彎弓十石矢異常箭爲當時所服從王肅討齊齊將張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望樓射窓扉開即入應箭而斃彼人見箭皆以爲狂弩唐書曰高祖擊龍門賊毋端兒射七十發皆中賊敗去而斂其尸以築京觀盡得其箭于其尸　又丘行恭傳曰行恭有勇善騎射初討王世充流矢着太宗馬行恭回射之發無虛鏃賊不敢前遂下拔箭以旌武功　又杜伏威傳曰伏威步執長刀大呼導之斬數人突陣而還貞觀中詔斲石爲人馬象拔箭狀立昭陵闕前以表武功　又段志元傳曰劉文靜爲桑顯和所襲軍且潰志元率壯騎馳賊中流矢忍不言突擊自如　又王方翼傳曰三姓咽麪兵十萬踵至方翼次熱海進戰矢著臂引佩刀斷去左右莫知　唐書曰貞元十四年貢武舉并應百隻箭及三十隻箭等今年權停時諫議大夫田敦因蒙召對奏言兵部武舉等每年常數百千人持弓挾矢出入皇城間恐非所宜上聞而懼故命停之其實武舉者每歲不過十數人時議惡敦責欲非短舊事奏議不寔自是訖於貞元更不復置　五代史梁家人傳曰太祖與晉圍黃鄴於西華鄴卒荷矟登城罵敵晉王使胡騎連射不能中太祖顧友裕一發中之軍中皆大讙呼晉王喜遣友裕良弓百矢　又雜傳曰朱守殷反伏誅霍彥威遣使者馳騎獻兩箭爲賀明宗賜兩箭以報之　又曰萇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爲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　又曰晉以箭書二百射城中悉赦魏人募能斬范延光者　五代安重誨傳曰重誨爲節度使與蕃使並轡而行指飛鳥射之應弦而落觀者萬衆無不快忭由是名振北狄自謂天下可以一箭而定　江南野史曰劉仁贍徒臂善射發無不中一旦世宗臨城下坐幄中觀戰士攻城仁贍自城上射之矢去御座數步輒墜左右驚愕咸諫請少避之世宗乃遂命左右進座於墜箭之上矢復至又遠數步而止仁贍知之因捐弓投矢謂左右曰斯乃天也非吾所能中之　八編類纂曰眞宗咸平元年馬軍都頭石歸宋進木羽弩箭以木爲幹爲鋼長尺餘所

激甚遠入鎧甲則箭去而簇留牢不可拔　王海曰咸平五年六月石普言能發火毬火箭法試之賜東帛　宋史劉錡傳曰錡善射嘗從父仲武征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及萬户撒八千户百人再興死獲尸焚之得箭鏃二頗楊再興以三百騎遇之于小商橋遂與之戰殺二千人升飛痛惜之　又曰知徐州趙立將兵三萬趨行在杜充承制以立知楚州金人以兵邀於淮陰立率衆逕進轉戰四十里至楚州城下立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諸軍憩歇定方拔箭出之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令拔都魯斫牌杈木拔都魯者皆死因爲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魯多傷而退　八編類纂曰唐鄧山居者以毒藥漬矢以射獸應弦而倒謂之毛胡盧萬户府又廣西猺獞所用弩矢皆傅以藥中人濡縷即死比唐鄧者尤毒　兵略纂聞曰明太祖既立元末因用其人爲兵定天下恐中外將士習於偷安特命兵部尚書樂韶鳳同省臺督府定教射之式各營戰陣武士必善馳射及用刀鎗步兵比較弓矢強弱凡射十二箭内六箭遠可到近可中者爲中式并定賞罰各有差　又曰永樂時交賊陳季擴反張輔討之追逼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輔偵知令先驅曰羣象來衝一矢落象奴再矢披象鼻衆奔還自相蹂大軍乘之賊敗

矢三

原青鐵　赤莖　魏志曰捲婁在扶餘東北千餘里者可結火以射敵守城車戰　漢書曰匈奴左賢王圍李廣廣爲圓陣外向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　赤羽　赤旗赤羽之謂望之如火貫達注曰朱羽爲矰　飲石　發銅　劉向新序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似伏獸射之獸羽下見矢二　夏服　趙鞾子虛賦曰左烏號之彤弓右夏服之勁箭　史記曰魏公子無忌進兵擊秦秦兵解去遂救邯鄲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平原君負矰矢爲公子先引弓枕宇林曰矰繳射之獸羽　賈隼　傷鳧　上見矢二　焦贛易林曰雙鳧俱飛以羊頭鵝尾　楊雄方言曰凡箭鏃三鏃者謂之羊頭鵝尾歐箭十二枚　金僕　石砮　左傳曰魯莊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志曰三公拜賜鵝尾歐箭十二枚　杜預注曰金僕姑名也　下見矢一　象星　如雨　周禮鄭元注云枉矢者取名飛星飛行有光也今之飛矛是也或謂之兵矢絜矢象焉二　青莖　朱羽　上見矢一　擐甲陳卒赤旗赤羽　國語曰吳晉會於黃池吳王贈望之如火貫達　忘歸　信往　孔叢子曰楚王載忘歸之矢以射鴈名信往　趙氏兵書曰矢一名信往　焦銅　毒鐵　博物志曰交廣州山夷長尺餘以焦銅爲鏑塗毒藥於鏑鋒中人即死　陳琳武軍賦曰矢則申息肅慎箘簵空疏焦銅毒鐵幹簳鳴鏑　附星　中法　春秋元命苞曰矢附於矢星四射汪曰四方射之也　尚書曰垂之竹矢在東房孔安國注云垂舜共工所爲中法

故傳之寶之　既均　相屬　毛詩云敦弓既堅四鍭既鈞　列子曰善射者能令後鍭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注曰箭相連屬無絕落處前箭復中前箭而後所發者猶銜弦視之如一物之相連也

的舍拔　矢通同的是錯論材官也　詩舍拔則獲　既調　既挾　詩弓矢既調又云既挾我矢

備　攢鍭　插羽

其二盡于是矢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崔鴻三十國春秋西秦録曰白蘭王吐谷渾阿柴臨卒呼子弟謂曰汝取汝一隻箭折之又取十九隻箭折之延延不得不發

汝等各奉我一隻箭將玩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延曰取汝一隻箭折之延延不能折

不能折柴曰汝曹知單者易折衆則難一心然後社稷可固言終而卒　集目　著眉　左傳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目難得收京師方戰麾下士失馬難得馳救矢著眉披膺得唐書王難得傳曰

障目乃拔箭斷膚殊死戰面不已帝嘉之　中石　遶樹　史記曰李廣夜行見石以為虎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更射之終不能入矣　列子曰飛衛學射於甘蠅諸法並善唯盜法不教衛密

關血幾面　矢窮　矢更　李陵兵盡矢窮士張弩以射單于用則更注重發也

推幾力　矢盡　矢更　用則更注重發也　楚子與若敖氏戰與皋滸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于丁寧又射貫兕甲兩者皆徹退王使巡師曰我先君文王克息縢三矢焉伯棼窮

拔箭　矢通同的是錯論材官也　詩舍拔則獲　既調　既挾　詩弓矢既調又云既挾我矢

舍拔　矢通同的是錯論材官也　詩舍拔則獲　既調　既挾　詩弓矢既調又云既挾我矢

的舍拔　矢通同的是錯論材官也　詩舍拔則獲　既調　既挾　詩弓矢既調又云既挾我矢

物後箭復中前箭而後所發者猶銜弦視之如一物之相連也　藥箭　火箭　英雄記呂布將兵向莒城以藥箭亂射中遮屬無絕落處前箭

中人馬布不能拔引還下邳　魏略云諸葛亮攻郝昭於陳倉梯衝車臨城中昭以火箭射之雲梯盡然人皆燒死　徹札　在弦　馬融長笛賦曰蚩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不得不發　同

倉以雲梯衝車臨城中昭以火箭射之雲梯盡然人皆燒死　徹札　在弦　馬融長笛賦曰蚩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不得不發　同

雲梯衝車臨城中昭以火箭射之雲梯盡然人皆燒死　徹札　在弦　馬融長笛賦曰蚩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不得不發　同

以雲梯衝車臨城中昭以火箭射之雲梯盡然人皆燒死　徹札　在弦　馬融長笛賦曰蚩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不得不發　同

倉以雲梯衝車臨城中昭以火箭射之雲梯盡然人皆燒死　徹札　在弦　馬融長笛賦曰蚩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不得不發　同

遠此家語言之何用擊爲子曰括而羽之鏃而殪之其入不益深乎　淮南子云水激則悍矢縮錫錫然猶不能獨穿也

淇園之竹　周禮考工記曰矢人司職夫爲矢前重後輕中其腹李不動太祖曰有此態耶以鐵鋌箭射脫脫不爲動授供奉官然握兵江淮號鐵漢方言曰箭鏃三鎌者謂之羊頭鏃　東觀漢記曰上拜寇恂爲河南太守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以作箭矢百餘萬　董

曰智瑩莊子之子也蔽好箭也房箭舍蒲可以爲箭董澤在閿喜縣列子云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注瞬子而睫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

木爲箭　東觀漢記曰匈奴攻金蒲城耿恭以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神箭其中創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金梁因保其城鄣大驚　續漢書云來歙擊隗囂略陽斬山築堤以爲激水箭　養由矯矢　庾公抽矢　於林蒲蘆

曰何其神也乃悉兵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以爲激水箭　養由矯矢　庾公抽矢　於林蒲蘆

灌城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

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濯孺子作庾公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反

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　又曰郤克傷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

曰郤克傷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

白羽若月　赤羽若日　家語子路云

矢　漢書曰婁煩射項羽弓發矢欲到羽怒目叱之項羽及肘中肩夾脰　左傳

矢矢乃墮地煩亦恐死　下詳見上遠樹注

重將覆櫜　唐書張巡傳曰巡守雍丘城中矢盡巡總葉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葉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

大鼠焚　唐書太宗討劉黑闥闥常於肥鄉列陣太宗親率左右擊之有一突將勇壯絕人直衝太宗刃將接太宗以

追奔十餘里　幕　又朱修之傳口魯秀擊襄陽修之

發連弩射秀秀亦發連弩應之俱中太宗馬被二箭秀乃還

使軍人沿水拾箭　傳于突厥　集于桓鉤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古名將大箭射之中心洞背應弦而斃遂連發三矢相次皆斃敵人攝氣焉有名者舉槍而進左右請避之太宗不從待其將至

方矢至我門止因捍即射矢摩地截草徑至羿門隨矢去
善射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使射一矢拂脊再一矢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
曰所貴者以不中爲奇中之何
難一發中之堅時年六十餘矣 箭粗如笛 繩直如矢 北史奚康生傳曰梁聞康生能引強弓特作大弓兩
生集文武射之猶有餘力又楊大眼傳曰大眼少驍捷跳走如飛太和中將南伐尚書李沖典選征官大眼
往求沖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驚歎沖
因曰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 以鐵箭射 以銅鞭發 合辟事類曰錢繆以鐵箭射退潮頭 金史強伸傳曰中京人推
四以銅鞭發之 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而不悉射者斬 無遺鏃費與亡鏃同 為府僉事元兵圍之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蒙古一箭截而為
號駐隊矢 習鳴鏑射 宋史吳玠傳曰金人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接發不絕且繁如雨注兀术中流矢僅以身免 史記匈奴傳曰冒頓作鳴
鏑相連 上見棘刺捍矢注 宋史曰太宗時康保裔善騎射 筈鏑相連而墜人服其妙 過山刊石 破竹滅羌 魏書曰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過山刊石勒銘語林曰宣宗幸苑中回顧仗外舍屋際有倘佯者
孫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梯捍之而無差焉於是賊中目志其口則中
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箭 張口銜鏑 貫手著箭 上見短刀截矢注 宋史曰太宗慈傳曰慈常從吳丈羣臣仰射山峰無能踰者文
成帝彎弧發矢出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三十步橫貫石碑入半可見者止尺餘去御馬百步外遂命弓工度之 刺捍矢 短刀截矢 列子曰紀昌學射於飛衛盡衛之術乃謀殺飛衛飛衛之
竹一竿可射此竹卜其濟否左右咨嗟上讓袖挽弓引滿以臂支竿竿不搖發矢注竹下墜 藏之武庫 盛以錦囊 唐書王建天策府弧矢制倍秦
兵不解我今射此竹卜其濟否左右咨嗟上讓袖挽弓引滿以臂支竿竿不搖發矢注竹下墜 藏之武庫 盛以錦囊 唐書王建天策府弧矢制倍秦
洞其竹分而為二矢貫于外左右呼萬歲未踰月羌窮寇敢來干我連年 矢鋒相觸 箸 耳刀
於常及丘重劉黑闥為突厥所窘自以大箭射却之突厥得箭傳觀以為神後餘大弓一長矢五代史伶官傳晉王之將郭崇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我讐宝之武庫世寶之
每郊丘重禮必陳於儀物之首以識武功 五代史慈傳曰慈常從吳丈羣臣仰射山峰無能踰者文盂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過山刊石破竹滅羌 魏書曰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過山刊石破竹滅羌 魏書曰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過山刊石破竹滅羌
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我約為兄弟而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 以石 為鏃 孔帖南蠻盤盤以石為矢鏃
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 下詳見上以銅鞭發注
披襟當箭 坦腹受箭 傳燈錄曰石鞏和尚常張弓架箭以待學者忠義禪師詣之石鞏曰看箭 流矢敲日 纖繳乘風 通鑑五代記曰李存
披襟當箭之鞏曰三十年張弓架箭只射得止个漢 明太祖欲得不廢 審救幽州命步兵伐
廢孟子祀錢唐諫太祖怒射之唐坦腹受箭祀由是 流矢敲日 纖繳乘風 通鑑五代記曰李存
流矢貫睛 平夏錄曰徐壽輝僭大號招明玉珍歸漢陽授元帥益兵俾鎮沔陽與元將哈林禿連戰湖中飛矢
中其右目人呼為旻眼子 貪州史料曰陳友諒在弼中流
捉遂突湖口上麾諸將邀擊之友諒欲奔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趨
矢貫睛及顧而死諸將聞之大呼奮躍敵衆大潰

璞主曰晉永嘉二年有鷁鳥集於始安縣南廿里之鷁陂中民周虎張得之木矢貫之鐵鏃其長六尺有半以簡計之其射者人身應長一丈五六尺也

魏百官名曰三公拜賜魚皮步又一雚皮鞬一矰箭

校步又一金校豹皮鞬一潛確類書舜作鹿鞬箭

矰 賜魚皮步又 作鹿鞬箭筒

矢著身如蝟 矢集旗如蝟

唐書薛仁貴傳曰時九姓衆拔矢見思鐸姓名奇之其後滅梁思鐸謁見莊宗出其矢以示之思鐸伏地請死莊宗慰而起之拜龍武指揮使

如蝟氣益厲故紀聞曰成祖潭沱之戰自以數百騎突入陳矢集其旗者如蝟毛

發三矢殺三人 發七矢斃七人

唐書薛仁貴傳曰貴發三箭殺三人於是畏懦皆降仁貴盧爲後患悉坑之轉討磧北餘衆擒僞葉護及唐濊盎爲先鋒討羅實諸洞獠發七矢斃七兄弟三人以歸軍

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面中六矢不動 面不數矢皆斬

唐書雷萬春傳云令狐潮圍雍丘雷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矢著萬春面不動潮疑木人謀得其實乃驚潮謂張巡曰向見雷將軍知足下軍令平賊將苗晉卿馬柔吉負山阻河爲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

鏤姓名射晉軍 誌姓名授士卒

五代史雜傳曰陸思鐸少事梁爲宣武軍騎卒以善射知名於箭筈以射晉軍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拔矢見思鐸姓名奇之因傳其姓名於其上軍還遣弦七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人自勸

潘壻禁顯達 尚父拔丁侯

南史齊陳顯達傳曰顯達出杜破賊矢中左目而謐

之箭 之鏃

史韓世忠傳曰苗傅之變世忠勤王至臨平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河爲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皆斬於是士皆用命敵矢者皆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矢著雷將軍知足下軍令

舍舟力戰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敵矢及發遂敗

潘壻禁顯達 尚父拔丁侯之箭

南史齊陳顯達傳曰顯達出杜破賊矢中左目而謐

羽設刃 視豐視鴻

周禮矢人爲矢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弗矢三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水之陽以設其比以設其羽三分其羽以設其刃雖有疾風亦不憚之矢前弱則俛後弱則翔矢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撓之以視其鴻殺之稱

搏木不直而敗 筍欲生而

凡相筍欲生而搏注筍幹也相擇也生無瑕蠹也搏圓也漢五行志曰木曰曲直田獵不節奪民農時則木不曲直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爲輪矢多傷敗注輪不曲矢不直也

矢四

增 飛容

吳越春秋云陳音對越王曰矢爲飛客主教使也

贈潽飛流

馬融頌贈潽飛流石名可爲矢鏃

以萬箭射萬中 通鑑唐紀曰李密請往山東羣臣多諫上曰帝王自有祭諸先帝出則取死囚一人置所向之以矢擊弦遼史外紀曰西夏國凡出兵擊之鎮兵且盡餘三人中矢盡拔矢於腦射殺

箭瘢如刻畫 宋史韓世忠傳

一人一鏃自口出 五代史雜傳曰王殷從漢高祖討杜重威先登

出兵以矢擊弦 遼史外紀曰西夏國凡出兵以騎兵擊之鎮兵出掠九門李嗣昭以騎兵擊之嗣昭馳馬射中腦嗣昭額簪中矢不死高祖嘉之

拔矢於腦 五代史唐義兒傳曰鎮兵出掠九門李嗣昭以騎兵擊之嗣昭馳馬射中腦嗣昭額簪中矢不死高祖嘉之

契箭 契箭悉召壯健

又曰裴行儉襲擒那都支因傳其名諸部酋長執送碎葉城

拾箭供官軍 通鑑唐紀曰李密請往山東羣臣多諫上曰帝王自有祭諸先帝出則取死囚一人置所向之以矢擊弦遼史外紀曰西夏國凡出兵以騎兵擊之鎮兵且盡餘三人中矢盡拔矢於腦射殺

出出迎或以瓦礫擊賊或拾箭以供官軍

敵至之期

射鬼箭 遼史雜傳曰王殷從漢高祖討杜重威先登

方亂矢射之名射鬼箭以祓不祥及班師則射所俘後囚爲刑法之用

矢五

晉賦晉潘岳射雉賦曰昔賈氏之如皐始解顏于一箭醜夫爲之改貌憾妻爲之釋怨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

唐詩唐明皇詩曰月兔落高窮星狼下急箭　又李嶠詠箭詩曰漢甸初收羽燕城忽解顏千一箭醜夫爲之改貌憾妻爲之釋怨落星飛夏列三成範堯沈九日輝斷蛟雲夢澤希爲識亡歸　李賀長平箭頭歌曰漆灰骨末丹水沙淒淒古血生銅花白鋼金鏃兩中盡直餘三脊殘狼牙　杜甫詩曰青海無傳箭天山蚤挂弓曰鴟夷遺魂拗餘怒欲取吳山入江去雷霆劈地水羣飛海門扶胥沒氛霧英雄一怒天可回肯使赤子隨鮫鮐指揮五丁發神弩鬼物辟易腥風開三百年來人事改濤落沙平箭空在石梁飲羽未足誇蜀國三犀漫欺紿近聞黃河水亂流青徐一半悲魚頭安得壯士幹地軸爲拯斯民塗炭憂　又謝應芳石箭頭歌并序吳人開渠自望亭通漕湖多得石箭頭長洲徐伯昂持以見遺請爲賦詩南山爛盡蒼雲根飄風勢欲傾崑崙老磬作鏃幾千載神鑱鬼削秋無痕沈沙不隨戈戟折太陰元精壯冰結五丁手抉出重泉猶帶堯時九烏血鵰鶚驚破膽罔兩走折足獨有老於菟坐嘯風滿谷猿臂將軍亦以觀德非止臨戎楊葉命中猴躍張空

原贊梁昭明太子弓矢贊曰弓用筋角矢製良工

原銘後漢李尤弧矢銘曰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協并八極同紀　晉江統弧矢銘曰幽都筋角會稽竹矢

率土名珍東南之美易以獲隼詩以殪兕伐叛柔服用威不韙

世忠嘗中毒矢入骨以強弩射取之十指攣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血然　箭翎一尺千錢通鑑宋紀曰金主亮謀南侵遣使督造兵器命諸路舊貯軍器並致于燕時又建汗宮修燕城民不能堪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推牛以供筋革　矢拂於顙金史本紀曰大祖伐遼宗幹與數騎陷遼軍中太祖射之矢拂於顙太祖顧見射者一矢而斃　獻二矢佳問誰爲造者對曰臣自爲之適有野鳧翔于前射之元史曰布智兒有勇力善騎射大祖視所挾弓矢甚多益蠭　鏃出腦後又曰兵三千至寧國陷山澤中者八日羣聞曰范雲以兵三千至寧國陷山澤中者八日羣聞曰范雲以身不中一矢兵略稟聞曰范雲以身不中一矢綰梗道雲採戈鼓噪出入營壘間斬首千百計而身不中一矢　飾以金龍金主亮題曰御箭繫肯戰或自傍大祖伐遼宗幹與數騎陷遼軍中太祖射之矢拂於顙太祖顧見射者一矢而斃　囊突箭王弁州史料曰弘治中雲南曲靖諸將誰能奪此後復洞胸不爲沮　鏃出腦後又曰兵三千至寧國陷山澤中者八日羣聞曰范雲以身不中一矢綰梗道雲採戈鼓噪出入營壘間斬首千百計而身不中一矢　囊突箭王弁州史料曰弘治中雲南曲靖知事李晟上疏言雲貴有

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六

後魏書曰世宗幸鄴還於河内懷界帝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曰伏見親御弧矢臨原弋遠弦動羽馳兵鏃所逮三百餘步臣等伏惟陛下聖武自天神藝夙茂巧會騶虞之節妙盡叠翟之儀咸稽攸叠翟兕慍氣才猛所振勍慤弭心足以肅藏九區赫服八宇矣盛事奇迹必宜表述勒銘射宮永彰聖藝

牙一

原 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豎牙必以剛日剛日者謂上甲下也立牙之日吉氣來應大勝之徵　抱朴子曰軍行不息者其軍有功也　又曰凡始出軍豎牙春出城西門令牙門北向出時令登明大吉加東方吉夏出北門令牙門南向出時令神后登明大吉加南方吉秋出東門令牙門北向出時令登明大吉加北方吉　黃帝出軍訣曰始立牙之日旗旛指敵或從風而舉暉暉終日不絕繞竿勇氣奔逸是謂堂堂之陳正正之旗此大勝之徵　又曰將軍引兵出城門望見白雲及白水者舉白牙旗赤雲舉赤旗五色牙旗隨天氣四時　又曰有所攻伐作五采牙幢青牙旗引住東赤牙旗引住南白牙旗引住西黑牙旗引住北黃牙旗引住中　又曰黃龍牙旗者將軍所建也　又曰將軍引兵出城門望見白雲及白水者舉白牙旗赤雲舉赤旗五色牙旗隨天氣四時令神后登明大吉加西方吉冬出城南門令牙門南向令神后登明大吉加北方吉　黃帝出軍訣曰始立牙之日旗旛指敵或從風而舉暉暉終日不絕繞竿勇氣奔逸是謂堂堂之陳正正之旗此大勝之徵　抱朴子曰軍行不息者其軍有功也　又曰凡始出軍豎牙春出城西門令牙門北向出時令登明大吉加東方吉秋出東門令牙門南向出時令登明大吉加南方吉秋出東門令牙門北向出時令登明大吉加北方吉　黃帝出軍訣曰始立牙之日旗旛指敵或從風而舉暉暉終日不絕繞竿勇氣奔逸是謂堂堂之陳正正之旗此大勝之徵　抱朴子曰軍行不息者其軍有功也　又曰凡始出軍豎牙春出城西門令牙門北向出時令登明大吉加東方吉夏出北門令牙門南向出時令神后登明大吉加西方吉冬出城南門令牙門南向令神后登明大吉加北方吉　黃帝出軍訣曰始立牙之日旗旛指敵或從風而舉暉暉終日不絕繞竿勇氣奔逸是謂堂堂之陳正正之旗此大勝之徵　又曰將軍引兵出城門望見白雲及白水者舉白牙旗赤雲舉赤旗五色牙旗隨天氣四時　又曰有所攻伐作五采牙幢青牙旗引住東赤牙旗引住南白牙旗引住西黑牙旗引住北黃牙旗引住中　又曰黃龍牙旗者將軍所建也　又曰將軍引兵出城門望見白雲及白水者舉白牙旗赤雲舉赤旗五色牙旗隨天氣四時令神后登明大吉加西方吉冬出城南門令牙門南向令神后登明大吉加北方吉　黃帝出軍訣曰始立牙之日旗旛指敵或從風而舉暉暉終日不絕繞竿勇氣奔逸是謂堂堂之陳正正之旗此大勝之徵　抱朴子曰軍行不息者其軍有功也　又曰凡始出軍豎牙春出城西門令牙門北向出時令登明大吉加東方吉夏出北門令牙門南向出時令神后登明大吉加南方吉秋出東門令牙門北向出時令

降之兆蓋蜀有龍城云 臨戎折 觸門墮 晉書陸機傳曰成都王穎假機後將軍討長沙王乂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後戰果軍大敗 唐書哥舒翰傳曰翰守潼關師始東先驅牙旗觸門墮注旄干折衆惡之 牙干折 牙帳破 唐書突厥傳曰武德元年骨咄祿特勒來朝帝宴太極殿為奏九部樂引升御坐是歲始折時以翰出師已如此而斬持旗者卒以敗今曜復爾人憂之 畢牙帳自破 帝問內史令藺璚璚對曰魏文帝幸許城門無故自壞是年文帝崩豈其類耶

牙四

獨給十二牙旗 後魏書曰奚斤代人也自魏初大將行師唯長孫嵩拒劉裕及斤征河南獨給漏刻及十二牙旗 箕宿禡牙 唐杜牧賀平党項表曰潛運睿算獨決神機箕宿禡牙狼星鉞角戍馬太白揚眉 奪其驍而舞 通鑑宋紀曰都統制王彥率岳飛等一十將部七千人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領所部麾戰奪其驍而舞諸軍爭奮遂復新鄉

牙五

賦吳胡綜大牙賦黃武七年黃龍見夏口孫權稱尊號因瑞改元作黃龍大牙常在軍中進退視其所向命綜為賦曰狼狐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明明大吳實天生德乃律天時制其神軍取象太乙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傑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視四方神實使之為國禎祥

詞 詞林海錯曰古詞鐵馬牙旗穿夜市

記 唐劉禹錫管城新驛記曰庭容牙節示禮而不愚也

祭文 後漢滕輔祭牙文曰恭修太牢潔薦遐靈推轂之任實討不庭天道助順正直聰明敬建高牙神武攸託雄戟推鋒龍淵灑鍔 晉顧愷之祭牙文曰維某年某月日錄尚書事豫章公裕敢告黃帝蚩尤五兵之靈兩儀有政四海有王奉命在天世德重光烈烈高牙闓闓伐鼓白氣經天簡揚神武恭行帝罰長殲醜虜維德是仗維人是輔 宋王誕伐廣固祭牙文曰敬建崇牙顯茲威靈鳴金轂轡無戰有寧皇風幽被凱旆歸旌鄭鮮之祭牙既建義鋒增厲人鬼一揆三才同契惟茲靈鑒庶必有察逆順幽辨忠孝顯節使凶醜時殲主寧臣悅振旅上京凱歸西蕃神器增暉四境永安 唐陳子昂禡牙文曰蓋先王作兵以討有罪奸慝竊命戎夷不襲則必肆諸市朝大戮原野皇家子育萬國寵綏百蠻青雲千呂白環入貢久有年矣契丹凶羯敢亂天常乃蜂聚丸山豕食遼塞宴安鴆毒作為欃槍天厥其凶國用致討皇帝命我肅

將王誅令大軍已集吉辰叶應旄頭首建羽旆前列夷貊感威將士聽誓方候天命爲民殄災惟爾有神尚殲乃醜召太一會雷公翼白虎乘青龍星流彗埽永清朔裔使兵不血刃戎夏大同以昭我天子之德允乃神之功豈非正直克明無縱大譬以作神羞

唐柳宗元禡牙文曰惟爾有神懋揚通職敢告無縱詭類無劉我徒鏃刃鋒鍔畢集于凶躬鎧甲干盾咸完於義軀焚煬蕩沃往如行虛

柳宗元祭蠆文曰惟昔澧有大特化爲巨梓秦人憑神乃建脊頭是爲兵主用以行師漢宗蚩尤亦作靈旗既類既禡指于有罪北面詛盟抗侯以射

旌旗一

初學記曰釋名曰旌精也言其有精光也旗期也言與衆期于下也按列子黃帝與炎帝戰以雕鶚鷹鳶爲旗幟蓋旌旗之始也周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龍旂九旂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釋名曰九旗之名日月爲常畫日月於其端天子所建言常明也交龍爲旂旂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通以一赤色爲之無文采諸侯所建也通帛爲旜旜戰也戰戰恭已而已三訊所建象其猛如熊虎也鳥隼爲旟旟譽也軍吏所建急疾趨事則有稱譽也熊虎爲旗旗期也言與衆期已建之於後遼爲燕尾將帥所建象物雜也龜蛇爲旐旐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度事宜之形兆也全羽爲旞旞遂順滑貌析羽爲旌注旄竿首

又廣雅云天子之旗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則禮含文嘉曰天子之旗九仞十二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卿大夫五仞七旒齊較士三仞五旒齊肩是也

司馬法曰旂夏后氏元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

吳子曰敵人之來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

黃公三略曰欲敵形色可勝之符先戰以二十八騎角人青衣赤旗東方七人徵人赤衣黃旗南方七人商人白衣黑旗西方七人羽人黑衣青旗北方七人凡二十八騎象二十八宿

尉繚子曰自尉吏而下盡有旗戰勝得旗者各視其所得之爵以明賞勸之心

宋書輿服志曰五旗者五色各一旗以木牛承其下蓋取負重而安穩也五旗纏竿即禮記德車結旌不盡飾也戎事乃散之又武車綏旌垂舒之也

隋書盧賁傳曰高祖受禪命賁清宮因典宿衛賁奏改周代旗幟更爲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元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賁所制也

隋書禮儀志曰凡旗太常畫三辰旂畫青龍

旗畫朱雀旌畫黃麟旗畫白獸旐畫元武皆加雲其檀物在軍亦書其事號加之以雲氣徽幟亦如之旌節畫白獸而析羽于其上　又曰司常掌旗物之藏通帛之旗六以供郊丘之祀一曰蒼旗二曰青旗三曰朱旗四曰黃旗五曰白旗六曰元旗畫繢之旗六以充五路之等一曰三辰之常二曰青龍之旂三曰朱雀之旗四曰黃麟之旌五曰白獸之旗六曰元武之旐皆左建旗而右建闕戟又有繼旗四以施軍旅一曰麾以供軍將二曰旞以供師帥三曰旐以供旅帥四曰旆以供倅長　唐李靖問對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吹角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十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三　李靖兵法曰諸軍將五旗各準方色赤南方火白西方金皂北方水碧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四旗之主而大將將動持此黃旗於前立如東西南北有賊各隨方色舉旗東方木黃中央土土則不動用爲四旗正豎即住臥迴審細看大將軍所舉之旗須依節度諸每隊當方面兵急須裝束旗向前亞方面兵急須進旗正豎即住臥迴審細看大將軍所舉之旗須依節度諸每隊給一旗行則引隊住則立於隊前　萬花谷曰旗之制三十有二其大總管一曰青龍旗二曰白獸旗三曰朱雀旗四曰元武旗五曰黃龍負圖旗六曰應龍旗七曰龍馬旗八曰玉馬旗九曰鳳皇旗十曰鸞旗十一曰鵁鶄旗十二曰太平旗十三曰麒麟旗十四曰飛麟旗十五曰飛黃旗十六曰駃騠旗十七曰白澤旗十八曰五牛旗十九曰犀角旗二十曰金牛旗二十一曰兕旗二十二曰三角獸旗二十三曰角端旗二十四曰吉利旗二十五曰駮旗二十六曰白狼旗二十七曰赤熊旗二十八曰白狼旗二十九曰赤熊旗三十曰騶牙旗二十七曰黃鹿旗二十八曰白狼旗二十九曰赤熊旗三十曰騶牙旗三十一曰白文旗三十二曰白刃旗　唐書禮樂志軍禮曰仲冬講武大將被甲乘馬教習士衆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勇者持鉦鼓刀楯爲前行持矟者次之弓箭者爲後使其習見旌旗金鼓之節旗臥則跪旗舉則起　又百官志曰節度使初授詣兵部辭見觀察使亦如之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樹六纛　宇文懋昭金國以水德王用師行征旗皆尚黑雖五色皆具必以黑爲主尋常車出入只用一日旗與后同乘則加月旗二相間而陳或數百隊或千餘隊日旗即以紅綃爲日刺于黃旗上月旗即以素帛爲月刺於紅旗上近御則又有日月大繡旗二如大禮祫享冊封一循古制旗無大小皆循馬然五方五星五嶽青龍白虎朱雀元武神鳳外又有五星聯珠一日月合璧一象二天王二海馬二鷹隼二太白三近御又張一大旗其

制極廣錯綜袖物以猛士執之傍有數十人護之各施大繩以備風勢名之曰蓋天　明華鈺海防議曰鉤旗杆長丈許用布五六幅縫紉爲旗周匝綴利鉤每遇對敵橫舉陣前衆兵排列於後五步之內旗開而兵器隨之以出飛舞招颺矢石不能入又足以牽挽敵人衣裾使不得運用大率一旗可蔽數十人

左傳曰鄢陵之役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請攝飲焉　又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　漢武故事曰欒大有方術常於殿前樹旌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芊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　漢武故事曰欒大有方術常於殿前樹旌數百因命自相擊庭中去地十餘丈觀者大駭　唐書李光弼傳曰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緩可觀便宜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九事　唐書李光弼傳曰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　又程知節傳曰知節從破宋金剛等搴旗先登者不一　又裴行儉傳曰突厥阿史德温傅反詔行儉討之總三十餘萬旗幟亘千里行儉咸節制之　通鑑唐紀曰朱延壽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厚稱衆寡不敵願益兵更往不勝則死都押牙汝陽柴再用亦爲之請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再用助之延壽悉衆乘之汴兵敗走　又曰張全義爲河南尹時亂離之後四野俱無耕者全義乃於麾下選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牓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牓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無嚴刑無租稅民歸之者如市

又曰氏叔琮攻李克用不能下會大疫叔琮引兵還嗣昭與周德威將兵追之及石會關叔琮留數馬及旌旗於高岡之巔嗣昭等以爲有伏兵乃引去　又曰張元稹謀歸國遣腹心張皐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旗爲應使衆心無疑　五代史莫從簡傳曰莊宗與梁軍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望見之歎曰彼猛士誰能爲我取之從簡請前往莊宗不許從簡潛率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噪莊宗壯之　通鑑宋紀曰契丹兵十萬寇雁門楊業擊之契丹兵大敗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即引去　文昌雜錄曰淳化中有司言油衣帟幔損弊者萬數欲毀棄詔令煮而浣之命尚方染以雜色刺爲旗

金史曰金主亮南伐率舟師自和州濟江金主置黃旗紅旗於岸上以號令進止紅旗立則進黃旗仆

則退　通鑑元紀曰董摶霄還軍守於潛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摶霄按軍不動遣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怯必少懈伺其有隙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援以火礮復約曰見旗動礮即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遂復千秋關　拊膝錄曰靖難兵起宋忠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得進退保懷來忠初謂諸將士曰爾等家在北平者並爲燕所誅滅盍努力復家讐報國恩燕王獲諜者聞之乃命其家人張其舊用旗幟爲前鋒衆遥識旗幟及識其父兄子弟無恙因叛降燕　弇州史料曰北邊報警湖廣襄陽縣冠帶官張一中上疏請易旗號盔甲皆爲黃色曰黃爲中央之土以剋北方之水　幟附詞林海錯曰拔趙幟立漢幟淮陰用以破趙矣光武時李寶拔赤眉旌幟更立已幟逢安等戰欲還營見旗幟皆白衆大驚潰自投川谷事顛相類　唐書高麗傳曰太宗進攻白崖城其酋孫伐音陰丐降然城中不能一帝賜幟曰若降建於堞以信俄而舉幟城人皆以唐兵登矣乃降　兵略纂聞曰戚繼光征倭寇軍中立一白幟凡脅從者空手伏幟下悉放還毋爲賊樹又曰倭寇淮揚劉顯槩之執一幟以號于衆曰汝官軍有能敢勇殺賊樹功勳者立此幟下得三百人黨也　又曰茅坤僉憲廣西時猺獞殺陽朔令坤計討之於所過道輒幟而牓曰軍門進十萬兵討某砦之

就卷 啓行 文選虹旗攝魔而先啓行 悠悠 搖搖 詩悠悠旆旌 楚王曰寡人之心搖搖然如懸旌 反旆 旆旗因風失之令

士也 爲章 頒物 禮以爲旗章 頒物 周禮頒旗物 揭竿 置門 漢書陳勝揭竿爲旗揭竪王祭祀則置旌門 紀功 招士 書厥有成績紀于太常王之旗也畫日月有功者紀之旌表也 田畋 文選旌旗拂天 家語旌旗繽紛下地 蟠地 旌旗蟠地 文選旌旗拂天 家語旌旗繽紛下地 九斿 胥 天子九斿 曹植擬楚辭云建五旗兮華采 占揚雲麾兮隊龍鳳 管子曰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于桓公公曰天威不違顏咫尺遂下拜登受賞服大路龍旗九斿渠門赤旃案渠門旃名 文選旌旗拂天 家語旌旗繽紛下地 左傳曰鄭伐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蛮弧以先登注云蛮弧旗名 之云武王以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成怒象天帝也招搖在北斗戰國策曰楚王遊于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日 三辰 旌旗昭其明也 七星 左傳云穆天子傳曰日月之旗七星之 畫星 蔽日 禮記曰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注云急猶堅也繕讀曰勦又畫招搖 鬼星 是焚 漢書光武贊曰長轂雷野高旗彗雲英雄解揚雄羽獵賦云靡日月之朱罕曳彗星之飛旗 聚絳 升華 左傳曰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絳旗又西都賦云張鳳蓋建華旗 蜚弧 旗建華旗 蜚弧 崔駰 旗建虹旌以先啓行 天賜 天給 隨巢子曰天賜武王黃鳥 天賜 天給 隨巢子曰天賜武王黃鳥 天賜 天給 隨巢子曰天賜武王黃鳥

尹南輔反　旆將歸也

艾旗　纂旗　艾胡鮮之旗　軍容　戎事

撞照日　相風　唐書馬璘傳璘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宋十萬陣北邙山旗翻日照開元遺事

曰五王宮中立長竿掛五色旌以候風名相風旌　載雲　揚彗　楚辭曰乘回風兮載雲旗又曰揚彗星以爲旗　結桂　建羽　又曰桂旗羽蓋夷車兮

唐賦忽分若驚馬建羽旗　白鵲　蒼烏　李白詩集首蒼烏旗見唐書儀衛志　被羽　裂衣　後漢書賈復傳復被羽先登注被負也析羽爲旌將軍所載

未爲兵裂爲旗　赤熊　黃鹿　馴騏　騶騎　玉馬　金牛　俱旗名見唐書儀衛志　捲雲　掣雲　李白詩雲旗捲海雪參詩大將龍旗掣海

雲　甘露　祥雲　馴犀　野馬　俱旗名見金史儀衛志　結桂　建羽　又曰乘回風兮載雲旗又曰揚彗星以爲旗

象六星

周禮鄭注熊虎爲旗師都之所建伐爲白虎宿與參東云建七星之旗天子之位也　置九章　司五星　管子云九章置則兵治士勇矣

建七星　連體而六星　戰國策云

原賜黃鳥　法青龍　星子曰赤鳥銜書降曰命周文王伐殷天賜武王黃鳥之旗下詳五法注

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水行四曰舉虎章則林行五曰舉鳥章則兵治士勇矣

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鶉章則行船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韜章則載食而駕　春秋元命苞云辯位有

九星句曲一處爲天旗司五星之處日月之過焚惑守之日食星墜天下亂注曰天旗參星亦變爲色應之若焚惑守之不寤則將有日食星墜爲篡殺之旗

參旗色明於常則日月五星之變亦應之若

表貴賤　傳分之物采言旌旗各有分制　又曰衛侯不去其旗謂旌旗以表貴賤也

是以甚敗乃內旌於中皆爲車敗之象也　捲雲　李白詩曰婗旌捲夜雲　掣雲　李參白雪歌衛公兵壯掣海雲

建七星　周禮鄭注熊虎爲旗師都之所建伐爲白虎宿與參東云建七星之旗天子之位也　置九章　司五星　管子云九章置則兵治士勇矣

連體而六星　戰國策云　捲雲　李白詩曰婗旌捲夜雲　掣雲　李參白雪歌衛公兵壯掣海雲

表貴賤　傳分之物采言旌旗各有分制　又曰衛侯不去其旗謂旌旗以表貴賤也

是以甚敗乃內旌於中皆爲車敗之象也　捲雲　李白詩曰婗旌捲夜雲　掣雲　李參白雪歌衛公兵壯掣海雲

象六星　周禮鄭注熊虎爲旗師都之所建伐爲白虎宿與參東云建七星之旗天子之位也　置九章　司五星　管子云九章置則兵治士勇矣

建七星　

室古傳曰公孫龍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
紀曰田顒攻常州為地道入城中宵旌旗兵現
甲出于制置使杜錡之寢室　周七十里
曰挺之從孫綬自河東司馬進司空在鎮九年
久召翰守潼關帥始東先驅牙旗繩門墮注旌
旦二百里　麾五色旗　製五色旗各
製五色旗紀聞曰狄青與智高遇於歸仁鋪青登高執五色旗麾軍大敗
百面立五營　以岳為號　又曰
兵略纂聞曰都督石邦憲討湖廣溆浦縣猺賊令
皆約曰與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
麾軍則及旗幟號令率以佛為稱
名見金史　儀制志　杖白旗誓衆　建朱旗望賊
唐書曰隋煬帝十三年七月高祖杖白旗誓衆于野有兵三萬
通鑑唐紀曰賊將周摯捨南城併力攻中潬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動
金人望見即退走勝為旗十數書其姓名密付諸將遇賊
麾　繞竿者要戰　自解者有救
宋史魏勝傳曰勝善用大刀既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
善算而出不可徑前也　又曰旌旗繞已繞竿尋自解者有救
君王萬歲　天下太平　日月合璧　五星連珠
俱上旗

城　繒筏　又曰東京賦通梟繒筏王海
吉行以繒筏師行以白旆

羽毛貳注析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
左傳曰襄公十四年范宣子假刑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
之

旌旗四

旗致萬民　周禮云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
鄭注云旗畫熊虎者也徵衆刻日樹旗期于其下　指所伐　漢書郊祀志曰武帝伐南越告
登龍以象太乙三星為太乙鋒旗命曰靈旗為太乙先驅
也天文志曰極星其一明者太乙也客三星二公也畫一星在後三星在前為太乙鍵旗也　牡荊畫幡日月北斗
拾遺記曰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月明如晝有大蓬船為蠭舟
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名其船為蠭舟狀

大綏小綏　禮記曰天子載則下大綏諸侯載則下小綏
鄭注云綏當為矮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弊

猛獸以尾為旌　詞林海錯曰呂氏春秋猛獸以尾為旌詞
猛獸以角為旌

燭影雙旌　蕭苑詳注唐淮西用兵劉沔夜有人授以雙燭
曰君當大責後果至大將常有燭影在雙旌上

旌旗相

引舒州兵建廬州旗　取萬勝旗付虎翼軍　通鑑唐紀曰
高濮知舒州事舉盜陳儒攻舒州濮求救於廬州楊行愍力不能救謀於其將李神福神福請不
行愍之引舒州兵建廬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陳狀賊懼宵遁　八編類纂曰党項
寇邊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狹青為將一日盡取萬勝旗付
虎翼軍使之出戰賊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翼所破殆無遺類

其鴻略而還

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　禮記注曰鴻取飛有行列也

衛不去旗懲其甚敗　晉能拔旆謂以數奔

前有犛獸則載貔貅　前有士師則載虎皮　禮記注云貔貅如虎貔注云又云士師兵象也書曰

前有麾埃則載鳴鳶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禮記注曰鳶鳴

立旗為軍門　張旗為虛寨　後漢書岑彭傳注曰中將軍最尊自執旗鼓若置營則立旗以為軍
名置營壘則立旗以為軍門遼人守衛鏐祖考丘壟遂請和神福受

指所伐　漢書郊祀志曰武帝伐南越告太乙牡荊畫幡日月北斗

鳥畫旗　周禮司常曰日月為常交龍為旂

屬五十餘里五代史曰契丹耶律德光自雁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

分之 分紫白旗入金營通鑑宋紀曰吳琦與元朮戰於仙人關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宵遁

順昌旗幟宋史劉錡傳曰錡與金兵戰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

書旗曰賽存孝八端 詐張端旗又曰張浚既殺曲端

光自目出繞旗如流

書令古相對四字薦於朝詔署行軍都統大書古令相對四字於旗上 蘆荻爲旗狀通鑑元紀曰元至正十二年江淮蘆荻多

星遼史高模翰傳曰太宗時有王守信者本一村夫寓星久之模翰喜曰此天贊之祥遂進兵殺旗與狀

書令古相對四字 金史完顏寓傳曰宣宗時大書古令相對四字於旗上

出手刺繡文旗與弟僧奴志恒不忘復仇將適建昌阿黎氏出手刺繡文旗以

爲旗鎗人馬之狀節間折開有紅暈成天下太平四字

與弟段寶曰我自東髮聞母稱父冤恨非男子不能報此旗所以識也今歸夫家收合東兵飛檄西涼汝急應兵會善闡

中華地日月重開一統天帝王氣象見矣

今禦禍之難 皂旗張飛據胡盧河橋使張轉戰山東屢有捷

旗上對聯明興雜記曰太祖初克婺州於城樓立大旗二面親書對聯云山河奄有

竹揭岸上編筏以爲緂頃刻成數百旗插之蛟龍滑石兩灘相令戴卒數十人守之然柴煙以疑賊賊果趨滑石

矢集旗如蝟毛者典故紀聞曰成祖渡滹沱之戰自以數百騎突入陣大呼奮擊矢集其旗如蝟毛翊日遣人送旗回北平諭世子謹藏之以示後世子孫使知

旗兵略纂聞曰指揮使沈希儀在廣西時荔浦縣賊八千人行剽歸倉卒部五百人往拊之蛟龍滑石兩灘相夾河之役力戰死猶執皂旗不仆一軍中呼聚象可濟也蛟龍灘闊衆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闊而致之狹代岸

旌旗五

詩唐李嶠有詠旌詩曰告善康莊側求賢市肆中擁麾分彩雉持節曳丹虹影麗天山雪光搖朔塞風方知美周政抗旆賦車攻 又詠旗詩曰杜影承宵月虹輝接曙雲縱橫齊八陣舒卷引三軍日薄蛟龍動雲開鳥獸紛 杜甫詩曰翠旗雲旆相蕩摩 又曰旌旗日暖龍蛇動 又曰春殿晴曛赤羽旗 楊炯詩曰幡旗如鳥翼 李乂詩曰風捲渡河旗低 又曰羅旗香幹金畫葉 張說詩曰風色餘旌旗 岑參詩曰郊雲拂畫旗 錢起詩曰海日生紅旗高適詩曰旌旆五雲連 駱賓王詩曰風旗翻翼影 王昌齡詩曰紅旗半卷出轅門 戎昱詩曰龍繞旌竿獸滿旗翻營乍似雲中移

銘 滕彥將旗銘曰赫赫王靈悠悠旆旌龍旗所指八表澄清

旌一

增 尚書曰羽畎夏翟注夏翟雉翬中旌旗者也　又曰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孔安國注曰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敵也　毛詩曰干旌美好善也衛文公之臣子子干旌在浚之郊　汲冢周書王會解曰伊尹受命爲四方令曰正西崑崙狗國鬼親枳已闉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爲獻吳子曰旌旗旄幟所以威目

旌二

增 列仙傳曰秦文公時有梓樹化爲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墜髻解被髮牛畏之入河故秦因致旌頭騎使先驅

旌三

原 星旌　蜺旌　揚雄甘泉賦云流星旌以電燭今咸翠蓋而鸞旗　西京賦云弧矢旌枉矢虹旓蜺旌　羽旌　騑旌　班固東都賦云羽旌掃蜺旌拂天左傳堰禽云平王東遷吾上姓從王王賜之騑旌之盟　朱旌　靈旌　張衡東京賦云屬車九乘軒並轂轓弩重旌晉輿服志張目耀之靈旌　素旌　采旌　文選曰素旌洛神賦曰左倚采旄右陰翠蓋而鸞旗　旄旗　綴蠙蟉　雜虹　蜺甘泉賦云建雄虹之采旌今五色雜而炫耀注曰係綴蠙蟉文采紛錯象雜側而明朗也　桂旗　原 綴蠙蟉　雜虹　蜺甘泉賦云建雄虹之采旌今五色雜而炫耀注曰係綴蠙蟉文采紛錯象雜側而明朗也　楊脩許昌宮賦云建日月之太常雜虹蜺之旌旗　擁旌　把旄　晉書王濛傳曰與陳郡謝玄爲桓溫揖俱爲溫所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壟旌使節王揖驚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三軍反走　采旌　文選曰素旌洛神賦曰左倚采旄右陰翠蓋而鸞旗　旄旗　綴蠙蟉　雜虹　蜺甘泉賦云建雄虹之采旌今五色雜而炫耀注曰係綴蠙蟉文采紛錯象雜側而明朗也　楊脩許昌宮賦云建日月之太常雜虹蜺之旌旗　擁旌　把旄　晉書王濛傳曰與陳郡謝玄爲桓溫揖俱爲溫所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壟旌使節王揖驚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三軍反走

旛一

增 釋名曰旛幡也其貌幡幡也　吳子曰凡戰之法畫以旌旗麾爲節　李靖問對曰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陣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旛左右折旋趨步金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　崔豹古今注曰信旛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爲符信故謂爲信旛乘輿則畫爲白虎取其義而有威信之德也魏朝有青龍朱雀元武白虎黃龍等五旛以詔四方詔東方郡國以青龍南朱雀西白虎北元武朝廷畿內則以黃龍亦以騏驎旛高貴鄉公討晉文王自秉黃龍旛以麾是也今晉朝惟用白虎旛信旛用鳥取其飛騰輕疾也一曰以鴻雁鳧鴈者去來之信也

旛二

攏吳志孫權傳曰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僞降立旛旗爲象人於城上因遁走晉書王濬傳曰濬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曰吾欲使容長戟旛旗秋神武門冏令王湖悉盜虜幡唱曰長沙王乂攻齊王冏火燒諸觀閣及千牢汝南王亮太保衞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計無所出張華白帝遣騶虞旛使外軍解嚴上從之瑋兵果散

鄴中記曰勒爲石虎諱呼白虎旛爲天鹿旛

旛三

原指天 沈水 兵書云督將已下各自有旛軍發時幡指天者戰必勝 王隱晉書云廣州刺史盧循反上命左軍將軍劉道規討之中軍應兵以進旛忽流水家失色中軍因徹笑曰往年覆舟之戰亦沈水家失色今者必破之 舒旛 舉旛諸葛亮軍令曰舉旛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會者千餘人 舉白旛 晉書衞瓘傳曰楚王瑋之伏誅也有青龍等五旛以詔四方 執黃旛 崔豹古今注曰魏朝有青龍黃旛招搖旛登閒鼓上言論之以示意於是主簿劉整等執

神記曰東海孝婦名周青用青用青將死載十丈飾竿以懸五旛立旛下乘車以徇有罪願殺加當順下若杜死血當逆流既行刑其血青黃嬌然緣旛竹而上　煩處士作幡興記淮元徵月夜見青幟楊氏淘氏李氏又緋衣小女曰石崩皆以是日立旛東此乃衆花精封姨乃風神也

旛五

詩唐楊炯詩曰旛旗如鳥翼　張籍詩曰降幡秋練白

文晉庾肅之教曰大赦蕩然萬物更新陽旛縣建事從寬簡差可得詢求民瘼撫循物性

麾一

崔豹古今注曰麾所以指麾武士右執白旄以麾是也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綠旗四時施軍旅一曰麾以供將軍　隋書禮儀志曰有繼旗四時施軍旅一曰麾以供將軍　周禮巾車建大旂以田以旅以會以同

警若軍之持麾者也　淮南子曰麾以田後世協律郎執之以令樂工高七尺干飾以龍首級繒帛畫升龍於其上

麾二

博物志曰武王伐紂渡河大風波武王操戈秉麾麾之風波立濟　晉書陸機傳曰孟超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　舊州史料曰傅友德既擒李二帝召還建康進江淮行省參政命以麾蓋鼓吹送歸第

麾三

纛麾　授麾　唐書顧而驚遂大潰　魏志張遼傳曰遼從世表尚於柳城率與虜遇遼勸操戰氣甚奮操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　子重麾　顏良麾　左傳曰楚人伐東郡太守重之麾也　華陽國志曰表紹遣騎數中輒其首還解延圍　纛繖帛　拂綵虹　上詳見麾一詩曰旌旗拂綵虹　李白

扇建麾田獵　視麾前後　周禮巾車職曰建大麾以田獵　鄭注曰大麾不在九旗之數　邵恭執麾　戴洋　晉書洋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時大使其為酒藏吏授筆錄給吏從執旛麾將上達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既而遣歸後行至瀨鄉經老子祠詣見洋昔死時所見洋史卓敏傳曰敏收魏壓邢水以灌合肥壓既沒使軍主王廣靜築城于岸守之魏攻陷非人將故言假敏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令取繖扇麾幢樹之堤下沈乃取而遣之敏大張乃卒史大秦秦叔寶繖麾幟馳出賊陣後建德將軍頡利可汗使其弟突利設率衆來援建德悉衆逆戰氣甚奮操壯之遣驍騎將軍顏良擊破之建德單騎走突利以數千騎追及之建德下馬步戰良下馬刺殺之建德首級繒帛畫升龍於其上

麾四

原天子置五麾 穀梁傳云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用牲非禮也大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 視麾所指 軍令云鉦鼓視麾所指而發之

麾五

增詩唐杜甫詩曰枉為下國綏旒 隋書禮儀志曰被旂旒以表貴賤 又曰開皇十四年改造五輅玉輅青質金輅赤質象輅黃質革輅白質木輅元質旂旒與輅同色 又曰第三第四品旂旞皆赤其旒

旒一

增毛詩曰為下國綏旒 隋書禮儀志曰被旂旒以表貴賤 又曰開皇十四年改造五輅玉輅青質金輅赤質象輅黃質革輅白質木輅元質旂旒與輅同色 又曰第三第四品旂旞皆赤其旒

旒二

原旂旒 羽旒 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 周禮云全羽為旒 鷩冕 周禮云龍旂九旂以象大火鶉火也 又云鳥隼七旂以象鶉火鶉火也 注云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也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 注云鳥隼為旟州里之所建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有星星七星 注曰鳥隼象伐也 熊旂六旂 龜蛇四旂 又云熊旂六旂以象六星 注云熊旂畫熊虎於旗上也鄭注詳旗內三辰之象 又云龜蛇四旂以象北方玄武宿與東壁營室也鄭注曰龜蛇為旐縣鄙之所建營室元武宿與東壁營室也 至地 天子曳地 廣雅云天子十二旒至地 禮含文嘉曰天子之旗九仞十二旒曳地 諸侯九旒至軫 大夫七旒至軫 士五旒至肩

旒一

增庾冀與慕容皝書曰梁元帝子方諧鎮江夏侯景遣將宋子仙襲之入城方諧尚以五色毦自副又曰今致朱漆鋼二十張絳碧畫雄黑毦自副 字彙 毦飾也

毦二

增韻府羣玉曰梁元帝子方諧鎮江夏侯景遣將宋子仙襲之入城方諧尚以五色毦自副又曰今致朱漆鋼二十張絳碧畫雄黑毦自副 字彙 毦飾也

毦三

原白狼 孔雀 俗說云謝安小兒時便有名譽流聞遠聞慕容廆鍋謝白狼毦一雙謝毛飾時年十三一作慕容垂 庾廣與燕王書云所送白毦薄少重見今致孔雀毦二枚綠毦音二羽毛飾也 出天竺 魏武帝與吳王書云所送白毦出天竺國 重見辭謝 結以忘憂 諸葛亮見劉備辭謝益以增慙 魏略云諸葛亮與備手自結之亮性好毦時適有以牛尾毦與備者備手自結之亮志耶止結毦而已備知亮非常人乃授毦兩鍋曰以將軍當復有須髮為毦 赤黑為毦 續異記曰竟陵王誕在廣陵左右侍

耗

晉書漢諸葛亮與璿書曰兄嫌白帝兵非精練到所督則先主帳下白耗西方上兵也嫌其少也當復部分江州兵以廣益之

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七

武功部二十三

鼓一

毛詩曰顯允方叔伐鼓淵淵　又曰鉦人伐鼓陳師鞠旅　又曰擊鼓其鐘踊躍用兵　左傳曰凡師有金鼓風俗通曰鼓者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　周髀曰萬人之將執大鼓　吳子曰教戰之令勇者持金鼓一鼓整兵二鼓習陣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尉繚子曰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淩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　又曰一鼓一擊而左一鼓一擊而右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趨鼓也音不絕騖鼓也商將鼓也角帥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則將帥伯其心一也奇兵則反是　又曰伍長教其四人以板爲鼓以瓦爲金以竿爲旗擊鼓而進低旗則趨擊金而退麾而左之麾而右之金鼓俱擊而坐　衛公兵法曰諸大將置鼓四十面于總管給鼓十面營別給鼓一面行即負隨　通鑑唐紀注曰鼓角將掌軍中鼓角者也　溪蠻叢笑曰麻陽有銅鼓如大鐘長筒三十六乳重百餘斤

鼓二

韓子曰吳使沮衛靡馳犢於荊師荊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衛曰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戰之時臣使鼓不鳴固不殺　後漢書岑彭傳曰光武收韓歆置鼓下將斬之召見彭彭因進說乃賞歆注中將軍嚴尊自執旗鼓若置營則立鼓以爲軍門并設鼓幾人必十其下　唐書段秀實傳曰別將王童之謀作亂約曰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　又郭子儀傳曰會故將軍王甫結俠少夜鼓朱雀街呼曰王師至吐蕃夜潰　通鑑唐紀曰邠寧節度使韓遊瓌遣其將史履程夜襲尚結贊營殺數百人吐蕃追之遊瓌陳於平川潛使人鼓於西山虜驚棄所掠而去　又曰王建遣族子宗裕等攻彭州楊晟逆戰而敗宗裕等圍之楊守亮遣其將符昭救之徑趨成都營三學山建亟召華洪還洪疾驅而至後軍尚未集以數百人夜去昭營數里多擊更鼓昭以爲蜀軍大至引兵宵遁　孔帖曰馮子猷入朝載金一舸自隨高宗遣御史

許瓘視其貴瓘至洞子猷不出迎後率子弟數十人擊鋼鼓蒙排執瓘而奏其罪

鼓三

震山　動川

王昶撫江南文云羽騎迅逝步卒星陳鳴震山之鼓張蔽天旌撫杜預云朱旗炫日金鼓駭耳震山之鼓以聲氣動川之旌也

龍頭　馬上

樂錄曰鼓吹有龍頭大橫中鼓獨揚小鼓皆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氏春秋曰金鼓所以一耳也法令所以一心也

枹鼓　警鼓

枹一作桴謂擊鼓之槌也

六鼓　七鼓

周禮曰鼓人掌教六鼓以賁軍事司馬法曰凡鼓人堅曰枹鼓在軍中主擊鼓也謹山增擊鼓謹山八編以兵十二萬拒之夾貢生辰還言始至長戒之曰凡見負銀乃擒之聞其好擊鼓乃計擒之流數升卒無銀裹

謹山　達旦

唐書郭子儀傳子儀遣張知節為前鋒營韓公堆謂曰粘沒喝至河外河北宣撫副使祈彥賓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上粘沒喝曰南軍亦衆達旦彥賓之衆皆潰

謖氣　潰癒

唐書張介然傳曰介然守陳留到屯不三日鎮星於兵為鼓淮南子云剽牛皮為鼓止三軍之強弱也　呂氏春秋云出軍行將動作必擊鼓以先聲聽其音也知敵人與諸侯約為高墜周宅鄭鄙近大成之因擊鼓諸侯兵數至而無後戒寇果至天子欲褒如故不若路置鼓遠近相聞戒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天子欲褒如故不若衆然為牛斬也　遠近相聞

動作必擊　遠近相聞

正三軍衆　耳目

前漢百官表曰鎮星於兵為鼓為五兵長淮南子云剽牛皮為鼓止三軍之強弱也　呂氏春秋云出軍行將動作必擊鼓以先聲聽其音也知敵人與諸侯約為高墜周宅鄭鄙近大成之因擊鼓諸侯兵數至而無後戒寇果至天子欲褒如故不若衆然為牛斬也

為五兵長　正三軍衆　耳目

臥鼓　坐鼓

說苑曰秦始皇長城金玉雖流殺驚卒鴨錦初獲即拔毛插之即剛方動用女重雖條侯攘莒之倫不能過也　臥鼓為坐遂縱飲酒邊亭滅烽幽

制有三節　聞百里　設數十

說苑曰秦始皇長城金玉雖流殺驚卒鴨錦初獲即拔毛插之即剛方動用女重雖條侯攘莒之倫不能過也　臥鼓為坐遂縱飲酒邊亭滅烽幽

節不一　聞百里　設數十

唐六典武庫令曰凡軍鼓之制有三一曰銅鼓二曰戰鼓三曰鐃鼓注銅鼓蓋南中所製軍旅之間復有鐃鼓二十四面二萬以上給大角十四具大鼓二十四面二萬以上給大角十二具小鼓二十四面二萬以上給大角六具鼓十面不滿萬人臨時量給軍三分減一　唐書百官志曰鼓吹令掌鼓吹樂以供道路行軍應給鼓角者三萬人以上給大角十四具大鼓二十四面二萬人以上給大角十二具小鼓二十四面二萬人以上給大角六具鼓十面不滿萬人臨時量給軍三分減一　周禮曰鼓人掌教六鼓以賁鼓人掌教六鼓以賁軍事司馬法曰凡鼓人掌鼓鼓人職六鼓

鼓音不徹　鼓音不衰　鼓音不起　鼓音不絕

李陵別傳曰陵與單于戰數日相拒山谷中連戰數日陵軍敗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對曰吾寡君開君將治兵于敗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其汝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將治兵于敗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其汝卜來吉乎對曰吉

稽首曰君之惠不以鑿臣鼓使歸就役于秦死且不朽　聲以和軍　瑕如積環周禮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鼓必以路鼙之日良鼓瑕如積環注革急也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

增鼓無退聲　王執侯執　短聞遠聞周禮曰王執路鼓侯執鼓軹師執提旅帥執鞮鼓

軹師都降　公主身執　夫人親執唐書平陽公主傳曰公主薨太常議婦人葬古無鼓吹帝曰公主生有耶宜用之　宋史韓世忠傳曰世忠在鎮江與兀朮相持下也擿投也　北史李崇傳曰元魏孝文以崇爲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諸村聞鼓皆守要害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人伏盜發便擒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

鼓四

貞鐘鼓必備　之間　進鼓於是之勢衆大潰　食鼓皆盡　通鑑唐紀曰秦宗言圍鄴南二年張環嬰城自守食甲鼓皆盡擊門扉以警夜宗言竟不能克而去

鼓五

增詩宋楊文公談苑載禰衡鼓歌曰邊城晏開漁陽摻撾動地來初立易注奏上曰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于枹鼓之間講論于戎馬之上誤鳴進鼓晉書桓溫傳曰溫伐蜀李勢悉衆與溫戰於笮橋參軍龔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將之耳目唐子曰將勿離鼓旗者將之耳目也　習經枹鼓

增頌唐楊炎聖德頌曰金鼓一振天地徘徊

增表唐柳宗元獻平淮西雅表曰金鼓一動萬方畢臣

增銘唐盧元輔晉山銘曰錫之金鼓以號以誅

原文虎鈐經鼙鼓文曰年月日某謹鼙于鼓神三軍之威職在鼓旗之用塗血致誠古之常典以聲爲度兵之令儀進退周旋實在于爾　增唐于公異露布文曰鼉鼓騰聲而隱轔　又曰氣雄鉦鼓

釋名

釋名曰金禁也爲進退之禁也　吳子曰夜以金鼓約笛爲節　唐六典曰金之制有四一曰鐲二曰鐃三曰鐲四曰鐸　又曰鐃似鈴有大小之異濮斗南曰周禮鼓人以金鐃節鼓以金鐲止鼓即無鉦名則鐃鐲通謂之鉦而節止實用於鼓故采芑之詩曰鉦人伐鼓　又曰軍行鉦鐸曰金

鉦

鐃

金鉦二

增筆談曰狄青在涇原以寡當衆必以奇勝預戒軍中捨弓執短兵令軍中聞鉦聲一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出士卒如其教虜人大笑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大亂相踵踐死

金鉦三

原節鼓 飾師周禮以金鐲節鼓注鐲鉦也 一耳 昭聲孫子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夫金鼓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 下見李尤銘 琳琅 碑文

增身執金鼓參佐命 平陽公主事詳鼓三 大呼瘡潰 李嗣業事詳見鼓三 素威司鉦 詞林海錯曰張衡思元賦左青琅以捷芝兮右素威以司鉦青琅青龍文也素威謂

金鉦四

原戴金鉦 東觀漢記云段熲爲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頌曰錚鐲金鼓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拂天徼日 雷起 雷動劉勰七華云車騎雲屯金鼓雷起 將軍之氣 戰陣之敎 黃帝出軍訣云鉦鼓者將軍之氣一軍之形候也 鳴則大勝 汝南先賢傳王納者西平人也爲門下小吏更始初賊衆大起攻破縣城納于走鳴金鼓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

金鉦五

增詩魏王粲詩曰將秉先登羽豈敢聽金聲

增頌唐楊炎聖德頌曰金鼓一振天地徘徊

增表唐柳宗元獻平淮西雅表曰金鼓一動萬方畢臣

原銘漢李尤鉦銘曰申嚴號令警飾師旅以肅紀律萬衆是聽 增唐盧元輔胥山銘曰錫之金鼓以號以誅

原文晉孫惠祭金鼓文曰赫矣皇威用伐不庭金鼓麾旗以昭其聲 增唐于公異露布文曰氣雄鉦鼓

鐃

原聲鐃 振鐃釋名曰鐃聲鐃鐃鐃也 金鐃止鼓 說文云鐃小鉦也軍法卒長執鐃鄭注云鐃如鈴無舌有柄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司

鞞一

增周禮曰師旅執鼙見博雅釋樂部　周髀曰千人之師執鞞

鞞二

增漢書史丹傳曰元帝置鼙鼓殿下自臨軒檻上賨銅丸以擿鼓

鞞三

原騎鼓　助鼓　說文以鞞騎鼓也　傳名鞞椑也椑助鼓節也

鞞四

增威耳　吳子云鼙鼓金鐸所以威耳　聞聲思將帥樂記曰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退以金鐸則思將帥之臣

鞞五

增詩唐杜甫詩曰春風入鼓鼙　孟郊詩曰百里聞霜鼙

鐸一

增釋名曰鐸度也號令之限度也　周髀曰百人之師執鐸

鐸二

增司馬執　官帥攡周禮鼓人職掌教六鼓以金鐸通鼓又大司馬教振旅前司馬執鐸吳晉爭長未成邊遠以越亂告吳王昏戒令服兵櫜甲陳士卒為徹行頭皆官帥攡鐸

拱以事振　楷語寡人以獄訟文子云鳴鐸以聲自毀膚燭以明自消　儒耕聞鐸　校徼擁鐸晉書石勒少時常傭耕每聞鞞鐸之音輒以鋤投地思吳

鐸三

增楷鐸　詞林海錯曰國語挺鈸楷鐸以與楚王毒逐于中海之士為銘于箕箕也楷振也言鳴金鼓而與楚王暴戰也　而擁

崇益頭面　卷二百二十八　武功部　鞞　鐸角

角一

唐書百官志曰衛士六百爲大角手六番閱習吹大角爲昏明之節諸營壘候以進退開五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三開相間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一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二開相間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四開相間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六開相間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七開相間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八開相間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九開相間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十開二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五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三開相間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一開相倚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二開相間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四開相間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六開相間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七開相間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八開相間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九開相間不交之旗則一復散而爲十開二交之旗則一千槌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鼓音止角音動吹十二聲爲一疊角音止鼓音動如此三角三鼓而昏明畢經翼說文曰角長五尺形如竹筒本細末大（今鹵簿及軍中用之或以竹木或皮爲之）

角二

通鑑曰汴軍攻鳳翔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　兵略纂聞曰沐英傳友德征雲南進至白石江友德欲濟師英以諸軍嚴陣若渡者令彼悉精銳拒於水上而奇兵潛從上游遶出賊後吹銅角以張聲勢

角三

一雙　三唱　晉中興書庾翼與燕王書云今致畫角一雙武士星布　龍頭　金口　晉安帝紀云桓元置龍頭角或曰龍角者也　此謂亢龍陶侃表曰伏惟武庫傾蕩宿衛有闕輒簡其差可奉敕金口角一雙　石角　金角　三國略記曰初魏世山崩得三石角藏於武庫至齊主入庫選從臣兵器持此角賜平秦王歸彥曰爾專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時將此角賜漢也　雜記樂志曰西戎有吹金角者銅長可二尺形如牛角書記所不載　出羌胡　鳴沙角　徐廣車服儀志云羌胡吹以驚中國之馬不載或云本出羌胡吹以警軍令云始出警堅矛戰擂旌旗鳴角前世書記所不載　出警鳴　夜吹警　晉中興書云大司馬桓溫屯軍中堂夜吹警角御史中丞司馬恬奏

龍鳴　通禮義纂曰齒尤帥蚩魅魍魎與黃帝戰于涿鹿帝命吹角爲龍鳴以懾之自後軍中置之以司昏曉　龍鳴推折姦宄　桓溫與蔡謨書曰契丹寇邊大不敬請治罪溫見表曰此兒眞可畏也　龍頭鳴　晉安帝紀云桓元置龍頭角或曰龍角者也　陶侃表曰伏惟武庫至是齊主入庫選其差可奉敕金口角一雙　石角　金角　三國略記曰初魏世山崩得三石角藏於武庫至齊主入庫選從臣兵器持此角賜平秦王歸彥曰爾專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時將此角賜漢也　雜記樂志曰西戎有吹金角者銅長可二尺形如牛角書記所不載　出羌胡　鳴沙角　徐廣車服儀志云羌胡吹以驚中國之馬不載或云本出羌胡吹以警軍令云始出警堅矛戰擂旌旗鳴角前世書記所不載　出警鳴　夜吹警　晉中興書云大司馬桓溫屯軍中堂夜吹警角御史中丞司馬恬奏

哀吟命旅　長鳴摧姦　陸雲南征賦云長角哀鳴而命旅承將軍厲奮戎武激揚士卒鼓角長鳴摧折姦宄　桓溫與蔡謨書曰齒尤帥蚩魅魍魎與黃帝戰于涿鹿帝命吹角爲龍鳴以懾之自後軍中置之以司昏曉　龍鳴推折姦宄　桓溫與蔡謨書曰契丹寇邊大不敬請治罪溫見表曰此兒眞可畏也

傲鹿鳴　晉中興書庾翼與燕王書云今致畫角一雙武士星布　龍頭　金口　晉安帝紀云桓元置龍頭角或曰龍角者也　陶侃表曰伏惟武庫傾蕩宿衛有闕輒簡其差可奉敕金口角一雙　石角　金角　三國略記曰初魏世山崩得三石角藏於武庫至齊主入庫選從臣兵器持此角賜平秦王歸彥曰爾專事常山不得反事長廣得反時將此角賜漢也　雜記樂志曰西戎有吹金角者銅長可二尺形如牛角書記所不載　出羌胡　鳴沙角　徐廣車服儀志云羌胡吹以驚中國之馬不載或云本出羌胡吹以警軍令云始出警堅矛戰擂旌旗鳴角前世書記所不載　出警鳴　夜吹警　晉中興書云大司馬桓溫屯軍中堂夜吹警角御史中丞司馬恬奏

長鳴摧姦　陸雲南征賦云長角哀鳴而命旅承將軍厲奮戎武激揚士卒鼓角長鳴摧折姦宄　桓溫與蔡謨書曰齒尤帥蚩魅魍魎與黃帝戰于涿鹿帝命吹角爲龍鳴以懾之自後軍中置之以司昏曉　龍鳴推折姦宄　桓溫與蔡謨書曰契丹寇邊大不敬請治罪溫見表曰此兒眞可畏也

竹嶺有聲　興地云江都郡東界有蔣公墳三所陰天恒有鼓角聲　王歆之始興記云縣西北有搭竹嶺上常有鼓角聲　發塚有聲　壞塚聞聲　晉司空都方鼓角聲　有聲如吹　聞聲甚亮　史筌武昌記曰武昌有峴山欲陰雨上有聲如吹角　異苑云永寧縣溝水色紅赤有自然石橋多魚鼈異禽陰雨常聞鼓角聲甚亮

幽明錄曰始興縣城東有塚昔有發之者垂陷而塚中有角聲震於外灌而塞之又云晉司空都方墓多平爽古墳後環一塚構制甚偉器物殊盛塚發聞鼓角聲　有聲如吹　聞聲甚亮　史筌武昌記曰武昌有峴山欲陰雨上有聲如吹角　異苑云永寧縣溝水色紅赤有自然石橋多魚鼈異禽陰雨常聞鼓角聲甚亮

同葬婦於驪山使會稽郡吏史澤治墓多平爽古墳後環一塚構制甚偉器物殊盛塚發聞鼓角聲　不如鶴鳴　似人兩下見谷論角賦　常聞鼓角　樂聞鼓角　晉書曰石勒每聞鼓角輒悲　樂聞鼓角　晉書曰張興世父謂興世曰我聯田耕作于野常聞鼓角非田舍翁所聞

鳳鳴　語林云陸士衡爲河北督兵已被問構內懷憂遷聞衆軍警角　不如鶴鳴　似人兩

孫拯曰我今聞此不如華亭鶴鳴之因曰吾幼來在家恒聞如是　宋書曰張興世父謂興世曰我聯田耕作于野常聞鼓角非田舍翁所吹

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幼來在家恒聞如是　宋書曰張興世父謂興世曰我聯田耕作于野常聞鼓角非田舍翁所吹

舍老翁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聲之曰此是天子鼓角

減角應笳　劉熙釋名曰減角馬中鳴其聲尤悲有聲減減然也

角四

拔邏迴　雜記樂志曰按古軍法有吹角者此器俗名拔邏迴候景圖臺城嘗用之　作呦呦聲　宇文懋昭金志曰女直以樺皮爲角作呦呦之聲呼麋麋而射之

角五

詩　唐杜甫詩曰煙塵犯雪嶺鼓角動江城　又曰五更鼓角聲悲壯　戚昂詩曰樓上畫角哀即知兵心苦　杜牧詩曰孤城吹角水茫茫風引胡笳怨思長驚起暮天沙上雁海門收取兩三行　李洞詩曰角聲經兩三城曉角起轅門　劉禹錫詩曰嶧陽孤桐削爲角　明陳鳴鶴記異苑云涼州西有崎山不得鳴　沙山時聞有鼓角聲

賦□谷儉角賦曰夫角以類推之蓋黃帝會羣臣于太山作清角之音似兩鳳之雙鳴若二龍之齊吟如丹蛇之翹首似雄雉之帶天

甲一

初學記釋名曰甲似物有孚甲以自禦也亦曰介亦曰函亦曰鎧皆堅重之名也　廣雅曰甲介鎧也　按管子葛盧之屬音注兜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兜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　革堅者又支久凡爲甲必先爲容象式然後制革　制其廣袤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　上旅謂要以上下旅謂要以下凡甲下飾謂之裳　見左傳　甲藏謂之裳見國語　甲衣謂之橐見禮記　說文云首鎧謂之兜鍪亦曰胄臂鎧謂之釶頸鎧謂之鍪鍜　詩魯頌曰貝胄朱綅　綅連綴甲也　周禮曰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　齊語曰桓公定三革韋昭注三革甲胄楯也　詞林海錯曰左傳棠溪子三甲注吳王僚所被犆狻甲弓箭不入　漢書鼂錯上言兵事曰甲不堅密與袒裼同　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三年丹陽宛陵民掘地得甲一　書正義曰經典皆言甲胄秦以來始有鎧兜鍪之名古之作甲用皮秦漢以

來用鐵　又尹賞傳曰被鎧扞注鎧甲扞臂衣　又郭子儀家傳曰上賜公犀甲一又賜其將明光甲　唐書兵志曰自天寶後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又李德裕傳曰德裕徙劒南西川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由是蜀之器械皆犀銳　又李吉甫傳曰吉甫奏以江淮之制十有三一曰明光甲二曰光要甲三曰細鱗甲四曰山文甲五曰烏鎚甲六曰白布甲七曰皂絹甲八曰布背甲九曰步兵甲十曰皮甲十一曰木甲十二曰鏁子甲十三曰馬甲明光光要細鱗山文烏鎚鏁子皆鐵甲也皮甲以犀兕爲之餘皆因所用物名爲　孔帖曰西域康居開元初貢鎖子鎧玉海曰鎖子甲甲之精細者言其相銜之密　玉海曰祥符中與馬知節議邊防命制鋼鐵鎖子甲賜之　通鑑宋紀曰女直部內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往鬻者必厚價售之犀鎧今之水牛通謂之犀　遼史道宗本紀曰大安二年出太祖太宗所御鎧仗示燕國王延禧諭以創業征伐之難　詞林海錯曰唐書

甲二

左傳曰狄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又曰晉楚戰於邲楚王乘左廣以逐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　又曰襄公二十五年楚蒍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蒍掩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盾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又曰襄公三十年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　又曰哀公十一年齊伐魯魯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外五日右師從之叔孫氏之甲車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外五日右師從之叔孫氏之甲車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外五日右師從之叔孫氏之甲車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外五日右師從之　又曰公會吳子伐齊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劒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　又曰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盾五千保于會稽　說苑曰孔子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鬬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

之不脩是吾之過也若非陽虎而以爲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
罷　述異記曰乾羅者慕容廆之十一世祖也着金銀襦鎧乘白馬金銀鞍勒自天而墜鮮卑神之推爲君長
宋書沈文秀傳曰文秀被圍三載外無援兵士卒爲之用命無離叛者日夜戰鬬甲冑生蟣虱　記纂淵海
曰薛安都北征至陝下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着絳紗兩襠衫馬亦去具裝
馳入賊陣猛氣咆吻所向無敵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如是數四每入衆無不披靡　北史傳竪眼爲西征
都督梁軍所在拒塞竪眼三日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去身頻致九捷　隋書權武傳曰武少果勁勇力絕人
能重甲上馬　唐書曰武德四年執竇建德降王世充六月凱旋太宗被金甲陳鐵騎一萬介士三萬前後鼓
吹獻俘太廟　又百濟傳曰武德四年獻果下馬後五年獻明光鎧貞觀中上鐵甲雕斧帝優勞之賜帛　又
高麗傳曰百濟上金縣鎧又以元金爲山五文鎧士被以從帝與勣會甲光炫日　又曰曹王皐討李希烈與
賊夾江陣皐勉伊慎立功以所乘馬及其鎧賜之使將先鋒斬賊數百級　又長孫無忌傳曰突厥已盟而政
亂諸將請討之帝顧新歃血不取爲失機取之失信無忌曰今我務戢兵待其至乃可擊臣謂按甲存信便
又韋皐傳曰朱泚部將牛雲光謀請皐爲帥將劫以臣泚別將伺知以白皐雲光懼不克出奔至汧陽遇泚奴
使皐所令雲光以兵俱皐迎勞先納奴僞受泚詔皐曰大使固善苟無他圖請釋甲以安衆而後可入雲光以
皐諸生亡能爲乃命士委仗鎧明日置酒大會奴雲光與其下至皐伏甲左右廡酒行盡殺之以其首狥　又
王方翼傳曰阿史那元珍入寇被詔進擊時庫無完鎧方翼斷六板畫虎文鉤聯解合賊馬忽見奔駭遂敗獲
大將二　又李聽傳曰王廷湊之亂詔聽悉兵屯貝州史憲誠懼聽因取道襲之衷甲候諸郊聽敕士囊兵野
次魏人乃安　又張介然傳曰介然守陳留到屯不三日賊已渡河士聞鉦鼓聲皆襪氣不能授甲　又呂元
膺傳曰元膺拜東都留守故事留守必賜旗甲至元膺不給留守不賜旗甲自此始　通鑑唐紀曰伊慎常從
李希烈討梁崇義希烈愛其才欲留之慎逃歸希烈聞曹王皐用慎恐爲己患遣慎七屬甲詐爲復書墜之境
上　五代史周德威傳曰梁軍至柏鄉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發時晉兵少而梁王景仁所將神
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

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爲我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也 通鑑

五代紀曰梁兵攻晉陽城幾陷者數四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爲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率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却 通鑑宋紀曰夏主諒祚寇大順城裹銀甲氈帽督戰 遼史蕭忽古傳曰咸雍初忽古從招討使耶律趙三討雷部之違命者及請降來介有能躍駝峰而上者以儜捷相詫趙三問左右誰能此忽古被重鎧而出手不及峰一躍而上使者大駭趙三以女妻之 金史曰阿鄰妻沙里質者金源郡王銀朮可之妹天輔六年黃龍府叛卒攻鈔旁近部族是時阿鄰從軍沙里質糾集附近居民得男女五百人樹柵爲保守計賊千餘來攻沙里質以氈爲甲以裳爲旗男夫授甲婦女鼓譟沙里質仗劒督戰凡三日賊去

甲三

浴鐵 縲金晉建武故事曰王敦死祕不發喪賊於水南北渡攻宮壘柵皆重鎧浴鐵都督應詹等出精銳拒之 車頻秦書曰苻堅謂梁君曰不若以組甲三千以侵吳馬駘注曰以組連甲爲甲裏卑者所服 兜鍪

華 犀皮 國語曰晉平公射鵹不死使豎襄搏之逸公怒拘將殺之向閭之曰君必殺之吾君之恥也賈逵注曰以犀皮爲甲則堅滕宮室不容注曰纏連也 左傳曰楚子重伐吳使鄧廖帥組甲被練練爲甲裏 左傳曰楚子重自陳以車寧舟師之會伐巢克棘而還 通鑑宋紀曰夏主諒祚寇大順城裹銀甲氈帽督戰 遼史蕭忽古傳曰咸雍初忽古從招討使耶律趙三討雷部之違命者及請降來介有能躍駝峰而上者以儜捷相詫趙三問左右誰能此忽古被重鎧而出手不及峰一躍而上使者大駭趙三以女妻之 金史曰阿鄰妻沙里質者金源郡王銀朮可之妹天輔六年黃龍府叛卒攻鈔旁近部族是時阿鄰從軍沙里質糾集附近居民得男女五百人樹柵爲保守計賊千餘來攻沙里質以氈爲甲以裳爲旗男夫授甲婦女鼓譟沙里質仗劒督戰凡三日賊去

縲組 周書曰年不登甲則縲滕宮室不容注曰以組連甲 左傳曰楚子重伐吳使鄧廖帥組甲被練練爲甲裏 左傳曰楚子重自陳以車寧舟師之會伐巢克棘而還 通鑑宋紀曰夏主諒祚寇大順城裹銀甲氈帽督戰 遼史蕭忽古傳曰咸雍初忽古從招討使耶律趙三討雷部之違命者及請降來介有能躍駝峰而上者以儜捷相詫趙三問左右誰能此忽古被重鎧而出手不及峰一躍而上使者大駭趙三以女妻之 金史曰阿鄰妻沙里質者金源郡王銀朮可之妹天輔六年黃龍府叛卒攻鈔旁近部族是時阿鄰從軍沙里質糾集附近居民得男女五百人樹柵爲保守計賊千餘來攻沙里質以氈爲甲以裳爲旗男夫授甲婦女鼓譟沙里質仗劒督戰凡三日賊去

夾陛 環宮 吳越春秋曰公子光伏甲士於室具酒而請王僚使甲坐於道及其門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 左傳曰吳公子光伏甲於窟室而享王僚使甲坐於道及其門 東觀漢記曰劉盆子與丞相以下二十餘萬人詣宜陽降光武積甲於宜陽城西高與能五山等 賀吳

甲環公宮 伏窟 等山 左傳曰吳公子光伏甲士於窟室而享王僚使甲坐於道及其門 東觀漢記曰劉盆子與丞相以下二十餘萬人詣宜陽降光武積甲於宜陽城西高與能五山等 賀吳

獻魏 吳越春秋曰句踐使大夫文種獻美於吳曰臣聞大王興大義誅強救弱越使賤臣種以先人墳墓及甲二十領以賀君 魏志曰景元二年詔曰昔冀州牧袁紹以冀州廣大帶甲十萬而不務農桑以爲武備遂令公孫瓚乘其虛弊而奪其地 陳琳武帝誄曰武皇帝應天順民龍飛白登神武聰睿仁恕明哲欽賢樂善勤恤民隱 晉書曰劉聰遣其將劉曜王彌等率衆十萬寇逼京都帝以太尉越爲征討大都督統諸軍屯於宣陽門以禦之 通鑑宋紀曰夏主諒祚寇大順城裹銀甲氈帽督戰 遼史蕭忽古傳曰咸雍初忽古從招討使耶律趙三討雷部之違命者及請降來介有能躍駝峰而上者以儜捷相詫趙三問左右誰能此忽古被重鎧而出手不及峰一躍而上使者大駭趙三以女妻之 金史曰阿鄰妻沙里質者金源郡王銀朮可之妹天輔六年黃龍府叛卒攻鈔旁近部族是時阿鄰從軍沙里質糾集附近居民得男女五百人樹柵爲保守計賊千餘來攻沙里質以氈爲甲以裳爲旗男夫授甲婦女鼓譟沙里質仗劒督戰凡三日賊去

光耀 精剛 陸翽鄴中記曰石季龍有精剛左右直衛萬人皆著五色細鎧光耀日照則洞徹相望 左傳曰吳公子光伏甲士於室具酒而請王僚使甲坐於道及其門 東觀漢記曰劉盆子與丞相以下二十餘萬人詣宜陽降光武積甲於宜陽城西高與能五山等 賀吳

陸翽 鄴中記曰石季龍有精剛左右直衛萬人皆著五色細鎧光耀日照則洞徹相望 左傳曰吳公子光伏甲士於室具酒而請王僚使甲坐於道及其門 東觀漢記曰劉盆子與丞相以下二十餘萬人詣宜陽降光武積甲於宜陽城西高與能五山等 賀吳

鄭玄 禮記曰孫子有疾問之曲禮子之手子之足 注曰孫子謂子之子 左傳曰楚子重自陳以車寧舟師之會伐巢克棘而還 通鑑宋紀曰夏主諒祚寇大順城裹銀甲氈帽督戰 遼史蕭忽古傳曰咸雍初忽古從招討使耶律趙三討雷部之違命者及請降來介有能躍駝峰而上者以儜捷相詫趙三問左右誰能此忽古被重鎧而出手不及峰一躍而上使者大駭趙三以女妻之 金史曰阿鄰妻沙里質者金源郡王銀朮可之妹天輔六年黃龍府叛卒攻鈔旁近部族是時阿鄰從軍沙里質糾集附近居民得男女五百人樹柵爲保守計賊千餘來攻沙里質以氈爲甲以裳爲旗男夫授甲婦女鼓譟沙里質仗劒督戰凡三日賊去

兜 孫子曰楚人謀殺囊瓦而熾其資囊瓦之臣沈尹戌言於子常曰楚人將以熾資於我而殺子也 左傳曰楚子重自陳以車寧舟師之會伐巢克棘而還 通鑑宋紀曰夏主諒祚寇大順城裹銀甲氈帽督戰 遼史蕭忽古傳曰咸雍初忽古從招討使耶律趙三討雷部之違命者及請降來介有能躍駝峰而上者以儜捷相詫趙三問左右誰能此忽古被重鎧而出手不及峰一躍而上使者大駭趙三以女妻之 金史曰阿鄰妻沙里質者金源郡王銀朮可之妹天輔六年黃龍府叛卒攻鈔旁近部族是時阿鄰從軍沙里質糾集附近居民得男女五百人樹柵爲保守計賊千餘來攻沙里質以氈爲甲以裳爲旗男夫授甲婦女鼓譟沙里質仗劒督戰凡三日賊去

鍪 左傳曰楚子重自陳以車寧舟師之會伐巢克棘而還 通鑑宋紀曰夏主諒祚寇大順城裹銀甲氈帽督戰 遼史蕭忽古傳曰咸雍初忽古從招討使耶律趙三討雷部之違命者及請降來介有能躍駝峰而上者以儜捷相詫趙三問左右誰能此忽古被重鎧而出手不及峰一躍而上使者大駭趙三以女妻之 金史曰阿鄰妻沙里質者金源郡王銀朮可之妹天輔六年黃龍府叛卒攻鈔旁近部族是時阿鄰從軍沙里質糾集附近居民得男女五百人樹柵爲保守計賊千餘來攻沙里質以氈爲甲以裳爲旗男夫授甲婦女鼓譟沙里質仗劒督戰凡三日賊去

覆笠 蒙輪 吳志曰孫權攻合肥張遼與戰敗績權乘輿樓船將還遼望權所在馳往突之左右急發矢以蔽權權以長矛刺殺督將二人船人皆棄楫散走權以蓋覆面船中不得動 晉書曰王濬伐吳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廣四十步可載二千人以蒙衝之以覆官艦雖公蒙之以甲以爲櫓

闔輦 腸曳 春秋曰吳王闔廬傷將指將死謂其子夫差曰爾忘越殺汝父乎夫差對曰不敢 左傳曰楚子重自陳以車寧舟師之會伐巢克棘而還 通鑑宋紀曰夏主諒祚寇大順城裹銀甲氈帽督戰 遼史蕭忽古傳曰咸雍初忽古從招討使耶律趙三討雷部之違命者及請降來介有能躍駝峰而上者以儜捷相詫趙三問左右誰能此忽古被重鎧而出手不及峰一躍而上使者大駭趙三以女妻之 金史曰阿鄰妻沙里質者金源郡王銀朮可之妹天輔六年黃龍府叛卒攻鈔旁近部族是時阿鄰從軍沙里質糾集附近居民得男女五百人樹柵爲保守計賊千餘來攻沙里質以氈爲甲以裳爲旗男夫授甲婦女鼓譟沙里質仗劒督戰凡三日賊去

六朝戰士甲武王所以克商也案關令作鴈關鞏國名 越記云楚王身被腸惠之甲 箭袖 環鏃上詳後賜甬袖 諸甲重過贖以犀甲一戰 贖記識 有幟 執胄 傳叔孫氏之甲有幟也 禮記云獻甲者執胄 盾介胄 被露 書曰善敕乃甲胄敷古料字人音僚周亞大于為父買工官造器也 延射曰欲人地下乎不食而死 善敕 私置 五百可革者亞夫下獄曰吏買甲楯五百可革者亞夫下獄曰吏 甲之衣 求敵 甲棄甲 左傳曰諸侯將盟于宋西門外楚人衷甲而來 又棄甲而復犀兕尚多棄甲則那 甲注甲 畜兵 衷甲 左傳曰諸侯將盟于宋西門外楚人衷甲而來 又棄甲而復犀兕尚多棄甲則那 甲注甲 金鎖 綠沈 隋書張奫傳曰太祖賜奫綺羅千疋綠沈甲獸文具裝 擇甲 書曰惟甲胄起戎 管子曰輕過移 贖過 書曰惟甲胄起戎 管子曰輕過移 起戎 兵曹植表 執冰 被露 名公徒釋甲執冰 言無戰志冰簡箭也 長楊賦云鞮鍪生蟣 可以取飲也 魚甲 犀甲 棗苑 詳注曰以鮫皮為甲也魚甲 晉書馬隆傳曰隆討樹機 北齊書突厥至并州北境多棗苑詳注曰白色甲也 緋甲 棗苑 詳注曰白色甲也 北齊書突厥至并州北境多棗苑詳注曰以鮫皮為甲也魚甲 晉書馬隆傳曰隆討樹機 北齊書突厥至并州北境多棗苑詳注曰白色甲也 蹲甲 左傳呂相絕秦書曰文公躬擐甲冑 舍甲 衿甲 又曰定公十年侯犯以郈 又曰侯犯請易於侯犯 又曰棄公十八年晉 惡衣 異物 呂氏春秋 蠶甌 裹 常以為親軍 章者號陳野 又周德威傳曰梁曉將有陳 又常乘白馬披朱甲以白異 又周德威傳曰梁曉將有陳 七重 六屬 海錄砕事曰劒三尺 又曰文犀六屬鎧 蒙皂 披朱 五代史楊行密傳曰行密收孫儒數十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 蒙皂 披朱 餘兵數 又曰有

鞏皆牛皮爲之周禮函人掌甲多小大之制凡甲鍛其鉤膚欲其柔而靭也又以小白貝黑緑絡甲縫及裝飾甲身內外悉施朱漆作百花蟠龍之文如世所用犀鎧之狀猶傳古貝青朱緑漆製云

離爲甲胄　信爲甲胄　周易

說卦離爲甲胄爲戈兵

禮記云甲者鍾愛之服裂裳爲華集乎書徐之服裂裳爲華集乎后又側稼切

左傳云晉侯使韓穿來謝過且獻捷郤至與孫周見穿執鞭弭隨之甲不組縢注組飾甲緣也縢束也

周禮函人甲不組縢注云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

孫卿子云函人恐傷

孟子云函人惟恐傷

孔融薦禰衡表云鉛刀一割英名蓋世干將莫邪一揮神器應聲而斷

古聖作鎧　介者不拜

左傳云晉侯使韓穿來謝過且獻捷郤至與孫周見穿執鞭弭隨之甲不組縢注組飾甲緣也縢束也

燕人習爲

孟子云函人惟恐傷

介在彭仲爽之間

左傳云晉侯使韓穿來謝過且獻捷郤至與孫周見穿執鞭弭隨之甲不組縢注組飾甲緣也縢束也

離爲甲胄

周禮鄭注云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

孫卿子云函人爲甲犀兕之革鎧甲也

古聖作鎧　介者不拜

孔融薦禰衡表云鉛刀一割英名蓋世干將莫邪一揮神器應聲而斷

燕人習爲

孟子云函人惟恐傷

介在彭仲爽之間

左傳云晉侯使韓穿來謝過且獻捷郤至與孫周見穿執鞭弭隨之甲不組縢注組飾甲緣也縢束也

離爲甲胄　信爲甲胄　周易

說卦離爲甲胄爲戈兵

禮記云甲者鍾愛之服裂裳爲華集乎書徐之服裂裳爲華集乎后又側稼切

左傳云晉侯使韓穿來謝過且獻捷郤至與孫周見穿執鞭弭隨之甲不組縢注組飾甲緣也縢束也

周禮函人甲不組縢注云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

孫卿子云函人爲甲犀兕之革鎧甲也

古聖作鎧　介者不拜

孔融薦禰衡表云鉛刀一割英名蓋世干將莫邪一揮神器應聲而斷

燕人習爲

孟子云函人惟恐傷

介在彭仲爽之間

左傳云晉侯使韓穿來謝過且獻捷郤至與孫周見穿執鞭弭隨之甲不組縢注組飾甲緣也縢束也

甲冑門

舐曲沃甲

畫衣爲甲

身不被甲　家不藏甲

甲不組縢　甲不解纍

取晉陽甲

甲冑藏庫

青綃紅綃

裨衣造鎧　請甲給袍

苞籠運甲　綿衆代甲

戰未被甲

掛甲卸甲

居常被甲

統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
死之徵而已是血戰死軍盡沒
屈盧之矛出死士三百人為陣關下寨越絕唐
者曰丘鳩衣鐵甲操杖斬人碎衝無不陷以車
漢書云魏武氏卒衣二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
擊武陵五溪蠻入軍沒馬援年六十二自請曰
上馬　隋書賀若誼傳曰誼年老而筋力不衰猶

甲四

鳴吾君右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曰
右請死為其鳴吾君也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
右請死為其鳴吾君也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皆曰

甲五

詩後漢蔡琰詩曰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文選曰金練照海浦　唐楊炯詩曰甲冑似魚鱗　王昌齡詩曰黃沙百

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雅唐柳宗元平淮西雅曰犀甲熊旗威命是荷

銘漢李尤鎧銘曰甲鎧之施扞禦鋒矢尚其堅剛或用犀兕內以存身外不傷害有似仁人厥道廣大好德

甲

日不釋甲　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不釋甲　元實至上遺詣宰相議之元實于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酣飲三日月略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可欺也　腹中有數萬甲兵　通鑑宋紀曰范仲淹兼知延州大閱士卒令一軍中少頃問甲熟乎曰熟甲立之列日中是下令軍中依次飲食食畢而上又多合數替於是下令軍中依次飲食食畢而上又多合數替於是下令軍中依次飲食食畢而上又多合數替於

者寧好戰者危專智恃力君子不爲

魏武軍策令曰袁本初鎧萬領吾大鎧二十領本初馬鎧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見其少遂不施也吾遂出奇破之是時士卒練不與今時等也

表魏曹植上先帝賜鎧表曰先帝賜臣鎧黑光明光各一領兩襠鎧一領環鎧鎧一領馬鎧一領今代以昇平兵革無事乞悉以付鎧曹自理

晉殷仲堪相王戩曰奉所賜馬鎧既足以獎厲懦心又以光華遠任

晉畫晉庾翼與慕容皝鎧書曰鄧百川昔送此犀皮兩當鎧一領雖不能精好復是異物故復致之

兜鍪一

宋梁傳曰古者被甲嬰胄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豈曰以報其恥哉　春秋繁露服制象曰夫執介胄而復能距敵者固非人之所貴也　家語孔子對魯哀公曰介胄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　孔叢子高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衮冕之服統御師旅則有介胄之服　虞喜志林曰宋祭酒云可以行禦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嬰甲胄之重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　又曰盤旋揖讓非禦殺之容貫甲嬰胄非廟堂之飾　又晉令曰軍列營步騎上以下皆着兜鍪　玉海曰韓延壽傳騎士被甲鞮鍪注即兜鍪也　唐書南蠻傳曰擇鄉兵爲四軍羅苴子戴朱鞮鍪負犀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　遼史國語解曰儀衛志有胡木鍪胄名也

兜鍪二

左傳曰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　又曰晉楚戰于鄢陵郤至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　又曰楚白公亂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歲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何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　樂資春秋後傳曰魏武伐厲衆五年秦人興師而臨西河魏武聞之介胄不待令而奮擊殺秦人者萬數　後漢書袁紹傳曰紹爲公孫瓚所圍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却入空垣紹脫兜鍪抵地

曰大丈夫當前鬬死而反逃垣牆間耶　吳志諸葛恪傳曰恪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魏軍攻之恪遣將軍留贊等爲前部時天寒雪魏諸將會飲見贊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偃身縁隄大笑之不即嚴兵得上便鼓譟亂斫遂破魏軍　宋書柳元景傳曰元嘉二十七年北伐至陝敵多縱突騎衆軍患之薛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惟着絳紗兩襠衫馬亦去具裝馳奔以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前當其鋒者應刃而倒賊忽之夾射不能中如是者數四每一入衆無不披靡　唐書闕秩傳曰青山之戰與陳正通遇陣方接棱脫兜鍪謂衆曰不識我耶何敢戰其徒多稜舊部氣遂索至有拜者　又馮盎傳曰番禺新興名賊高法澄洗寶徹等授林士弘節度殺官吏盎率兵拒戰盎進討兵始合輒釋胄大呼曰若等識我耶衆委戈袒而拜賊遂潰　又薛仁貴傳曰仁貴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唐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　奔州史料曰麓川宣慰司任發叛命王驥總督軍務討之瀕行賜驥黃金兜牟細鎧蜼繡緋衣朱弓矢　又曰倫荅之精兵戴鐵浮圖

兜鍪三

虎皮　貝盔　傳曰蒙皋比以犯陳蔡圍是有虎皮冑焉貝冑朱纓謂以貝飾冑青朱繢之也冑插以翟尾垂以紅絮朱纓之象也詩通鑑注曰蠻俗無絲繩跣履荊棘不以爲苦射豪豬食其肉戰以藤織爲之　龍頭如兜鍪　桂海虞衡志曰黎兜鍪海南黎人所用以藤織爲之竹

五刑五人持大斧著鐵兜鍪　漢記曰建武六年馬武與衆將上隴擊隗囂身被兜鍪鎧甲不可令近人　賚志云犬戎皆以朱漆皮作兜鍪　唐書曰郭子儀免胄示虜以絕酋長下馬羅拜

天下無道攻戰不已冑生蟣虱燕雀處幄幕上不知禍將及己甲　上隴被　神亭得　東觀漢記曰建武六年馬武與衆將上隴擊隗囂身被兜鍪鎧甲持戟分擊武中矢傷　獻帝春秋曰孫策獲太史慈謂曰孤昔與卿先不相識卿何如慈曰不敢前數百步　懸魚門　生蟣虱　左傳云公及邾師戰於升陘我師敗績郗人獲公冑懸諸魚門　韓子云

卿神亭之役若爲卿先不斷未可量也吳志策得慈兜鍪盤龍以貂飾之　生貂蟬　易進賢　漢史周盤龍傳曰盤龍形甚麤而臨軍勇果後復表年老求解職還爲散騎常侍武帝戲之猶著貂蟬何如兜鍪中生耳　兜鍪帶　晉書曰此貂蟬從兜鍪易進賢

制作之巧　陶侃答温嶠書云奉所送帳下得蘇峻兜鍪刻作死休軟襆秦書曰荷登堅之族孫堅死登自立皆刻兜鍪作死休字示士以必死爲度故此

戰所向無前　俗謂兜鍪爲突厥後周書曰突厥之先出於索其俗謂兜鍪爲突厥以爲號

盾一

禮記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周禮曰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　又曰司戈楯掌戈盾之物而頒之　漢書藝文志兵事曰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　龍魚河圖曰盾名自障　又蔡書曰蚩尤作楯以象龜甲兵所以扞身蔽目象龜甲堅厚以扞兵也

盾二

後漢書袁紹傳曰紹討公孫瓚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爲前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大敗　魚豢魏略曰鮑出遊俠興平中三輔亂出母爲賊所略出攘臂結柱獨持盾追之行數里及賊殺數十餘人賊乃解還母　吳書曰中州擾亂魯肅欲南往江東州追騎至肅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度不能制乃相率還　宋書宗越傳曰夏侯穆擢越爲隊主蠻有爲寇盜者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刀楯步出單身捍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輒賞錢五千因得買馬　宋略曰寧朔將軍益州刺史劉豪少工刀楯勇冠三軍　南史王洪軌傳曰洪軌隨齊高帝鎮新亭常以身捍矢帝曰我自有盾卿可自防荅曰天下無洪軌何有哉蒼生方亂豈可一日無公帝甚賞之　唐書李密傳曰密兵多騎與長槊而北薄山地隘騎迮不得騁世充多短兵盾積蔿之密軍卻　又高麗傳曰李勣圍遼東虜蒙盾以拒士舉長矛舂之通鑑元紀曰劉國傑討宋降濟及蛇節師出播州境與賊遇戰失利尸令軍士人持一盾而釘其上俟陣合即棄盾佯走賊果逐之馬遇盾皆仆國傑鼓噪趨之賊大敗　兵略纂聞曰陸完討山東盜劉六劉七等賊據山巔矢石雨下副總劉暉等引所部力戰戴盾跼行奪其險賊墜死無算

盾三

敗敵　陷虜　六韜云陷堅陣敗強敵武翼大楯長刀其後短刀隱楯也人而干者曰吳魁杰出于吳爲魁帥者所持也隆者曰須盾以出于蜀以扞身蔽目象甲兵爲之若衛官子對曰輕楯短劒言輕楯以扞身短劒以擊敵也　國語曰范文子退朝立於門曰爇火入甲者譏之對曰甲兵不解無以備不虞文子曰善　左傳曰晉厲公田以弋射豕豕人立而啼援其耳而射之豕人言曰曷歸於公公怒使斬之對曰譬殺豕也人有力焉而不敢不殺公使斬之對曰譬殺人也人有罪而不敢不殺公使斬之對曰譬殺人也人有罪而不敢不殺公使斬之對曰譬殺人也人有罪

說曰嚴兜也　左傳金革木絡　陶侃載曰秦獻金革之物　木絡也　又曰楯也　又曰以木作之　木盾　又齊戰于鞏　晉車轅車轅七矢　晉中軍大都督從獻文討之過大磧雲曰夷狄之人貪而不親其上今日見利而進不顧其後若分其軍而擊之必有大破之　後漢書曰材官騎發矢如雨　謝承後漢書曰材官騎士發矢如雨楯蔽其上　晉書曰五尺金蘭頭的則匈奴之革筒木鷹弗能支也　晉中興書曰五尺金蘭頭的則匈奴之革筒木鷹弗能支也而虜王以下皆用之　晉令曰楯一面　虎頭馬頭北史曰後魏蠕蠕犯塞以任城王雲上言兵貴神速今蠕蠕聞大軍出師潛北磧掩其不備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帝從之於是相率而歌方駕而前大破之獲其馬頭楯破蠕蠕以馬頭楯名也　盾龍　晉龍子曰楯捷從世聲子射之中楯瓦碎帖曰劉禹錫為記室參軍會出師淮上常露宿楯鼻

莫能陷　物理論云儒也案敵音伐即盾也或謂之干　韓子曰人讒矛與盾者譽其盾之堅物莫能陷也詳矛　餘竹

為盾　編荊為盾　世語云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十衆並謂不堪用之謂可以為竹甲盾而未顯其言　魏志云袁紹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曹公亦于內作者皆蒙盾舉

辨語　元晏春秋云皇甫謐年十七未通經史編荊為盾執枝為戈　行者蒙盾　敗北蒙盾　魏志云袁紹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曹公亦于內作之以相應紹射營中矢如雨下行者皆蒙盾舉

大幢　異苑云河南褚季野將北伐軍士忽同時倡言可各持兩盾復相謂曰一人為用兩盾一人為用兩為及敗北拋戈棄甲兩手各持一盾蒙首而奔　鑿齒持盾　虎彌執盾　山海經云羿與鑿齒戰于壽華之野羿持弓矢鑿齒持盾執戟郭璞曰鑿齒人類齒如鑿長五六寸左傳云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右執盾三十幡朱畫青綾盾三十五幡請以見事追免前從百餘騎見項王即日留飲公與項王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衛士仆地噲乃入立項王側其盾以撞孔帖曰楊炎聖德頌陳琴堅楯齊傳于西烽之事

逢萌攜盾　典韋棄盾　後漢逢萌傳曰萌為人役耶家負逃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主亭長主捕盜賊故執楯也　典韋傳曰太祖與呂布戰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兩鎧棄盾仗持長矛撩戰即所向摧陷陣無是韋乃拜謁既而攜盾歡曰大賊乘虛入三十步許揮劍兩向擊之賊皆倒魏志

擁入軍門　傅于西烽　史記項羽本紀曰沛公旦日從百餘騎見項王即日留飲公與項王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衛士仆地噲乃入立項王側其盾以撞衛士欲止不內噲遂入　傅于西烽之事

磨盤為盾　潛夫論曰慶或持鋤鎖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盾遑遽擾攘未能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之事賊為亭長時賊乘虛入三十步許揮劍兩向擊之賊皆倒魏志

大呼曰若輩不隨我守南角事寧軍法不貸然隨行者僅百餘人矣如雨莫能立乃取空舍磨盤為楯堅於壘旁衆始稍層足設大砲擊中百人賊圍解而去　縛盾以度　蒙盾而渡　唐書哥舒翰傳曰軍爭濟至縛矛盾乘以度喧振天地賊乘之奔潰略盡兵略纂聞曰隆慶時賊有猛而善泅者數百人皆蒙盾而渡以長刀仰砍岸上軍卻我軍畢濟後軍繫之水上軍覺之心動而陣亂英乃拔刀蹙兵以濟士卒尚方甲盾五百被可以葬者　銅盾製佛光　王琰真詳記曰東海何敬買尚方盾　漢書周亞夫傳曰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污亞夫　取膚苦之不與錢膚知其盜買縣官器

叔少而奉佛至泰始中隨湘州刺史劉韞監營浦縣敬叔時遇有崩檀製以爲像像將就而未有光材敬叔意願甚勤而營繕無處憑凡微睡見沙門語敬叔云縣後何家有一銅楯甚堪像光其人極惜之若求可得也敬叔夢何氏云實有此楯甚愛叔因求買楯何氏云實有此楯甚愛惜之明府何以得知敬叔具說所夢何氏驚奉以製光

曰輿服雜事楚漢會于鴻門項籍圖危高祖樊噲闖急乃裂衣包楯藏以爲冠排入羽營 郭義恭廣志曰楯大丈夫所帶也

郭者義元曰刺史而有避耶誰肯死敵去之由是衆爲用

盾五

賦 漢揚雄羽獵賦曰貫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鎩鋤而羅者以萬計 晉左思吳都賦曰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注榮楯謂以白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捷獵次第貌 又曰家有鶴膝戶有扉渠

銘 漢李尤盾銘曰吳荒魯殷戎兵特須進則避刃爰以衛軀

書 後漢張奐與崔子眞書曰僕以元年到任有現兵二百馬如牾羊矛如錐鋋盾如榆葉 陶侃荅慕容瓌書曰當今揚淮銳勇飛廉超驤收屈盧必陷之矛集鮫犀不入之盾

初學記曰說文曰鞍馬鞁具也鹽鐵論曰古者繩韁革鞮皮薦而已其後代以革鞍鐵鑣鏤銜鞍紫茸題高橋鞍魏百官各有紫茸題頭高橋鞍一具或有金銀翠毛之飾永昌記曰文帝秦王金銀鞍加翠毛之飾又有障泥障汗亦曰障泥鹽鐵論曰今富者罽繡拿汗鞴韉紫茸珂石鞍尾一具服虔通俗文曰凡勒飾曰珂

鞍　二

漢書李廣傳曰廣從百騎遇匈奴數千騎令皆下馬解鞍匈奴怪之弗敢擊　唐書和逢堯傳突厥默啜請尚公主逢堯以御史丞攝鴻臚卿報可默啜遣貴近頡利來曰詔送金鏤具鞍乃塗金非天子意使者不可信雖得公主猶非實堯謂曰漢法重女壻而送鞍具欲安且久不以金爲貴可汗貪金而不貴信耶　又郭英乂傳曰英乂拜劒南節度使肆志無所憚教女伎乘驢擊毬鈿鞍寶勒及它服用日無慮數萬費　通鑑宋紀曰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鬻鞍材爲業市人呼爲楊鞍兒遂自名楊鞍兒泰和中金人南侵安兒時爲羣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　遼史曰遼主納后儀皇后車至便殿東南七十步止惕隱夫人請降車負銀罌捧膝履黃道行後一人張羔裘若襲之前一婦人捧鏡却行置鞍於道后過其上乃詣神主室

鞍　三

鏤衝　金梁三輔決錄曰平陵公孫奮富閒京師梁冀知奮恢以鏤衝鞍遺奮從貸五千萬　下見劉義恭金梁鞍階

懸柱　照人魏志曰太祖馬鞍在庫爲鼠所齧庫吏懼死鄧哀王沖以刀穿單衣如鼠齧鞍狀以啗太祖曰此妄言耳俄而庫吏以鼠齧衣者其主不吉太祖問之沖曰俗以鼠齧衣者其主不吉太祖曰此兒在側而齧況懸柱乎古樂府左延年從軍詩曰從軍何等樂一騎乘雙鞍鞍馬照人

白龍騰自動作　紫茸　翠毛並詳前敘　賜桓　迎魯東觀漢記曰永元元年西羌圍陵槐郁兼羽林中郎將上賜馬二匹還孫權大請諸將

肅特入閤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　賜趙遺孫司馬虔漢書曰光武徵趙喜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下詳鏤闕注

身毒國獻白光琉璃鞍在瞳室光照十丈又武帝得貳師天馬造玫瑰石爲鞍　鞍

百萬上甘泉誤取他郎鞍以被馬醫覺罪當死　漢書曰許廣漢昌邑人時爲漢昌邑王郎中從武帝破蔡路養於南野文育爲路養所乘馬死文育右手搏戰左手解鞍遺圖而出

石手執丈八尺蛇矛平先與安戰三交奪其矛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　晉書載記劉曜傳曰曜右陳安左手奮七尺刀

瑁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　晉書載記劉曜傳曰曜右陳安左手奮七尺刀

塗金

日則臠馳府舉玉鞍每節日則餵馬以明沙豆薏蕊草　隱身置槍

紀曰王參章驍勇絕倫每戰用二鐵槍一置鞍中一在手所向無前　寶鈿紅繡

皆重百斤置鞍中一在手所向無前　寶鈿紅繡

燬玉

水鞴重午則籠嬌鞍中秋則玉龍葱綠頭重陽則蟬兒鞴春秋社則塗金鞍冬至則嘶風鞴除　隱身置槍

賜趙遺孫

司馬虔漢書曰光武徵趙喜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下詳鏤闕注

無飾

誤取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彩飾以白太后賜錢五　誤取車騎

琉璃玫珂

西京雜記曰武帝時諸王入朝問起居上望見後時引入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

賜趙遺孫

司馬虔漢書曰光武徵趙喜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下詳鏤闕注

無飾

誤取車騎漢記曰明德馬皇后時乘輿御馬皆純黑無金銀彩飾以白太后賜錢五

增身不離鞍劉備曰往時身不離鞍髀裏肉消　取髑髏著鞍

馳騁後魏書曰傅永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　不罪壞鞍唐書裴行儉傳曰行儉有賜馬及珍寧夏一日以數騎出值賊猶衆公令悉下馬取鞍令吏私馳馬驟壞鞍不加罪　馬鞍爲矍跪射賊退解衣腋中落血塊如盂蓋中飛矢不自知也

增賦晉傅元馳射馬賦曰百鳥齊興六驥孔閑金銜玉羈文勒鏤鞍明珂景朗華珥采鮮　周庾信華林園馬射賦曰控玉勒而搖星跨金鞍而動月搖星挾矢也動月張弓也

原銘後漢李尤鞍銘曰駈騭馳逐騰躍覆被雖其捷習亦有顛沛井羸其瓶罔不斯敗

原表魏曹植上銀鞍表曰於先武皇帝世敕此銀鞍一具初不敢乘謹奉上

原啓宋劉義恭謝金梁鞍啓曰賜臣供御金梁橋鞍制作精巧宜副龍駟聖慈下逮猥垂光錫

鸞一

原初學記曰轡名曰鸞拂也言牽引拂戾以制馬也鸞之爲飾有銜勒鑣羈韁鞚之類以成其用也銜在口中啣之也勒絡其頭而引之鑣包也在旁包斂其口也羈檢也所以持制之也韁疆也繫之使不得出疆限也鞚亦曰勒故埤蒼曰勒馬韁也鞚控制之義通俗文云所以制馬曰鞚夫鸞之於馬也猶人君以吏之御人也故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以德法爲銜勒以百官爲鸞善御馬者正銜勒齊鸞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鸞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人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人力和安人心故令不再而人順從刑不用而天下定矣

鸞二

增北史崔暹傳曰齊神武高歡如鄴羣臣迎於紫陌神武握暹手勞之賜暹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神武親爲攏之而受鸞

鸞三

原令舍　犯軾周禮曰掌亞氏掌鸞以令舍鄭司農注曰懸鸞於所當舍止之處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軾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鸞犯軾遂馳之又

如濡　沃若毛詩曰我馬維

駉六轡如濡 又曰 駉牡孔阜六轡在手 又曰 駉牡孔阜六轡沃若 在手 正身以總轡 家 君政 臣祿 又曰 閔予小子 嗣 訓于羣后 羣后 謂諸侯 又曰 予其懋敬厥身 乘輿動色 羣后 屏 百辟 卿士 邦君 御事 小子 其能 烝 乃心 率 乃祖 攸 行 烈 予 冲 人 其 奉 以 萬 年 無 疆 赫 厥 德 慎 厥 終 于 始 淮 南 子 曰 凡 人 之 動 作 舉 事 不 可 不 慎 也 慎 其 終 則 善 始 慎 其 始 則 善 終 也 又 曰 善 御 馬 者 正 身 以 總 轡 而 已 矣 淮 南 子 曰 善 御 馬 者 馬 在 手 而 制 在 心 又 曰 夫 子 云 政 令 者 人 君 之 御 轡 之 衛 轡 矣 淮 南 子 曰 王 良 造 父 御 也 上 車 攝 轡 授 轡 而 射 禽 獸 盡 其 巧 而 馬 不 知 其 所 以 然 也 又 曰 造 父 令 制 下 禮 齊 人 孔 叢 子 曰 大 駕 公 卿 奉 引 太 僕 執 轡 大 將 軍 陪 乘 得 之 於 手 應 之 於 心 列 于 兄 弟 及 宗 族 者 小 利 而 大 害 也 故 久 而 不 勝 其 禍 故 赦 者 幸 也 淮 南 子 曰 王 良 造 父 御 也 上 車 攝 轡 無 赦 者 痤 瘢 之 疾 也 又 曰 孔 子 適 衛 冉 有 僕 而 御 孔 子 曰 善 哉 行 曰 馬 子 曰 夫 子 云 政 令 者 人 君 之 御 轡 之 衛 轡 矣 又 曰 孔 子 適 衛 冉 有 僕 而 御 孔 子 曰 善 哉 行 曰 馬 子 曰 今 善 之 以 刑 而 猶 弗 勝 何 禮 之 齊 人 譬

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　說苑曰本馬不能行亦不費食騏驥日馳千里鞭箠不去其背　又杜夷幽求曰召湯者以臨河不待鞭箠而自至　通鑑曰唐舊儀每日尚乘以廢馬八疋分爲左右廂立於正殿側宮門外俟仗下即散若大陳設則馬在樂懸之北與大象相次進馬二人戎服執鞭侍立於馬之左隨馬進退遼志曰契丹人見旋風合眼用鞭望空打四十尤下口中道坤不刻七聲　桂海虞衡志曰蠻鞭刻木節節如竹根朱墨間漆之長纔四五寸其首有鐵環貫二皮條以策馬

鞭二

左傳曰晉荀瑤帥師伐鄭鄭駟弘請救於齊陳成子救鄭及濮雨不涉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　漢書李廣傳曰廣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絡而盛之臥行十餘里廣陽死睨其旁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　吳志魯肅傳曰曹公破走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門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咸愕然既坐徐舉鞭曰願至尊威德加於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拊掌歡笑

又陸遜傳注吳錄曰假遜黃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　江表傳曰孫權攻合肥不能下撤軍將退兵已上道權與呂蒙蔣欽凌統等在後張慢飲食畢垂當發魏將張遼帥六七千人奄至圍數重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見徹丈餘無板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鞭緩鞚利于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成都王穎誅黃門孟玖於是東海王越高密王簡皆懼奔國琅邪王睿又將出焉而徼禁甚密穎又先下諸津禁止諸貴人至河陽乃見拘焉宋典後至以鞭拂之曰舍長官禁貴人而爾見拘耶因大笑之吏乃放遣因得歸國　唐書韓思復傳曰思復轉汴州司户仁恕不行鞭罰　通鑑宋紀曰吳曦未叛時嘗校獵塞上一日夜歸笳鼓競奏轔轢雜遝曦方垂鞭四視時盛秋天宇清霽仰見月中有一人騎而垂鞭與已惟肖問左右所見皆符殊以爲駭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也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謀由是而決　詞林海錯曰列仙傳王暉種黃精虎爲之耕出入亦乘虎鞭策如乘馬　說淵王賈傳曰賈有異術嘗白諸父曰太行南泌河灣澳內有兩龍請同觀之於是至泌河淵深處賈入水以鞭畫之水爲之分下有大石二龍盤繞之一白一

黑各長數丈見人沖天諸父大驚良久瞻視賈曰旣見矣將復之因以鞭揮之水合如舊

鞭三

楚令　秦謠　左傳曰楚靈王使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溪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杜預注曰執鞭以教令吳崔鴻前秦錄曰苻堅時關中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

當避虜　李銘　曹賦　李尤馬鞭筆銘見後魏文帝臨渦賦曰建安十八年從上拜墳墓遂乘馬遊觀東困遭渦水駭馬書懽爲臨渦賦

害王澄而澄衆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爲備

鑄銅銅不鑠則埋之上生馬筆句踐遺使者取從南杜種之飾爲馬筆獻于吳

子曰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

臨南御之至孟冀臨南投策使揚越下取策陽虎從而射之失著於莊門

策也　漢書曰石慶爲太僕出上問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

車中幾馬　相對博弈起桓元戰敗將出奔胡番提元馬鞚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捨此歸可復得乎元直以馬

起桓元

刑　占夢　敕數　鞭算

左傳曰襄公十八年晉伐齊晉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闔法

上詳齊人注

夢得鞭策欲有使也　晉書曰石虎爲太僕出上問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

漢書曰石虎爲太僕出上問幾馬慶以策數馬舉手曰六馬

馬筆　駑鞭　名曰駑馬鞭二枚

拄地　指天　山行遥望有一老翁

齊人數馬　孔叢子曰刑以禁暴

投策　左傳曰晉公子重耳對楚子曰刑以禁

執鞭　拄天　宋書曰義旗已舉乘馬鞭指天而已

持鐵　埋銅　薦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王敦謀

越銅　晉金　上詳埋銅注

追帝帝以金馬鞭與客姥追者問姥姥云去已久矣

上詳世說曰王敦在姑孰晉明帝出看敦覺

留鞭　著鞭

擊亭長　督生徒　漢書曰大司空士以馬筆擊亭長

剪水　蟠桃　下詳前鞭三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祖逖與劉琨中夜而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相避于中原後琨與親舊書曰吾枕戈待旦常恐祖生先我著鞭耳

舊亭長督生徒　漢書曰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呵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耶亭長誘勸後生生徒游情者至督以鞭

以鞭捉青柄　見錦囊　鞭算　左傳曰長山張舒以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奄見一人著朱衣平上幘手提青柄馬鞭云如汝可教便隨吾去見素絲繫長梯來下舒上梯乃造大城綺堂洞室地如黃金甎曰長梯來下舒上梯乃造大城綺堂洞室地如黃

以鞭藏刃　以鞭示騎　江表傳曰周瑜年少以爲警後裨將多輕侮之瑜乃與程普有隙普以宿將自矜數陵折瑜瑜容忍每事常推先普後亦敬重之遂相親善

撥髑髏　鞭鼠屬　莊子曰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撥以馬筆因而問之

調四馬　笞八極　淮南子曰太宗時統特勒調四馬笞八極

賜特勒　賦建封　唐書薛延陀傳曰太宗賜特勒寶鞭賜之曰下有表傳曰費禕爲大將軍恣性況受信任

唐書張建封傳曰建封來朝還鎮德宗使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誼歲寒弗渝故用此爲貺

投江斷流　晉書淳于智傳曰上覺鮑客明將軍宜鑒前事少以爲警後裨將持節行酒醉魏降人郭脩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馬微行至于湖陰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見逆旅賣食媼以鞭示之五騎博阮籍留遂久帝僅乃獲免

樹致富　晉書淳于智傳曰上人桑樹君徑至市入貲多畜病貧苦智卜之曰君舍東北有大墓得財暖家承言詣市果得馬一人持荊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

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驍病者亦愈崔鴻前秦録曰苻堅引羣臣議伐晉太子左率石越諫堅曰吾之衆校鞭於江足斷其流舉鞭指麾若將唐書曰唐兵至霍邑宋老生不出太宗從數騎傳其城舉鞭指麾若將老生怒出背水陣唐制天子視朝從禁中出則鳴鞭傳警百步射鞭

鞭四

電鞭淮南子云大丈夫怙然無思淡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驂電以爲鞭策雷以爲車輪又曹植九詠曰乘遠響兮馳電鞭揚鞭市門唐書食貨志曰宰布三百萬足平估收錢物價踊貴詔者日萬人兵部侍郎楊國忠欲招權以市恩揚鞭市門曰行當復之明日詔復行舊錢玲瓏鞭又蘇頲傳曰皇甫恂使蜀機財庫錢子因上言以遣使急非陛下以鞭捍玲瓏鞭頲不肯行王曰足痴幸軍容給一馬令孜曰此深山安得馬以鞭使前王顧而不言心銜之及即位遣人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鐵鞭郎君五代史曰安重榮使人爲大鐵鞭死號鐵鞭郎出則以爲前驅君

視鞭所指八編纂曰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踵之以濟水及馬腹既濟使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由是遂克黃龍府

鞭五

沒下梢晉車志曰逆亮末年自製尖鞭頭極長銳云便於蹬而足指所不及謂之沒下梢又爲短鞭僅存其半謂之沒下梢其後渝盟犯順果爲其下所戕死於江上

扶王使前通鑑唐紀曰初黃巢之亂上爲壽王從僖宗幸蜀時事出倉猝諸王多徒行至山谷中壽王疲乏不能前臥磚石上田令孜自後至趨之壽王怒捶令孜曰安重榮使人爲大鐵鞭扶王鐵鞭郎君五代史曰安重榮異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觳

詩唐李昌符詠鐵馬鞭詩曰漢將臨流得鐵鞭鄂侯名字舊雕鐫須爲聖代無雙物肯逐將軍臥九泉汗馬不侵誅寇血神功全見補亡篇時來終薦明君用莫歎沈埋二百年　高適詠馬鞭詩曰龍竹養根凡幾年工人截之爲長鞭一節一目皆天然珠重重星連連繞指柔純金堅繩不直規不圓把向空中捎一聲良馬有心日馳千　元稹詠野節鞭詩曰神鞭鞭宇宙玉鞭鞭騏驥緊紹野節鞭本用鞭羸劣又云金堅無繳逸玉滑無塵膩青蛇折生石不刺山阿地烏龜旋眼班不染江頭淚長看雷雨痕未忍驚駘試　又辟州鞭詩曰劉二十八以文石枕見贈仍題絕句以將厚意因持辟州鞭酬謝兼廣爲四韻枕截文瓊珠綴篇野人酬贈辟州鞭用長時節君須策泥醉風雲我要眠歌眄彩霞臨藥竈執陪仙仗引爐煙張騫却上知何日隨會歸期在此年

賦晉傅元良馬賦曰鞭不得搖手不得動忽然增逝肉飛骨踴　又馳射馬賦曰俛鳴鞭則汗赭奮尾跳尻後周庾信華林園馬射賦曰俛鳴鞭裁向腹

增銘古詩紀周武王筆銘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躓民劇則敗 後漢李尤馬筆銘曰御者筆策示有威怒東野之敗督責過度

增表魏曹植陳審舉表曰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路撮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

增文唐柳宗元鞭賈文曰富者以五萬買鞭曰吾愛其黃而澤柳子湯以濯之則退然搭曠然白黃者梔也澤者蠟也今之梔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亦多矣

增畫晉溫嶠與陶公書曰奉惠赤角一具及鞄皷馬鞭皷角既周軍用馬鞭服以周旋偃武之日乃當藏之篋笥移杖短策以晨征登重幙以吐奇揩六合以倒戈望峴嶠而舉笥耳 又表宏與范曾書曰四海鼎沸天戀將

麾

勒一

增釋名曰勒絡也絡其頭而引之也 字彙曰有銜曰勒無銜曰羈 劉芳毛詩箋音義証曰轡是御者所執者也不得以轡爲勒絡也絡其頭而引之也 字彙曰有銜曰勒無銜曰羈 劉芳毛詩箋音義証曰轡是御者所執轡反覆推之此爲明証又詩稱執轡如組又曰六轡在手以所執爲轡審矣今俗儒咸以轡爲勒而曾無寤者

家語曰閔子問政於孔子子曰德法者御民之具猶馬之有銜勒也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辟民必流國必亡

勒二

增晉書愍懷太子傳曰太子好埤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爲樂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涼州胡安據盜發張駿墓得珊瑚馬鞭瑪瑙鐘黃金勒 又永昌記曰哀牢王出入射獵騎馬金銀鞍勒加翠毛之飾

勒三

原瑪瑙 金銀 西京雜記曰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瑪瑙石爲勒金銀爲鐙乘白馬金銀鞍勒自天而降又說苑云田子方渡西河造翟璜翟璜乘軒車載金銀之勒駟馬八十乘 純黑 金琅 漢記詳鞍韉成鐵鏤鑣不飾今富者鞴耳銀鐙韉黃金琅勒闌繞及東觀漢記鞍韉皮厲而已騎論云古者庶民騎乘皆以白光琉璃爲鞍述異記

拿行垂 理胡鮮上城斜道衙門懼墜地人以為首必碎太祖徐起更追馬騰上一無所傷

勒四

馬不解勒 馬不施勒後漢南子曰雁門之北秋不穀食騰長膏壯各上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使之也 宋史曰太祖少時學騎射輒出人上嘗試惡馬不施銜勒馬逸

珠結戲龍 通鑑宋紀曰南漢主劉鋹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以獻太祖

勒五

詩晉秉據詩騏驥伏吳坂不與伯樂俱驚馬同銜勒豈得獨卓殊

賦魏陳琳瑪瑙勒賦曰夫珍物寄中山之崇岡稟金德之靈施含白虎之華章扇朔方之元氣喜南離之炎陽歆中區之黃采曜東夏之純蒼苞五色之明麗配皎日之流光內照浮景外鮮文繁奇章異采灼爛其間爾乃藉彼朱罽華勒用成駢居列跱煥若羅星 王粲瑪瑙勒賦曰因姿象形匪彫匪刻厥容應規厥性順德御世嗣之駿服表騄驥之儀則 王沈瑪瑙勒賦曰厥象伊何如規之盈鮫鱗紆轡白黑殊形如冰之潔如玉之貞固乾坤之所育今匪彫鏤而自成爾乃施飾龍首加服鸞鑣和鈴鏘鏘迴景逍遙

序魏文帝瑪瑙勒序曰瑪瑙玉屬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馬腦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或以繫頸或以飾勒余有斯勒美而賦之命陳琳王粲并作

鑣一

釋名曰鑣包也所以在傍包斂其口也 爾雅曰鑣謂之鑞注馬勒旁鐵 毛詩曰游于北園四馬既閑轙車鑾鑣載猃歇驕 字彙曰鑣馬銜也今名扇汗一名排沫

鑣二

象鑣 鐵鑣後漢書云禮制大亂兵革並作上下無法諸侯陪臣山素菓梳降及戰國奢僭益熾創滅禮籍若刈草 下見鑾 飾以金鑣 紲鑣 振鑣 楚辭曰紲鑣銜以驰騁兮 玉鑣 金鑣 古今樂錄曰明帝休成之樂歌曰玉鑣息節金轡懷音 又文士傳曰山濤為鹿少見馴育則服 詳勒三註

教從制長而見羈雞飾以金鑣響在豐草志在豐草 秦川張協元武館賦曰天子翱翔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 飛鑣 騰鑣 宋鮑照詩曰飛鑣出荊路驚服入秦川順時巡省龍駟騰鑣羽騎遊騁顧流光以按轡迴鸞旗而時幸

龍馬揚鑣 駿馬

勒鑣羈

銜鑣黃伯仁龍馬頌云揚鑣分揷紅沫之幡乘輿馭馬賦云驟觀若斯氣勢雲披銜金鑣波迴天行星陳又宋文帝登景陽樓詩曰士女炫街里軒冕曜都城萬軫揚金鑣千舳樹蘭旌

鑣三

揚和齊鑣李充穆天子賦曰其馬則赤驥盜驪綠耳揚和齊鑣一瞬萬里

鑣四

詩晉棗據詩眞僞各有分驚驥不齊鑣　又陶琬之詩曰我服既暉我馹既閑揚鑣警路哀篴清綿

序宋袁淑游新亭曲水詩序曰離榭修幕陵墜彌阜鑣容旆綵裏野麗雲

誄宋殷琰宣貴妃誄曰嚴位服于旗容尚徽謚于銘棄節哀路于蕭鐘齊行鑣于輬翬

書魏應璩與劉文達書僕頃倦遊談之事欲修無爲之術不能與足下齊鑣騁轡爭千里之表也　晉桓溫與慕容皝書皝答曰自滄流以北幽朔以東將軍皆以羈絡而總率之矣首尾唇齒左右力用鳴鏑揚鑣動數十萬

釋名曰羈檢也所以檢持制之也　字彙曰無銜曰羈　夢書曰羈韁爲相要制也夢得羈韁要約士也羈結語言往來也弊絕不用難俛仰也　淮南子曰遺人馬而解其羈遺人車而脫其轊音倚所以縛衡也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

羈二

通鑑唐紀曰田令孜劫僖宗幸寶雞黃門衛士從者纔數百人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學士承旨杜讓能宿直禁中聞之步追乘輿出城十餘里得人所遺馬無羈勒解帶繫頸而乘之獨追及上於寶雞

羈三

原馬絡　馬紲　說文云羈馬絡頭也　杜預注左傳云羈馬紲也　杜家子幽并遊俠篇云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　晉傅元良馬賦云金羈在首發以明珂錢鞍采韁繡勒含華

就羈　銜羈　摯虞流寓賦煙虞逸驥詩曰逸驥無鑣轡騰陸從長川剪落就羈勒之馬伏櫪之駒莫不思平原騰澤翹尾而馳　漢書曰今漢承衰周暴秦極弊之後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韁羈而御駑馬　又杜夷幽求曰珩羈鑣紲呼名翹陸不可化也

負羈紲　執羈勒　左傳曰晉公子重耳

之及于難也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辭授公子曰子盡君而反國而亡走反于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執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 詳下 前勒二

羈四

晉魏之僕左傳曰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以沐謂僕人曰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 羈韁

賈東漢記曰光武皇帝蹋殺帥旁騎人馬晉傳元良馬射有成賈而貴不侵民樂與官市 羈馬

羈五

晉詩晉孫綽詩曰野馬閑於羈澤雉屈於樊神王自有所何爲人事間 宋黃庭堅詩曰電行山立氣深穩可奈珠韉白玉羈

序晉孫惠三馬哀辭序曰余於物特所留心而所服三馬一時離羈感田子之愛遂作哀文云爾

障泥一

原魏百官名云黃地金縷織成萬歲障泥一具 晉書云王濟善解馬性常乘一馬著連乾障泥杜預謂濟有馬癖 世說王武子常乘一馬著連乾障泥前有水馬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馬乃渡

障泥二

原豹皮障泥 屬編弁汗 晉書韓友盧江舒人舒縣廷掾王睦病卒死已復魂友爲筮之令以丹書版作日月置牀頭又以豹皮馬障泥臥上愈 下詳勒三注 柳葉障泥 藝方等三十國春秋曰高句驪以千里馬生駱皮障泥獻於南燕燕王超大悅答以水牛能言鳥 雲仙雜記曰王武子好馬正旦則柳葉金障泥 熊皮障泥

服虔通俗文曰勒飾曰珂 隋書禮儀志曰馬珂三品已上九子四品七子五品五子 郭義恭廣志曰期

羈 障泥 珂 柝

調國出金銀白珠琉璃水晶器五色珠馬珂　又曰剽刀出桐華布珂珠具艾香雜舌香

珂二

增韻府羣玉曰唐張嘉貞爲相弟嘉祐爲金吾將軍每朝騶導盈巷號鳴珂里

珂三

原明珂　玉珂傳元馳射賜云明珂景服華珥宛鮮華輕薄篇云文軒垂羽蓋乘馬飾玉珂　張直百金皆以南海白屋爲珂紫金爲華傳元豫章行云輕裘織孔翠明珂耀珊瑚

珂四

增詩唐杜甫詩曰興在驪駒白玉珂　韓愈詩曰送以紫玉珂

析一

增周禮挈壺氏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檮

析二

增熊足　龍首　玉海曰博古圖有漢時熊足鐘斗梁山銅龍首鐘斗　原重門擊柝　函谷擊柝　繫辭云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張衡東京賦云函谷擊柝于東西轅廷顯覆而莫特　增刁斗持時　柝聲達旦　篆文曰刀斗持時鈐也　通鑑宋紀曰轅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與兀术相拒于鎮江兀术大驚出金帥前後數里擊　漢舊儀云中宮衛官城門擊刁斗傳五夜衛士周廬擊木柝　漢書李廣入爲未央衛尉程不識時亦爲長樂衛尉不識故與廣俱以違太守將也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陣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

析三

增擊柝相聞　通鑑唐紀曰谷從政謂李惟岳曰相公與幽州有隙朱滔兄弟常切齒於我今日被甲擐兵刁斗在手以爲將滔與我擊柝相聞計其聞命疾驅若虎狼得獸也何以當之　刁斗夜嚴　唐宣宗紀

析四

增詩唐高適詩曰刁斗更嚴軍耳目戈鋋長控國咽喉　明馮汝行聞柝詩曰野柝鳴沙岸漁燈照白波淒淒風不定隱隱夜如何歷亂鄉心碎依微客夢多江聲還自擊展轉動悲歌

鹿角一

魏志李通傳曰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　晉起居注曰義熙六年築壘起城于祖浦石頭城施鹿角以禦盧循　又司馬彪戰略曰遼東太守公孫淵反明帝召太尉司馬懿討之軍到襄平公圍之北面東面有圍不合連車置水中積石鎮其上以鹿角塞之

鹿角二

周燔鹿角　拔鹿角　魏志云夏侯淵拜征西將軍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正月備夜境圍鹿角淵使甘寧領三千人爲前部督權密敕寧使夜入備將兵半助部渡軍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斬數十級北軍驚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鹿角輸墨入營斬數十級北軍驚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鹿角備所圍鹿角洞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漏分所將兵半助郃渡擊備東圍備陳不動郃復還

毛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朱注曰鉤援鉤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臨衝臨車也在上臨下者也皆攻城之具也　太公六韜曰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圍邑則有轒轀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　周遷輿服雜事曰積榲今之撞車也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敵城下　又衛公兵法曰以大木為牀下置六輪上立雙牙牙有檢梯節長丈二尺有四枷枷相去三尺勢微回遶互相檢飛于雲間以窺城中有上城梯首冠雙轅轀枕城而上謂之飛雲梯　又曰大木為牀下安四獨輪牀上建雙牆牆上立雙牙牙有檢梯節長丈二尺有四枷枷相去三尺勢微回遶互相檢飛于雲間以窺城中有如桔槔狀其竿高下長短大小以城為準竿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隨力所制人挽其端投之其推轉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脚著地而用其旋風四脚亦隨事而用之謂之拋車　又曰作轉軸車車上定十二日弩以鐵鉤鑲為羽左右各三箭次小于中箭其牙一發諸箭齊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壘無不摧捐樓櫓亦顛墜謂之車弩　又曰於城下起土為山乘城而上古謂之土山今之壘道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置運土人以攻其城往往建柱積薪于柱間而燒之柱析城摧謂之地道　又曰以八輪連轉車行軸轉引弩持滿弦推牙上弩為七衝中衝大箭一鏃刀長七寸廣五寸箭幹長三尺圍五寸以鐵防攻擊者擊地為道行於城下用攻其城往往建柱積薪于柱間而燒之柱析城摧謂之車上樹高竿竿上安轆轤以繩挽板屈上竿首以窺城中版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列布車可進退圍城而行於營中遠視亦謂之巢車如鳥之巢即今之版屋也以版為慢立桔槔于四輪車上縣慢遶城堞間使趙捷壯健附而上矢石所不能及謂之木慢

攻具二

後漢書朱儁傳曰儁擊黃巾賊趙弘於南陽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敢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乞降　又吳漢傳曰帝時遣人視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上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隱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敵國）　魏志公孫淵傳曰司馬宣王征淵進軍造城下為圍塹起土山修櫓為發石連弩射城中　吳志朱然傳曰魏遣曹真真攻侯尚等攻江陵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無恐意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吳王皓聞師之將興也乃使劉恪守牛渚使張悌造攻車於戲場　又曰劉裕攻南燕得燕人張綱治

攻具既成設飛橋懸梯被以牛皮火石不能害攻城之士得肆力焉　又沈約宋書曰竟陵王誕據廣陵反世祖使慶之塞壘造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　唐書侯君集傳曰高昌不臣出討諭之不下乃刊木塞塹引撞車毀其堞飛石如雨所向無敢當因拔其城　又李光弼傳曰史思明攻光弼為飛樓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以車千乘載木鷹撞車麾兵填塹八道并進　兵略纂聞曰徐

攻具三

原衝車　雲車　鵝鸛車　石車　神鉤　闉車　轀車　鎖城法　猛火油　大木拒敵　彭排櫼攻　雲梯九設　雲梯遠望　曲項木驢　尖頭木驢　雲梯煙泮　飛梯臨雲

原衝車

梁橋陳武帝永定三年冬大舉北伐使江都人枚棐陳喜作原衝車高與城齊攻具既畢將發矢到天子豐　巧思　重器　王詡之晉紀曰宋王圍慕容超張綱巧思絕人作為攻具城上火石弓矢無所用之超懼曰宋王圍城內如七日不破超衆悉為齏粉矣　又墨子曰雲梯者重器也欲以臨城攻具城上火石弓矢不能敗謂之横轅車

雲車

魏志云太祖與袁紹官渡合戰太祖軍不利復對紹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懼　晉書載記曰石勒作攻城雲車以攻襄陽作飛橋以渡壕　漢書御覽記曰作井作攻城雲車衝車　漢書御覽山王傳曰王逸

鵝鸛車

晉書載記曰石勒攻襄陽亦思馬買造鵝鸛車一百五十乘機發聲振天地入地四丈攻城盡墨子云墨子自衛至郢見楚王曰公輸般為雲梯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齊往裂裳裹足十日十夜而至郢見公輸般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械有餘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拒之公輸般詘而攻城之械盡墨子之守械有餘　六韜曰凡三軍行師令踏旦則有雲梯遠望夜則有雲火萬炬　雲梯九設

石車

魏志云太祖與袁紹官渡合戰太祖軍不利復對紹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懼　晉書載記曰石勒作攻城雲車以攻襄陽作飛橋以渡壕　漢書御覽山王傳曰王逸

神鉤

魏志云太祖與袁紹官渡合戰太祖軍不利復對紹為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懼　晉書載記曰石勒作攻城雲車以攻襄陽作飛橋以渡壕　漢書御覽山王傳曰王逸

闉車

晉書載記曰石勒作攻城雲車以攻襄陽作飛橋以渡壕　漢書御覽山王傳曰王逸

轀車

晉書載記曰石勒作攻城雲車以攻襄陽作飛橋以渡壕　漢書御覽山王傳曰王逸

鎖城法

晉書載記曰石勒作攻城雲車以攻襄陽作飛橋以渡壕　漢書御覽山王傳曰王逸

猛火油

八編類纂曰金宗翰之圍太原也悉破諸縣為鎖城法以困太原也悉破諸縣為鎖城法以困之地築城環逸分人守之　唐書李密傳曰密陽城唐書李密傳

大木拒敵

墨子云墨子自衛至郢見楚王曰公輸般為雲梯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齊往裂裳裹足十日十夜而至郢見楚王曰公輸般為雲梯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齊往裂裳裹足十日十夜而至郢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為城以為械墨子之守械有餘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拒之公輸般詘而攻城之械盡墨子之守械有餘

彭排櫼攻

說文曰擠推也在旁排敵櫼攻也　釋名曰

雲梯九設

雲梯遠望

墨子云墨子自衛至郢見楚王曰公輸般為雲梯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齊往裂裳裹足十日十夜而至郢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為城以為械墨子之守械有餘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拒之公輸般詘而攻城之械盡墨子之守械有餘　六韜曰凡三軍行師令踏旦則有雲梯遠望夜則有雲火萬炬

曲項木驢

尖頭木驢

梁書曰侯景為曲項木驢攻城尖不能制并促作雉尾炬施

雲梯煙泮

飛梯臨雲

劉子云雲梯煙浮魯

雲車十餘丈

雲旛三

百具後漢書光武紀曰王尋王邑攻昆陽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之聲聞數百里或爲地道衝輣撞城積弩俱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見將軍嘯注

攻具四

鑽斧是其攻具太公金匱曰武王問太公今民吏未安敵若未定何以安之太公曰不須兵器可以守國未都是其弓弩鉤戟修笠是其守戰鑽斧是其攻具

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九

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毛詩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曰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暮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又曰戎車既飭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又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又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　又曰六月宣王北伐也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又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　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　又曰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　又曰六月宣王北伐也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　尚書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敷乃甲胄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

又曰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左傳曰晉中行穆敗狄無終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乃毀車以爲行伍爲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車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陣而薄之大敗之　又曰晉侯訓兵于稷以略狄土　春秋考異郵曰北狄之氣主生幽都　賈誼新書曰臣聞強國戰兵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三苗服今漢帝國也宜以厚德懷服則孰敢不承帝意陛下爲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則下匈奴猶振槁也　史記曰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　又曰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衆北擊胡悉取河南地因河爲塞築三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因邊山險塹谿谷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　漢書曰郅都爲雁門太守匈奴不敢窺境至爲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　後漢書曰馬成拜揚武將軍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又曰崔寔字子夏爲五原太守

整厲士馬嚴烽堠常爲邊最　又曰明帝命將北征匈奴取俾吾壚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闐諸國皆遣子入侍　師　魏志云梁習字子虔領幷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吏民亡叛習到官誘諭招納豪右以盡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勤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願於世太祖嘉之更拜爲真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　唐通鑑曰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牛羊馬多死民大飢鴻臚卿鄭元璹使還言於上羣臣多勸上乘間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又曰突厥寇邊朝臣請脩古長城發民乘堡障太宗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脩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旦夕朕方埽清沙漠安用勞民遠脩鄣塞乎　又曰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廢弊百姓今康國內附雖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　又曰幷州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　又曰李世勣至鄯督軍山咄摩支降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乞致官司上大喜遣使納之詔曰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請爲州郡混元以降書未前聞宜脩禮告廟仍頒示普天上爲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勒石於靈州　宋通鑑曰延州諸砦多失守范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州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廊城爲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脩承平永平等砦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斤堠城十二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　又曰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罷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

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仁宗采用其策乃復置陝西
三萬以琦仲淹分領之復以兵臣爲體量安撫使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
陝西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諸
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
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人爲之諺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元紀曰世
祖諭諸道征日本兵取道高麗毋擾其民　又曰成宗元貞元年春正月以劉國傑爲湖廣平章政事辰澧地
多溪洞宋嘗選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諸蠻在澧曰蓋丁在辰曰寨兵後皆廢國傑悉復其制又視盜出沒之
地置戍三十八所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亘黔中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蠻不能復
寇入朝賜玉帶錦衣雄其功臺臣言國傑在軍中每傾家貲賞養將士帝命估償之　明紀曰都督顧成勤平
臻部六洞螃蟹天柱天堂大坪小坪諸寇班師還京成祖永樂元年以貴安寧特賜成銀幣上謂侍臣曰漢武
帝窮兵黷武以事遠方罷敝中國朕無取焉顧成老成能持重安邊非喜功好事之流以是特嘉獎之

禦邊二

出遮　入保　漢書詔李陵出遮虜障　史記李牧居雁門匈奴入盜急收入保

慎守　蕩搖　左傳魯桓公曰體場之事愼守其一　而不虞　又呂相絕秦書湯搖

滅烽　漢書蜀士秋山與張弱淳旬月匈奴斬山頭而去　後漢書祭形臥

蕭塞　黃沙　古今注秦所築長城土色如黃

徼塞　甌脫　漢書匈奴中以西右方王居之直上谷以往東接穢貊朝鮮其間東西數千里有長城又有代郡雲中鴈門以往西接月氏羌中亦有長城以遮匈奴　索隱曰甌脫者胡人於境上作守望之屋蓋若今之亭候然

思啓　勸耕　左傳申公巫臣曰夫申公巫臣欲其子孫盡忠於晉以利楚故教馬乘與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也　又曰分卒守徼乘塞　又曰

增蔥嶺　榆溪　元和郡縣志蔥嶺在西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里不生草木黃沙蕩然　雁塞　龍城　漢書匈奴中以西右方王居之直上谷以往東接穢貊朝鮮其間東西數千里有長城又有代郡雲中鴈門以往西接月氏羌中亦有長城以遮匈奴　索隱曰分卒守徼乘塞　又曰

一郭　三垂　漢書張湯傳居一郭之間　後漢書杜篤博注緩耳耳下垂貌儒耳也　又曰周帀三垂　又

緩耳　雕題　後漢書杜篤博注緩耳耳下垂貌儒耳也　雕題謂刻其身以丹青涅之也

屬國　裨王　漢書秦時成卒成者死於邊輸者債於貴人賢裨王十餘人分處降者因其故俗爲屬國　又揚雄解嘲今大漢東南一尉西北一候

增銅柱界　玉門關　後漢書馬援立銅柱爲漢之極界　又曰秋七月援至交阯立銅柱爲漢之極界河爲界北岸有銅柱　唐明皇實錄朔方軍北與突厥將入寇必先詣桐柏祭酹　唐書德宗貞

元三年吐蕃陷邊鄙 唐書武宗會昌中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勢日召父老訪以山川險易未嘗暫去目皆若身歷 屈殺牛饗士 得賞分下 史記李牧備邊擊匈奴日殺牛饗士習騎射 漢書李廣拜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號曰飛將軍廣廉得實賜金分與其麾下 漢志火州地皆沙磧若遇大風則行者人馬相失呼爲瀚海 宋史沙洲五尺不育五穀不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 述異紀席箕一名寒蓬可爲簟古詩千里席箕

遠席箕愁 屈外鎮中權 榆關柳塞 漢壘秦城 征隴右 戍雲中 羽書朝飛 烽火夕警 長征

雁塞 苦戰漁陽 博望之窮河曲 定遠之望玉關 洗兵於交河之源 飲馬於長城之窟 將軍重圍

守疏勒而井竭 都尉深入戰居延而矢窮 方叔南征荆蠻詩人歌之列於雅 充國西伐先零詞臣美之

著於頌

禦邊三

屈詩魏陳琳飲馬長城窟行曰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愼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諸

汝聲男兒應當格鬬死何能怫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 又左延年從軍行曰苦哉邊地人一歲

三從軍三子到燉煌二子詣隴西五子遠鬬去五婦皆懷身 宋顏延之從軍行曰苦哉遠征人畢力幹時艱

秦初略揚粤漢世爭陰山地廣旁無界嚴阿上虧天憍霧下高鳥冰沙涸流川秋颸冬未至春液夏不涓鬧烽

指荆吳胡埃屬幽燕橫海咸飛驥絕漢皆控弦馳驛餐音表軍書交塞邊接鎬赴陣首卷甲起行前羽檄馳無

絕旌旗晝夜懸臥伺金柝響起候享燧煙遞矣遠征人惜哉私自憐 梁簡文帝從軍行曰雲中事障羽檄驚

甘泉烽火通夜明貳師將軍新築營嫖姚校尉初出征復有西山將絕世愛雄名三門應通甲五壘學神兵白

雲隨陣色蒼山荅鼓聲逸邏觀鵝翼參差覩雁行先平小月陣却滅大宛城善馬還長樂黃金付水衡 又龍

西行曰邊秋胡馬肥雲中驚寇入勇氣特無侶輕兵救邊急沙平不見敵塵暗相及出塞豈成歌經川未遑

汲烏孫塗更阻康居路猶澀月暈抱龍城星流照馬邑長安驛路書不還寧知征人獨佇立

男兒亦可憐立功在北邊陣頭橫却月馬腹帶連錢懷戈發隴坻乘凍至遼川微誠君不愛終自直如弦 陳

張正見從軍行曰胡兵屯薊北漢將起山西故人輕百戰聊欲定三齊風前噴畫角雲上舞飛梯雁塞秋聲遠

龍沙雲路迷燕然自可勒函谷詎須泥 又戰城南曰劒北馳胡騎城南接短兵雲屯兩陣合劒聚七星明旗

交無復影角憤有餘聲戰罷披軍策還嗟李少卿　北齊敕勒歌曰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北周王褒從軍行曰兵書久閑習征戰數曾經講戎平樂觀擧戲羽林亭西征度疎勒東驅出井陘牧馬濱長渭營軍毒上溼平雲如陣色半月類城形羽書封信璽詔使動流星對岸流沙白緣河柳色青將幕恒臨斗旌門在背飛勳封瀚海石功勒燕然銘兵勢因塵下軍圖送掖庭　又出塞曰飛蓬似征客千里自長驅塞禽唯有雁關樹但生榆背山看故壘繫馬識餘蒲還因塵下騎來送月支圖　隋煬帝紀遼東曰遼東海北朝長鯨風雲萬里清方當銷鋒散馬牛旋師宴鑾京前歌後舞振旅歸宗廟策功行賞不徒行萬里去空道五原歸　又曰秉旄仗節定遼東俘馘變夷風清歌凱捷九都水歸宴雒陽宮不淹留全軍藉智謀詎似南宮複道上先封雍齒侯　王胄紀遼東曰遼東浿水事饗行俯拾信神兵欲知振旅旋歸樂為聽凱歌聲十乘元戎纔渡遼扶滅已冰消詎似百萬臨江水按轡空迴鑣　又曰天威電邁舉朝鮮信次即言旋還笑魏家司馬懿詔詔用一年鳴鑾詔蹕發清澧合尊及嚢庸何必豐沛多相識比屋降堯封

盧思道從軍行曰朔方烽火照甘泉長安飛將出祁連雕弧寶劍隨王事白馬金羈俠少年平明便月屯右地薄暮魚麗追左賢谷中石虎經銜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無窮已薊門迢遞三千里朝見馬嶺黃沙合夕望龍城陣雲起庭中奇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白雪初下天山外浮雲直上五原間關山萬里不可越誰能坐對芳菲月流水本自斷人腸堅冰舊來傷馬骨邊庭節物與華異冬霰秋霜春不歇長風蕭蕭度水來歸雁連連映天沒從軍行軍行萬里出龍庭單于渭橋今已拜將軍何處立功名　虞世基出塞詩曰窮秋塞草腓塞外驚塵飛徵兵廣武至候騎陰山歸廟堂千里策將軍百戰威轅門臨玉帳大旆指金微摧朽無勍敵應變有先機銜枚壓曉陣卷甲解朝圍瀚海波瀾靜王庭氛霧稀鼓鼙嚴朔氣原野曙寒暉勳庸寰邊服歌吹入京畿侍拜長平坂鳴騶入禮闈　又曰上將三略遠元戎九命尊緬懷古人節思酬明主恩山西多勇氣塞北有游魂楊柳度隴坂勒騎上平原誓將絕沙漠悠然去玉門輕裘不遑舍驚策驀戎軒懍懍邊風急蕭蕭征馬煩雪暗天山道冰塞交河源霧烽黯無色霜旗凍不飜耿介倚長劒日落塵昏　明餘慶從軍行曰三邊烽亂驚十萬且橫行風卷常山陣旗喧細柳營劒花寒不落弓月曉逾明會取河南地持作朔方城

戴嵩度關山曰昔聽隴頭吟平居已流涕今上關山望長安樹如薺千里非鄉邑四海皆兄弟軍中大體自相
褒其間得意各分曹博陵輕俠皆無位幽州重氣本多豪馬肥首蓿葉勒瑩碧鵰翎青初征心未息復值雁飛入
山頭看月高草上知風急笛喝曲難成笳繁響還濕武帝初承平東伐復南征蹔門海作壍榆塞冰爲城催令
四校出倚望三邊平箭箙朝來動刀環臨陣鳴將軍一百戰都尉五千兵且浚雌雄眼前利誰道功名身後事
丈夫意氣本自然來時辭第己閉天但令此心此命在不敢烽火照甘泉　唐戊世南從軍行曰塗山烽候警
弭節度龍城冀馬樓蘭將燕犀上谷兵勒寒花不落弓曉月逾明凜凜嚴霜節冰壯黃河絕蔽日卷征蓬浮天
散飛雪釰兵值月滿精騎乘膠折結駴早驅馳辛苦事旌麾馬凍重關冷輪摧九折危獨有山西將年年屬敵
奇　駱賓王軍中行路難曰君不見玉關塵色暗邊庭銅鞮雜騎寇長城天子按劒徵餘勇將軍受脤事橫行
七德龍韜開玉帳千重龍墨動金鉦陰山苦霧埋高壘交河孤月照連營連營去去無窮極擁旆旋師勒勁兵
陣雲朝結晦天山寒沙夕漲迷疎勒龍鱗水上開魚貫馬首山前振鷁翼長驅萬里譽祁連分麾三令武功宣
百發烏號遥碎柳七尺龍文迴照蓮春來秋去移灰琯關門逈遣尺書稀鴛被相思雙帶緩
行路難譬令氛祲靜皐蘭但使封侯龍頷貴詎隨中婦鳳樓寒　辛常伯軍中行路難曰君不見封狐
雄虺自成羣漫深負固結妖氛玉璽分兵徵惡少金壇授律動將軍將軍擁麾宣廟略戰士橫戈靜羌落長驅
一息背銅梁直指三危登劒閣道岩嶢起戍樓劒門遥倚青丘邛關九折無平路江水雙源有急流征役
無期返他鄉歲華晚杳杳丘陵出蒼蒼林薄遠途危紫蓋峰路濕青泥坂去去指來牢行行入不毛絕鮮千里
險連山四望高中外分區宇夷夏殊風土交趾枕南荒昆彌臨北户川原饒毒霧谿谷多淫雨行潦四時流扇
查千歲古漂梗飛蓬不暫安捫蘿引萬陟危巒昔時聞道從軍樂今日方知行路難沿江縣水東流駃炎州丹
徼南中地南中南斗暎星河秦關秦塞阻煙波三春違地風光少五月溫州瘴癘多朝驅疲斥堠夕息倦樵歌
向月攀繁弱連星轉太阿重義輕生懷一顧東伐西征凡幾度夜夜朝朝班髮新年歲戎衣故漸皺隕淚
池水天涯望轉積地際行無已徒覺炎涼節物非不知關山千萬里秦塞勿重陳重陳多苦辛且悅清笳梅柳
曲詎意芳園桃李人絳節紅旗分日羽丹心白刃酬明主但令一被君王知誰憚三邊征戍苦行路難行路難

岐路幾千端無復歸雲憑短翰空餘望日想長安　賀朝從軍行曰朔風乘月冦邊城軍書插羽刺中京天子金壇拜飛將單于玉塞振佳兵騎射先鳴推任俠龍韜淺勝佇時英聞有河湟客惜惜理帷帝常山啓霸圖汜水長鳴咽邊樹蕭蕭不覺春天山漠漠長飛雪魚麗陣接塞雲平雁翼營通海月明始看晉幕飛鵝入旋聞齊國已報關山曉來雁遥傳沙塞寒直爲甘心從苦節龍頭流蠻鳴烏聲自從一戍燕支山春光幾度晉陽關金河未轉青絲騎玉箸應啼紅粉顏鴻歸燕相續池邊芳草緑已見氛清細柳營莫更春歌落梅曲烽沈竈滅靜邊庭海晏山空肅已寧行望鳳京旋凱捷重來麟閣書丹青　王昌齡塞下曲曰飲馬渡秋水水寒風似刀平沙日未沒黯黯見臨洮昔日長城戰咸言意氣高黃塵足今古白骨亂蓬蒿　從軍行曰秋草馬蹄輕角弓持弦急去爲龍城戰正值胡兵襲軍氣橫大荒戰酣日將入長風金鼓動白雪鐵衣濕四起愁邊聲南庭時釁立斷蓬孤自轉寒雁飛相及萬里雲沙漲平原冰霰澀惟聞漢使還獨向刀環泣　又曰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又曰玉門山嶂幾千里山北山南總是烽人依遠戍須看火馬踏深山不見蹤　常建塞下曲曰玉帛朝回望帝鄉烏孫歸去不稱王天涯盡處無征戰兵氣銷爲日月光　王之渙涼州詞曰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　杜甫前出塞曰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豈福羅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又曰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後出塞曰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　劉長卿從軍行曰草枯秋塞上望見漁陽郭胡馬嘶一聲漢兵淚雙落誰爲吮癰者此事令人薄　又曰黃沙一萬里白首無人憐報國劬已折歸鄉身幸全單于古壘下邊色寒蒼然　張籍征西將軍曰黃沙北風起夜半又離營戰馬雪中立探人冰上行深山旗未展陰磧鼓無聲幾道征西將同收碎葉城　李賀塞下曲曰天山雪後海風寒橫笛偏吹行路難磧里霜下旗濛濛寒金鴈夜刻蕃甲鎖蛇鱗馬嘶青冢白秋盡見旄頭沙遠席箕愁帳北天應盡黃河出塞流　李益從征北軍曰天山雪後海風寒橫笛偏吹行路難磧

裹征人三十萬一時回向月中看　馬戴關山曲曰金鎖耀兜鍪黃雲拂紫騮振羌旗下殲殘陷壁夜中收霜霰戎衣月關河磧氣秋箭創殊未合更遣在蘭州　宋黃庭堅征南謠曰傳聞交州初陸梁東連五溪西氐羌軍行不斷蠻標盾謀主皆收漢叛亡合浦譙門腥血沸晉興城下白骨荒謀臣異時坐致寇守臣今日塊苞桑又遣戈船下瀨水更分樓船浮豫章頗聞師出三鴈路盡是中屯六郡良漢南食麥如食玉湖南驅人如驅羊營平請穀三百萬祁連引兵九千里少府私錢不敢知大農計歲今餘幾土兵蕃馬貌虎同蝮蛇毒草簟竹中未論芻粟捐金費直思瘴癘連營空我思荊州李太守欲募蠻夷令自攻至今民歌尹殺我州郡擇人誰見功張喬祝良不難得誰借前箸開天聽詔書哀痛言語切為民一洗橫尸血摧鋒陷堅實萬户塹山堙谷窮三穴南平舊時頗臣順欲獻封疆請旄節廟謀猶計病中原豈知一朝更屠滅天道從來不爭勝功臣好為可喜說交州雖肋安足貪漢開九郡勞臣監呂嘉不肯佩銀印徼側持戈敵百男君不見往年瀕海未郡縣趙佗閉關罷朝獻老夫竊帝聊自娛白頭抱孫思事漢孝文親遣勞苦書稽首請去黃金車得一忘十終不忍太宗之仁千古無　塞上曲曰十月北風燕草黃燕人馬肥弓力強虎皮裁鞍雕羽箭射殺陰山雙白狼青氈帳高雪不濕擊鼓傳簷令行急我王半醉擁貂裘昭君猶抱琵琶泣　楊蟠平南謠曰海南山似刀溪惡如發弩溪山毒煙中人骨水有蛟鼉陸豹虎蠻人猺賊行若飛縱火劫民殺官府溪中之水漲赤血山頭積尸變成土經年闕戰兵已窮磔將屠城不可數官家發軍救死國萬里歡喜得時雨誅擒凶黨功德高海水一清奏歌舞山非無險水非無阻有地不城城亦不武將民赤肉致戈戟口不能言心自苦　元宋无戰城南曰漢兵屢戰城南窟雪深馬儽漢城沒凍指控弦指斷折寒膚著鐵膚皺裂軍中七日不火食手殺降人吞熱血漢懸千金購首級將士銜枚夜深入天愁地黑聲啾啾鞍下髑髏相對泣偏裨背負八十創破旗裹尸橫道旁殘卒忍死哭空城露布獨有都護名　鄭元祐出塞曰邊塵暮尤黑鬼燐出霜草轉戰圖報國寧慮骨枯槁人生無百年一斃不待老但願土境富微軀奚足道勳業銘旂常秋天氣同杳　明金幼孜隨駕北征曰萬乘統元戎鳴鑾出九重蹕塵生鞏路晴雪照行宮旗影西山外笳聲落照中書生懷武略須敵萬夫雄　又曰海色正蒼涼龍旂拂曙光雕戈寒映日羽箭薄凝霜城闕雲中近關山笛裏長天兵隨殺氣萬里掃欃槍　李濂戰城南曰戰城南城南

白骨高嶙峋悲風四邊來冥冥起黃塵但聞衆鬼哭不知何方人有母倚閭有妻搥衣逢人問信不見汝歸年年寒食家家悲啼有夢見汝面無處覓汝尸戰城南哀復哀烏鴉暮徘徊啄人飛顱箭無人取惟有蚰蟻圍嗟哉戍邊人到此莫思回　孫一元出塞曰四塞黃雲接西征更北征飢鷹掠地去駿馬跑空鳴出磧河聲咽當關山勢橫風生聞警篥月黑見檣桿草際髑髏語雲間獵火明旋炊白登路暗擣黑山營鼓角三邊肅熊羆萬里行提攜玉龍起擬死報明廷　唐順之海上凱歌曰偃旗休角寂無猜百丈樓船泊不開夜半賊營流矢滿纔驚漢將是飛來　又曰錦紈愛子亦從軍長嘯蒼頭總策勳誰奪強王萬金首帳前齊說小郎君

讀論 漢鼂錯論募民徙塞下曰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歡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陸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宋何承天安邊論曰斥堠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仗良守疆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略蒐獵宣其號令俎豆訓其廉恥縣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徭稅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奇揚旌雲朔風卷河冀電埽嵩恒燕弧折卻代馬摧足秦首斬其右臂吳踦絕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金微之曲寇雖亂亡有徵昧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算臣閒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並脩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性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申作師遠屯清瀆功費既重詹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漢魏以來茲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制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王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遣奔救天下驟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惟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　唐陸贄論備邊六失曰措置

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遥制宜罷諸道防秋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成卒願留及蕃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爲收羅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臣爲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緣邊請鎮有非要者隨便并之然後減姦濫虚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疆場寧謐矣　宋司馬光論北邊事宜曰近者西戎之遇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省悟是以邊鄙武臣皆銳意生事臣竊惟眞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爲兄弟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冊爲國主豈樂此而爲之哉誠以屈已之媿小愛民之仁大故也近者閩契丹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蒭伐柳栽者邊鄙小事而朝廷以李中祐不能禁禦別選州將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爲戒而以趙滋爲法戰鬬之端往來無窮矣況今民力彫瘵倉庫虚竭將帥乏人士卒不練夏國既有憤怨屢來侵寇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未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小小相侵如漁船柳栽之數止以文牒整會道理曉諭晓諭不聽則聞於朝廷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辨論曲直若又不聽則博求賢才增脩德政俟公私富足士馬精強然後奉辭討之

臣議漢鼂錯守邊備塞議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大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常有市籍者又後入閭取其左（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復除不供復役之也）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藺石磓石也渠荅鐵蒺藜也）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外蕃也）先爲室屋具田器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

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敵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敵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策宋尹洙息戍策曰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享微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費亦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氏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羌唐秃髮歷朝侵軼爲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敝中國東漢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哉五十四億而翦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是十萬衆有益而無損期也國家厚利募商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潛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倘其乘我蓐餽我必濟師饋饟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夏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爲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爲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令邊鄙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爲什長隊正盛秋旬閱常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使彼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懾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

畫元陳天祥上書曰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不爲利害劉深辱上閫下帥兵伐之不能制亂反爲亂所制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拔都總督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丁夫衆至二十餘萬比闔從征敗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複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難施爲或者諸蠻遠遁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緬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乞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苟欲罷不能彼諸蠻皆烏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捍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攻怨待彼有可乘之隙徐命

諸軍數道俱進恩威兼濟功乃易成　明楊一清上邊事書曰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蔽正統以來舍受
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爲寇氈脫巢
穴其中而盡失外險反備南河此陝西邊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解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
夏使河套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數百里用省內運則陝西猶可息肩也

〔碑〕唐呂溫三受降城碑曰夏后氏遏洪水驅龍蛇能禦大災以活黔首周文王城朔方逐獫狁能捍大患以
安中區若非高岸峻防重門擊柝雖有盛德曷觀成功三受降城皇唐之勝勢者也昔秦築長城右扼臨洮左
馳碣石生人盡土去不足乘障兩漢之後頹爲荒丘退居河湟矯亡秦之弊則可矣盡中國之利則未然唐興因
循未暇經啓有拂雲祠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控扼樞會敵伏其下以窺域中禱神觀兵然後入寇甲不及擐
突如其來鯨一躍而吞舟虎數步而擇肉塞草落而邊旰懼河冰堅而羽檄走爰自受命至於中興國無寧歲
景龍二年默啜強暴瀆鄰搆怨塤篪境西伐漠南空虛朔方總管韓國公張仁愿躡機而謀請築三城奪據其地
跨大河以北犄制胡馬之南牧中宗詔許橫議不撓於是留及瓜之戍斬姦命之卒六旬雷動三城岳立以拂
雲祠爲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遏朝那而北關斤堠迭望幾二千所捐費億計減兵萬人分形以據同力而
守東極於海西窮於天納陰山於寸眸拳大漠於一掌鷺塵飛而烽火耀孤雁起而刁斗鳴涉河而南門用晏
閉韓公猶以爲未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馳神竿鞭虎旅看旄頭明滅與太白進退小則貢琛責受厭角定保
塞一隅之安大則倒狼居竭瀚海空苦寒萬里之野大略方運元勳不集天其未使我唐無北顧之憂乎厥後
賢愚迭任工拙異勢剛者黷武柔者敗律城隳險固寇得凌軼或驅馬飲河而去或控弦睥睨而旋吾知韓公
不瞑目於地下矣今天子誕敷文德戢兵和親然而軍志有受降如敵大易有安不忘危崇墉言言其可弛柝
亦宜鎮以元老授之廟勝廓述舊職而恢遺功外勤撫綏內謹經略使其來不敢仰視去不敢反顧聲威馴恩
禽息荒外安固萬代術何爲敢勒銘城隅庶復隍而光烈不昧銘曰韓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強制以全
策亘漢橫塞揭茲雄辭如三關龍躍出大澤並分裨帶各閉風雷俯視陰山仰看昭回一夫登陴萬里洞開日
晏秋盡纖塵不來時維韓侯方運神妙觀釁則動乃誅乃弔廓乎窮荒盡日所照天乎未贊不策清廟我聖耀

德罷扃北門優而柔之用息元元曷若完守推亡固存于襄于夷永裕後昆

紀事唐孫樵書田將軍邊事曰昔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沈黎越巂俱爲邊城迫於羌蠻田在嚴道三年爲樵言曰巴蜀西迫於戎南偏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擐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接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鬬如值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蝗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

威信及外夷一

古今注曰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獻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匹轜車五乘皆爲司南之製使越裳氏載之以南　漢書南粵傳曰漢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詔大中大夫陸賈使越賜王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遣王佗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願奉詔爲藩臣因使者北面獻白璧一雙翠羽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又曰孝文前六年遣匈奴書曰使者言單于自將幷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遣單于又匈奴傳曰下有大過者以吾鞭鞭之夷男爲寵頡利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尚主　又回紇傳曰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最雄胡祿俟利發吐迷度與諸部攻薛延陀破之遣使者獻款二十年太宗爲幸靈州次涇陽受其功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言薛延陀不事大國以自取亡今各有分地願歸命天子請置唐官有詔部攻薛延陀破之遣使者獻款二十年太宗爲幸靈州次涇陽受其功於是鐵勒十一部皆來言薛延陀不事大國以自取亡今各有分地願歸命天子請置唐官有詔張歆高會以唐官官之凡數千人明年復入朝乃以回紇部爲瀚海多覽葛部爲燕然都護骨部爲金微拔野古部爲幽陵同羅爲龜林思結爲盧山皆號都督府餘部皆爲都督刺史即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統之六都督七州皆隸屬以李素立爲燕然都護都督刺史給元魚符黃金文天子方招寵遠夷作絳黃瑞錦文袍寶刀珍器賜之帝坐祕殿陳十部樂殿前設高坫置朱提銀其上潛泉浮酒自左閤通坫趾注之銀轉受百斛鎔益回紇數千人飲畢尚不能半又詔文武五品以上祖飲尚書省共言生荒陋地歸身聖化天至尊賜官爵與爲百姓依唐若父母然請於回紇突厥部治大涂號參天至尊道世爲唐臣乃詔置遞郵六十八所具羊馬橐肉待使客歲內貂皮爲賦乃拜吐迷度爲懷化大將軍瀚海都督　通鑑曰貞觀二十年十二月回紇多覽葛僕

骨拔野古同羅思結渾斛薛奚結阿跌契苾白霫皆來朝上賜宴芳蘭殿命有司百日一會二十二年二月結骨入朝上宴之天成殿謂侍臣曰昔渭橋斬三突厥首自謂功多今斯人在席更不以爲怪耶戊午以爲堅昆都督是時四方君長爭遣使入獻元正朝賀常數百千人上謂侍臣曰漢武窮兵所獲無幾豈若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爲編户乎　明紀曰永樂二年遣通政趙居任賜日本王冠服金銀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好船漂福建海岸籍記船物請命上謂李至剛等曰遐羅琉球脩好番邦美事船漂至此正宜嘉卹豈可利籍其物鄉有善人猶能援人於危況朝廷統馭天下哉其令脩舟給粟俟有便風其人欲歸或往琉球導之去

威信及外夷二

原 德格　刑威　尚書舜乃誅教文德七旬有苗　左傳倉葛曰刑以威四夷　立祠　祭墓　漢書段會宗爲西域都護西域敬其威信及卒諸國發哀立祠　後漢書陳龜世習邊俗解爭不敢近塞上疏請誅梁冀知不免不食而死西域爲舉哀弔祭其墓　男女悉還　我曹俱死　後漢書張奐爲屯田都尉美奐感恩上馬二十匹又遺金三十斤奐悉付外上狀詔褒曰昔魏志田豫字國讓鮮卑素利等遣豫牛馬轉送入官乃密表其威信及卒士庶懷德世習邊俗解爭之後悉還之威化大行

增 詩唐王維送劉司直赴安西曰絕域陽關道胡沙與塞塵三春時有雁萬里少行人首蓿隨天馬葡萄逐漢臣當今外國懼不敢覓和親　楊巨源送殷員外使北蕃曰二轩將兩露萬里入煙沙和氣生中國熏風入外家塞蘆隨雁影關柳拂駝花努力黃雲北仙曹有雄事　馬戴送冊東夷王使曰越海傳金冊華夷禮命行片帆秋色動萬里信潮生日映孤舟出沙連絕島明霽空殲大鳥飛雪灑長鯨舊髯迎應改遐荒夢見驚何當理行遠塞風狂移帳幕平沙日晚臥牛羊早終冊禮朝天闕莫遣蚓髭染塞霜　元遜賢送李中父高麗頒曆曰風楫天外問來程　周繇送入蕃使曰獵獵旗旛過大荒敕書猶帶御煙香滹沱河凍軍迴探邏逕城孤雁著

增 地彌

候儀太史立金鑾實曆新成錦作盤天子垂衣朝萬國中郎仗節使三韓鮫人夜織機聲近龍女晨遊珮影寒
獨卷絲綸渡遥海遠人逾覺聖恩寬　明王洪送陳員外使西蕃曰勿珮鼗鼗出武威關河秋色照戎衣輪臺
雲滿逢人少蒲海霜空見雁稀蕃部牛羊沙際沒羌民煙火磧中微茲行總爲宣恩德不帶葡萄苜蓿歸　曾
送陳郎中重使西域曰曾驅宛馬入神京拜命重爲萬里行河隴壺漿還出候伊涼部落總知名天連白草
寒沙遠路繞黃雲古磧平却憶漢家勞戰伐道傍空築受降城

和戎一

唐妻公主　賜都護漢書婁敬曰匈奴未可以武服宜以長公主妻之生子則爲外孫豈與大父抗禮哉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後漢書竇融言莎車王賢宜加位號乃因來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璽煌煌宛轉隨時俯仰緩急使不肯易奪之實由是始恨　斬橫行　求可使漢書樊噲請以十萬兵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又曰武帝認求可使絕域者　脩戎好　無寇難左傳隱二年會戎于潛始脩舊好也又爲匈奴所得從蜀直逕又無寇難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布邛竹杖此其去蜀不遠矣　五飼　五利賈誼新書五餌賜車服以懷其心　左傳魏絳請和諸戎曰戎狄貪而好利以貨賄來其珍味以悅其耳目珍味既入則賄行於王庭而國從之矣　賜魏絳樂　封王歙侯左傳晉侯賜魏絳樂人和諸戎故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半曰子教寡人和諸戎故也　賜詩唐送金城公主適西蕃韋元旦詩曰柔遠安夷俗和親重漢年軍容旌節送國命錦車傳琴曲悲千里篤聲總九天唯應西海月來就掌珠圓　蘇頲詩曰帝女出天津和戎轉關輪川經斷腸望地與析支鄰奏曲風撕馬衛悲笳月伴人旋知寘兵革長是漢家親　薛稷詩曰天道能殊俗深仁乃戢兵懷荒寄赤子忍愛靳蒼生月下瓊娥出星分寶婺行關山馬上曲相送不勝情　張說詩曰青海和親日潢星出降時戎王子壻寵漢國貴家慈春野開離宴雲天起別詞空彈馬上曲詎減鳳樓思　趙彥昭詩曰聖后經綸遠謀臣計畫多受降追漢策築館許戎和俗化烏孫壘春生積石河六龍今出餞雙鵲願爲歌　李適詩曰絳河從遠聘青海赴和親月作臨邊曉花爲度隴春主歌悲顧鵾帝策重安人獨有瓊簫去悠悠思錦輪　李嘉祐送崔夷甫員外和蕃曰君過湟中去尋源未是賒經春逢白草盡日淚黃沙雙節行爲伴孤峰到似家和戎非用武不學李輕車

郎士元送中丞和蕃曰錦車登隴日邊草正萋萋舊好琴君長新愁聽鼓鼙河流飛鳥外雪嶺大荒西漢壘今猶在遥知路不迷　權德輿送楊中丞和蕃曰繼好中司出天心外國知已傳堯雨露更說漢威儀隴上應回首河源復載馳孤峰問徒御空磧見旌麾春草鄉愁起邊城旅夢移莫嗟行地遠此去荅恩私

外夷向化一

帝王世紀曰舜時僬僥氏來貢沒羽西王母慕舜之德來享白環　般武詩箋曰成湯之時氐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曰商王是吾常君　家語曰殷太戊側身思行明養民之道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十六國　汲冢周書王會曰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法厥世作王會周公旦主東方所之青鳥黑鵽謂之毋若慎大麤穢人前兒前兒若獨猴立行聲如小兒良夷在子在子□身人首揚州禺禺名解脰冠發人鹿人鹿人若鹿迅走俞人雖馬青丘狐九尾周頭燻鞮燻鞮者羊也黑齒白鹿白馬白民乘黃似騏背有兩角東越海蚌蠙蛇蠙蛇順食之美姑於越納姑妹珍且甌文鏤若人玄貝海陽大蟹自深桂會稽以龜皆面西嚮正北方義渠以茲白茲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北唐戎以閭閭似脰冠渠叟以駒犬駒犬露犬也能飛食虎豹樓煩以星施星施者馳旄卜盧以紈牛尾陽以鷩封鷩封者若鳧前後有首規規以麟麟者仁獸也西申以鳳鳥丘羌以鸞鳥巴人比翼鳥方煬以皇鳥蜀人以文翰文翰者鼻雉方人以孔鳥卜人以丹砂夷用闕木康人以桦汶其實如李食之宜子州靡以費費其形人身都郭生生人面能言奇幹善芳善芳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皆東物北方疊正東高夷業羊獨鹿邛邛距虛善走也孤竹距虛不令支玄獏不屠何青熊東胡黃羆山戎戎菽其西般吾白虎屠州黑豹罽氏駒駼大夏益白牛犬戎文馬而赤騮縞身目若黃金名古皇之乘數楚每牛凶奴橐扶三目自州北閭北閭者其華若羽伐其木以爲車禽人菅路人大竹長沙覽其西魚復鼓鐘鐘牛鸞揚之翟蒼梧翡翠翡翠翠所以取羽其餘皆可知自古之政南人致衆者陛者皆北鄉　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獻靈膠吉光毛裘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意中國有好道之君故搜奇蘊而貢神香　唐書曰貞觀二十一年罽賓獻名馬太宗語大臣曰魏徵勸我脩文德安中夏今四夷君長皆來獻此徵力也　又曰貞觀二

十一年十一月遠夷各貢方物其草木雜物有異於常者詔所司詳錄焉
金桃伽國獻鬱金香闍賓獻俱物頭花加失畢獻鉢羅花達國獻佛土菜婆羅國獻波稜菠薐菜苦菜胡芹渾提
葱薛延陀獻拔蘭鹿突厥獻馬蹄羊波斯國獻活縛蛇咄陸獻金卵雞鼈胡國石蜜西域葡萄酒太宗册文曰
觀時遠國皆來顏師古請如周官集四夷朝事爲王會篇今點戛斯大通中國宜爲王會圖以示後世詔以鴻
臚所得續著之又詔阿勢著宗正屬籍　元通鑑曰禮部言會同館蕃夷使者時至宜令有司倣古職貢圖繪
而爲圖及詢其風俗土產去國里程籍而錄之實一代之盛事從之

外夷向化二

原通道　賓庭　周書武王既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　漢書孝宣之世匈于臣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　來王　率服　是詩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漢書匈奴傳及彼南夷莫不率服　咸賓　重譯尚書旅獒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咸進厥寶　重譯貢獻　率職　脩教　漢書呼韓朝漢志其教上義而脩禮　脩其職貢　重譯貢獻　率職　脩教　漢書班超揀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世所不至於是遠國蒙奇光皆來歸屬　後漢書加帝六年班超復擊匈奴五十餘國皆於是五十餘國皆於海濱四萬里外重譯貢獻　率職　脩教　漢書故事單于朝名王已下請入朝許之

美酒食昌樂肉飛屈申悉備蠻夷貢薄無所報嗣願主長壽子孫昌熾　又曰蠻夷所處日入之部慕義向化歸日出主聖德深恩與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溫時適部人多有涉危歷險不遠萬里夫俗歸德心鄙荒服之外土地墝埆食肉衣皮不見鹽穀吏譯傳風大漢安樂攜負歸仁觸冒險阸高山岐峻緣崖礁石木薄發家百宿到浴父子同賜懷抱匹帛傳告種人長願臣僕　唐陶翰送金卿歸新羅曰奉義朝中國殊恩及遠臣鄉心遙度海客路再經春落日誰同望孤舟獨可親拂波銜木鳥偶宿泣珠人禮樂夷風變衣冠漢制新青雲已千呂知汝重來賓　包佶送日本國聘賀使東歸曰上才生下國東海是西鄰九譯蕃君使千年聖主臣野情偏得禮木性本含仁錦帆隨風轉金裝照地新孤城開曙閣曉日上車輪早議來朝戚塗山玉帛均　宋黃庭堅款塞來享曰前朝夏州守來款塞門西聖主敷文德降書付狄鞮氈裘瞻日月勞面帶金犀服陛閑干羽邊庭息鼓鼙永輸量谷馬不作觸藩羝聲勢常相倚今聞定五溪　謝朝南平王歸朝曲曰前南萬里朝天道巫女雲荒產芳草錦驩道賜帶盤雕方物南來進龍腦願陪郊祀依日光供帳歸朝親奉表勳階邑食及隸人移鎮徐戎作家廟人生富貴侯與王四海爲家皆故鄉　元安南國王陳益稷萬歲山侍宴曰碧漢鳴鑾隔世塵玉京開宴會星辰舞迴鸞背三山雪酒上龍顏萬國春物被仁風榮御苑水涵聖澤溢天津趙南羈旅臣陪賓列咫尺光瞻日月新　明王樂送安南使還國曰帝德如天四海同卉裳相率向華風稱藩特奉龍函表慺武仍包虎韔弓貢自炎方歸域內心先流水到江東路經日出知天大城與山疊見地雄詔語陪臣趨玉陛班隨仙仗列彤宮陳情委曲爲蠻語賜對從容徹聖聰駝紐新頒王印重螳觸屢飲尚尊空承恩共識皇華使命將毋勞嬰鑠翁己儗再將周日雉底須復表漢年銅五弦曲奏鯨濤息重譯人還鳥道通慈故生仁供旅食桃榔垂葉蔭詩筒部迎定見新王騎驛送猶思上國鴻歌舞萬年常率化扶攜百越共攄忠大明燭物今無外從此看如禹甸中

東夷總敘

杜氏通典曰東夷有九種曰畎夷方夷千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

東夷總敘　朝鮮　濊　三韓　箕子所封之地　衛滿自王之都

夷人始叛其後后發即位賓於王門獻其樂舞爲暴虐諸夷內侵商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寖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周初封商太師於朝鮮時管蔡畔周乃招誘淮夷作亂周公征定之其後徐夷僭號穆王命楚滅之（徐偃王也）至楚靈王會申亦來同盟後越遷琅邪遂侵滅小國秦幷天下淮泗夷皆散爲人戶其朝鮮歷千餘年至漢高帝時滅武帝元狩中開其地置樂浪等郡至後漢末爲公孫康所有魏晉又得其地其三韓之地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百濟新羅魏晉以後分三韓地新羅又在百濟之東南倭又在東南（倭烏和反）隔越大海夫餘在高麗之北抱婁之南其倭及夫餘自後漢百濟唐顯慶中蘇定方滅之高麗本朝鮮地漢武置縣屬樂浪郡時甚微弱後漢以後累代皆受中國封爵所都平壤城則故朝鮮國王險城也後魏周齊漸強盛隋文帝時寇盜邊西漢王諒帥兵討之至遼水遭癘疫而返煬帝三度親征初渡遼水敗績再行次遼水會楊元感反奔退又往將達涿郡屬天下賊起及饑饉旋師貞觀中太宗又親征渡遼破之高宗總章初英國公李勣遂滅其國古之肅慎疑即魏時挹婁自周初貢楛矢石砮（楛音戶）至魏常道鄉公末東晉元帝初及石季龍時始皆獻之後魏以後曰勿吉國唐則曰靺鞨焉大抵東夷書文並同華夏

朝鮮一

原杜氏通典曰朝鮮（晉張華曰朝鮮有泉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爲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周封殷太師之國漢燕王盧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浿水擊破朝鮮王準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眞番朝鮮諸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在浿水之東）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爲外臣保塞外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地方數千里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武帝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之朝鮮尼谿相參使人殺王右渠來降遂以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音郎元菟四郡昭帝時罷臨屯眞番以幷樂浪元菟內屬

尚書大傳箕子不忍周釋走朝鮮武王以朝鮮封之 下見前 外徼屬於秦時故塞至浿水爲界

濊一

【通】文獻通考曰濊亦朝鮮之地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漢武帝元朔元年濊君南閭等畔朝鮮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帝以其地爲滄海郡數年乃罷至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四郡昭帝時幷二郡入樂浪元菟復徙元菟居句麗自單大嶺以東沃沮濊貊幷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嶺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光武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棄嶺東地悉封其渠帥爲縣侯皆歲時朝賀無大君長自漢以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舊自謂與高麗同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謹愿少嗜慾有恥男女衣皆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爲飾其俗多忌諱疾病死亡即棄舊宅種麻養蠶曉候星宿知歲豐約不以珠玉爲寶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曰舞天又祭虎以爲神其邑落有侵犯者輒相罰責牛馬名爲責禍少寇盜地多文豹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其海出斑魚皮漢時常獻之魏齊王正始六年不耐濊侯等舉邑降四時詣樂浪帶方二郡朝謁有軍政賦調如中華人焉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天顯元年二月渤海既平濊貊來貢

濊二

【通】海出斑魚 地饒文豹 候星知歲 祭虎爲神 俱見前

三韓一

【晉】杜氏通典曰三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幷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北與倭接凡七十八國或云百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户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各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都目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太康元年詣東夷校尉何龕上獻咸寧二年其王頻遣使入貢方物太熙元年復來明年又請內附其王 【續】文獻通考曰晉武帝

來朝自後無聞

三韓二

科頭露紒　鑿背搖繩　晉書男子科頭露紒人曰倭國有長尾雞長五尺搖繩波貴以大繩以杖搖繩終日謹哼力作不以爲痛　晉書辰韓傳初生子便以石壓其頭使扁

百濟一

杜氏通典曰百濟即後漢末夫餘王尉仇台之後後魏時百濟王上表云臣與高麗先出夫餘　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唐武德貞觀中頻遣使朝貢後王義慈與高麗取新羅三十城又不朝貢顯慶五年遣蘇定方討平之舊有五部分統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户至是以其地分置熊津馬韓東明等五都督府仍以其酋渠爲都督府刺史

舊唐書云麟德二年百濟王扶餘隆與新羅王金法敏會熊津城刑白馬而盟其文曰往者百濟先王迷於逆順不敦鄰好不睦親姻結託高麗交通倭國共爲殘暴侵削新羅破邑屠城略無寧歲天子憫一物之失所憐百姓之無辜頻命行人遣其和好負險恃遠侮慢天經皇赫斯怒恭行弔伐旌旗所指一戎大定懷柔伐畔前王之令興亡繼絕往哲之通規事必師古傳諸曩冊故立前百濟太子司稼正卿扶餘隆爲熊津都督守其祭祀保其桑梓依倚新羅長爲與國各除宿憾結好和親恭承詔命永爲藩服仍遣使人右威衛將軍魯城縣公劉仁願親臨勸諭具宣成旨約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刑牲歃血共敦終始分災恤患恩若弟兄祗奉綸言不敢失墜既盟之後共保歲寒若有棄信不恒二三其德興兵動衆侵犯天陲明神殛之百殃是降子孫不昌社稷無守禋祀磨滅閉有遺餘故作金書鐵契藏之宗廟子孫萬代無或敢犯神之聽之是饗是福仁願還隆懼新羅尋歸京師儀鳳二年拜熊津都督帶方郡王令歸本蕃安輯餘衆時百濟本地荒毀漸爲新羅所據隆不敢還舊國而卒其孫敬則天朝襲封帶方郡王授衛尉卿其地自此爲新羅及渤海蘇粲所分百濟之種

逆絕

百濟二

大姓八族　初濟百家　北史百濟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劦氏眞氏解氏冒氏木氏苩氏皆著氏下見前　號曾閔於海東　葬孫陳之墓側　唐書

百濟王義慈事親以孝行聞友于兄弟時人號海東曾閔至京數日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衛尉卿就孫結陳叔寶墓側葬之并爲竪碑

新羅一

杜氏通典曰新羅國魏時新盧國其先本辰韓種也辰韓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初曰新盧宋時曰新羅或曰斯羅其國在百濟東南五百餘里東濱大海魏將毋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留者遂爲新羅焉

太平御覽曰符堅建元十八年國王樓寔遣使衛頭獻美女其人多美髮髮長丈餘堅曰卿言海東之事與古不同何也荅曰亦猶中國時代變革名號改易今焉得同

隋書曰其人襪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濊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傳祚至金真平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高祖拜爲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

舊唐書曰貞觀五年新羅王遣使獻女樂二人皆髮髮美色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聲色之娛不如好德且山川阻遠懷土可知近日林邑獻白鸚鵡尚解思鄉訴情還國鳥猶如此況人情乎但愍其遠來必思親戚宜付使者聽遣還家真平卒無子立女善德爲王國人號聖祖皇姑善德卒立其妹眞德爲王眞德遣其弟國相伊贊子金春秋及其子文正來朝春秋請詣國學觀釋奠及講論太宗因賜以所制溫湯及晉祠碑幷新撰晉書將歸國令三品以上宴餞之優禮甚稱永徽元年眞德大破百濟遣春秋子法敏以聞眞德乃織錦作五言太平頌以獻帝嘉之拜法敏爲太府卿後春秋法敏遞立卒其子政明嗣位垂拱二年政明遣使來朝因上表請唐禮一部幷雜文章則天令所司寫吉凶要禮幷於文館詞林采其詞涉規誡者勒成五十卷以賜之開元十六年遣使來獻方物又上表請令人就中國學問經教上許之二十五年其主興光卒詔遣左贊善大夫邢璹攝鴻臚少卿往弔祭并冊立其子承慶襲新羅王璹將發上製詩序太子以下及百寮咸賦詩以送之上謂璹曰新羅號爲君子之國頗知書記有類中華以卿學術善與講論故選使充此到彼宜闡揚經典使知大國儒教之盛又聞其人多善綦因令善綦人率府兵曹楊季鷹爲璹之副璹等至彼大爲蕃人所敬其國綦者皆季鷹之下於是厚賂璹等金寶及藥物等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九年十月新羅遣使貢方物天贊四年十一月新羅國來貢

獅子隊　雞林州舊唐書曰新羅有城邑郡洛王所居曰金城周七八里衛兵三千人設獅子隊文武各
國本秦韓　姓多金朴北史曰新羅本辰韓種辰韓亦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名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曰行觴相呼皆為徒不與馬韓同　舊唐書曰國人多金朴兩姓異姓不為婚
新羅三

詩　唐李端送歸中丞使新羅詩曰東望扶桑日何年是到時片帆通雨露積水隔華夷浩淼風來遠虛鳴鳥
去遲長波靜雲月孤島宿旌旗別葉傳秋意迴潮動客思滄溟迷舊路何處問前期　又耿湋詩曰遠國通王
化儒林得使臣六君承典冊萬里奉絲綸雲外連孤棹恩私在一身悠悠龍節去渺渺蜃樓新望裏行還暮波
中歲又春昏明看日御靈怪問舟人城邑分華夏衣裳擬搢紳他時命禮畢歸路勿迷津　又皇甫冉詩曰詔
使殊方遠朝儀舊典行浮天無盡處望日計前程斬喜孤山出長愁積水平野風飄疊鼓海雨濕危旌異路知
文教迴儒有令名還將大唐禮方外授諸生　顧況送從兄奉使新羅曰六氣銅渾轉三光玉律調河宮清奉
賓海岳晏來朝地接提封入天平賜貢饒揚威輕破虜柔服恥征遼曙色黃金闕寒聲白鷺潮樓船方習戰聽
馬是嘉招帝女飛衢石鮫人賣淚綃管寧雖不偶徐福倘相邀獨島懸空翠孤霞上泬寥蟾蜍同漢月蟋蟀異
秦橋水豹橫吹浪花鷹迴拂霽晨裝凌渺漫夜泊記招搖幾路通圖牒何山是沃焦颶風晴自起陰火暝潛燒
鬢髮成新髮人參長舊苗扶桑迎日近折柳帶津遙夢向愁中積魂當別處銷臨川思結網見彈欲求鴞共散
義和曆誰差甲子朝滄波仗忠信譯語辨謳謠疊鼓鯨鱗墜陰帆鷁首飄南溟垂大翼西海飲文鰩指景尋蓂
草排雲聽洞簫封侯萬里外未肯後班超

頌　唐新羅王金眞德太平頌曰大唐開洪業巍巍皇猷昌止戈戎衣定脩文繼百王統天崇雨施理物體含
章深仁偕日月撫運邁陶唐幡旗何赫赫鉦鼓何煌煌外夷遵命者剪覆被天殃淳風凝幽遠遐邇競呈祥四
時和玉燭十耀巡萬方維岳降宰輔維帝任忠良五三成一德昭我唐家光

尚書曰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家語曰孔子在陳惠公賓之於上館時有隼
集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惠公使以隼如孔子之館而問焉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

之矢也　晉書曰肅慎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北去夫餘可六十日行東濱大海西接寇漫汗國北極弱水其土界廣袤數千里居深山窮谷其路險阻車馬不通夏則巢居冬則穴處父子世爲君長無文墨以言語爲約有石砮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　北史曰勿吉國在高句麗北一曰靺鞨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其人勁悍最強常輕豆莫婁等國諸國患之去洛陽五千里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行七日至洛瓌水水廣里餘又北行十五日至太岳魯水又東北行十八日到其國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其部落凡七種其一號粟末部其二伯咄部其三安車骨部其四拂涅部其五號室部其六黑水部其七白山部黑水部尤勁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即古肅慎氏也延興中遣乙力支朝獻迄於正光貢使相尋以至於齊朝貢不絕隋開皇初相率遣使貢獻文帝詔其使曰朕聞彼土人勇今來實副朕懷視爾等如子爾宜敬朕如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聞內國有聖人故來朝拜其國西北與契丹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文帝誡之使勿相攻擊使者謝文帝勞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戰鬬容然其國與隋懸隔唯粟末白山爲近煬帝初渠帥突地稽率其部降拜右光祿大夫居之柳城與遼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嘉之賜以錦綺而褒寵之及遼東之役突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賞賜甚厚　金史曰靺鞨本號勿吉古肅慎地也元魏時勿吉有七部隋稱靺鞨七部並同粟末靺鞨保東牟山後爲渤海稱王傳十餘世有文字禮樂官府制度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黑水靺鞨居肅慎地東濱海南接高麗嘗以兵十五萬衆助高麗拒唐太宗敗於安市開元中來朝置黑水府以部長爲都督刺史置長史監之賜都督姓李氏名獻誠領黑水經略使五代時契丹盡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其在南者號生女真其在北者號熟女真及太祖敗遼兵於境上招諭渤海人曰女真渤海本同一家蓋其初皆勿吉之七部也

肅慎二

挹婁　白山　黑水　俱見前　馬紀嶺　鴨子河　金史會寧縣有馬紀嶺宣春有鴨子河　肅慎矢　見前　挹婁貂　後漢書云挹婁出赤玉好貂太平御覽云所謂挹婁貂是　木皮興帝　石砮祈神　晉書云肅慎氏有樹名雒常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　金史云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昔取之以作矢鏃　七部　渤海一家　俱見前

渤海
通五代史曰渤海本號靺鞨高麗之別種也唐高宗滅高麗徙其人散處中國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治之武后時契丹攻北邊高麗別種大乞乞仲象與靺鞨乞四比羽走遼東分王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殺乞四比羽而乞乞仲象亦病死仲象子祚榮立因幷有比羽之衆其衆四十萬人據挹婁唐中宗時置忽汗州以祚榮為都督封渤海郡王其後世遂號渤海其貴族姓大氏開平元年國王大諲譔誤遣使者來訛顯德常來朝貢

文獻通考曰初其王數遣諸生詣京師太學習識古今制度至是遂為海東盛國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以肅慎故地為上京曰龍泉府領龍湖渤三州其南為中京曰顯德府領盧顯鐵湯榮興六州鐵貉故地為東京曰龍原府亦曰柵城府領慶鹽穆賀四州沃沮故地為南京曰南海府領沃晴椒三州高麗故地為西京曰鴨綠府領神桓豐正四州曰長領府領瑕河二州夫餘故地為夫餘府常屯勁兵捍契丹領扶仙二州鄭頡府領鄭高二州挹婁故地為定理府領定潘二州安遠府領安瓊二州率賓故地為率賓府領華益建三州拂涅故地為東平府領伊蒙沱黑比五州鐵利故地為鐵利府領廣汾蒲海義歸六州越喜故地為懷遠府領達越懷紀富美福邪芝九州安遠府領寧鄚慕常四州又郢銅涑三州為獨奏州涑州以其近涑沫江蓋所謂粟末水也龍原東南瀕海日本道也南海新羅道也鴨綠朝鮮道也長嶺營州道也夫餘契丹道也俗謂王曰可毒夫曰聖主曰基下其命為教王之父曰老王母太妃妻曰貴妃長子曰副王諸子曰王子官有宣詔省中臺省政堂省有左右相左右平章侍中常侍諫議又有左六司忠仁義部右六司智禮信部各有郎中員外又有武員左右衛大將軍之屬大抵憲象中國制度服章亦有紫緋淺緋緑及牙笏金銀魚之制餘俗與高麗契丹略等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嘗親征渤海大諲譔拔其扶餘府誅其守將遂圍忽汗攻破其城詔以兵衛諲譔及族屬以出改渤海國為東丹忽汗城為天福冊皇太子倍為人皇王以居之衛送大諲譔於皇都西城名諲譔曰阿里只改扶餘府為黃龍府世為遼重鎮

定安

通文獻通考曰定安本馬韓之種為契丹所破糾合餘衆保於西鄙建國改元自稱定安國宋開寶三年遣使

入朝貢獻方物太平興國中太宗方經營遠略詔其國令張掎角之勢其國亦怨寇讎侵侮不已欲依王師以撼宿忿得詔大喜六年冬遣使朝貢表云定安國王臣烏元明言臣本以高麗舊壤渤海遺黎保據方隅涉歷星紀仰覆露鴻鈞之德被漸漬無外之澤各得其所以遂物性而頃歲契丹恃其強暴入寇境土攻破城塞俘略人民臣祖考守節不降與衆避地僅存生聚以迄於今而又夫餘府昨背契丹並歸本國災禍將至無大於此所宜受天朝之密畫率勝兵而助討必欲報敵不敢違命其末題云元興六年十月日定安國王臣烏元明表上聖皇帝殿前上荅以詔書令其發兵協力同伐契丹端拱二年其王子使附獻馬雕羽鳴鏑淳化二年其王子太元使上表後不復至

倭一

原 杜氏通典曰倭自後漢通在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　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　魏明帝景初二年司馬懿之極平公孫氏也倭女王卑彌呼遣大夫詣京都貢獻魏以爲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　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名目多利思比孤其國號阿輩雞彌華言天兒也遣使詣闕其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　明年帝遣文林郎裴世清使倭國渡百濟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海岸自竹斯以東皆附庸於倭清將至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又遣大禮歌多毘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設燕享以遣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　唐貞觀五年遣新州刺史高仁表持節撫之浮海數月方至仁表無綏遠之才與其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由是遂絕　武后長安二年遣其大臣朝臣真人貢方物真人猶中國地官尚書也頗讀經史解屬文冠進德冠其頂百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爲腰帶容止溫雅朝廷異之拜爲司膳員外郎天寶末衛尉少卿朝衡即其國人

倭二

增 晉書明楊守陳論倭奴貢獻書曰倭奴僻在海島其俗狙詐而貪狼國初洪武間常來貢而不恪朝廷既正其

罪後絕不與通著之爲訓至永樂初始復來貢因肆奸詭時載其方物戎器出沒海道得間則張其戎器而肆侵夷不得間乃復稱貢而朝廷不知詔至京師燕賞豐渥擢載而歸正統中來而得間乃入我桃渚犯我大嵩劫倉庾燬室廬賊殺烝庶積骸流血如陵谷縛嬰兒於柱沃之沸湯視其啼號以爲笑樂捕得孕婦與衆計其孕之男女以剔視之賭酒荒淫穢惡至有不可言者於是朝廷下備倭之令合浙東諸衛之軍分番防備七八年間邊氓按堵而倭奴潛伏罔敢喘焉茲者天誘其衷復來窺伺彼不得間乃復稱貢竊以爲宜降明詔諭其貢獻則草薙而禽獮之若是則奸謀狡計破沮不行

日本一

舊唐書曰日本國者倭之別種也其國界東西南北各數千里西界南界咸至大海東界北界有大山爲限即毛人之國唐長安二年來貢方物　開元初又遣使來朝因請儒士授經詔四門助教趙元默就鴻臚寺教之乃遣元默闊幅布以爲束脩之禮題云白龜元年所得錫賚盡市文籍泛海而還其偏使朝臣仲滿慕中國之風因留不去改姓名爲朝衡仕歷左補闕儀王友衡留京師五十年乃還天寶十二載朝衡復入朝上元中擢衡爲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貞元二十年遣使來朝留學生橘免勢僧空海學問元和元年使者判官高階真人上言前件學生藝業稍成願歸本國便請與臣同歸從之開成四年又遣使朝貢　宋史曰雍熙元年日本國僧奝然與其徒五人浮海而至太宗召見存撫之甚厚賜紫衣館於太平興國寺上聞其國王一姓傳繼本國僧奝然與其徒五人浮海而至太宗召見存撫之甚厚賜紫衣館於太平興國寺上聞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歎息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此蓋古之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寓縣分裂梁周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胄鮮能嗣續朕雖德慙往聖常夙夜實恭講求治本不敢暇逸建無窮之業垂可久之範以爲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世襲祿位此朕之心也其國多有中國典籍奝然之來復得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第十五一卷皆金縷紅羅標水晶爲軸孝經即鄭氏注者越王者乃唐太宗子越王貞新義記室參軍任希古等撰也奝然復求詣五臺許之令所過續食又求印本大藏經詔給之二年隨台州商人鄭仁德歸國後數年遣其弟子喜因奉表來謝　元史曰元世祖至元八年少中大夫祕書監趙良弼使日本

日本遣弼四部者入朝帝宴勞遣之　續文獻通考曰明洪武四年冬十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其僧祖來進表箋貢馬方物幷僧九人來朝詔賜文綺荅之其城池附山城築四座名聚忮集院俱在大略等處每城周迴三四里大石高聳三四重河關二十餘丈內大樓閣九層粧黃金下臨睡房百餘間皆東西游臥令人不知以防陰害其國有天王者自開闢以來相傳至今不與國事不轄兵馬惟世享國王供奉而已有大國者受國王冊封更替不常大國猶言國王也有官名關白者即丞相代相更替專國政兵馬掌兵馬權衰強弱更替不常

日本二

續重儒書　信佛法棄宇記云初創文字惟刻木結繩上令所司訪其風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北史曰隋開皇二明旦聽政日出便停云委我弟文帝曰此大無義理訓令改之　黥面文身之俗　採湯蟇手之刑無大小皆黥面文身之刑　隋書曰倭王以日爲兄以天爲弟王妻號雞彌後頗重儒書尤信佛法有五經書及佛經唐白居易集文類通考曰倭王遣使貢方物使者自稱姓阿每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小德阿輩臺等二百餘人持國書以金筒盛之上書大業三年天子聞其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遣沙門數十人往彼國傳教令其國學佛道沙門有來者皆令還俗又曰後隋裴清使倭見其王多利思比孤跣坐日出便停理務云委我弟文帝曰此大無義理訓令改之　四姓並爲巨族　二關以控諸州　續文獻通考曰倭國中平原幅湊四姓爲日本巨族五畿內七道諸國郡縣有驛通三關東號相坂關西號鈴鹿關北號不破關

日本三

續詩唐王維送祕書竈監還日本國詩序曰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空向國唯看日歸帆

但信風能送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若爲通

續序王維送祕書竈監還日本國詩序曰舜觀羣后有苗不格禹會諸侯防風後至動千戚之舞興斧鉞之誅乃貢九牧之金始頒五瑞之玉我開元皇帝大道之行先天布化乾元廣運涵育無垠若華爲東道之標蕙勝爲西門之候豈甘心於邛杖非徵貢於包茅亦由呼韓來朝舍於蒲萄之館卑彌遣使報以蛟龍之錦犢牲玉帛以將厚意服食器用不寶遠物百神受職五老告期況乎薰髮含齒得不稽顙屈膝海東國日本爲大服聖人之訓有君子之風正朔本乎夏時衣裳同乎漢制歷歲方達變舊好於行人沿天無涯貢方物於天子同儀加等位在王侯之先掌次改觀不居蠻夷之邸鴻臚司馬名成大學官至客卿必齋之美不歸焉晉亦何獨於由余遊宦三年願以君養遭母不居一國欲爲畫錦還鄉莊舄既顯而思歸關羽報恩而終去於是稽首北闕裹足東轅簪命錫之衣懷敬問之詔金簡玉字傳道經於絕域之人方鼎彝尊致分器於異姓之

圖瑰邪畫上迴望龍門碣石館前夏鳥遊鱖魚貢浪則萬里倒迎蜃首乘雲則八風卻走扶桑若舞鄉之故舊謁本朝之君臣詠七子之詩佩兩國之印恢我王度謝彼蕃臣三寸猶存樂毅辭燕而未老十年在外信陵歸魏而愈尊子其行乎余贈言者

表宋日本僧奝然表曰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合歡猶亢魏氏之敵雖云羊僧之拙誰忘鴻鵠之志奝然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奝然附商船之艘指風而東別數千里之山嶽易過妄以下根之卑遭詣中華之盛於是宣旨頻降恣許觀寓內之瓌奇況乎金闕曉後望堯雲於九禁之中巖扃晴拜聖燈於五臺之日就三藏而稟學迴數寺而優游遂使蓮華現文神筆出於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於東海之東重蒙宣恩忽差來迓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爰待明春初到舊邑編素佇待侯伯慕迎伏惟陛下惠滋四溟恩高五岳世超黃軒之古人直金輪之新育然空辭鳳皇之窟更還蟭螟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裝勢百年之身何報一日之惠染筆拭淚伸紙搖魂不勝慕恩之至

夫餘

通志杜氏通典曰夫餘國後漢通焉初景帝時國王侯後逃又調書誤國即高麗國乃南夷若諸侯說疑據漢在夫餘之北別是一國然未詳孰是有子曰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柱而欲殺之東明奔走扶桑若舞鳥如夫餘本屬元菟至漢末公孫度雄張海東其王始死子尉仇台立更屬遼東時句麗卑強度以夫餘介其間妻以宗女至孫位居嗣立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將兵討句麗遣元菟太守王頎詣其諸夫餘位居遵大加郊迎供軍糧　晉太康六年爲慕容廆所襲破廆單于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武帝以何會爲廆所掠其種人貴於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使詣龕求率見人復還舊國龕遣督郵賈沈以兵送之詔後每爲廆掠其種人貴於中國帝又以官物贖還葉市夫餘之口自後夫餘國名不列史傳

日本　夫餘　豆莫婁　高句麗

豆莫婁

通文獻通考曰豆莫婁在勿吉北舊夫餘也室婁之東至海方二千餘里其人土著有居室倉庫多山陵廣澤地宜五穀其人長大性強勇謹厚不寇抄其君長皆以六畜名官衣類高麗而帽大其國大人以金銀飾之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或言穢貊之地也

高句麗一

原杜氏通典曰高句麗後漢朝貢云本出於夫餘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爲夫餘王妻日所照遂有孕而生及長名曰朱蒙俗言善射也國人欲殺之朱蒙棄夫餘東南走渡普述水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句麗以高爲氏　漢武滅朝鮮以高句麗爲縣屬元菟郡賜以衣幘朝服鼓吹常從元菟郡受之　後王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憎之及長勇壯和帝時頻掠遼東元菟等郡宮死元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尚書陳忠曰宮前桀黠先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弔問因責讓前罪安帝從之明年宮子遂成還漢生口詣元菟降詔曰自今以後不與縣官戰鬬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四十匹小口半之自爾率服東垂少事　其後王位宮立齊王正始三年寇西安平在東遼五年幽州刺史毋丘儉將萬人出元菟討之戰於沸流位宮敗走儉追至肅慎南界刻石紀功又刊丸都山銘不耐城而還　位宮五葉孫劍爲百濟所使王頎追之繞沃沮千餘里至肅慎南界刻石紀功又刊丸都山銘不耐城而還　位宮五葉孫劍爲百濟所殺其後慕容寶以句麗王安爲遼方帶方二國王至孫高璉晉義熙中以爲都督營州諸軍事璉七葉至元隋文帝時率靺鞨之衆萬餘騎寇遼西隋遣漢王諒總兵討之次遼水元惶懼遣使請罪遂班師　煬帝徵元入朝不至大業七年帝親征元頓兵於其城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敕諸將若降者即宣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者再三帝不悟貪盡師老輸糧不繼諸軍敗績還者千人而已　唐武德八年三月高祖謂羣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副高麗稱臣於隋終拒煬帝何臣之有朕敬於萬物不欲驕貴但據有土宇務共安人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可即詔述朕此懷也裴矩溫彥博進曰遼東之地周爲太師之國漢家之元菟郡耳魏晉以前近在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

臣乃止　二十一年李勣復大破高麗於南蘇班師至頗利城渡白狼黃巖二水皆由膝以下勣怪二水狹淺問契丹遼源所在云此二水更行數里合而南流即稱遼水更無遼源可得也旋師之後更議再行時司空房元齡病亟謂諸子曰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惟東討不庭方爲國害吾若不言可謂銜恨入地遂封表切諫

增　五代史曰當唐之末其王姓高氏長興三年權知國事王建封高麗國王建高麗大族也王氏三世終五代常來朝貢　文獻通考曰宋建隆三年十月高麗國王昭遣其廣評侍郎李興祐副使李仁希判官李彬等來朝貢　淳化元年三月郎中柴成務往使其國俗言陰陽鬼神之事頗多拘忌每朝廷使至必擇良月吉辰方具禮受詔成務在館踰月乃遣書於治治覽書慚懼遣人致謝焉四年正月治遣使白思柔貢方物二月遣秘書丞陳靖等自東牟趣八角海口得思柔所乘海船及高麗水工即登舟自芝罘島順風泛大海再宿抵鴨淥江口登陸至其國治迎使於郊盡藩臣禮先是三年上親試諸道貢舉詔賜高麗賓貢進士王彬崔罕等及第既授以官遣還本國至是靖等使回治上表以謝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神冊間高麗遣使進寶劒聖宗統和十年以東京留守蕭恒德伐高麗十一年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請罪詔取鴨綠江東數百里地賜之十三年遼使册治爲王遣童子十人來學本國語十四年王治表乞爲婚姻以東京留守駙馬蕭德恒女下嫁之金滅遼高麗以事遼舊禮稱臣於金元朝貢不絕終世祖世入貢者三十有六其山有名慈悲嶺者元嘗以此畫爲界明洪武二十五年其子瑤昏迷衆推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詔從其自爲聲教成桂更名旦徙居漢城遣使請改國號詔更改朝鮮自旦以來歲貢獻不絕其國置八道分統府州郡縣國分八道中曰京畿東曰江源本濊貊地西曰黃海古朝鮮馬韓舊地南曰全羅本弁韓地東南曰慶尚乃辰韓地西南曰忠清皆古馬韓域東北曰咸鏡本高句麗西北曰平安本朝鮮故地其俗柔謹知文字喜讀書崇釋尚鬼惡殺戴折風巾服大袖衫麻榛松人參茯苓以田制俸以秔醞酒法無苛條刑不慘毒山川丸都神嵩北岳海鴨綠江爲大產金銀鐵水晶鹽紬苧布白硾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雞貂鼠海豹皮八梢魚昆布秔黍麻苧以田制俸以秔醞酒法無苛條刑不慘毒山川丸都神嵩

高句麗二

增祀靈星神　載王母像舊唐書高麗傳曰其俗多淫祀事靈星神五神可汗　城名溝漊　倉有桴京　大將八十歲　有國九百年　出夫餘之別種　有箕子之遺風　勒石紀功　祀鬼神稱河伯外　獻俘含　知文字進越王新義　勒石駐蹕之山　城置朝服衣幘其中名爲幘溝漊溝漊者所幸山爲駐蹕山　又曰無大倉庫家有小倉名桴京　又曰帝坐含元殿引見勑等於庭　又曰有箕子之餘風　城名溝漊　倉有桴京　獻俘含　知文字進越王新義　勒石駐蹕之山　祀鬼神稱河伯外

舊唐書曰貞觀十九年太宗親征渡遼名所幸山爲駐蹕山　又曰帝坐含元殿引見勑等於庭　又曰有箕子之餘風　城名溝漊　倉有桴京　獻俘含　知文字進越王新義　勒石駐蹕之山　祀鬼神稱河伯外

高句麗三

增制宋太祖賜高麗王制曰古先哲后奄宅中區曷嘗不同文軌於萬方覃聲教於四海顧予涼德猥被鴻名爰致實王宜優錫命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元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高麗王昭日遣鍾粹遵左推雄習箕子之餘風撫朱蒙之舊俗而能占雲候海奉貢充庭言念傾輸實深嘉尚是用錫之懿號酬以公田藏推柔遠之恩式將拱辰之志於戲來朝萬里美愛戴之有孚柔撫四封底混并之無外永保東商率承天休可食邑七千户仍賜推誠順化保義功臣

職末唐房元齡諫伐高麗表曰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服自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豈能制之詳觀古今爲中國害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筭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兵權執行關其後延陀鴟張尋就殲滅鐵勒暴亂請置州縣沙漠之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扳渙於流沙吐渾首實於積石倫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遣詐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日即拔遼東破高麗者遷土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古來以魚鼈畜之宜從闊略若必欲絕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死囚必命三覆進素食停音樂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遼城之間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婦慈母覩轜車而撿泣抱枯骨而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冤痛也伏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罷遼兵通安臣朝夕入地謹誓殘魂餘息仰報恩慈錄此哀鳴即臣死且不朽　狄仁傑請拔安東表曰臣聞先王體理天下皆是封域之內制井田出兵賦其有逆命者固而誅焉罪其君弔其人存其社稷不奪其財非

欲土地之廣非貪玉帛之貨人有四支者所以衛中國也然而嫗蛆在手既以斷節全身狼戾一隅亦宜棄之存國漢元帝罷珠厓之郡宣帝棄車師之田非惡多而好少也知難即止是爲愛人今以海中分置兩郡風波漂湯沒溺至多淮南東鎮三韓君長高氏爲其主誠願陛下存亡繼絕之義復其故地此之美名高於堯舜遠矣臣請罷薛訥屯兵計糧猶苦不足且得其地不足以耕織得其人不足以賦稅

增宋高麗國王謝表曰學生王彬崔罕等入朝肄業衆思並賜及第授將仕郎守祕書省校書郎仍放歸本國竊以當道屬修貢奉多歷歲年蓋以上國天高遐荒海隔不獲躬趨金闕面叩玉墀唯深拱極之誠莫展來庭之禮彬罕等幼從鮑鞏濡染儒風早賓王於天邑紆袍袵於帝鄉幸逢飄墮遽值混迹於鴻夷不憚蓬瀛以藝文之業去歲高懸軒鑑大選參儒彬罕接武澤宮敢萌心於中鵠濫巾英域空有志於羨魚陛下以其萬里辭家十年艱國俾登名於桂籍仍命秩於芸臺惻其懷土之心慰以倚門之望別垂宸旨令歸故鄉大造曲成鴻恩莫報臣不勝感天戴聖之至

增宋柴成務遷高麗王書曰王奕葉藩輔尊賢事大歷川塗之縣邈亦復踰溟海之艱危皇朝憫遠亦云隆矣而乃奉於禁忌泥於卜數眩惑日者之浮說稽緩天子之命書惟興戰所宜改圖速拜君賜倘厭紵絲無滯克彰拱極之誠則龍節有輝免貽辱命之責

沃沮

增文獻通考曰沃沮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濱大海而居可千里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戶五千無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長帥其言語與句麗小異衣服亦同有五穀善田肥美背山向海食水居下濕多蟲毒人性質直於戰鬬滿王朝鮮時沃沮皆屬焉漢武帝元封三年以沃沮城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麗西北今所謂元菟故府是也沃沮還屬樂浪漢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嶺之東分置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爲縣漢光武六年省邊郡都尉由此罷其後皆以其縣中渠帥爲縣侯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則故縣國之制也魏毋丘儉討句麗句麗王宮走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候沮邑落皆破宮走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隔東接挹婁南

掠北沃沮畏之夏月恒在山巖深穴中爲守備冬月冰凍船道不通乃下居邨落王頒別遣追討官盡其東界
問其書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通其俗常以七
月取晝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
丈又得一破船隨出其海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在沃沮大海中

琉球一

通文獻通考曰琉球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歷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
由來有國代數也彼土人呼之爲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國有
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邨邨中有鳥了帥並以善戰者爲之自相樹立理一邨之事　續文獻通考
曰隋煬帝令朱寬征琉球國還獲男女千餘并雜物產與中國多不同緝木皮爲布甚細白幅闊三尺餘亦有
細斑布幅闊一尺許又得金荊橘數十斤木色如眞金密緻而文采盤促有如美錦甚香可以爲枕及案面雖
沈檀不能及　又曰漳泉與福四州界內彭湖諸島與琉球相對亦素不通天氣清明時望之隱約若煙若霧
其遠不知幾千里也漢唐以來世所不載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省都鎮撫張浩赴琉球國會生口一百三十
餘後嗣王尚圓尚眞尚清分爲三曰中山王曰山南王曰山北王明洪武初中山王遣子姪及其陪臣子弟入
國學上書禮遇獨優賜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自是三王嗣封皆請於朝未幾山南山北爲中
山所幷嘉靖十一年國王尚眞卒朝廷遣左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以太牢祀尚眞封其子尚清嗣王清告於
侃等曰天朝詔敕藏金匱者八葉於茲乞留詔敕爲鎮國之寶許之已來表謝又請云大明一統志中載琉球
有落漈王居辟下聚鬲髏非實事杜氏通典集事淵海歲盡錄星槎勝覽所述亦傳者妄也乞下史館從之琉
球既遣人學於國學奉正朔設官職被服冠裳陳奏章表著作篇什有華風焉以土官爲武職其大夫長史通
事官司朝貢定員爲文職皆三十六姓人及學於國學者爲之

琉球二

落漈　高華元史曰水至澎湖漸近琉球謂之落漈者水趨下不理也凡遇颶風作漈漩落漈回者
百不一二　隋書曰自義安浮海至其國又東行二日至躭羅躭羅與又一日便至琉球　欽定

突厥　形似猨猘喜鳴常曰男以鳥羽爲冠女以鳥羽爲飾并縁毛爲衣以螺爲飾而下垂小貝其聲如鍋　去髭鬚手　冠羽衣毛裳字記曰人深目長鼻男子去髭鬚婦人以墨點手　草榮枯以計歲北史曰斛以紀時　草木同於江表　風氣類於嶺南隋書曰土宜稻粱禾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木有橿柘楩柟杉梓竹藤果蓏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相類

扶桑

南史曰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荆州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爲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續其皮爲布以爲衣亦以爲錦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爲紙無甲兵不攻戰其國法有南北獄北獄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爲奴女九歲爲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人大會坐罪人對之實飲分謗若死則爲以灰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屏退二重則及子孫三重者則及七世名國王爲乙祁貴人第一者爲對慮第二者爲小對慮第三者爲納咄沙國王行有敖角導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青丙丁赤戊己黃庚辛白壬癸黑有馬車牛車鹿車國人養鹿以乳爲酪有赤漿經年不壞多蒲桃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婚姻則壻之相悦乃成婚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罽賓國有比丘五人游行其國流通佛法經像風俗遂改

女國

南史曰女國在扶桑東千里其人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妊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胥前無乳頂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鹽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

文身

南史曰文身梁時聞焉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紋如獸額上三文文大直者貴文小曲者賤俗歡樂物豐而賊客不齎糧國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爲塹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於水銀之上市用珍寶

大漢

增南史曰大漢梁時聞焉在文身國東五千里餘無兵戈不攻戰風俗並與文身同而言語異

增文獻通考曰侏儒國人長四尺又南有黑齒裸國去倭四千餘里船行可一年至

增文獻通考曰長人國在新羅之東人類長三丈鋸牙鉤爪黑毛覆身不火食噬禽獸或搏人以食其國連山數千里有峽固以鐵闌號關門新羅常以弩士數千守之

增續文獻通考曰曷蘇館不知其所始遼聖宗開泰元年其王曷里喜來朝後屢遣使來貢至天祚時馬哥餘賭等攻曷蘇館敗績始與遼絕金時曷蘇館其新附部也

增續文獻通考曰清里奴遼以前不可考聖宗統和時始來貢開泰十七年伐清里奴執其酋陶得里以獻始與遼絕

兀惹

增續文獻通考曰兀惹疑與清虛毛朶鄰部也故清虛毛朶部多有兀惹民户聖宗統和時兀惹來貢歲貢麈馬貂皮後以其地遠詔生辰正旦外並免

紇真

增太平御覽曰紇真上多紇有三千餘家云是徐福後風俗似吳人

蝦夷

增太平御覽曰蝦夷海島中小國也鬚長四尺尤善弓矢插箭於首令人戴觚而去數十步射之無不中者唐顯慶四年十月隨倭國使入朝

魃羅

增續文獻通考曰靺羅高麗與國也元世祖統臣高麗以靺羅爲南宋日本衝要乃於至元十年命將平之即其地立靺羅國招討司其貢賦歲進毛施布百匹至元三十一年高麗王以爲言遂復隸高麗

三與

增元史曰三與近琉球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命選人招諭之平章政事伯顏等與議者議此國之民不及二百戶時有至泉州商賈者去年入琉球軍船過其國國人飽以糧食館我將校無他志也乞不遣使帝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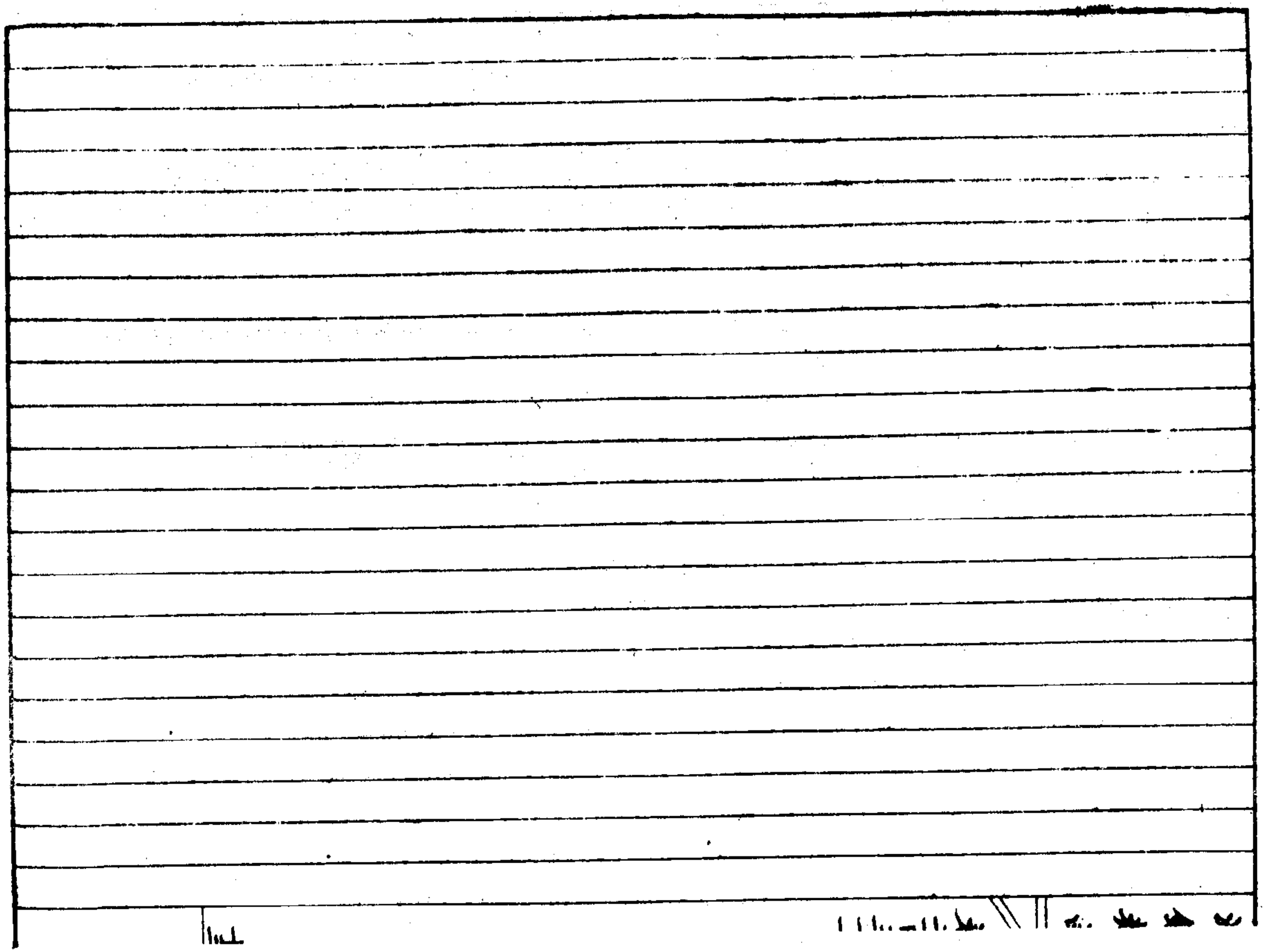
鐵驪

續文獻通考曰鐵驪亦不知其所始遣太祖天順元年鐵驪來貢興宗重熙時授之官爲右監門衛大將軍自太祖至道宗無歲不貢至天祚始絕

蒲盧毛朵

續文獻通考曰蒲盧毛朵亦不詳其所始遣聖宗太平七年蒲盧毛朵部始遣使來貢其後人戶亦往往來附以方物貢者相踵

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一



邊塞部三　南蠻總敘　漢　邛都　盤瓠種　康君種　板楯蠻　牂柯　東潮　西趙　南平　六詔　苗　西爨　東爨　昆彌國　充州　獠　夜郎國　附國

南蠻總敘

原杜氏通典曰南蠻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爲邊患暨周黨衆彌盛故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楚師後振遂屬於楚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之地秦昭王使將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漢興以後時有寇盜其西南諸夷夜郎之屬悉平定置郡縣公孫述時夜郎大姓爲漢保境後漢初從番禺江奉貢光武建武中武陵蠻帥單程大寇郡縣漢將劉尚戰敗數歲方平順帝時武陵太守增其租賦蠻又舉種反殺鄉吏東晉時沔中蠻因劉石亂後漸徙陸渾以南徧滿山谷宋齊以後荆雍二州各置校尉撫寧之互受南北朝封爵至後魏末暴患滋甚僭稱侯王屯據峽路斷絕行後周平梁益自爾遂同華人矣

文獻通考曰隋置辰州以處蠻唐置錦州溪州巫州敘州皆其地也唐季蠻酋分據其地自署刺史晉天福中馬希範襲父業有湖南溪州刺史彭士然等以溪錦蔣州歸馬氏立銅柱爲界宋建隆四年慕容延釗平湖湘知溪州彭允林刺史田洪贇等列狀歸順詔仍其官太平興國八年錦溪敘富四州蠻相率詣辰州願比內郡民輸租稅詔不許自後首領入貢不絕最大者曰彭氏彭氏世有溪州有三曰上中下總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誓主十九州皆隸焉謂之誓下州黙寧初天子方用兵以威四荒湖北提刑趙鼎言峽州洞酋刻剥無度蠻衆願內附屬辰州遂以章惇察訪湖北經制蠻事北江諸蠻隸辰州在黔之西南阻五溪漢黔中地爲羈縻州三十六而下溪州爲大彭氏世居之南江諸蠻自辰州山之蘇氏誠州之楊氏相繼納土創立城寨使之比內地爲王民置沅誠二州

續文獻通考曰真宗咸平五年施蠻數擾召問巡檢使侯廷賞對曰蠻無他求惟欲鹽爾因詔夔州路轉運使丁謂與之諸蠻感悅於是與

溪州蠻皆歲輸粟易鹽逮粟有三年之積元初置沿邊溪峒招討使司至正初施南叛詔諭降之更爲施南道宣慰司廣西州爲散毛峒尋又更散毛普厓爲宣撫司以順州爲忠建軍置湖南鎮邊宣慰使司置石溪峒長官司於故西高州又改高羅寨爲宣撫司其後施州峒蠻叛招降之進州爲施南招討司無何明玉珍起蜀盡

南蠻總敘二

姑射 軒轅山海經云姑射國在海中屬列姑射在河洲中軒轅國在此蔡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 大人 君子 又云大人國爲人長大坐而削船 君子國其人好讓不爭有薰華草朝生夕死 謹兜 在蔡山暮 穿胸 結胷 儋耳 聶耳 又曰貫胸國其爲人胷有竅一曰在雕題北 又曰貫胸國其爲人胷有竅一曰在巫咸東 謹兜 又云謹兜其爲人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一曰在舉方 巫咸 又云謹兜其爲人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一曰在舉方

三身 山海經云姑射國在海中屬列姑射在河洲中射國在此蔡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 大人 君子 又云大人國爲人長大坐而削船 君子國其人好讓不爭有薰華草朝生夕死 謹兜 在蔡山暮 穿胸 結胷 儋耳 聶耳 又曰貫胸國其爲人胷有竅一曰在雕題北 又曰貫胸國其爲人胷有竅一曰在巫咸東 謹兜 又云謹兜其爲人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一曰在舉方 巫咸 又云謹兜其爲人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一曰在舉方

姑射 軒轅山海經云姑射國在海中屬列姑射在河洲中軒轅國在此蔡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 大人 君子 又云大人國爲人長大坐而削船 君子國其人好讓不爭有薰華草朝生夕死 謹兜 在蔡山暮 穿胸 結胷 儋耳 聶耳 又曰貫胸國其爲人胷有竅一曰在雕題北 又曰貫胸國其爲人胷有竅一曰在巫咸東 謹兜 又云謹兜其爲人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一曰在舉方 巫咸 又云謹兜其爲人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一曰在舉方

金齒銀齒 毛民羽民

唐書南蠻傳有黑齒金齒銀齒三種見人以漆及鑞金銀飾齒寢食所并

毛民

云毛民國爲人身生毛神異經云八荒之中有毛人焉長七八尺皆毛口吐舌上脣覆面下脣覆胃山海經云毛民國在其東其爲人身生毛神異經云毛民去九疑四萬里

羽民

羽民國其人長頭身生羽外國圖曰羽民飛不能遠其人卵產去九疑四萬里

獨錦

長鬣

南夷志曰獨錦蠻烏蠻種也在泰羅川去安寧兩日又曰長鬣種在泰羅川去安寧兩日

三苗

百濮

沃國

炎人

交脛

岐舌

山海經云三苗氏去九疑三萬三千里左傳縣人華百濮聚于遝將伐楚釋例曰建寧郡南有濮夷濮夷無君長各以天下授虞舜有苗之君非之苗之民淳黑水入南海是百濮山海經云三苗國在赤水東神異經云西荒中有人焉皆人形而臧下有翼不能飛名曰苗民貞元中爲大將軍在敦弄川爲城使又曰長鬣種在泰羅川去安寧兩日

陵五溪蠻夷相率寧應 後漢桂海虞衡志曰獠本盤瓠之後其地山溪高深介於巴蜀湖廣間縣亘數千里雄
騃跣足衣斑斕布褐名爲徭而實不供征役各自以遠近爲伍兒始生以鐵如其重漬之毒水兒長大鍛其鋼
以製刀終身用之戰則一槍一弩相將而前執槍者前却不常以衝弩執弩者口銜刀石而手射人徭之屬桂林
者興安靈川臨桂義寧古縣諸邑皆迫近山徭最強者曰羅曼徭麻園徭其餘如黃沙甲石嶺屯褒江贈脚黃
郵赤水藍思巾江竦江定花冷石白面黃意大利小平灘頭丹江閃江等徭不可勝數山谷間稻田無幾四出
剽掠飄忽往來州縣知則已趕入巢穴分屯路口久成勞費常以山貨沙版滑石之屬竊與民博鹽米若一切
閉截無所得食且冒死突出爲毒滋烈宋乾道九年夏遣吏經理之悉罷官軍專用邊民籍分爲五十圍使捍
小寇不待報官徭犯一圍諸圍鳴鼓應之次告諭近徭毋得犯法則通其博易之路皆謹然聽命擇果敢吏將
桑江歸順五十二徭深入生徭羅曼等洞尤狼戾素不賓化者亦以近徭利害諭之悉從乃爲置博易場二一
在義寧一在融州之榮溪天子誕節首領得赴屬縣與犒宴諸徭大悅伍籍遞定保障隱然萬一遠徭弗率必
須先破近徭欲動必須克勝邊圍數月諸徭圍長衷臺等數十詣經略司謁謝悉從出入不得生事上
盤綵繞鹽酒又各以誓狀來略云某等既充山職今當鈐束男姪男行持棒女行把麻任從出入不得生事上
有太陽下有地宿其負約背者生兒成騾生女成豬舉家滅絕不得翻面說好背面說惡不得偷竊送煖上山同
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同一邊一點一齊同殺賊不用此款者並依山例山例者誅殺也遂以上聞詔許之

廩君種一

後漢書曰廩君種不知何代初巴氏樊氏曋音審氏相氏鄭氏五姓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即今夷陵郡巴山縣其山有
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共立巴氏子務相是爲廩君從夷水下至鹽陽
按今夷陵郡巴山夷水一名清江

杜氏通典曰廩君之巴梁間諸巴皆是也 後漢書曰漢興南郡太守蔡遵將軍劉尚將萬餘人討
彊請一依秦時故事至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潳山蠻雷遷等始反叛寇掠百姓遣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討
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今沔州蠻是也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蠻許聖等以郡收稅不均懷怨恨
遂屯聚反叛聖等依憑阻隘久不破諸軍乃分道並進或自巴郡魚復數路攻之大破聖等乞降徙置江夏元

和三年江夏蠻復反寇患累年廬江太守陸康討破之餘悉降散

廉君種二

獦劒　浮船（上見前荊州圖曰夷陵縣西一百里有石穴納舟中又各乘土船約二大石並後漢書曰巴氏子四姓子共擲劒石穴能中者爲君巴氏子務相獨能浮者爲君餘姓悉沈罹務相嗣浮因共立爲廉君　穴分赤黑　石並陰陽立六中相去一丈俗名鼓陽石陰石常溫陽石常燠）

鹽水有神女謂廉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廉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輒化爲鹽廉君擊而銷之　廉君爲白虎　鹽女化飛蟲後漢書曰廉君死魂魄世爲白虎又曰

板楯蠻一

杜氏通典曰板楯蠻秦昭襄王時有白虎於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募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時有巴郡閬中夷廖仲等射殺白虎昭王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傷人者論殺人得以賕贖錢賕死何休公羊傳曰賕貨也賕徙僅反　夷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二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　漢高帝爲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口錢四十巴人呼賦爲賓謂之賓人焉世號爲板楯蠻夷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數陷陣俗喜歌舞高帝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遂積代服從後漢以後郡守常率以征伐靈帝光和三年巴郡板楯蠻叛靈帝乃問益州計吏方略漢中計程苞對曰板楯七姓以射殺白虎立功先世復爲羌人其人勇猛善戰昔安帝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號爲神兵桓帝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縣亂太守李顒之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但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隸舍怨呼天叩心窮谷以致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遣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皆降服　漢末天下亂自巴西之宕渠遷於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號爲楊車巴魏武克漢中李特祖將五百家歸之魏武又遷於略陽北復號爲巴氐　其沔中蠻至晉時北遷陸渾滿於山谷宋時荊州置南蠻校尉雍州置寧蠻校尉以領之如蠻人順附者一戶輸穀數斛　後周明帝時蠻帥冉令賢向五子王等反攻陷白帝武帝天和初詔開府陸騰討之斬首萬餘級騰乃積其髑骨於水邏城側爲京觀後蠻酋見者輒大哭自此狼

戾之心報矣　信州舊理白帝騰更於蜀先主故城南八陣之北臨江岸築城移置信州又以巫縣信陵葴縣
並是硤中要險於是築城置防以爲襟帶焉
板楯蠻二
晉射白虎　輸黃龍俱見前
牂柯
通典曰牂柯漢武帝開西南夷置郡名今貴州雲南廣西之地是也
杜氏通典曰牂柯舊姓謝氏舊臣中國代爲本二牧守隋末大亂遂絕唐貞觀中遣使脩職貢勝兵戰士
數萬於是列其地爲牂州　文獻通考曰北去兗州一百五十里東至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至交州一千五
百里西至昆明九百里土氣卑熱多霖雨稻粟再穀無城郭徭役唯征戰時相屯聚刻木爲契風俗物產略與
東謝同
東謝
晉舊唐書曰東謝蠻其地在黔州之西三百里南接守宮徼西連夷子北至蠻土宜五穀不以牛耕但爲舍田
每歲易俗無文字刻木爲契散在山洞間依樹爲層巢而居汲流以飲皆自營生業無賦稅之事語見貴人皆
執鞭而拜有功勞者以牛馬銅鼓賞之讌聚則擊銅鼓吹大角歌舞以爲樂好帶刀劒丈夫衣服有衫襜大口
褲右肩上斜束皮帶裝以螺殼虎豹猿於及犬羊皮以爲飾坐必蹲踞男女椎髻以繒束之後垂向下其首領
謝元深世爲首長謝氏一族法不育女自云高姓不可下嫁故也貞觀三年元深入朝冠鳥熊皮以金銀絡額
身披毛帔革皮行縢而著履中書侍郎顏師古奏言昔周武王時天下太平遠國入款周史乃書其事爲王會
篇今萬國來朝至如此皇章服實可圖寫請採爲王會圖從之以其地爲應州仍拜元深爲刺史領黔州都督
府又有南謝首領謝強與西謝鄰俱來朝見爲南壽州刺史後改爲莊州貞元十三年正月西南蕃大首長繼
襲巒州刺史資陽郡公宋鼎左右大首領繼襲撫巒州巴江縣令宋萬傳界首子
弟大首領牂州錄事參軍謝文經來朝黔中經略招討觀察使王礎奏前件刺史建中三年一朝貢自後更不
許隨例入朝今年懇訴稱州接牂柯同被讐敵獨此排擯竊自慙恥謹遣隨牂柯等朝貢伏乞特賜優諭兼同

牂柯郡史授官其牂柯兩州戶口殷盛人力強大鄰側諸蕃悉皆敬憚請比兩州每三年一朝貢仍依牂柯輸環差定并以才幹位望爲衆推者充

西趙

舊唐書曰西趙蠻在東謝之南其界東至夷子西至昆明南至西洱河山洞阻深莫知道里南北十八日行東西二十三日行其風俗物產與東謝同首領趙氏世爲其長有戶萬餘貞觀三年遣使入朝二十一年以其地置明州以首領趙摩爲刺史

南平

文獻通考曰南平蠻東距智州南屬渝州西接南州北浩州戶四千餘多瘴癘山有毒草沙蟲蝮蛇人樓居梯而上名曰干欄婦人橫布二幅穿中貫其首號曰通裙美髮髻垂於後竹筒三寸斜穿其耳貴者飾以珠璫俗女多男少婦人任役婚法女先以貨求男其王姓朱氏號劬荔王又有甫氏世爲南平渠帥陳末其帥猛力爲寧越太守陳亡自以與陳叔寶同日而生當代爲天子乃不入朝武德初以寧越夥林之地降自是交愛諸州始通其地西南接烏蠻昆明哥蠻大小播州部族數十居之宋治平中蠻夷李光吉梁秀等三族據其地遠近患之熙寧三年平蕩三族以其地隸浩州建南平軍以渝州南州浩州隆化縣焉

兗州

文獻通考曰兗州牂柯別部與牂柯鄰勝兵二萬唐貞觀中朝貢列其地爲兗州開元中牂柯蠻長元齊死孫鼻藥襲官封其後乃以趙氏爲酋長天寶中其裔趙珍商有戰功閣羅鳳叛宰相楊國忠授珍商黔中都督屢敗南詔護五溪十餘年天下方亂其部獨寧貞元和以訖開成朝貢不絕

獠一

杜氏通典曰獠蓋蠻之別種往代初出自梁益之間自漢中達於邛笮川谷間所在皆有後魏宣武帝正始初梁將夏侯道遷舉漢中附魏宣武帝遣尚書邢巒爲梁益二州刺史以鎮之其後以梁益二州控攝嶮遠乃立巴州以統諸獠後以巴酋帥嚴始欣爲刺史又立隆城鎮所管獠二十萬戶所謂北獠也歲輸租布

獠二

頭飛 舊志云南方有落頭民其頭能飛以耳爲翼將曉還復著體百陽雜俎南方有解形之民頭者故有飛頭獠子之號性云昔朱桓有一婢其頭夜飛王子年拾遺記漢武時因颶風飄於海外桂海虞衡志曰舊傳獠有飛頭蠻南海左手視東海右手視西海至暮頭還肩上兩手還疾風飄於海外夫臥牀攝飲食皆如乳婦稍不樂或謂其婦疾皆生焉又云越俗其妻或誕子經三日便浴身於溪河返具糜以飼嬰兒產後坐於廚竈稱爲產翁

郎火 產翁 又曰郎中權有事力者曰郎火歲首以土柝十二貯水隨辰位布列郎火禱焉乃集一帶甚多殆百餘種舊傳獠有飛頭蠻鼻飲白衫拭面赤髮之屬二十一種令江西南一月旱自以不差南楚新聞南方有獠婦生子便起其

獠三

詩 宋歐陽修南獠詩曰洪宋區夏廣候張際四維狂孽久不聲民物含春熙者稚適所攝提歲南獠掠邊陲子因叩郡吏此事曷如斯初似却人問未語先涕垂收涕謝客問爲客陳始基撫水有上源水淺山險戲生民三千室聚此天一涯很勇復輕脫性若鹿與麋男夫不耕豐刀兵動相隨宜融兩境上殺人取其貨因斯久來此寇易爲禽鼠竊及蟻聚近裏焉敢窺勢亦不久住官軍來即馳景德祥符後時移事亦移四輔哲且善天子仁又慈將軍稱招安兵非羽林兒龍江一牧拙遲騎材亦非威惠不兼深徒以官力撼智略仍復短從此難竊麾引兵卻甲鎖部陣自參差鋒鏑殊未接士卒心先雜奔走六吏死明知國挫威自茲賊聲震直寇融州溪縣宇及民廛燬殤鏃子遺利鋌淬諸毒中膚無藥醫長刀斷人股橫尸滿路達婦人及孽產驅負足始歸堂堂遶城戍何人敢正窺外討劘秦疏一一聞宸聞赫爾始斯怒選將興王師精甲二萬餘猛擬如虎貔劒戟森秋雪新榮閃朝曦八營與七萃豈得多於茲外統三路進小敵胡能爲前驅已壓境後軍猶未知遂遁至蠻域但見空稻畦援雖一月餘不戰師自罷荷戈莫言苦負糧深可悲哀哉都督郵無辜遭屠縲曉咋計不出還出招安辭半降半來拒蠻意猶狐疑厚以繒錦贈狙心詐爲卑戎帳草草起賊戈踢背揮我聆老吏言不覺揮雙淚咄毫兼疊簡占作南獠詩願值采詩官一敷於彤墀

夜郎國一

杜氏通典曰夜郎國漢時西南夷君長蜀郡徼外東接交趾西鄰滇國其國鄰牂柯江漢武帝時唐蒙上書曰竊聞夜郎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不意此制南越奇兵也乃拜蒙爲郎中遂見夜郎侯蒙厚賜諭

以威德夜郎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理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帝使相如往諭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郡　元狩元年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即天竺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於是乃令王然于問出西南夷往身毒國至滇道皆爲昆明所閉莫能通身毒及南越反上使發南夷兵且誅君小邑乃與其衆反漢發巴蜀校尉擊破之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越滅恐懼遂入朝封爲夜郎王　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臥侯俞（漏臥夷邑名後爲縣屬漢牂柯）更舉兵相攻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漢以道遠不可擊遣太中大夫張匡持節和解並不從杜欽說王鳳曰張匡和解蠻夷王侯王侯不憚國威其放可見恐議者選乘復守和解太守察動靜有變迺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王侯得收獵其衆中國宜罷郡放棄其人絕其王侯勿復與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代之功不可隳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師興則萬姓被害矣鳳於是薦陳立爲牂柯太守至牂柯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召興興將數千之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俱亡所設施屯田守備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國家加誅陰赦旁郡守尉練士馬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爲不毛之地亡用之人聖主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人絕其王侯勿復與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代之功不可隳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師興則萬姓被害矣鳳於是薦陳立爲牂柯太守至牂柯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召興興將數千人往立數責因斷興頭出曉其衆皆釋兵降　蜀舊唐書曰公孫述時大姓龍傅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爲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光武嘉之並加爵賞桓帝時郡人尹珍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　文獻通考曰唐置費珍莊琰播郎牂夷等州　宋太平興國五年蕃王龍瓊琚遣其子幷諸州蠻以方物名馬來貢太宗召見其使詢以地理風俗譯對曰地去宜州陸行四十五日土宜五穀多種秔稻以木弩射麋鹿充食每二三百户爲一州州有長殺人者不償死出家以贖國有城郭無辟壘官府惟短垣上因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觱篥如蚊蚋聲良久數十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爲節詢人皆蓬髮面目黧黑狀如猿猱使者衣虎皮氈裘以虎尾插首爲飾其曲則名曰水曲其使十數輩從者千餘人皆蠻夷入貢雖交趾于闐之屬皆御前殿見之獨此諸蕃見於後殿蓋卑之也部族數十獨龍方張石羅五故事變

姓最著號五姓蠻其後又有程氏韋氏皆比附五姓故號西南七蕃云

夜郎國二

五姓 滇一

杜氏通典曰滇者漢時在夜郎之西靡莫之屬滇最大靡莫西南徼外蠻也滇音顛始楚頃襄王使將軍莊蹻王之苗裔莊蹻即莊王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其澤在西北水源深廣末更淺狹如倒流故曰滇池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西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 後漢初遣使朝謁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復葉榆㶟棟連然滇池建伶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為蜀人及朱提夷擊之尚軍遂渡瀘水瀘水一名若水旄牛徼外經朱提至僰道入江羣夷聞大兵至皆棄壘奔走尚獲其贏弱穀畜斬棟蠶首虜萬餘人諸夷悉平 蜀後主建興二年諸葛孔明率衆南征四郡平之改益州郡為建寧分建寧永昌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柯為興古郡亮至南中所戰皆捷孟獲者為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不知虛實故敗定易勝耳亮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即留兵兵留即無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今吾欲使汝不留兵不聚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相安故耳 明紀曰亮去南征雍闓斬之封其渠龍祐那為部長賜姓張氏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部於是始有姓氏隋開皇中為吏萬歲所破唐武德貞觀間張氏弱遜位蒙氏號南詔

滇二

種類非一 習俗不同 明一統志曰雲南諸夷種類非一曰僰人曰濮人曰山後人曰哀牢人曰峽人曰麽些曰羅羅有黑白二種曰廣西曰羅婆曰百夷又有小百夷曰土獠曰羅鬼曰擺夷曰傜摩都曰摩察曰蠻曰傜尋蠻其習俗各不相同

五姓 三郎上見前 華陽國志曰夜郎縣郡治有豚水通廣鬱林有竹王三郎祠甚靈響

杜氏通典曰滇最大靡莫西南徼外蠻也滇音顛始楚頃襄王使將軍莊蹻即莊王之苗裔莊蹻入滇池方三百里以兵威定屬楚旁平地肥饒數千里

後漢初遣使朝謁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復葉榆㶟棟連然滇池建伶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為蜀人及朱提夷擊之尚軍遂渡瀘水瀘水一名若水旄牛徼外經朱提至僰道入江羣夷聞大兵至皆棄壘奔走尚獲其贏弱穀畜斬棟蠶首虜萬餘人諸夷悉平

蜀後主建興二年諸葛孔明率衆南征四郡平之改益州郡為建寧分建寧永昌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柯為興古郡亮至南中所戰皆捷孟獲者為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不知虛實故敗定易勝耳亮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即留兵兵留即無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今吾欲使汝不留兵不聚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相安故耳 明紀曰亮去南征雍闓斬之封其渠龍祐那為部長賜姓張氏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部於是始有姓氏隋開皇中為吏萬歲所破唐武德貞觀間張氏弱遜位蒙氏號南詔

種類非一 習俗不同 明一統志曰雲南諸夷種類非一曰僰人曰濮人曰山後人曰哀牢人曰峽人曰麽些曰羅羅有黑白二種曰廣西曰羅婆曰百夷又有小百夷曰土獠曰羅鬼曰擺夷曰傜摩都曰摩察曰蠻曰傜尋蠻其習俗各不相同

壯人寨澤國封疆鎮兩關雲氣開成銀色界天工斲出縣蒼山　沙金海貝出西荒桃竹檀花貢上方香象渡
馮魚驅虎積糧場市橋燈火夜交光油窗洞户笑商舶羅帕封頭焚婦妝　蕉香波暖泛雲津漁樵歌曲水濱
天氣常如二三月花枝不耐四時春　袁海叟郎暝渡沙避風估客夜乘槎雪浮杭稻壓春酒霞蒋橫柳呼早
茶　海濱龍沛趁春舍江曲魚郎弄晚霞孔雀行穿翠鸑鷟樹錦鴛飛啄杜鵑花

邛都一

杜氏通典曰邛都漢時自滇以北君長十數邛都最大其外西曰桐師以東北至僰榆澤名爲嶲昆明嶲昭明又在西南諸夷所居地方數千里無君長焉但隨畜遷徙無常其土地平原有稻田俗多遊蹤善謳歌略與牂柯類

邛都二

温泉　瘴水　華陽國志云邛都縣山出銅有温泉六冬夏熱其温可煑雞瘴水多惡水神護之不可汚穢及沈鹽鼠盤狀如錢輕重二十里深百餘丈多大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遥視如錢輕重盤狀云邛都縣一老公令有驗馬蛇及觸之令人腫起蛇爲蛇報仇每夜有小蛇在淋間蛇將木贈南中人謂爲陷土人采鋪上陷湖唯蛇宅無恙漁人采鋪上水清借見魚鼈槽槽上時俱陷土人汲水取得舊木壓貞光黑如漆以爲蛇簟

筰都

杜氏通典曰筰都者漢時自越巂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滇爲最大武帝開以爲筰都縣　天漢四年并蜀爲西部置兩都尉一居菟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　後漢明帝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慷慨有大略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代不至正朔所不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有餘國户百三十餘萬衆種奉貢稱爲臣僕　和帝永光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槃木唐菆等遂率種十七萬户口内屬

冉駹

杜氏通典曰冉駹其俗土著或隨畜遷徙在蜀西漢武帝元鼎六年以爲汶山郡宣帝地節三年夷人以立郡賦重帝乃省并蜀郡爲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　文獻通考曰後漢靈帝時復分蜀

郡北部爲汶山郡蜀後主建興十年汶山平康夷反姜維討破之

哀牢一

原 杜氏通典曰哀牢後漢時通焉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於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男子後沈木化爲龍出水男背龍而坐因舐其男之背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曰九隆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　永昌太守鄭純爲政清潔化行夷人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爲常賦夷俗安之　唐麟德元年五月於昆明之梓棟川置姚州都督府每年差兵募五百人鎮守武后神功二年蜀州刺史張柬之上表曰姚州者古哀牢之舊國本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徵僰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稅其鹽布氈罽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進貢歲時不闕及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以增武備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夷蠻肝腦塗地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蓋漢得其利人且怨歌今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

哀牢二

晉 神鹿兩頭　獐即知張者先祖名字乃呼罵云奴欲張我舍之不進兩三升便大醉人出收之屬子相連不得去執還而去而又還相呼試共嘗酒初嘗少許又取屬子著之若云華陽國志曰牢中人欲取者到牢語云猩猩沈可自相推肥者出之蘭干猿言紿也　猩猩對泣後漢書云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草南中志曰猩猩在山谷中百數爲羣人以酒若糟設於路又喜屬子土人結草爲屬數十輒相連結猩猩在山谷見酒及既擇肥竟相賦云猩猩啼而就禽者也　錦織蘭干之紵　布績桐木之華後漢書云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爲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汪

哀牢三

詩 漢行者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爲他人　元袁桷哀牢夷曰哀牢夷蒼山疊翠雲無梯洱河西傾去無底晴日倒射紅琉璃相傳沈木兒背坐曾邀嬉築城婉蜒似龍尾千古額君乃其始縛繩駕長橋皮船中蕩搖危顛石樓高百尺子孫生長令漁樵空林明月手可拾仰飲飛流鬢髮濕寒藤胥徑側足行

飢猿兒啼鼠人立慘澹虛無間鳥道開人寰峨眉東
九折坂客行何為車欲返又不聞青溪關上三碉城
公子當有行繡衣青春照瓊英跨紫燕辭天京朝餐
何端有理南飛雁足何憧憧不能與日隨西東相思
望君日西下去天一握疑有雲氣時相通

六詔一 南詔 蒙舍詔 越析詔 浪穹詔 遵睒詔 施浪詔

新唐書曰南詔蠻本烏蠻別種姓蒙氏蠻謂王為詔自言哀牢之後代居蒙舍州為渠帥有六自號六詔兵力相埒各有君長無統帥蜀時為諸葛亮所征皆臣服之開元初皮邏
姚州之西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兵力相埒各有君長無統帥蜀時為諸葛亮所征皆臣服之開元初皮邏
閣立二十六年詔封越國公賜名歸義其後破洱河蠻以功策授雲南王劒南節度使王昱受歸義賂奏六詔
合為一詔歸義既幷五詔服羣蠻破吐蕃之衆兵日驕大每入覲朝廷亦加禮異歸義卒詔立子閣羅鳳襲
雲南王閣羅鳳北臣吐蕃吐蕃令閣羅鳳為贊普鍾號曰東帝給以金印蠻謂弟為鍾閣羅鳳子鳳迦異前死
閣羅鳳立迦異子是為異牟尋頗知書有才智善撫其衆吐蕃役賦南蠻重斂又奪諸蠻險地立城堡歲徵兵
以助鎮防牟尋厭苦之有鄭回者授蒿州西瀘縣令蒿州陷為所掠閣羅鳳以回有儒學更名曰蠻利甚愛重
之命教鳳迦異及異牟尋立又令教其子尋夢湊回久為蠻師凡授學雖牟尋夢湊回得箠撻故牟尋以下皆
嚴憚之蠻謂相為清平官事皆咨之回嘗言於牟尋曰自昔南詔嘗款附中國為清平官凡置六人牟尋以回為清
中國尚禮義以惠養為務無所求取今棄蕃歸唐無遠戍之勞重稅之困利莫大焉牟尋善其言謀內附者十
餘年矣會劒南西川節度使韋皐招撫諸蠻牟尋乃與酋長定計凡三輩致書於韋皐各齎生金丹砂為贄三
分前韋皐所與牟尋書各持其一為信歲中三使皆至京師且曰牟尋請歸大國永為藩國所獻生金以喻北
向之意如金也丹砂示其赤心耳上嘉之乃賜牟尋詔書因命韋皐遣使以觀其情皐遂命巡官崔佐時往是
時也吐蕃使數百人先佐時在南詔牟尋悉召諸種落與議歸化或未畢至未敢公言密令佐時稱祥柯使衣
以祥柯服而入佐時不肯曰我大唐使安得服小夷之服牟尋不得已乃夜迎佐時設位陳燈燭佐時乃大宣
詔書牟尋恐吐蕃知顧左右失色而業已歸唐久矣獻款流涕皆俯伏受命牟尋乃去吐蕃所立帝號私於佐

時請復南詔舊名佐時與盟訖而歸初吐蕃圍爭北庭興廻鶻大戰死傷頗衆乃徵兵於牟尋牟遣遣兵五千人吐蕃少之請益至五千乃許牟尋謂吐蕃曰彎軍衰弱謂吐蕃曰大義軍通海節度使鈕思平與師問罪楊氏立僅二年而段氏興爲思平逃匿借兵東方黑衆三十七部皆從之既逐楊氏而有蒙國改號大理時後晉天福二年也宋太祖時王全斌既平蜀欲乘兵威取滇以圖進於上太祖警屢之禍基於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雲南三百年不通中國皇祐中廣西儂智高掠廣州敗走大理狄青募死士往求之會智高死於大理幽其首至京師段氏至是始聞於中國傳至連義爲其臣楊義貞所篡段氏臣高昇太起東方兵討滅

之而立段壽輝傳子正明元豐五年立逮位爲僧時國人皆歸心高氏遂奉高昇太爲主改國號曰大中臨終屬其子太明曰段氏不振國人推我不得已從之今其子已長可還其故物囑後人勿效尤也太明遵其遺言求段氏餘子正淳立之而段氏復興號曰後理國高氏世相之人稱爲高國主正淳復國以高太明爲相太逵爲棚主遣太逵朝宋求經籍得六十九家傳至興智以元憲宗元年立壬子忽必烈將兵擊之分爲三道進薄大理興智及高太祥拒戰大敗興智奔善闡太祥就禽不屈斬於五華樓下時白日當午忽雲起雷震世祖異之曰忠臣也遂虜興智滅其國段氏自思平至興智二十二主歷三百五十年元既滅段氏而有其地得五城八府譬郡三十有七設大理府仍錄段氏子孫世守其土赦興智封爲摩訶羅嵯管領八方元季亂段氏復據之於是有十一總管出焉八代段光元大德中梁王以宗室鎮善闡與段氏分域搆隙至大二年梁王大破光兵光將高蓮守羅那闡梁王密詔不從乃賂蓮庖人刺之至正十二年九代總管段功既立明玉珍自楚入蜀分兵四掠號曰紅巾玉珍自將紅巾三萬攻雲南梁王及憲司官皆奔威楚諸部悉亂功進兵圍敗紅巾於關灘江殺獲千計又大破之於回磴關梁王德功之助乃奏授雲南平章復來有吞金馬咽碧雞之心矣盍早圖之其夫人高氏寄樂府促之歸尋復至善闡梁人私語梁王曰段平章復來有吞金馬咽碧雞之心矣盍早圖之梁王乃密召阿禮付以孔雀膽一具令乘便毒之主潛然不受命因私語平章曰我父忌阿奴願與阿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三諫終不聽明日邀功東寺演梵王通濟橋馬逸因令番將格殺之阿禮主聞變失聲哭曰昨暝燭下魏講與阿奴雲南施宗施秀煙花隕身今日果然阿奴雖死奴不負信黃泉也欲自盡梁王防衛萬方主愁憤作詩從官楊淵海亦題詩粉壁飲藥而卒梁王見詩痛悼乃厚卹之令隨平章歸葬大理段寶功之子明玉珍復侵善闡梁王遣使借兵大理時寶已長荅書云殺虎子而還餘其虎母分狙衆而自詐其狙公假途滅虢獻辟吞虞金印玉書乃爲釣魚之香餌繡闥淑女自設機雉之網羅況平章既亡弟兄磐絕今止遣一奠一奴奴再脊華黎氏奠又可配阿禮妃如此事諾我必借大兵如其不可待金馬山換作點蒼山昆明池改作西洱河時來矣書後附以詩梁王見之恨寶入骨平章女僧奴志恒不忘復仇將遣建昌阿黎氏出手刺編文旗以屬寶曰我自東髮聞母稱父冤恨非男子不能報此旗所以識也今歸夫家收合東兵飛檄西洱汝急應

兵會善闡又作詩二章後實闡明太祖開基金陵遣其叔段具自會川入京奉表歸款悉屬版章因改大理路爲大理府比於中州列郡

六詔二

山川備五嶽四瀆之稱　官爵列九爽三託之號

山有十二峰皆峭拔其山有名鳥穴銀生部曰界蒙舊文獻通考曰以國界內點蒼山爲中摇柱自空中來天帝取天女處永昌騰越界高黎共山爲西嶽在今騰衝一名雲龍山爲東嶽在今鶴慶州一名雲右有平川名爲宮甸草卉四時不凋瘴氣最惡冬雪至春方融夏秋穹甸炎威商賈愁怨謹曰冬時欲歸來高黎共上雪秋夏欲歸來無柰宮甸熱春時欲歸來農中貯糧紀麗江界玉龍山爲北嶽在今麗江一名獨雪山其山九峰雪貫四時玉立萬仞千里望之若在咫尺與蜀松州諸山相接以黑惠江瀾滄江潞江麗江爲四瀆立言號曰九爽三託

摘桃剖青昔之文　徵夢浸夫天之兆

楊于貞使人索捕思平逃匿飢摘野桃剖之核膚有文曰青昔思平折之曰青乃十二月昔乃廿一日今楊氏改亂吾當以是日舉義乎遂借兵東方黑衆松衆三十七部皆助之衆至河尾是夕思平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皇遣使人索玉耳鏡破中膚不敢進兵其軍師董迦羅曰三夢皆吉兆也公爲大夫大夫去首爲天子兆也玉餅去耳有影如人有敵鏡破則無影無影則無敵矣思平乃浚明旦引兵逐楊氏而有蒙國遂改大理

六詔三

樂府元大理夫人高氏寄夫詞曰風卷殘雲九宵冉冉逐龍池無偶水雲一片綠寂寞倚屏幃春雨紛紛促蜀錦半牀閒鴛鴦獨自宿好語我將軍只恐巢穴生悲冤鬼哭

詩玉溪編事曰南詔以十二月十六日謂之星回節元謂臘曰星回節同一心子孫堪貽厥居震旦震旦胡衛類夷契伊昔今皇遵舉難仰忠烈不極目見藤越越名也之悲哉古與今依然煙與月自我民震旦謂天子爲震旦法駕避星回波羅覺歲云暮感極星回節元祖謂臘曰祖同一心子孫堪貽厥居震旦胡衛類夷契伊昔今皇遵舉難仰忠烈不極目見藤越越名也之悲哉古與今依然煙與月自我民震旦謂天子爲震旦法駕避星回波羅覺歲云暮感極星回節元祖謂臘曰祖同一心子孫堪貽厥

詩玉溪編事曰南詔以十二月十六日謂之星回節元謂臘曰星回節同一心子孫堪貽厥居震旦胡衛類夷契伊昔今皇遵舉難仰忠烈不極目見藤越越名也之悲哉古與今依然煙與月自我民震旦謂天子爲震旦法駕避星回波羅覺歲云暮感極星回節元祖謂臘曰祖同一心子孫堪貽厥

毘勇猜波羅虎也毘勇野馬也驟信此曾射野馬并虎　河闊水難合地暖梅先開下令俚柔洽俚柔百姓也獻琛弄棟國名來願將不才質千載侍遊臺　績文獻通考曰阿嵯主愁憤詩曰五天不語令三載欲隨明月到蒼山誤我一生躡裹彩錦名被也吐嚕吐嚕段阿奴吐嚕可憎也　施宗施秀同好歹歹不好也雲片波瀾不見人押不盧花顏色改押不盧乃北方肉屏獨坐細思量肉屏駝背也西山鐵立霜滿瀾鐵林也立松平章從官員外楊淵海詩曰半紙功名百戰身不堪今日總紅塵死生自古皆由命禍福于今豈怨人蝴蝶夢殘滇

海月杜鵑啼破黔蒼春哀怜永諫雲南土錦酒休教灑淚頻
淚濕衣冰鑑銀臺前長大金枝玉葉不芳菲烏飛兔走煩來往桂馥梅馨不暫移惆悵同
黔蒼低　又曰何被穠穠花自紅歸車獨別洱江東鴻臺燕苑難經目風刺霜刀易寒胷
新春疊與秋重淚珠恰似通宵雨千里關河幾處逢

苗一

續文獻通考曰苗古三苗之裔也自長沙沅辰以南盡夜郎之境多有之與民夷混襍
散處山間聚而成邨曰寨其人有名無姓有族屬無君長近省界爲教苗輸租服役稍同良家至年則官司籍
其户口息耗登於天府不與是籍者謂之生苗生苗多而教苗寡其俗各以其黨自相治讐大抵懷忮猜禍睚
眦之隙遂至殺人被殺之家舉族爲讐必報當而後已否則親戚亦助之即抗剄不悔諺云苗家讐九世休言
閉門不出二七而解犯之者以爲不祥在平樂爲紫姜苗嗜殺尤甚得仇人即生啗其肉夫死其妻嫁而後葬
曰喪有主矣在葛彰葛商爲短裙苗以花布橫揜及骭亦在粘洞爲八番子其俗勞女而逸男以虎馬日爲市
夜臥必圍爐層火不施衾枕燕會擊長腰鼓爲樂以十月望日爲歲首葬不擇日以夜靜出之云不忍使其親
知也在陳蒙爛土爲黑苗又爲天苗綰木葉以爲上服女子甫十歲即搆竹櫚野外處之以號淫者人死不葬
以藤蔓束之樹間諸苗所居必深山僻谷生而不見外事故其俗不移無公家更賦之給故其民情慢土無重
果蓏蟲蟻食物常足故皆嗇窳偷生而無積聚不通文字絕先王禮義之教雖得其人亦不可使

苗二

種類非一曰羅曬曰宋家曰蔡家曰仲家曰龍家曰曾
各異　占雞骨以吉凶　聞鵂聲而號泣　編文獻通考云卜以雞骨視其竅以斷吉凶又曰親死不哭笑舞踊

原杜氏通典曰西爨者南寧之渠帥梁時通焉自云本河東安邑人七葉祖事晉爲南寧太守屬中原亂遂王蠻夷梁元帝時南寧州刺史徐文盛徵詣荆州有爨瓊者遂據南寧之地 增文獻通考曰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州曲軛昏彌鹿升麻二川南至步頭謂之東爨烏蠻土多駿馬犀象明珠爨瓊子震琮隋開皇初遣使朝貢命拜世沖以兵戍之置恭州協州昆州未幾叛去南寧州都督龍和城謂之西爨白蠻自

川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緬王五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擊緬至二十年克江頭太公二城西南夷十二部俱降大德元年封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為緬國王賜之銀印子信合八的為緬國世子錫以虎符戒邊將毋擅興兵甲後于蒲甘緬王城置邦牙等處宣慰使司明洪武二十九年始歸附立緬甸軍民宣慰使等司

緬二

樹頭取酒　石縫出油　明一統志云樹頭樓高五六丈結實大如掌土人納罐中以索懸於實下封其口樹頭酒或不用麴惟取汁熬為白糖其葉即貝葉寫緬書用之石油自石縫流出臭惡而色黑可療毒瘡

附國

文獻通考曰附國隋代通焉在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夷也有嘉良夷即其東部所居種自相率領不能統一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其人並無姓氏其地南北八百里東西四千五百里土高燥氣候涼多風少雨山出金銀多白雉水有嘉魚大業四年其王遣子弟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嘉良有水闊六七十丈附國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為舟而濟附國南有薄緣夷風俗亦同有女國其水東北連山縣數千里接党項及諸羌

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二

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三

邊塞部四五嶺變總敘

唱高 五嶺 變總 海南諸國總敘 姚
扶南 大山 赤土 多薄 占城 婆利 丹丹 盤
南 小國 陸和驛 陸婆登 多摩長 狼牙脩 于陀利 扶南 盤
盤 陸迴

杜氏通典曰五嶺之南漲海之北三代以前是爲荒服秦平天下開置南海等三郡秦亂趙佗據有其地傳五代九十三歲至漢武建元中伏波將軍路博德滅之分爲儋耳等九郡其珠崖郡在海洲上大率數歲一反元帝初元中納賈捐之議罷之後漢光武建武中交趾女子徵側反略有六十餘城伏波將軍馬援討平之桓靈以後變獠又據象郡象林縣遂爲林邑國矣其餘郡縣歷代雖時有反亂州郡兵旋平定之極南之人雕題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題額也雕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謂足大指開謂並立相交）其西有敢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美周公居攝六年天下和平越裳以重譯而獻白雉周德既衰於是稍絕及楚子稱霸朝貢百越秦始皇平天下開嶺外置南海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漢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遣陸賈立佗爲南越王高后時佗乃自稱爲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越東西萬餘里南北數千里及孝文帝初立鎮撫天下乃爲佗親家在眞定置守邑歲時奉祠召其從昆弟兄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遣兩將軍往討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夫越方外之地劉髮文身之人也（劉髮古翦髮字也劉與翦同）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不能服威不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人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異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

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數寸之間而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今自攻擊而陛下以兵救之是反以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此後兵革無時得息也臣聞道路言越閩王弟甲弒而殺之（甲者閩王弟之名）甲以誅死其人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以招致之此必攜老扶幼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此必委質爲藩臣代供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不勞一卒不頓一戟（頓音鈍）而威德並行帝不從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後至孫興立其母太后本中國人勸王及幸臣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其相呂嘉不欲遂反攻殺太后盡殺漢使者立胡長男建德爲王發兵守要害處於是令越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自桂陽下匯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故越人降爲侯）爲戈船下瀨將軍（瀨水流沙上也伍子胥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出零陵或下灕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越人名遺）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兵先陷尋陝破石門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遲明城中皆降伏波追以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越郎都稽（越中所署卿）得嘉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遂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交阯則今安南也）置交阯刺史領之自佗王後凡五世九十三歲而亡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獻之蠻不堪役遂攻郡殺幸幸子豹合率善人還復破之自領郡事討擊餘黨連年乃平豹遣使封還印綬上書言狀制詔即以豹爲珠崖太守威政大行獻命歲至中國貪其珍賂漸相侵侮故率數歲一反元帝初珠崖凡二郡六十五城

凡交阯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髮徒跣（爲髮於項上）

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光武中興錫光爲交阯太守繇定以法繩之側忿故反於是九眞日南合浦蠻俚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爲王交阯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阯斬徵側徵貳等餘皆降散進擊九眞賊都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嶺表悉平章帝元和初日南徼外蠻夷文（蠻夷別號）邑豪獻生犀白雉永光中日南象林蠻二千餘人寇掠百姓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患順帝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州郡并力討之不利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太尉司馬司空大將軍府）問其方略皆議遣荊揚充荊河四萬兵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駁曰若荊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盤結不散而復擾動必更生患又兗州荊河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廩五升（古升小故曰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九眞日南猶尚不堪何況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逆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使往止交阯府下令日南兵單無穀守則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人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令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爵錫土之賞故幷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淩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賊之功皆可任用昔文帝就加魏尚爲雲中哀帝即拜龔舍爲太山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於是拜祝良爲九眞太守張喬爲交阯刺史喬良至單車入賊地設方略招以威信嶺外復平其後屢爲反叛州郡兵討降之至靈帝建寧三年蒼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滸人十餘萬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然自漢以後列置州縣獠俗難理率數歲一亂終不足爲大患

海南諸國總敘

杜氏通典曰海南諸國漢時壻焉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屠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五百三百里五千三千里遠者二三萬里乘舶舉帆道里不可詳知外國書雖言里數又非定實也其西與諸胡國接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獻貢後漢桓帝時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使諸國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鈔及宋齊王者有十餘國自晉武時始遣使宣諭於扶南代代貢覲以後聲教遠被自古未通者重譯而至又多於漢隋焉其餘闕亦不復更記

林邑一

杜氏通典曰林邑國秦象郡林邑縣地漢爲象林縣屬日南郡古越裳之界也在交趾南海行三千里其地縱橫可六百里去日南界四百餘里其南水步道二千餘里有西屠夷亦稱王焉馬援所植兩銅柱表漢界處也譙其處林邑國記馬援於銅柱處至隋有三百餘戶悉姓馬土人以爲流寓號曰馬流人銅柱尋復淪入海屈寥道里記後漢末大亂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敏縣令白號爲王後王孫范逸代立晉武太康中重設東疇大海屈寥道里記馬援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境又云銅柱山周十里形如倚蓋西跨云林邑大國也有五銅柱焉

來貢獻成帝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篡位奴文善嘗北至洛陽商賈因教王作宮室兵車器械王愛信之後爲將乃譖王諸子或誅或奔及王死無嗣遂自立爲王乃攻旁國幷之有衆四五萬至穆帝永和三年文率其衆攻陷日南遷移其地告交州刺史朱藩求以日南北鄣橫山爲界初徼外諸國賈客實物自海路來貿賄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三由是諸國怨憤且林邑少田故貪日南之地文又最九真害士庶十八九文死子佛立猶屯日南九真太守灌邃率兵討佛走之遂追至林邑時五月立表日在表北影在表南九十一分自北影之南故開北戶以向日此大較也隋文帝既平陳後遣大將軍劉方步騎萬餘人擊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象而戰方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衆而陣方僞北走梵志逐之其象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大破之遂乘城而走方入其都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爲之蓋其有國十八葉矣

明一統志曰唐貞觀中其王頭黎獻方物子鎮龍嗣爲摩訶慢多伽獨所弒范氏遂絕國人立頭黎之姑子婿婆地更號環王唐元和初入寇驩愛等州安南都護張丹擊破之遂棄林邑徙國於占因號占城

結遼解語　珠火能然唐書林邑傳云有結遼鳥能解人語又曰貞觀四年其王頭黎遣使獻金　鱧魚化鐵南史林邑傳曰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火珠大如雞卵圓白光能照數尺又曰范文本日南人也文向日咒曰若砍石破者文貞觀五年獻五色鸚鵡元關之前又曰貞觀四年其王頭黎遣使獻太宗異之詔太子李百藥爲歌　唐昭陵圖頭黎之形　李百藥獻鸚鵡之賦唐書林邑傳云頭黎死子范鎮龍代立太宗遣詔於陵所刑石圖頭黎之形於

占城一

宋史曰占城國在中國之西南東至海西至雲南南至真臘北至驩州其地東西七百里南北三千里南曰施備州西曰上源州北曰烏里州所統大小州三十八不盈三萬家其國無城郭土地所出箋沈香檳榔烏欖木蘇木白藤黃蠟吉貝花布絲絞布白氎布藤簟貝多葉簟金銀鐵錠等物民獲犀象皆輸於王其王腦後髮髻散披吉貝衣戴金花冠七寶瓔絡爲飾脛股皆露蹈革履無襪婦人亦腦後撮髮無笄梳其服及拜揖與男子同王每日午坐禪椅官屬謁見膜拜一而退或出遊看象采獵觀魚皆數日方還近則乘軟布兜遠則乘象或乘一木杠四人舁之先令一人持檳榔盤前導從者十餘輩各執弓箭刀槍手牌等其民望之膜拜其風俗正月一日城外縛木爲塔王及人民以衣物香藥置塔上焚之以祭天月十五日城外縛木爲塔王及人民以衣物香藥置塔上焚之以祭天月十五日爲冬至人皆相賀每年十二月十五日城外縛木爲塔王及人民以衣物香藥置塔上焚之以祭天地不產茶亦不知醞釀之法止飲椰子酒兼食檳榔　明一統志曰周顯德中其王釋利因德漫遣其臣莆訶散來貢宋乾德中其王悉利因陁盤遣使因陁羣等貢方物自是閒歲或數歲一貢淳熙中襲破真臘慶元中真臘大舉復讎俘殺幾盡更立真臘人以主之元至元間其主孛由補剌者吾內附遣使貢方物後其補的遂負固勿服屢遣重兵臨之又數遣使招諭乍臣乍叛終無通志明洪武初其主阿答阿者首遣其臣虎都蠻來朝貢方物詔遣中書省管勾甘桓等封爲占城國王自是朝貢不絕

占城二

獻牛祭鬼　唐書林邑傳曰國有山牛不任耕耨但殺以祭鬼將殺令巫祝之曰阿羅和及坡譯云平穀他訖生　祭鬼將殺下見前

邊裔部　林邑　占城　婆利　羅刹

四月遊船　季冬縛塔俱見

註薇水香衣　火油熾水（宋史曰有薔薇水瀘衣經歲香不歇猛火油得水愈熾二者皆貯以琉璃瓶）

（按韋書於日多樂以香木函盛之）

占城三

【表】宋占城國王楊普俱毗茶室离曰臣聞二帝封疆南止屆於湘楚三王境界北不及於幽燕仰矚昌時實邁往迹伏惟皇帝陛下乾坤授氣日月儲英出震居尊承基御極慈悲敷於天下聲教被於域中業茂前王功芳俎后蒼生是念黃屋非心無方不是生靈有土並爲臣妾風徧布霈澤周行凡沐照臨共增聳抃臣生於邊鄙幸襲華風蟻蛭蓬房聊爲遂性龍樓鳳闕尚阻觀光再念自假天威獲全封部鄰無侵奪俗有舒蘇每歲釋遣下臣問寧上國蒙陛下恩霑行葦福及豚魚特因迴人頒賜戎器臣本王惟望闕焚香歡呼拜受心知多幸曷荅洪恩聖君既念於賓王微懇肯忘於述職今遣專信臣某等遠充歲貢雖表楚茅之禮實懷魯酒之憂度望容明俯寬謹戮某等迴日軍容器仗耀武之物伏願重加賜賚蓋念忝爲臣子合告君親服飾車輿威儀斧鉞不敢私制惟望恩頒千冒冕旒不任死罪

婆利

【舊】唐書曰婆利國在林邑東南海中洲上其地延袤數千里自交州南渡海經林邑扶南赤土丹丹數國乃至焉其人皆黑色穿耳附璫王姓剎利耶伽名讖路那婆世有其位王戴花冠形如皮弁裝以真珠瓔珞身坐金牀侍女有金花寶鏁之飾或持白毦拂孔雀扇行則駕象鳴金擊鼓吹蘆爲樂男子皆拳髮被吉貝布橫幅以繞腰風氣暑熱恒如中國盛夏穀一歲再熟有吉貝草緝其花以作布麤者名吉貝細者名白氎　文獻通考曰婆利古未嘗通中國問其先年數不計自言白淨王夫人即其國女梁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獻金席等普通三年復遣使貢獻其國有舍利鳥通人言隋大業唐貞觀中俱遣使朝貢其東即羅刹也

羅刹

【文】文獻通考曰羅刹國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與林邑人作市輒以夜晝則掩其面隋大業三年遣使常駿等使赤土回至羅刹

丹丹

文獻通考曰丹丹在振州東南王姓剎利名尸陵伽每晨夕二時臨朝其大臣八人號曰八座並以婆羅門爲之王以香粉塗面冠通天冠挂雜寶瓔珞衣朝霞履皮屨近則乘輿遠則駭象攻伐則吹螺擊鼓兼有幡旗藥等物唐總章時又獻方物

盤盤

舊唐書曰盤盤國在林邑西南海曲中北與狹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乃至其國與狼牙脩國爲鄰人皆學羅婆門甚敬佛法　又曰僧尼讀佛經皆食肉而不飲酒道士不食肉國不甚重俗皆呼僧爲比丘呼道士爲貪宋元嘉孝建大明中及梁中大通元年四年六年隋大業中俱遣使朝貢唐貞觀九年來貢永徽中獻鸚鵡

陁洹

舊唐書曰陁洹國在林邑西南大海中東南與墮和羅接去交阯三月餘日行實服於墮和羅其王姓察失利字婆末婆那土無蠶桑以白氎朝霞布爲衣俗皆樓居謂之干欄貞觀十八年遣使來朝二十一年又遣使獻白鸚鵡及婆律膏仍請馬及銅鐘詔并給之

訶陵

舊唐書曰訶陵國在南方海中洲上居東與婆利西與墮婆登北與眞臘接南臨大海竪木爲城作大屋重閣以梭欄皮覆之王坐其中象牙爲牀食不用箸以手而撮亦有文字頗識時曆俗以椰樹花爲酒其樹生花長三尺餘割之取汁以成酒味甘飲之亦醉貞觀十四年大曆三年皆遣使朝貢元和八年遣使獻僧祇僮五人鸚鵡玳瑁及生犀等　新唐書曰其國別有毒人與同止宿即令身瘡若涎液霑著草木即枯其人死身不爛不臭

墮和羅

舊唐書曰墮和羅國南與盤盤北與迦羅舍佛東與眞臘接西鄰大海去廣州五月日行眞觀十二年其王遣使貢方物後又遣使獻象火珠請賜好馬詔許之

墮婆登

舊唐書曰墮婆登國在林邑南海行二月東與訶陵西與迷黎車接北界大海風俗與訶陵略同其國種稻每月一熟亦有文字書之於貝多葉眞觀二十一年其王遣使獻吉貝象牙白檀太宗優書報之幷賜以雜物

多薩

文獻通考曰多薩國其人短小兄弟共娶一妻婦總髮爲角辨夫之多少唐眞觀中通焉馬在南邊國界周廻可一月行南阻大海西俱遊國北波剌國東眞陀桓國户口極多置三十州不役屬他國有州郭宮殿樓櫓並用瓦木以十二月爲歲其俗交易用金銀朝霞等衣服百姓二十而稅一五穀菜蔬與中國不殊

多摩長

文獻通考曰多摩長國居於海島東與婆鳳西與多隆南與半支跋華言五山也北與訶陵等國接其國界東西可一月行南北可二十五日行其王之先龍子也名骨利骨利得大鳥卵剖之得一女子容色殊妙即以爲妻其王尸羅勿傭伊說即其後也唐顯慶中遣使貢獻其俗無姓衣物與林邑同勝兵一萬餘人無馬有弓刀甲楯婚姻無同異姓之別其食器有銅鐵金銀其家畜有羖羊水牛野獸有麈鹿等其音樂略同天竺有波那婆宅護遮菴磨石榴等果多甘蔗從其國經薩盧都思訶盧君那盧林邑等國達於交州

狼牙脩

文獻通考曰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北至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扶南略同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髮以吉貝爲千漫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髀以金鏤爲絡金環貫耳其國累壘爲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旄旗鼓軍白蓋兵衛甚嚴國人說立國以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向之王聞乃加囚執其鎖無故自斷王以爲神不敢害乃遂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長女俄而狼牙王死大王迎還爲王子婆伽達多

于陀利

文獻通考曰于陀利國在南海洲上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吉貝檳榔特精好爲諸國之極宋孝武世王釋婆羅那鄰陀遣長史竺留弛獻金銀寶器梁天監元年其王瞿曇修跋陀羅以四月八日夢一僧曰中國今有聖王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供奉禮敬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初未之信既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乃於夢中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陀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武帝容質飾以丹青遣使幷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摹寫帝形以還其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禮敬後跋陀死子毗針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長史毗員跋摩奉表獻金芙蓉雜香藥等普通元年復遣獻方物

扶南一

杜氏通典曰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島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其境廣袤三千餘里其俗男子其南有激國人名混填來伐柳葉降之遂以爲妻惡其裸露形體乃穿貫布貫其首理其國至王混盤況死國人立其大將范師蔓爲王蔓勇健有權略以兵威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開地五六千里蔓死國亂大將范尋自立爲王是吳晉時也其後王姓嬌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嬌陳如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 文獻通考曰宋齊梁並獻方物隋時其國王姓古龍諸國多姓古龍訊者老言悝喻無姓氏乃悝喻之訛隋代遣使貢獻唐武德後頓來貢貞觀中又獻白頭鸚二人於洛陽其國在扶南之西在參半之西南男女生皆素首身又凝白居山洞之中四面巖險故人莫至與參半國相接

扶南二

沸環燒鎖以斷罪 養魚圈獸以淩刑 齊書曰無牢獄有訟者則以金指環若雞子投滿湯中令探又燒鐶令赤著手上捧行七步有罪者手皆焦爛無罪者不傷 南史曰於城門外圈猛獸有罪以餧猛獸及鱷魚魚獸不食爲無罪三日乃放之鱷魚大者長三丈餘狀如鱷有四足喙長六七尺兩邊有齒利如刀劒常食魚遇得麞鹿及人亦噉之諸國及外國皆有之

于陀利 扶南 頓遜 盱羅 火山 赤土

頓遜

南史曰頓遜國梁時聞焉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頓遜之東界通交州諸賈人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易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不有又有酒似安石榴漿中數日成酒出薑香插枝便生葉都梁以裹衣國有區撥等花十餘種冬夏不衰其花燥更芬馥亦末為粉以傅身焉

毗騫

南史曰毗騫國梁時聞焉在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王神聖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曰長頸王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無央限也國法刑人並於王前噉其肉國內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使與書相報荅常遣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瓦壚名為多羅受五升又如碗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並論善事

火山

文獻通考曰火山隋時聞焉國中山皆有火雖雨不息火中有白鼠扶南土俗云火洲在馬五洲之東可千餘里春月霖雨雨止則火發洲上林木得雨則皮黑得火則皮白諸左右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績以為布或作燈炷布若小穢投之火中使潔又有加營國北諸薄國西山周三百里從四月火生正月火滅火發則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人以三月至此山取木皮績為火浣布

赤土

隋書曰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土色多赤因以為號東波羅刺國西婆羅婆國南訶羅旦國北距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蹇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為道傳位於利富多蹇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並鄰國女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菩薩飛仙之象又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金剛力

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內者持白拂夾道垂
朝霞布冠金花冠垂
纓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前樹寶蓋左右皆有寶扇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俗皆穿
耳前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頂後男女通以朝霞雲縠色布爲衣豪富
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鐶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婚姻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壻七日乃
配既娶即分財別居惟幼子與父居父母兄弟死則剔髮素服就水上搆竹木爲棚棚內積薪以尸置上燒香
建幡吹蠡擊鼓以送縱火焚薪遂落於水中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餅藏於廟屋冬夏常濕雨多
霽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穄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於交趾以甘蕉作酒醪以紫瓜根酒色黃赤味亦香美亦
名椰漿爲酒隋煬帝嗣位募能通絕域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等請使赤土帝遣齎物五千段以賜赤土
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
王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日遇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詣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
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舶三十艘來迎吹蠡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鑼以纜船月餘至其都王遣人送金
盤貯香花幷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錠八枚貯香水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又特象二頭持孔雀蓋
以迎使人幷致金盤金花以藉詔書王閣王以下皆奉詔書上閣門就館送食因謂駿曰今是大國臣非復赤土國矣
坐宣詔訖引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王前設兩牀牀上並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
後數日請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因謂駿曰今是大國臣非復赤土國矣
羊魚鼈豬鵝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於地席各以金鍾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遺邪邪迦隨貢方物
幷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爲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鼉鼓而送之既入
海見綠魚羣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
海北岸達於交阯駿以六年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大悅授駿等秉義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扶南諸小國　蒲羅中國　優錢國　橫跌國　比盧國　馬五州　薄歎州
就蘭洲　丘延洲　濱那粟國　烏文國　斯調國　林陽國

太平御覽曰吳時康泰爲中郎表上扶南土俗曰東行極崎頭海邊有居人人皆有尾五六寸名蒲羅中國其俗食人　優鉢國者在天竺之東南可五千里國土熾盛城郭珍玩譙俗與扶南同　横跌國在優鉢之東南城郭饒樂不及優鉢也　諸薄之東南有比摩洲出錫貴與外徼　諸薄之西北有薄歎洲土地出金常以采金爲業轉貴與諸賈人易糧米穢物　諸薄之東有馬五洲出雞舌香樹木多蘭之洲出鐵　諸薄之東北有巨延州人民無田種芋浮船海中截大蚶螺杯往扶南　濱那尊國出騾都田切馬及金俗民皆有衣被結髮也　烏文國昔混溟初載賈人大舶入海所成此國　斯調洲灣中有自然鹽累如細石子國人取之一車輸王餘自入　扶南之西南有林陽國去扶南七千里土地奉佛有數千沙門持戒大齋日魚肉不得入國一日再市朝市諸穀米甘果石蜜華中但香花

邊塞部五丹（遺）安南 眉流 蘇祿 海南諸國 海南諸小國

安南一

（遺）續文獻通考安南古交趾也在中國西南秦并天下置桂林南海象郡秦亡南海尉趙佗擊併之漢置九郡交趾居其一唐分嶺南為東西二道置節度立五筦安南隸焉宋封丁部嶺為交趾郡王傳子璉三世為黎桓所奪隨又為李公蘊所奪即封公蘊為王李氏傳八世至昊昱陳日煚為昊昱壻遂有其國元憲宗三年遣使攻之日煚竄海島八年日煚傳國長子光昺世祖中統二年從光昺請封為安南王十四年光昺卒子日烜立二十二年日烜僭稱大越國主憲宗興兵伐之二十五年日烜遣使謝罪明年貢方物日烜卒子日燇遣使來貢徽入朝不至武宗至大四年世子陳日烓遣使來朝明洪武二年封日烓為安南國王賜詔封日烜為王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焜而黎季犛篡立僭稱皇帝國號大虞紀元天聖永樂四年以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等率兵分道並進五年王柴胡等七人擒季犛及其子澄安南人武如卿等擒偽大虞皇帝蒼偽太子苟偽將相王侯柱國黎季貔等詔求陳氏後復立為安南國王國人言黎賊殘陳氏無後乃郡縣其地立交趾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按察使司分十七府曰交州北江諒江三江建平新安建昌奉化清化宣化大原鎮蠻諒山新平乂安順化升華四十七州一百五十七縣衛十一所三市舶司一改雞陵關為鎮夷關安撫人民三百二十萬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糧儲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象馬牛十三萬五千九百船八千七百軍器二千五十三萬九千按二司事勑輔晟交趾應有懷才抱德之人悉心訪求禮送京師擢用九月輔遣都督僉事柳升露布獻俘季犛蒼及偽將相下獄赦澄苟等令有司衣食之陞柴胡等指揮使僉事千户進封輔英國公晟黔國公封升安遠伯是冬贈故安南王陳氏子孫七人官　明一統志曰洪熙元年寇孽黎利勢屈始奉表乞立陳氏後暠者王其國詔封為安南王後利篡暠而自立朝臣復請加兵會利遣使來

貢謝罪請命因而與之朝貢不絕

安南二

增佛跡　仙遊　明一統志佛跡山在交州府石室縣上有巨人跡下有池景物清麗為一方勝槩　又仙遊山在北江府武寧縣一名陽柯山　珊瑚湖　玳瑁　明一統志珊瑚有赤黑二種生海中出猓猓狀如人又似蝟而堅漢初趙佗獻赤珊瑚名火樹　猓猓笑　猩猩啼　晉郭璞云交州山中出猓猓狀如人黑身披髮迅走食人見人則笑下詳哀牢　馬援柱　諸葛鉦　後漢書馬援破交阯立銅柱為漢界相傳在欽州古森洞上有援誓云銅柱折交阯滅唐馬總又建二銅柱鐫著唐德以明其為伏波裔　明一統志好飲酒量銅鼓豪富女子以金銀釵釧擊鼓叫竟留乃諸葛亮征蠻鉦也

安南三

增詩　元袁桷安南行曰輶軒使者安南來綦泥封詔行風雷溼雲翻空海波立鐵網山裂狂蛟摧神京煌煌鎮無極火鼠燭龍窮髮北彈丸之地何足論蚯蚓為城霧為域瘴江如墨黃茅昏羣蠻渡江江水渾千年白雪不到地十月青梅猶滿郁赤脚搖脣矜捷鬬竹箭藏蛇雜猿狖崛強曾誇井底蛙低徊自比泥中獸龍飛天子元年春萬方執璧修臣鄰朱干玉戚廣庭舞笑問銅柱今何人君不聞重譯之人周代至時有越裳輸白雉又不聞防風之骨能專車神禹震怒行天誅李侯桓桓氣蓋世金印歸炎荒

增頌　明梁潛平安南頌曰念彼交阯作貢南土亦既有年以奠其所惟厥姦臣敢背厥常狂言盈庭以幸樂康天鑒在茲惟帝服訓奉若天命以征弗順皇皇聖謨百萬其師赳赳虎臣如熊如羆帝臨送之於江之滸鳴笳沸天揮戈如雨皇帝曰吁來爾將臣汝弗究武往弔乃民皇帝曰吁來爾統師參將副將左右其宜神機橫海驟騎遊擊爰及鷹揚各率乃職浩浩江流桓桓我旅有截其所有赫其武在江之西桂嶺之墟萬壘雲屯萬馬電趨王師未來虎穴狼區蠆氣晝暝烝沫林枯王師至止有風泠泠飛霜被野天開日晶堂堂之陣道行無留偏將別趨乃斧其喉乃斫其寨颺飛火烈泥沙皚嶵何有嵽嵲富良之江有徒林立一炬宵投羣舸如鴨大江失據連柵齊拔乃蕩其邪乃夷其城兩都既平四郊遂寧按兵止戈宣我皇德乃詔庶黎載欣載悅有羊在牢有酒盈尊延頸促武拜手轅門交人既來乃告乃謂曰予天吳皇勿遐棄皇之宏化如天浩浩曾謂交民而不

覆幬飛章帝闕帝閔且吁曰莫交民曷圖厥初爰昔漢唐制納四地宋化失宣投之醜顙今五百年天運載旋朕惟幾逢敢弗順天乃斷自衷乃擇俊乂立之百司統以庶吏乃發洪音乃厲庶士交民困疲汝惠鮮之母俾交民憂心孔懷於乎噫嘻聖澤洋洋自今其始交民永康

真臘一

明一統志曰真臘本扶南屬國亦名占臘其王姓剎利名質多斯那者始併扶南而有之隋大業中始通中國唐自武德至聖曆凡四來朝神龍以後國分為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為水真臘其北多山阜為陸真臘後復合為一宋政和中遣使來貢宣和初封為真臘國王與占城等慶元中國人大舉伐占城破之而立真臘人為占城王故當時占城亦為屬國其屬國又有參半真里登流眉蒲甘等國所領聚落六十餘地方七千餘里明洪武初國王忽兒那遣其臣奈亦吉郎等表獻方物自是朝貢不絕

真臘二

浮胡八足 建同無鱗 晴書浮胡魚其形似鮠背如鸚鵡有八足又曰海中有名建同四足無鱗其鼻同於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

稽首 隋書其王三日一聽朝坐五香七寶牀上施寶帳其帳以文木為竿象牙金銅為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綵有同于赤土前有金香爐二人持侍王著朝霞古貝瓔珞腰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被真珠瓔珞足履革屣耳懸金瑞常服白疊以象牙為屬若露髮則不加瓔珞臣下服製大抵相類有五大臣一曰孫落支二曰高相憂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驃多婁及諸小臣朝于王者輒以暗下三指首止命上皆跪以兩手自抱膊遠王環坐

議政事訖號伏而去

毗野菴羅之樹 金顏篤薄之香 明一統志毗野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樹木瓜葉似杏實似楮菴羅又曰金顏香乃樹脂有淡黃色者黑色者白者為佳夾砂石為下其氣聚衆香番人以之和香塗身篤薄香樹如杉檜香藏于皮老而脂自流溢者名白篤薄冬月因其凝而取之以驅碎瘴而焚之亦有香名篤薄威

投和

文獻通考曰投和國在南海大洲中真臘之南王姓投和羅名脯邪乞遥理數城城內皆王宮室城外人居可萬餘家王宿衛百人臨朝則衣朝霞冠金冠耳垂金環頸挂金縷飾寶裝皮履官屬有朝請將軍功曹主簿贊府等官分理文武州有參軍郡有金威將軍縣有城局其長官初至各選官僚助理政事刑法盜賊多者死輕者穿耳及頰并劓鬄私鑄銀錢者截腕國無賦稅俱隨意貢奉以農商為業國人乘象及馬無鞍轡以繩穿頰為節制音樂則吹螺擊鼓其國市六所貿易皆用銀錢小如榆莢有佛道有學校文字與中夏不同門皆東

開坐亦東向唐貞觀中遣使奉表以金函盛之又獻金槖金鎮寶帶犀象海物等數十品

暹羅

續文獻通考曰暹羅在占城極南濱海本暹與羅斛二國地暹乃赤眉遺種元至正間始降於羅斛合為一國其國土瘠不宜耕種羅斛土田平衍而多稼暹人歲仰給之俗煮海為鹽釀秫為酒氣候不正人尚侵掠男女椎髻白布纏頭被服長衫每有計議刑法輕重錢穀出入之事並決之婦人婦人志量在男子上貿易以貝子代錢所產有羅斛香味極清遠又有蘇木花錫犀象翠羽之屬元元貞初進金字表賜金縷衣明洪武初暹羅斛國王參烈昭毘牙遣使朝貢進金葉表詔賜大統曆永樂初其國止稱暹羅其王遣使奈必表貢方物詔賜古今列女傳且乞量衡為國中式從之朝貢不絕

彭亨

續文獻通考曰彭亨國一曰彭坑地在東南海島中暹羅迤西俗尚怪常刻木香為人殺人血祭禱祈福禳災喜供佛其產片腦沉香花錫椰子明洪武十一年遣使表貢番奴及方物永樂十二年遣使朝貢

三佛齊一

續宋史三佛齊國蓋南蠻之別種與占城為鄰居真臘閣婆之間所管五十州汎海使風二十日至廣州其王號詹卑其國居人多蒲姓唐天祐元年遣使來貢方物宋太平興國五年其王夏池遣使茶龍眉來咸平六年遣使來貢且言本國建佛寺以祝聖壽願賜名及鐘上嘉其意詔以承天萬壽為寺額并鑄鐘以賜祥符元年遣使奉金字表貢真珠象牙梵夾經幌帔奴詔許謁會靈觀遊太清寺金明池及還賜其國詔書禮物以獎之熙寧十年使來賜詔寵之曰吾以聲教覆露方域不限遠邇苟知大忠義而來者莫不錫之華爵耀以美名以寵異其國爾悅慕皇化浮海貢琛吾用汝嘉併超等秩以昭忠義之勸　續文獻通考曰明洪武四年遣使奉金字表來朝并貢方物

三佛齊二

龍腦貓睛

紅藤紫礦　明一統志土產有龍腦香貓睛石　宋史土產紅藤紫礦　香油塗身　椰葉覆屋　宋史其人用香油塗身又曰累甓為城周數千里用椰

爪哇一

續文獻通考曰爪哇即古闍婆國濱海又名莆家龍爲東南諸番之衝要元時稱爪哇東抵古女人國西抵三佛齊南抵古大食國北抵占城屬國有蘇吉丹打板打網底物等國其在海外視占城益遠自泉南登舟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後至其國其人醜悍情性語言與中國不能相通劉宋元嘉中始通中國後絕宋淳化中其王木羅茶遣使來朝貢大觀中復貢元世祖出師海外諸蕃惟爪哇之役最大然竟不能克其水有八節澗乃爪哇咽喉必爭地元史弼高興嘗會兵于此其國分東西二王明永樂五年西王都馬板與東王戰滅東王十六年西王楊惟西沙遣人獻白鸚鵡其國四鄉初至杜板僅千家二酋主之流寓多廣東漳泉人又東行半日至厮那孤主廣東人番舶至此互市金寶充溢人民富饒又南水行可半日至淡水港乘小艇行二十餘里至蘇魯馬益亦千餘家半中國人港傍大洲林木蔚茂有長尾猿數萬又水行八十里至漳沽登岸西南陸行半日至王所居溝者伯夷僅二三百家總領七八人王宮磚牆高三丈方三十餘里至王蓮頭頂金葉冠冒紫嵌絲帨腰束錦綺佩短刀跣足跨象或乘牛民男蓬頭女椎結上衣下帨男必腰刀刀柄極精巧刑無鞭朴罪不問輕重藤繫刀殺之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於中國國人大抵三種西番賈居久者服食皆雅潔中國流寓者尚回回教持齋受戒曰唐人土人有名無姓尚氣好鬬顏色黝黑猱頭赤脚信鬼坐臥無椅榻飲食無匙箸啖蛇蟻蟲蚓與犬同寢食不爲穢也婚姻男造女家後五日迎婦金鼓刀盾前後甚都婦裸披髮跣足縈絲帨戴被金珠綵飾寶粧喪有水葬火葬大葬惟死者所欲產金珠銀犀角象牙玳瑁青鹽檳榔椒香蘇木桄榔木吉貝倒挂鳥彩鴆綠鴆紅綠白鸚鵡白鹿白猿猴

爪哇二

瀛涯勝覽 吹橫笛宋史五月遊船十月遊山有馬可乘跨或乘軟兜五峯雲八節澗明一統志保老岸山在蘇吉丹國凡番舶未到先見此山頂望五舉時雲霞其上元史八節澗上接杜馬班王府下通潮海大海乃爪哇咽喉必爭之地鸚鵡山一統志鸚鵡山出鸚鵡故名蝦蟆樹明宋史其酒出于椰子及椶糠丹樹

爪哇三

增表劉宋闍婆達國王師黎婆達陀阿羅跋摩表曰宋國大王大吉天子足下敬禮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教化已周入于涅槃舍利流布起無量塔衆寶莊嚴如須彌山經法流布如日照明無量淨僧猶如列宿國界廣大民人衆多宮殿城郭如忉利天宮名大宋揚州大國大吉天子安處其中紹繼先聖王有四海閻浮提內莫不求報悉以茲水普飲一切我雖在遠亦沾霑潤是以雖隔巨海陀婆副使葛抵奉宣微誠稽首敬禮大吉天子足下陀婆所啟願見信受諸有所請惟願賜聽今奉微物以表微心

重迦羅

增續文獻通考曰重迦羅國在西南大海中去占城三十日程所統十四州前代不通中國宋太平興國元豐問國王向打始遣使朝貢元無聞焉俗尚奢侈亦煑海爲鹽釀秫爲酒愛敬中國人見中國人醉者則扶之以歸所產有片腦檀香象牙吉貝布玳瑁鶴頂有貝多加蒙二樹心可爲酒亦產紙類木皮而薄瑩滑色緻綠明洪武四年遣使奉金銀箋來朝貢永樂三年詔封渾泥國王賜印符誥命六年王率妃及子弟妹陪臣凡百五十餘人來朝貢珍物賜宴奉天門王卒于會同館賜謚恭順葬安德門外石子岡爲樹碑立祠有司春秋致祭子遐旺襲封　明一統志曰初國王麻那惹加那上言蒙恩封王爵境上皆屬職方國有後山乞封表爲一方之鎮王卒其子遐旺復以爲請遂封爲長寧鎮國山御製碑文刻石其上自是朝貢不絕

注輦一

增續文獻通考曰渾泥本闍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去占城三十日程所統十四州前代不通中國宋太平興國元豐問國王向打始遣使朝貢元無聞焉俗尚奢侈亦煑海爲鹽釀秫爲酒愛敬中國人見中國人醉者則扶之以歸所產有片腦檀香象牙吉貝布玳瑁鶴頂有貝多加蒙二樹心可爲酒亦產紙類木皮而薄瑩滑色緻綠明洪武四年遣使奉金銀箋來朝貢永樂三年詔封渾泥國王賜印符誥命六年王率妃及子弟妹陪臣凡百五十餘人來朝貢珍物賜宴奉天門王卒于會同館賜謚恭順葬安德門外石子岡爲樹碑立祠有司春秋致祭子遐旺襲封　明一統志曰初國王麻那惹加那上言蒙恩封王爵境上皆屬職方國有後山乞封表爲一方之鎮王卒其子遐旺復以爲請遂封爲長寧鎮國山御製碑文刻石其上自是朝貢不絕

銀花絹又去數程曰孫陀羅琵琶施曰丹重曰圓嶠曰彭里不事哂種專尚寇掠與吉陀崎諸國相通商舶少至

津泥

增續文獻通考曰津泥本闍婆屬國在西南大海中去占城三十日程所統十四州前代不通中國宋太平興國元豐問國王向打始遣使朝貢元無聞焉俗尚奢侈亦煑海爲鹽釀秫爲酒愛敬中國人見中國人醉者則扶之以歸所產有片腦檀香象牙吉貝布玳瑁鶴頂有貝多加蒙二樹心可爲酒亦產紙類木皮而薄瑩滑色緻綠明洪武四年遣使奉金銀箋來朝貢永樂三年詔封渾泥國王賜印符誥命六年王率妃及子弟妹陪臣凡百五十餘人來朝貢珍物賜宴奉天門王卒于會同館賜謚恭順葬安德門外石子岡爲樹碑立祠有司春秋致祭子遐旺襲封　明一統志曰初國王麻那惹加那上言蒙恩封王爵境上皆屬職方國有後山乞封表爲一方之鎮王卒其子遐旺復以爲請遂封爲長寧鎮國山御製碑文刻石其上自是朝貢不絕

瓜哇略同風俗頗淳國無君長推年高有德者主之東海爲鹽釀秫爲酒地產羚羊鸚鵡木綿椰子綿紗貨用

文獻通考曰注輦國東距海五千里西至西天竺千五百里南至羅蘭二千五百里北至頓田三千里自古不通中國水行至廣州約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其國有城七重高七尺南北十二里東西七里每城相去百步凡四城用磚二城用土最中城以木爲之皆植花果襍木其第一至第三城皆民居環以小河第四城四侍郎居之第五城王之四子居之第六城爲佛寺百僧居之第七城即王之所居屋四百區所統有三十一部落其兩十一部南八其北十一今國王相傳三世矣民有罪輕者格笞重者則斬或以象踐殺之其宴則國王與四侍郎膜拜於階遂共坐作樂歌舞不飲酒而食肉俗衣布亦有餅餌其兵陣用象居前弓矢在後四侍郎分領其衆國東南約二千五百里有悉蘭池國或相侵伐地產眞珠珊瑚玻璃檳榔豆蔻吉貝布獸有山羊黃牛禽有山雞鸚鵡果有餘甘藤羅千年棗椰子甘羅棍倫梅婆羅蜜之類花有白末利散絲蛇膦佛桑麗秋青黃碧婆羅瑤蓮蟬紫水蕉之類五穀綠黑豆麥稻地宜竹自昔未嘗朝貢宋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其國王羅茶羅乍遣使侍郎三文等奉表來貢以盤捧眞珠碧玻璃升殿布於御坐前降殿再拜譯者導其言曰願以表遠人慕化之意謹遣專使等五十二人奉土物朝貢凡眞珠衫帽各一眞珠二萬一千一百兩象牙六十株乳香六十斤三百斤初羅茶羅乍既聞商舶言且曰十年來海無風濤古老傳云如此則中國有聖人故遣三文等入貢三文離本國舟行七十七晝夜歷那勿丹山婆里西闌山至占賓國又行六十一晝夜歷依麻羅里山至古羅國國有古羅山行名焉又行七十一晝夜歷加八山古不牢山舟賓龍山至三佛齊國又行十八晝夜度蠻山水口歷天竺山至賓頭狼山望東西王母家距舟所將百里又行二十晝夜度羊山九星山至廣州之琵琶洲離本國凡千一百五十日至廣州焉詔閤門祗候史祐之館伴凡宴賜物甚厚天禧四年又遣使奉方物入貢明年二月其王遣使以泥金表進眞珠衫帽及眞珠一百五兩象牙百株其使自言數朝貢而海風破船不達願將上等珠就龍床脚撒殿頂戴瞻禮以申向慕之誠乃奉銀盤升殿跪散珠於御榻下而退熙寧十年復遣二十七人來獻琬豆珠麻珠琉璃大洗盤生白梅花腦錦花犀牙乳香瓶香薔薇水金蓮花木香阿魏鸚砂丁香使副以眞珠龍腦登殿跪而散之謂之撒殿既降詔遣御樂宣勞之以使爲懷化將軍保順郎將

丹眉流　馬八兒諸國

注輦二

增表宋注輦國王羅茶羅乍表曰鉅宋之有天下也二帝開基聖人繼統登封太岳禮祀汾陰至德升聞上穹眷命臣昌期斯遇吉語幸聞輒傾就日之誠仰露朝天之款臣伏聞人君之御統也無遠不臻臣子之推誠也有道則服伏惟皇帝陛下功超邃古道建大中衷蒙垂而德合乾坤劒戟鑄而範圍區宇神武不殺人文化成廓明明之德以臨御下民懷冀翼之心以昭事上帝至仁不傷于行葦大信爰及于淵魚故得天鑒孔彰帝文有赫顯令古未聞之事保家邦大定之基竊念臣微類醯雞賤如芻狗世居夷落地遠華風虛荷燭幽曾無執贄今者竊聽歌頌普及遐陬恨年屬于桑榆阻躬陳于玉帛矧滄溟之曠絶在跋涉以稍艱是敢傾倒赤心遥瞻丹闕任土作貢同蠛蠓之慕膻委質事君比葵霍之向日

層檀

增文獻通考曰層檀國在南海傍距海二千里宋熙寧七年始入貢海道便風行百六十日經勿巡古林三佛齊國乃至廣州其王名啞美羅啞眉蘭傳國五百年十世矣人語音如大食地春暖貴人以越布纏頭服花錦白疊布出入乘象馬元豐六年使保順郎將層伽尼再至神宗念其絶遠詔賜賚有加

丹眉流

增宋史曰丹眉流國東至占臘五十程南至羅越水路十五程西至羅斛二十五程東南至闍婆四十五程西南至程若十五程西北至程良六十程東北至廣州一百三十五程其俗以板爲屋跣足衣布以白紵纏首其王所居廣袤五里無城郭出則乘象車亦有小駟四時炎熱無霜雪未嘗至中國宋咸平四年國主多須機遣使打吉馬等九人來貢木香鈆鐵胡黄連紫鈔紅毬花布蘇木象牙名見崇德殿賜以冠帶服物及還又賜多須機詔書以敦奬之

馬八兒諸國

增元史曰海外諸蕃惟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而俱藍又爲馬八兒後障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其國至阿不合大王城水路得便風約十五日可到比餘國最大元世祖至元間唆都等奉璽書十通招諭諸蕃

占城馬八兒俱奉表稱藩餘俱監諸國未下十六年遣廣東招討司楊廷璧招俱
璧以進言來歲遣使入貢尋即遣使與廷璧再往招諭以阻風假道馬八兒國其
人謂廷璧云我一心願為朝廷奴使札馬里丁入朝我大必闍赤赴箕殫華言國主
孥又欲殺我我詭辭得免今箕殫兄弟五人皆聚加一之地議與俱監交兵此間諸
下我使人持書招之可使盡降廷璧以聞即遣廷璧獨往十九年抵俱藍國王及
遣使入貢俱藍既下餘諸國曰馬八兒曰須門那曰僧急里曰南無力曰馬蘭丹
急蘭亦解曰蘇木都剌皆遣使貢方物

蘇門荅剌

增續文獻通考曰蘇門荅剌即古蘇文達那也與花面國相接為西洋要會東南
風九晝夜可至其俗頗淳其產鶴頂錫斗蘇木胡椒濶布大笳明洪武中國王遣
遣使來貢已而王與花面王戰敗中矢死子弱不能復讎其妻發憤令于國曰能
有漁翁聞之率衆敗殺花面王其妻遂從漁翁王自立漁翁王子蘇幹剌
奔峭山思復父讎故王子遣使來訴命太監鄭和率兵往捕蘇幹剌歸獻闕下國
朝貢不絕乃寧王子感恩貢方物自後

花面

增續文獻通考曰花面國地與蘇門荅剌接花面者男子皆以墨剌面為花獸狀故名俗淳厚自耕而食無盜
田足稻禾他產亦盛美明初有使臣以海船駐蘇門荅剌遣人往其山採硫黃其長感德遂入貢

錫蘭山

增續文獻通考曰錫蘭山國地在大海中多山而翠藍獨高插天其海邊一盤石上有巨人跡長三丈許相傳
為先世釋迦從翠藍輿來登此山足躡其迹云下有寺稱為釋迦佛涅槃真身在寺亦有舍利子在其寢處俗
氣候常暑地豐來穀產寶石水晶明永樂十年遣中官鄭和奉勅齎金銀供器及綵粧織金寶幡施于寺及建

石碑賞賜國王等始其國人負固謀害舟師和以兵擊破之俘其王獻闕下尋宥之歸國自是畏服金陵靜海寺藏有佛寶來自西方每歲時出獻佛堂上祝云亦鄭和所取

增續文獻通考曰柯枝國與錫蘭山相對邨落傍海氣候常熱田瘠少收地產胡椒通商販明永樂二年國王可亦里遣其臣完者荅兒等來朝貢十年詔封其國之山爲鎮國山御製碑文立其上

滿剌加

增續文獻通考曰滿剌加國傍海自三佛齊至此十日程山孤人少受制于暹羅每歲輸金四十兩以爲稅明永樂七年太監鄭和奉詔賜以雙臺銀印冠帶袍服建碑封域爲滿剌加國暹羅始不敢擾

九州山

增續文獻通考曰九州山國與滿剌加鄰其山產沉香黃熟香明永樂七年鄭和奉表往諭諸番遣官兵入山採香時得徑八九尺長六七丈者六株香味清遠黑花細紋其山人駭然皆歎天朝之兵威力若神云

麻逸凍

增續文獻通考曰麻逸凍國其地在交欄山之西南洋海中山峻地平氣候稍熱田禾倍收國尚節義婦人喪夫則削髮務面絕食七日多有並逝者得甦亦不再嫁東海爲鹽釀蔗爲酒產木棉黃蠟玳瑁柳花布貨用銅鼎鐵塊五色布絹之屬

蘇祿

增續文獻通考曰蘇祿國地在東洋海中其俗少粒食食魚蝦螺蛤短髮纏皂縵束海爲鹽釀蔗爲酒氣候常暑其產竹布玳瑁珍珠明永樂十五年國東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巴都葛叭蘇哩峒王叭都葛巴其妻子來朝貢獻珍珠玳瑁諸物三王中惟東王爲尊歸至德州卒命有司營葬並爲樹碑封其長子都麻合爲蘇祿東王十九年遣使來貢

海南諸國

呂宋　古麻剌　勿魯母恩　古巴里　婆羅　阿丹　百花　白葛達　打呵呵　淡巴　亦思　甘巴里　阿魯　阿哇　麻枝　忽魯謨斯　古里班卒

續文獻通考曰呂宋海中小國產黃金人多富厚質朴不喜爭訟明永樂三年國王遣臣隔察老來朝貢古麻剌地在東南海中前代無考明永樂中國王哇來頃本率其臣入朝至福州卒賜謚康靖　忽魯母思國地在東南海中或曰在西微外國小土瘠產檀香速香胡椒明永樂三年其王遣臣已即丁等入朝貢　甘巴里國地在南海中大島上明永樂中國王兜哇剌查遣臣得名公葛葛等來朝　婆羅國地負山面海人禮佛兼食惡殺喜施產珍珠玳瑁瑪瑙車渠明永樂四年東西王各遣其臣勿黎哥等來朝貢珍珠玳瑁瑪瑙車渠賜其王王妃及使人各有差　阿丹國地瀕海近古里國壘石爲城砌羅殷石爲屋田肥收粟麥其他產亦多有馬步勝兵七千隣國畏之明永樂九年詔中使鄭和賜命互市　百花國在海中依山爲國俗饒富尚釋教產紅猴龜筒玳瑁孔雀倒掛胡椒明洪武中國王剌丁剌者望沙亦遣臣八智亞壇等奉金葉表來朝貢　白葛達國海中一小國土瘠俗尚佛明宣德中國王遣其臣和者里一思等入貢　古里班卒國地在海中土瘠穀少物產甚薄明永樂三年國王遣人馬的等來朝貢又有木骨都東國瀕海堆石爲城壘石爲屋物產最多連境有卜剌哇國地在西南海中大洲上產蘇木人淳少訟尚佛明永樂三年國王遣使馬黑木等來朝貢入貢　碟里國地在西南海中大洲上產蘇木烏木人淳厚喪葬有禮其長亦打回回海外小國產蘇木胡椒明永樂二年遣使麻勿等來朝貢　淡巴國地在西南海中最畜產城屋亦備市有交易野無寇盜稱樂土云明洪武十年遣人來朝貢　亦思把罕地在西南海中甘國地在西南海中大物產豐俗朴厚尚佛畏刑喜施惡奪亦有中國人寓焉明永樂中遣使來朝貢　阿魯國一名啞魯在西南海中與九洲山相望明永樂中國王速魯唐忽先遣臣滿剌哈三附古里諸國朝貢朝廷遣中官至其國賜以紵絲紗羅　阿哇國明永樂中國王昌吉剌遣其臣入貢　麻林國未詳所在明永樂十三年遣人獻麒麟等物詔厚賜之　忽魯謨斯國地在西南海中亦有石城石屋自古里國東南行二十五日可到民富饒產大馬西洋布獅子駝雞福祿羚羊長角馬哈獸上下皆回回教門喜作佛事惡殺明永樂三年來朝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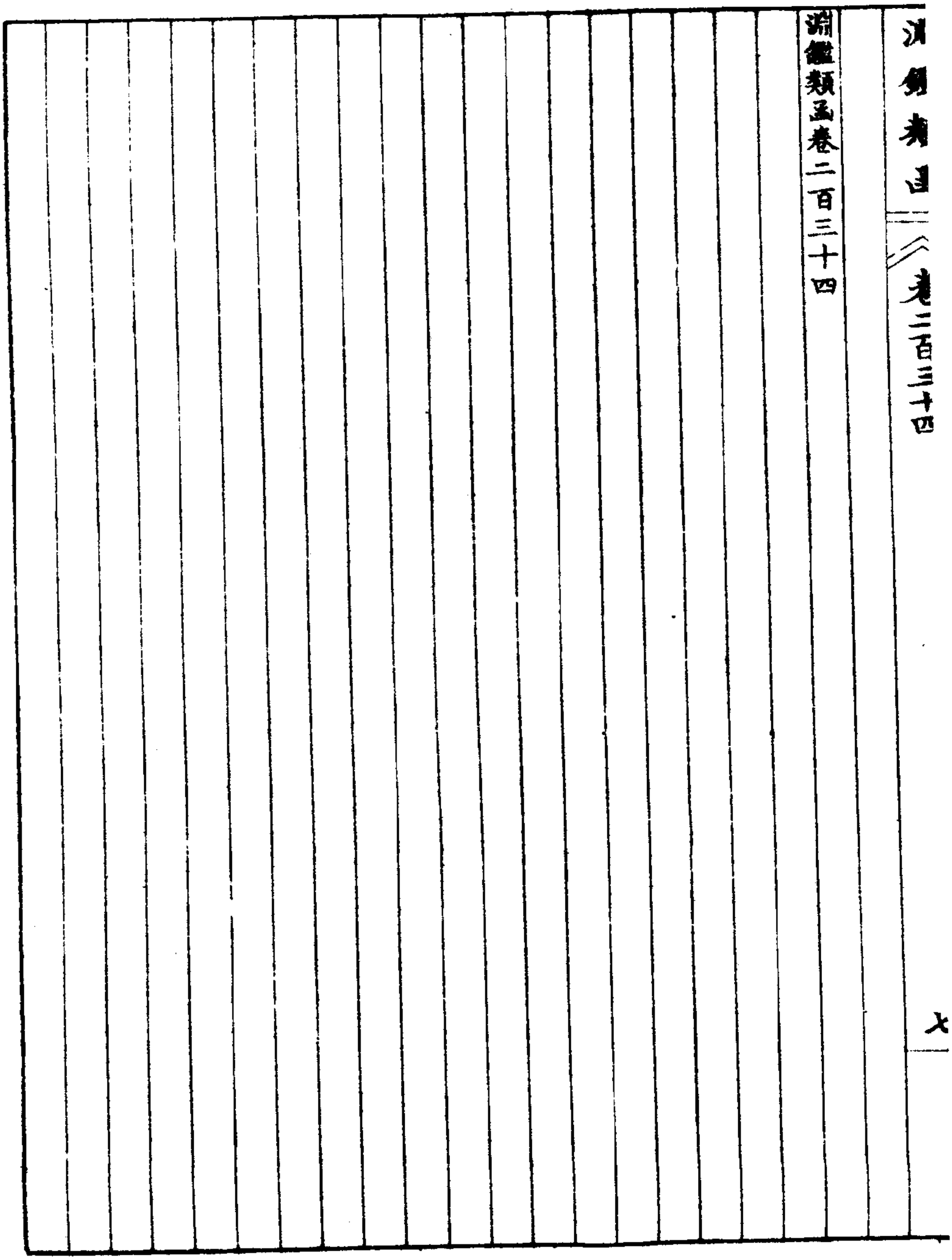
海南諸小國

續文獻通考曰龍牙犀角　龍牙門　吉里地悶　假里馬丁　竹步　龍涎嶼　啞魯　那哈　龍涎　雅代　龍牙門　吉蘭丹　彭亨　南浮里　單馬錫　形國　小葛蘭　卜剌哇　柑巴哇　法兒

龍牙犀角其地內平外尖民皆樓居氣候常熱田禾勤熟尚淳厚男女椎髻親戚尊長

一日不見則揚沼間安地產沉速降具黃熟香鶴頂蜂蜜砂糖貨用土印八柳剔布黃白蕉葛之屬 龍涎
浮流海面漁人得之其香清遠貨與蘇門價亦菲薄 龍牙門在三佛齊之西北山門相對若龍角狀中通過船山
人俱下海一手持水而至所也龍涎初若脂膠黑黃色頗有魚腥之氣久歷大變成大魚腹中剖出若斗大亦
豎田骨米穀甚厚氣候常熱四五月間潘雨男女椎髻穿短衫圍稍布掩掠爲裳 吉里地悶居連迦羅之屬 假里馬丁與
滿山茂林皆檀香樹無別產田肥穀盛氣候朝熱暮寒男女斷髮穿短衫貨用金錢鐵磁之屬 假里馬丁與
交欄山相望海中其地山列翠屏溪田雖有米穀少收氣候常熱俗甚澆薄男女斷髮竹布爲衣種芭蕉採
其實以代糧蓄豢爲鹽釀蔗爲酒地產玳瑁牧羊貨用瓜哇布燒珠印布之屬 竹步邨居寥落地僻西方風
俗少淳華本不生男女捧駿出以布凳山荒地廣雨多瘴霧地產龍涎乳香金銀狗子金鐵豹駝雞有六七尺
高者 卜剌哇傍海爲國居民聚落地廣斥鹵有鹽池投以樹枝良久撈起結成白曬不藉耕種捕魚爲業男
女椎髻穿短衫圍稍布婦女兩耳帶金錢纍絡頂帶風帽俗頗淳地產馬哈獸花福祿豹麋犀牛沒藥乳香龍涎
香象牙駱駝 哑魯自滿剌加國好風行四晝夜可到有溪水港入港到國其國南大山北大海西蘇門荅剌
國界東有平地堪種稻穀風俗淳朴國語婚喪等事與爪哇相同貨用錫少棉布名考泥泥其國王國人皆回
回人山出飛虎如貓灰色有肉翅如蝙蝠能走能飛不遠土產黃速香金銀香之類乃小邨也 那哈珈蘇門
荅剌師古須又達那國乃西洋總路自滿剌國向西南好風行五晝夜先到濱海一邨名荅魯攀往東南十餘
里可到其國無城郭有大溪淡水流出于勝湖水一日長落二次其海口浪大常有船被沒其國南去大深山
北大海東亦大山至阿魯國界正西達海山達小國二處先至瑯孤兒王界後至黎伐王界瑯孤兒即花面國
黎代在那孤兒王地界之西其南大山北臨巨海西達淳里國爲界國民一二千家自推一人爲王屬于蘇
門荅剌止無所產語言動用與蘇門同山有野犀牛至多國蘇門進貢 南淳里自蘇門荅剌而西好風行晝
夜可到其國達海人民千餘家皆回回人山產降具香名速花降亦有犀牛國西北海內有大平頂峻山半日
可到名帽山山西大海正西洋也番名那沒嘹洋西來過洋船俱投此山其山達二丈上下海水內生海樹即

黑珊瑚也其樹大者高二三尺如墨之黑似玉之潤有枝婆娑可愛山下亦有居人二三十家皆自稱爲王若問其姓名則曰阿孤喇揸我便是王或問其次曰阿孤剌杳我亦是王屬南淳里國所轄　錫蘭并緜形國自南淳山開洋好風行三日見翠藍山在海中其山四五惟一最大番名按蔦壘山人巢居穴處男子赤體如獸畜土不產禾惟食山芋波羅蜜果芭蕉子之類或入海捕魚蝦而食傳云身有寸布即生瘡瘡昔釋迦佛過海於此登岸脫衣浴水人盜其衣被釋迦佛誓以此至今莫能服衣俗言出卵嶼即此地也過此山西行七八日見鶖哥嘴山再二三日至佛堂山始到錫蘭國名羅里泊船登岸海邊山脚石上有一足跡長二尺許云釋迦自翠藍山岸脚踏其跡存焉中有淺水不涸人皆蘸之以拭面目曰佛水清淨左有佛寺內有釋迦佛涅槃正此處也去此四五十里到王居處國王鎖里人崇信佛教尊及其佛牙并活舍利子等物在堂釋迦佛涅槃正此處也去此四五十里到王居處國王鎖里人崇信佛教尊敬象牛不敢食牛死即埋之若私宰者罪死或納牛頭大金以贖其罪近有一山侵雲高聳山頂有人跡一深三尺長八尺餘云是人祖即盤古之足跡也山出青紅黃牙烏青米藍石昔制泥窟沒盤諸寶石云是人祖即盤古之足跡也山出青紅黃牙烏青米藍石昔制泥窟沒盤諸寶結成海中有浮沙日照其上光彩激灩曰有珍珠螺蚌聚集其上其國地廣人稠亞于爪哇民俗富饒椰子至多酒油皆以此造王以金爲錢喜中國麝香紵絲青磁盤碗銅錢樟腦以賣石珍珠交易王遣人齎寶石等隨泮回寶船進貢　小葛蘭自錫蘭國羅里往西北好風行六晝夜始到其國建海東連大山西大海國王國人皆鐵里崇信佛教尊敬象牛婚姻與錫蘭同雖小邦亦遣人進貢　溜山自蘇門荅剌國過帽山投西南船行好風十餘日可到其國番名牒幹無城郭倚山聚居四圍皆海地方不廣國之西去程途不等海中天生石門如城闕八大處各有名曰沙溜人不知溜來溜麻里奇溜加溜每都里溜官換溜此八處皆有所主而通商船又有小窄之溜傳云三千餘里所謂弱水三千正此處也國人巢居穴處不識米穀但捕魚蝦而食不知衣以樹皮蔽其前後遇風雨不順舟師失舵過其溜落溟水漸無力而沉　祖法兒自古里西北行十晝夜可到其國連海倚山無城郭東南大海西北重山國王國民皆回回人體長大貌偉言語質朴土產乳香其香乃樹脂也其樹似榆而葉尖長五出聚雖身軀顛長如鵝高三四尺每脚上有二指毛如駱駝


x

邊塞部六 西羌總敘

原杜氏通典曰西羌本出三苗蓋姜姓也其國近衛山及舜徙之三危漢金城之西南羌地是也濱中月氏胡
書曰河關西可千餘里有河曲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接漢河關縣屬金城
郡其賜支在其西又接風俗通云羌者其先本戎賤主牧羊故羌字從羊至於河首縣地千里南接蜀漢徼
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爲種號在古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爲首
豪弱則爲人附落更相抄掠以力爲雄殺人償死無他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
以戰死爲吉利病終爲不祥昔夏后相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至於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殷武丁征鬼方
周王季伐西落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師會於牧野穆王西征獲其五王遷戎於太
原平王之末渭首有狄縣邽冀溦北有義渠洛川有大荔渭南有驪伊洛間有楊拒泉皐頼洛以西有蠻氏在
中國與盟會後晉滅驪陸渾振晉晉荀吳滅之楚執驪氏而盡囚其民周貞定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
自是中國少寇惟餘義渠種最強威屢爲秦患及昭王起兵滅之始置隴西北地上郡焉始皇兵務東向故得
繁息秦平天下蒙恬西逐諸羌出塞漢初尚微弱景帝時研種求徙於狄道安故武帝又西逐渡河湟初開河
西置四郡其後先零種圍枹罕漢兵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至宣帝代又寇金城趙充國立屯田且討且招降
者三萬餘人置金城屬國以處之自後賓服後漢光武建武中初寇金城馬援討破降之徙七千口於三輔和
帝後又反叛寇漢零稱天子南入益州東犯趙魏寇及雍城十餘年然後破散順帝永和中又叛漢將馬賢戰
歿後段熲窮討及靈帝末方始平定自光武以後匈奴少事唯西羌屢梗焉永嘉以後吐谷渾與焉本遼東鮮
卑晉時數百戶西附於陰山屬晉亂遂吞并諸羌而有其地至其孫葉延遂爲強國後魏末其主奔呂自號可
汗建官多効中國洎隋煬帝遣觀王雄大破之其主伏允遠遁收其地列置郡縣鎮戍後魏末爲臨松郡丞故其主有贊府之號高宗時遂滅吐谷渾盡有其地將軍薛仁貴等大敗於大
非川儀鳳中工部尚書劉審禮又率兵十八萬敗歿於青海調露中中書令李敬元又大敗於大非川武后如

意初王孝傑方大破之始復龜茲等鎮萬歲通天初又寇梁州都督許欽明戰歿因費府銀其名將諸欽陵之後累破敗遂劣於諸時矣

羌無弋

爰劒杜氏通典曰羌無弋爰劒者秦厲公時爲秦所拘執以爲奴隸不知爰劒何戎之別也其後亡歸而秦人追之藏於巖穴中得免與劒女遇合於野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爲俗遂俱亡入三河間三河即賀河河湟中河爰劒種人依之者益衆羌人謂奴爲無弋以爰劒嘗以射獲爲事爰劒教之田畜種人依之者益衆羌人謂奴爲無弋以爰劒嘗以射獲爲事爰劒教之田畜

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爲豪至爰劒曾孫忍時秦厲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衆種人附落而南出析支河曲西數千里與諸羌絶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爲種任隨所之或爲犛牛種越嶲羌是也或爲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爲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忍生九子爲九種舞生十七子爲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漢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今天水隴西金城武帝西逐諸羌乃渡河湟築令居塞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絶羌胡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氐道並今

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導動靜使塞外羌胡爲吏耳目州部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
威防光武從之即以牛邯爲護羌校尉建武十一年先零種寇臨洮（今和政地）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徙置天
水（今郡地）隴西（今隴西及金城郡南境地是）扶風三郡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後徙大小榆中由是始强至其子滇
吾永平初漢遣中郎將竇固等擊破降之徙七千口置三輔而滇吾諸弟迷吾等數爲寇盜章帝時馬防等討
破之於是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防乃築索西城時西海及大小榆左右無復羌寇榆槃相曹鳳上言西戎爲
害前世所患臣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土地肥美又
近塞內諸種易以爲非難以攻伐南得鍾存（鍾存種羌別名）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爲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
濱水以爲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漢武帝逐諸羌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徼之
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一方之憂於是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徙出屯龍耆金城長史
臣愚以爲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部屯田五部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四
十部四年大將軍鄧騭議欲棄涼州廓謝曰不可今羌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腹心之患者以涼州在後故也
其土人所以推鋒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衆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雄豪相
聚席卷而東雖虎賁爲卒白起太公爲將亦恐不之禦當今之計者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
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誠能如此則可無患於是四府皆從詔讓涼軍
死于零昌立元初元年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作鴈翔設鳴鼓零昌進兵寇雍城遣任尚爲中郎
將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虜謀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
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効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爲使君危之尚曰要惟久矣謝曰兵法製不救強食
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羌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嘨曰而無功也
使君計者莫若罷諸郡兵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爲騎之東逐數千之寇追
尾掩截其道自窮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抄擊斬首數百級明年秋漢又築漢塹北

界候塢五百所自後頻破之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永和中以來機爲并州刺史劉秉爲涼州刺史梁
商謂曰荒服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二君素性疾惡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
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務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年夏且凍傳
難種羌等遂反叛金城與西塞及湟中雜種羌大寇三輔桓帝延熹二年燒當八種寇隴右以段熲爲校尉將
兵及湟中義從羌二千人擊破之追討南渡河募先登懸索相引刀折矢盡且鬬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三
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前後斬首並受降各萬餘人東羌先零等自覆沒馬賢後既降又叛
帝以問熲對曰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唯當白刃加領耳計其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
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爲雍疽伏疹
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兵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
四億如此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
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於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帝許之靈
帝建寧初頻與先零諸種戰斬首八千餘級頻復追之且破且追士皆重繭既到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
陽山谷間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頻性果處輕負敗難常宜且以思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頻復上
書曰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軟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算而張奐說羌強難破宜用招降云臣兵連
年累見折衂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臣伏念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
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掠人物上天震怒假手行誅臣自動兵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
東非爲深險絶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衂案奐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
作寇趙充國徙居內地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梗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
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徙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
今適周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爐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三年頻遂進營逼諸羌大敗之於瓦亭山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守諸谷上下門頻乃令千人於西縣結

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然後兵擊之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畜產諸物不可勝數於是東羌悉平

湟中月氏胡

原杜氏通典曰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在張掖酒泉地爲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漢將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首施猶言首鼠其從漢兵戰鬬隨勢強弱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爲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後漢靈帝中平初與北宮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冷徵金城太守陳懿遂寇亂隴右焉

原杜氏通典曰氏胡楊氏宕昌之別種在冉駹東北今通化郡地之東北武都郡今同谷郡地之東北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爲武都郡今同谷郡地之東北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在上祿今同谷郡或在汧隴左右今天水北部廣漢之西今梓潼遂寧德陽郡治之北地也君長數十而白馬最大漢或稱蚺氏此蓋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

增宋書曰略陽清水氐楊氏秦漢以來世居隴右爲豪族漢獻帝建安中有楊騰者爲部落大帥騰子駒勇健多計略始徙仇池仇池地方百頃因以百頃爲號四面斗絕高平地方二千餘里羊腸蟠道三十六回山上豐水泉煮土成鹽駒後有名千萬者魏拜爲百頃氐王千萬子孫名飛龍漸強盛晉武假征西將軍還居略陽無子養外甥令狐氏子爲子名戍掇晉惠帝元康六年避齊萬年之亂率部落四千家還保百頃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奔流者多依之文帝元嘉十九年龍驤將軍裴方明等伐氐氏赴仇池武帝其先出自鮮卑慕容氏廆嗣位吐谷渾西徙地在河南故以爲號吐谷渾詳見後宕昌國在河南國之東益州之西北隴西之地西羌種也宋孝武世其王梁瑾忽始獻方物梁天監四年王梁彌博來獻甘草當歸諮以爲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佩以金章于彌泰大同七年復策授以父爵位其衣服風俗與河南略同　鄧至國居西涼州界羌別種也宋文帝時王象屈耽遣使獻黃耆馬梁天監五年鄧至王象舒彭遣使獻馬其俗呼帽曰突何其衣服與宕昌同

武興國本仇池楊難當自立爲秦王宋文帝遣裴方明討之難當不
位魏又攻之文德奔漢中文德弟文度立以弟文洪爲白水太守屯武興宋世以爲武都王集始子紹先襲爵位
矣難當族弟廣香又攻殺文度自立爲陰平王葭蘆鎮主文洪死以族人集始爲武都王集始子紹先襲爵位
紹先死子智慧立梁大同元年尅復漢中智慧遣使上表求率四千戶歸梁詔許焉即以爲東益州其國東連
秦嶺西接宕昌其大姓有苻氏姜氏梁氏言語與中國同著烏皁突騎帽長身小袖袍小口袴皮鞾地植九穀
婚姻備六禮知書疏種桑麻出紬絹布漆蠟椒銅鐵

吐谷渾一

杜氏通典曰吐谷渾本遼東鮮卑也西晉時羌帥徙河涉歸有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胡罪反代統部
落別爲慕容氏渾庶長廆正嫡父在時分七百戶與渾渾與廆二部俱牧馬馬鬬相傷廆徑遣使謂渾曰先公
處分與兄弟異部牧馬何不相遠而令馬鬬渾曰馬是畜生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致鬬鬬在於馬而怒於
人耶乖別甚易今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擁馬西行乃西附陰山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西止於枹罕而後
子孫據有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於白蘭在益州西北其地四時常有冰雪惟六七月雨雹甚盛若晴則風
飄沙礫有麥無穀其青海周迴千餘里海中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冬收之馬有孕所生
得駒號曰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焉至其孫葉延以禮云公
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吾祖始自昌黎先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爲氏六傳至奔呂隋開皇中奔呂侵弘州遣
上柱國元諧擊之賊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於樹敦甲騎不絕諧頻擊破之奔呂率其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
人各率部落而降奔呂在外且百年死以後還以慕容爲姓其子伏允立煬帝初伏允遣子順來朝帝令鐵勒
襲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平帝復令觀王雄以掩之大破其衆伏允遁逃部落來降十萬餘口伏允懼南遁於
山谷間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隋有
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其地在今西平部之西張掖酒泉部之北且末河源諸部之西北隋氏置西海郡於是留順不之遣伏允無以自資率其
徒數千騎客於党項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及順復其故地唐貞觀中李靖侯君集破滅之伏允遠遁爲左右所

殺其子大寧王順歸降於是重建其國封順爲西平郡王仍加越甸反屈胡呂烏甘豆可汗之號旋又爲其下所殺十年立順子諾曷鉢爲河源郡王主其國自爾衰弱而吐蕃强盛而高宗時爲其破滅諾曷鉢以餘衆復來降於靈州之境置安樂州以諾曷鉢爲刺史其故地並沒於吐蕃後又封渠帥慕容宣超爲青海王武太后朝郭元振上安置降吐谷渾狀曰臣昨見唐休璟張錫等衆議商量其吐谷渾部落或擬移就秦隴或欲移近豐靈責令漸去邊隅使居內地用爲防閑之要冀免背叛之虞臣以爲並是偏見之一端未爲久長之深策若近秦隴則與監牧雜居如在豐靈復與默啜甫爾必以慮其翻覆須有遷移縱至中土安可易其本性至如耽爾乙句貴往年王孝傑奏請自河源軍徙居靈州用爲捍蔽所在傷夷大損州縣是則遷居中土無益之明驗矣往者素和貴雖背聖化只從當所居地叛走其於中國無所損傷但是失少許吐渾耳豈與句貴之爲害同日而語哉今吐谷渾之降者非驅畧而來皆是渴慕聖化衝鋒突刃棄吐蕃而至者也臣謂宜當循其情以爲制勿驚擾之使其情地稍安則其係戀心亦日厚當涼州降者則宜於涼州左側安置之當甘州肅州降者則宜於甘肅左側安置之但吐蕃所降之處皆是其舊居之地斯輩既投此地實有戀本之情若因其所投而便居之其情易安因數州而磔裂之則其勢自分順其情分其勢而不擾於人善矣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天贊三年攻拔其城後自太宗天顯八年至聖宗統和二年無歲不通貢興宗重熙十一年以吐谷渾多駕馬於夏詔沿邊築障塞防之自後無聞

吐谷渾二

老駝知風　神駒放海　舊唐書地志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斃行旅風將至老駝知之別項而鳴以口鼻埋沙中人以爲候即以氈幕口鼻而避其患　青海見前

青海周千里　黃沙號一州　青海見前　史部內有黃沙周迴數百里不生草木因號沙州　西魏登强山觀墊江之源

北望積石窮河水所出　北史阿豺界西强山觀墊江源問於羣寮曰此水東流更有何名由何郡國入何水也長史曾和曰此水經仇池過陰平遣使通宋獻其方物　舊唐書吾雖塞表小國而無所歸乎遣使通宋獻其方物　舊唐書出宕渠始號墊江至巴郡入江渡廣陵歸於海阿豺柏梁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

原杜氏通典曰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党項始强南雜春桑迷桑等羌北連吐谷渾其種每姓

別自爲部落一姓之中復分爲小部落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騎不相統一有細封氏費聽氏野辭氏房當氏來禽氏拓拔氏最爲强族 宋史曰唐貞觀至上元間內附散居西北邊元和以後頗相率爲盜會昌初武宗置三使以統之在邠寧延者爲一使在鹽夏長澤者爲一使在靈武麟勝者爲一使在靈夏綏麟府環慶豐州鎮戎天德振武軍並其族帳太祖建隆二年代州刺史折也埋來朝也埋党項之大姓世居河右有捍邊之功故授以方州名令入覲而遣還 續文獻通考曰於遼叛服不常開泰二年西南面招討使斜軫奏党項諸部叛者皆遁黃河北模赧山其不叛者曷黨烏迷兩部據其地今復西遷詰之則曰逐水草不早圖之恐遂爲患又聞前後叛者多投西夏西夏不納詔遣使再問西遷之意若歸故地則可就加撫諭使不報上怒遂西伐五年其長魁可來降興宗重熙十三年復叛附夏國元昊親執党項二部酋長來降

党項二

摘 五月草生 中秋雪降 舊唐書土無五穀氣候多風寒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 候草木以記歲 殺牛羊以祭天 北史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

吐蕃

原 杜氏通典曰吐蕃在吐谷渾西南不知有國之所由或云禿髮利鹿孤有子樊尼其主脩檀爲臨松郡丞與主簿皆得衆心因魏末中華擾亂招撫羣羌日滅樊尼率餘種依沮渠蒙遜其後子孫西魏時爲所滅樊尼率餘種依沮渠蒙遜其後子孫西魏時爲以强大遂改姓爲窣 蘇骨反 勃野至今故其人號其主曰贊府貴臣曰主簿又或云始祖贊普自言天神所生號鶻堤悉補野因以爲姓 窣勃野與悉補里言訛其實也 其國出鄯城五百里過烏海入吐谷渾部落彌多彌蘇毗及白蘭等國至吐蕃界其國都號爲邏娑城用法嚴整議事則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此其所以能强且久也重壯賤老重兵死惡病終以累代戰沒者爲甲門臨陣奔北者懸狐尾於其首表其似狐之怯其贊普弄贊雄霸西羌隋開皇中其主論贊索弄贊都牂牁西匹播城以五十國西南與婆羅門接唐貞觀十五年正月以宗室女封文成公主降於吐蕃贊普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送之弄贊親迎於河源見王人執子壻禮甚

謹敕大國服飾禮義之美俯仰有媿沮之色謂所親曰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國者今我得尚唐公主當築一城以誇後代也武后如意初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蕃復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至萬歲通天初又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欽陵兄弟皆有才畧欽陵多居中諸弟分領方面諸蕃憚之二年吐蕃大論武太后遣前梓州通泉縣尉郭元振往至野狐河與陵遇曰大國久不許陵和陵久不遣蕃使以久無報命故去秋南甘宗之抄斯實陵罪今欲和好能無懼乎振乃謂曰論先考東贊以宏才大畧服事先朝結好通親荷榮承寵本期傳之永代垂於無窮論不慕守舊恩中致猜阻無故自絶日尋干戈屢犯我河湟且父通之子絶之甥為孝乎父事之子叛之豈為忠乎然論英聲籍甚還外各自為主奚為懼乎陵曰今天恩既許和好其兩國成守請罷置以便萬姓豈不休哉然以四十姓突厥四鎮諸國或時附蕃或時歸漢類多翻覆乞拔去鎮守分雜蜀國各建侯王使其國自為君人自為守既不疑漢又不屬蕃豈不人免憂虞振曰十姓四鎮本將鎮靜我落以撫寧西土通諸大部非有他求論今奚疑而有憂虞乎陵曰然緣邊守將多好功名見利而動罕守誠信此蕃國所為深憂振曰十姓諸部與論種類不同山川亦異爰覽古昔各自區分復為我編人積有年歲今論欲一言而分離數部得非昧弱苟利乎陵曰使人豈不疑陵貪冒無厭謬陳利害窺竊諸部以為漢邊患耶陵若愛漢土地貪漢財幣則青海湟川實通漢邊其去中州蓋三四千里必有窺羨何不爭利於此中而突厥諸部懸在萬里之外而能為漢邊患哉捨近務遠計豈然也但中州人士深謀多計天下諸國皆為漢并雖大海之外窮塞之表靡不磨滅今吐蕃塊然獨在者非漢不貪其土地不愛其臣僕實陵兄弟小心謹密得保守之耳往者高宗以劉審禮有清海之役乃使黃仁素賈守義來和陵之上下將士咸無猜忌故邊守不戒嚴和事曾未畢以為好功名人崔知辯從五俟斤路乘間隙瘡痍我衆驅掠牛羊蓋以萬計自此陵之國人大老憚和事矣今之此求但懼好功名者之吞噬冀此為翰屏以虞之實非有他懷焉振曰茲事漫汗體大非末吏所能明論當發使奉章以聞取裁於聖主陵乃命郎宗乞思若為使振之後國不可更犯漢邊且番使前後入朝不時遣者良以使去之後兵仍犯漢故朝廷躊躇曰是紿吾今遣使以為偵謀不以為使人遂遷延無報今若踵前陵塞是故陷所去人使孰謂請和也陵俛首跼蹐久

之曰陵與國人咸憾崔知辯之前事故嘗有此舉以虞好功者之來侵比實以選練騎士三萬分路出師使人既有此言今既於和事非便安可相違既罷兵散卒遂指天爲信　增續文獻通考曰西番即吐蕃唐末衰弱種類分散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宋時朝貢不絕神哲高三朝皆授以官遼時亦入貢又有小蕃大蕃胡母思山蕃之別元世祖時郡縣其地設官分職以吐蕃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帝師領之嗣者數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其山則崑崙極高峻雪至夏不消綿亘五百餘里黃河經其南其風俗樸魯上下一心君臣爲友吏治無文字懷恩重利尊釋信詛其產金銀銅錫氂牛名馬天鼠皮獨峰駝青稞麥豐豆糌羊地距松潘四百八十里東北鄰陝西東界四川雲南明洪武六年大將軍徐達征西番既拔河州於是河州以西朶甘思烏思藏等部悉歸令故有官者至京授職遂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曰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爲都指揮同知實慰使元帥招討等官分其地設都指揮使司二指揮使司一宣慰使司三招討使司六千戶所十有七以部之仍其俗封番僧爲六王曰灌頂國師曰贊善王曰贊化王曰正覺大乘法王曰如來大寶法王皆給印章誥命自是襲封不易

吐蕃二

增聯氈帳以爲居　有城郭而不處　唐書吐蕃傳其國君號贊普有城郭而不處聯氈帳以居號大拂盧部人處小拂廬　昭陵刊像形之石　赤嶺豎分界之碑　舊唐書高宗嗣位詔贊普與宰臣下有不忠之心者當勒兵以赴國除討并獻金銀珠寶十五種請置太宗前高宗嘉之乃刊石像其形刻昭陵九嵕下　又曰詔御史大夫崔琳充使報聘仍於赤嶺各豎分界之碑約以更不相侵

吐蕃三

增疏　唐于休烈請不賜吐蕃書籍疏曰臣聞吐蕃之性慓悍果決敏情恃銳喜學不回若達於書必能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干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令有廢興之兵深於傳則知用師有詭詐之計深於文則知往來有書檄之制何異借寇兵而齎盜糧也臣聞魯秉周禮齊不加兵吳獲乘車楚屢奔命且公主遠適異國返求良書愚臣料之恐非本意慮有奔北之類教於中若陛下慮失蕃情以備國信必不得已請去春秋當周道既衰諸侯強盛禮樂自出戰伐交興情僞於是乎生變詐於是乎起則有以臣名君之事取威定霸之名若與此

書國之恚也傳曰于奚請曲縣繁纓仲尼云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彼固貪婪貴貨易土正可錫之錦綺厚以玉帛何必率從其求以資其智

大羊同

增文獻通考曰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闐東西千餘里勝兵八九萬人其人衣氈裘以畜牧爲業地多風雪冰厚丈餘所出物產頗同蕃俗無文字但刻木結繩而已刑法嚴峻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國事自古未通中國唐貞觀二十五年遣使來朝

悉立

增文獻通考曰悉立在吐蕃西南戶五萬有城邑邨落依溪澗丈夫以繒綵纏頭衣氈褐婦人多著短裙其畜多水牛羖羊雞豕穀宜秔稻麥豆饒甘蔗諸果喪制以黑爲衣一年就吉刑有刖劓羈事吐蕃自古未通中國唐貞觀二十年遣使獻方物

章求拔

增文獻通考曰章求拔或云章揭拔本西羌之俗其地延袤八九百里勝兵二千餘人居無城郭好爲寇掠商旅患之聞悉立入朝亦遣使朝貢

泥婆羅

增文獻通考曰泥婆羅國在吐蕃西其俗剪髮與眉齊穿耳璫檀竹筈緩至肩者以爲姣麗食用手多商賈少田作以銅爲錢面文爲人背文爲馬以板爲屋壁皆雕畫俗重博戲頗解推測盈虛兼通曆術事五天神鑄石爲像每日清水浴神烹羊而祭其王那陵提婆身著眞珠諸寶玉垂金釣玉璫佩寶裝伏突坐獅子座常散花燃香大臣及左右並坐於地有阿耆婆彌池周迴二千餘步以物投之即生煙焰懸釜而炊須臾而熟唐永徽二年遣使朝貢

增文獻通考曰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與小勃律接西鄰北天竺烏萇屬吐蕃唐萬歲通天逮開元時三

遣使朝故冊其君蘇弗舍利支離泥爲王死又冊蘇麟陀逸之嗣王凡再遣使貢方物小勃律王沒謹忙來朝詔冊爲小勃律王至蘇失利之立爲吐蕃陰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臣吐蕃貢獻不入安西都護三討之無功天寶六載詔副都護高仙芝伐之平其國於是拂菻大食七十二國皆震恐歸附執小勃律王及妻歸京師詔改其國號歸仁軍募千人鎮之

箇失蜜

文獻通考曰箇失蜜或曰迦濕彌邏北距勃律五百里環地四千里山回繚之他國無能攻伐王治撥遷勿還布遷城西瀕彌那悉多大河地宜稼多雪不風出火珠鬱金龍種馬毛褐世傳地本龍地龍徙水竭故往居之唐開元初遣使者朝八年詔冊其主眞陀羅祕利爲王間獻胡藥天木死弟木多筆立遣使者佛理多來朝且言有國以來並臣天可汗受調發國有象馬步三種兵臣身與中天竺王阨吐蕃五大道禁出入戰輒勝有如天可汗兵至勃律者雖衆二十萬能輸糧以助又國有摩訶波多磨龍池願爲天可汗營祠因丐王冊詔內佛理多宴中殿賜賚優備冊木多筆爲王自是職貢有常其役屬五種亦名國所謂咀义始羅者地二千里有都城宜稼都城西南餘七百里得僧訶補羅地三千餘里亦治都城東南山行五百里得烏剌尸地二千里有都城宜稼穡東南限山千里即箇失蜜西南行險七百里得半笯蹉地二千里又得曷邏闍補羅者其大四千里有都城多山阜人驍勇五種皆無君長云

骨咄

文獻通考曰骨咄或曰珂咄羅廣長皆千里王治思助建城多良馬赤豹有四大鹽山山出烏鹽唐開元十七年王俟斤遣子骨都施來朝二十一年王頡利發獻女樂又遣大首領多博勒達于朝貢天寶十一載冊其王羅金郎爲葉護

蘇毗

文獻通考曰蘇毗本西羌族爲吐蕃所并號孫波在諸部最大東與多彌接西距鶻莽硤戶三萬唐天寶中王沒陵贊欲舉國內附爲吐蕃所殺子悉諾率首領奔隴右節度使哥舒翰護送關下元宗禮之

多彌

【一】文獻通考曰多彌亦西羌族後魏吐蕃號難磨濱黎牛河土多金貞觀六年遣使者朝貢

伊吾城

【二】文獻通考曰伊吾城者漢宜禾都尉所治商胡雜居勝兵千餘鐵勒人號悍土良沃時來侵暴置伊吾都護

至宋厥貞觀四年來朝頡利滅畧七城降列其地為西伊州

白蘭

【三】文獻通考曰白蘭羌之別種東北接吐谷渾西至吐利摸徒南界鄯鄯風俗物產與宕昌同貞觀六年與鄯鄯數十萬內屬永徽時時貢良牛駝大首領凍忽率衆來屬以其地為鄯州龍朔後白蘭春桑及白狗羌為吐蕃所臣籍其兵為前驅白狗與東會州接勝兵纔千人在西北者天授中內附戶凡二十萬以其地為朝吳浮鄯二州散居靈夏間

邊塞部七　原西戎總序　師　潛高昌　火州　土魯番　潛姑羌　原樓蘭　潛鄯善　精絶　原且末　柳陳　黑水　滑國　白題

西戎總序一

原杜氏通典曰西域漢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則接漢陬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烏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西邊日逐王領西域賦稅取足焉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陂河西行循河曰陂史記曰陂山東道至莎車爲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自張騫開西域之迹其後霍去病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張掖酒泉郡後稍發徙人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令音鈴縣名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人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以通西北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於是東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障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二三十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李廣利以軍降匈奴帝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黎皆故國地輪臺渠黎地名廣饒水草有漑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畜積爲本業益墾漑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帝深陳既往之悔乃下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每口增三十錢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也危須尉黎樓蘭六國皆發嘉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戴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厭留甚衆厭留言是前後離列不相及逮襲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乞若馬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故言也乞若猶言乞汝乞皆氣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皆言祥善而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其辭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理星占氣及太卜龜著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得也

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今謀卦兆皆反繆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或私裹文書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因養馬以免徭賦也）以補缺無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昭帝時乃用桑弘羊前議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遣衞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分以爲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神爵三年匈奴日逐王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乃因使求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由此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居言反）披莎車之地（鞬披分也）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都護理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四十里與渠黎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爲中故理焉至元帝復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戊己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爲戍卒（播種以爲戍卒言反）漸以增廣故溝渠以通渠以灌溉也戍卒分爲五部更休耕種以爲常後有三道從玉門關出經婼羌（婼遮而反）轉西越葱嶺經縣度入大月氏爲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并迴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爲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皆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理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新道後漢永平中匈奴乃脇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明帝乃命將北征匈奴取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闐諸國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復置都護戊己校尉章帝時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以事邊境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罷屯田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闐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初竇憲大破匈奴因遣副校尉閻槃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爲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己校尉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

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前代所不至莫不備其珍怪焉及班超之勇誠以威風加于遠方故絕域君後宜以海之一隅內懷外夷上書請之安帝初西域叛畔復以其質還相攻擊都護由此遂棄西域北虜如即復侵擾諸國共為遠援十餘歲間北虜轉大寇鈔滋甚永平時房數萬騎入酒泉殺太守曹宗滿氏王

移就涼州羣官會議給事中韓秀曰此蹙國之事非闢土之宜愚謂燉煌之立其來久矣雖土鄰強寇而兵人素習縱有姦竊不能爲害若徙就姑臧處人懷異意或會留重遷情不願徙引寇內侵深爲國患且燉煌去涼州三千里捨遠就近防制有闕一朝廢置是啟戎心恐醜徒協契侵竊涼土邊役繁興艱難方其乃從秀議隋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賓得瑪瑙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舞女獅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皆咱以厚利令轉相諷諭大業中相率而來朝者三十餘國帝因置西戎校尉以應接之自燉煌西出玉門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漢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至隋有商胡雜居勝兵千餘人附於鐵勒人甚驕悍厥田良沃隋末內屬置伊吾郡後又臣突厥唐貞觀四年以頡利破滅遂舉其屬七城來降因列其地爲西伊州同於編戶至武太后如意初武威總管王孝傑大破吐蕃復龜茲于闐疎勒碎葉四鎮自是諸國朝貢侔於前代矣

續文獻通考曰明於西北邊設立甘肅等衛自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關外建七衛而哈密在六衛西去肅州不一千五百里本古伊吾盧之地唐之伊州也其北天山與瓦剌界西接火州回回韃靼雜居爲往來之津其主曰安克帖木兒洪武中太祖定陝西命將守嘉峪關永樂二年諸番遣使貢馬始即其地設哈密衛改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王卒無嗣兄子脫脫賜以金印玉帶襲主國事令察諸番向背凡番使入貢就此譯遣亦斷匈奴右臂意也部下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脫脫子孛羅帖木兒成化八年被其下殺其母努溫答力理國事九年土魯番(即唐之吐蕃)速檀阿力王入哈密劫王母奪金印部落遂播遷匿苦峪城或附吾肅州亦有隨土魯番去者事聞朝廷命高陽伯李文右通政劉文往撫比至土魯番去遠王母金印竟不返自是阿力謂中國易與志頗驕橫阿力王死子阿黑麻稱速檀未定時王母外孫畏兀兒之種都督宇慎寄寓肅州甘肅守臣以聞詔歸宇慎襲王爵送入哈密城弘治初阿黑麻謂宇慎非脫脫族不當嗣誘而殺之未敢顯言據哈密遣使入貢言宇慎病死且乞封時兵部尚書馬文升議阿黑麻擅求代王主哈密宜降璽書切責朝廷從之王母故其渠牙蘭以金印城池來

歸下兵部議會曲先安定王遣使入朝僞稱忠順王
對詔送陝巴入哈密嗣忠順王阿黑麻聞之怒遂擄陝巴及金印而去時弘治癸丑也先
兒等入貢至是命兵部侍郎張海等領貢使往經畧之海等至遣哈密夷人以敕往諭不報海以上命修嘉峪
關閉關絕西域諸番貢令彼結怨阿黑麻以攜其黨阿黑麻復入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夷已而西去令
頭目牙蘭率番人二百餘據哈密馬文升曰若專示以恩而不加之以威彼終不知畏須用漢陳湯故事懲之
請於上敕巡撫許進總兵劉寧彭清等帥師由南山捷徑冒險而入阿黑麻聞大兵至先率衆遁惟留牙蘭與
撒他兒領番兵數百人登臺自保進至僅斬首六十餘級而還久之阿黑麻以開關不得通貢貿易遣使送陝
巴及金印來歸仍封忠順王陝巴死子速檀拜牙郎嗣為屬夷所逐走土魯番阿黑麻死子速檀滿速兒立遣
火者他只丁等入哈密取金印明年滿速兒亦至哈密又寇甘肅索幣且挾以許我即獻城及金印已而遣使
歸城印而留速檀拜牙郎不遣已復遣人據哈密來請幣副使陳九疇調屬夷劫其老營遣人北結瓦剌擣其
巢穴破三城始懼引退嘉靖七年劫我曲先衛人口木蘭內侵牙木蘭不從遂擁帳內徙奔肅州乞白城山金
塔寺駐牧因留肅州滿速兒請以哈密易牙木蘭兵部尚書胡世寧曰牙木蘭及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土魯番
欲甘心牙木蘭以攜貳我屬夷正宜厚牙木蘭以風蠻夷遂留不遣初世寧建議忠順王速檀拜牙郎已歸土
魯番雖還哈密亦其屬夷縱使今日有忠順嫡派應立之人朝廷與之金印助之兵糧誰與為守不過一二年
復為所據奪不如閉嘉峪關置哈密不問不必再辱王命詰城印以中彼索求之計如彼不肆侵擾則許其通
貢或復為寇閉絕之庶不以哈密故疲吾中國之奔命也至是尚書桂萼議哈密勢雖不可興復亦不可廢棄
并條甘肅邊事數款上之制曰可遂不用兵哈密是時來降人哈六剌言番酋欲以哈密城與都督米兒黑木
毋管理兵部遂請於上許其通貢著為令以三年或五年為期夷使雖多入京止許十二人餘留塞自是哈密
入土魯番據矣

西戎總序二

臣論漢班固西戎論曰孝武之代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

匈奴右臂隔絶南羌月氏單于失援自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因文景元默養民五代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睹犀布塲則建珠崖七郡感鉤黥竹杖則開牂柯越巂開天馬浦萄則通大宛自是之後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權酒酤管鹽鐵鉤緡之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匱竭至於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絶外內也書云西戎即序禹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城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絶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彼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

宋范曄西域傳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懷致遠之畧班超奮封侯之志小試以尚茲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質露頭頴而譬北闕立屯田於設戊己之官分仟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籯金而賜龜紱後服則繫頸而釁北闕立屯田於嘗聞之野刻期賈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抵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神化與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埋絶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審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千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無遣之宗道書之流也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辨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擊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眛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

取道回歸措大疑說則大道通矣

婼羌

漢書曰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西接且末隨畜

樓蘭

樓蘭在婼羌北漢時通焉王理扜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東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餘里國山居故名山國西北至車師千九百里地沙鹵寄田仰

樓蘭氏通典曰樓蘭在婼羌北漢時通焉王理扜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東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餘里國山居故名山國西北至車師千九百里地沙鹵寄田仰

殺害國人遂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駝能作兵器與婼羌同初漢武帝因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始師當道苦之攻劫漢使王恢等漢將趙破奴率屬國騎及郡兵擊之虜樓蘭王遂破姑師於是列亭障至玉門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間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漢後貳師將軍擊大宛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薄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居於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樓蘭王死後王立樓蘭國最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之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卒所侵苦不便與漢通以故復與匈奴反間數遮漢使略帝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懸首北闕下乃立其弟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拒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鎮撫之其後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

鄯善

後魏書曰鄯善國都扜泥城古樓蘭國也去代七千六百里所都城方一里北即白龍堆路至太延初始遣使來獻四年遣其弟素延奉表入侍及世祖平涼州沮渠牧健弟無諱走保燉煌無諱後謀渡流沙遣其弟安周擊鄯善王比龍恐懼欲降會魏使者自天竺罽賓還俱會鄯善勸比龍拒之安周不能却退保東城後比龍懼率衆西奔且末其世子乃應安周世祖發涼州兵討之其王真達面縛出降詣京師拜交趾公賦役其人比之

樓蘭　鄯善　精絶

郡縣

精絕

漢書曰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勝兵五百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阨陋西通杆彌四百六十里

且末

後魏書曰且末國漢時通焉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里戶二百三十西北至都護理所二千二百里東與白提西接波斯精絕南至小宛可三日行地多蒲萄諸果西北流沙數百里夏月有熱風之欲至老駝先知即鳴而聚立埋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亦將氈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致危斃

杆彌

杜氏通典曰杆彌漢時通焉王理杆彌城去長安九千三百里戶三千三百東北至都護理所三千五百里南與疎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西通于闐四百里後漢改其國曰拘彌居寧彌城亦曰寧彌城國順帝永建中為于闐王放前破殺其王興陽嘉初燉煌太守徐由遣疎勒發兵擊破于闐遂更立拘彌王靈帝嘉平中又為于闐所破殺掠殄盡衆纔千口

車師

杜氏通典曰車師前王後王並漢時通焉前王國一曰前部理交河城水分流繞城下故為號去長安八千一百里戶千五百西南至都護理所千八百里西南至都護理所千八百里西南至都護理所千八百里西域長史及戊己校尉並理於此去燉煌十三日行後王國理務塗谷即今庭府濱城今北濱縣也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六百西南至都護理所千二百三十餘里北與匈奴接宣帝地節二年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憙將免刑罪人田渠黎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憙發城障諸國兵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北石城未得會吉食盡歸渠黎田秋收後更往攻石城王及乃輕騎奔烏孫吉還田渠黎及車師益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匈奴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我國不

可不爭也遣騎來擊吉吉將田士卒保車師城匈奴圍城數日乃解吉上書車師去渠黎千餘里間以山河北近匈奴漢兵在渠黎者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於是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人令居渠黎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其後置戊已校尉屯田車師故地

晉北史曰後魏太武初遣使朝獻初沮渠無諱鳩集遺人破車師國眞君十一年車師王車夷落遣使琢進辭直上書曰臣亡父僻處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奉獻不空於歲天子降念賜遣甚厚及臣繼立亦不缺常貢天子垂矜亦不異前世敢緣至恩輒陳私懇臣國自無諱攻擊經今八歲人民饑荒無以存活賊今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遂捨國東奔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耆東界思歸天闕幸垂賑救於是下詔撫慰之正平初遣子入侍自後每使朝貢不絕

高昌

晉北史曰高昌者車師前王之地東西二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亦云有漢時高昌壘故以爲號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漢西域長史及戊已校尉並居於此晉以其地爲高昌郡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　文獻通考曰後魏文成帝末其地又爲蠕蠕所并立闞伯周爲王孝文太和五年高車主阿伏至羅殺闞王立燉煌人張孟明後孟明爲國人所殺立馬儒爲王以鞏顧禮麴嘉爲左右長史儒遣使後魏請內屬人皆戀土不願東徙相與殺儒立嘉其都城周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孔子像國內有城十八置四十六鎮官有令尹交河公田地公皆其王子也文字同華夏有毛詩論語孝經歷代子史集置學官子弟以相教授地多石磧氣候溫暖與益州相似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味甚佳赤鹽如朱白鹽如玉取以爲枕貢之中國多蒲萄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又有草實如蘭中絲如細纑名白疊子國人織以爲布交市用焉國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汗山夏有積雪此山之北鐵勒界也　北史曰熙平中仍求內徙遣使朝貢詔曰鄉地隔關山境接荒漠頻請朝援徙國內遷雖來誠可嘉於理未協何者彼之氓庶是漢魏遺黎自晉氏不綱因難播越成家立國積世已久惡徙重遷人懷戀舊今若動之恐異同之變爰在肘腋不得便如來表也正光元年又遣使奉表自以邊遐不習典誥求借五經

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爲博士許之隋大業五年嘉孫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室女華容公主文獻通考曰唐貞觀中其王文泰與西突厥連結諸國朝貢者路出高昌擁絶之太宗謂其使曰高昌負我使至彼文泰云鷹飛於天雉竄於蒿猫遊於堂鼠安於穴各得其所豈不快耶明年當發兵擊汝國十四年拜侯君集爲交河道大總管討之文泰謂左右曰冀吾入朝見秦隴北城邑蕭條非有隋比今伐我兵多則輸糧不逮若下三萬我能制之度磧疲鈍以逸待勞臥收其弊耳及王師至悸駭無計發病死子智盛降乃以其地爲西州以交河城爲交河縣始昌城爲天山縣田北城爲柳中縣東鎮城爲蒲昌縣高昌城爲高昌縣初西突厥遣其葉護屯兵於可汗浮圖城與高昌爲影響至是懼而來降以其地爲庭州并置蒲類縣每歲調內地更發千人鎮遏焉褚遂良諫曰高昌誅滅威動四夷然自王師始征河西供役飛米轉芻十室九匱五年未可復今又歲遣屯戍行李萬里去者資裝使自營辦賣救粟傾機杼道路死亡尚不可計所遣罪人始於犯法終於情業無益行陳復有亡命官司捕逮株蔓相牽有如張掖酒泉塵飛烽舉豈得高昌一乘一卒及事乎必發隴右河西耳然則河西爲我腹心高昌他人手足也何必耗中華事無用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名首領悉還本土長爲藩翰中國不擾書奏不省麴氏傳國九世百三十四年而亡　北史曰先是其國童謡云高昌兵馬如霜雪漢家兵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滅　文獻通考曰安史之亂其地陷沒復自爲國語訛小曰高敞然其地頗有回鶻故亦謂之回鶻宋乾德三年西州回鶻可汗遣僧法淵獻佛牙琉璃器琥珀盞太平興國六年其王始稱西州外生師子王阿厮蘭漢遣都督麥索温來獻五月遣供奉官王延德等使高昌還敘其行程來上云初自夏州歷玉亭鎮次歷黃羊平度沙磧無水行人皆載水凡二日至都嘩嘩族漢使過者遺以財寶謂之打當次歷第女喝子族族臨黃河以羊皮爲囊吹氣實之浮於水或以橐駝牽木栰而渡次歷茅女王子開道族行入六窠砂砂深三尺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駝不育五穀砂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次歷樓子山無居人亦如之歷臥梁勃特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鶻之地次歷大蟲太子族族接契丹界人衣尚錦繡器用金銀馬乳釀酒飲之亦醉次歷屋地因族蓋達于于越王子殊北九族達靼中尤尊者次歷拽

利王子族有合羅川唐回鶻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湯泉傳云契丹舊為回鶻牧牛回鶻徙甘州契丹達靼遂各爭長攻戰次歷阿墩族經馬駿山望鄉嶺嶺上石龕李陵題字處次歷格囉美源西方百川所會極望無際鷗鷺鳧鴈之類甚衆次至托邊城亦名李僕射城城中首領號通天王次歷小石州次歷伊州州將陳氏其先自唐開元二年領州凡數十世唐時詔敕尚在地有野蠶生苦參上可為錦帛有羊尾重者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白而甚美又有礪石剖之得賓鐵謂之喫鐵石又生胡桐樹經雨即生胡桐律次歷益都次歷納職城在大患鬼魅磧之東南望玉門關甚近無水草載糧以行凡三日至鬼谷口避風驛用本俗法設祭出詔神禦風風乃息凡八日至驛田寺高昌閒使至遣人來迎次歷地名寶莊又歷六種乃至高昌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闐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露沙雪山葱嶺皆數千里地無雨雪而極熱每盛暑居人皆穿地為穴以處飛鳥翬萃河濱或起飛則為日氣所爍墜而傷翼屋宇覆以白堊開寶三年雨及五寸即廬舍多壞有水出金嶺導之周繞國城以溉田園作水碓地產五穀惟無蕎麥貴人食馬餘食羊及鳧雁樂多琵琶箜篌出貂鼠白氈繡文花氎布俗好騎射婦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用開皇七年曆以三月九日為寒食餘二社冬至亦然以銀或鍮石為筒貯水激以相射或以水相潑為戲謂之壓陽氣去病好遊賞行者必抱樂器佛寺五十餘區皆唐朝所賜額寺中有大藏經唐韻玉篇經音等居民春月多羣聚遨樂於其間遊者馬上持弓矢射諸物謂之禳災有敕書樓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詔敕緘鎖甚固復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經所謂外道者也所統有南突厥北突厥大衆貿小衆貿樣磨割祿黠戛司末蠻格哆族豫龍族之名甚衆國中無貧民絶食者共賑之人多壽考率百餘歲時四月師子王避暑於北庭以其舅阿多干越守國先遣人致意於延德曰我王舅也使者拜我乎延德曰持朝命而來禮不當拜復問曰見王拜乎延德曰禮亦不當拜阿多干越復數日始相見然其禮頗恭師子王邀延德至其北庭歷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嶺口寶貨所出又兩日至漢家寨又五日上金嶺過嶺即多雨雪嶺上有龍堂刻石記云小雪山也嶺上有積雪行人服毛罽度嶺一日至北庭憩高臺寺其王烹羊馬以具膳尤豐潔地多馬王及王后太子各養馬牧放於平川中彌亘百餘里以毛色分別為羣莫知其數北庭川長廣數千里鷹鸇鵰鶚之所生多美草下生花砂鼠大如鼯鷺禽捕食之其王遣人來

言擇日以見使者願無訝其淹久至七日見其王及王子侍者皆東向拜受賜旁有持磬者擊以節拜王聞磬聲乃拜既而王之子女親屬皆出羅拜以受賜遂張樂飲宴為優戲至暮明日泛舟於池中池四面作鼓樂又明日遊佛寺曰應運泰寧之寺貞觀十四年造北庭北山中出碉砂山中常有煙氣涌起而無雲霧至夕光焰若炬火照見禽鼠皆赤采碉砂者著木底鞾若皮為底者即焦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即變為砂石土人取以治皮城中多樓臺亦木人白晳端正性工巧善治金銀銅鐵為器及攻玉善馬直絹一匹其駑馬充食者纔直一丈貧者皆食肉西抵安西即唐之西境七月令延德先還其國其王九月始至亦聞有契丹使來使缺唇以銀葉蔽之謂其王云聞漢遣使入達靼而道出王境誘王窺邊宜早送至達靼無使久留因云高敞本漢土漢使來覘視封疆將有異圖王當察之延德偵知其語因謂王曰契丹素不順中國今乃反間我欲殺之王固勸乃止自六年五月離京七年四月至高昌所歷以詔賜諸番君長襲衣金帶繒帛八年春與其謝恩使凡百餘人復循舊路而還雍熙元年四月至京師延德初至達靼之境頗見晉末陷沒者子孫咸相率遮迎獻飲食問其鄉里親戚意甚悽感留旬日不得去　續文獻通考曰元時號畏兀兒地太祖平西域置達魯花赤監治之

火州

增 續文獻通考曰火州地在嘉峪關外東距哈密西連亦力把力南抵于闐北接瓦剌自東南至肅州一月程即漢車師前王治交河城即唐交河郡縣也後為回鶻所據稱火州以其山色如火也明永樂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國歸言風物蕭條市里居民僧堂過半亦皆零落東有荒城故址云古高昌國漢西域長史戊已校尉並居焉為其俗多匈奴烏孫事神信佛好騎射其產馬橐駝胡桃蒲萄鹽砂鼠碉砂胡桐律剌密鹽白氍布鎖鐵陰牙角速霍角阿魏

土魯番

增 象胥錄曰土魯番一名土爾番在火州西百里漢車師前王地車師前王居交河城唐置西州交河郡且析以為縣有安樂城方一二里地曠衍四面皆山城西二十里崖兒城可二里居民百餘家相傳故交河縣治永樂十一年遣吏部員外郎陳誠使西域十三年土魯番遣使隨誠入貢授都督都指揮等官歷後朝貢不絕其

俗候暖鮮雨雪宜麻麥饒瓜果羊馬室居奉佛多僧寺陳誠使還言其國城西北百里有靈山最大十人言此
十萬羅漢涅槃處也近山有高臺旁寺擁石皇林木從此入山行二十里至一峽南有小土屋從屋南登山坡
得石屋奉小佛像左前有池池東山石青黑遠望紛如毛髮土人言此十萬羅漢洗頭削髮處也緣峽東南行
六七里登高崖崖下小山纍纍峰巒秀削其下白石成堆似玉輕脆不可握堆中有若人骨色澤明潤土人言
此十萬羅漢靈骨也又東下石崖得石筍迸出如手足稍南至山坡石復瑩潔如玉土人言此碎支佛涅槃處
也周行羣山約二十餘里悉五色砂石光焰灼人四面峻壑窮崖天巧奇絶然寡草木亦鮮鳥獸自誠使後土
魯番漸張旁置諸國及關外七衛地廣人庶昭昔懸絶矣

柳陳

象胥錄曰柳陳一名魯陳亦曰柳城漢名柳中延光二年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
遂破車師即其地也唐平高昌置柳中縣屬西州交河郡去哈密千里中經大川砂磧無水草馬牛過此輒死
大風倏起人馬相失白日鬼魅迷行人謂之黑海出川西行至流砂河上有小岡云風捲浮砂所積道北火焰
山色如火城方二三里四面多田園流水環繞灌木荂蔚候暖俗醇宜黍麥麻豆有小蒲萄甘甜無核名鎖鎖
葡萄人二種回回男子削髮戴小皁剌婦女白布裹頭畏兀兒男子椎髻婦人蒙皁布垂髮書於額

黑婁

象胥錄曰黑婁在嘉峪關西近土魯番世締好黑婁貢從土魯番入其地男女山水草木禽獸並黑宣德七
年始遣使朝貢

滑國

南史曰滑國車師之別種也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北擊有功爲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梁
天監十五年其王厥帶表聖聚陀始遣使獻方物普通元年獻黃獅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魏之居代都滑猶小
國屬蠕蠕後稍強大征其旁國盤盤闍婆實鞮茲疎勒姑墨于闐等國開地千里土地温暖多山川少樹木有五
穀國人以麵及羊肉爲糧其獸有獅子兩脚駱駝野驢有角人善騎射女人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寸以金銀飾

之無城郭氈屋爲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無文字以木爲契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父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即吉其言語待譯而後通又有阿跋檀周古柘胡密丹等國並滑旁小國也皆通元年遣滑入貢

白題

南史曰白題王姓支名史稽殺其先蓋匈奴之別種漢罷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是也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地出栗麥瓜果食物器與滑同梁普通二年遣使貢方物

邊塞部八 龜茲 焉耆 于闐 疏勒 烏孫 烏弋山離 罽賓 條支 濕薬 安息 大宛 康居 大月氏 大夏 烏孫 烏托 難兜 西夜 阿鉤羌 姑墨 溫宿 莎車 悅般 烏孫 大月氏 高附 小月氏 越底延 烏萇 罽賓 犁軒 條支 安息 烏弋山離

護理所四百里南去尉犂百里北與烏孫接東去交河城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其國近海水多魚鹽蒲葦之利四面有大山道險阨易守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三十餘里後漢明帝永平末有戶萬五千與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至和帝元光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之殺其王超乃立焉耆佐侯元孟爲王至安帝時西域背叛延光中超子勇爲西域長史復討定之 晉書曰武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姓身十二月剖脇生子曰會立爲世子會少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嘗爲龜茲王白山所辱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遣子熙歸本國爲王會有膽氣籌略遂霸西域葱嶺以東莫不率服其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率衆疆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爲前鋒熙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王今谷名遮留殆將有伏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擊敗之進據尉犂騎嘗之果有伏發植擊敗之進據尉犂曰隋大業中其王龍突騎支遣使貢方物 唐書曰唐貞觀六年龍突騎支始遣使來朝自隋亂磧路閉故西域朝貢皆由高昌突騎支請開大磧道以便行人帝許之高昌怒大掠而去十四年侯君集破高昌突騎支引兵佐唐其後朝貢遂闕安西都護郭孝恪擊之執突騎支以栗婆準攝國事焉耆又立從兄薛婆阿那支爲王執栗婆準送龜茲爲其所殺阿史那社尒討龜茲擒之立婆伽利爲王以修職貢

于闐一

原 杜氏通典曰于闐漢時通焉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去長安九千七百里戶三萬二千東北至都護理所三千四百里東去鄯善千五百里西通皮山國四百里東北去龜茲千九百里南與婼羌接北與姑墨接東北去龜茲千一百里西南與烏秅國千里西北至疎勒國千五百里其國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 增 唐書曰國有阿耨達山據漢書河源出焉後漢建武末莎車王賢彊盛攻并于闐徙其主俞林爲驪歸王永平中于闐將休莫霸反自立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絕西北至疎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強盛自是南道自葱嶺以東惟此二國爲大順帝時遣侍子詣闕貢獻元嘉中王敬爲長史斬其王建于闐將輸奐等西遣使通江左獻方物隋大業中頻遣使朝貢其王姓王字尉遲曜尚主名曰必信尚設齋日必親自早示門練錦帽金鼠冠髮不令人見俗言見王髮年必儉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

灑掃饋食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自高昌以西諸國人深目高鼻惟此一國貌類華夏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即黃河也一名計式水城西五十里亦有大水名達利水與樹枝水會俱北流其後併有漢戍盧杆彌渠勒皮山五國故地其居曰西山城勝兵四千人有玉河國人夜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王居繪室俗機巧言迂大然貌恭謹相見皆跪以木爲筆玉爲印凡得問遺書戴於首乃發之自漢武帝以來中國詔書符節玉王傳以相授人喜歌舞工紡績西有沙磧鼠大如蝟色類金出入羣鼠爲從初無桑蠶弓鄰國不肯出其王即求婚許之將迎乃告曰國無帛可持蠶自是始有蠶女刻石約無殺蠶蛾飛盡得治繭唐貞觀六年遣使入獻玉帶安史之亂絕不復至矣　文獻通考晉天福中其王李聖天自稱唐宗屬遣使來貢高祖遣供奉官張匡鄴高居誨等入其國冊聖天爲大寶于闐國王宋建隆二年聖天遣使貢圭一以玉爲押使者言國城東有白玉河西有綠玉河次西有烏玉河源出崑崙山去國城西千三百里每歲秋水小後國人取玉於河謂之撈玉官取後方許私取大中祥符二年其國黑韓王遣回鶻羅厮溫等以方物來貢上詢其在路幾時去此幾里對曰涉道一年晝行暮息不知里數昔時道路嘗有剽劫今道路清謐行旅如流願遣安撫遠俗上曰路遠命使益以勞費爾國今降詔書汝齎往亦與命使無異也嘉祐八年十一月以其國王爲特進歸忠保順砧鱗黑韓王于闐謂金翅鳥爲砧鱗黑韓蓋可汗之訛使言其王乞此號云元豐四年遣蕃部阿辛上表稱于闐國僕羅有福力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大略云路遠傾心相向前三遣使入貢未回重復數百言董氈使導至熙州譯其辭以聞詔前三輩使人皆已朝見錫賚遣發賜敕書諭之　續文獻通考遼聖宗統和開泰間俱入貢金時遣滿剌哈撒木丁等貢玉璞明永樂間打魯哇亦不剌入貢其產玉胡錦獨峰駝乳香碙砂硃珊瑚翡翠木香琥珀花蕊布名馬臘肭臍金星石水銀阿魏安息香雞舌香葡萄獅子

增　月光盛而美玉生　王駿見而凶年至　俱見上

于闐二

于闐三

【禮記】晉高居誨使于闐記曰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至三公沙宿月氏都督帳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党項牙也其酋曰捻崖天子渡白亭河至涼州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氏之故地也有別族號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遺族也自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載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澀四竅馬蹄亦鑿四竅而綴之駝蹄則包以氈皮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辮髮戴瑟瑟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竄也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伏人勇而好戰瓜沙之人皆憚之胡盧磧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於伊吾盧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嘗寒多雪每天陰雪消乃得水匡鄴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晉使者匡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曠磧無水掘地得濕沙人置之胷以止渴又復渡陷河伐楔置水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紺州紺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萄爲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嘗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盧州淯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山也

疏勒

【原】杜氏通典曰疏勒漢時通焉王理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里戶千五百都白山南百餘里東至都護理所二千二百里南有河西帶葱嶺亦名雪山在國西北千里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南去莎車五六百里去朱俱波八九百里【隋史云東北去突厥牙帳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在于闐

國北千五百里耿恭爲戊己校尉屯車師後王金蒲城爲匈奴所攻恭引衆入疏勒城中乏水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飛泉涌出賊遂退 北史曰後魏文成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帝以其審是佛衣當有靈異置於猛火之上經日不燃觀者慊駭其人文身碧瞳手足皆六指 文獻通考曰其王姓裴氏自號阿摩支唐貞觀十三年與朱俱波甘棠子東頭使編非六指者即不育 文獻通考曰其王姓裴氏自號阿摩支唐貞觀十三年與朱俱波甘棠

烏孫

杜氏通典曰烏孫漢時通焉大昆彌理赤谷城烏孫其形最異青眼赤髭髮狀類猴其國謂王曰昆彌亦曰昆莫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三萬東至都護理所千七百里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接本塞地也 文獻通考曰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樠無田作種樹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狠多寇盜最爲強國 杜氏通典曰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燉煌間今烏孫强大宛南與城郭諸國接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同俗國多馬富人至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以妻焉公主別理宮室而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作歌以述意天子聞而憐之昆莫死孫岑陬立岑陬者官號也名軍須靡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之岑陬死季父子翁歸靡立號曰肥王復尚解憂公主宣帝初分烏孫本始三年漢發十五萬書言匈奴連歲侵擊欲發國中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本始三年漢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遣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昆彌將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匈奴右谷蠡王庭 谷音鹿蠡音黎獲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宣帝時都護鄭吉請分烏孫爲大昆彌後段會宗爲都護時烏孫兵圍之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上召陳湯問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烏孫人衆不足以勝會宗惟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發城郭燉煌歷時而至所謂報讐之兵非救急之用也又合不能久攻不過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至言已解會宗招還

亡畔安定之

烏孫二

增 夫人持節 公主學琴 漢書楚王侍者馮嫽能史書習事嘗持節為公主行賞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宣帝徵馮夫人錦車持節詔焉 又曰宣帝時烏孫公主遣女至京學鼓琴

增 歌 漢烏孫公主悲愁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

悅般

增 北史曰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為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其風俗言語與高車同而其人清潔剪髮齊眉以餘餬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大山山傍石皆燋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為藥即石硫黃也與蠕蠕結好其王嘗入蠕蠕國欲與大檀相見入其界見其人不浣衣不絆髮婦人口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大檀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討魏眞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納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世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能作霖雨盲風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三是歲再遣使朝貢求其官軍東西齊契討蠕蠕太武嘉其意命以淮南王他為前鋒仍詔有司以其鼓舞之節施於樂府自後每使朝貢

姑墨

原 杜氏通典曰姑墨漢時通焉王理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里戶三千五百東至都護理所千里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北界接烏孫 增 新唐書曰自龜茲西北六百里踰小砂磧有跋祿迦嶺北原也水東流春夏山谷橫六百里縱三百里風俗文字與龜茲同言語少異西三百里度石磧至陵山葱嶺

積雪

溫宿

原 杜氏通典曰溫宿漢時通焉王理溫宿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餘里戶二千二百東至都護理所二千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餘里

烏孑

原 杜氏通典曰烏孑漢時通焉王理烏孑城去長安萬里戶五百東北至都護理所四千九百北與子合蒲黎西與難兜接

增 文獻通考曰其國後魏又通謂之於摩國

難兜

原 杜氏通典曰難兜漢時通焉去長安萬一百里戶五千東北至都護理所二千八百里西南至罽賓三百里南與婼羌北與休屠西與大月氏接

西夜

增 漢書曰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勝兵千人東與皮山西南與蒲犁及依耐無雷國皆西夜類也其種類羌氏行國隨畜逐水草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悉居半

增 後魏書曰悉居半國故西夜也在于闐西太延初遣使來獻自後貢使不絕

皮山

增 漢書曰皮山王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千里勝兵五百人西南至烏孑國千三百四十里南與天篤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當罽賓烏弋山離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

蒲山

增 後魏書曰蒲山國故皮山國也居汉城在于闐南其國西南三里有凍凌山後役屬于闐

烏弋山離

增 漢書曰烏弋山離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與樸桃西與犂靬條支接行可百餘日至條支

大宛

原 杜氏通典曰大宛漢時通焉王理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戶萬東至都護理所四千里北至康居南與大月氏接

增 漢書曰以葡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斛久者數十年不敗人嗜酒馬嗜苜蓿 原 杜氏通典曰多善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 大宛國中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牝馬置其下以引與生駒皆汗血因號爲天馬下 始張騫爲武帝言之帝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絶遠大兵不能至遂殺漢使於是太初元年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期至貳師取善馬益數萬人至其境攻郁城不下引還往來二歲至燉煌士卒存者十不過一二帝怒其不尅使遮玉門不許入貳師因留屯燉煌又遣貳師率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焉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萬數天下騷然益發戍甲卒十八萬置居延休屠 今武威張掖郡界 以衛酒泉貳師至宛宛人斬王無寡首獻爲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匹而立宛貴人昧蔡爲王約歲獻馬二匹遂採葡萄苜蓿種而歸 增 漢書曰天子以馬多益種葡萄苜蓿離宮館旁極望焉 文獻通考曰其人皆深目多髭鬚善賈其俗貴女人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無絲漆不知鑄器及漢亡卒降教鑄作兵器焉隋時蘇對沙那國即漢大宛也

洛那

增 北史曰洛那國故大宛國也都貴山城在疏勒西北太和三年遣使獻汗血馬

哈烈

增 續文獻通考曰哈烈在肅州之西相去一萬一千餘里東北至撒馬兒罕一千四百里即漢之大宛也其地俱平川四面大山沙哈魯國人尊之爲速魯檀猶華言君王也東有俺都淮八剌墨等城皆隸焉俗衣服喜鮮潔色尚白有喪易以青國主居窗辟以金銀瑟瑟爲飾富家居室服用頗同國主禮儀簡畧君臣相見但行跪禮無刑法有罪罰錢而已坊市不設斗斛但用權衡食亦無匕箸惟以手取婚室多以姊妹謂爲至親死無棺

柳以布囊裹屍瘞之國有學舍以居遊學之士無正朔不用甲子以七日爲一周擇日用事則以第一日名阿啼納爲上吉凡拜天聚會用之酒禁甚嚴修行者多不飲恐褻天也其產亦有金銀銅鐵珊瑚琥珀珠水晶翡翠名馬狻猊織鳥毳爲鎖伏紋如紈綺又有花毯極細密色久不變食物有葡萄已旦杏明永樂七年朝貢正統二年貢馬玉石

莎車

杜氏通典曰莎車漢時通焉理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里戶二千三百東北至都護理所四千七百里西南至蒲犂七百里宣帝時莎車王呼屠徵殺漢使者約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即封奉世爲光祿大夫元帝時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音質支單于封爲列侯於是得其名馬象龍而還（馬形似龍）帝甚悅下議封奉世少府蕭望之以奉世擅制發諸國兵雖有功効不可以爲後法封帝善其議以奉世爲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不宜受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三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令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三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制勝則奉世多於邊境居安慮危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則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願下有司議帝以先帝時事不復錄（文獻通考曰匈奴因王莽之亂畧有西域唯莎車王延强不附屬元帝時嘗爲侍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復參其典法常敕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延死子康代立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自陳思慕漢家河西大將軍竇融承制立康爲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康死弟賢代立攻破拘彌西夜國皆殺其王而立其兄康兩子爲拘彌西夜王十七年遣使奉獻請都護天子以問大司空竇融以爲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燉煌太守裴遵不可詔書收還都護印綬

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爲單于賢浸以驕橫數攻龜茲諸國諸國恐懼二十一年冬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二十二年賢發兵攻鄯善其冬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車師鄯善復附匈奴而賢益橫嬀塞王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鞬爲烏貴王又更以貴人爲嬀塞王又徙于闐王俞林爲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爲于闐王歲餘賢疑諸國欲叛召位侍及拘彌姑墨于合王盡殺之不復置王但遣將鎮守其國莎車將君得在于闐暴虐國人患之其大人都末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無射我我爲汝殺君得都末因與兄弟共殺君得賢引兵攻于闐兵敗而走于闐大人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兵乃退于闐立休莫霸兄子廣德爲王

增北史曰阿鈎羌在莎車西南國西有懸度山其間四百里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因之匈奴廣德攻莎車執王賢殺以名之

原杜氏通典曰罽賓在懸度山西漢時通焉王理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理所六千八百里東至烏秅國二千二百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居大夏而塞王南居罽賓罽賓地平温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槐梓竹漆種五穀葡萄諸果地下濕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錫以爲器市列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幕音漫謂平而無文也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雀珠璣珊瑚琥珀壁流離

原杜氏通典曰自漢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至雖遣使貢獻屢殺漢

使至成帝時又遣使者奉獻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凡中國所以羈縻外國者爲其壤比而爲寇也今懸度之阨非罷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城郭西域諸國也今遣使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朝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懸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斤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廩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禁黠不肯給擁强漢之節餧山谷之間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十長者徑三十里臨嶂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懸度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於是鳳白從欽言

罽賓二

頭痛山　身熱阪　俱見上

漕國

北史曰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康國王之宗族都城方四里勝兵萬餘人國法嚴整殺人及盜皆死其俗淫祀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鏁爲屋以銀爲地祀者日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去劫國六百里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新唐書曰唐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鎖水精醯頗黎狀若酸棗貞觀中獻名馬十六年獻褥特鼠喙尖尾赤能食蛇螫者嗅且尿瘡即愈開元七年遣使獻天文及祕方奇藥其王請以子拂林罽婆嗣聽之

撒馬兒罕一

續文獻通考曰撒馬兒罕地在亦力把力西西連哈烈東至肅州九千里即漢之罽賓地東去嘉峪關九千九百里土田膏腴宜五穀饒衍甲諸國人物秀美多藝能元駙馬帖木兒主其國東有養夷沙鹿海牙賽藍達失干西有渴石迭里迷諸城皆隸焉明洪武丁卯國王帖木兒遣回回滿剌哈非思等貢駝馬詔厚賜之弘治

三年由海道貢獅子禮官倪岳言南海非西域貢道請却之自後皆從嘉峪關入嘉靖中其國稱王者五十三人皆遣人朝貢

撒馬兒罕二

增鐵門峽 火站河 明一統志鐵門峽在渴石城西懸崖絶壁高數十仞深二三里夷人守此名鐵門關火站河在沙鹿海牙城西

答兒密

增續文獻通考曰答兒密在海中地不百里人不滿千家服屬撒馬兒罕明永樂中遣使十八人來朝貢方物賜大統曆西北有小國曰哈三曰哈撒兒沙的蠻曰哈失哈兒曰哈的蘭曰賽蘭曰帰蘭曰亦力把力曰也克力曰把丹沙曰把力黑曰俺力麻曰脫忽麻曰察力失曰幹失曰卜哈剌曰怕剌曰失剌思曰你沙兀兒曰克失迷兒曰帖必力思曰果撒思曰火壇曰火占曰苦曰苦先曰沙鹿海牙曰牙者曰牙兒干曰戎曰兀倫曰阿迷曰邪思城曰坤城曰捨墨曰擺音曰克乩曰元方曰日落諸國皆經哈密入貢或三年五年無恒期後哈密殘破多徑叩嘉峪關然亦未數至

沙鹿海牙

增象胥録曰沙鹿海牙在撒馬兒罕東五百里城據小岡西北臨山河河名水站勢衝急有浮梁其地南山三面皆平川居人依崖谷頗繁庶西有大沙洲可二百餘里無水間有水不可飲牛馬飲輒死有臭草根株獨立高尺許枝葉如蓋穗氣逼人取生汁熬膏即阿魏也亦有細草以熬膏味如蜜

賽蘭

增象胥録曰賽蘭一作賽藍去撒馬兒罕千里在達失干東城周三里有浮圖爲祈拜之所四面平原流水環繞草木豐茂五穀蕃殖夏秋間草生黑蜘蛛小而甚毒齧人遍體作痛號呼動地土人誦咒禳解以薄荷枝拂毒處又以羊肝擦之一晝夜痛息膚如蛻牛馬被傷輒死行人宿必近水避焉

達失干

增象胥録曰達失干在賽蘭西去撒馬兒罕七百里城甚狹小四面平岡溪流蜿蜒多林木土宜五穀居民稠

密俗朴而饒

【增】象脊錄曰渴石在撒馬兒罕西南二百六十里城周十餘里四面水田東南近山中有園林頗宏麗元帖木兒駙馬居也墻辟窗櫺飾以金碧琉璃堂四隅白石柱如玉西行十餘里多奇樹又西三百里大山屹立中有石硤兩辟懸崖如斧劈行二三里出硤石有門石色如鐵人指云此鐵門關也元太祖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瑞獸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帝爲班師近東印度矣

渴石

【增】象脊錄曰迭里迷去哈烈二千餘里在撒馬兒罕西南新舊二城相去十餘里王居新城東距阿木河河廣非舟不可渡多魚城内外居民僅數百家孳畜蕃息河東地隸撒馬兒罕河西有蘆林多獅子

迭里迷

【增】象脊錄曰卜花兒在撒馬兒罕西七百里城居平川周十餘里市里華庶戶口萬計地廣衍宜五穀天氣温和產布帛絲綿大類中國

卜花兒

【增】象脊錄曰　夷在賽蘭撒馬兒罕亦力把力蒙古諸部落間數相侵掠無寧居惟數百人成孤城四面皆亂山東北有大溪西流長數百里

養夷

【增】象脊錄曰納失者罕東去失剌思數日程皆舟行海中其國有山林川澤魚蟲城東平原饒水草可牧馬馬有數種最小者高不過三尺俗重僧所至飲食之顧尚氣健鬬以不勝爲唯鄙永樂中遣使朝貢

納失者罕

【增】象脊錄曰俺都淮西南去哈烈千三百里東北去撒馬兒罕如之土沃人稠稱樂土永樂中嘗遣使朝貢

俺都淮

增 八剌黑

增 象胥録曰八剌黑一名八黑在佺都淮東北城居平川周十餘里南近山無險地廣物豐饒西南諸番賈聚焉又八答黑商其國奉佛浮圖壯麗如王宮永樂間朝貢方物織皮絨罽香木疑即八剌黑

亦思把罕

增 象胥録曰亦思把罕廣袤近千里於西南海中爲大國四面皆海西北多山東南皆平沙王居宏麗城亦堅壯產饒俗朴食惟麥餈麥粒麤而甘美少布帛稻黍多馬駝琥珀亦有中國人流寓時賈撒馬兒罕以取給永樂間使朝貢亦云亦思弗罕

亦力把力

增 續文獻通考曰亦力把力不知古何國地居沙漠間在肅州西北三千七百里疑即晉或龜茲地也龜茲國在白山南都延城今其地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二千餘里東距火州西抵撒馬兒罕南接于闐北連瓦剌地無房屋逐水草置氈帳以居少五穀畜牛羊駝馬飲食惟肉酪衣服類回回語言類畏兀兒其王髡髮戴罩剌帽插鵰鶚翎設綵繡氈帳席地而坐與使者相見不拜揖惟行跪禮其山有白山中常起火煙蓋出硇砂之處採者著木底鞾取之皮著即焦有熱海周數百里俗呼亦息渴兒所產有銅鐵鉛雌黃胡粉馬騌牛孔雀氈觧駝葡萄剌蜜亦有阿魏白氈布硇砂元名其地爲別失八里憲宗分建諸王合丹於此世祖立宣慰司以萬戶綦公直爲使後置元帥府以領屯田明洪武二十四年國王黑的兒火者遣使貢馬永樂四年貢玉璞十六年歪思弒其從兄王納黑失只罕自立爲王徙其國西去遂更國號亦力把力

條支

原 杜氏通典曰條支漢時通焉去陽關一萬二千一百里在葱嶺西城在山上週迴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絶惟西北隅通陸道

增 文獻通考曰土地暑濕田宜稻有大鳥卵如甕善眩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闕賓同而有桃拔獅子犀牛

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其錢獨文爲人幕爲騎馬

原 杜氏通典曰條支人幕爲騎馬

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渡若遇惡風亦有三歲者英聞而止 增漢書曰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自條支乘水西行百餘日近日所入云

波斯

杜氏通典曰波斯後魏時通焉在達曷水之西都宿利城後周書云蘇利城隋書云醯利城記錄音訛其實一也 蘇有河經其城中南流即條支之故地也大月氏之別種其先有波斯匿王其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爲國號焉王姓波斯戶十餘萬東去中國萬餘里西千餘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 增文獻通考曰有樓觀屋宇佛寺城西十五里有土山山周迴高大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噉羊土人極以爲患其王坐金羊座戴金花冠衣錦袍繡成帔飾以眞珠寶物其俗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肩近下開之并巾帔緣以爲飾人服大衫帔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即位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於庫王死乃共發書立爲王餘子各出就邊任國人號王曰醫囉才割反妃曰防步達王之諸子曰殺野其刑法重罪懸竿射而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以六月爲歲首尤重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設會作樂以相歡娛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其地多砂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禽獸與中夏畧同唯無稻黍土出名馬及駝象獅子多良犬有大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人有大鳥卵眞珠頗黎珊瑚琉璃瑪瑙水精瑟瑟金銀鍮石金剛火齊銅錫鏡鐵朱砂水銀錦疊細布氍毹毾㲪那越諾布金鏤織成赤麨皮熏陸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薑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又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地有鹹池俗尊右下左祠天地日月水火戰乘象魏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爲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朝廷嘉納之唐貞觀十二年遣使朝貢又獻活褥蛇狀類鼠色正青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龍朔初又訴爲大食所侵時天子遣使西域分置州縣以疾陵城爲波斯都督府拜其王爲都督咸亨中入朝授右武衛將軍死始其子泥涅師爲質調露元年詔裴行儉將兵護還復王其國至安西碎葉以道遠行儉還泥涅師因客土火羅景龍初復來朝授左威衛將軍無何病死其國滅而部衆猶存開元天寶間遣使者十輩獻瑪瑙牀火毛繡舞筵 續文獻通考曰遠太祖天贊二年波斯來貢

大食

大食一

新唐書曰大食本波斯地隋大業中有波斯國人牧於俱紛摩地那山有獸言曰山西三穴有利兵黑石而白文得之者王走視如言石文言當反乃詭衆糾亡命於恒曷水劫商旅保西鄙自王於是遂滅波斯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貢自言王大食氏有國三十四年傳二世其王嘗遣人入海經八年而未極西岸海中見一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不語而能笑動其手足頭著樹枝人摘取入手即乾黑其使得一枝獻在王宮開元初遣使獻馬鈿帶其使謁見平立不拜憲司欲糾之中書令張說奏曰大食殊俗遠來慕義不可置罪上特許之尋又遣使來獻自云本國惟拜天神雖見王亦無致拜之法有司屢詰責之遂依漢法致拜　文獻通考或曰大食族中有孤列種世爲長號白衣大食種有二姓一曰盤尼末者勇而智衆立爲主闢地三千里克夏臘城傳十四世至末換殺兄伊疾自王下怨其忍有呼羅珊木鹿人並波悉林將討之徇衆曰助我者皆黑衣俄而衆數萬即殺末換求奚深種孫阿蒲羅拔爲王更號黑衣大食宋太平興國二年遣使貢方物其從者目深體黑謂之崑崙奴雍熙元年國人花茶復來獻花錦越諾揀香白龍腦白沙糖薔薇水琉璃器淳化四年又遣其副蕃長李亞勿來貢其國舶主蒲希密至南海以老病不能詣闕乃以方物附亞勿來獻希密進象牙乳香賓鐵紅絲古貝五色雜花番錦白越諾琉璃瓶無名異薔薇水等詔賜希密因緣射利泛舶至廣州逮令五稔未歸毋令臣遠來尋訪昨至廣州見之具言前歲蒙皇帝聖恩今命臣奉章來謝以方物致貢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車駕東封舶主陁婆離上言願執方物赴泰山從之其國部屬各異名故有勿巡有陁婆離有俞盧和地有麻囉拔等國然皆冠以大食勿巡所貢又有龍腦皃羅錦毬錦褭番花簟陁婆離有金飾壽帶連環臂鈎數珠之屬其國在泉州西北自泉州發船四十餘日至藍里博易住冬次年再發順風六十餘日方至其國本國所産與三佛齊貿易商賈轉販以致中國其地廣袤民俗侈麗天氣多寒雪厚二三尺故貴氈毯國據諸番衝要其王錦衣玉帶朝望戴百寶純金冠其居以瑪瑙爲柱綠甘爲壁水晶爲瓦碌石爲甃活石爲灰帷幕之屬悉用百花錦官有丞相太尉各領兵二萬餘人　續文獻通考曰遼

太祖三年大食國來貢聖宗開泰九年大食國王遣使進象及方物爲其子冊割請婚以王子班郎君胡思聖女可老封公主降之

大食二

【通】記杜環經行記曰大食一名亞俱羅其王號暮門都此處其士女瓌偉長大衣裳鮮潔容止閑麗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食肉作齋以殺生爲功德繫銀帶佩銀刀斷飲酒禁音樂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座爲衆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奸非劫竊細行謾言安已危人欺貧虐賤有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爲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率土稟化從之如流法唯從寬葬唯從儉郭郭之內里閈之中土地所生無物不有四方輻湊萬貨豐賤錦繡珠貝滿於市肆駝馬驢騾充於街巷刻石木爲廬舍有似中國寶肇每至節日則獻貴人琉璃器皿鍮石瓶鉢蓋不可數算其果有褊桃千年棗其蔓菁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餘菜亦與諸國同葡萄大者如雞子香油貴者有二一名耶塞漫一名沒國女甲反師香草貴者有二一名查塞菴蒲孔反一名黎蘆茭綾絹機杼金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隈呂禮又有橐駝駕車其馬俗云西海濱龍與馬交所產也腹小腚長善者日走千里其駝小而緊背有孤峰良者日馳千里又有駝鳥高四尺以上足似駝蹄頸項勝人騎行五六里其卵大如二升又有薺樹實如夏棗堪作油食除瘴其氣候溫土地無冰雪人多瘡痢一年之內十中五死吞滅四五十國皆爲所役屬分其兵鎮守其境盡於西海焉又未祿國在亞梅國西南七百餘里胡姓末者茲土人也其城方十五里鐵爲城門城中有鹽池其境東西百四十里南北百八十里邨柵連接樹木交映四面合匝總是流沙南有大河流入其境分渠數百灌溉一川其土沃饒其人淨潔墻宇高厚市廛平正木既雕刻土亦繪畫又有細軟疊布羔羊皮裘果有紅桃白柰遏白黃李瓜大者名尋支十餘人餐一顆輒足越瓜長四尺以上菜有蔓菁蘿蒲長葱顆葱芸薹胡芹葛藍單達茴香笑蓳蒜芫荽多葡萄又有黃牛野馬水鴨石雞其俗以五月爲歲首歲以畫缸相獻有打毬節鞦韆節其大食東道使鎮於此又苦國在大食西界周迴數千里造屋兼瓦壘石爲壁米穀殊賤有大川東流入亞俱羅商客雜此糴彼往來相繼人多魁梧衣裳寬大有似儒服其苦國有五節度

兵馬一萬以上北接可薩突厥可薩北又有突厥足似牛蹄好噉人肉

伏盧尼

後魏書曰伏盧尼國都伏盧尼城在波斯國北累石爲城東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獅子

安息

杜氏通典曰安息國漢時通焉王理番兜城番音盤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在葱嶺之西大宛之西可數千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

漢書曰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烏弋罽賓同亦以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有大馬爵其屬大小數百城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臨嬀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爲書記武帝始遣使至安息其王令騎迎於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因發使隨漢使者以大鳥卵及犁靬眩人獻於漢　後漢書曰其東界木鹿城號爲小安息章和元年遣使獻獅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渡河又西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

安國

隋書曰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與康國王同族都邪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宮殿皆爲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尺風俗同於康國煬帝遣杜行滿使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大業五年遣使貢獻

大夏

杜氏通典曰大夏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君長其兵弱畏戰　史記曰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賣諸物東南有身毒國張騫曰臣在大夏時見笻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

吐火羅

增新唐書曰吐火羅或曰土豁羅曰覩貨邏元魏謂吐呼羅者居葱嶺西烏滸河之南古大夏地與挹怛雜處勝兵十萬國土著少女多男北有頗黎山其陽穴中有神馬國人遊牧牝於側生駒輒汗血其王號葉護武德貞觀時再入獻永徽元年獻大鳥高七尺色黑足類橐駝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俗謂駝鳥願慶中以其阿緩城爲月氏都督府析小城爲二十四州授王阿史那都督後二年遣子來朝俄又獻瑪瑙鐙樹高三尺開元天寶間數獻馬騾異藥乾陀婆羅二百品紅碧玻瓈乃冊其君爲吐火羅葉護挹怛王

厥噠

增後魏書曰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餘里多寺塔皆飾以金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角焉衣服類加纓絡頭皆剪髮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者死便受之用刑嚴急偷盜無多少皆腰斬其人凶悍能鬬戰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皆役屬之

挹怛

增隋書曰挹怛國都烏滸水南二百里大月氏種也勝兵五六千人善戰俗同吐火羅南去曹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隋大業中遣使來貢

文獻通考曰按劉璠梁典滑國姓厥噠後裔以姓爲國號轉訛又謂之挹怛焉

副貨

增北史曰副貨國東至阿富使且國西至沒誰國中間相去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千五百里國中城周迴七十里宜五穀葡萄國王有黃金殿殿下金駝七頭高三尺孝文帝時遣使朝貢

疊伏羅

增北史曰疊伏羅國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城北有鹽奇水西流有白象并有阿末黎木皮織作布

拔豆

增北史曰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東至多勿當國西至赫那國中間相去七百五十里南至罽陵伽國北至弗那伏且國中間相去九百里國中出金銀雜寶白象水牛騾牛葡萄五果土宜五穀

朱居波

增杜氏通典曰朱居波後魏時通焉亦名朱居槃國漢子合國也并有西夜蒲犂依耐得若四國之地在于闐國西千餘里其西至渴槃國南至女國三千里北至疏勒九百里東至葱嶺二百里其王本疏勒國人宣武永平中遣使朝貢唐武德以後頻遣使朝貢

渴槃陀

增文獻通考曰渴槃陀後魏時通焉亦名漢陀國亦名渴羅國治葱嶺中在朱居波國西西至護密國其南至懸度山無定界北至疏勒國界西北至判汗國其王本疏勒人懸度山在國西南四百里懸度者名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因以為名懸度葱嶺迤邐相屬郵置所絕道阻且長故行人由之莫能分別又有頭痛山在國西南鄉罽賓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其葱嶺俗號極嶷山其國衣服語貌與于闐相似書與婆羅門同人山居勁健有盲樂兵器有甲稍弓刀國法殺人劫賊者死餘罰其稅雜輸之服飾婚姻同疏勒太武帝大延三年朝獻於後不絕

鉢和

增後魏書曰鉢和在渴槃陀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處又有大雪山望若銀峰其人食麪服氈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噘噠一道西南趣烏萇為噘噠所統

波知

增後魏書曰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託山谷其王不能總攝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有龍婦小者龍子行人經之設祭始過不則多遇風雪

賒彌

增後魏書曰賒彌國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嚈噠東有鉢盧勒國路嶮緣鐵鎖而度下不見底熙平中遣使宋雲等竟不能達

烏萇

增北史曰烏萇在賒彌南北有葱嶺南至天竺婆羅門爲其上族婆羅門多解天文吉凶之數其主動則訪決焉土多林果引水灌田豐稻麥寺塔華麗人有爭訟服以藥曲者發狂直者無恙爲法不殺犯罪惟徙之靈山西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

乾陀

增後魏書曰乾陀國在烏萇西本名業波爲嚈噠所破因改焉其王本敕勒臨國已二世矣好征戰與罽賓鬬三年不罷人怨苦之有鬬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縛刀以戰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即所謂雀離佛圖也

謝颶

增新唐書曰謝颶居吐火羅西南本曰漕矩吒唐顯慶時謂訶達羅支亦曰呾蜜國東距罽賓東北帆延皆四百里南婆羅門西波斯北護時健其王居鶴悉那城七千里多鬱金麗草國中有突厥屬賓吐火羅種人雜居景雲初遣使朝貢後遂臣屬罽賓開元八年天子冊葛達羅支頡利發誓屈爾爲王至天寶中數朝貢

帆延

增文獻通考曰帆延者或曰望衍曰梵衍那居斯里莫運山之旁西北與護時健接東南距罽賓西南訶達羅支與吐火羅連境地寒人穴居王治羅爛城有大城四五水北流入烏滸河貞觀初遣使入朝顯慶三年以羅爛城爲寫鳳都督府縛時城爲悉萬州授王蔔寫鳳州都督管內五州諸軍事自是朝貢不絕

石汗那

增文獻通考曰石汗那或曰斫汗那自縛底野南入雪山行四百里得帆延東臨烏滸河多赤豹開元天寶中

一再朝獻

識匿

增 文獻通考曰識匿或曰屈柰尼　曰瑟匿東南直京師九千里東五百里距葱嶺守捉所南三百里屬護密西北五百里抵俱蜜　初治若汗城後散居山谷有大谷五酋長自爲治謂之五識匿地二千里無五穀人喜攻剽劫商賈唐貞觀二十年偕似沒役槃二國使者來朝開元十二年授王布遮波資金吾衛大將軍似沒者北接石土俗與康同役槃亦與康鄰出良馬俱蜜者治山中在吐火羅東北南臨黑河其王突厥延陀種貞觀十六年遣使者入朝開元中獻胡旋舞女護密者或曰達摩悉鐵帝曰鑲偏

劫國

增 文獻通考曰劫國隋時聞焉在葱嶺中西與南俱與賒彌國界接西北至挹怛國去長安萬二千里有戶數萬氣候熱有稻麥粟豆羊馬出洛沙青黛唐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鎖玻瓈水精杯各一頗梨四百九十枚大者如棗小者如酸棗

陀羅伊羅

增 杜氏通典曰陀羅伊羅隋時聞焉在烏茶國北大雪山坡上緣梯登山接七百梯方到其國

越底延

增 文獻通考曰越底延國隋時聞焉治辛頭河北南至婆羅門國三千里西北至賒彌國千餘里東北至仆州五千四百里其王婆羅門種戶數萬有弓矢刀矟皮甲國法不殺人重罪流輕者杖國無課稅其俗事佛書同婆羅門王及庶人被髮衣錦袍不開縫貧者衣白疊俗清潔氣候溫多稻有羊馬多牛出鈆石訶黎勒石蜜麋皮細疊

大月氏

原 杜氏通典曰大月氏漢時通焉理藍氏城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嬀水北其南則大夏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北則康居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里其國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恃强輕匈奴本居燉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

其頭爲飲器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增後漢書曰月氏遷於大夏分其國爲休密雙靡貴霜胊頓都密凡五部翎侯後百餘歲貴霜侯侵西遷都薄羅城後魏太武時其國人商販到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採礦鑄之既成光澤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驚以爲神

小月氏

增後魏書曰小月氏治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爲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在波路西南先居西平張掖之間被服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爲貨隨畜牧移徙類匈奴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也　文獻通考曰高附後漢時通焉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强即得之弱即失之

高附

淵鑑類函卷三百三十七

邊塞部九種 康居 康國 者舌 米國 曹國 西曹 中曹 何國 史國 石國 烏那曷 小萬鬧 敏眞誠 葛剌 天方 沿納樸兒 默德那 木波 康居 火尋 東女 西女 鐵汗 奄蔡 粟弋 丁令 短人 堅昆 呼得 天竺 榜 康居

康居

杜氏通典曰康居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鄰接王理樂越匿地甲闐城亦居蘇薤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戶十二萬東至都護理所五千五百里成帝時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慢都護郭舜數上言康居驕黠奏遣子入侍此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燉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 增晉書曰風俗及人貌衣服同大宛地和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產良馬晉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獻善馬

康國

增隋書曰康國康居之後遷徙無常不恒故地其王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爲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凡九國皆其種類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康國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爲強國西域諸國多歸之有胡律置於祆祠決罰則取而斷之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商賈諸國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絃箜篌笛婚嫁喪制與突厥同俗奉佛氣候宜五穀勤脩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封牛黃金鏡砂胡香阿薩那香瑟瑟麝皮氈氍毹錦疊多蒲萄酒以十二月爲歲首有婆羅門占星候氣以定吉凶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潑盛爲戲樂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

者舌

增舊唐書曰者舌國故康居國也在破洛那西北貞觀五年遣使貢獅子太宗嘉其遠至命祕書監虞世南爲之賦十一年又獻金桃銀桃詔令植之苑囿萬歲通天中則天封其大首領篤婆鉢提爲康國王開元十六年

烏勒上表請封其子咄曷爲曹國王黙啜爲米國王許之

米國

增北史曰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西北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隋大業中貢方物

曹國

增北史曰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破羅闍丈五尺高下相稱每月祭之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入貢

東曹

增新唐書曰東曹或曰都率沙那蘇對沙那劫布咀那蘇都識匿凡四名居波悉山之陰漢貳師城地也東北距俱戰提二百里北至石西至康東北寧遠皆四百里許南至吐火羅五百里有野叉城城有巨窟嚴以關鑰歲再祭人向窟立中即煙出先觸者死武德中與康國同遣使入朝其使曰本國以臣爲健兒聞秦王神武欲隸麾下高祖大悅

西曹

增新唐書曰西曹者隋時曹也南接史及波覽治瑟底痕城東北越于底城有得悉神祠國人事之有金具器款其左曰漢時天子所賜武德中入朝天寶元年王哥邏僕羅遣使者獻方物詔封懷德王即上言祖考以來奉天可汗願同唐人受調發佐天子征討十一載東曹王設阿忽與安王請擊黑衣大食元宗慰諭之不聽

中曹

增新唐書曰中曹者居西曹東康之北王治迦底眞城其人長大善戰

何國

增北史曰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亦舊康居地王姓昭武康國王之族類風俗與康國同隋大業中遣使貢方

物　新唐書曰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城左有重樓北繪中華古帝東突厥婆羅門西波斯拂菻諸王其君日一詣拜貞觀十五年遣使入朝永徽時上言聞唐出師西討願輸糧於軍俄以其地爲貴霜州授其王刺史

史國

北史曰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狄遮亦康國王之支庶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新唐書曰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康居卜王蘇薤城故地有鐵門山左右嶢峭石色如鐵爲關以限二國以金鍱闔唐貞觀十六年入貢顯慶時以其地爲佉沙州君爲刺史開元十五年遣使入朝永徽時上言聞唐出師西討願輸糧於軍俄以其地爲貴霜州授其王刺史

石國

文獻通考曰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漢大宛北鄙也唐武德貞觀間數獻方物顯慶三年以瞰羯城爲大宛都督府授其王都督開元初封其君長爲石國王天寶初封王子那俱車鼻施爲懷化王賜鐵券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勅其無藩臣禮請討之王約降仙芝遣使者護送至開遠門俘斬闕下王子走大食乞兵敗仙芝軍自是臣大食寶應時遣使朝貢

烏那遏

隋書曰烏那遏國都烏滸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穆國

隋書曰穆國都烏滸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遏爲鄰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火尋

新唐書曰火尋或曰貨利習彌曰過利居烏滸水之陽東南六百里距戍地西南與波斯接西北抵突厥曷

薩乃康居小王奧鞬城故地其君治急多颰遮城有車牛商賈乘以行諸國天寶十載君稍施分遣使者朝獻黑鹽寶應時復入朝

東女

文獻通考曰東女亦曰蘇伐剌拏瞿咀羅羌別種也西海亦有女自王故稱東別之東與吐蕃党項茂州接西屬三波訶北距于闐東南屬雅州羅女蠻白狼夷東西行盡九日南北行盡二十日有八十城以女爲君居康延川巖險四繚有弱水南流縫革爲船户四萬勝兵萬人王號賓就官曰高霸黎猶言宰相也官在外者率男子爲之凡號令女官自内傳男官受而行之侍女數百五日一聽政王死國人以金錢數萬納王族求淑女立之凡二次爲小王因以爲嗣或姑死婦繼無篡奪所居皆重屋王九層國人六層王服青毛綾裙被青袍袖委於地冬羊裘飾以文錦爲小髻髻耳垂璫足曳鞮舄俗輕男子從母姓地寒宜麥畜羊馬出黃金風俗與天竺同以十一月爲正巫者以十月詣山中布糟麥呪呼羣鳥俄有鳥來如雞狀剖視之有穀者歲豐否即有災名曰鳥卜隋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唐貞觀中使復至太宗璽制慰撫顯慶初遣使高霸黎文與王子三盧來朝授右監門中郎將其王斂髀請官號武后冊拜斂髀左玉鈐衛員外將軍賜瑞錦服天授開元間王及子再來朝詔與宰相宴曲江封王曳夫爲歸昌王左金吾衛大將軍後乃以男子爲王貞元九年其王湯立悉與白狗君等皆詣劒南韋皐求内附上天寶所賜詔書皐處其衆於維霸等州賜牛糧治生業於是松州羌二萬口相踵入附立悉等官刺史皆世襲然陰附吐蕃故謂之兩面羌

西女

文獻通考曰西女國在葱嶺之西其俗與東女略同種皆女子多珍貨附拂菻君長歲遣男子配焉俗産男子不舉唐貞觀八年朝貢使至

鏺汗

隋書曰鏺汗國居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俗多朱

砂金鐵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新唐書曰寧遠者本拔汗那或曰鈸汗元魏時謂破洛那貞觀初王契苾爲西突厥所殺遏波之立契苾兄子阿了參爲王治呼悶城遏波之治渴塞城顯慶初遏波之遣使朝貢高宗厚慰諭三年以渴塞城爲休循州都督授阿了參刺史開元二十七年王阿悉爛達干冊拜奉化王天寶三載改其國號寧遠帝以外家姓賜其王曰寶又封宗室女爲和義公主降之十三載王忠節遣子薛裕朝請留宿衛習華禮聽之授左武衛將軍其事唐最謹

奄蔡

增通典曰奄蔡漢時通焉西接大秦東南二千里與康居接去陽關八千餘里控弦十餘萬土氣溫和臨大澤無涯岸多槓松白草及豹畜牧逐水草蓋近北海至後漢改名阿蘭聊國後魏時曰粟特一曰溫那沙周保定四年來貢方物

粟弋

增通典曰粟弋後魏通焉在蔥嶺之西一名粟特一名特拘夢出名馬牛羊珍果蒲萄酒其土地水美故也大禾高丈餘子如胡豆附庸小國四百餘城魏太武帝時遣使朝貢

丁令

增文獻通考曰丁令魏時聞焉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子青昆子皮南至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二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爲即匈奴北丁令也而此丁令在烏孫西似其別種又匈奴北有屈射國有隔昆國有新犁國明北之南自復有丁令非烏孫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腦國其人聲音似鴈舊從膝以上身至頭人也以下生毛馬腦馬睎不騎馬而走疾於馬勇健敢戰

短人

增通典曰短人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嘗有商旅行北方迷惑失道到斯國國中甚多珍寶

增文獻通考曰堅昆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勝兵二萬人隨水草畜牧多貂有好馬

呼得

增文獻通考曰呼得魏時聞焉在蔥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亦多貂

天竺一

原杜氏通典天竺後漢通焉即漢時身毒國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起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

城數百城置長有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名身毒扶南傳云舍衛國屬天竺伽尸國一名波羅柰

國在伽維羅越國南千四百八十里釋法盛歷國傳云其國有稍割牛其牛黑色角細長可四尺

餘十日一割不割則困病或致死人服牛血皆老壽或曰壽五百歲牛壽亦等於人亦天竺屬國都臨恒河一

名迦毗黎河靈鷲山一曰耆闍崛山山有青石頭似鷲鳥竺法維佛國記云在摩竭提國南亦天竺屬國也

增後漢書曰俗與月支同而地里甲濕暑熱乘象而戰弱於月氏俗浮圖道不殺伐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桓帝延熹二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術因此頗有奉其道者　梁書曰魏晉世絕不復通惟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物使其國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乎即令觀視國內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氏馬四匹報旃四年方至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國也人敦龐土饒沃其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於巷壍下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器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衛業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為在天地之中也　文獻通考曰宋文帝元嘉五年天竺伽毘黎國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寶物赤白鸚鵡各一明帝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以其使為建威將軍梁天監初天竺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獻瑠璃唾壺雜香吉貝等物國臨大江源出崑崙分為五江總名恒水其水甘美下有眞鹽色正白如水精後魏宣武時南天竺遣使來獻

舊唐書曰天竺國或云婆羅門地在蔥嶺之南周三萬里其中分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距雪山四周有山為辟南

面一谷通爲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邑鄰接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會其都城周迴七十餘里北鄰禪達河云昔有婆羅門領徒千人肆業於樹下樹神降之遂爲夫婦宮室自然而立僮僕甚盛於是役使百神築城以統之經日而就此後有阿育王頗行苛政置炮烙之刑謂之地獄今城中見有其迹焉中天竺王姓乞利陟氏或云刹利氏世有其國不相篡弒稻歲四熟有金剛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又有栴檀沈金諸香通於大秦故其寶物或至扶南交趾貿易焉百姓殷樂俗無簿籍耕王地者輸地利以菡貝爲貨人皆深目長鼻致敬極者舐足摩踵家有奇樂倡伎其王與大臣多服錦罽上爲螺髻於頂餘髮剪之使卷俗皆徒跣衣重白色惟梵志種志披白疊以爲異死者或焚屍取灰以爲浮圖或委之中野以施禽獸或流之於河以飼魚鼈無喪紀之文謀反者幽殺之小犯罰錢以贖罪不孝則斷手足截耳割鼻放流邊外有文字善天文算曆之術其人皆悉學曇章云是梵天書法書於貝多樹葉以紀事不殺生飲酒國中往往有舊佛跡隋煬帝時遣裴矩應接西番諸國惟天竺不通帝以爲恨浮圖元裝至其國其王尸羅逸多召見同坐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爲我言其爲人元裝曰貞觀十五年尸羅逸多自稱摩伽陀王遣使朝貢太宗嵌粗言太宗神武四夷賓服狀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卓之有也我言中國爲摩訶震旦使人至吾國乎皆曰未之有也我言中國人曰自古曾有降璽書慰問尸羅逸多大驚問諸國人曰自古曾有摩訶震旦乃膜拜而受詔書因遣使朝貢其四天竺國王咸遣使朝貢五天竺所屬之國數十累遣使來　文獻通考曰貞觀二十二年右衛率長史王元策使其國尸羅逸多死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拒元策元策執阿羅那順獻闕下擢元策朝散大夫得方士那邊邊遍婆娑羅門諸國所謂畔茶法水者出石曰中有石象兵部尚書崔敦禮護視使者馳天下採怪藥異石又使者走婆羅門諸國所謂畔茶法水者出石曰中有石象人守之水有七種色或熱或冷能銷草木金鐵人手入輒爛以橐駝髓轉注瓮中有樹名咀賴羅葉如黎生鶖山崖腹前有巨穴守穴不可到欲取葉者以方鏃矢射枝則落爲鳧鳥銜去則又射乃得之其說譎類如此後衛不驗聽還開元中南天竺婆羅門獻五色能言鳥乞師討大食吐蕃丐名其軍元宗詔賜懷德軍使者曰蕃夷惟以袍帶爲寵帝以錦袍金革帶漁魚袋幷七事賜之晉天福中滄州僧道圓詣西域在途十二年住五印度凡

六年五印度即天竺也宋太平興國七年益州僧光遠至天竺以其王沒徙曩表來上
近聞支那國內有大明王至聖至明威力自在每歎薄幸朝謁無由遥望支那起居聖躬
剛吉祥無畏坐釋迦聖像袈裟一事已披掛供養伏願支那皇帝福慧圓滿壽命延長常爲引道一切有情生
死海中度諸沈溺今以釋迦舍利附光遠上進又譯其國僧統表詞意亦與沒徙曩同施護者烏填曩國屬北
印度西行十二日至曩誠羅賀囉國又西行十二日至嵐婆國又西行十日至呵囉尾國又西行十
惹曩國又西行至波斯國得西海自北印度行三程至呵囉尾國又西行二十五日至羅囉國
二日至迦囉拏俱惹國又西行二十日至烏然泥國又西行九十日至供迦拏
又西行四十日至蘇囉荼國又西行十一日至摩囉尾國又西行十日至僧伽門僧永世與波斯外道
國又西行一日至海自南印度南行六月程至南印度又西行百二十日至中印度中印度西行三程
阿里煙同至京師永世自言本國名利得國王姓牙羅五得名阿喏你縛衣黃衣戴金冠以七寶爲飾出乘象
中國之制但實其中不穿貫耳其國東行經六月至大食國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阿里煙自云本國
王號黑衣姓張名哩里汲用錦緣爲衣每游獵三二日一還國署大臣九人治國事無錢貨以雜物貨易其國
東行經六月至婆羅門

天竺二

紀事宋范成大吳船錄曰乾德二年詔沙門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貝多葉書有繼業三藏姓王氏耀州
人預遣中至開寶九年始歸寺所藏涅槃經一函四十二卷業於每卷後分記西域行程雖不甚詳然地理大
略可考世所罕見錄於此以備國史之闕業自階州出塞西行由靈武西涼甘肅瓜沙等州入伊吳高昌焉耆
于闐疎勒大石諸國度雪嶺至布路州國又度大蔥嶺雪山至伽濕彌羅國西登大山有薩埵太子投崖飼虎
處遂至健他羅國謂之中印度又西至庶流波國及左攔陁羅國國有二寺又西過四大國至大曲女城南臨

滔牟河北背湟河塔廟甚多而無僧尼又西二程有寶階故基又西至波羅柰國兩城相距五里南臨湟河又西北十許里至鹿野苑西至摩竭提國館於漢寺寺多租入八郵隸焉別有傳記今不傳矣南行十里渡湟河河南有大浮屠自鹿野苑塔廟佛跡最夥業自云別有傳記今不傳矣南行十里渡湟河河南有大浮屠自鹿野苑塔廟佛跡最夥業自云多石室及塔廟故基西南百里孤山名雞足三峰云是迦葉入定處又西北百里有菩提寶座城四門相望金剛座其中東向又東至尼連禪州東岸有石柱記佛舊事自菩提座東南五里至佛苦行處又西三里至三迦葉邨及牧牛女池金剛座之北門外有獅子國伽藍又北五里至伽耶城又北十里至伽耶山云是佛說寶雲經處又自金剛座東北十五里至正覺山又東北三十里至骨磨城業館於鞮羅寺謂之南印度諸國僧多居之又東北四十里至王舍城東南五里有降醉象塔又東北登大山細路盤紆有舍利子塔又臨澗有下馬迎風塔度絕壑登山頂大塔廟云是七佛說法處山北平地又有舍利本生塔其北山半曰驚峰云是佛說法華經處山下即王舍城城北山趾有溫泉二十餘井又北有大寺及伽藍陁竹園故跡又東有阿難半身舍利塔溫湯之西有平地直南登山腹有畢鉢羅窟業止其中誦經百日窟西復有阿難證果塔此去新王舍城八里日往乞食會新王舍城中有蘭若隸漢寺又有樹提迦故宅城其西有輪王塔又北十南北各有數十寺門皆西向其北有四佛座又東北十五里至烏蹲頭寺東南五里有聖觀自在像又東北十里至伽濕彌羅寺寺東行十二里至却提希山又東七十里有鴿寺西北五十里有支那西寺古漢寺也西北百里至花氏城育王故都也自此渡河北至毘耶離城有維摩方丈故跡又至拘尸那城及多羅聚落踰大山數重至泥波羅國又至磨逾里過雪嶺至三耶寺由故道自此入階州

榜葛剌

增續文獻通考曰榜葛剌本忻都州府西天有五印度此即東印度也國最大從蘇門答剌海西北行二十日抵淛地港自港至瑣納兒江有城池街市聚貨通市再行至板獨哇酋長居焉城郭甚嚴其國王殿宇廣大內門三重九間殿柱皆黃銅包飾雕琢花獸左右長廊內設明甲馬隊千餘外列巨漢甲冑執鋒刃弓矢丹墀左右列孔雀翎扇蓋數百又置象隊王正殿高座欹八寶王箕踞坐其上劒橫於膝王及諸官皆回回人男祝髮

白布纏頭圓領長衣束綵悅躡金錦羊皮鞾俗尚信義田豐美一歲二收男女勤耕織婦人不施脂粉耳垂寶釧項挂纓絡髻椎後又一種印度飲食男女不同處夫死不再嫁妻死不再娶孤寡無托則同邨人輪膳官有印章行移刑笞杖徒流軍有糧陰陽醫卜百工技藝大類中國曆有十二月無閏產高仗布兜羅錦翠羽金繡巾琉璃明永樂中遣使朝貢正統三年又表貢

沿納樸兒

增續文獻通考曰沿納樸兒在榜葛遮西古天竺國也居印度之中又名金剛寶座國乃釋迦得道之所明永樂中遣使詔諭國王一不剌金遣人來朝貢

摩揭它

增文獻通考曰摩揭它一曰摩伽陁本中天竺屬國環五十里土沃宜稼穡有異稻巨粒號供大人米王居拘閣揭羅布羅城或曰俱蘇摩補羅曰波吒釐子城北瀕殑伽河唐貞觀二十一年始遣使獻波羅樹樹類白楊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拃瀋如其劑色味愈西域遠甚高宗又遣王元策至其國摩訶菩提祠立碑焉又有那揭者亦屬國也貞觀二十年遣使者貢方物烏茶者一曰烏萇直天竺南地廣五千里東距勃律六百里西嗣賓四百里山谷相屬產金鐵葡萄鬱金稻歲熟人柔詐善禁架術國無刑殺抵死者放之窮山罪有疑飲以藥視溲清濁而決輕重有五城王居術瞢蘖利城一曰瞢揭釐城東北有達麗羅川即烏萇舊地貞觀十六年其王達摩因陁訶斯遣使者獻龍腦香璽書優答

車離

增文獻通考曰車離後漢時通焉居沙奇城一名禮惟持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別城數十皆稱王其人怯弱地方數千里人長八尺乘象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

增梁書曰獅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夏冬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拘時節其國舊無人民唯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形但出珍寶明其所直商人依價取之諸國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

住者遂成大國能馴養獅子遂以爲名晉義熙初遣使獻玉佛像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歷晉宋代尚存建康瓦官寺　文獻通考曰唐總章三年遣使來貢天寶初尸羅迷伽再遣使獻大珠鈿金寶鏤象齒白氎

大秦

杜氏通典曰大秦一名犁鞬一云前漢時犁鞬國也　後漢時始通焉其國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國其王理安都城宮室皆以水精爲柱從條支西渡海曲萬里去長安蓋四萬里其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或云本中國人也　晉書曰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邑其城周迴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爲棁栭琉璃爲牆壁王有五宮相去各十里每旦於一宮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災異輒更立賢人放其舊王亦不敢怨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異習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郵驛制置一如中州其土多出金玉寶物明珠大貝會合諸香煎其汁以爲蘇合有夜光辟惡雞屓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縷繡及織錦縷罽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安息天竺人與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鄰國使到者輒廩以金錢途經大海海水不可食商客往來皆齎三歲糧是以至者稀少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不總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　後魏書曰地多獅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持兵器輒爲所食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生土中其膓與地連擊物驚之遂絕逐水草無羣又有木難出翅鳥口中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土人珍之有幻人能額上爲炎燼手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自墮開口則旛旺亂出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毛名曰海西布作瓔璩氍毹屬帳之屬其色鮮於海東諸國所作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洲水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大秦人常乘大舶載鐵網令水工沒先入視之可下網乃下初生白漸似苗坼甲歷一歲許出網目間變作黃色枝格交錯高極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乃赤好復沒視之知可採便以鐵鈔發其根乃以索繫網使人以舶上絞車舉出還國理截恣意所作若失時不舉便盡敗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桓帝延熹初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晉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或云其國

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處幾於日所入也

拂菻一

舊唐書曰拂菻國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東南與波斯接地方萬餘里列城四百邑居連屬其宮宇柱櫳多以水晶琉璃爲之有貴臣十二人共治國政常使一人將囊隨王車百姓有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還宮省發理其枉直其王冠形如鳥舉翼冠及瓔珞皆綴珠寶衣錦繡前不開襟坐金花牀有一鳥似鷲毛綠色常在王側倚枕上坐每進食有毒其鳥輒鳴其都城疊石爲之絶高峻凡有十萬餘户南臨大海城東面有大門其高二十餘丈自上及下飾以黃金光輝燦爛連曜數里自外至王室凡大門三重列異寶雕飾第二門樓中懸一金九十二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一金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日時毫釐無失其殿以瑟瑟爲柱黃金爲地象牙爲門扇香木爲棟梁其俗無氈罽白石爲末羅之塗屋上其堅密光潤還如玉石至盛暑之節人厭囂熱乃引水潛流上偏屋宇機制巧密人莫之知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簷飛溜懸波如瀑布激氣成涼風其巧妙如此風俗男子披帔而右袒婦人不開襟錦爲頭巾家貲滿億封以上位有羊羔生於土中其國人候其欲萌乃築牆以院之防外獸所食也然其膸與地連割之則死唯人著甲走馬及擊鼓以驚之其羔驚鳴而膸遂絶俗皆衣繡出入擊鼓建旌旗旛幟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大貝車渠瑪瑙孔翠珊瑚琥珀凡西域諸珍異多出其國隋煬帝常將通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等物太宗降璽書答慰賜以綾綺焉自大食強盛漸陵諸國乃遣大將軍摩祇伐其都城因約爲和好請每歲輸金帛屬大食焉開元七年正月其主因吐火羅大首領獻獅子羚羊各二不數月又遣大德僧來朝貢　續文獻通考曰明洪武辛亥遣其國故民捏古倫齎詔諭之尋遣人來貢

拂菻二

跳丸　出火　魚豢典略曰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　羊膸出土　鳥口吐珠　上見前　見大秦國下　丸聲候日　水氣流風　俱見前

小人

增文獻通考曰小人在大秦之南軀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爲海鶴所食大秦每衛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報

軒渠

增文獻通考曰軒渠其國多九色鳥青口綠頸紫翼紅膺紺頂丹足碧身緋背元尾亦名九尾鳥亦名錦鳳其青多紅少謂之繡鸞常從弱水而來或云是西王母之禽也其國幣貨同三童國

三童

增文獻通考曰三童在軒渠國西南千里人眼有三精珠或有四舌者能爲一種聲亦能俱語常貨多用蕉布交易則用國王之面

澤散

增文獻通考曰澤散魏時聞焉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驩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與安息城谷最近西南至大秦都不知里數

驩分

增文獻通考曰驩分魏時聞焉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驩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四十里發海道西南繞海道直西行至焉

天方

增續文獻通考曰天方在海西之盡古筠冲地舊名天堂國又名西域地多曠漠風景融和四時皆春田沃稻饒民以安業自不爲盜男子削髮以布纏頭婦人編髮盤頭自古置有禮拜寺寺分四方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皆白玉爲柱黃甘玉爲地中有黑石一片方丈餘曰漢初時天降也寺層次高上如塔狀每見月初生其長卒其民拜天號呼稱揚以爲禮又日落聚爲市蓋日中熱故也產金銀寶石珍珠獅子駱駝祖剌法豹麝馬八尺高名天馬珊瑚犀角明宣德七年國王遣臣沙瓛以方物獅子麒麟來貢其國有回回曆與中國曆前後差三日

默德那

增續文獻通考曰默德那與天方接壤即回回祖國也城池宮室田園市肆大類江淮間寒暑應候民物繁庶種五穀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諸技藝人俗重殺不食豕肉織金雕鏤器皿最精巧初國王謨罕驀德生而聖靈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為別諳拔爾猶華言天使也國中有佛經三十藏凡三千六百卷書兼篆草西洋諸國並傳用之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其教以事天為本明宣德壬子國王遣使隨天方使來朝貢

黑葛達

增象胥錄曰黑葛達國小而貧平川廣野多草木禽獸少市肆市用鐵錢俗尚佛畏刑宣德中常遣使朝貢又有白葛達在西海中小國土瘠亦尚佛宣德七年國王遣使朝貢

阿速

增象胥錄曰阿速在西海中為大國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涼暄適節有魚鹽耕牧之利俗尊鬼好施惡爭鬬鮮飢寒永樂中常遣使來朝貢

沙哈魯

增象胥錄曰沙哈魯在阿速西南海島中山川環抱居民旅處邨落畜產孳息王及酋長城居及屋佞佛恥鬬俗號淳直西域賈胡來市海中得奇貨不惜酬數倍沙哈魯人不識也永樂間遣使朝貢或曰即古投和國唐貞觀中常入貢

火剌札

增象胥錄曰火剌札國頗微弱四圍皆山鮮草木水流曲折亦無魚蝦城僅里許多板屋俗尚佛喜中國磁器鉱線永樂十四年常朝貢

吃力麻兒

增象胥錄曰吃力麻兒山卑水淺西南傍海東北林莽多毒蟲猛獸得中國雄黃麝香磁器甚喜不事耕農好

射獵有達巷無市肆交易無期永樂中常來朝貢方物惟獸皮鳥羽罽褐之屬或曰即俺力麻國

增 白松虎兒

象胥錄曰白松虎兒舊名速麻里兒國中無大山亦鮮林木無猛獸毒蟲之害先是常有白虎出松林中不傷人畜旬月後不復見國人以爲神父老曰西北方白虎降精因更其國號永樂中來貢

增 西洋古里

續文獻通考曰西洋古里地最大與僧伽密邇西洋諸番之會也去中國十萬里西瀕大海南距柯枝北接狠奴兒國其人淳厚行讓道路不拾遺喜事浮屠地宜穀麥產沈香木香西洋布五色布白鷹胡椒馬五色鸚鵡石明永樂元年國王馬那必加剌滿遣馬戎朝貢馬三年又遣使朝貢詔封爲古里國王給銀印誥命

增 柯枝國

皇明世法錄曰柯枝國與錫蘭山相峙去古里三十程其國王瑣里人也尚浮屠建寺範金爲佛每旦鳴鐘鼓汲泉灌佛頂數回已乃禮之明永樂十年遣使請封其國之山詔封爲鎮國山御製碑文賜之

小葛蘭國

增 皇明世法錄曰小葛蘭國與柯枝接壤亦西番諸國要會也俗尚浮屠少物產歲藉榜葛剌國米爲食

喋幹

增 續文獻通考曰喋幹地在溜山之傍溜山濱海在西海中其溜大者八曰沙溜曰官嶼溜曰麻里溪溜曰加平年溜曰加安都里溜餘小溜無慮三千土人曰此弱水三千也舟行遇風失入溜即來溜曰麻里溪溜曰加平年溜曰加安都里溜餘小溜無慮三千土人曰此弱水三千也舟行遇風失入溜即溺明永樂中國王亦剌福遣使來朝貢

左法兒

增 續文獻通考曰左法兒地在海西北重山地色多黃赤與阿丹同風俗頗淳奉回回教產西馬鶴頂駝雞福祿片腦沈香明永樂中遣使來朝貢宣德中又朝貢

瑣里

增續文獻通考曰瑣里西海中小國也產撒哈剌紅八者藍布覩木里布白苾布明洪武中國王遣使朝貢國其土地山川以獻賜大統曆金幣永樂元年復遣人朝貢

增續文獻通考曰八答黑商國中山川明秀人俗朴實奉佛有浮屠數區壯麗如王宮西洋西域皆商販於此明永樂間來朝貢又有南巫里國急蘭丹國奇剌尼國夏剌此國窪察尼國烏涉剌瑒國魯密國彭加那國拾剌齊國八可意國坎巴夷替國俱朝貢

增續文獻通考曰加異勒西戎一小種也居人不及千家貿窠常傭鄰國明永樂宣德中俱遣使朝貢

日羅夏治

增續文獻通考曰日羅夏治西海中小國俗崇佛教產胡椒蘇木明永樂三年國王遣其臣文那打時鎮等來朝貢

覽邦

增續文獻通考曰覽邦地去西域遠甚洪武九年遣人來朝貢永樂宣德中常附鄰國貢方物

失剌思

增續文獻通考曰失剌思明永樂間遣人來朝貢宣德中遣八人來朝貢

敏真誠

增續文獻通考曰敏真誠國亦大多高山深水縛木為渡以日中市諸貨畢集見中國磁器爭欲得之產駝馬異香

木波

增象胥錄曰敏真誠明永樂中來朝貢

增續文獻通考曰木波初西番既衰其苗裔曰董瞳其子曰巴瞳角始附宋賜姓趙改名忠順忠順子永吉永吉子世昌皆受宋官襲把羊族長金定陝西鬼蓋族長京臧殺世昌金遣兵執京臧斬之以世昌子鐵哥為把

羊族都管大定四年宋破洮州鐵哥弟結什角與其母走入喬家族避之喬家族首領播通與鄰族木波隴通族南限大
麗拜丙離四族者老大僧等立結什角爲木波四族長號曰王子其地北接洮州積石軍其南隴通族西與盧甘羌接其北麗拜族與西夏容鲁族接高寒無
山八百餘里不通人行東南與疊州羌接其西丙離族不常結什角
緣杲五穀惟產青稞與野菜合酥酪食之其疆境共八千里合四萬餘户其居逐水草畜牧遷徙不常結什角
念金爲其父報仇欲棄四族歸朝四族不許移剌成至臨洮使人招結什角乃率四族來附進馬百匹仍請每
年貢馬詔曰遠人慕義朕甚嘉之其遣能吏往撫其衆厚其賞賜後木波苦邊將貪暴相率爲寇掠同知臨洮
尹楊仲武入其營曉諭羌人喜悅寇遂息後復侵熙河熙河主帥使人諭之曰楊總管來我乃解去熙河具奏
復遣仲武往責以負約對曰邊將苦我今幸見公願終身不復犯塞乃舉酒酹天折箭爲誓仲武因以巵酒飲
之曰當更爲汝請若復背約必用兵矣羌人乃羅拜而去

鼻骨德

續文獻通考曰鼻骨德不詳所自遼太宗天顯三年鼻骨德來貢穆宗景宗世時來貢不絕

阻卜

續文獻通考曰阻卜不詳其始遼時歲來朝貢聖宗常置阻卜等部節度使七部太師阿里底殺本部節度
使以叛命化哥討破之道宗時阻卜磨古斯叛發諸蕃部兵討之擒磨古斯以獻天祚時來貢者二自後無聞焉

哈密一

明一統志曰哈密本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之外爲西北往來要路漢明帝取其地爲屯田兵鎮之所未
爲郡縣後魏始置伊吾郡五代時號胡盧磧小月氏又廢唐貞觀初內附置西伊州尋改伊州或爲伊吾郡五代時號胡盧磧小月氏
遣種居之宋時伊州將姓陳氏其先自唐開元初領州凡數十世元有忽納失里者封威武王改封肅王居之
明永樂二年設哈密衛改封其弟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仍主哈密以其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爲指揮等官三
年忠順王卒無子其兄子脫脫襲封六年脫脫遣使朝貢九年脫脫卒以其從父子孛羅帖木兒嗣改封忠義
王自是朝貢不絕

哈密二

李陵題字之處 明一統志大山在哈密東南有望鄉嶺上石龕李陵題字處

增匈奴下馬之山 明一統志在哈密東南馬駿如在哈密城北一名雪山匈奴過此必下馬拜鬼魅磧明一統志哈密城北有泉在畏吾兒河東呼可敦卜剌子泉在大患鬼魅磧之東南望王門關甚近

赤斤蒙古

增明一統志曰赤斤蒙古古西戎地戰國時月氏居之秦末漢初屬匈奴武帝時為酒泉燉煌二郡地晉屬晉昌郡西涼置會稽廣夏二郡後魏增置常樂郡後周廢會稽郡隋又廢常樂等郡以其地屬瓜州後屬燉煌郡唐初屬瓜州廣德後沒於吐蕃宋時為西夏所據元時為瓜州地屬沙州路明永樂二年詔建赤斤蒙古千户所以塔力尼為千户賜誥印尋陞衛以塔力尼為指揮塔力尼卒子且旺失加襲宣德以來朝貢不絶 續文獻通考曰罕東居沙州城在甘州西南亦古燉煌地也明洪武三十年通貢因置衛自是歲貢不絶

罕東

增續文獻通考曰罕東居沙州城在甘州西南亦古燉煌地也明洪武三十年通貢因置衛自是歲貢不絶 續文獻通考曰罕東之西韃靼別部也其俗馬乳釀酒無城郭產馬橐駝玉石秦漢初猶為匈奴境漢武拓地始置燉煌郡治焉明洪武甲寅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或曰亦板丹遣使貢刀劒鎧甲等上賜織金文綺遣之即其地分為阿端阿真若先帖里四部賜卜煙帖木兒銀印仍稱安定王又改置安定阿端地在罕東之西韃靼別部也其俗馬乳釀酒無城郭產馬橐駝玉石秦漢初猶為朝貢成化中被土魯番殘破乃服屬之

安定阿端

增續文獻通考曰安定阿端地在罕東之西韃靼別部也其俗馬乳釀酒無城郭產馬橐駝玉石秦漢初猶為月氏匈奴境漢武拓地始置燉煌郡治焉明洪武甲寅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或曰亦板丹遣使貢刀劒鎧甲等上賜織金文綺遣之即其地分為阿端阿真若先帖里四部賜卜煙帖木兒銀印仍稱安定王又改置安定阿端自是朝貢不絶安定王係哈密宗屬永樂末安定與曲先叛洪熙元年以李英為都督討之仍

曲先

增續文獻通考曰曲先地在甘州迤西南東抵安定衛西抵肅州衛漢為張掖郡地元置曲先答林元帥府明永樂四年設曲先衛宣德中貢方物

朝貢成化中被土魯番殘破乃服屬之

邊塞部十 北狄總叙 匈奴 南匈奴

北狄總叙

杜氏通典曰北狄以畜牧爲業隨逐水草無文書俗簡易以言語爲約束然各有分地射獵禽獸食肉衣皮習於攻戰此天性也唐虞則山戎夏則獫狁周則獯鬻周則猃狁宣王命將討伐至太原稱爲中興其後山戎越燕伐齊桓公救燕敗走之襄王時侵盜尤甚晉文公乃興師攘却居於西河圖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而後又伐燕齊桓公救燕敗走之襄王時侵盜尤甚晉文公乃興師攘却居於西河圖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而晉北有林胡樓煩燕北有東胡山戎烏桓之先也後爲鮮卑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不相統一及晉悼公納魏絳之謀和諸戎晉強戎服而晉侯賞魏子金石之樂至安王之時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洎于戰國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將秦開却地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及秦始皇平天下北却匈奴築長城渡河以陰山爲塞山海經已有匈奴周書又曰正北匈奴以橐駝白玉爲獻當時猶微也及秦亂劉項相持之際未遑邊備單于頭曼稍稍渡河南復其故地至冒頓匈奴益強盛圍漢高帝於白登帝因婁敬說後妻以宗女公主呂后文帝復通和親其後復大入蕭關燒回中宮於是置細柳棘門霸上三軍以備焉納晁錯說召人實塞下終景帝時不爲大患武帝因王恢議誘單于入塞不剋自爾侵盜尤甚衛青霍去病累歲窮討盡徙漠北矣漢境又至於陰山關河西置酒泉等郡隔絕羌胡遂通西域宣帝時其國亂賢王以下爭立爲五單于呼韓邪南移近塞朝漢爲藩臣郅支奔康居爲甘延壽誅滅成帝時單于又來朝賜以後宮王嬙單于喜甚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請罷備邊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習邊事陳十不可及王莽輔政復大冦盜莽又發兵屯戍議滿三十萬十道窮追分裂爲十五單于嚴尤諫陳五難至後漢建武二十四年其國饑疫死耗分爲南北單于其南單于入居雲中後又移居美稷臧宮等上書請遂滅北匈奴光武務欲息人不許和帝時北單于爲竇憲破滅安帝時南單于屢被鮮卑侵掠靈獻之際轉又挫傷魏武帝遂分爲五部置於西河離石諸郡劉元海則左賢王之孫而南匈奴種徵矣初烏桓漢武帝時霍去病擊匈奴左地因徙於上谷漁陽之間爲漢偵察匈奴動靜始置護烏桓校尉監統之至後漢漸強盛光武納班

彪策又置校尉獻帝以後寇掠轉甚竟爲曹操所滅自桓靈之際鮮卑又盛盡有漢北匈奴故地至光和中其帥檀石槐之種魏文帝時爲小種鮮卑軻比能破滅比能明帝以後國亂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跋宇文更盛並稱大號跨有中州焉嚈噠自拓跋初徙雲中即有種落後魏太武神廌中強盛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土門既強嚈噠主奔西魏悉被誅滅自嚈噠衰弱突厥漸盛至西魏大統中大破嚈噠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土門號可汗由古之單于也北齊後周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至大邏便沙鉢畧分爲二國大邏便之後爲西突厥焉隋文帝開皇中本國荒亂其主染干朝隋并徙種落于朔州及夏勝二州之間煬帝親幸其部其後始畧可汗圖帝於雁門因隋亂華人奔湊又更強盛控弦百萬勢陵中夏唐武德中寇原州貞觀初頡利又至渭橋四年李靖滅其國靈州總管張寶相禽頡利獻焉太宗納溫彥博議置其餘種于河南朔方之地其後滋繁分爲六州至阿史那元珍叛還故地其西突厥自隋開皇中國亂各自爲一國大業末西突厥被北突厥所滅北突厥武后嗣聖初其帥李盡忠孫萬榮陷營州自稱可汗司農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敗於西峽石黃龍谷仁節死焉又陷冀州刺史陸寶積死之夏官尚書平章事王孝傑率兵十八萬又敗沒於東峽石又令御史大夫婁師德率兵二十萬拒之萬榮爲家奴所殺其黨遂潰

明世兀良哈三衛與瓦剌時爲邊患厥後河套愈恣猖獗成祖永樂元年徙大寧都司於保定以大寧故地畀朵顏泰寧福餘三衛大寧故兀良哈地也洪武中於古會州大寧設行都司封寧王永樂起兵從劉家口徑取大寧王與其軍內地遂以三衛地畀兀良哈使仍爲三衛約爲外藩居則偵探警則捍禦此棄大寧立三衛之始也三衛叛服不常陽爲藩蔽而陰常致寇初通阿魯台繼結瓦剌且挾以爲重時永樂屢出師親征阿魯台還召諭諸將謂阿魯台悖逆以兀良哈爲之羽翼耳當分兵翦之遂身將大軍搗其巢宣宗宣德三年九月兀良哈犯大寧帝親征皆生縛之是時阿魯台與瓦剌各相讐殺瓦剌馬哈木子曰脫歡攻阿魯台殺之因通兀良哈兀良哈遂駐牧遼東塞正統九年七月兀良哈入寇英宗命成國公朱勇等分道出戰破福餘于會寧泰寧朶顏於虎頭

山三衛從是寢衰而怨中國益深因糾也先爲之鄉導乙巳也先攻其可汗普化率十餘騎奔兀良哈依沙不丹是時也先無狀每使至輒千餘人出入驕悍毆守衛人掠財物騎入長安門阻之不聽及遣出塞又捕掠而還因東結朵顏西交哈密脇結赤斤蒙古以窺塞下四年七月沙不丹殺普化普化率十餘騎奔兀良哈依沙不丹是時也先無狀每使至輒千餘人出入驕悍毆守衛人掠財物騎入長安門阻之不聽及遣出塞又捕掠而還因東結朵顏西交哈密脇結赤斤蒙古以窺塞下四年七月沙不丹殺普化普化率十餘騎奔兀良哈依沙不丹是時也先無狀每使至輒千餘人出入驕悍毆守衛人掠財物騎入長安門阻之不聽及遣出塞又捕掠而還因東結朵顏西交哈密脇結赤斤蒙古以窺塞下四年七月沙不丹殺普化普化率十餘騎奔兀良哈依沙不丹是時也先無狀每使至輒千餘人出入驕悍毆守衛人掠財物騎入長安門阻之不聽及遣出塞又捕掠而

上書貢貂鼠皮又致殷勤太上皇詔議荅書時給事中林聰言也先不敢輒稱可汗使覘中國若從其稱則縱遣仍其故號則激怒乞勅來使歸語也先以順道吉凶之道庶不失國體給事中徐正亦請遣往諭如其稔惡不悛我乃舉罪致討安遠侯柳溥言也先弒篡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若從其僞稱是與其弒主也荅書宜仍稱瓦剌太師致討詔尋議延臣言可汗乃彼渠長常稱荅書宜稱爲瓦剌可汗稍示羈縻時禮部郎中章綸言可汗在中國固爲部衆常稱在瓦剌則爲皇帝位號今若因而稱之彼以爲中國天子且稱我爲可汗誇示諸部衆復攜貳益窺中原後禍未測仍其故稱彼必慙怨益肆侵擾均爲不可莫若賜勅封爲敬順王或稱爲瓦剌王帝曰也先雖篤敬亦能敬順朝廷宜如議稱瓦剌可汗時也先新立意在通好中朝貢市往來然數年間賞賜亦不下百萬矣至朶顏赤斤衛初開互市繼以土木之變罷之後復議寻貢然彼亦常竄名瓦剌使中故三衛使纔至顏爲瓦剌間天順初年也先平章哈剌襲殺也先諸部分散立其子小王子時孛來稱王子爲雄弒小王子屢入寇孛來相讐殺遂更立脫思爲王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於是毛里孩各自爲黨出入套中乱加思蘭又殺其黨阿羅出併患自此始矣已而阿羅出結乱加思蘭孛羅忽結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三部入河套爭水草盤據爲其衆以牲結滿魯都滿魯都後不知所終時河套爲寇巢穴往來寇掠侵軼無已廷議搜套而大臣以糜費無算遂止小王子部落火篩最強悍寇大同宣府入榆林花馬池兀良哈朶顏部落益蕃而獨花當次子巴兒孫駞勇敢深入結婚小王子爲中國患滋甚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卜孫次滿官嘆太師亦不剌殺阿爾倫遁入海西西海之有寇自亦不剌始也阿著稱小王子子三長吉囊次俺荅次老把都吉囊俺荅於諸部中獨強最爲邊患無歲不入寇正德二十一年吉囊死俺荅日強盛有子曰黃台吉臂偏短善用兵衆俱長之用命

過于父擁衆數萬入大同犯咸安殺掠無算其精兵戴鐵浮圖馬具鎧刀矢鈹利望之若冰雪然總督曾銑疏請復套出塞襲勝之遂遠遁銑上復套方畧十八事并營陣八圖大學士夏言力主之而嚴嵩積恨古謂銑開邊釁嵩言于帝曰俺荅諸部以夏言曾銳收河套故報復至此于是銑與言先後皆棄市河套者周迴三面阻河土肥饒可耕桑寨遍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一二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河南漢之定襄赫連勃勃趙元昊之都也唐三受降城在其北元東勝州在其東初楊琚楊一清皆力言之自言銑死遂無一人論復河套者二十九年八月俺荅犯京師明年與通馬市朝市暮寇甚且幣未出境而警報隨至遂罷馬市初總督翁萬達修宣大邊垣頗完固後以通市故大半爲俺荅衆所毀矣先是大同右衛邊外由王城舊城而北經二黑河一黃河歷三百里其地曰豐州崇山環合水草豐美叛人丘富趙全等居之築城建墩宮殿宏麗開良田數千頃接東勝州號曰板升板升者華言城也富等以白蓮妖術教俺荅入寇衆至數萬尊俺荅爲帝三十九年夏俺荅徙大青山口外避暑惟留千騎以守老弱巡撫李文進總兵劉漢統兵襲擊焚其宮室時富隨荅北徙趙全奔匿後俺荅孫把漢那吉來降俺荅執趙全等還我乃遣吏譴曰此孤賤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荅即急因而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總督王崇古留之優遣以慰其孤俺荅妻所鍾愛孫也以郤於俺荅挾其妻闌入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一二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河南漢之定襄赫連勃勃趙元昊之都也唐三受降城在其北元東勝州在其東初楊琚楊一清皆力言之自言銑死遂無一人論復河套者二十九年八月俺荅犯京師明年與通馬市朝市暮寇甚且幣未出境而警報隨至遂罷馬市初總督翁萬達修宣大邊垣頗完固後以通市故大半爲俺荅衆所毀矣先是大同右衛邊外由王城舊城而北經二黑河一黃河歷三百里其地曰豐州崇山環合水草豐美叛人丘富趙全等居之築城建墩宮殿宏麗開良田數千頃接東勝州號曰板升板升者華言城也富等以白蓮妖術教俺荅入寇衆至數萬尊俺荅爲帝三十九年夏俺荅徙大青山口外避暑惟留千騎以守老弱巡撫李文進總兵劉漢統兵襲擊焚其宮室時富隨荅北徙趙全奔匿後俺荅孫把漢那吉來降俺荅執趙全等還我乃遣吏譴曰此孤賤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荅即急因而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總督王崇古留之優遣以慰其孤俺荅老且死而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谷蠡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搆則兩利俱存之弗搆則以師助之外以懈其臣以爲不可時俺荅婦恐中國戕其孫日夜涕泣俺荅尋亦悔遂興滅扶危之名而內實收其力議甚壯而廷臣多古因論以存郤恩而要其縛叛示信俺荅妻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齧臂盟世服屬無貳矣有於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而諸部亦貪漢財物願市於是俺荅款塞叛人趙全誅之閱下以俺荅爲順義王俺荅弟老把都吉囊子吉能皆因俺荅上表通貢封賞有差仍許開市俺荅死黃台吉嗣王更名乞慶哈扯力克嗣封龍虎將軍羞自俺荅奉款而三衛亦修職稍謹矣合采續文獻通考及明紀諸書

杜氏通典曰匈奴先祖夏后氏之裔曰淳維殷時奔北邊至周末七國時而與燕趙秦三國爲邊鄰　趙孝成王使李牧備匈奴善撫士卒以便宜置吏租皆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殺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約曰匈奴有來入盜者但急自備敢捕者斬而匈奴每入烽火謹候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者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牧爲怯雖趙兵亦以爲吾將軍怯邊士皆曰不用賞賜願得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二千匹彀者十萬教張也彀張弓弩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率衆悉入寇李牧張左右翼擊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秦滅六國使蒙恬收河南地以險陰山爲塞築四十四縣因邊山險壍谿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至秦亂諸秦所謫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復稍渡河與中國界于故塞後爲其太子冒頓以鴈鏑射殺之而自立爲單于時秦二世元年遂東襲西擊南幷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頗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古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濊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行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沮渠姓蓋本因此官　漢初定匈奴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于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果出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冒頓遂引兵去漢亦罷歸是時冒頓兵強數苦北邊帝患之問劉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陛下誠能以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孌奚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立爲單于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

單于豈曾聞孫敢與大父抗禮哉高帝使敬往結和親之約是後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高帝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也）孝惠高后時冒頓寖驕乃爲書使使遺高后詞甚悖慢后大怒召丞相陳平樊噲季布等議之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時匈奴圍高帝于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卑辭謝之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文帝前六年匈奴大入北地上郡雲中遼西遼東各萬騎所殺虜甚衆漢邊騎至甘泉長安發車騎材官屯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寇匈奴遂去後歲餘匈奴和親復通關市孝景三年吳楚反發兵擊破之匈奴聞漢之平七國兵也以爲漢兵大亂不能復北征　孝武建元三年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天子發兵救之兵未至閩越引兵而去　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告急於漢天子發兵遮閩越之徼閩越兵引而歸　建元六年匈奴和親已六七年矣漢邊郡良家子皆習騎射以故數侵盜匈奴匈奴雖和親貴人必欲得漢物以自奉漢亦通關市以給其所欲終不改其盜邊之意　元光元年馬邑豪聶壹因緣王恢欲誘單于入馬邑而襲之於是乃使聶壹之邊亡降匈奴謂單于曰臣能斬馬邑令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貪而信之以爲然許壹如約　元光二年秋單于入武州塞以十萬騎馬邑旁谷中單于未入邊覺之而還漢以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擊匈奴得數百人而還　元光五年春衛青復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數百人　元朔元年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周文虜二千餘人入漁陽殺略千餘人敗韓安國軍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　元朔二年春衛青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西至隴西擊匈奴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地因北假中以西至匈河水遂絕梓嶺過蘇建得全軍而還　元朔三年匈奴入上谷漁陽各萬騎殺略數千人　元朔五年春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級　元朔六年春衛青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得首虜數千級　元狩二年春衛青將六將軍出北地擊匈奴得首虜數千級　元狩三年秋匈奴入上谷漁陽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狩四年春衛青將五將軍出定襄擊匈奴得首虜萬餘級　元狩六年春衛青將六將軍出代郡擊匈奴得首虜萬餘級　元鼎三年秋匈奴入定襄雁門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鼎四年冬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鼎五年秋匈奴入上谷漁陽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鼎六年秋匈奴入雲中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封元年秋匈奴入上谷漁陽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封二年秋匈奴入雲中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封三年秋匈奴入上谷漁陽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太初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太初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太初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天漢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天漢二年秋匈奴入五原酒泉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天漢三年秋匈奴入雲中酒泉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天漢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太始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太始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太始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太始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征和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征和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征和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征和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後元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後元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後元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孝昭始元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始元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始元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始元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始元五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始元六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孝宣本始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本始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本始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本始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地節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地節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地節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地節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康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康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康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康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神爵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神爵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神爵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神爵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五鳳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五鳳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五鳳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五鳳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甘露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甘露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甘露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甘露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黃龍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孝元初元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初元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初元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初元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初元五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永光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永光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永光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永光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建昭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建昭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建昭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建昭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孝成建始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建始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建始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建始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河平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河平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河平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河平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陽朔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陽朔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陽朔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陽朔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鴻嘉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鴻嘉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鴻嘉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鴻嘉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永始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永始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永始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永始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延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延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延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延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綏和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綏和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孝哀建平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建平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建平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建平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壽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壽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孝平元始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始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始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始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孺子嬰初始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初始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初始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初始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孝文帝時匈奴大入北地高帝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也）孝惠高后時冒頓寖驕乃爲書使使遺高后詞甚悖慢后大怒召丞相陳平樊噲季布等議之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時匈奴圍高帝于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卑辭謝之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文帝前六年匈奴大入北地上郡雲中遼西遼東各萬騎所殺虜甚衆漢邊騎至甘泉長安發車騎材官屯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寇匈奴遂去後歲餘匈奴和親復通關市孝景三年吳楚反發兵擊破之匈奴聞漢之平七國兵也以爲漢兵大亂不能復北征　孝武建元三年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天子發兵救之兵未至閩越引兵而去　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告急於漢天子發兵遮閩越之徼閩越兵引而歸　建元六年匈奴和親已六七年矣漢邊郡良家子皆習騎射以故數侵盜匈奴匈奴雖和親貴人必欲得漢物以自奉漢亦通關市以給其所欲終不改其盜邊之意　元光元年馬邑豪聶壹因緣王恢欲誘單于入馬邑而襲之於是乃使聶壹之邊亡降匈奴謂單于曰臣能斬馬邑令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貪而信之以爲然許壹如約　元光二年秋單于入武州塞以十萬騎馬邑旁谷中單于未入邊覺之而還漢以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擊匈奴得數百人而還　元光五年春衛青復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數百人　元朔元年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周文虜二千餘人入漁陽殺略千餘人敗韓安國軍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　元朔二年春衛青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西至隴西擊匈奴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地因北假中以西至匈河水遂絕梓嶺過蘇建得全軍而還　元朔三年匈奴入上谷漁陽各萬騎殺略數千人　元朔五年春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級　元朔六年春衛青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得首虜數千級　元狩二年春衛青將六將軍出北地擊匈奴得首虜數千級　元狩三年秋匈奴入上谷漁陽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狩四年春衛青將五將軍出定襄擊匈奴得首虜萬餘級　元狩六年春衛青將六將軍出代郡擊匈奴得首虜萬餘級　元鼎三年秋匈奴入定襄雁門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鼎四年冬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鼎五年秋匈奴入上谷漁陽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鼎六年秋匈奴入雲中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封元年秋匈奴入上谷漁陽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封二年秋匈奴入雲中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封三年秋匈奴入上谷漁陽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太初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太初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太初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天漢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天漢二年秋匈奴入五原酒泉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天漢三年秋匈奴入雲中酒泉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天漢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太始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太始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太始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太始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征和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征和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征和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征和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後元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後元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後元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孝昭始元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始元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始元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始元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始元五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始元六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孝宣本始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本始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本始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本始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地節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地節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地節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地節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康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康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康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康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神爵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神爵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神爵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神爵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五鳳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五鳳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五鳳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五鳳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甘露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甘露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甘露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甘露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黃龍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孝元初元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初元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初元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初元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初元五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永光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永光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永光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永光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建昭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建昭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建昭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建昭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孝成建始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建始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建始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建始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河平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河平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河平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河平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陽朔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陽朔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陽朔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陽朔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鴻嘉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鴻嘉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鴻嘉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鴻嘉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永始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永始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永始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永始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延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延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延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延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綏和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綏和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孝哀建平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建平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建平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建平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壽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壽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孝平元始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始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始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始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孺子嬰初始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初始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初始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初始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孝文帝時匈奴大入北地高帝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也）孝惠高后時冒頓寖驕乃爲書使使遺高后詞甚悖慢后大怒召丞相陳平樊噲季布等議之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可斬也前時匈奴圍高帝于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卑辭謝之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文帝前六年匈奴大入北地上郡雲中遼西遼東各萬騎所殺虜甚衆漢邊騎至甘泉長安發車騎材官屯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寇匈奴遂去後歲餘匈奴和親復通關市孝景三年吳楚反發兵擊破之匈奴聞漢之平七國兵也以爲漢兵大亂不能復北征　孝武建元三年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天子發兵救之兵未至閩越引兵而去　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告急於漢天子發兵遮閩越之徼閩越兵引而歸　建元六年匈奴和親已六七年矣漢邊郡良家子皆習騎射以故數侵盜匈奴匈奴雖和親貴人必欲得漢物以自奉漢亦通關市以給其所欲終不改其盜邊之意　元光元年馬邑豪聶壹因緣王恢欲誘單于入馬邑而襲之於是乃使聶壹之邊亡降匈奴謂單于曰臣能斬馬邑令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貪而信之以爲然許壹如約　元光二年秋單于入武州塞以十萬騎馬邑旁谷中單于未入邊覺之而還漢以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擊匈奴得數百人而還　元光五年春衛青復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數百人　元朔元年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周文虜二千餘人入漁陽殺略千餘人敗韓安國軍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　元朔二年春衛青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西至隴西擊匈奴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地因北假中以西至匈河水遂絕梓嶺過蘇建得全軍而還　元朔三年匈奴入上谷漁陽各萬騎殺略數千人　元朔五年春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級　元朔六年春衛青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得首虜數千級　元狩二年春衛青將六將軍出北地擊匈奴得首虜數千級　元狩三年秋匈奴入上谷漁陽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狩四年春衛青將五將軍出定襄擊匈奴得首虜萬餘級　元狩六年春衛青將六將軍出代郡擊匈奴得首虜萬餘級　元鼎三年秋匈奴入定襄雁門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鼎四年冬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鼎五年秋匈奴入上谷漁陽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鼎六年秋匈奴入雲中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封元年秋匈奴入上谷漁陽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封二年秋匈奴入雲中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封三年秋匈奴入上谷漁陽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太初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太初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太初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天漢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天漢二年秋匈奴入五原酒泉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天漢三年秋匈奴入雲中酒泉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天漢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太始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太始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太始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太始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征和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征和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征和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征和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後元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後元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後元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孝昭始元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始元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始元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始元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始元五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始元六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孝宣本始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本始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本始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本始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地節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地節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地節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地節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康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康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康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康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神爵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神爵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神爵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神爵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五鳳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五鳳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五鳳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五鳳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甘露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甘露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甘露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甘露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黃龍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孝元初元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初元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初元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初元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初元五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永光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永光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永光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永光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建昭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建昭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建昭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建昭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孝成建始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建始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建始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建始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河平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河平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河平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河平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陽朔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陽朔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陽朔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陽朔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鴻嘉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鴻嘉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鴻嘉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鴻嘉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永始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永始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永始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永始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延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延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延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延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綏和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綏和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孝哀建平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建平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建平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建平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壽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壽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孝平元始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始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始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元始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孺子嬰初始元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初始二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初始三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初始四年秋匈奴入雁門代郡各萬騎殺略數百人

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絜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衛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　武帝即位議安邊之術大行王恢曰漢與匈奴和親孰與背約不如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曰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勢必危殆以爲不如和親于是上許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其後王恢以雁門馬邑豪聶翁壹（姓聶名翁壹老人之號也）閒關出物（不受禁固也）之關也與匈奴交易（私出塞交市也）佯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乃上言天子天子召問公卿議之王恢對曰全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庫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韓安國曰不然三代之盛非威不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域不牧之人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飄風去如收電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王恢曰不然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闢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斥逐匈奴北收河南爲城榆爲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喜也今以中國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必不留行矣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隳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爲功從（音縱）行則迫脅橫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言以軍遺敵人令虜獲也）意者有他嗇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恢曰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於邊吾選良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邊險阻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警其左或警其右或當其前或截其後單于可擒百全必取上乃從恢議陰使聶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則財物可盡得單于以爲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于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大驚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是時漢伏兵三十餘萬匿馬邑傍於是單于入塞度追不及皆罷兵上怒王恢不擊單于輜重下恢廷尉以恢逗撓乃誅之　後數年衛青復

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樓煩白羊王于河南斬獲數千于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棄恬所爲塞因河而爲固　伊稚斜單于軍臣之弟

天金人匈奴祭天處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像其夏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討之得休屠王祭山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敗召欲誅之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殺休屠王幷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於是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大將軍青驟騎將軍去病中分軍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咸約絶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于幕北與青接戰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追之不得行捕斬凡萬九千級且行且捕斬之北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去病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左賢王將皆遁走驟騎封于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自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　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烏維單于伊雒之子曰南越王頭已懸于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漢何但遠走亡匿于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語卒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　後匈奴數使奇兵犯漢邊乃拜郭昌爲將軍及浞野侯趙破奴屯朔方主父偃上書諫曰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昔秦皇帝蠶食天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不聽使蒙恬將兵而攻却地千里以河爲境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及高皇帝定天下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往擊之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適足以結怨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　太初三年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所謂光祿塞也列亭至虜胸虜胸山名光祿塞令新秦郡銀城縣之北　昭帝即位霍光輔政徵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問民疾苦賢良皆言請罷邊戍去戰闘議曰夫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少發則不足以更遬多發則不堪其役役煩則民罷用多則財乏方今爲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馬

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亡十捿一非文學之所知也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以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爲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爲暴害滋甚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富兵強衍行爲寇則匈注之內驚動而上郡以南咸城守文帝之時入蕭關烽火通甘泉匈奴與羌胡通先帝推攘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絕羌胡瓜分其國是以西域之斷右臂長城之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畜積布野未覩其計之所過也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代不奪非以險阻以文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泉兩棠之固而滅于秦秦有隴阪崤塞而亡于諸侯晉有河華九河而奪于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脇于田常非地利無術以守之也今釋邊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國乘其疲擊其虛使吳任用子胥修德撫拯其衆則匈踐不免爲藩臣也匈奴之車器無銀黃絲染之飾素成而務堅無文采裾襌曲襟之制織繽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長戟短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朝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爲城池因水草爲倉庫法約而易辦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可犯指麾而令從嫚于禮而簡于信畧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文書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紀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也羣臣於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　宣帝初烏孫昆彌猎驕靡國半精兵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等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昆彌自將兵五萬餘騎從西方入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大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其後漢擊之匈奴不敢輒當滋欲嚮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握衍朐鞮單于壻左大且渠都隆奇貴用事國中多不附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願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桓發左地兵四五萬人

單于耳孫也　暴虐國中不附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願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桓發左地兵四五萬人

名屠耆堂　及左地貴人共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狦為呼韓邪單于欲令殺右賢王其下各相猜自立為單于凡五單

侵暴率衆降匈奴　為呼韓邪單于　虛閭權渠壹衍鞮之弟　諫反

西擊握衍朐鞮單于單于自殺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呼韓邪欲令殺右賢王其下各相猜自立為單于凡五單

于更相攻伐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諸單于子孫皆爲左賢王
韓邪呼韓邪破走郅支遂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
邪單于自款五原塞願朝甘露三年正月會正月朔朝賀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每爲發兵以爲護衛
所過之郡列于道陳
業金帛各有差禮畢使使者導單于先行宿長平長平水上坂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無謁拜令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漢遣車騎都尉韓昌等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在朔方窳渾縣西北又轉邊穀米糒糗飯乾也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初呼韓邪來朝詔公卿議其儀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國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義也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爲叛臣天子采之　元帝初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明年呼韓邪強盛北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以爲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即使使至堅昆迎郅支郅支遂引兵而西人衆中寒道死纔餘三千人到康居建昭三年西域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議發兵即康居誅郅支即就也湯爲人沈勇多謀策每過城邑山川常登視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今郅支單于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伏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利西取安息南排月氏烏弋山離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彼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驅帥之令隨從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行遂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漢兵合胡兵四萬餘人延壽陳湯上疏自劾奏矯制狀即日引軍分行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至康居攻城陷陣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凡斬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千餘人甘延壽陳湯殺郅支還石顯匡衡以爲湯等矯制興師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徼倖生事宗正劉向上

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絶域遂陷康居屠五重城搴翎侯之首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勲莫大焉論大功者不録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強于大宛郅支之號重于宛王殺使者罪甚于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粮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於是帝下詔赦之乃封延壽爲義成侯湯爲關内侯　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倍于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宫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歡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據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暮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困則畢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束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絶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戍屯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絶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禁點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鄣谷或木柵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

切省徭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遣塞事使車騎將軍許嘉論單于曰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　成帝河平元年復株累若鞮單于呼韓邪之子名三陶其舉遣右奧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坂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漢與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于往時令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遁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失一國之心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謀之謀對奏天子從之　哀帝建平四年烏珠留若鞮單于復株累若鞮之弟名囊知牙斯上書願朝五年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猶遮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于河水也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隸謂制屬也惡謂威也其強難詘其和難得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西夷種也在蜀徼外蹈履也壘壁也在匈奴南音紫藉猶艾朝鮮之脅拔兩越之旗縛文身之王獲單于之閼氏閼氏胡婦人飾也單于名攣鞮日逐王名比屠各部名也比音毗至之閼氏名也不離二時之勞離猶歷也月爲一時固已犂其庭掃其閭犂耕也閭里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匈奴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縣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拒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且昔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單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家不安也書奏天子悟而許之　王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于

邊議滿三十萬衆齋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不忍小恥而輕民力棄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是爲無策今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糧用精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撱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醪鎮薪炭更不可勝鎮音金之大口者音舊餐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如遇險阻銜尾相隨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并不聽於是天下騷動

匈奴二

增 卻霜 隨月 宋書其俗以六月末率大衆至陰山謂之卻霜漢書匈奴傳匈奴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

後軍行不得並驅 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并不聽於是天下騷動

曰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 晉書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

匈奴三

四大姓 五單于 晉書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

增 歌 漢匈奴歌曰失我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

原 論 漢班固匈奴論曰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常不運籌策相與爭于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緒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代歷年多于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尅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緩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守不違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遣至孝文與通關市要以漢女

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乘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徙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于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嘗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羲動君子利動貪人云云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于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胡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禁驕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于民遠行貨賂劃剥百姓以奉冠讐信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因其壞亂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實于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六載遭王莽簒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搆矣故呼韓邪始朝于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遁逃竄伏使于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于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輸音偷未可以經遠也乃若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

南匈奴

杜氏通典曰南匈奴醯落尸逐鞮單于者烏珠留之子名比初季父呼都而尸單于時以爲右奠鞮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比從父弟蒲奴立爲單于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弊乃遣使求和親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二光武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東觀漢記十二月癸丑匈奴始分爲南北單于北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擊北單于

敗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願遣侍子修舊約漢遣中郎將段郴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伏拜郴返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歲盡輸遣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譯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還賞單于以下王侯甚厚歲以爲常北單于敗之于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屯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皆領部衆爲那縣偵還耳目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屯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皆領部衆爲那縣偵還耳目北單于憘恐顧還所掠漢民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還過本候輒謝曰自擊亡虜冀讎日逐耳非敢犯漢民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皇太子（明帝也）言曰南單于新附北單于憘于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單于北單于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單于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時北單于兵疫死旱蝗赤地千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瞞武事乎今將陳塞厚賜因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瞞武事乎今將陳塞厚賜購賞冀高句麗烏桓鮮卑攻其左後河西四部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匈奴之滅不過數年矣詔報曰黃石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饑憘民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匈奴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常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而滅大寇豈非至願苟無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云奴復遣使貢馬及裘乞和親帝下三府議酬荅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勒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憘攻其國益虛歸親益數爲憘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起北寇虜之義禮無不荅可頗加賞賜幷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代呼韓邪郅支行事（呼韓單于稱臣受賜郅支單于背德被誅）和帝永元初乃以耿秉爲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實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匈奴大破之北單于奔走

斬首獲二十餘萬人二年春南單于復大破北匈奴單于輕騎數十遁走是時南部遭克獲納降衆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人三年北單于復爲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鞮自爲單于將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上書請立於除鞮爲北單于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下公卿議司徒袁安司空任隗以爲光武招懷南單于非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狄今朔漠既定宜令大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立於除鞮以增國費上封事曰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昔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宜明祖宗崇立弘勳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單于慕義而不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代之規夫論語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其業況屯首唱大謀輸而不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代之規夫論語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今若失信于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餘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非建策之要也朝廷不從　安帝延光三年烏稽侯尸逐鞮單于立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屯兵出屯中山界增置緣邊諸郡兵屯塞下　順帝永建中去特若尸逐就單于烏稽侯之子名休利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叛寇西河圜美稷單于本不同謀中郎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遏迫之單于自殺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叛自知罪極種類繁熾不可殫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權謀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愚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爲期約帝從之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宜務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各遵行于是右賢王部抑鞮等以萬三千口詣續降　晉武帝太始七年單于劉猛背叛帝遣婁侯何楨討平之其後稍因忿恨漸爲邊患

烏桓

後漢杜氏通典曰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漢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爲漢侗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于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後漸強盛至後漢建武中鈔擊匈奴匈奴轉北徙千里漢南地空帝乃以爲漢捍蔽布于緣邊諸郡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臣以爲宜復置校尉帝從之于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續文獻通考曰靈帝初烏桓漸盛上谷有難樓者衆九千餘落遼西有丘立居衆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王右北平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獻帝初平中丘立居死從子踰頓有武畧代立總攝三王部以雄北方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踰頓于柳城斬首二十餘萬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爲齊人

鮮卑

後漢杜氏通典曰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朝貢鄧太后令止烏桓校尉所居寧城下因築南北兩部質館（築館以受降質也）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部落最盛遂推爲大人檀石乃立庭于彈汗山歠仇水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折丁零東却扶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陻池分其地爲三部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爲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燉煌接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各置大人主之熹平六年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部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掃滅召百官議中郎蔡邕上議曰自匈奴北遁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加以關塞不嚴蔡綱多漏精金良鐵皆爲敵有漢人遠逃爲之謀主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蘇中國之困實背之瘭瘽

柯比能

魏志曰柯比能上郡高柳人也其先與軻比能同族軻比能亦小種鮮卑也

宇文莫槐

魏志曰宇文莫槐其先與鮮卑同族

徒河段

魏志曰徒河段日延遼西令支人也

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慮國內侈之患豈與計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珍盡夫恤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乎備邊之術李牧善其宜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尚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育等三萬騎三道並出去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奔還死者十七八後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鳥集秦水廣從子用反數百里水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閒倭人善網捕于是擊倭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至晉猶有數百戶和平中魁頭與從父弟騫曼俱檀石槐之孫爭國衆遂離散自檀石槐諸大人遂代相傳襲魁頭死步度根代立中兄扶羅韓亦別擁衆數萬人魏文帝初步度根部衆稍弱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雁門郡後一心守邊不爲寇害而軻比能所殺也

軻比能

魏略曰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大人部落近塞自表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勤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旃廬以鼓節爲進退比能衆遂強盛控弦十餘萬騎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至青龍元年比能誘說步度根使叛幷州刺史王雄遣勇士韓虎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遠初不爲邊患其種衆多於比能也其後諸子爭立衆皆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托跋更盛焉

宇文莫槐

文獻通考曰宇文莫槐出遼東塞外代爲東部大人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剪髮而留其頂上以爲首飾長數寸則截短之婦人被長襦及足而無裳莫槐虐用其人爲部下所殺立其弟普撥爲大人普撥死立其子丘不勤尚魏文帝女丘不勤死子莫廆立部衆強盛自稱單于莫廆死子逸昵延立率衆攻慕容廆爲廆所敗部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立又爲慕容皝所敗遁歸漠北遂奔高麗其部衆五萬餘落號徙之于昌黎自是散滅

通文獻通考徒河段日陸眷出于遼西因亂被責爲獫狁
唯廖辱官獨無乃嗚日陸眷口中日陸眷含出因咽之西
後漁陽大饑廖辱官以日陸眷爲健使將人衆詣遼西逐食遂招誘亡叛以至強盛日陸眷死後至埿務目廛
有遼西之地而臣于晉其所統三萬餘家控弦四五萬騎封務目廛爲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後務目廛之子
就陸眷立與其弟匹磾從弟末波等率騎圍石勒于襄城爲勒所破擒末波而捨之就陸眷遂擁單而還歸于遼
西就陸眷死末波自稱幽州刺史末波死圍人立日陸眷弟護遠爲主後爲慕容皝所破投段
季龍以所徙鮮單五千人配之使屯令支今北平郡盧龍縣即其地及弃冀之亂段倉倉音槍率衆南移遂據舊地慕容儁
使弟悕帥衆伐倉于廣固今北海即其地執倉殺之坑其徒三千餘人

嫘嫘一

慧琳音義嫘嫘而充反姓郗久閭托跋在北荒部落主力微末掠騎有得一奴疑始壽着忘本名其主字之
曰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郗之閒聲相近故其後子孫因以爲氏木骨閭既壯免奴爲騎卒代王
猗廬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漢谿谷之閒牧合道迷得百餘人至其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後魏
太武以其絕知狀類于蠕故改其號曰嫘嫘後魏獻文帝皇興中其主予成吐賀真之子犯塞征南將軍刁雍上表
曰臣聞嫘嫘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所短奪其所長則雖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彼散居野澤
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耕貪種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壯方攘其侵掠而已屢代爲
邊患者良由條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鬬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泰始長城
是築漢之孝武又驅其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皆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其理
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古于六鎮之北築長城
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即于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于其側因地卻敵多置弓弩敵來有城可守有兵
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懇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于苑

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騎稍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聚寇之方使其解兵家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聚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隨近作米供送六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漢北敵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分散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六鎮並在今馬邑雲中單于界後魏宣帝正始中尚書源亦在馬邑等郡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佚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警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遞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帝從之遂境獲其利孝明帝熙平初其主醜奴子成弟之子善用兵西征高車大破之擒其主殲俄突殺之盡幷叛者國遂強盛醜奴死弟阿那瓌立經十日其族兄侯侯力發率衆伐之阿那瓌輕騎南走歸後魏封朔方郡公蠕蠕王帝給騎二千援出塞初阿那瓌來奔之後其從父兄婆羅門率衆討力發破之衆推婆羅門爲高車所逐率部落詣涼州降今武威郡于是蠕蠕數萬相率迎阿那瓌錄尚書事高陽王雍尚書令李崇奏曰蠕蠕代跨絕域感化來歸阿那瓌委質于前婆羅門歸誠于後何一賜呼韓得同今美竊聞漢立南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維衆難爲國落雖今臣等參議以爲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泉燉煌北西海郡各令總率部落宜置吐若奚婆羅門宜置西海郡即漢舊障二處寬平原野彌沃阿那瓌來奔之後蠕蠕送相吞噬始則蠕收離聚散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時朝廷問安置之宜于涼州刺史表翻翻表曰高車蠕蠕及蠕蠕後振反破高車主喪人離不絕如綖而今高車能終雪其恥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圖此兩敵即卞莊之算得使境土無塵今蠕蠕內爲高車所討滅外懼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期而至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轉送艱難詎堪無遠覆車在于劉石毀轍固不可尋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上國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于上人散于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衆處處碁布以係今主耳高車

亦未能一時併衆盡令歸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懦弱唯以抄盜爲資凌奪爲業而河西擇衆強敵唯涼州土廣人稀擔仗盡關燉煌酒泉空虛尤甚蠕蠕數來鈔掠即可永永爲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監護婆羅門雖本涼州人昔爲賊帥頻年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高車諸部大半住金山千餘里正是北騎往來之要衝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于事爲便即外爲蕃蠕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良計也若婆羅門能自赴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斯今北徙轉漠流沙即是我之外藩高車勒敵西北可無過慮如其奸回反覆孤恩負德者此不過道逃之寇于我何損今不早圖我心一啓脫先據西海奪其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且西徼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爲群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藉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料度似如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何可專信假令稱臣止可外加優納而須內備彌固也朝議是之詔安西將軍廷尉卿元洪超諮嶷煌安置婆羅門

蠕蠕二

羊牛馬驢橐駝計 牛健難行北史將帥以羊馬驢計兵數後頗知刻木爲記又曰道武詔尚書崔宏曰蠕蠕之人皆爲賊帥鈔掠爲業每來抄掠擔特牛隨之特牛伏不能前別部人有教其以特牛隨之特牛伏不能前別部人有教其以

蠕蠕三

增訂唐李延壽北史論曰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其最遠種類產育不易遠及敵後大生大監起信矣

駱駝載其部落酋長牧養產畜隨逐水草不恒厥土風俗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種有狄氏袁紇氏解律氏解批氏護骨氏奇斤氏本無姓統大帥者

蠕蠕 高車 突厥

高車一

增訂杜氏通典曰高車蓋古赤狄之種也初因號爲狄歷北方以爲勅勒諸夏以爲高車丁零焉其語略與匈奴

管每種各有君長爲性麤猛驍健不任使役故得別爲部落後太武征蠕蠕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巳尼陂人畜甚衆去官軍千餘里遣左僕射安原等討之望軍而降者數十萬落獲牛馬羊亦百餘萬皆徙至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車逐水草畜牧蕃息數年之後漸知粒食歲致貢獻由是種皮委積文成時五部高車合聚祭天衆至數萬大會走馬殺牲遊遶歌吟忻忻其俗稱自前世以來無盛于此高車之俗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氏六曰達薄氏七曰阿崙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侯分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彌俄突立遣使朝貢明帝初彌俄突與蠕蠕主醜奴戰敗被擒醜奴繫其兩脚于駮馬之上頓曳殺之漆其頭爲飲器其部衆悉入厥達彌俄突弟伊匐復大破蠕蠕興和中伊匐子比適又爲蠕蠕所破子去賓奔東魏齊神武欲招納遠人上言封去賓爲高車王

高車二

嶋破狼山 北史魏道武詔其餘種于狼山大破之又曰道武自牛川引大校獵以高車爲圍騎徙起鹿苑 北史魏道武詔其餘種于狼山大破之又曰道武自牛川引大校獵以高車爲圍騎徙起鹿苑北史列傳七百餘里聚觀于其中因驅至平城即以高車衆起鹿苑南因臺陰北拒長城

來包白登之西山暴而九百餘落內附

突厥一

突厥杜氏通典曰突厥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沮渠氏沮渠茂虔據姑臧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代居金山城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唐起義二年薛舉猶據隴右遣其將宗羅侯攻陷平涼郡北與頡利結連高祖光祿卿宇文歆書金帛以賂頡利歆說之令與薛舉絕初隋五原太守張長遜因亂以其所部五城歸于我頡利並從之因發突厥兵及長遜入朝以五原地歸于我頡利並從之因發突厥兵及長遜之衆並會于太宗軍所頡利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憑陵中夏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未遑外畧每優容之賜與不可勝計頡利言辭悖慢求請無厭四月頡利自舉萬餘騎與馬邑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雁門定襄王李大恩擊走之于是大懼更請和好獻魚腸數十觔令二國同于此膠七年八月頡利突利二可汗又入寇原州遣管南上太宗北討頓兵于幽州頡利率萬餘騎奄至城西乘高而陣將士大駭太宗乃親率百騎馳

諭告之曰國家與可汗誓不相負何爲背約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來一決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若欲兵馬總來我唯百騎相禦耳頠利弗之測笑而不對太宗又前令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救爾今將兵來何無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決勝負突利悅而歸心馬其叔姪內離頠利因遣使請和許之八年七月頠利領十餘萬騎大掠朔州又襲將張瑾于太原瑾全軍沒脫身奔于李靖靖出師拒戰頠利不得進屯于并州太宗率師討之次蒲州頠利引去九年七月頠利又率十餘萬騎進寇武功京師戒嚴己卯進寇高陵行軍總管左武侯大將軍尉遲敬德與之戰于涇陽大破之獲俟斤阿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頠利遣其腹心執失思力來朝自張形勢云兵百萬今至矣太宗誚之曰我與突厥初爾父子並親從我賜爾玉帛前後極多何故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太宗縶之于門下省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元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頠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帥大驚皆下馬羅拜而衆軍徑至頠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太宗獨與頠利臨水交言慶諸軍却而陣焉蕭瑀以輕敵固諫于馬前上曰吾已籌之矣突厥所以掃其境內直入渭濱應是聞我國家初有內難我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今若閉門彼必大掠強弱之勢在今一舉我故獨出一以示輕之又曜軍容使之必戰事出不意乘其不圖彼入既深理當自懼與戰則必赴與和則必固制服突厥自茲始矣是日頠利請和詔許之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馬頠利同盟于便橋之上頠利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頠利之未和也謀臣猛將各欲戰而陛下不以爲疑既而寇自退其策安在上曰我觀突厥之兵雖衆而不整可汗獨在水西酋帥皆來謁我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朽然我所以不戰者即位日淺爲國之道安靜爲務又一者彼或懼而修德結怨于我爲患不細我今卷甲韜戈咱以玉帛兇頑驕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漸其在茲乎貞觀元年陰山以北薛延陀回紇拔也古等十餘部皆相率叛之擊走其欲谷設頠利遣突利由是怨恨欲背之二年突利遣使奏與頠利有隙請擊之詔泰武通以并州兵馬隨便接應三年薛延陀自稱可汗于漠北遣使來責方物頠利稱臣求尚公主頠利每委任酋豪遠族頗法令滋章兵革屢動國人患之諸部攜貳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饑用度不給復重斂諸

部由是內外多叛上以其和後復擾梁師都令兵
武衛將軍丘行恭出通漢道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衛孝節出恒安道薛萬淑出
討之十二月突利可汗及郁射設薩奈特勒等並率所部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頡利
擾因徙牙于磧口康蘇密等遂以隋蕭后及楊正道來降二月頡利計窮宿于鐵山兵尚數萬使執失思力入
朝謝罪舉國內附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持節安撫之頡利稍自安靖乘間襲擊大破之遂滅其國
復定襄恒安之地斥土界至于大漠頡利乘千里馬獨騎奔于從姪沙鉢羅部落三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率
衆掩至沙鉢羅管生擒頡利送于京師太宗赦之令還其家口館于太僕廩食之頡利鬱鬱不得志與其家人
或相對悲歌而泣上見其羸憊授右衛將軍賜以田宅頡利辭不願往遂授右衛
大將軍賜以田宅頡利之敗也其部落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衆首領至者皆拜將軍布列朝廷
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唯柘羯不至詔使招慰之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爲于事無益徒費中國因上
疏曰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于內地去京不遠雖則覽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
也每見一人初降賜布五疋袍一領渠帥悉受大官祿厚位尊理多廢貴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兇逆其衆
益多非國之利時降突厥多在朔方之地其入居京師者近萬家詔議安置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
國爲弊日久今天實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之兗徐之地散屬州縣各使耕織
化爲百姓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可常空虛矣唯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準漢建武時置降匈奴于河南五原
塞下全其部落得爲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心若遣向徐兗則乘物性
非含育之道秘書監魏徵奏言北荒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者也且其代寇中國百姓怨讐若以其降伏
不即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本土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孳息日倍居在肘腋甫
通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彥博又曰天子于物也如天地覆載有歸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滅之餘歸心降
附若不加憐念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徵又曰晉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郭欽江統勸逐塞外
武帝不用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必遣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

道無所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羈縻突厥餘魂以來歸我邊之義居內地我指麾之教以禮法教義之後盡爲農人選其首領遣居宿衛長威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南單于於內郡爲漢藩輸終乎一代不有叛逆太宗用溫彥博計于朔方之地幽州至靈州置順化四州都督府以統其衆　突厥別部拏鼻可汗亦阿史那之族也代爲小可汗牙在金山之北頡利之敗北荒諸部特推爲大可汗遣使詣闕請將誅之拏鼻知其謀寬歸于舊所其地去京師萬里勝兵三萬人自稱乙注拏鼻可汗西有葛邏祿北陵惡而有結骨皆附隸之　默啜者骨咄祿之弟也纂位自立爲可汗中宗即位默啜又寇靈州陷鴈門等州掠雕右群牧馬萬餘匹而去忠義坐免中宗令內警沙吒忠義拒戰敗績死者六千餘人賊遂進寇原會外各進破突厥之策右補闕盧俌上疏曰臣聞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匈奴敗請勝狮勇之士班傅之傳考結諸蕃與圖攻取此騎角之勢也臣又聞昔置新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徙邊選其勝兵免其行役次廬伍明教令則狃習戎事究識夷險其所掠獲因而賞之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貨趨赴鋒鏑不勞訓誓朝賦楊柳夕歌秋杜十年之後可以久安上覽而善之默啜于是殺我行人假鴻臚卿臧思言上以思言對賊不屈節特贈鴻臚卿仍令左屯衛大將軍張仁愿充朔方道大總管以禦之景雲二年三月張仁愿于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爲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禱祠祭畢求福因牧馬料兵候氷合渡河時默啜亦東西擊等爲仁愿乘虛奪取漢南之地築三城首尾相應絕其南寇之路留年滿兵助成其功以拂雲祠爲中城與東西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逼相應接北拓三百餘里于牛頭胡那山北置烽候百八十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更無寇掠減鎮兵數萬人　初默啜不同宗竟從仁愿計嗜殺而三城俱栅本不置門及曲敵或同之仁愿曰兵法貴在攻取不宜退守乃命每城下軍中厭慉蠱力六旬而斬于城下軍中厭慉蠱力六旬而斬若至此數卽當并力出戰迎擊城遶城新之何用守牆生其思歸之心其後常元楷爲朔方總管始築壘門

西突厥大邏便　木杆可汗之子初木杆與沙鉢羅可汗其國居烏孫之西至雷海南至疎勒北至瀚海在京師西北七千里自焉耆國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自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西域諸國皆緣附之　處羅可汗煬帝大業六年帝將西討吐谷渾遣侍御史章節召處羅會于大

斗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故適會其渠長射匱使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
計弱之分裂其國則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達頭舊爲西面可汗初與沙缽
不得爲可汗匱微弱代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于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
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從之遂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
然後當爲婚也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
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之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遁于高昌會寧郡處
羅唐封歸義郡王俄貢大珠于高祖上勞之曰珠信爲實王但赤心珠無所用不受自處羅朝隋後射匱遂有
其地　特勒大奈隋大業中與曷薛那可汗同歸中國及從煬帝討遼東以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後分其部落
于樓煩會高祖舉兵大奈率其衆以從隋將桑明和襲義軍于飲馬泉諸軍多已奔退大奈將數百騎出明和
後掩其不備擊大破之諸軍復振拜光祿大夫及定京城以力戰功賞物五千段賜姓史氏武德初從太宗討
薛舉又從平王世充實建德劉黑闥並有殊功賜宮女三人雜綵萬餘段貞觀三年累遷右武衛大將軍檢校
豐州都督封實國公實封三百戶十二年卒贈輔國大將軍　初曷薛那之朝隋也爲煬帝所留其國人遂立
薛那之叔父射匱爲可汗始開土宇東至金山西臨西海自玉門以西諸國皆役屬之遂與北突厥爲敵乃建
庭于龜茲北三彌山尋卒弟統葉護可汗代立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善攻戰遂北并鐵勒西拒波斯南接屬
賓悉歸之控弦數十萬雄有西域據舊烏孫之地又移庭于石國北千里其西域諸國王悉授頡利發并遣吐
屯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西戎之盛未有也武德三年遣使貢條支巨卵時北突厥作患高祖厚撫與之并力
以圖北蕃統葉護許以五年冬大軍當發頡利可汗闕之大懼復許葉護通和無相征伐統葉護尋遣使來請
婚爲祖謂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懸遠急疾不相得力今衆請婚計將安在封德彝對曰當今之務莫若遠交而
近攻正可權許其婚待三數年後中國全盛徐思其宜高祖許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悅遣頡
利可汗頻歲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爲婚貞觀元年遣眞珠統俟斤與道立來獻萬釘實鈿金帶馬五千匹
時統葉護自負強盛無恩于國部落咸怨爲其伯父所殺而自立是爲莫賀咄屈利俟毘可汗初分統突厥種

頻爲小可汗及此自稱大可汗國人不附奪矢畢部共推泥熟莫賀設爲可汗泥熟而陰欲圖之泥熟遂迎而立之是爲乙毘沙鉢羅肆葉護可汗泥熟亡在康居泥熟遂迎而立之是爲乙毘咄陸可汗咄陸可汗者亦莫大度可汗父莫賀設本隸統葉護遁于康居每卒國人迎泥熟而陰欲圖之泥熟遂迎而立之是爲乙毘咄陸可汗咄陸可汗者亦莫大度可汗父莫賀設本隸統葉護遁于康居每卒國人迎泥熟于焉者

民務于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朕分置軍旅所在邀截望其深入一舉滅之而遠鎮偏師違而推蕩未及南上遠已奔北應弦樂鋒過半不歸且彼渠帥其數凡五昆季爭長父叔相猜外示彌縫內乖心腹世行暴虐家法殘忍窓厥之壯契丹之徒切齒磨牙常伺其便違頭前攻酒泉其後于闐波斯挹怛三國一時即叛沙鉢畧近趨周槃彼地各徵祆作年將一紀乃獃爲人語人作神言每冬雷震觸地火生種類貧給惟藉水草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赤木燒盡飢疫死亡人畜相半舊居之所赤地無依遷徙漠南偷存晷刻斯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幽明合契合也其時故選將治兵嚴禮聚甲義士奮發北夫肆憤雲歸霧集不可數也東極滄海西盡流沙縱百勝之兵橫萬里之衆亘朔野之追躡望天崖而一掃此則王恢所說其猶射雚何敵能當何遠不服但皇王舊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軌所棄得其地不可以居得其民不忍皆殺撫勞兵革遠規溟海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異域殊方被其權抑放聽復舊廣開邊境嚴治關塞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卧鼓息烽警勞終逸善告海內知朕意焉

繼表蜜厥攝圖上表曰大寶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尚書右僕射度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愈久愈明徒知負荷不能荅謝寶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保有沙漠自王暮鵬地過萬里士馬億數恒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于我狄莫與爲大頃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意以華夏其有大聖興焉伏惟大隋皇帝眞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便廓基海風歸心有道雖復南瞻魏闕山川迢遠北面之禮不敢有廢當令侍子入朝神馬歲貢朝夕恭承惟命是視謹遣第七兒臣窟合眞等奉表以聞

寇厥施

增文獻通考曰寇厥施爲質勒者西突厥之別種也初歸于斛瑟羅開法嚴酷擁衆背之尤能撫恤其部落由是爲遠近所歸附其下置都督二十員各統兵七千人常屯聚碎葉西北界後

漸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東北與突厥爲鄰西至庭州斛瑟羅以部衆削弱自武太后時入朝不敢還舊其地並爲烏質勒所幷及卒其長子婆閏代統其衆詔使立婆閏爲烏質勒下部將闕啜忠節甚忠之以兵部尚書宗楚客嘗朝在勢密遣使賂楚客請停婆閏代統兵楚客乃遣御史中丞馮嘉賓充使陰與忠節等其事在路爲婆葛遊兵所獲遂斬嘉賓仍進兵攻陷火燒等城上表欲雪楚客頭景龍三年婆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于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爲導以討婆閏默啜乃留遮弩遣兵二萬人討婆葛殺之默啜兵還婆羅下部將蘇祿鳩集餘衆白立爲可汗　蘇祿者突騎施別種頗善綏撫十姓部落漸歸附之有衆二十萬遂雄西域之地尋遣使來朝開元三年制授蘇祿爲左羽林衛大將軍金方道經客大使特遣侍御史解忠順齎璽書冊立爲忠順可汗自是每年遣使朝獻上乃立史懷道女爲金河公主以妻之時杜暹爲安西都護公主遣牙官詣安西牙市使者宣公主教與暹暹曰阿史那氏女豈令宣教與吾衙庭使那杖其使者留而不遣蘇祿大怒發兵分冠四鎮俄又遣使入朝獻方物十八年蘇祿使至京師上御丹鳳樓設宴將欲先遣使入朝是日同宴與蘇祿使爭長突厥使曰突騎施國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蘇祿此宴乃爲我設不合居下中書門下又百僚遂于東西幕下兩處分坐突厥使在東突騎施使在西宴訖厚賚而遣蘇祿性清儉每所克獲盡分與將士其下愛之甚爲其用潛又遣使南通吐蕃東附突厥及吐蕃亦嫁女與之蘇祿既以三國女爲可敦又分立數子爲葉護賚用漸廣晚年抄掠所得者留不分其下諸部心始攜貳有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落爲強盛百姓又分黃姓黑姓兩種互相猜阻二十六年莫賀達干勒兵夜攻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謀俄又相背立蘇祿之子吐火仙爲可汗自相攻擊莫賀達干遣使告安西都護蓋嘉運嘉運率兵討之擒吐火仙幷收得金河公主而還又欲立史懷道之子斯爲可汗以鎮撫之莫賀達干不許乃令莫賀達干統衆俄又黃姓黑姓自相屠殺各遣使降附

原杜氏通典曰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契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護骨紇也咥於尼護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兒十槃達契等萬餘人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咥曷嶲撥忽叱干具海曷比悉阿嗟蘇拔也末渴達等三萬餘兵傍疑海東西有蘇路羯三索咽莫促薛忽等諸姓八千餘兵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振九離伏嗢昏等嗢烏沒反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為鐵勒並有君長屬東西兩突厥突厥國有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十六國慕容垂時塞北後魏末河西並云有敕勒部鐵勒蓋言訛也

薛延陀

原杜氏通典曰薛延陀鐵勒之別部前燕慕容儁時匈奴單于賀剌頭率部三萬五千來降附塞其後與薛部雜居因號薛延陀堅氏代為強族初嬀嬀之滅也並屬于突厥而部落中分在鬱督軍山者東屬于始畢在貪汗山者西屬于葉護其主夷男唐貞觀中遣使朝聘為毘伽可汗居大漠之北俱渝水南去長安萬四千餘里後鐵勒僕骨同羅共擊薛延陀大敗之太宗以其破亡遣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尒為瀚海道安撫使初薛延陀真珠毘伽可汗備親迎之禮詔幸靈州與之禮會延陀先無府藏調斂其國且行萬里覘涉沙磧無水草而牛馬多死遂後期太宗于是停幸靈州既而聘羊馬損耗將半于是返其使者羣臣或云許公主以妻延陀邊境得以休息納其獻聘不可失信于蕃人宜在速成太宗曰君等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家匈奴強而中國弱而延陀弱漢兵千人堪擊其數萬延陀所以扶服稽顙恣我所為不敢驕慢者以新得立為君長雜居非其本屬將倚大國用服其衆彼同羅僕骨等十餘

部落兵各數萬足制延陀所以不敢發者以延陀為我所立懼中國也若今以女妻之大國子壻增崇其禮深結寵援雜姓部落更尊服之徼不得意勤兵南下謂養獸自嗑也今不與其女使命頗簡諸姓部落知吾棄之其爭擊延陀必矣既而李思摩果侵掠之延陀遣突利失冦定襄掠百姓太宗遣英國公李勣援之已出塞而還太宗以望書奇讓之可汗乃遣使致謝復請發兵助軍太宗優詔荅而止焉

拔野古

增新唐書曰拔野古一曰拔野固或為拔曳固漫散磧北地千里直僕骨東帳戶六萬兵萬人地有薦草產良馬精鐵有川曰康干河斷松投之三年輒化為石色蒼緻然節理猶在世謂康干石俗嗜獵射少耕穫乘木逐鹿氷上風俗大抵鐵勒也言語少異唐貞觀三年與僕骨同羅奚霫同入朝二十一年大俟利發屈利失舉部內屬置幽陵都督府拜屈利失右武衛大將軍即為都督顯慶時與思結僕固同羅叛遣鄭仁泰擊之斬其渠帥天實間來朝

僕骨

增新唐書曰僕骨亦曰僕固在多覽葛之東帳戶三萬兵萬人地最北俗梗驁難召率始臣突厥後附薛延陀延陀滅其長娑閭俟利發歌濫拔延始內屬以其地為金微州拜歌濫拔延為右武衛大將軍金微州都督唐開元初為首領僕固所殺詣朔方降有司誅之子曰懷恩至德時以功至朔方節度使

同羅

增新唐書曰同羅在薛延陀北距長安七千里勝兵三萬兵萬人地最北俗梗驁難召率始臣突厥後附薛延陀貞觀二年遣使者入朝久之請內屬置龜林都督府拜俟利發時健啜為左領軍大將軍即授都督安祿山反劫其兵用之號曳落河曳落河猶言健兒云

阿跌

增文獻通考曰阿跌亦鐵勒之別部在多濫葛西北勝兵千七百隋代號訶咥部是也遷徙無常所唐初來朝以其地為雞田州開元中映跌思泰自突厥來其後光顏光進皆以戰功至大官賜姓李氏附屬籍

契苾

新唐書曰勢芯亦曰契苾羽在焉者西北鷹婆川多覽葛之南其長哥楞自號可汗弟莫賀咄特勒皆有勇
莫賀咄死子何力尚紐率其部來歸時貞觀六年也詔處之甘涼間以其地為榆溪州永徽四年以其部為賀
蘭都督府隸燕然都護多覽葛亦曰多濫在薛延陀東濱同羅水勝兵萬人延陀已滅其長俟斤多濫葛末與回紇皆朝
多覽葛
新唐書曰多覽葛亦曰多濫葛末與回紇皆朝貞觀二十三年始來朝天寶初與回紇葉護殺突厥可汗立拔悉密大帥阿史那施為賀
以其地為燕然都督府授右衛大將軍即為府都督死以多濫葛寨匐為大俟利發繼為都督
莫賀咄
葛邏祿
新唐書曰葛邏祿本突厥諸族在北廷西北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包多怛嶺與車鼻部接有三族一謀落或為謀剌二纖俟或為婆匐三踏實力唐永徽初高偏之伐車鼻可汗三族皆內屬顯慶二年以謀落部為陰山都督府纖俟部為大漠都督府踏實力部為元池都督府即用其長為都督後分纖俟部置金附州三族當東西突厥間常視其興衰附叛不常後稍南徙自號三姓葉護兵強甘于闐延州以西諸突厥皆畏之開元初再來朝天寶時與回紇拔悉蜜共攻殺烏蘇米施可汗又與回紇擊拔悉蜜走其可汗阿史那施于北廷奔京師葛邏祿與九姓復立回紇葉護所謂懷仁可汗者也于是葛邏祿之處烏德鞬山者臣回紇在金山北庭者自立葉護歲來朝久之葉護頡毘伽缚突厥叛寇阿布思進封金山郡王天寶間凡五朝至德後葛邏祿寖盛與回紇爭強徙十姓可汗故地盡有碎葉怛邏斯諸城然限回紇故朝會不能自達
拔悉密
拔悉密一名弊剌國隋時闇焉在北庭北海南結骨東南依山散居去燉煌九千餘里有渠帥無玉號戶二千餘其人雄健皆獵射國多雪恒以木為馬雪上逐鹿其狀似楯而頭高其下以馬皮順毛衣之令毛著雪而滑如著屧屐縛之足下（縛先叶反屧巨戟反）若下坂走過奔鹿若平地履雪即以杖刺地而走如船焉上坂即手持之而登每獵得鹿將家室就而食之盡更移處其所居即以樺皮為舍丈夫剪髮樺皮為帽　新唐書曰貞觀二十三年始來朝天寶初與回紇葉護殺突厥可汗立拔悉密大帥阿史那施為賀邏祿　拔悉密　都播

入謝賜袍帶不三歲爲葛邏祿回紇所破奔北庭後朝京師拜左武衛將軍地與衆歸回紇

都播

新唐書曰都播亦曰都波其地北瀕小海西堅昆南回紇分三部皆自相統制其俗無歲時結草爲廬無書牧不知稼穡土多百合草掇其根以爲飯捕魚鳥獸食之衣貂鹿皮貧者緝鳥羽爲服婚姻富者納馬貧者致鹿皮草根無刑罰盜者倍輸其贓貞觀二十一年因骨利幹入朝亦以使通中國

骨利幹

新唐書曰骨利幹處瀚海北勝兵五千草多百合產良馬首似橐駝筋骼壯大日中馳數百里其地北距海去京師最遠又北度海則晝長夜短日入烹羊胛熟東方已明蓋近日出處也唐貞觀二十一年入朝詔以其地爲元闕州其長俟斤因使者獻馬帝取其異者號十驥皆爲美名曰騰霜白曰皎雪驄曰凝露驄曰縣光驄曰翔麟紫曰奔虹赤厚禮其使能朔中以元闕州更爲余吾州隸瀚海都督府延載初亦來朝

白霫

新唐書曰白霫居鮮卑故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與同羅僕骨接選薛延陀保奧支水冷陘山南契丹北烏羅渾東靺鞨西拔野古地圓表二千里山繚其外勝兵萬人業射獵以赤皮緣衣婦貫銅釧以子鈴繫襟其部有三曰居延曰無若沒曰潢水其君長臣于突厥頡利可汗爲俟斤唐貞觀中再來朝後列其地爲實顏州以別部爲居延州即用俟斤爲刺史顯慶五年授其長李含珠爲居延都督含珠死弟厥都繼之後無聞焉

霫

文獻通考曰霫匈奴之別種隋時通焉與靺鞨爲鄰理黃水北亦鮮卑故地勝兵萬餘人習俗與突厥畧同亦臣于頡利其渠帥號爲俟斤唐貞觀中遣渠帥內附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親征東西部奚皆平之盡有奚霫之地

斛薛

新唐書曰斛薛處多濫葛北勝兵萬人奚結處同羅北思結在延陀故牙二部合兵凡二萬唐時來朝列其地州縣之

烏羅渾

新唐書曰烏羅渾或曰烏洛侯曰烏羅護直京師東北六千里東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烏桓大抵風俗皆靺鞨也　北史曰烏洛侯亦曰烏羅渾國後魏通焉在地豆干北其土下濕多霧氣而寒冬則穿地爲室夏則隨原阜多豕有穀麥其人尚勇不爲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獵射樂有胡箜篌木槽革面而九弦其國東北流合于難水東入于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巳尼大水所謂北海也太武帝眞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帝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刻祝文于石室之壁而還

鞠國

新唐書曰鞠國或曰靺居拔野古東北有木無草地多苔無羊馬人豢鹿若牛馬惟食苔俗以駕車又以鹿皮爲衣聚木爲屋尊卑共居

俞折

文獻通考曰俞折國在鞠國東十五日行其土地寬大百姓衆多　新唐書曰俗與拔野古相埒少羊馬多貂皮

駮馬

新唐書曰駮馬者或曰弊剌曰過羅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師萬四千里隨水草然喜居山勝兵三萬地常積雪木不凋以馬耕田馬色皆駮因以名國雖畜馬而不乘資湩酪以食好與結骨戰人類結骨而語不相通構木類井幹覆樺爲室各有小君長不相臣也　文獻通考曰突厥謂駮馬爲曷剌亦名曷剌國其地近北海經突厥大部落五乃至馬三十萬匹其國以俟斤統領其土境東西一月行南北五十日行土地嚴寒好漁獵取魚鹿獺貂鼠充食以其皮爲衣少鐵器用陶瓦釜及樺皮根爲盤盌唐永徽中遣使朝貢

大漢

新唐書曰黠戛斯古堅昆國也地當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之旁或曰居勿曰結骨其種雜丁零乃匈奴西鄙也匈奴封漢降將李陵爲右賢王衛律爲丁零王後郅支單于破堅昆于時東距單于庭七千里南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故後世得其地者訛爲結骨稍號紇骨亦曰紇扢斯云衆數十萬勝兵八萬直回紇西北三千里南依貪漫山地夏沮洳冬積雪人皆長大赤髮皆面緑瞳以黑瞳爲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男少女多以環貫耳俗趫伉男子有勇黠其手女已嫁黠項雜居多淫佚謂歲首爲茂師哀以三哀爲一時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曰虎年氣多寒雖大河亦半氷稼有禾粟大小麥青稞步碡以爲麵糜餘以飯以釀酒而無粟蔬畜馬至壯大以善闘者爲頭馬有橐駝牛羊牛麥多富農至數千其獸有野馬骨咄黃榆柳蒲松高者仰射不能及顛而樺尤多有金鐵錫每雨後必得錢號迦沙爲兵絶犀利常以輸突厥其戰有弓矢旗幟其騎七析木爲盾蔽股足又以圓盾傅背兩肩可捍矢刀其君曰阿熱遂姓阿熱氏建一纛下皆悄白氈喜佩刀礪賤者衣皮不帽女衣毳毳錦屑綾蓋安西北庭大食所貿售也阿熱駐牙青山周柵代垣聯氈爲帳號窠的支他首領居小帳凡調兵諸部役屬者悉行內貂鼠青鼠爲賦其官宰相都督職使長史將軍達干六等宰相七都督三職使十皆典兵長史十五將軍達干無員諸部食肉及馬酪惟阿熱設餅餌樂有笛鼓笙厥篥盤鈴戲有奚駝師子馬伎繩伎祠神惟主水草祭無時呼巫爲甘婆嫁納羊馬以聘富者或百千計喪不勞面三環尸哭乃火之踰歲爲墓然後哭泣有飾冬處室木皮爲覆其文字言語與回鶻同法最嚴臨陣撓奉使不稱妄議國若盜者皆斬首子爲盜以首著父頸非死不脫阿熱牙至回鶻牙所禦駝四十日行使者道出天德又二百里許抵西受降城北三

百里許至鴨鵯泉泉西北至回鶻牙千五百里許而有柬西二道泉之北柬道也回鶻牙北六百里得仙城河東北曰雪山地多水草青山之東有水曰劒河偶艇以度水悉東北流經其國合而北入于海柬至木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彌列哥餓支其長皆爲頡斤樺皮覆室多善馬俗乘木馬馳氷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輒百步勢迅激夜鈔盜畫伏匿堅昆之人得以役屬之堅昆本強國也地與突厥等突厥以女妻其豪帥始隸薛延陀延陀以頡利發一人監國其渠長三人曰訖悉輩曰居沙波輩曰阿米輩共治其國未嘗與中國通唐貞觀二十二年聞鐵勒等入臣即遣使者獻方物其君長俟利發失鉢屈阿棧身入朝以其地爲堅昆府拜俟利發左屯衛大將軍即爲都督隸燕然都護高宗世再來朝景龍中獻方物明皇世四朝獻乾元中爲回紇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國後語訛爲黠戛斯蓋回鶻言若曰黃赤面云又訛爲戛戛斯常與大食吐蕃葛邏祿相依仗吐蕃之往來者畏回鶻剽鈔必住葛邏祿以待黠戛護送回鶻稍衰阿熱即自稱可汗回鶻不勝阿熱特勝詬之回鶻不能討其將句錄莫賀導阿熱破殺回鶻可汗諸特勤皆潰阿熱身自將焚其牙悉收寶貨并得太和公主遂徙牙牢山之南牢山亦曰賭滿距回鶻舊牙度馬行十五日阿熱以公主唐貴女遣使送衛還朝爲回鶻烏介可汗邀取之并殺使者會昌中遣使上書言狀行三歲至京師武宗大悅班渤海使者以其窮遠能修職貢遣使持節臨慰其國詔宰相即鴻臚寺見使者使驛官考山川國風詔阿熱著宗正屬籍是時烏介可汗餘衆託黑車子阿熱願乘秋馬肥擊取之表天子請師帝令給侍中劉濛爲巡邊使朝廷亦以河隴四鎮十八州久淪幸回鶻破弱吐蕃亂相殘盜可乘其衰乃以右散騎常侍李拭使黠戛斯冊君長爲宗英雄武誠明可汗未行而武宗崩宣宗嗣位欲如先帝意或謂黠戛斯小種不足與唐抗詔宰相與臺省四品以上官議皆曰回鶻盛時有冊號今幸衰亡又加黠戛斯後且生患乃止至大中元年卒詔鴻臚卿李業持節冊黠戛斯爲英武誠明可汗遽咸通間三來朝然卒不能取回鶻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宗天顯六年西南邊將以慕化轄戛斯國人來穆宗應曆二年景宗保寧八年常遣使貢

庫莫奚

原杜氏通典曰庫莫奚闕于後魏及後周其先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也初爲慕容皝所破遺落者竄于松漠

之間其地在柳城鄭之北善射獵及突厥興而臣屬之後稍強盛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理饒樂水北即鮮卑故地（名如洛環水訛也）每部置俟斤一人爲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爲盛諸部皆歸之（增）文獻通考曰隋代號曰奚突厥稱蕃人後遣使入朝唐元宗世八入朝獻至德以後朝獻不絕元和元年君梅落身入朝拜檢校司空歸誠郡王賜姓李氏然陰結回鶻室韋兵犯西城振武憲宗世四朝獻咸通九年其王入朝是後契丹方強奚不敢亢而稟部役屬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爲五部一曰阿會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粤質部四曰奴皆部五曰黑訖支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趫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常爲契丹守界上而苦其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嬀州依北山射獵常採北山麝香人參賂劉守光以自託其族至數千帳始分爲東西奚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嘗討奚平之置奚隨堉部太宗時爲將奚王勞骨寧率六節度使朝貢奚鈿勃德部進白麝聖宗時罷奚五部歲貢麝鹿幷諸部方物

契丹

原 杜氏通典曰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爲慕容氏所破俱竄于松漠之間後魏初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奚反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于黃龍之北數百里唐貞觀二十二年十一月契丹帥窟哥率其部內屬以契丹部爲松漠都督府拜窟哥爲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于營州兼置東夷都護以統松漠饒樂之地罷護東夷校尉宮

回紇一

原 杜氏通典曰回紇在薛延陀北境居延婆陵水去長安萬六千九百里勝兵五萬人先屬突厥初有時健俟斤死子菩薩立唐貞觀初與薛延陀俱叛突厥頡利可汗侵其北邊頡利遣騎討之戰于天山大破之俘其部衆回紇由是率其衆附于薛延陀號爲活頡利發仍遣使朝貢　續文獻通考曰回鶻即回紇至唐德宗時改爲回鶻言其健驚如鶻也常以公主妻之遼時貢獻不絕間亦請婚不許

啓唐杜牧論回鶻啓曰伏以回鶻種落人素非多校于突厥絶爲小弱今者國破衆叛逃來漢南爲羈旅之魂食草菜之實白騨驪騂騵之貢飢寒皆盡寄命雜種藏跡陰山取之及時可以一戰自兩漢伐北皆是秋冬不過百日驅中國之人入苦寒之地此時匈奴勁弓折膠童馬免乳畜肥草壯力全氣盛與之相校勝少敗多故匈奴云漢實大國也但其人不能辛苦耳此所謂避虛而擊實逃短而攻長至于後魏崔浩因見其理蠕蠕強盛屢犯北邊浩請討之曰蠕蠕特其地遠自寬已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乃背寒向暄南來寇抄今出其慮表掩其不備大兵卒至必驚駭星分向塵奔走牡馬護牧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則聚而困斃可一舉而滅矣武帝從之及全軍入境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于是分軍撲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凡其所俘及獲畜產彌漫山澤高車因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落帝以幽并突陣之騎酒泉教射之兵整飭誡誓仲夏潛發計陰山不一二校蠕蠕回紇之強弱猶如虎鼠五月節氣在中夏則熱到陰山尚寒中國之兵足以施展行軍于枕席之上翫寇于掌股之中軌轍縣瓶湯沃睨雪一舉無類必然之策

室韋

文獻通考曰室韋有五部後魏末通焉並在蘇羅之北路出柳城諸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衆貧弱突厥沙鉢畧可汗常以吐谷渾垣統領之蓋契丹之類也其南者爲幹丹在北者號室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後魏書自契丹路經烜水蓋犢了山其山周迴三百里又經屈利水始到其國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貢勃大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然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後漸分爲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滿咄猶君長也死則子弟代立之嗣絶則擇賢豪而立之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蘆除爲室如突厥穹廬夏則移則隶薪爲柵或有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鞴結繩爲轡寢則屈木爲室以蘆除覆上移則載行以猪皮爲席編木藉之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猪牛與靺鞨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壻輸盜婦去然後送牛馬

爲聘婦人不再嫁以其爲死者妻也其國無鐵取給于高麗自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其部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氣候最寒冬則入山居穴中牛畜多凍死饒麋鹿射獵爲務鑿氷沒水中而網取魚鱉地多積雪懼陷坑穽騎木而行俗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貂衣以魚皮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于北室韋不知爲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遥路險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後魏武定時開皇大業中並遣使朝獻餘無至者唐所聞有九部曰嶺西室韋山北室韋黃頭室韋大如者室韋小如者室韋婆萬室韋訥北室韋達木室韋駱駝室韋並在柳城郡之東北近者三千五百里遠六千二百里貞觀五年始來貢豐貂後再入朝長壽二年叛將軍李多祚擊定之景隆初復朝獻請助討突厥開元天寶以後頻朝獻韋與大黃室韋小黃室韋俱叛聖宗以後頗爲共命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時黑車子室韋以八部降尋復叛討破之太宗時嘗進白鷹又貢名馬穆宗時黃室貢至太和六年貢使不絕十四年犯塞孝文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擊走之自後時朝京師齊時亦入貢

地豆干

文獻通考曰地豆干國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爲衣服無五穀惟食肉酪魏延興三年遣使朝

驅度寐

文獻通考曰驅度寐隋時聞焉在室韋北其人甚長而衣短不索髮皆裹頭居土窟中惟有猪更無諸畜人輕捷一跳三丈餘又能立浮卧浮履水沒腰與陸走不異數乘大船至北室韋抄掠無甲冑以石爲矢鈒

流鬼

文獻通考曰流鬼在北海北北至夜叉國餘三面皆抵大海南去莫設靺鞨船行十五日無城郭依海島散居掘地數尺深兩邊斜豎木構爲屋人皆皮服又狗毛雜麻爲布而衣之婦人冬衣豕鹿皮夏衣魚皮制與獠同多沮澤有鹽魚之利地氣沍寒早霜雪每堅氷後以木廣六寸長七尺施系其上以踐層氷逐及奔獸俗多狗勝兵萬餘人無相敬之禮官寮之法不識四時節序有他盜入境乃相呼召弓長四尺餘箭與中國同以骨

石爲鏃樂有歌舞死葬封樹哭之三年無餘服制縣鵲有乘海至其國貨易陳國家之盛貴
遣其子可也余志以唐貞觀十四年三譯而來朝貢初至縣鵲不解乘馬上即顚墜其長老人傳言其國北一
月行有夜又國人皆豕牙翹出嗷人其有涉其界者未嘗通聘

鬼國

增文獻通考曰鬼國在駮馬國西六十日行其國人夜遊晝隱身衣渾剔鹿皮眼鼻耳與中國人同口在頂上
食用瓦器土無米粟嗷鹿皮及魚

靺鞨念

增文獻通考曰靺鞨念出六關俟斤部落又北八日行至可史幹部落無牛羊雜畜其婚姻壻與突厥同土
多松樺每年稅貂獺青白二黑皮以奉其長

敖烈

增續文獻通考曰敖烈遠太宗興穆景之世歲來貢聖宗時被詐擾以叛雖既招撫叛復無常聖宗後復叛後遣主爲金所遏歸于其部耶律大石乃有
肅普遠嘗討叛命敖烈滅之有渠長頗白來貢馬駝興宗後復叛後遣主爲金所遏歸于其部耶律大石乃有
其地

术不姑

增續文獻通考曰遠太宗時嘗來貢至聖宗之世而諸部皆叛興宗時復來貢自是始絕矣

烏古

增續文獻通考曰遠太祖征烏古部以烏古奚爲圖虎涅離奚長三部太宗時常來貢穆宗統和二年邪律注以所轄諸部難制請賜詔給劒仍便
財物遣林牙蕭幹討之聖宗以後叛服不一至天祚時入于金

五國

增續文獻通考曰五國與渌烏古部共飾度使遣聖宗時叛命左夷離畢蕭素颺討降之仍令其長各率所部來貢方物道宗時其長各率所部來貢不絕

韃靼

韃靼國在沙漠中其遼東曰瓦剌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獫狁周曰獯鬻秦漢曰匈奴唐曰突厥起臺有西北地唐貞觀中李靖滅之而契丹復盛別部小者曰蒙古曰泰赤烏曰塔塔兒曰克烈曰汪古曰斡羅陳曰乃蠻曰蔑兒乞曰斡亦剌曰哈剌魯曰畏兀曰唐兀曰吐蕃曰回回曰河西曰女直曰高麗曰西夏曰緬甸曰交趾曰占城曰爪哇曰暹羅曰真臘曰蘇門答剌曰百花曰馬八兒曰天竺曰烏斯藏曰哈烈曰撒馬兒罕曰土魯番曰哈密曰火州曰別失八里曰亦力把里曰阿速曰欽察曰康里曰畏吾兒曰苗蠻曰回回曰哈剌魯曰合魯曰斡羅思曰乞兒吉思曰阿剌兀思曰不蘭奚曰也里可溫曰拂菻曰大食曰小唃斯麻曰西天曰北印度曰南坡曰白夷曰金齒曰車里曰老撾曰八百媳婦曰鎖里曰馬剌曰孫剌曰速木都剌曰那孤兒曰須門那曰文身曰僧伽剌曰百夷曰底勿曰古剌曰忽魯謨斯曰溜山曰沙里曰沙哩曰沙里八丹曰沙里灣泥曰沙里八赤曰沙剌曰沙剌班曰沙木思曰沙哈魯曰沙的曰沙迷曰沙弗曰沙溫曰沙鹿曰沙納曰沙喇曰沙塔曰沙塔魯曰沙羅曰沙羅灣曰沙羅瓦曰沙羅瓦丁曰沙羅瓦底曰沙羅瓦的曰沙羅瓦帝曰沙羅瓦提曰沙羅瓦堤曰沙羅瓦體曰沙羅瓦替曰沙羅瓦剔曰沙羅瓦惕曰沙羅瓦天曰沙羅瓦田曰沙羅瓦甸曰沙羅瓦殿曰沙羅瓦奠曰沙羅瓦澱曰沙羅瓦靛曰沙羅瓦墊曰沙羅瓦佃曰沙羅瓦電曰沙羅瓦店曰沙羅瓦玷曰沙羅瓦阽曰沙羅瓦簟曰沙羅瓦坫

一吉能後爲把都兒黃台吉等今爲卜失兔阿不害等皆統于順義王歲以爲常市各二日明一統志續文獻通考

兀良哈

續文獻通考曰兀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爲遼西郡北境漢爲匈奴右賢庫莫奚後服屬契丹元爲大寧路北境明洪武十四年封寧王于此二十二年夏四月詔以兀良哈之先復居于此號廣寧衛自全寧抵喜峯口近宣府鎮者曰朶顏衛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界者曰泰寧衛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接開原鎮者曰福餘衛自錦義渡遼河至白雲山爲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三衛朶顏最強分地又最險其貢路入自喜峯口而市則在遼東防其變也成祖靖難三衛赴義有功永樂初割大寧地與之徙寧王于南昌改行都司于保定爲大寧都司又增置卜剌罕衛今東起遼陽西距西海治皆其境也其風俗與契丹同其山曰馬孟廣袤千里中峯形類馬孟其產馬橐駝黃牛瑪瑙鵰櫟皮白蒲萄其貢駝馬其承襲不分真僞俱稱舍人正統九年竄伏迤北時出擾邊朝廷命成國公朱勇與都督馬諒陳懷領兵三道出虎頭山過泰寧朶顏又破之正德時朶顏都督花當子把兒孫八馬闊谷塞欵參將陳乾把兒孫死革蘭台又爲衆所推益肆侵掠邊人不得耕牧陽順陰逆叛服不常明爲外衛實明世肘腋之隱憂也